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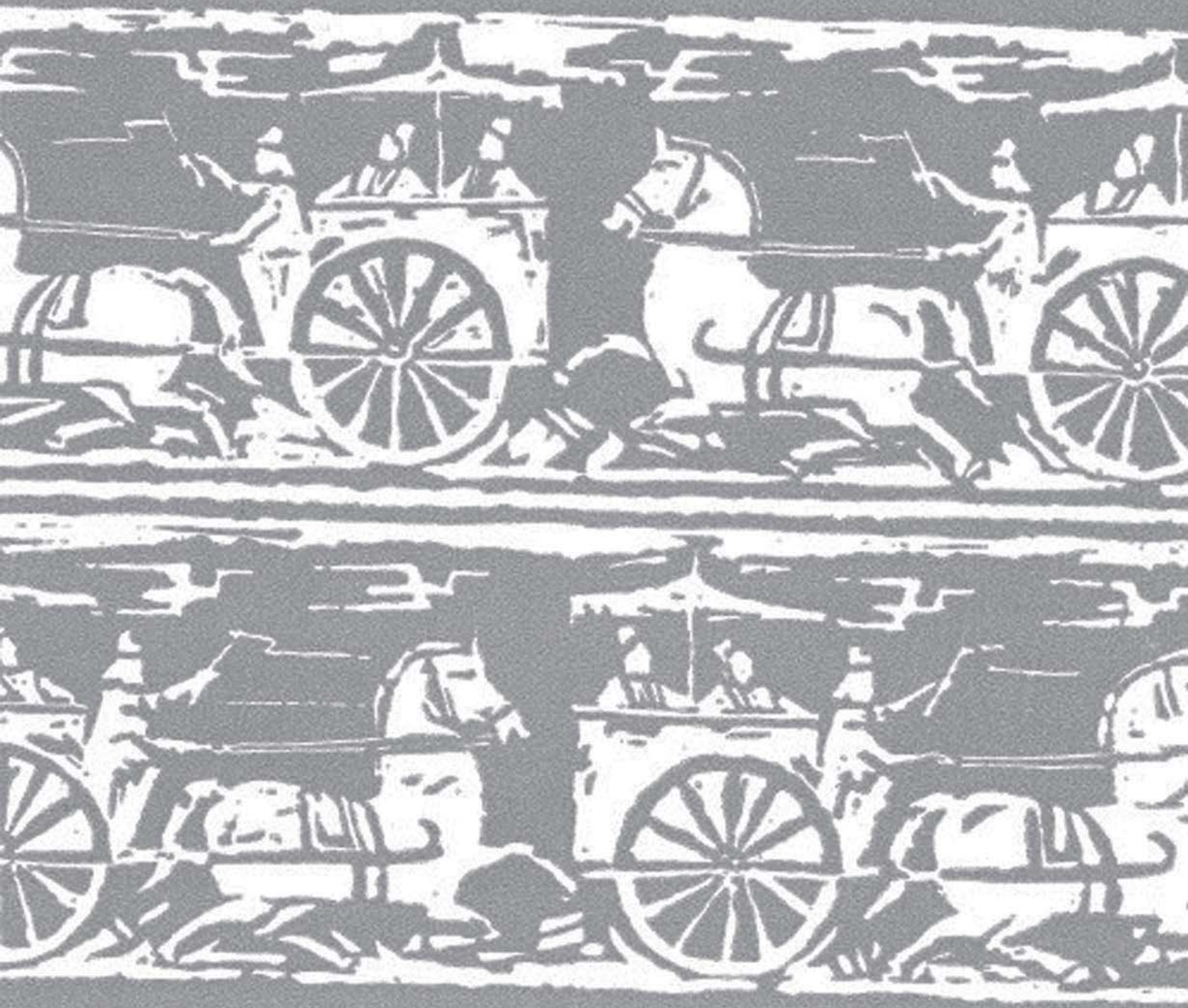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

第八册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丁亥起（公元387年）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辛巳止（公元441年）

卷一百七
一百二十五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41
书号 K204.5
S94-4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七

晋纪二十九 起强圉大献渊，尽重光单阏，凡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太元十二年

1 春，正月，乙巳，以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代谢玄镇彭城；序求镇淮阴，许之。以玄为会稽内史。

2 丁未，大赦。

3 燕主垂观兵河上[1]，高阳王隆曰："温详之徒，皆白面儒生，乌合为群，徒恃长河以自固；若大军济河，必望旗震坏，不待战也。"垂从之。戊午，遣镇北将军兰汗、护军将军平幼于碻磝西四十里济河，隆以大众陈于北岸。温攀、温楷果走趣城[2]，平幼追击，大破之。详夜将妻子奔彭城，其众三万余户皆降于燕。垂以太原王楷为兖州刺史，镇东

阿。

初，垂在长安，秦王坚尝与之交手语，冗从仆射光祚言于坚曰："陛下颇疑慕容垂乎？垂非久为人下者也。"坚以告垂。及秦主丕自邺奔晋阳，祚与黄门侍郎封孚、巨鹿太守封劝皆来奔。劝，奕之子也。垂之再围邺也[3]，秦故臣西河朱萧等各以其众来奔。诏以祚等为河北诸郡太守，皆营于济北、濮阳，羁属温详；详败，俱诣燕军降。垂赦之，抚待如旧。垂见光祚，流涕沾衿[4]，曰："秦王待我深，吾事之亦尽；但为二公猜忌[5]，吾惧死而负之，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恸。垂赐祚金帛，祚固辞，垂曰："卿犹复疑邪？"祚曰："臣昔者唯知忠于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怀之，臣敢逃其死？"垂曰："此乃卿之忠，固吾所求也，前言戏之耳。"待之弥厚，以为中常侍。

4 翟辽遣其子钊寇陈、颍，朱序遣将军秦膺击走之。

5 秦主登立妃毛氏为皇后，勃海王懿为太弟。后，兴之女也。遣使拜东海王纂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大司马，封鲁王；纂弟师奴为抚军大将军、并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谓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长史王旅谏曰："南安已立，理无中改；今寇虏未灭，不可宗室之中自为仇敌也。"纂乃受命。于是卢水胡彭沛谷、屠各董成、张龙世、新平羌雷恶地等皆附于纂，有众十余万。

6 后秦主苌徙秦州豪杰三万户于安定。

【注释】

①观兵:检阅军队,向人显示兵威。

②"温攀"句:所趣之城,当指东阿城。

③"垂之"句:慕容垂第二次包围鄄城,见本书第105卷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

④衿(jīn 今):同"襟"。

⑤二公:指前秦长乐公苻丕、平原公苻暐。

【译文】

晋纪二十九　起丁亥(公元387年),止辛卯(公元391年),共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太元十二年(丁亥,公元387年)

1 春,正月,初八,委派朱序担任青、兖二州刺史,代替谢玄镇守彭城;朱序请求镇守淮阴,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委派谢玄担任会稽内史。

2 初十,大赦天下。

3 燕国君主慕容垂在黄河边炫耀武力,高阳王慕容隆说:"温详之流,都是白面书生,如乌鸦般地聚集在一起,只是依仗黄河来保全自己;如果大军渡过黄河,他们必定望见军旗就吓倒,不用再交战。"慕容垂听从了他的建议。二十一日,派遣镇北将军兰汗、护军将军平幼在碻磝津以西四十里的地方渡过黄河,慕容隆率领大军,陈列在北岸。温攀、温楷果然逃回城中,平幼追击,把他们打得大败。温详在夜晚带领妻子儿女逃往彭城,他的部众三万多户全部投降燕国。慕容垂委派太原王慕容楷担任兖州刺史,镇守东阿。

当初,慕容垂在长安,秦王苻坚曾和他握手交谈,冗从仆射光祚向苻坚进言说:"陛下怀疑慕容垂吗?慕容垂不是能久居别人之下的人。"苻坚把这段话告诉了慕容垂。等到秦国君主苻丕从鄄城

投奔晋阳，光祚和黄门侍郎封孚、巨鹿太守封劝都前来投奔晋国。封劝，是封奕的儿子。慕容垂第二次包围邺城时，秦国的旧臣西河人朱肃等人各自率领部众前来投奔晋国。皇帝下诏委派光祚等人担任黄河以北各郡太守，都驻扎在济北、濮阳，从属于温详；温详失败，都向燕国军队投降。慕容垂赦免了他们，安抚、对待他们像从前一样。慕容垂看到光祚，眼泪流湿了衣襟，说："秦王对我情谊深厚，我敬奉他也尽心尽力；但遭到二位公爵的猜忌，我害怕被杀而辜负了秦王，每次一想到这里，半夜里都睡不着觉。"光祚也很悲伤哀痛。慕容垂赏赐金银布帛给光祚，光祚执意推辞，慕容垂说："你还要再怀疑我吗？"光祚说："臣下往日只知道忠于职守，没有想到陛下到现在还挂在心上，臣下怎敢逃避死罪？"慕容垂说："这是你的忠诚，正是我所企求的，刚才的话不过是玩笑而已。"对待光祚更加优厚，委任他为中常侍。

4 翟辽派遣他的儿子翟钊进犯陈郡、颍川，朱序派遣将军秦膺打退了他。

5 秦国君主苻登立妃子毛氏为皇后，勃海王苻懿为皇太弟。皇后，是毛兴的女儿。派遣使者任命东海王苻纂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兼大司马，封为鲁王；苻纂的弟弟苻师奴为抚军大将军、并州牧，封为朔方公。苻纂生气地对使者说："勃海王是先帝的儿子，南安王为什么不拥立他而自己登位呢？"长史王旅规劝说："南安王已经登位，没有中途改变的道理；现在敌寇没有消灭，宗室之中，不能自相成为仇敌。"苻纂才接受了任命。这时，卢水胡人彭沛谷、屠各人董成、张龙世、新平羌人雷恶地等人都归附了苻纂，苻纂拥有部众十多万人。

6 后秦君主姚苌把秦州豪强三万多户迁到安定。

7 初,安次人齐涉聚众八千余家据新栅[1],降燕,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既而复叛,连张愿,愿自帅万余人进屯祝阿之瓮口[2],招翟辽,共应涉。

高阳王隆言于垂曰:"新栅坚固,攻之未易猝拔。若久顿兵于城下,张愿拥帅流民,西引丁零,为患方深。愿众虽多,然皆新附,未能力斗。因其自至,宜先击之。愿父子恃其骁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战擒也。愿破,则涉不能自存矣。"垂从之。

二月,遣范阳王德、陈留王绍、龙骧将军张崇帅步骑二万会隆击愿。军至斗城[3],去瓮口二十余里,解鞍顿息。愿引兵奄至,燕人惊遽,德兵退走,隆勒兵不动。愿子龟出冲陈,隆遣左右王末逆击,斩之。隆徐进战,愿兵乃退。德行里余,复整兵,还与隆合,谓隆曰:"贼气方锐,宜且缓之。"隆曰:"愿乘人不备,宜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悬隔河津[4],势迫之故,人思自战,故能却之。今贼不得利,气竭势衰,皆有进退之志,不能齐备,宜亟击之。"德曰:"吾唯卿所为耳。"遂进,战于瓮口,大破之,斩首七千八百级;愿脱身保三布口[5]。燕人进军历城[6],青、兖、徐州郡县壁垒多降。垂以陈留王绍为青州刺史,镇历城。德等还师,新栅人冬鸾执涉送之。垂诛涉父子,余悉原之。

8 三月,秦主登以窦冲为南秦州牧,杨定为益州牧,杨璧为司空、梁州牧,乞伏国仁为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

9 燕上谷人王敏杀太守封戢,代郡人许谦逐太守贾闰,各以郡附刘显。

10 燕乐浪王温为尚书右仆射。

11 夏，四月，戊辰，尊帝母李氏为皇太妃，仪服如太后。

12 后秦征西将军姚硕德为杨定所逼，退守泾阳[7]。定与秦鲁王纂共攻之，战于泾阳，硕德大败。后秦主苌自阴密救之[8]，纂退屯敷陆[9]。

13 燕王垂自碻磝还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会来自长子。庚子[10]，垂为之大赦。垂问盛："长子人情如何，为可取乎？"盛曰："西军扰扰，人有东归之志，陛下唯当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军一临，必投戈而来，若孝子之归慈父也。"垂悦。癸未，封柔为阳平王，盛为长乐公，会为清河公。

【注释】

①安次：县名，治今河北安次西北。　新栅：地名，在今河北清河西。

②祝阿：县名，治今山东历城西南。　瓮(wèng)口：城名，即今山东禹城。

③斗城：地名，在今山东禹城西南。

④"而吾"二句：意谓军队被河水阻隔，前有强敌，退则溺死，故人人奋力作战。

⑤三布口：地名，在今山东肥城东。

⑥历城：县名，治今山东济南。

⑦泾阳：县名，治今甘肃平凉西北。

⑧阴密：县名，治今甘肃灵台西南。

⑨敷陆：城名，在今陕西洛川东南。

⑩庚子：四月丙寅朔，无庚子。其他版本作"庚辰"(即十五日)，似可从。

【译文】

7 当初，安次人齐涉聚集部众八千多家，占据新栅，投降燕国，燕

国君主慕容垂任命齐涉为魏郡太守。不久又反叛,和张愿联合,张愿亲自率领一万多人进军,驻扎在祝阿县的瓮口,联络翟辽,一同响应齐涉。

高阳王慕容隆向慕容垂进言说:"新栅城池坚固,攻打它不容易马上攻下来。如果长时间地把军队停留在城外,张愿统领流民,向西招引丁零人,造成的祸难是深重的。张愿的部众虽然人数多,但都是新近归附的,不能奋力死战。应利用他自己找上门来,首先攻打他。张愿父子仗恃自己的勇猛,必定不肯回避逃走,可以一次交战就擒获他。张愿被打败,齐涉就不能独自存在了。"慕容垂听从了他的建议。

二月,派遣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龙骧将军张崇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和慕容隆会合后攻打张愿。军队到达斗城,离瓮口二十多里,解下马鞍歇息。张愿率领军队突然赶到,燕国人惊慌失措,慕容德的军队后退逃走,慕容隆压住阵脚,不进不退。张愿的儿子张龟出马冲击慕容隆的阵势,慕容隆派遣身边的将领王末迎战,杀了张龟。慕容隆慢慢地推进冲杀,张愿的军队才后退。慕容德退了一里多路,重新整顿军队,回头和慕容隆会合,对慕容隆说:"贼寇的气势正旺盛,应暂且不要进军。"慕容隆说:"张愿趁我们没有防备时偷袭,应该获得大胜;但我们的兵士都因为被河流阻隔,受形势逼迫的缘故,人人都想到要拼死作战,所以能打退张愿。现在贼寇没有得到便宜,气势已经衰竭,都有退却的心意,不能齐心协力地奋战,应该立即攻打他们。"慕容德说:"我完全听从你的意见。"于是进军,在瓮口交战,把张愿打得大败,杀死七千八百多人;张愿逃脱,据守三布口。燕国人进军到历城,青、兖、徐州各郡县的城堡大多投降。慕容垂委派陈留王慕容绍担任青州刺史,镇守历城。慕容德等人班师回朝,新栅人冬鸾抓住齐涉,送到中山。慕容垂诛杀了齐涉父子,其余的人全都赦免。

8.三月,秦国君主苻登委派窦冲担任南秦州牧,杨定担任益州

牧，杨璧担任司空、梁州牧，乞伏国仁担任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

9 燕国上谷人王敏杀死太守封戢，代郡人许谦逐太守贾闰，各自献出郡城，归附刘显。

10 燕国乐浪王慕容温担任尚书右仆射。

11 夏，四月，初三，尊奉皇帝的母亲李氏为皇太妃，礼仪服饰和皇太后相同。

12 后秦征西将军姚硕德遭到杨定的逼迫，退到泾阳据守。杨定和秦国鲁王苻纂一同攻打他，在泾阳交战，姚硕德大败。后秦君主姚萇从阴密赶去救援，苻纂退到敷陆屯驻。

13 燕国君主慕容垂从碻磝回到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会都从长子归来。庚子日，慕容垂为此而大赦境内。慕容垂问慕容盛："长子城中的人心怎么样？能够攻取吗？"慕容盛说："西方的军队混乱不堪，每人都有回到东方的心意，陛下只需施行仁政，等待时机而已。如果大军一开到，他们必然丢下兵器归附，如同孝顺的儿子归附仁慈的父亲一般。"慕容垂很高兴。十八日，封慕容柔为阳平王，慕容盛为长乐公，慕容会为清河公。

14 高平人翟畅执太守徐含远，以郡降翟辽。燕主垂谓诸将曰："辽以一城之众，反覆三国之间[1]，不可不讨"。五月，以章武王宙监中外诸军事，辅太子宝守中山；垂自帅诸将南攻辽，以太原王楷为前锋都督。辽众皆燕、赵之人，闻楷至，皆曰："太原王子[2]，吾之父母也！"相帅归之。辽惧，遣使请降；垂以辽为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阳，受降而归。

井陉人贾鲍[3]，招引北山丁零翟遥等五千余人，夜袭

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宝鼓噪于内，合击，大破之，尽俘其众，唯遥、鲍单马走免。

15 刘显地广兵强，雄于北方。会其兄弟乖争，魏长史张衮言于魏王珪曰："显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内溃而取之[4]，必为后患。然吾不能独克，请与燕共攻之。"珪从之，复遣安同乞师于燕。

16 诏征会稽处士戴逵，逵累辞不就；郡县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吴。谢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5]，今王命未回，将罹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召命。"帝许之。逵，逡之兄也。

17 秦主登以其兄同成为司徒、守尚书令，封颍川王；弟广为中书监，封安成王；子崇为尚书左仆射，封东平王。

18 燕主垂自黎阳还中山。

19 吴深杀燕清河太守丁国，章武人王祖杀太守白钦，勃海人张申据高城以叛[6]；燕主垂命乐浪王温讨之。

20 苑川王国仁帅骑三万袭鲜卑大人密贵、裕苟、提伦三部于六泉[7]。秋，七月，与没弈干、金熙战于渴浑川[8]，没弈干、金熙大败，三部皆降。

21 秦主登军于瓦亭[9]，后秦主苌攻彭沛谷堡[10]，拔之，谷奔杏城。苌还阴密，以太子兴镇长安。

22 燕赵王麟讨王敏于上谷，斩之。

23 刘卫辰献马于燕，刘显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将兵助赵王麟击显，大破之。显奔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会麟击显于弥泽[11]，又破之。显奔西燕，麟悉收其部众，获

马牛羊以千万数。

24 吕光将彭晃、徐炅攻张大豫于临洮，破之。大豫奔广武，王穆奔建康。八月，广武人执大豫送姑臧，斩之。穆袭据酒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

【注释】

①三国：指晋国、后燕、西燕。

②太原王：指前燕太原王慕容恪。恪曾做前燕的宰相，有德于民，燕、赵地区的人民怀念他，故乐意归顺于他的儿子。

③井陉：县名，治今河北井陉西北。

④"今不"句：指刘奴真、刘肺泥相继归附后燕之事。

⑤自求其志：语出《论语·季氏篇》"隐居以求其志"，后世因之以"求其志"代指隐居。

⑥高城：县名，治今河北盐山东南。

⑦六泉：地名，在今宁夏固原。

⑧渴浑川：地名，在今甘肃榆中。

⑨瓦亭：地名，在今甘肃固原南。

⑩彭沛谷堡：彭沛谷构筑的小城堡，在今陕西黄陵西北。

⑪弥泽：地名，在今山西朔县南。

【译文】

14 高平人翟畅抓住太守徐含远，献出郡城，投降翟辽。燕国君王慕容垂对各将领说："翟辽凭着一个城池的兵力，在三个国家中纵横捭阖，不能不讨伐。"五月，委派章武王慕容宙担任监中外诸军事，辅佐太子慕容宝守卫中山；慕容垂亲自率领各将领向南攻打翟辽，委派太原王慕容楷担任前锋都督。翟辽的部众都是燕、赵地区的人，听说慕容楷到来，都说："太原王的儿子，是我们的父母！"相继归顺他。翟辽畏惧，派遣使者请求投降；慕容垂委派翟辽担任徐

州牧,封为河南公,向前推进到黎阳,接受投降后返回。

井陉人贾鲍,召集北山丁零翟遥等五千多人,在夜晚袭击中山,攻下了外城。章武王慕容宙派出突袭的部队到城外,太子宝率军在城内擂鼓呐喊,内外夹击,把他们打得大败,俘获了他们所有的部众,只有翟遥、贾鲍单人匹马地逃脱。

15 刘显辖地广阔,兵力强大,在北方称雄。正在他们兄弟间意见不合而争斗时,魏国长史张衮向魏王拓跋珪进言说:"刘显的志向在于并吞我国,现在不趁他内部溃散而消灭他,必然成为今后的祸患。不过我们不能单独地战胜他,请求和燕国共同攻打。"拓跋珪听从了他的意见,又派遣安同向燕国请求出兵援助。

16 下诏征召会稽处士戴逵,戴逵屡次推辞,不就职;郡县不断地督促逼迫,戴逵逃到吴县躲起来。谢玄上奏疏说:"戴逵自愿隐居,现在诏命如果不收回,将使他遭受在外躲藏的痛苦。陛下既已喜爱他、器重他,也应该使他的生命和名声同时保存,请求停止征召。"皇帝同意了。戴逵,是戴逵的哥哥。

17 秦国君主苻登委派他的哥哥苻同成担任司徒、代理尚书令,封为颍川王;弟弟苻广担任中书监,封为安成王;儿子苻崇担任尚书左仆射,封为东平王。

18 燕国君主慕容垂从黎阳回到中山。

19 吴深杀死燕国清河太守丁国,章武人王祖杀死太守白钦,勃海人张申占据高城反叛;燕国君主慕容垂命令乐浪王慕容温讨伐他们。

20 苑川王乞伏国仁率领三万骑兵,在六泉袭击鲜卑大人密贵、裕苟、提伦三个部落。秋,七月,乞伏国仁和没弈干、金熙在渭浑川交战,没弈干、金熙大败,三个部落全部投降。

21 秦国君主苻登驻扎在瓦亭,后秦君主姚萇攻打彭沛谷的城堡,攻下来了,彭沛谷逃到杏城。姚萇回到阴密,委派太子姚兴镇守长安。

22 燕国赵王慕容麟到上谷讨伐王敏，杀了他。

23 刘卫辰向燕国进贡马匹，刘显中途抢走。燕王慕容垂发怒，派遣太原王慕容楷率领军队协助赵王慕容麟攻打刘显，把刘显打得大败。刘显逃往马邑西部的山地。魏王拓跋珪率领军队和慕容麟会合，在弥泽攻打刘显，又打败了他。刘显投奔西燕，慕容麟夺取了他的所有部众，俘获的马牛羊以千万计数。

24 吕光的将领彭晃、徐炅到临洮攻打张大豫，打败了他。张大豫逃往广武，王穆逃往建康。八月，广武人抓住张大豫送到姑臧，杀了他。王穆偷袭，夺取酒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

25 辛巳，立皇子德宗为太子，大赦。

26 燕主垂立刘显弟可泥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千余落于中山。

27 秦冯翊太守兰棱帅众二万自频阳入和宁[1]，与鲁王纂谋攻长安。纂弟师奴劝纂称帝号，纂不从；师奴杀纂而代之，棱遂与师奴绝。西燕主永攻棱，棱请救于后秦，后秦主苌欲自救之。尚书令姚旻、左仆射尹纬曰："苻登近在瓦亭，将乘虚袭吾后。"苌曰："苻登众盛，非旦夕可制；登迟重少决[2]，必不能轻军深入。比两月间，吾必破贼而返，登虽在，无能为也。"九月，苌军于泥源[3]。师奴逆战，大败，亡奔鲜卑。后秦尽收其众，屠各董成等皆降。

28 秦主登进据胡空堡[4]，戎、夏归之十余万。

29 冬，十月，翟辽复叛燕，遣兵与王祖、张申寇抄清河、平原。

30 后秦主苌进击西燕王永于河西[5]，永走。兰棲复列兵拒守，苌攻之；十二月，禽棲，遂如杏城。

31 后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垒，拔之，执嵩而数之。嵩骂曰："汝姚苌罪当万死，苻黄眉欲斩之，先帝止之[6]。授任内外，荣宠极矣。曾不如犬马识所养之恩，亲为大逆[7]。汝羌辈岂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杀我？"方成怒，三斩嵩[8]，悉坑其士卒，以妻子赏军。后秦主苌掘秦主坚尸，鞭挞无数，剥衣裸形，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32 凉州大饥，米斗直钱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

33 吕光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杀湟河太守强禧以叛[9]。张掖太守彭晃亦叛，东结康宁，西通王穆。光欲自击晃，诸将皆曰："今康宁在南，伺衅而动，若晃、穆未诛，康宁复至，进退狼狈，势必大危。"光曰："实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来也。若三寇连兵，东西交至，则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与宁、穆情契未密，出其仓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帅骑三万，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诛晃。

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处士郭瑀，瑀叹曰："今民将左衽，吾忍不救之邪？"乃与同郡索嘏起兵应穆，运粟三万石以饷之，穆以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嘏为敦煌太守。既而穆听谗言，引兵攻嘏，瑀谏不听，出城大哭，举手谢城曰："吾不复见汝矣！"还而引被覆面，不与人言，不食而卒。吕光闻之曰："二虏相攻，此成禽也，不可以惮屡战之劳而失永逸之机也。"遂帅步骑二万攻酒泉，克之。进

屯凉兴[10]，穆引兵东还，未至，众溃，穆单骑走，骅马令郭文斩其首送之[11]。

【注释】

①频阳：县名，治今陕西富平东北美原镇西南。　和宁：地名，在今陕西黄陵东南。

②迟重：迟纯、过于稳重。

③泥源：地名，当为泥水之源，泥水即今甘肃泾河支流马莲河及其上流东河。

④胡空堡：前秦屯骑校尉胡空构筑的小城堡，在今陕西彬县境内。

⑤西燕王：据全书体例，当作"西燕主"，译文据改。　河西：指龙门至华阴的黄河西岸地区。

⑥"先帝"句：苻黄眉欲杀姚苌之事，见本书第100卷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

⑦"亲为"句：指姚苌在新平佛寺杀死苻坚之事。

⑧三斩：在足、腰、颈三处进行斩杀。

⑨湟河：郡名，治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黄河北岸。

⑩凉兴：郡名，治今甘肃安西县东。

⑪骅（xing 星）马：县名，治今甘肃玉门市东北。

【译文】

25 十八日，立皇子司马德宗为皇太子，大赦天子。

26 燕国君主慕容垂立刘显的弟弟刘可泥为乌桓王，来安抚他的部众，迁徙八千多家到中山。

27 秦国冯翊太守兰棱率领二万部众，以频阳进入和宁，和鲁王苻纂谋划攻打长安。苻纂的弟弟苻师奴劝苻纂称帝，苻纂不听从；苻师奴杀死苻纂而接替他，兰棱于是和苻师奴断绝关系。西燕君主慕容永攻打兰棱，兰棱向后秦求救，后秦君主姚苌打算亲自救援他。尚书令姚旻、左仆射尹纬说："苻登驻扎在附近的瓦亭，将会在

我们的后面乘虚偷袭。"姚苌说："苻登的兵力强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制服的；不过苻登迟纯滞重，缺乏决断能力，必定不会派轻装的军队孤军深入。等过了两个月时间，我必定打败贼寇返回，苻登即使前来，也没有什么作为。"九月，姚苌驻扎在泥源。苻师奴迎战，大败，逃亡到鲜卑。后秦夺取了他的所有部众，屠各人董成等人全部投降。

28 秦国君主进军占据胡空堡，戎人、汉人归附他的有十多万人。

29 冬，十月，翟辽又背叛燕国，派遣军队和王祖、张申一起，进犯、劫掠清河、平原。

30 后秦君主姚苌进军到黄河西岸，攻打西燕君主慕容永，慕容永退走。兰棱又摆开阵势抵御防守，姚苌进攻；十二月，擒获兰棱，于是前往杏城。

31 后秦姚方成攻打秦国雍州刺史徐嵩的营垒，攻下来了，捉住徐嵩后而列举他的罪状。徐嵩骂姚方成说："你们的姚苌罪该万死，苻黄眉想杀他，是先帝阻止才救了他一命。任命他担任朝廷内外职务，荣耀宠爱到了极点。他竟然不如狗马那样懂得主人豢养的恩德，亲自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来。你们羌人哪里可以用做人的道理来要求，为什么不赶快杀了我？"姚方成发怒，把徐嵩斩成三段，全部活埋了他的兵士，把这些人的妻子儿女赏赐给自己的部属。后秦君主姚苌挖出秦国君主苻坚的尸体，抽打了无数皮鞭，剥下衣服，裸露形体，用荆棘垫起来，挖了个土坑埋葬了他。

32 凉州发生大饥荒，米一斗值五百文钱，人们互相残杀后吃对方的肉，死亡的人有一大半。

33 吕光的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杀死湟河太守强禧后反叛。张掖太守彭晃也反叛，东面联合康宁，西面和王穆来往。吕光打算亲自攻打彭晃，各将领都说："现在康宁在南面，窥测时机出兵，如果彭晃、王穆没有诛灭，康宁又前来，我们进退两难，形势一定会非常危急。"吕光说："的确如各位所说的。不过我们现在不前

去，是坐着等待他们到来。如果三个敌寇联合出兵，东西交相赶到，城外就不再是我们所拥有，大事就完了。现在彭晃刚反叛，和康宁、王穆的情谊还不密切，趁他没有戒备时出兵，攻取他是比较容易的。”于是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日夜赶路，到达后，攻打了二十天，就攻下了城池，杀了彭晃。

当初，王穆起兵，派遣使者召请敦煌处士郭瑀，郭瑀叹息说：“现在民众将要穿外族服装，我怎么能忍心不救助他们呢？”于是和同郡人索嘏起兵，响应王穆，运送三万石粮食供应王穆。王穆委派郭瑀担任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索嘏担任敦煌太守。不久，王穆听信谗言，率领军队攻打索嘏，郭瑀规劝，王穆不听从，郭瑀走出城门大哭，挥手告别城池说：“我再也看不到你了！”回家后拿被子盖在头上，不和别人说话，不吃食物而饿死了。吕光得知后说：“两个贼寇相互攻打，就可一举歼灭了，我们不能因害怕连续征战的辛劳而失去一劳永逸的时机。”于是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攻打酒泉，攻下来了。进军驻扎在凉兴，王穆率领军队回到东面，没有到达，部众溃散，王穆单人匹马逃跑，驿马令郭文斩下他的首级送给吕光。

十三年

1 春，正月，康乐献武公谢玄卒。

2 二月，秦主登军朝那[1]，后秦主长军武都[2]。

3 翟辽遣司马眭琼诣燕谢罪；燕主垂以其数反覆，斩琼以绝之。辽乃自称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4 燕青州刺史陈留王绍为平原太守辟闾浑所逼，退屯黄巾固[3]。燕主垂更以绍为徐州刺史。浑，蔚之子也，因苻氏乱，据齐地来降。

5 三月，乙亥，燕主垂以太子宝录尚书事，授之以政，自总大纲而已。

6 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遂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

7 吕光之定凉州也，杜进功居多，光以为武威太守，贵宠用事，群僚莫及。光甥石聪从关中来，光问之曰："中州人言我为政何如？"聪曰："但闻有杜进耳，不闻有舅。"光由是忌进而杀之。

光与群僚宴，语及政事，参军京兆段业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吴起无恩而楚强，商鞅严刑而秦兴。"业曰："起丧其身，鞅亡其家[4]，皆残酷之致也。明公方开建大业，景行尧、舜[5]，犹惧不济；乃慕起、鞅之为治，岂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谢之。

8 夏，四月，戊午，以朱序为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戍洛阳。以谯王恬代序为都督兖・冀・幽・并诸军事、青・兖二州刺史[6]。

9 苑川王国仁破鲜卑越质叱黎于平襄[7]，获其子诘归。

10 丁亥[8]，燕主垂立夫人段氏为皇后，以太子宝领大单于。段氏，右光禄大夫仪之女；其妹适范阳王德。仪，宝之舅也。追谥前妃段氏为成昭皇后。

11 五月，秦太弟懿卒，谥曰献哀。

12 翟辽徙屯滑台。

【注释】

①朝那：县名，治今宁夏固原东南。

②武都：城名，确址待考，疑在今甘肃镇原县境。

③黄巾固：地名，在今山东章邱北。

④“起丧”二句：吴起被杀，见本书第1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商鞅被杀，见本书第2卷周显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年）。

⑤景行：语出《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为效法大德。

⑥“以谯王”句：据其他版本，“并”字下当有“四州”二字。

⑦平襄：县名，治今甘肃通渭西。

⑧丁亥：四月庚寅朔，无丁亥。

【译文】

十三年（戊子，公元388年）

1 春，正月，康乐献武公谢玄去世。

2 二月，秦国君主苻登屯驻朝那，后秦君主姚萇屯驻武都。

3 翟辽派遣司马眭琼前往燕国认罪；燕国君主慕容垂因翟辽反复无常，杀死眭琼，同他断绝关系。翟辽于是自称魏天王，改年号为建光，设置文武官员。

4 燕国青州刺史陈留王慕容绍被晋国平原太守辟闾浑逼迫，退到黄巾固驻守。燕国君主慕容垂另外委派慕容绍担任徐州刺史。辟闾浑，是辟闾蔚的儿子，利用苻氏混乱的时机，占据齐地前来投降晋国。

5 三月，十五日，燕国君主慕容垂委派太子慕容宝总领尚书奏事，把政事交付给他，自己只过问大的纲要而已。

6 燕国赵王慕容麟攻打许谦，打败了他，许谦逃往西燕。于是废掉代郡，把代郡的民众全部迁到龙城。

7 吕光平定凉州，杜进的功劳最多，吕光委派他担任武威太守，尊贵显要，掌握大权，僚属中无人可比。吕光的外甥石聪从关中前

来，吕光问他说："中原人对我的政事有什么评价？"石聪说："只听说有个杜进而已，没有听说过舅舅的名字。"吕光因此而猜忌杜进，杀了他。

吕光和僚属宴饮，谈及政事，参军京兆人段业说："明公施用刑法太严酷。"吕光说："吴起不施恩德而楚国强大，商鞅用刑严酷而秦国兴盛。"段业说："吴起本人丧身，商鞅全家被杀，都是刑法残酷所造成的。明公创立大业，效法尧、舜的大德，还恐怕不能成功；却竟然仰慕吴起、商鞅施政的所作所为，这哪里是这个州的民众所盼望的呢？"吕光脸色庄重，向段业道歉。

8 夏，四月，二十九日，委派朱序担任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守卫洛阳。委派谯王司马恬接替朱序，担任都督兖·冀·幽·并州诸军事、青·兖二州刺史。

9 苑川王乞伏国仁在平襄打败鲜卑人越质叱黎，俘获了他的儿子越质诘归。

10 丁亥日，燕国君主慕容垂立夫人段氏为皇后，委派太子慕容宝兼任大单于。段氏，是右光大禄大夫段仪的女儿；她的妹妹嫁给了范阳王慕容德。段仪，是慕容宝的舅舅。给从前的妃子段氏追加谥号为成昭皇后。

11 五月，秦国皇太弟苻懿去世，谥号为献哀。

12 翟辽迁到滑台驻扎。

13 六月，苑川王乞伏国仁卒，谥曰宣烈，庙号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群下推国仁弟乾归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14 魏王珪破库莫奚于弱落水南[1]，秋，七月，库莫奚复袭

魏营，珪又破之。库莫奚者，本属宇文部，与契丹同类而异种[2]，其先皆为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间[3]。

15 秦、后秦自春相持，屡战，互有胜负，至是各解归。关西豪桀以后秦久无成功，多去而附秦。

16 河南王乾归立其妻边氏为王后；置百官，仿汉制，以南川侯出连乞都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为御史大夫，金城边芮为左长史，东秦州刺史秘宜为右长史，武始翟勍为左司马，略阳王松寿为主簿，从弟轲弹为梁州牧，弟益州为秦州牧，屈眷为河州牧。

17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为皇太子，弁为南安王，尚为北海王。

18 燕护军将军平幼会章武王宙讨吴深，破之，深走保绎幕。

19 魏王珪阴有图燕之志，遣九原公仪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诘之曰："魏王何以不自来？"仪曰："先王与燕并事晋室[4]，世为兄弟，臣今奉使，于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岂得以昔日为比？"仪曰："燕若不修德礼，欲以兵威自强，此乃将帅之事，非使臣所知也。"仪还，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暗弱，范阳王自负材气，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没，内难必作，于时乃可图也。今则未可。"珪善之。仪，珪母弟翰之子也。

20 九月，河南王乾归迁都金城。

21 张申攻广平，王祖攻乐陵；壬午，燕高阳王隆将兵讨之。

22 冬，十月，后秦主苌还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帅众万余围苌营，四面大哭，苌命营中哭以应之，登乃退。

23 十二月，庚子，尚书令南康襄公谢石卒。

24 燕太原王楷、赵王麟将兵会高阳王于合口[5]，以击张申；王祖帅诸垒共救之，夜犯燕军，燕人逆击，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贼，或恐诈而设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群盗，乌合而来，徼幸一决，非素有约束，能壹其进退也。今失利而去，众莫为用，乘势追之，不过数里，可尽擒也。申之所恃，唯在于祖，祖破，则申降矣。"乃留楷、麟守申垒，隆与平幼分道击之，比明，大获而还，悬所获之首以示申。甲寅，申出降，祖亦归罪。

25 秦以颍川王同成为太尉。

【注释】

①弱落水：河流名，又作饶乐水、饶水、饶落水，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

②契丹：古民族名，为东胡族的一支，居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以游牧为生。北魏时自号契丹，分属八部。唐代于此设松漠都督府，以契丹首领为都督。唐代末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公元916年建契丹国，自称皇帝，后改国名为辽。

③松漠：地名，即今内蒙古拉木伦河流域。

④"先王"句：魏国、燕国同属鲜卑，两国统治者的先人拓跋力微、慕容涉归都曾为晋国的臣子。

⑤合口：城名，在今河北沧州西南。

【译文】

13 六月，苑川王乞伏国仁去世，谥号为宣烈，庙号为烈祖。他的儿子乞伏公府年纪还很小，部属们推举乞伏国仁的弟弟乞伏乾归

担任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太初。

14 魏王拓跋珪在弱落水以南打败库莫奚，秋，七月，库莫奚又袭击魏国军营，拓跋珪又打败了他。库莫奚，本来属于宇文部落，和契丹同属东胡而支派不同，他们的先人都被燕王慕容皝打败，迁徙到松漠之间居住。

15 秦国、后秦从春天互相对峙，多次交战，互有胜负，到这时各自罢兵返回。函谷关以西的豪杰因后秦长久不能获胜，大多离开后秦归附秦国。

16 河南王乞伏乾归立他的妻子边氏为王后；设置文武官员，仿照汉代的制度，委派南川侯出连乞都担任丞相，梁州刺史悌眷担任御史大夫，金城人边芮担任左长史，东秦州刺史秘宜担任右长史，武始人翟勃担任左司马，略阳人王松寿担任主簿，堂弟乞伏轲弹担任梁州牧，弟弟乞伏益州担任秦州牧，乞伏屈眷担任河州牧。

17 八月，秦国君主苻登立儿子苻崇为皇太子，苻弁为南安王，苻尚为北海王。

18 燕国护军将军平幼会合章武王慕容宙，讨伐吴深，打败了他，吴深逃到绎幕据守。

19 魏王拓跋珪暗中有攻取燕国的志向，派遣九原公拓跋仪做使臣，前往中山，燕国君主慕容垂责问拓跋仪说："魏王为什么不亲自前来？"拓跋仪说："先王和燕国一同侍奉晋王室，世代都如同兄弟，我现在奉命出使，在道理上没有不妥之处。"慕容垂说："我现在的声威遍及四海，怎么能同过去相比呢？"拓跋仪说："燕国如果不讲求德行礼仪，想用兵力的威势来显示自己的强大，这是将帅们的事情，不是使臣所能知道的。"拓跋仪返回后，向拓跋珪进言说："燕国君主年老体衰，太子庸碌懦弱，范阳王对自己的才干很自负，不是能甘做年青君主的臣子的。燕国君主死后，内乱必然爆发，到那时才可以攻取。现在却不可以。"拓跋珪认为他的意见有道理。拓跋仪，是拓跋珪的同母弟拓跋翰的儿子。

20 九月，河南王乞伏乾归把都城迁到金城。

21 张申攻打广平，王祖攻打乐陵；二十五日，燕国高阳王慕容隆率领军队讨伐他们。

22 冬，十月，后秦君主姚苌回到安定；秦国君主苻登到新平谋取食物，率领一万多兵士包围姚苌的军营，在四面八方大声哭泣，姚苌命令营中的人以哭声来作回应，苻登才退兵。

23 十二月，十五日，尚书令南康襄公谢石去世。

24 燕国太原王慕容楷、赵王慕容麟率领军队，在合口同高阳王慕容隆会合，去攻打张申；王祖率领各城堡一同救援张申，在夜晚冲击燕国军队，燕国人迎打，打退了他们。慕容隆打算追击，慕容楷、慕容麟说："王祖是个老奸巨滑的贼寇，恐怕他假装逃走设下了埋伏，不如等到天亮后再说。"慕容隆说："这伙贫穷地区的盗贼，如乌鸦般聚集在一起地前来，希望一次交战就侥幸取胜，不是平时富有纪律性，能统一进退的步调的。现在失利后逃走，众人没有为他效命的，乘胜追击，不过几里路，就可以全部擒获他们。张申所仗恃的，只在于王祖，王祖被打败了，张申就会投降。"于是留下慕容楷、慕容麟防守张申的营垒，慕容隆和平幼分两路追击，等到天亮，获得大胜后返回，把砍下的首级悬挂起来让张申看。二十九日，张申出城投降，王祖也前来归附认罪。

25 秦国委派颍川王苻同成担任太尉。

十四年

1 春，正月，燕以阳平王柔镇襄国。

辽西王农在龙城五年，庶务修举，乃上表曰："臣顷因征即镇[1]，所统将士安逸积年，青、徐、荆、雍遗寇尚繁，愿

时代还，展竭微效，生无余力，没无遗恨，臣之志也！”庚申，燕主垂召农为侍中、司隶校尉；以高阳王隆为都督幽·平二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幽州牧；建留台于龙城，以隆录留台尚书事。又以护军将军平幼为征北长史，散骑常侍封孚为司马，并兼留台尚书。隆因农旧规，修而广之，辽、碣遂安[2]。

2 后秦主苌以秦战屡胜，谓得秦王坚之神助，亦于军中立坚像而祷之曰：“臣兄襄救臣复雠[3]，新平之祸[4]，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属，犹欲复雠，况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龙骧建业[5]，臣敢违之？今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计臣过也。”秦主登开楼，遥谓苌曰：“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贼姚苌何不自出，吾与汝决之！”苌不应。久之，以战未有利，军中每夜数惊，乃斩像首以送秦。

3 秦主登以河南王乾归为大将军、大单于、金城王。

4 甲寅[6]，魏王珪袭高车，破之。

5 二月，吕光自称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绍、弟德世自仇池来至姑臧，光立石氏为妃，绍为世子。

6 癸巳，魏王珪击吐突邻部于女水[7]，大破之，尽徙其部落而还。

7 秦主登留辎重于大界[8]，自将轻骑万余攻安定羌密造保[9]，克之。

【注释】

①因征即镇:因出征而留下来镇守。事详见本书第106卷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

②辽、碣:地名,即辽水、碣石地区,约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省。

③"臣兄"句:姚襄被前秦所杀,见本书第100卷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

④新平之祸:指姚苌在新平佛寺杀死苻坚之事,见本书第106卷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

⑤"且陛下"句:苻坚授予姚苌龙骧将军职务及勉励之语,见本书第105卷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

⑥甲寅:正月丙辰朔,无甲寅。

⑦女水:河流名,在今内蒙古武川境内。

⑧大界:地名,确址待考,当在今陕西彬县、甘肃泾川之间。

⑨密造保:据胡注,当作"密造堡",译文从之。

【译文】

十四年(己丑,公元389年)

1 春,正月,燕国委派阳平王慕容柔镇守襄国。

辽西王慕容农镇守龙城五所,各类事务处理井然有序,于是上奏章说:"臣下当年因出征留下来镇守,所统领的将领士兵多年安逸,青州、徐州、荆州、雍州残余的贼寇还很多,希望尽快派人接替,让我返回,施展我微薄的能力,活着时用尽全力,死了也没有遗憾,这就是臣下的志向!"初五,燕国君主慕容垂征召慕容农担任侍中、司隶校尉;委派高阳王慕容隆担任都督幽·平二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幽州牧;在龙城设立留后,委派慕容隆担任录留台尚书事。又委派护军将军平幼担任征北长史,散骑常侍封孚担任司马,都兼任留台尚书。慕容隆遵循慕容农旧日的规则,发扬光大,辽、碣一带得以安宁。

后秦君主姚苌因秦国作战屡次取胜,认为是得到了秦王苻坚

神灵的帮助，也在军营竖立苻坚的神像，向神像祈祷说："臣下的哥哥姚襄命令臣下为他报仇，新平的祸难，臣下是奉行姚襄的命令，不是臣下的罪过。苻登，是陛下疏远的亲属，还想报仇，何况臣下是姚襄的弟弟，怎敢忘记自己哥哥的仇恨呢？而且陛下曾经命令臣下以龙骧将军的身分建立大业，臣下怎敢违背？现在为陛下竖立神像，请陛下不要再追究计较臣下的过失。"秦国君主苻登登上城楼，远远地对姚苌说："身为臣子谋杀君主，却竖立神像祈祷保佑，有什么用处呢？"随之大声呼喊说："谋杀君主的奸贼姚苌为什么不自己出来？我和你决一死战！"姚苌不答应。过了些时，因作战没有获胜，就砍下神像的头送给秦国。

3 秦国君主苻登委派河南王乞伏乾归担任大将军、大单于、金城王。

4 甲寅日，魏王拓跋珪袭击高车，打败了他们。

5 二月，吕光自称三河王，大赦境内，改年号为麟嘉，设置文武官员。吕光的妻子石氏、儿子吕绍、弟弟吕德世从仇池来到姑臧，吕光立石氏为王妃，吕绍为世子。

6 初九，魏王拓跋珪在女水攻打吐突邻部落，把他们打得大败，迁徙部落中的所有人之后才返回。

7 秦国君主把轻重装备和物资留在大界，亲自率领一万多轻装的骑兵攻打安定羌人密造的城堡，攻下来了。

8 夏，四月，翟辽寇荥阳，执太守张卓。

9 燕以长乐公盛镇蓟城，修缮旧宫。

五月，清河民孔金斩吴深，送首中山。

10 金城王乾归击侯年部，大破之。于是秦、凉鲜卑、羌、

胡多附乾归,乾归悉授以官爵。

11 后秦主苌与秦主登战数败,乃遣中军将军姚崇袭大界;登邀击之于安丘[1],又败之。

12 燕范阳王德、赵王麟击贺讷,追奔至勿根山[2],讷穷迫请降,徙之上谷,质其弟染干于中山。

13 秋,七月,以骠骑长史王忱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忱,国宝之弟也。

14 秦主登攻后秦右将军吴忠等于平凉,克之。八月,登据苟头原以逼安定[3]。诸将劝后秦主苌决战。苌曰:"与穷寇竞胜,兵家之忌也;吾将以计取之。"乃留尚书令姚旻守安定,夜,帅骑三万袭秦辎重于大界,克之,杀毛后及南安王尚[4],擒名将数十人,驱掠男女五万余口而还。毛氏美而勇,善骑射。后秦兵入其营,毛氏犹弯弓跨马,帅壮士数百人战,众寡不敌,为后秦所执。苌将纳之,毛氏骂且哭曰:"姚苌,汝先已杀天子[5],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宁汝容乎?"苌杀之。诸将欲因秦军骇乱击之,苌曰:"登众虽乱,怒气犹盛,未可轻也。"遂止。登收余众屯胡空堡。苌使姚硕德镇安定,徙安定千余家于阴密,遣其弟征南将军靖镇之。

15 九月,庚午,以左仆射陆纳为尚书令。

16 秦主登之东也,后秦主苌使姚硕德置秦州守宰,以从弟常戍陇城,邢奴戍冀城,姚详戍略阳。杨定攻陇、冀,克之,斩常,执邢奴;详弃略阳,奔阴密。定自称秦州牧、陇西王,秦因其所称而授之。

【注释】

①安丘：地名，在今甘肃灵台县境。

②勿根山：山名，今地不详，待考。

③苟头原：地名，在今甘肃泾川西北。

④“杀毛氏”句：据其他版本，“南安王”下脱“弁北海王”四字，译文据补。

⑤天子：指苻坚。

【译文】

8 夏，四月，翟辽进犯荥阳，抓住太守张卓。

9 燕国委派长乐公慕容盛镇守蓟城，整修旧日的宫室。

五月，清河平民孔金杀死吴深，把他的首级送到中山。

10 金城王乞伏乾归攻打侯年部落，把他们打得大败。于是秦州、凉州的鲜卑人、羌人、匈奴人大多归附乞伏乾归，乞伏乾归对他们都授予官职爵位。

11 后秦君主姚苌和秦国君主苻登交战多次失败，于是派遣中军将军姚崇袭击大界；苻登在安丘阻击，又打败了姚崇。

12 燕国范阳王慕容德、赵王慕容麟攻打贺讷，追赶到勿根山，贺讷走投无路，请求投降，燕国人把他的部落迁到上谷，将他的弟弟贺染干作为人质送到中山。

13 秋，七月，委派骠骑长史王忱担任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王忱，是王国宝的弟弟。

14 秦国君主苻登到平凉攻打后秦右将军吴忠等人，攻下了平凉。八月，苻登占据苟头原，逼近安定。各将领劝后秦君主姚苌出兵决战，姚苌说：“和穷途末路的贼寇争胜负，是用兵人的大忌；我将用计策来战胜他。”于是留下尚书令姚旻守卫安定，夜晚，率领三万骑兵到大界偷袭秦国的轻重装备和物资，攻下大界，杀死毛皇后和南安王苻弁、北海王苻尚，擒获名将几十人，掳掠男女五万多人后返回。毛氏美丽而勇敢，擅长骑马射箭。后秦军队进入营帐后，

毛氏还弯弓骑马，率领几百名勇士奋战，因寡不敌众，被后秦人擒获。姚苌想要娶她，毛氏边骂边哭说："姚苌，你原来已经杀了天子，现在又想污辱皇后，上天大地，难道能容忍你吗？"姚苌杀了她。各将领想趁秦国军队惊慌混乱时攻打，姚苌说："苻登的部众虽然混乱，但怒气还很大，不可以轻视。"于是停止进攻。苻登招集残余的部众，屯驻胡空堡。姚苌命令姚硕德镇守安定，从安定迁徙一千多家到阴密，派遣他的弟弟征南将军姚靖在那里镇守。

15 九月，十九日，委派左仆射陆纳担任尚书令。

16 秦国君主苻登向东撤退后，后秦君主姚苌命令姚硕德在秦州设置郡守县令，姚硕德于是委派堂弟姚常守卫陇城，邢奴守卫冀城，姚详守卫略阳。杨定攻打陇城、冀城，攻下来了，杀死姚常，擒获刑奴；姚详放弃略阳，逃往阴密。杨定自称秦州牧、陇西王，秦国依照他自称的职位爵号加以委任。

17 冬，十月，秦主登以窦冲为大司马、都督陇东诸军事、雍州牧，杨定为左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秦·梁二州牧，约共攻后秦；又约监河西诸军事·并州刺史杨政、都督河东诸军事·冀州刺史杨楷各帅其众会长安。政、楷皆河东人。秦主丕既败，政、楷收集流民数万户，政据河西，楷据湖、陕之间，遣使请命于秦，登因而授之。

18 燕乐浪悼王温为冀州刺史，翟辽遣丁零故堤诈降于温帐，乙酉，刺温，杀之，并其长史司马驱，帅守兵二百户奔西燕。燕辽西王农邀击刺温者于襄国，尽获之，帷堤走免。

19 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附于乞伏乾归，以奚念为北河州刺史[1]。

20 初，帝既亲政事，威权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与帝以酣歌为事。又崇尚浮屠[2]，穷奢极费，所亲昵者皆姆、僧尼[3]。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尚书令陆纳望宫阙叹曰："好家居，纤儿欲撞坏之邪[4]？"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营上疏曰[5]："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6]，本无乡邑品第，皆得为郡守县令，或带职在内，及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政教不均，暴滥无罪，禁令不明，劫盗公行。昔年下书敕群下尽规，而众议兼集，无所采用。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7]，五诫粗法尚不能遵[8]，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9]。"疏奏，不省。

道子势倾内外，远近奔凑；帝渐不平，然犹外加优崇。侍中王国宝以谗佞有宠于道子，扇动朝众，讽八座启道子宜进位丞相、扬州牧[10]，假黄钺，加殊礼。护军将军南平车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当阳[11]，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12]，岂得为周公乎？"乃称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

【注释】

①"以奚念"句：乞伏乾归已在境内设置河州刺史，故以彭奚念为北河州

刺史,治袍罕。

②浮屠:"佛"的梵语音译。

③姏(mán 蛮)姆:老年妇女。这里当指从事迷信活动和低贱职业的三姑六婆。

④纤儿:小儿,含鄙视意。

⑤左卫领营将军:职官名。以左卫将军的身份统领营兵,故称左卫领营将军。

⑥台府局:尚书台、公府及各官府。 取母之姓者:官私婢女与人私合所生的子女。

⑦法服:佛教徒的法衣,即袈裟。

⑧五诫:佛教的五种戒律,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食肉。

⑨布施:佛教用语,分为三种,一为财施,即施舍财物救济贫民,二为法施,即说法度人,三为无畏施,即以无畏施于他人,救人厄难。

⑩八座:尚书省主要官员。东汉时,以六曹尚书、令、仆射为八座;魏晋南朝,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

⑪当阳:天子南面向明而治。

⑫相王:指司马道子。

【译文】

17冬,十月,秦国君主苻登委派窦冲担任大司马、都督陇东诸军事、雍州牧,杨定担任左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秦·梁二州牧,约定一同攻打后秦;又邀约监河西诸军事·并州刺史杨政、都督河东诸军事·冀州刺史杨楷各自率领他们的部众在长安会合。杨政、杨楷都是河东人。秦国君主苻丕失败后,杨政、杨楷招集流民几万家,杨政占据河西,杨楷占据湖县、陕县一带,派遣使者向秦国请求委任,苻登于是依照他们自称的职位加以任命。

18燕国乐浪悼王慕容温担任冀州刺史,翟辽派遣丁零人故堤到慕容温的营帐假装投降,初四,行刺慕容温,杀死了他,并杀了他的长史司马驱,然后率领守卫部队中的二百多户逃往西燕。燕国辽西王慕容农在襄国拦击刺杀慕容温的人,全部抓获了他们,只有故堤

逃脱。

19 十一月，枹罕羌人彭奚念归附乞伏乾归，乞伏乾归委派彭奚念担任北河州刺史。

20 当初，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大权自己掌握，有君主的气度。不久，沉溺于酒色之中，把政事委托给琅邪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喜好喝酒，日夜和皇帝以酣饮欢歌为乐事。又崇尚佛教，极其奢侈浪费，所亲近的都是三姑六婆、僧人尼姑。身边亲近宠信的人，竞相争权夺利，上下交结，以私事请托，公开进行贿赂，对官吏的赏赐杂乱无章，刑罚惩处荒谬错乱。尚书令陆纳望着宫廷叹息说："好好的一个家，小孩子想砸坏它吗？"左卫领营将军会稽人许营上奏疏说："现在尚书省、公府和各官府的吏员、担任警卫的军官和采用母亲姓氏的奴仆，本来没有郡县中正的考察举荐，都能够成为郡守县令，甚至在朝廷任职，僧人尼姑和乳母，竞相举荐亲朋好友，接受财物贿赂；不三不四的人到了官署治理民众，政治教化没有准则，对无罪的人滥施暴虐，法令混乱，抢劫偷盗公然横行。往年主上下令臣属尽力规劝，可是各种意见收集起来后，却没有一项被采纳。臣下听说佛是清明广远、玄妙虚旷的神祇，现在僧人尼姑虽身穿法衣，连五条基本的戒律都还不能遵循，何况是精深高妙的佛法呢？可是被风尚迷惑的人，竞相敬奉僧人尼姑，而另一方面却侵占剥夺百姓的财物，也不符合佛教布施的道理。"奏疏呈递上去，不省览。

司马道子的权势倾倒朝廷内外，远近的人都来依附他；皇帝心中渐渐不满，但外表上更加优待尊崇他。侍中王国宝因谄媚逢迎而得到司马道子的宠爱，鼓动朝廷官员，暗示八座尚书上奏，说司马道子应该升任为丞相、扬州牧，赐予黄钺，增加特殊的礼仪。护军将军南平人车胤说："这些是周成王用来尊崇周公的。现在主上在位，不能同成王相比；相王在他的职位上，怎么能和周公一样呢？"于是推说有病，不在奏疏上签名。奏疏呈递上去，皇帝大怒，而嘉勉车胤有节操。

中书侍郎范甯、徐邈为帝所亲信，数进忠言，补正阙失，指斥奸党。王国宝，甯之甥也，尤疾其阿谀，劝帝黜之。陈郡袁悦之有宠于道子，国宝使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于太子母陈淑媛云[1]："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知之，发怒，以他事斩悦之。国宝大惧，与道子共谮范甯出为豫章太守。甯临发，上疏言："今边烽不举而仓库空匮[2]；古者使民岁不过三日[3]，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之休，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厝火积薪[4]，不足喻也。"甯又上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岁月渐久，人安其业。凡天下之人，原其先祖，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谓宜正其封疆[5]，户口皆以土断。又，人性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赡，非其财力不足，盖由用之无节，争以靡丽相高，无有限极故也。礼十九为长殇[6]，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为全丁[7]，十三为半丁。所任非复童幼之事，岂不伤天理、困百姓乎？谓宜以二十为全丁，十六为半丁，则人无夭折，生长繁滋矣。"帝多纳用之。

甯在豫章，遣十五议曹下属城[8]，采其风政；并吏假还，讯问官长得失。徐邈与甯书曰："足下听断明允，庶事无滞，则吏慎其负[9]，而人听不惑矣，岂须邑至里诣，饰其游声哉？非徒不足致益，寔乃蚕渔之所资[10]，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谗谄并进，恶善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选纲纪，必得国士以摄诸曹，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择公方之

人以为监司[12]，则清浊能否，与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处之，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马后未尝顾左右与言[13]，可谓远识，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21 十二月，后秦主苌使其东门将军任瓮诈遣使招秦主登，许开门纳之。登将从之，征东将军雷恶地将兵在外，闻之，驰骑见登，曰：“姚苌多诈，不可信也！”登乃止。苌闻恶地诣登，谓诸将曰：“此羌见登，事不成矣！”登以恶地勇略过人，阴惮之。恶地惧，降于后秦，苌以恶地为镇军将军。

22 秦以安成王广为司徒。

【注释】

①淑媛：后宫嫔妃名号。

②边烽：边境上的烽火。烽火是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

③“古者”句：古代服役“岁不过三日”，语出《礼记·王制》，当具推测性质。

④厝（cuò 措）火积薪：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底下，比喻潜伏着很大的危险。

⑤正其封疆：统一行政区划。东晋初，北方流民大量涌入南方，政府依其原有籍贯，在南方设立侨郡侨县来安置他们。时间一长，行政管理、赋税征收极为不便，故范甯主张实行土断，统一行政区划。

⑥长殇：男女未成人而死称为殇，其中十六至十九岁之间死去为长殇。

⑦全丁：能够负担赋税劳役的成年男子，也称正丁。负担一半赋役的称半丁或次丁男。

⑧“遣十五”句：议曹，郡守所辟属吏的名称。其时，豫章辖有南昌、海昏、新淦、建成、望蔡、永修、建昌、吴平、豫章、彭泽、艾县、康乐、丰城、新昌、宜丰、钟陵等十六县，南昌为郡治所，不再派人，故派遣议曹人数为十五人。

⑨负：罪过。

⑩蚕渔：侵占剥夺。

⑪纲纪:胡三省曰:郡以僚佐为纲纪。

⑫公方:正直无私。

⑬明德马后:即东汉明帝马皇后。

【译文】

中书侍郎范甯、徐邈受到皇帝的亲近信任,多次进献忠言,弥补遗漏,纠正过失,指责奸邪之辈。王国宝,是范甯的外甥,范甯尤其憎恨他的阿谀奉承,劝皇帝罢免他的官职。陈郡人袁悦之得到司马道子的宠爱,王国宝指使袁悦之通过尼姑妙音,给太子的母亲陈淑缓写信说:"王国宝忠诚谨慎,应该受到亲近信任。"皇帝知道后,大发脾气,以其他事为借口杀了袁悦之。王国宝非常恐惧,和司马道子一起诋毁范甯,调范甯出去担任豫章太守。范甯出发前,上奏疏说:"现在边境上没有烽火燃起,可是仓库空乏;古代役使民众,一年不超过三天,现在的辛劳骚扰,一年当中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以至有人生了儿子不再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再迎娶出嫁。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底下,还不足以比喻现在的危机。"范甯又上奏疏说:"中原的官吏民众流亡到江南,时间一长,人们都安居乐业。天下所有的人,追溯他们的祖先,都随着时局而迁徙,怎么唯独到了现在就不可以呢?以为应该统一行政区划,户口都以现在的居住地域登记。另外,人的本性是没有限度的,奢侈或节俭都由形势所决定;现在兼并别人财产的家庭,也大多不富有,并不是他们的财力不足,而是由于开支没有节制,竞相以奢侈豪华比试高低,没有限度的缘故。按礼法,十九岁死亡为长殇,是因为十九岁还没有成年。现在以十六岁为全丁,十三岁为半丁。他们所担负的不再是孩童的事,难道不是伤天害理、虐待百姓吗?以为应该以二十岁为全丁,十六岁为半丁,这样,孩童就不会夭折,人口就能繁衍增长了。"皇帝采纳了他的不少意见。

范甯在豫章,派遣十五个议曹到所属各县,搜集访求民情与政

事；遇到属吏休假回来时，询问当地官员的好坏。徐邈给范甯写信说："足下听讼断狱明确公允，各类事务没有积压，官吏担心出差错而行事谨慎，人们心中就没有疑惑不解的了，哪里需要深入到每个乡邑探问情况，粉饰虚浮的名声呢？这不但不能获得益处，实际上是给侵占剥夺百姓的人提供了机会；哪里有正人君子干预不属份内的事情，说长道短的呢？自古以下，想当别人身边耳目的人，没有不是小人的，都是先依靠小的忠诚做出大不忠诚的事来，先凭借小的信义做出大不信义的事来，这样使得进谗言和阿谀奉承的人同时并进，是非善恶混淆颠倒，能不引起警惕吗？足下慎重地挑选部属，一定能得到才能超群的人掌管各部门，各部门都能得到优秀的吏员掌管文书，又选择公正无私的人做监察方面的官员，这样，属吏们的清白浑浊、才能高低，从他们的办事过程可看得很清楚；足下只需平心静气地加以观察，何必借用耳目呢？从前明德马皇后从来不同身边侍卫的人谈论公事，可以说得上有远见卓识，难道身为男子汉还不能避免这种行为吗？"

21 十二月，后秦君主姚萇命他的东门将军任瓮，假装派遣使者归降秦国君主苻登，引诱苻登前来，答应打开城门放他进入。苻登打算听从，征东将军雷恶地率领军队在外地驻防，听说后，骑快马晋见苻登，说："姚萇诡计多端，不能够相信。"苻登才停止。姚萇听说雷恶地到了苻登那里，对各将领说："这个羌人见了苻登，事情不能成功了！"苻登因雷恶地的勇猛谋略超过常人，暗中畏惧他。雷恶地恐惧，投降后秦，姚萇委派雷恶地担任镇军将军。

22 秦国委派安成王苻广担任司徒。

十五年

1 春，正月，乙亥，谯敬王恬薨。

2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阳，朱序自河阴北济河，击败之。序追至白水[1]，会翟辽谋向洛阳，序乃引兵还，击走之，留鹰扬将军朱党戍石门，使其子略督护洛阳，以参军赵蕃佐之，身还襄阳。

3 琅琊王道子恃宠骄恣，侍宴酣醉，或亏礼敬。帝益不能平，欲选时望为藩镇以潜制道子，问于太子左卫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风神简贵，志气方严；仲堪谨于细行，以文义著称。然皆峻狭自是，且干略不长；若委以方面，天下无事，足以守职，若其有事，必为乱阶矣！"帝不从。恭，蕴之子；仲堪，融之孙也。二月，辛巳，以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

4 三月，戊辰，大赦。

5 后秦主苌攻秦扶风太守齐益男于新罗堡[2]，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后秦天水太守张业生于陇东，苌救之，登引去。

6 夏，四月，秦镇东将军魏揭飞自称冲天王，帅氐、胡攻后秦安北将军姚当成于杏城；镇军将军雷恶地叛应之，攻镇东将军姚汉得于李润[3]。后秦主苌欲自击之，群臣皆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魏揭飞，何也？"苌曰："登非可猝灭，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恶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飞，东结董成[4]，得杏城、李润而据之，长安东北非吾有也。"乃潜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飞、恶地有众数万，氐、胡赴之者前后不绝。苌每见一军至，辄喜。群臣怪

而问之，苌曰："揭飞等扇诱同恶，种类甚繁，吾虽克其魁帅，余党未易猝平；今乌集而至，吾乘胜取之，可一举无余也。"揭飞等见后秦兵少，悉众攻之；苌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其子中军将军崇帅骑数百出其后。揭飞兵扰乱，苌遣镇远将军王超等纵兵击之，斩揭飞及其将士万余级。恶地请降，苌待之如初。恶地谓人曰："吾自谓智勇杰出一时，而每遇姚翁辄困，固其分也！"

苌命姚当成于所营之地，每栅孔中辄树一木以旌战功。岁余，问之，当成曰："营地太小，已广之矣。"苌曰："吾自结发以来，与人战，未尝如此之快，以千余兵破三万之众，营地惟小为奇，岂以大为贵哉？"

7 吐谷浑视连遣使献见于金城王乾归，乾归拜视连沙州牧、白兰王。

8 丙寅[6]，魏王珪会燕赵王麟于意辛山[7]，击贺兰、纥突邻、纥奚三部，破之，纥突邻、纥奚皆降于魏。

【注释】

①白水：河流名，即今山西晋城县境丹水支流白河。

②新罗堡：地名，在今陕西眉县东南。

③李洞：地名，在今陕西蒲城东北。

④"陛下"句：当时苻登已抵达新丰（治今陕西临潼东北阴盘城）的千户固，离长安六十里。

⑤"东结"句：董成当时驻扎在北地（治今陕西耀县东）。

⑥丙寅：四月己卯朔，无丙寅。

⑦意辛山：山名，又作意亲山，在今内蒙古二连浩特市西南。

【译文】

十五年(庚寅,公元390年)

1 春,正月,二十六日,谯敬王司马恬逝世。

2 西燕君主慕容永率领军队向洛阳进发,朱序从河阴向北渡过黄河,打败了他。朱序追击到白水,正在这时,翟辽打算进攻洛阳,朱序才率领军队返回,打退了他;留下鹰扬将军朱党守卫石门,命令他的儿子朱略统领洛阳事务,派参军赵蕃辅助他,自己回到襄阳。

3 琅琊王司马道子仗恃皇帝的宠信,骄横放纵,陪同宴饮时喝得大醉,有时失去礼节和敬意。皇帝更加不满,想选用当时有名望的人担任地方军政长官,来暗中遏制司马道子,向太子左卫率王雅询问说:"我想任用王恭、殷仲堪,你认为怎么样?"王雅说:"王恭的风度神韵优雅高贵,志向气质方正严肃;殷仲堪行事谨慎,注意小节,以文章道义著称于世。不过都心胸狭隘,自以为是,而且缺乏才干谋略;如果委托他们独当一面的重任,天下没有战乱时,足以发履行职责,如果天下有变乱,必然成为祸乱的根源!"皇帝不听从。王恭,是王蕴的儿子;殷仲堪,是殷融的孙子。二月,初二,委派尚书令王恭担任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守京口。

4 三月,二十日,大赦天下。

5 后秦君主姚苌到新罗堡攻打秦国扶风太守齐益男,攻下来了,齐益男逃走。秦国君主苻登到陇东攻打后秦天水太守张业生,姚苌前去救援,苻登率军撤走。

6 夏,四月,秦国镇东将军魏揭飞自称冲天王,率领氐人、匈奴人到杏城攻打后秦安北将军姚当成;镇军将军雷恶地反叛后秦,响应魏揭飞,到李润攻打镇东将军姚汉得。后秦君主打算亲自攻打他们,臣属们都说:"陛下不担忧只相距六十里的苻登,却担忧相距六百里的魏揭飞,是为什么?"姚苌说:"苻登不可能马上消灭,我们的城池也不是苻登所能马上攻下来的。雷恶地的智慧谋略超过常人,

如果他在南面招引魏揭飞，东面结交董成，得到杏城、李润后而据守，长安东北就不是我们所有的了。”于是秘密率领一千六百名精锐的兵士赶去。魏揭飞、雷恶地拥有几万部众，氐人、匈奴人投奔的接连不断。姚苌每看到一股军队前来，就大为高兴。臣属们感到奇怪而询问他，姚苌说：“魏揭飞等人煽动诱惑一同作恶的人，种类十分繁杂，我们虽然制服了他们的首领，剩余的党羽却不容易马上平定；现在他们像乌鸦般聚集前来，我们乘胜攻打他们，可以一次交战就全部铲除。”魏揭飞等人见后秦兵士少，动用所有部众攻打；姚苌固守营垒，不出战，故意显示力量的薄弱，而暗中派遣他的儿子中军将军姚崇率领几百骑兵，迂回到魏揭飞军队的后面。魏揭飞的军队乱成一团，姚苌派遣镇远将军王超等人指挥兵士攻打，杀死魏揭飞和他的将领士兵一万多人。雷恶地请求投降，姚苌对待他如当初一样。雷恶地说：“我自认为智慧勇气高于当代人，但每次遇到姚瓮就困窘，实在是命运啊！”

姚苌命令姚当成在驻扎的营地，每个栅栏小孔中都立一根木杆，来表彰成功。一年多之后，姚苌问起这件事，姚当成说：“营地太小，已经扩展了。”姚苌说：“我从成年以来，同别人交战，从来没有这样地称心如意，用一千多兵士打败三万人的军队，营地只有小才显得神奇，怎么能以大为珍贵呢？”

7 吐谷浑首领慕容视连派遣使者进献贡品，晋见金城王乞伏乾归，乞伏乾伏任命慕容视连为沙州牧、白兰王。

8 丙寅日，魏王拓跋珪在意辛山同燕国赵王慕容麟会合，攻打贺兰、纥突邻、纥奚三个部落，打败了他们，纥突邻、纥奚都向魏国投降。

9 秋，七月，冯翊人郭质起兵于广乡以应秦[1]，移檄三辅曰：“姚苌凶虐，毒被神人。吾属世蒙先帝尧、舜之仁[2]，非

常伯、纳言之子[3]，即卿校、牧守之孙也。与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死。”于是三辅壁垒皆应之；独郑县人苟曜聚众数千附于后秦。秦以质为冯翊太守。后秦以曜为豫州刺史。

10 刘卫辰遣子直力鞮攻贺兰部，贺讷困急，请降于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珪徙讷部落，处之东境。

11 八月，刘牢之击翟钊于鄄城，钊走河北；又败翟辽于滑台，张愿来降。

12 九月，北平人吴柱聚众千余，立沙门法长为天子，破北平郡，转寇广都[4]，入白狼城[5]，燕幽州牧高阳王隆方葬其夫人，郡县守宰皆会之，众闻柱反，请隆还城，遣大兵讨之。隆曰：“今闾阎安业[6]，民不思乱，柱等以诈谋惑愚夫，诱胁相聚，无能为也。”遂留葬讫，遣广平太守、广都令先归[7]，续遣安昌侯进将百余骑趋白狼城，柱众闻之，皆溃，穷捕，斩之。

13 以侍中王国宝为中书令，俄兼中领军。

14 丁未，以吴郡太守王珣为尚书右仆射。

15 吐谷浑视连卒，子视罴立。视罴以其父祖慈仁，为四邻所侵侮[8]，乃督厉将士，欲建功业。冬，十月，金城王乾归遣使拜视罴沙州牧、白兰王；视罴不受。

16 十二月，郭质及苟曜战于郑东，质败，奔洛阳。

17 越质诘归据平襄，叛金城王乾归。

【注释】

(1)广乡：地名，在今陕西华县西。

②先帝：指苻坚。

③常伯、纳言：即侍中、尚书。

④广都：县名，治所今地不详，待考。

⑤白狼城：城名，在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南。

⑥闾阎：泛指民间。

⑦广平：据胡注，当作"北平"，译文从之。

⑧"为四邻"句：慕容视罴的祖父慕容辟奚、父亲慕容视连，事迹详见本书第103卷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公元371年)。

【译文】

9 秋，七月，冯翊人郭质在广乡起兵，响应秦国，向三辅地区传送檄文说："姚苌凶恶暴虐，祸害遍及神祇民众。我们世代蒙受先帝尧、舜那样的慈爱，不是常伯、纳言的儿子，就是九卿将校、州牧郡守的孙子，与其忍受耻辱而活着，不如履行道义而死。"于是，三辅地区所有的壁垒城堡都响应他；只有郑县人荀曜聚集几千部众归附后秦。秦国委派郭质担任冯翊太守。后秦委派荀曜担任豫州刺史。

10 刘卫辰派遣儿子刘直力鞮，攻打贺兰部落，贺讷处境窘迫，向魏国请求投降。三十日，魏王拓跋珪率领军队救援，刘直力鞮退走。拓跋珪迁徙贺讷部落，安置在东部边境。

11 八月，刘牢之到鄄城攻打翟钊，翟钊逃到黄河以北；又在滑台打败翟辽，张愿前来投降晋国。

12 九月，北平人吴柱聚集部众一千多人，立僧人法长为天子，攻下北平郡城，转而进犯广都，突入白狼城。燕国幽州刺史高阳王慕容隆正在安葬他的夫人，郡守县令都在那里会合，众人听说吴柱反叛，请求慕容隆回到城中，派遣大军去讨伐。慕容隆说："现在民间安居乐业，百姓不希望战乱，吴柱等人用奸诈的计策迷惑愚昧的人，引诱威胁，聚集在一起，没有什么作为。"于是留下来直到安葬完毕，派遣北平太守、广都令先返回，随之派遣安昌侯慕容进率领

一百多名骑兵赶往白狼城，吴柱的部众听说后，全都溃散，全力追捕，杀了他们。

13 委派侍中王国宝担任中书令，不久兼任中领军。

14 初一，委派吴郡太守王珣担任尚书右仆射。

15 吐谷浑首领慕容视连去世，儿子慕容视罴继位。慕容视罴因他的父亲祖父仁慈友善，受到四周邻国的侵犯欺侮，于是激励将领士兵，想建功立业。冬，十月，金城王乞伏乾归派遣使者任命慕容视连为沙州牧、白兰王；慕容视连不接受。

16 十二月，郭质和苟曜在郑县东部交战，郭质失败，逃往洛阳。

17 越质诘归占据平襄，反叛金城王乞伏乾归。

十六年

1 春，正月，燕置行台于蓟[1]，加长乐公盛录行台尚书事。

2 金城王乾归击越质诘归；诘归降，乾归以宗女妻之。

3 贺染干谋杀其兄讷，讷知之，举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请为乡导以讨之。二月，甲戌[2]，燕主垂遣赵王麟将兵击讷，镇北将军兰汗帅龙城之兵击染干。

4 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后秦安东将军金荣于范氏堡[3]，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韦范于段氏堡[4]，不克；进据曲牢[5]。

5 夏，四月，燕兰汗破贺染干于牛都[6]。

6 苟曜有众一万，密召秦主登，许为内应；登自曲牢向繁川[7]，军于马头原[8]。五月，后秦主苌引兵逆战，登击破之，斩其右将军吴忠。苌收众复战，姚硕德曰："陛下慎于轻

战，每欲以计取之，今战失利而更前逼贼，何也？”苌曰：“登用兵迟缓，不识虚实。今轻兵直进，遥据吾东，此必苟曜竖子与之有谋也。缓之则其谋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击之以败散其事耳。”遂进战，大破之。登退屯于郿⑨。

7 秦兖州刺史强金槌据新平，降后秦，以其子逵为质。后秦主苌将数百骑入金槌营。群下谏之，苌曰：“金槌既去苻登，又欲图我，将安所归乎？且彼初来款附，宜推心以结之，奈何复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群氐欲取苌，金槌不从。

8 六月，甲辰，燕赵王麟破贺讷于赤城⑩，禽之，降其部落数万。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麟归，言于垂曰：“臣观拓跋珪举动，终为国患，不若摄之还朝，使其弟监国事。”垂不从。

9 西燕主永寇河南，太守杨佺期击破之。

【注释】

①行台：在地方代表朝廷行使尚书省职权的机构。常由军事征伐而设置，如任职的人权位特重，则称大行台。

②甲戌：二月甲辰朔，无甲戌。

③范氏堡：地名，今址不详，待考。

④段氏堡：地名，今址不详，待考。

⑤曲牢：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陕西长安县境。

⑥牛都：地名，在今山西大同市西北。

⑦繁川：地名，当即“樊川”，在今陕西长安境内。

⑧马头原：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陕西西安市附近一带。

⑨郿(méi 眉)：县名，治今陕西眉县东渭河北岸。

⑩赤城：城名，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黄河西岸。

【译文】

十六年(辛卯,公元391年)

1 春,正月,燕国在蓟城设置行台,加授长乐公慕容盛为录行台尚书事。

2 金城王乞伏乾归攻打越质诘归;越质诘归投降,乞伏乾归把宗室中的女子嫁给他。

3 贺染干策划杀害他的哥哥贺讷,贺讷知道后,发兵互相攻打。魏王拓跋珪报告给燕国,请求充当向导讨伐他们。二月,甲戌日,燕国君主慕容垂派遣赵王慕容麟率领军队攻打贺讷,镇北将军兰汗率领龙城的军队攻打贺染干。

4 三月,秦国君主苻登从雍城到范氏堡,攻打后秦安东将军金荣,攻下来了;于是渡过渭水,到段氏堡攻打京兆太守韦范,没有攻下;进军占据曲牢。

5 夏,四月,燕国兰汗在牛都打败贺染干。

6 苟曜拥有一万部众,秘密招请秦国君主苻登,答应充当内应;苻登从曲牢向繁川进发,驻扎在马头原。五月,后秦君主姚苌率领军队迎战,苻登打败了他,杀了他的右将军吴忠。姚苌收集部众再战,姚硕德说:"陛下一向谨慎,不轻率地交战,时时要用计谋取胜,现在交战失利却反而向前逼近贼寇,是为什么?"姚苌说:"苻登用兵迟疑缓慢,不了解我们的虚实。现在他率轻装部队长驱直入,遥遥占据我们的东部,这一定是苟曜那小子跟他有勾结。行动迟缓他们的阴谋就要得逞,所以要趁他们还没有会合时,急速攻打,打破他们的阴谋。"于是进军交战,把苻登打得大败。苻登退到郿县驻扎。

7 秦国兖州刺史强金槌占据新平,投降后秦,以他的儿子强逵做人质。后秦君主姚苌率领几百名骑兵进入强金槌的军营。臣属们劝阻他,姚苌说:"强金槌已经离开了苻登,如果又想谋害我,他将到哪里安身呢?而且他刚来归附,应该推心置腹地结交他,怎么还

要因不相信而怀疑他呢?"不久,很多氐人想抓住姚长,强金槌不听从。

8 六月,初三,燕国赵王慕容麟到赤城攻打贺讷,擒获了他,降服了他的部落几万人。燕国君主慕容垂命令慕容麟放贺讷回到自己的部落中,把贺染干迁徙到中山。慕容麟返回,向慕容垂进言说:"臣下观察拓跋珪的举动,终究会成为国家的祸患,不如拘捕他回到朝廷,派他的弟弟代他处理国事。"慕容垂不听从。

9 西燕君主慕容永进犯河南,太守杨佺期打败了他。

10 秋,七月,壬申,燕主垂如范阳。

11 魏王珪遣其弟觚献见于燕;燕主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马。魏王珪弗与,遂与燕绝;使其长史张衮求好于西燕。觚逃归,燕太子宝追获之,垂待之如初。

12 秦主登攻新平,后秦主苌救之,登引去。

13 秦骠骑将军没弈干以其二子为质于金城王乾归,请共击鲜卑大兜。乾归与没弈干攻大兜于鸣蝉堡[1],克之。兜微服走,乾归收其部众而还,归没弈干二子。没弈干寻叛,东合刘卫辰。八月,乾归帅骑一万讨没弈干,没弈干奔他楼城[2],乾归射之,中目。

14 九月,癸未,以尚书右仆射王珣为左仆射,太子詹事谢琰为右仆射。太学博士范弘之论殷浩宜加赠谥,因叙桓温不臣之迹。是时桓氏犹盛,王珣,温之故吏也,以为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黜弘之为余杭令。弘之,汪之孙也。

15 冬,十月,壬辰[3],燕主垂还中山。

16 初，柔然部人世服于代[4]，其大人郁久闾地粟袁卒[5]，部落分为二：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秦王坚灭代，柔然附于刘卫辰。

及魏王珪即位，攻击高车等，诸部率皆服从，独柔然不事魏。戊戌[6]，珪引兵击之，柔然举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诸将因张衮言于珪曰："贼远粮尽，不如早还。"珪问诸将："若杀副马[7]，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复倍道追之，及于大碛南床山下[8]，大破之，虏其半部，匹候跋及别部帅屋击各收余众遁走。珪遣长孙嵩、长孙肥追之。珪谓将佐曰："卿曹知吾前问三日粮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驱畜产奔走数日，至水必留；我以轻骑追之，计其道里，不过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斩屋击于平望川[9]。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10]，匹候跋举众降，获缊纥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仑、斛律等宗党数百人。缊纥提将奔刘卫辰，珪追及之，缊纥提亦降，珪悉徙其部众于云中。

【注释】

①鸣蝉堡：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甘肃庄浪县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带。

②他楼城：地名，在今宁夏同心东南。

③壬辰：十月庚子朔，无壬辰。

④柔然：古代民族名。北朝译为蠕蠕，南朝译为芮芮。本属东胡族的支属，初属拓跋部，其后建立政权，因内乱频仍，在西魏废帝时被突厥所灭。

⑤郁久闾：三字姓氏。

⑥戊戌：十月庚子朔，无戊戌。

⑦副马：备用的马。北方骑兵远征，各骑一马，又有一马备用，称副马。

⑧南床山：山名，今地不详，当在大沙漠之西。

⑨平望川：地名，今地不详，待考。

⑩涿邪山：山名，一作涿涂山，约当今蒙古阿尔泰山脉东南部一带。

【译文】

10 秋，七月，初二，燕国君主慕容垂前往范阳。

11 魏王拓跋珪派遣他的弟弟拓跋觚到燕国晋见、进献贡品；燕国君主慕容垂衰老，子弟当权，留下拓跋觚来索取精良的马匹。魏王拓跋珪不给与，于是和燕国断绝关系；派遣长史张衮向西燕请求和好。拓跋觚逃回去，燕国太子慕容宝追赶，抓获了他，慕容垂对待他像当初一样。

12 秦国君子苻登攻打新平，后秦君主姚苌去救援，苻登率军退走。

13 秦国骠骑将军没弈干派他的两个儿子在金城王乞伏乾归那里充当人质，请求一同攻打鲜卑首领大兜。乞伏乾归和没弈干到鸣蝉堡攻打大兜，攻下来了。大兜改换服装逃走，乞伏乾归夺取他的部众后返回，送回了没弈干的两个儿子。没弈干不久反叛，向东联合刘卫辰。八月，乞伏乾归率领一万骑兵讨伐没弈干，没弈干逃往他楼城，乞伏乾归用箭射他，射中了他的眼睛。

14 九月，十四日，委派尚书右仆射王珣担任左仆射，太子詹事谢琰担任右仆射。太学博士范弘之评论说殷浩应该追赠谥号，顺便提到桓温不合乎臣子身分的行迹。这时，桓氏还很强盛，王珣，是桓温旧日的部属，认为桓温废黜昏庸的君主拥立贤明的君主，有忠贞的节操；贬降范弘之为余杭令。范弘之。是范汪的孙子。

15 冬，十月，壬辰日，燕国君主慕容垂回到中山。

16 当初，柔然部落世代听命于代国，她的大人郁久闾地粟袁去世，部落分为两部分：长子郁久闾匹候跋继承父亲的地位，居住在

东边，次子郁久闾缊纥提另外居住在西边。秦王苻坚灭掉代国，柔然归附刘卫辰。

等到魏王拓跋珪登位，攻打高车等部落，各部落大都归附，唯独柔然不敬奉魏国。戊戌日，拓跋珪率领军队攻打，柔然整个部落逃走，拓跋珪追赶了六百里。各将领通过张衮向拓跋珪进言说："贼寇已经逃得很远，粮食也吃完了，不如早日返回。"拓跋珪问各将领："如果杀掉备用的马，作三天的粮食，足够吗？"都说："足够。"于是又日夜赶路，追击柔然部落，在大沙漠南床山下赶上了，把他们打得大败，俘获了半个部落，郁久闾匹候跋和别部首领屋击各自收集残余的部众逃走。拓跋珪派遣长孙嵩、长孙肥追击他们。拓跋珪对各将领说："你们知道我前几天问三天粮食的用意吗？"都说："不知道。"拓跋珪说："柔然驱赶牲畜奔跑了几天，到了有水的地方必然停留；我们用轻装的骑兵追击，计算路程，不过三天就可以赶上了。"都说："不是我们所能想到的。"长孙嵩在平望川追上屋击，杀了他。长孙肥在涿邪追上了郁久闾匹候跋，郁久闾匹候跋率领部众投降，擒获了郁久闾缊纥提的儿子郁久闾曷多汗、他哥哥的儿子郁久闾社仑、郁久闾斛律等宗室党羽几百人。郁久闾缊纥提将要投奔刘卫辰，拓跋珪追上了他，郁久闾缊纥提也投降了，拔跋珪把柔然部落全部迁徙到云中。

17 翟辽卒，子钊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邺城，燕辽西王农击却之。

18 三河王光遣兵乘虚伐金城王乾归；乾归闻之，引兵还，光兵亦退。

19 刘卫辰遣子直力鞮帅众八九万攻魏南部。十一月，己

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于铁岐山南[1]，直力鞮单骑走。乘胜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济河[2]，径入卫辰国，卫辰部落骇乱。辛卯，珪南抵其所居悦跋城[3]，卫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诸将轻骑追之，将军伊谓禽直力鞮于木根山[4]，卫辰为其部下所杀。十二月，珪军于盐池[5]，诛卫辰宗党五千余人，皆投尸于河，自河以南诸部悉降，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国用由是遂饶。

卫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帅太悉仗以示使者曰："勃勃国破家亡，以穷归我，我宁与之俱亡，何忍执以与魏。"乃送勃勃于没弈干，没弈干以女妻之。

20 戊申，燕主垂如鲁口。

21 秦主登攻安定，后秦主苌如阴密以拒之，谓太子兴曰："苟曜闻吾行，必来见汝，汝执杀之。"曜果见兴于长安，兴使尹纬让而诛之。

苌败登于安定城东，登退据路承堡[6]。苌置酒高会，诸将皆曰："若值魏武王[7]，不令此贼至今，陛下将牢太过耳[8]。"苌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将十万之众，与天下争衡，望麾而进，前无横阵，二也；温古知今，讲论道艺，收罗英俊，三也；董帅大众，上下咸悦，人尽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业，驱策群贤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长耳。"群臣咸称万岁。

【注释】

①铁岐山:山名,在今内蒙古固阳西北。

②金津:渡口名,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黄河上。

③悦跋城:城名,又称代来城,在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

④木根山:山名,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西南。

⑤盐池:地名,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境。

⑥路承堡:城堡名,今地不详,待考。

⑦魏武王:姚苌对姚襄追封的爵位谥号。

⑧将牢:稳重、谨慎。

【译文】

17 翟辽去世,儿子翟钊继位,改年号为定鼎。攻打燕国邺城,燕国辽西王慕容农打退了他。

18 三河王吕光派遣军队乘虚征伐金城王乞伏乾归;乞伏乾归听说后,率领军队返回,吕光的军队也退了回去。

19 刘卫辰派遣儿子刘直力鞮率领八九万部众攻打魏国的南部地区。十一月,初十,魏王拓跋珪率领兵士五六千人抵御,十三日,在铁岐山南把刘直力鞮打得大败,刘直力鞮单人匹马逃走。拔跋珪乘胜追击,十九日,从五原郡的金津向南渡过黄河,直接进入刘卫辰的国土,刘卫辰的部落惊骇混乱。二十二日,拔跋珪一直抵达刘卫辰所居住的悦跋城,刘卫辰父子出城逃走。二十三日,分别派遣各将领带领轻装骑兵追击,将军伊谓在木根山擒获刘直力鞮,刘卫辰被他的部下杀死。十二月,拓跋珪驻扎在盐池,诛杀刘卫辰宗室党羽五千多人,尸体都抛入黄河中,黄河以南各部落全部投降,缴获马匹三十多万匹,牛羊四百多万头,国家的费用因此而充裕。

刘卫辰的小儿子刘勃勃逃亡到薛干部落,拔跋珪派人索要他。薛干部落首领太悉仗带出刘勃勃给使者看,说:"刘勃勃国破家亡,因走投无路而来归附我,我宁可和他一起灭亡,怎么忍心抓住他送给魏国呢?"于是把刘勃勃送给没弈干,没弈干把女儿嫁给他。

20 初十，燕国君主慕容垂前往鲁口。

21 秦国君主苻登攻打安定，后秦君主姚苌前往阴密抵御，对太子姚兴说："苟曜听说我向北行进，必定前来见你，你就抓住他把他杀了。"苟曜果然到长安晋见姚兴，姚兴命令尹纬责备他后杀了他。

姚苌在安定城东打败苻登，苻登退到路承堡，姚苌设置酒席庆功，各将领都说："如果在魏武王时，不会让这个贼寇活到今天，陛下稳重得太过分了。"姚苌笑着说："我赶不上死去的哥哥的地方有四点：他身高八尺五寸，手臂垂下来超过膝盖，让人一看就敬畏他，这是第一点；他率领十万人的大军，同天下豪杰争高下，部属望着军旗所指的方向前进，没有人可以阻挡，这是第二点；他借鉴历史了解时势，讲求道术谈论艺文，招揽贤能人才，这是第三点；他统帅大军，上下都心悦诚服，人人尽死力作战，这是第四点。我之所以能建功立业，统领众多贤人，只指望在策略上有一点长处而已。"臣属们都高呼万岁。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

晋纪三十　起玄默执徐，尽柔兆涒滩，凡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下

太元十七年

1 春，正月，己巳朔，大赦。

2 秦主登立昭仪陇西李氏为皇后。

3 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鲁口如河间、渤海、平原。翟钊遣其将翟都侵馆陶，屯苏康垒[1]。三月，垂引兵南击钊。

4 秦骠骑将军没弈干帅众降于后秦，后秦以为车骑将军，封高平公。

5 后秦主苌寝疾，命姚硕德镇李润，尹纬守长安，召太子兴诣行营。征南将军姚方成言于兴曰："今寇敌未灭，主复寝疾。王统等皆有部曲，终为人患，宜尽除之。"兴从之，杀

王统、王广、苻胤、徐成、毛盛。苌怒曰："王统兄弟，吾之州里，实无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将，吾方用之，奈何辄杀之？"

6 燕主垂进逼苏康垒。夏，四月，翟都南走滑台。翟钊求救于西燕，西燕主永谋于群臣，尚书郎渤海鲍遵曰："使两寇相弊，吾承其后，此卞庄子之策也[32]。"中书侍郎太康张腾曰："垂强钊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势。今我引兵趋中山，昼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惧而自救。我冲其前，钊蹑其后，此天授之机，不可失也。"永不从。

7 燕大赦。

8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9 六月，燕主垂军黎阳，临河欲济，翟钊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营就西津[33]，去黎阳西四十里，为牛皮船百余艘，伪列兵仗，溯流而上。钊亟引兵趣西津，垂潜遣中垒将军桂林王镇等自黎阳津夜济[34]，营于河南，比明而营成。钊闻之，亟还，攻镇等营，垂命镇等坚壁勿战。钊兵往来疲竭[35]，攻营不能拔，将引去；镇等引兵出战，骠骑将军农自西津济，与镇等夹击，大破之。钊走还滑台，将妻子，收遗众，北济河，登白鹿山[36]，凭险自守，燕兵不得进。农曰："钊无粮，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还，留骑候之。钊果下山，还兵掩击，尽获其众，钊单骑奔长子。西燕主永以钊为车骑大将军、兖州牧，封东郡王。岁余，钊谋反，永杀之。

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兴张卓、辽东夔腾、阳平路纂皆仕于秦，避秦乱来奔，诏以为冀州诸郡，各将部

曲营于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败,皆降于燕,燕主垂各随其材而用之。钊所统七郡三万余户,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为兖、豫二州刺史,镇滑台;徙徐州民七千余户于黎阳,以彭城王脱为徐州刺史,镇黎阳。脱,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荫为宙司马。

初,陈留王绍为镇南将军,太原王楷为征西将军,乐浪王温为征东将军,垂皆以荫为之佐。荫才干明敏强正,善规谏,四王皆严惮之;所至简刑法,轻赋役,流民归之,户口滋息。

秋,七月,垂如邺,以太原王楷为冀州牧,右光禄大夫馀尉为左仆射。

【注释】

①苏康垒:城堡名,当在今山东馆陶境内。

②"此卞庄子"句:卞庄子之事,详见本书第10卷汉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

③西津:渡口名,在今河南浚县东北古黄河上。

④黎阳津:渡口名,在今河南浚县东南古黄河上。

⑤暍(yē 耶):中暑。

⑥白鹿山:山名,在今河南获嘉北。

【译文】

晋纪三十　起壬辰(公元392年),止丙申(公元396年),共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下

太元十七年

1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

2 秦国君主苻登立昭仪陇西人李氏为皇后。

3 二月，初五，燕国君主慕容垂从鲁口前往河间、渤海、平原。翟钊派遣他的将领翟都侵犯馆陶，驻扎在苏康垒。三月，慕容垂率领军队向南攻打翟钊。

4 秦国骠骑将军没弈干率领部众投降后秦，后秦委任他为车骑将军，封他为高平公。

5 后秦君主姚苌病重，命令姚硕德镇守李润，尹纬守卫长安，征召太子姚兴前往他屯驻的营地。征南将军姚方成向姚兴进言说："现在敌寇没有消灭，主上又病重。王统等人都有私人部属，终究会成为您的祸患，应该全部除掉。"姚兴听从了他的意见，杀了王统、王广、苻胤、徐成、毛盛。姚苌发怒说："王统兄弟，是我们的同乡，实在没有其他的心意；徐成等人都是前朝的著名将领，我正要重用他们，为什么随意杀了他们？"

6 燕国君主慕容垂进军，逼近苏康垒。夏，四月，翟都向南逃到滑台。翟钊向西燕求救，西燕君主慕容永和臣属们商议，尚书郎渤海人鲍遵说："让两个贼寇相互消耗力量，我们在他们的后面坐收渔利，这是卞庄子的策略。"中书侍郎太原人张腾说："慕容垂强大，翟钊弱小，哪会有渔人之利可以坐收？不如急速救援翟钊，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现在我们率领军队赶往中山，白天多布置疑兵，晚上多点些火把，慕容垂必定恐惧，回头救援。我们冲击他的前面，翟钊攻打他的后面，这是上天授予的良机，不能丧失。"慕容永不听从。

7 燕国大赦境内。

8 五月，初一，发生日食。

9 六月，燕国君主慕容垂驻扎在黎阳，到了黄河边打算渡河，翟钊在南岸陈列军队来抵御。十六日，慕容垂把军营迁到西津，离开黎阳的西面四十里，造牛皮船一百多艘，假装陈列兵器，逆水而上。翟钊赶紧率领军队开往西津，慕容垂秘密派遣中垒将军桂林王慕容镇等人，在夜晚从黎阳津渡河，在黄河南岸安扎下来，等到天明，

营垒筑成。翟钊得知后，赶紧返回，攻打慕容镇等人的营垒，慕容垂命令慕容镇等人坚守营垒，不要出战。翟钊的兵士来往奔波，疲劳不堪，有的中暑，攻打营垒攻不下来，准备撤退；慕容镇等人率领军队出营交战，骠骑将军慕容农从西津渡河，和慕容镇等人来击翟钊，把他打得大败。翟钊逃回滑台，带领妻子儿女，收集残余的部众，向北渡过黄河，登上白鹿山，凭借险阻据守，燕国军队不能前进。慕容农说："翟钊没有粮食，不能长久地住在山中。"于是率领军队返回，留下骑兵守候。翟钊果然下山，慕容农等人调回军队突袭，全部俘获了翟钊的部众，翟钊单人匹马逃往长子。西燕君主慕容永委派翟钊担任车骑大将军、兖州牧，封为东郡王。一年多以后，翟钊谋图反叛，慕容永杀了他。

当初，郝晷、崔逞和清河人崔宏、新兴人张卓、辽东人燮腾、阳平人路纂都在秦国做官，躲避秦国的战乱前来投奔晋国，皇帝下诏委任他们为冀州各郡太守，各自率领自己的军队在黄河以南安营扎寨；不久，他们接受翟氏的官职爵位，翟氏失败，都投降燕国，燕国君主慕容垂依据各人的才能任用他们。翟钊所统领的七郡三万多户，都如往常一样安居乐业。委派章武王慕容宙担任兖、豫二州刺史，镇守滑台；把徐州的七千多户民众迁到黎阳，委派彭城王慕容脱担任徐州刺史，镇守黎阳。慕容脱，是慕容垂的弟弟的儿子。慕容垂委派崔荫担任慕容宙的司马。

当初，陈留王慕容绍担任镇南将军，太原王慕容楷担任征西将军，乐浪王慕容温担任征东将军，慕容垂都任用崔荫做他们的助手。崔荫才干敏捷，倔强正直，善于规劝，四个亲王都敬畏他；所到之处，简省刑法，减轻赋税劳役，流民归附，户口日益增长。

秋，七月，慕容垂前往邺城，委派太原王慕容楷担任冀州牧，右光禄大夫馀蔚担任左仆射。

10 秦主登闻后秦主苌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进位二等，秣马厉兵，进逼安定，去城九十余里。八月，苌疾小廖，出拒之。登引兵出营，将逆战，苌遣安南将军姚熙隆别攻秦营，登惧而还。苌夜引兵旁出以蹑其后，旦而候骑告曰："贼诸营已空，不知所向。"登惊曰："彼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谓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还雍，苌亦还安定。

11 三河王光遣其弟右将军宝等攻金城王乾归，宝及将士死者万余人。又遣其子虎贲中郎将纂击南羌彭奚念，纂亦败归。光自将击奚念于枹罕，克之，奚念奔甘松[1]。

12 冬，十月，辛亥，荆州刺史王忱卒。

13 雍州刺史朱序以老病求解职；诏以太子右卫率郗恢为雍州刺史，代序镇襄阳。恢，昙之子也。

14 巴蜀人在关中者皆叛后秦，据弘农以附秦。秦主登以窦冲为左丞相，冲徙屯华阴。郗恢遣将军赵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杨佺期帅众军湖城[2]，击冲，走之。

15 十一月，癸酉，以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仲堪虽有英誉，资望犹浅，议者不以为允。到官，好行小惠，纲目不举。

南郡公桓玄负其才地[3]，以雄豪自处，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马。玄尝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张目谓众客曰："桓温晚涂欲作贼[4]，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齿于道子。后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叹曰："父为九州伯[5]，儿为五湖长[6]！"遂弃官

归国，上疏自讼曰："先臣勤王匡复之勋[7]，朝廷遗之，臣不复计。至于先帝龙飞[8]，陛下继明，请问谈者，谁之由邪？"疏寝不报。

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惮之。桓氏累世临荆州，玄复豪横，士民畏之，过于仲堪。尝于仲堪听事前戏马，以稍拟仲堪。仲堪中兵参军彭城刘迈谓玄曰："马稍有余，精理不足。"玄不悦，仲堪为之失色。玄出，仲堪谓迈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杀卿，我岂能相救邪？"使迈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迈仅而获免。

征虏参军豫章胡藩过江陵，见仲堪，说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于失职，节下崇待太过[9]，恐非将来之计也！"仲堪不悦。藩内弟罗企生为仲堪功曹，藩退，谓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于祸。君不早图去就，后悔无及矣！"

16 庚寅，立皇子德文为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为会稽王。

17 十二月，燕主垂还中山，以辽西王农为都督兖、豫、荆、徐、雍五州诸军事，镇邺。

18 休官权千成据显亲[10]，自称秦州牧。

19 清河人李辽上表请敕兖州修孔子庙，给户洒扫。仍立庠序[11]，收教学者，曰："事有如赊而寔急者，此之谓也！"表不见省。

【注释】

①甘松：郡名，治今甘肃宕昌西南。

②湖城：城名，在今河南灵宝西北。

③才地：才能与门第。

④作贼：造反、叛乱。

⑤九州伯：九州的首长。九州，指全国。

⑥五湖长：闲散而无权的地方官。五湖，太湖及其附近的四个小湖，义兴正在这一区域内。

⑦先臣：在君主面前对自己亡故的父亲的称呼。

⑧先帝：指简文帝。

⑨节下：秦汉以来对将领的敬称，其后对使臣或地方官吏也以节下为敬称。

⑩休官：杂夷部落之名。　　显亲：县名，治今甘肃秦安西北。

⑪庠(xiáng 详)序：古代的学校。

【译文】

秦国君主苻登听说后秦君主姚萇患病，非常高兴，向世祖牌位禀报祈祷，大赦境内，文武官员上升二等，喂饱战马，磨砺兵器，进军逼近安定，离城池九十多里。八月，姚萇的疾病稍有好转，率军出城抵御苻登。苻登率领军队离开营垒，将要迎战，姚萇派遣安南将军姚熙隆另外攻打秦国军队的营垒，苻登恐惧，马上回营。姚萇在夜晚从侧翼出城，紧跟在苻登的后面，天亮时，巡逻的骑兵报告苻登说："贼寇的各个营垒已经空了，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苻登吃惊地说："姚萇是个什么人，离开时使我不知道，前来时使我不察觉，以为就要死了，忽然又前来？我和这个羌人同生在一个时代，是何等的不幸！"苻登于是回到雍城，姚萇也回到安定。

11 二河王吕光派遣他的弟弟右将军吕宝等人攻打金城王乞伏乾归，吕宝和将领士兵一万多人战死。又派遣他的儿子虎贲中郎将吕纂攻打南部羌人首领彭奚念，吕纂也失败而归。吕光亲自率领军

队到枹罕攻打彭奚念，攻下来了，彭奚念逃往甘松。

12 冬，十月，十八日，荆州刺史王忱去世。

13 雍州刺史朱序因年老多病，请求解除职务；下诏委派太子右卫率郗恢担任雍州刺史，接替朱序镇守襄阳。郗恢，是郗昙的儿子。

14 流亡到关中的巴蜀人都反叛后秦，占据弘农，归附秦国。秦国君主苻登委派窦冲担任左丞相，窦冲迁到华阴屯驻。郗恢派遣将军赵睦守卫金墉，河南太守杨佺期率领各军驻扎在湖城，攻打窦冲，赶走了他。

15 十一月，初十，委派黄门郎殷仲堪担任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守江陵。殷仲堪虽然有美好的名声，资历威望还很浅，议论的人认为这项任命不大妥当。殷仲堪到任后，喜欢施行小恩小惠，大政方针上没有什么举措。

南郡公桓玄仗恃他的才能和门第，以英雄豪杰自居，朝廷怀有戒心而不任用；二十三岁时，才任命为太子洗马。桓玄曾去拜见琅邪王司马道子，正碰上他喝得大醉，张开眼睛对各位客人说："桓温晚年想要谋反，是不是这样？"桓玄伏在地上，浑身流汗，站不起来；因此更加惊恐不安，对司马道子时常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出京担任义兴太守，心中闷闷不乐，叹息说："父亲是九州伯，儿子却做五湖长！"于是舍弃官职，回到封国。上奏疏申辩说："我的父亲效忠王室、平定祸乱的功勋，朝廷遗忘，我不再计较。至于先帝登上帝位，陛下继承大统，请问议论的人，是由于谁呢？"奏疏被搁置，未作回答。

桓玄在江陵，殷仲堪十分敬畏他。桓氏连续几代镇守荆州，桓玄又逞强专横，官吏百姓害怕他，超过了殷仲堪。桓玄曾在殷仲堪的厅堂前骑马玩乐，用长矛对着殷仲堪。殷仲堪的中兵参军彭城人刘迈对桓玄说："马和矛的威力有余，精深的道理方面却不充足。"桓玄不高兴，殷仲堪为之变了脸色。桓玄出去后，殷仲堪对刘迈说："你真是个狂妄的人！桓玄夜晚派人刺杀你，我怎么能救助你呢？"

命刘迈到京城去躲避，桓玄派人追赶，刘迈终于逃脱一死。

征虏参军豫章人胡藩经过江陵，看望殷仲堪，劝他说："桓志的志向不同于一般，时常为失去权势而闷闷不乐，节下对他过分优待，恐怕将来没有好结果！"殷仲堪不高兴。胡藩妻子的弟弟罗企生做殷仲堪的功曹，胡藩退下来后，对罗企生说："殷侯把武器的把柄倒转过来交给别人，必然会遭到祸难。你不早日考虑离开，后悔就来不及了！"

16 二十七日，立皇子司马德文为琅邪王，把琅邪王司马道子改封为会稽王。

17 十二月，燕国君主慕容垂回到中山，委派辽西王慕容农担任都督兖、豫、荆、徐、雍五州诸军事，镇守邺城。

18 休官部落首领权千成占据显亲，自称为秦州牧。

19 清河人李辽上奏章，请求下令兖州修建孔子庙，安排民户负责日常洒扫。并开办学校，招收学生，延聘教师，说："有的事情看起来可拖延而实际上很紧急的，就是指的这种事情。"奏章呈递上去，没被采纳。

十八年

1 春，正月，燕阳平孝王柔卒。

2 权千成为秦所逼，请降于金城王乾归，乾归以为东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统、显亲公。

3 夏，四月，庚子，燕王垂加太子宝大单于；以安定王库傉官伟为太尉，范阳王德为司徒，太原王楷为司空，陈留王绍为尚书右仆射。五月，立子熙为河间王，朗为渤海王，鉴为博陵王。

4 秦右丞相窦冲矜才尚人，自请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许。六月，冲自称秦王，改元元光。

5 金城王乾归立其子炽磐为太子。炽磐勇略明决，过于其父。

6 秋，七月，秦主登攻窦冲于野人堡[1]，冲求救于后秦。尹纬言于后秦主苌曰："太子仁厚之称，著于远近，而英略未著，请使击苻登以著之。"苌从之。太子兴将兵攻胡空堡，登解冲围以赴之。兴因袭平凉，大获而归。苌使兴还镇长安。

7 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刘勃勃[2]，八月，袭其城，屠之，太悉伏奔秦。

8 氐帅杨佛嵩叛，奔后秦，杨佺期、赵睦追之，九月，丙戌[3]，败佛嵩于潼关。后秦将姚崇救佛嵩，败晋兵，赵睦死。

9 冬，十月，后秦主苌疾甚，还长安。

10 燕主垂议伐西燕，诸将皆曰："永未有衅，我连年征讨，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阳王德曰："永既国之枝叶，又僭举位号，惑民视听，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虽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与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终不复留此贼以累子孙也。"遂戒严。

十一月，垂发中山步骑七万，遣镇西将军·丹杨王纘、龙骧将军张崇出井陉，攻西燕武乡公友于晋阳，征东将军平规攻镇东将军段平于沙亭[4]。西燕主永遣其尚书令刁云、车骑将军慕容钟帅众五万守潞川[5]。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邺。

11 己亥[6]，后秦主苌召太尉姚旻、仆射尹纬、姚晃、将军姚大目、尚书狄伯支入禁中，受遗诏辅政。苌谓太子兴曰："有毁此诸公者，慎勿受之。汝抚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无忧矣。"姚晃垂涕问取苻登之策，苌曰："今大业垂成，兴才智足办，奚所复问？"庚子[7]，苌卒。兴秘不发表，以其叔父绪镇安定，硕德镇阴密，弟崇守长安。

或谓硕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强，今易世之际，必为朝廷所疑，不如且奔秦州，观望事势。"硕德曰："太子志度宽明，必无他虑。今苻登未灭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终不为也。"遂往见兴，兴优礼而遣之。兴自称大将军，以尹纬为长史，狄伯支为司马，帅众伐秦。

【注释】

①野人堡：城堡名，在今陕西蒲城西北。

②"魏王"句：太悉伏不交刘勃勃给魏国，见本书第107卷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

③丙戌：九月己丑朔，无丙戌。

④沙亭：地名，一作沙庭，在今河北临漳西南。

⑤潞川：河流名，即今山西浊漳河。

⑥己亥：十二月丁巳朔，无己亥。

⑦庚子：十二月丁巳朔，无庚子。

【译文】

十八年（癸巳，公元393年）

1 春，正月，燕国阳平孝王慕容柔去世。

2 权千成受到秦国的逼迫，向金城王乞伏乾归请求投降，乞伏乾

归委任他为东秦州刺史、休官在都统、显亲公。

3 夏，四月，初九，燕国君主慕容垂加授太子慕容宝为大单于；委派安定王库傉官伟担任太尉，范阳王慕容德担任司徒，太原王慕容楷担任司空，陈留王慕容绍担任尚书右仆射。五月，立儿子慕容熙为河间王，慕容朗为渤海王，慕容鉴为博陵王。

4 秦国右丞相窦冲仗恃才能，盛气凌人，自己请求封为天水王；秦国君主苻登不答应。六月，窦冲自称为秦王，改年号为元光。

5 金城王乞伏乾归立他的儿子乞伏炽磐为太子。乞伏炽磐的勇猛谋略、明智决断，超过了他的父亲。

6 秋，七月，秦国君主苻登到野人堡攻打窦冲，窦冲向后秦请求救援，尹纬向后秦君主姚苌进言说："太子仁慈忠厚的名声，远近传播，但英明谋略还不著称，请派他攻打苻登，来传播名声。"姚苌听从了他的建议。太子姚兴率领军队攻打胡空堡，苻登解除对窦冲的包围，赶往胡空堡。姚兴乘机袭击平凉，取得大胜后返回。姚苌命令姚兴回去镇守长安。

7 魏王拓跋珪因薛干部落首领太悉伏不送交刘勃勃，八月，袭击他的城池，屠杀了很多人，太悉伏投奔秦国。

8 氐族首领杨佛嵩叛变晋国，投奔后秦，杨佺期、赵睦追击他，九月，丙戌日，在潼关打败杨佛嵩。后秦将领姚崇救援杨佛嵩，打败晋国军队，赵睦战死。

9 冬，十月，后秦君主姚苌病重，回到长安。

10 燕国君主慕容垂商议攻打西燕，各将领都说："慕容永没有内乱，我们连年征战，兵士疲惫不堪，不能攻打。"范阳王慕容德说："慕容永是国家的疏远亲属，又超越本分登位称帝，迷惑民众的视听，应该首先除掉，来统一人心。兵士虽然疲劳，又怎能罢手呢？"慕容垂说："司徒的意见正和我相同。我已经老了，将囊底的智谋倒出来，足以制服慕容永，终究不能留下这个贼寇来连累子孙。"于是军队严密戒备。

十一月，慕容垂调发中山的步兵骑兵七万人，派遣镇西将军·丹杨王慕容纘、龙骧将军张崇从井陉出兵，到晋阳攻打西燕武乡公慕容友，征东将军平规到沙亭攻打西燕镇东将军段平。西燕君主慕容永派遣尚书令刁云、车骑将军慕容钟率领五万军队守卫潞川。慕容友，是慕容永的弟弟。十二月，慕容垂到达邺城。

11 己亥日，后秦君主姚苌召唤太尉姚旻、仆射尹纬、姚晃、将军姚大目、尚书狄伯支进入宫中，接受遗诏辅佐朝政。姚苌对太子姚兴说："如有诋毁这几个人的话千万不要听信。你要以恩德来爱抚骨肉，以礼节来交接大臣，以信义来联络一般官员；以仁爱来对待民众。这四个方面都不出问题，我就没有忧虑了。"姚晃流着眼泪询问消灭苻登的策略，姚苌说："现在大业即将完成，姚兴的才能智慧足以胜任，何必再问？"庚子日，姚苌去世。姚兴保密，不发布讣告，委派他的叔父姚绪镇守安定，姚硕德镇守阴密，弟弟姚崇守卫长安。

有人对姚硕德说："您的威名一向很高，部队最强，现在处于换代的时候，必定会被朝廷所怀疑，不如暂且前往秦州，观望形势的变化。"姚硕德说："太子志向远大，度量宽宏，必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现在苻登没有消灭而骨肉之间互相攻打，这是自取灭亡；我最多一死而已，终究不会逃走。"于是前去晋见姚兴，姚兴对他以优厚的礼仪相待，然后送他赴任。姚兴自称大将军，委派尹纬担任长史，狄伯支担任司马，率领军队征伐秦国。

十九年

1 春，秦主登闻后秦主苌卒，喜曰："姚兴小儿，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尽众而东，留司徒安成王广守雍，太子崇

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乾归为左丞相、河南王,领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九锡。

2 初,秃发思复鞬卒[1],子乌孤立。乌孤雄勇有大志,与大将纷陁谋取凉州。纷陁曰:"公必欲得凉州,宜先务农讲武,礼俊贤,修政刑,然后可也。"乌孤从之。三河王光遣使拜乌孤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乌孤与其群下谋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马众多,何为属人?"石真若留不对。乌孤曰:"卿畏吕光邪?"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小大非敌,若光致死于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骄之,俟衅而动,蔑不克矣。"乌孤乃受之。

3 二月,秦主登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2],克之。

4 燕主垂留清河公会镇邺,发司、冀、青、兖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3],辽西王农出壶关,垂自出沙庭以击西燕[4],标榜所趣,军各就顿。西燕主永闻之,严兵分道拒守,聚粮台壁[5],遣从子征东将军小逸豆归、镇东将军王次多、右将军勒马驹帅众万余人戍之[6]。

5 夏[7],秦主登自六陌趣废桥[8],后秦始平太守姚详据马嵬堡以拒之。太子兴遣尹纬将救详,纬据废桥以待秦。秦兵争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纬。兴驰遣狄伯支谓纬曰:"苻登穷寇,宜持重以挫之。"纬曰:"先帝登遐,人情扰惧,今不因思奋之力以禽敌,大事去矣!"遂与秦战,秦兵大败。其夜,秦众溃,登单骑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广闻败,皆弃城走;登至,无所归,乃奔平凉,收集遗众,入马毛山[9]。

6 燕主垂顿军邺西南，月余不进。西燕主永怪之，以为太行道宽，疑垂欲诡道取之，乃悉敛诸军屯轵关[10]，杜太行口，惟留台壁一军。甲戌，垂引大军出滏口，入天井关[11]。五月，乙酉，燕军至台壁，永遣从兄太尉大逸豆归救之，平规击破之。小逸豆归出战，辽西王农又击破之，斩勒马驹，禽王次多，遂围台壁。永召太行军还，自将精兵五万以拒之。刁云、慕容钟震怖，帅众降燕，永诛其妻子。己亥，垂陈于台壁南，遣骁骑将军慕容国伏千骑于涧下；庚子，与永合战，垂伪退，永众追之，行数里，国骑从涧中出，断其后，诸军四面俱进，大破之，斩首八千余级，永走归长子。晋阳守将闻之，弃城走。丹杨王瓒等进取晋阳。

【注释】

①"秃发"句：秃发思复鞬事迹，见本书第101卷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

②"秦王"句：姚奴、帛蒲二堡，在胡空堡之东。胡空堡在今陕西彬县西南。

③滏（fǔ 斧）口：地名，在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

④沙庭：地名，即沙亭，在今河北临漳西南。

⑤台壁：地名，在今山西襄垣东北。

⑥小逸豆归：西燕当时有两个称为逸豆归的，身分为叔侄，身为侄儿的称小逸豆归。

⑦夏：据其他版本及本书体例，"夏"字下当有"四月"二字，译文据补。

⑧六陌：地名，在今陕西乾县西北。　　废桥：地名，在今陕西兴平东南。

⑨马毛山：山名，在今甘肃平凉西。

⑩轵（zhǐ 纸）关：地名，在今河南济源西北。

⑪天井关：地名，一名太行关，在今山西晋城南太行山上。

【译文】

十九年(甲午,公元394年)

1 春,秦国君主苻登所说后秦君主姚萇去世,高兴地说:"姚兴小孩儿,我折断一根树枝就可打败他。"于是大赦境内,率领所有部队向东开进,留下司徒安成王苻广守卫雍城,太子苻崇守卫胡空堡;派遣使者任命金城王乞伏乾归为左丞相、河间王,兼任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赠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

2 当初,秃发思复鞬去世,儿子秃发乌孤继位。秃发乌孤雄健勇武,胸有大志,和大将纷陁商议夺取凉州。纷陁说:"您如果一定要得到凉州,应该首先致力于农业,训练军队,尊敬贤明能干的人,整饬政事刑法,然后才能办到。"秃发乌孤听从了他的建议。三河王吕光派遣使者任命秃发乌孤为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秃发乌孤和他的部属商议说:"可以接受吗?"都说:"我们的兵马众多,为什么要隶属于别人?"石真若留不答话。秃发乌孤说:"你怕吕光吗?"石真若留说:"我们的根基不稳固,力量悬殊,如果吕光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怎么对付他?不如接受任命来使他骄傲,等待时机再下手,没有不成功的。"秃发乌孤于是接受吕光的任命。

3 二月,秦国君主苻登攻打屠各人姚奴、帛蒲的两个城堡,攻下来了。

4 燕国君主慕容垂留下清河公慕容会镇守邺城,调发司州、冀州、青州、兖州的军队,派遣太原王慕容楷从滏口出兵,辽西王慕容农从壶关出兵,慕容垂自己从沙庭出兵,去攻打西燕,标示出所前往的地方,各自安营扎寨。西燕君主慕容永听说后,派遣军队分几路严密把守,把粮食聚集在台壁,派遣侄儿征东将军小慕容逸豆归、镇东将军王次多、右将军勒马驹率领部众一万多人在那里守卫。

5 夏,〔四月〕,秦国君主苻登从六陌赶往废桥,后秦始平太守姚详占据马嵬堡来抵御他。太子姚兴派遣尹纬率领军队救援姚详,尹

纬占据废桥来等待秦国军队，秦国兵士争夺饮水，不能得到，口渴而死的人有十分之二、三，于是急速地攻打尹纬。姚兴派狄伯支骑快马去对尹纬说："苻登是穷途末路的敌寇，我们应该谨慎稳重，来挫伤他的士气。"尹纬说："先帝去世，人心混乱恐惧，现在不凭借想要奋战的力量来擒获敌寇，大事就完了。"于是和秦国交战，秦国军队大败。当天夜晚，秦国兵士溃散，苻登单人匹马逃回雍城，太子苻崇和安成王苻广听说军队失败，都放弃城池逃跑了；苻登到了以后，没有依托，于是逃往平凉，收集残余的部众，进入马毛山。

6 燕国君主慕容垂驻扎在邺城西南，一个多月不进军。西燕君主慕容永感到奇怪，认为太行山的道路比较宽，怀疑慕容垂想从隐秘的路线夺取它，就集中所有军队驻扎在轵关，堵住太行山路口，只留下台壁的一支军队。二十日，慕容垂率领大军从滏口出兵，进入天井关。五月，初一，燕国军队到达台壁，慕容永派遣堂兄太尉大慕容逸豆归救援台壁，平规打败了他。小慕容逸豆归出营交战，辽西王慕容农又打败了他，杀死勒马驹，擒获王次多，于是包围台壁。慕容永征召太行山的军队返回，亲自率领五万精锐的兵士抵御燕国军队。刁云、慕容钟震惊害怕，率领部众投降燕国，慕容永诛杀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十五日，慕容垂在台壁南面摆下阵势，派遣骁骑将军慕容国在山涧下埋伏一千骑兵；十六日，和慕容永交战，慕容垂假装败退，慕容永的部众追击，追了几里，慕容国的骑兵从山涧中冲出来，截断他们的退路，各军从四面一起进攻，把他们打得大败，斩下首级八千多颗，慕容永逃回长子。守卫晋阳的将领听说战败，放弃城池逃跑。燕国丹杨王慕容瓒等人进军，占领晋阳。

7 后秦太子兴始发丧，即皇帝位于槐里[1]，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谥后秦主苌曰武昭皇帝、庙号太祖。

8 六月，壬子，追尊会稽王太妃郑氏曰简文宣太后[2]。群臣谓宣太后应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3]："宣太后平素之时，不伉俪于先帝[4]；至于子孙，岂可为祖考立配？"国学明教东莞臧燾曰："今尊号既正，则罔极之情申[5]；别建寝庙[6]，则严祢之义显[7]；系子为称[8]，兼明贵之所由。一举而允三义，不亦善乎？"乃立庙于太庙路西。

9 燕主垂进军围长子。西燕主永欲奔后秦，侍中兰英曰："昔石虎伐龙都，太祖坚守不去[9]，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厌苦兵革，终不能顿兵连岁以攻我也；但当城守以疲之。"永从之。

10 秦主登遣其子汝阴王宗为质于河南王乾归以请救，进封乾归梁王，纳其妹为梁王后；乾归遣前军将军乞伏益州等帅骑一万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归兵，后秦主兴自安定如泾阳，与登战于山南，执登，杀之。悉散其部众，使归农业；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以李后赐姚晃。益州等闻之，引兵还。秦太子崇奔湟中[10]，即帝位，改元延初；谥登曰高皇帝，庙号太宗。

11 后秦安南将军强熙、镇远将军强多叛，推窦冲为主。后秦主兴自将讨之，军至武功[11]，多兄子良国杀多而降，熙奔秦州，冲奔汧川[12]，汧川氐仇高执送之。

12 三河王光以子覆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

13 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为皇太后，居崇训宫。

【注释】

①壬子：六月甲辰朔，无壬子。

②"追尊"句：郑氏为晋元帝司马睿的妃子、简文帝司马昱的母亲、孝武帝的祖母，故追尊为"简文宣太后"。

③太子前率：职官名，太子前卫率的简称。

④伉俪：配偶、妻子，古时多指正妃、嫡妻。　　先帝：指晋元帝。

⑤罔极：没有穷尽。语出《诗经·小雅·蓼莪篇》"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后世常用来指代父母养育之恩。

⑥寝庙：古代宗庙中的寝（放置祖先衣冠的后殿）和庙（供祖先牌位的前殿）的合称。

⑦严祢（nǐ拟）：尊敬父亲。祢，古时父死在宗庙中立牌位后的称谓。

⑧"系子"句：意为把儿子（简文帝）的谥号加在母亲（宣太后）的名号之前。

⑨"太祖"句：太祖，指慕容皝。慕容皝坚守龙都之事，见本书第96卷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

⑩湟中：地名，指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

⑪武功：县名，治今陕西眉县东四十里渭河南岸。

⑫汧（qiān牵）川：河流名，又作汧水，即今陕西西部渭河支流千水。

【译文】

7 后秦太子姚兴这时才发布讣告，在槐里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皇初；于是前往安定，给后秦君主姚萇定谥号为武昭皇帝，庙号为太祖。

8 六月，壬子日，追尊会稽王太妃郑氏为简文宣太后。臣属们认为宣太后附祭在元帝庙堂中，太子前率徐邈说："宣太后在当时不是先帝的正妃；到了子孙的时候，怎么能替父祖确立配偶呢？"国学明教东莞人臧燾说："现在尊号已经确立，对先辈养育之恩的追念心情已经表达；另外建立庙堂，尊崇父庙的含义就可以显现；把儿子的称号加在前面，借以说明尊贵的来由。一个举动而合乎三方面的义理，不也是很好的吗？"于是在太庙的西面建立一座宣太后的

庙堂。

9 燕国君主慕容垂进军包围长子。西燕君主慕容永打算投奔后秦,侍中兰英说:"从前石虎征伐龙都,太祖坚守城池,不肯离开,终于奠定了大燕的基础。现在慕容垂已是七十岁的老头子,厌倦战争,终究不能长年累月地驻扎在这里攻打我们;我们只应当坚守城池,来拖垮他们。"慕容永听从了他的建议。

10 秦国君主苻登派遣他的儿子汝阴王苻宗到河南王乞伏乾归那里做人质,来请求救援,晋封乞伏乾归的梁王,把妹妹嫁给他为梁王后;乞伏乾归派遣前军将军乞伏益州等人率领一万骑兵救援苻登。秋,七月,苻登率领军队出去迎接乞伏乾归的军队,后秦君主姚兴从安定前来往泾阳,和苻登在马毛山南面交战,捉住苻登,杀了他。把他的部众全部遣散,让他们回去从事农业;将阴密三万多户迁到长安,把苻登的李皇后赏赐给姚晃。乞伏益州等人听说后,率领军队返回。秦国太子姚崇逃往湟中,登上皇帝位,改年号为延初;给苻登定谥号为高皇帝,庙号为太宗。

11 后秦安南将军强熙、镇远将军强多反叛,推举窦冲为首领。后秦君主姚兴亲自率军讨伐他们,军队到达武功,强多的哥哥的儿子强良国杀死强多,投降姚兴,强熙逃往秦州,窦冲逃往汧川,汧川氐人仇高捉住窦冲,送给后秦。

12 三河王吕光委派儿子吕覆担任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命令大臣的子弟随同前往。

13 八月,十六日,尊奉皇太妃李氏为皇太后,住在崇训宫。

14 西燕主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于雍州刺史郗恢,并献玉玺一纽。恢上言:"垂若并永,为患益深,不如

两存之，可以乘机双毙。”帝以为然，诏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孙也。永恐晋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来为质，平规追亮及于高都[1]，获之。永又告急于魏，魏王珪遣陈留王虔、将军庾岳帅骑五万东渡河，屯秀容以救之[2]。虔，纥根之子也。晋、魏兵皆未至，大逸豆归部将伐勤等开门内燕兵，燕人执永，斩之，并斩其公卿大将刁云、大逸豆归等三十余人，得永所统八郡七万余户及秦乘舆、服御、伎乐、珍宝甚众。燕主垂以丹杨王瓒为并州刺史，镇晋阳；宜都王凤为雍州刺史，镇长子。永尚书仆射昌黎屈遵、尚书阳平王德、秘书监中山李先、太子詹事渤海封则、黄门郎太山胡母亮、中山郎张腾、尚书郎燕郡公孙表皆随才擢叙。

九月，垂自长子如邺。

15 冬，十月，秦主崇为梁王乾归所逐，奔陇西王杨定。定留司马邵强守秦州，帅众二万与崇共攻乾归，乾归遣凉州牧轲弹、秦州牧益州、立义将军诘归帅骑三万拒之。益州与定战，败于平州[3]，轲弹、诘归皆引退，轲弹司马翟瑥奋剑怒曰：“主上以雄武开基[4]，所向无敌，威振秦、蜀。将军以宗室居元帅之任，当竭力致命以佐国家，今秦州虽败，二军尚全，奈何望风退衄[5]，将何面以见主上乎？瑥虽无任，独不能以便宜斩将军乎？”轲弹谢曰：“向者未知众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爱死？”乃帅骑进战，益州、诘归亦勒兵继之，大败定兵，杀定及崇，斩首万七千级。乾归于是尽有陇西之地。

定无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称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谥定为武王;仍遣使来称藩。秦太子宣奔盛,分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

16 燕主垂东巡阳平、平原,命辽西王农济河,与安南将军尹国略地青·兖,农攻廪丘,国攻阳城,皆拔之。东平太守韦简战死,高平、泰山、琅邪诸郡皆委城奔溃,农进军临海,遍置守宰。

17 柔然曷多汗弃其父[6],与社仑率众西走;魏长孙肥追之,及于上郡跋那山[7],斩曷多汗。社仑收其余众数百,奔匹候跋,匹候跋处之南鄙。社仑袭匹候跋,杀之;匹候跋子启跋、吴颉等皆奔魏。社仑掠五原以西诸部,走度漠北。

18 十一月,燕辽西王农败辟闾浑于龙水[8],遂入临淄。十二月,燕主垂召农等还。

19 秦主兴遣使与燕结好[9],并送太子宝之子敏于燕,燕封敏为河东公。

20 梁王乾归自称秦王[10],大赦。

【注释】

①高都:县名,治今山西晋城。

②秀容:地名,在今山西朔县北。

③平州:地名,据《晋书·乞伏乾归载记》,当"平川"。译文据改。平川,在今甘肃礼县北。

④主上:指乞伏乾归。

⑤衄(nù 恧):同"朒",退缩之意。

⑥"柔然"句:柔然投降魏国,见本书第107卷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

⑦跋那山：山名，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

⑧龙水：河流名，在今山东益都南。

⑨"秦王"句：《通鉴》从本处开始，称后秦为"秦"。

⑩"梁王"句：乞伏乾归所建立的秦国，史称"西秦"。

【译文】

14 西燕王慕容永处境危急，派遣他的儿子常山公慕容弘等人向晋国雍州刺史郗恢求救，并献上一颗玉玺。郗恢上奏章说："慕容垂如果吞并慕容永，造成的祸患更加深重，不如让他们同时并存，可以利用时机除掉他们双方。"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诏令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援西燕。庾楷，是庾亮的孙子。慕容永担心晋国军队不会出动，又派遣他的太子慕容亮到晋国来做人质，燕国将领平规追赶慕容亮，在高都追上慕容亮后擒获了他。慕容永又向魏国告急，魏王拓跋珪派遣陈留公拓跋虔、将军庾岳率领五万骑兵，向东渡过黄河，驻扎在秀容，来救援慕容永。拓跋虔，是拓跋纥根的儿子。晋国、魏国的军队都还没到来，大慕容逸豆归的部将伐勤等人打开城门，放进燕国军队，燕国人捉住慕容永，杀了他。并杀死公卿、大将刁云、大慕容逸豆归等三十多人，获得慕容永所统辖的八郡七万多户，以及秦国的皇帝车驾、服饰、歌女乐器、奇珍异宝，数量多不胜数。燕国君主慕容垂委派丹杨王慕容瓒担任并州刺史，镇守晋阳；宜都王慕容凤担任雍州刺史，镇守长子。慕容永的尚书仆射昌黎人屈遵、尚书阳平王慕容德、秘书监中山人李先、太子詹事渤海人封则、黄门郎太山人胡母亮、中书郎张腾、尚书郎燕郡人公孙表都依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

九月，慕容垂从长子前往邺城。

15 冬，十月，秦国君主姚崇被梁王乞伏乾归驱逐，投奔陇西王杨定。杨定留下司马邵强守卫秦州，率领二万军队和姚崇一同攻打乞伏乾归。乞伏乾归派遣凉州牧乞伏轲弹、秦州牧乞伏益州、立义将

军越质诘归率领三万骑兵抵御。乞伏益州和杨定交战，在平川失败，乞伏轲弹、越质诘归都率军撤退，乞伏轲弹的司马翟瑥拔出剑来愤怒地说："主上凭着英勇威武开创基业，所到之处无人可以抵挡，声威震撼秦、蜀地区。将军以宗室身分担当主帅的大任，应当竭尽全力，拼死命地辅佐国家。现在秦州虽然失败，两支军队还完整无损，为什么听到风声就退却，这样将有什么脸面去见主上呢？我虽然没有职权，难道不能见机行事，杀死将军吗？"乞伏轲弹道歉说："先前不知众人的心意怎么样。如果真像你所说的，我怎敢顾惜生命？"于是率领骑兵进军交战，乞伏益州、越质诘归也率领军队紧随其后，把杨定的军队打得大败，杀死杨定和姚崇，斩下首级一万七千颗。乞伏乾归因此而完全占有了陇西地区。

杨定没有儿子，他的叔父杨佛狗的儿子杨盛，原先守卫仇池，这时就自称为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给杨定定谥号为武王；随之派遣使者到晋国称臣。秦国太子姚宣投奔杨盛，把氐人、羌人分为二十部，设置护军，各自镇守防卫，不再设置郡县。

16 燕国君主慕容垂向东巡视阳平、平原，命令辽西王慕容农渡过黄河，和安南将军尹国去攻取青州、兖州，慕容农攻打廪丘，尹国攻打阳城，都攻下来了。晋国东平太守韦简战死，高平、泰山、琅邪各郡都放弃城池逃跑，慕容农进军，直到海边，各处都设置郡守县令。

17 柔然部落首领郁久闾曷多汗抛弃他的父亲，和郁久闾社仑率领部众向西逃跑；魏国将领长孙肥追击，在上郡的跋那山追上，杀了郁久闾曷多汗。郁久闾社仑收集残余的部众几百人，投奔郁久闾匹候跋，郁久闾候跋把他安置在南部边境。郁久闾社仑袭击郁久闾匹候跋，杀了他；郁久闾匹候跋的儿子郁久闾启跋、郁久闾吴颜等人都逃往魏国。郁久闾社仑掳掠五原以西各郡，逃到了大沙漠以北地区。

18 十一月，燕国辽西王慕容农在龙水打败辟闾浑，于是进入临

淄。十二月，燕国君主慕容垂召慕容农等人返回。

19 秦国君主姚兴派遣使者和燕国缔结友好关系，并把燕国太子慕容宝的儿子慕容敏送回，燕国封慕容敏为河东公。

20 梁王乞伏乾归自称秦王，大赦境内。

二十年

1 春，正月，燕主垂遣散骑常侍封则报聘于秦；遂自平原狩于广川、勃海、长乐而归[1]。

2 西秦王乾归以太子炽磐领尚书令，左长史边芮为左仆射，右长史秘宜为右仆射，置官皆如魏武、晋文故事，然犹称大单于、大将军。边芮等领府佐如故。

3 薛干太悉伏自长安亡归岭北。上郡以西鲜卑杂胡皆应之。

4 二月，甲寅，尚书令陆纳卒。

5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6 皇太子出就东宫，以丹杨尹王雅领少傅。

时会稽王道子专权奢纵，嬖人赵牙本出倡优，茹千秋本钱唐捕贼吏，皆以谄赂得进。道子以牙为魏郡太守[2]，千秋为骠骑咨议参军。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功用巨万。帝尝幸其第，谓道子曰："府内乃有山，甚善；然修饰太过。"道子无以对。帝去，道子谓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为，尔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营作弥甚。千秋卖官招权，聚货累亿。博平令吴兴闻人奭上疏言之，帝益

恶道子,而逼于太后,不忍废黜。乃擢时望及所亲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内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国宝及国宝从弟琅邪内史绪以为心腹。由是朋党竞起,无复曩时友爱之欢矣[3];太后每和解之。中书侍郎徐邈从容言于帝曰:"汉文明主,犹悔淮南[4];世祖聪达,负愧齐王[5];兄弟之际,实为深慎。会稽王虽有酣媟之累[6],宜加弘贷,消散群议;外为国家之计,内慰太后之心。"帝纳之,复委任道子如故。

7 初,杨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袭据上邽;夏,四月,西秦王乾归遣乞伏益州帅骑六千讨之。左仆射边芮、民部尚书王松寿曰:"益州屡胜而骄,不可专任,必以轻敌取败。"乾归曰:"益州骁勇,诸将莫及,当以重佐辅之耳。"乃以平北将军韦虔为长史,左禁将军务和为司马。至大寒岭[7],益州不设部伍,听将士游畋纵饮,令曰:"敢言军事者斩!"虔谏不听,乳逆击,大破之。

【注释】

①广川:郡名,治今河北枣强东南。

②魏郡:侨置郡名,治所在建康,下有肥县、元氏二侨县。

③曩(xiǎng 响):从前、旧时。

④"汉文"句:指汉文帝对废黜淮南王刘长而刘长绝食身亡深感后悔的事,详见本书第14卷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

⑤"世祖"句:指晋武帝外放齐王司马攸致使司马攸愤怨而死之事,详见本书第81卷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

⑥媟(xiè 卸):轻慢、不恭敬。

⑦大寒岭:山名,在今甘肃天水市西。

【译文】

二十年(乙未,公元395年)

1 春,正月,燕国君主慕容垂派遣散骑常侍封则到秦国回访;慕容垂从平原到广川、勃海、长乐,沿途打猎而归。

2 西秦王乞伏乾归委派太子乞伏炽磐兼任尚书令,左长史边芮担任左仆射,右长史秘宜担任右仆射,设置文武官员都仿照魏武帝、晋文帝的旧例,但仍自称大单于、大将军。边芮等人仍如往日一样兼任大单于府、大将军府的职位。

3 薛干部落首领太悉伏从长安逃回九嵕岭以北。上郡以西的鲜卑和各类胡人都起兵响应他。

4 二月,初四,尚书令陆纳去世。

5 三月,初一,发生日食。

6 皇太子从皇宫出去住进东宫,委派丹杨尹王雅兼任太子少傅。

这时,会稽王司马道子独揽大权,奢侈放纵,受宠信的人赵牙本来是歌舞杂技艺人,茹千秋本来是钱唐县搜捕盗贼的小吏,都因谄媚贿赂得到重用。司马道子委派赵牙担任魏郡太守,茹千秋担任骠骑咨议参军。赵牙为司马道子建造豪华住宅,筑假山,挖水池,人工费用上万万。皇帝曾经前往司马道子的府第,对司马道子说:"府第内竟然有山,太好了;不过整修装饰得太过分了一些。"司马道子无话可答。皇帝离开后,司马道子对赵牙说:"主上如果山是人工造成的,你就一定会被处死了!"赵牙说:"有您在,我怎么敢死呢?"土木工程更加扩展。茹千秋拍卖官位招揽权势,聚敛财货高达几亿。博平令吴兴人闻人奭上奏疏提到这些事,皇帝更加厌恶司马道子,但迫于太后的压力,不忍心废黜司马道子,就提升当时有名望的人和亲信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人,让他们担任朝廷内外重要职务,来防范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引用王国宝和王国宝的堂弟琅邪内史王绪做心腹。因此,党派竞相出现,不再有往日那种友爱的欢乐;太后时常从中加以调解。中书侍郎徐邈心平气和地向皇

帝进言说："汉文帝是位贤明的君主，还对淮南王的绝食身亡感到后悔；世祖聪明豁达，也对齐王愤怨而死深感有愧；兄弟之间，实在应该十分慎重。会稽王虽然有酗酒轻慢的毛病，应该宽厚地予以谅解，消除众人的议论；这对外是为国家考虑，对内是安慰太后的心。"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又对司马道子像往日一样信任重用。

7 当初，杨定战死时，天水人姜乳袭击，占据上邽；夏，四月，西秦王乞伏乾归派遣乞伏益州率领六千骑兵讨伐他。左仆射边芮、民部尚书王松寿说："乞伏益州因屡次取胜而骄傲，不能让他独当一面，否则，必定会因轻视敌人而招致失败。"乞伏乾归说："乞伏益州英勇善战，各将领没有赶得上的，只是应该委派得力助手辅佐他而已。"于是委派平北将军韦虔担任左长史，左禁将军务和担任司马。到达大寒岭，乞伏益州不加戒备，听凭将领士兵打猎、纵情饮酒，下令说："胆敢谈论军中事务的，斩首！"韦虔等人规劝，不被采纳，姜乳出兵迎战，把乞伏益州打得大败。

8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诸部。五月，甲戌[1]，燕主垂遣太子宝、辽西王农、赵王麟帅众八万，自五原伐魏，范阳王德、陈留王绍别将步骑万八千为后继。散骑常侍高湖谏曰："魏与燕世为婚姻，彼有内难，燕实存之[2]。其施德厚矣，结好久矣。间以求马不获而留其弟[3]，曲在于我，奈何遽兴兵击之？拓跋涉圭沈勇有谋[4]，幼历艰难，兵精马强，未易轻也。皇太子富于春秋，志果气锐，今委之专任，必小魏而易之，万一不如所欲，伤威毁重，愿陛下深图之！"言颇激切，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

9 六月，癸丑，燕太原元王楷卒。

10 西秦王乾归迁于西城[5]。

11 秋，七月，三河王光帅众十万伐西秦，西秦左辅密贵周、左卫将军莫者羯孤劝西秦王乾归称藩于光，以子敕勃为质。光引兵还，乾归悔之，杀周及羯孤。

12 魏张衮闻燕军将至，言于魏王珪曰："燕狃于滑台、长子之捷[6]，竭国之资力以来，有轻我之心，宜羸形以骄之，乃可克也。"珪从之，悉徙部落畜产，西渡河千余里以避之。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穄田百余万斛[7]，置黑城[8]，进军临河，造船为济具。珪遣右司马许谦乞师于秦。

13 秃发乌孤击乙弗、折掘等诸部，皆破降之，筑廉川堡而都之[9]。广武赵振，少好奇略，闻乌孤在廉川，弃家从之。乌孤喜曰："吾得赵生，大事济矣！"拜左司马。三河王光封乌孤为广武郡公。

14 有长星见自须女[10]，至于哭星[11]。帝心恶之，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有万岁天子邪？"

【注释】

①甲戌：五月己卯朔，无甲戌。

②"彼有"二句：燕助魏平定内难事，见本书第106卷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第107卷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公元386、387年）。

③"间以"句：燕为向魏索取马匹而扣留拓跋圭之弟拔跋觚，事见本书第107卷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

④拓跋涉圭：即拔跋圭，圭字涉圭。

⑤西城：城名，即苑川城，在今甘肃榆中东北，有东、西二城相对。

⑥狃(niǔ 扭):因袭、拘泥。

⑦穄(jì 祭):穄子,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形状跟黍子相似,但子实不黏。

⑧黑城:城名,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

⑨廉川堡:城名,在今青海民和西北。

⑩长星:光芒最长的彗星。有时二三丈,有时十丈,有时则划破晴空,从天的这一边直到天的那一边。 须女:星座名,即女宿,有星四颗,在织女星之南。须,是贱妾的称呼,故古代星象学家认为须女星座掌管、预示低贱事务。

⑪哭星:主死丧的星宿。古代星象学家认为虚宿二星、危宿三星分别为二十八宿中北方玄武的第四、第五宿)属于哭星。

【译文】

8 魏王拔跋珪背叛燕国,侵犯威逼归附燕国的各个部落。五月,甲戌日,燕国君主慕容垂派遣太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率领八万军队,从五原出发去讨伐魏国,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另外率领步兵骑后一万八千人做后续部队。散骑常侍高湖规劝说:"魏国和燕国世代联姻,他们有内乱,燕国前往拯救,施予的恩德够深厚的了,缔结友好关系的时间够长久的了。最近因索取马匹没得到而扣留魏国君主的弟弟,理亏的一方在于我们,为什么急忙地发兵攻打他们?拔跋涉圭沉着勇敢,很有谋略,年幼时经历过艰难困苦,兵强马壮,不可以轻视。皇太子年纪还轻,心意刚烈,气势锐利,现在把独当一面的重任交给他,必然小看魏国而轻敌,万一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就会损伤威望、败坏大事,希望陛下深入地考虑这件事!"言辞非常激烈直率,慕容垂发怒,免除高湖的官职。高湖,是高泰的儿子。

9 六月,初五,燕国太原元王慕容楷去世。

10 西秦王乞伏乾归把都城迁到西城。

11 秋,七月,三河王吕光率领十万军队征伐西秦,西秦左辅密贵周、左卫将军莫者羯瓶劝说西秦王乞伏乾归向吕光称臣,以儿子乞伏敕勃做人质。吕光率领军队返回,乞伏乾归后悔,杀了密贵周和

莫者殺瓶。

12 魏国张衮听说燕国军队将要到来，向魏王拓跋珪进言说："燕国人陶醉在滑台、长子大胜的欢乐中，动用全国所有的物资人力前来，有轻视我们的心理，我们应该显示出怯懦的样子来使他们骄傲，才可以取胜。"拓跋珪听从了他的建议，迁徙所有的部众和牲畜，向西渡过黄河，逃出一千多里来躲避燕国军队。燕国军队到达五原，降服魏国的旁支部落三万多家，收割稼子一百多万斛，构筑黑城，进军到黄河边，建造船只做渡河的工具。拓跋珪派遣右司马许谦向秦国请求出兵援助。

13 秃发乌孤攻打乙弗、折掘等各部落，都打败了他们并使他们归降，修筑廉川堡作为都城。广武人赵振，自幼喜好钻研奇计异谋，听说秃发乌孤在廉川堡，抛弃家庭去跟从他。秃发乌孤高兴地说："我得到赵先生，大事可以成功了！"任命他为左司马。三河王吕光封秃乌孤为广武郡公。

14 长星在须女星座出现，划破晴空直到哭星所在天际。皇帝心中厌恶，在华林园举着酒杯祝福它说："长星，劝你一杯酒；自古以来，哪有活到一万岁的天子呢？"

15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进军临河。燕太子宝列兵将济，暴风起，漂其般数十艘泊南岸。魏获其甲士三百余人，皆释而遣之。

宝之发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尽执之。宝等数月不闻垂起居，珪使所执使者临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归？"宝等忧恐，士卒骇动。

珪使陈留公虔将五万骑屯河东，东平公仪将十万骑屯河北[1]，略阳公遵将七万骑塞燕军之南。遵，寿鸠之子也。秦主兴遣杨佛嵩将兵救魏。

燕术士靳安言于太子宝曰："天时不利，燕必大败，速去可免。"宝不听。安退，告人曰："吾辈皆当弃尸草野，不得归矣！"

燕、魏相持积旬，赵王麟将慕舆嵩等以垂为实死，谋作乱，奉麟为主；事泄，嵩等皆死，宝、麟等内自疑。冬，十月，辛未，烧船夜遁。时河冰未结，宝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设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风，冰合，魏王珪引兵济河，留辎重，选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

燕军至参合陂[2]，有大风，黑气如堤，自军后来，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暴迅，魏兵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以去魏军已远，笑而不应。昙猛固请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师徒之盛，足以横行沙漠，索虏何敢远来？而昙猛妄言惊众，当斩以徇！"昙猛泣曰："苻氏以百万之师[3]，败于淮南，正由恃众轻敌，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劝宝从昙猛言，宝乃遣麟帅骑三万居军后以备非常。麟以昙猛为妄，纵骑游猎，不肯设备。宝遣骑还调魏兵[4]，骑行十余里，即解鞍寝。

魏军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参合陂西。燕军在陂东，营于蟠羊山南水上[5]。魏王珪夜部分诸将，掩覆燕军，士卒衔枚束马口潜进[6]。丙戌，日出，魏军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将东引，顾见之，士卒大惊扰乱。珪纵兵击之，燕兵走赴

水，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略阳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禽，其遗迸去者不过数千人，太子宝等皆单骑仅免。杀燕右仆射陈留悼王绍，生禽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等文武将吏数千人，兵甲粮货以巨万计。道成，垂之弟子也。

魏王珪择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广川贾闰、闰从弟骠骑长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晁崇等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还，以招怀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众强盛，今倾国而来，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杀之，则其国空虚，取之为易。且获寇而纵之，无乃不可乎？"乃尽坑之。十二月，珪还云中之盛乐[7]。

燕太子宝耻于参合之败，请更击魏。司徒德言于燕主垂曰："虏以参合之捷，有轻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将为后患。"垂乃以清河公会录留台事，领幽州刺史，代高阳王隆镇龙城；以阳城王兰汗为北中郎将，代长乐公盛镇蓟，命隆，盛悉引其精兵还中山，期以明年大举击魏。

16 是岁，秦王兴封其叔父绪为晋王，硕德为陇西王，弟崇为齐王，显为常山公。

【注释】

①"珪使"句：河东、河北都在河套地区，没有越过黄河。

②参合陂：地名，在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岱海。

③苻氏：指前秦苻坚。

④诩(xiòng 兄去)：刺探。

⑤蟠羊山:山名,在今内蒙古兴和西南。

⑥衔枚:古代军队秘密行动时,让兵士口中横衔着枚(像筷子一样的东西),以免喧哗。

⑦盛乐:城名,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

【译文】

15 八月,魏王拓跋珪在黄河以南训练军队;九月,进军到黄河边。燕国太子慕容宝部署军队准备渡河,暴风突然刮起,漂走几十艘船只,停靠到南岸。魏国擒获燕国披甲的战士三百多人,都释放遣送回去。

慕容宝从中山出发时,燕国君主慕容垂已经生病,到达五原后,拓跋珪派人在中山到五原的路途上拦截,遇到使者,全都抓获起来。慕容宝等人几个月没有听到慕容垂的生活起居情况,拓跋珪差遣抓获来的使者到黄河边告诉慕容宝说:"你的父亲已经死了,为什么不早日回去呢?"慕容宝等人忧虑恐慌,兵士震骇骚动。

拓跋珪命令陈留公拓跋虔率领五万骑兵驻扎在黄河东岸,东平公拓跋仪率领十万骑兵驻扎在黄河北岸,略阳公拓跋遵率领七万骑兵堵住燕国军队的南面。拓跋遵,是拓跋寿鸠的儿子。秦国君主姚兴派遣杨佛率领军队救援魏国。

燕国的方术之士靳安向太子慕容宝进言说:"天时不利,燕国必然大败,迅速离开可以避免。"慕容宝不听从,靳安退下来,告诉别人说:"我们这些人的尸体都将被抛弃在野外,不能回去了!"

燕国、魏国互相对峙了几十天,赵王慕容麟的部将慕舆嵩以为慕容垂真的死了,阴谋作乱,拥戴慕容麟为君主;事情泄露,慕舆嵩等人都被处死,慕容宝、慕容麟等人心中互相猜疑。冬,十月,二十五日,烧毁船只,在夜晚逃走。当时黄河上的冰没有冻结,慕容宝认为魏国军队必定不能渡河,不派人放哨。十一月,初三,狂风大作,黄河的冰冻结在一起,魏王拓跋珪率领军队渡过黄河,留下轻重装

备，挑选二万多精锐的骑兵急速追击燕国军队。

燕国军队到达参合陂，大风陡起，一股黑气如同堤岸，从军队的后面涌来，笼罩整个军队。僧人支昙猛向慕容宝进言说："大风和黑气迅猛异常，是魏国军队将要到来的征兆，应该派遣军队防御他们。"慕容宝认为离开魏国军队已经很远了，笑了一笑，不作回答。支昙猛不断地请求，慕容麟发怒说："凭着殿下的神明威武，军队的强盛，足以在沙漠上纵横驰骋，索虏怎敢远路追来？可是支昙猛用荒诞的言论恐吓众人，应该砍头示人！"支昙猛哭着说："苻氏拥有一百万军队，在淮水以南失败，正是因为仗恃人多轻视敌人，不相信天理的缘故！"司徒慕容德劝告慕容宝听从支昙猛的意见，慕容宝才派遣慕容麟率领二万骑兵走在军队的后面，来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慕容麟认为支昙猛的话荒诞无稽，放纵骑兵游玩打猎，不肯设置哨卫防备。慕容宝派遣骑兵回头侦探魏国军动向，骑走了十多里，就解下马鞍睡觉了。

魏国军队早晚赶路，初九，黄昏，到达参合陂后面。燕国军队在参合陂东面，军营安扎在蟠羊山南麓河旁。魏王拓跋珪在夜晚部署各将领，偷袭燕国军队，兵士口中含枝，扎紧马口，秘密前进。初十，太阳升起，魏国军队登上山头，下面对着燕国军营；燕国军队准备向东撤退，回头看见魏国军队，兵士大惊失色，混乱不堪。拓跋珪指挥军队攻打，燕国兵士逃跑，跳入水中，人撞马挤，被压死淹死的人以万计数。略阳公拓跋遵率领兵士前面拦击，燕国兵士四五万人，立刻放下兵器束手就擒，逃出去的不过几千人，太子慕容宝等人都单人匹马逃跑，仅仅幸免一死。杀死燕国右仆射陈留悼王慕容绍，活捉鲁阳王慕容倭奴、桂林王慕容道成、济阴公尹国等文官武将几千人，兵器铠甲、粮食财货以亿计数。慕容道成，是慕容垂的弟弟的儿子。

魏王拓跋珪从燕国臣属中选择有才能的人，代郡太守广川人贾闰、贾闰的堂弟骠骑长史昌黎太守贾彝、太史郎晁崇等人留下来

任用，其余的打算一律发给衣服粮食后遣送回去，来招引怀柔中原的人民。中部大人王建说："燕军军队强盛，现在集中全国人力财力前来，我们幸运地获得大胜，不如全部杀了他们，这样他们内部空虚，攻取他们就容易了。而且擒获贼寇之后放了他们，恐怕不可以吧？"于是把他们全部活埋了。十二月，拓跋珪回到云中的盛乐。

燕国太子慕容宝对参合陂的失败感到羞耻，请求再次攻打魏国。司徒慕容德向燕国君主慕容垂进言说："敌寇因参合陂的胜利，有轻视太子的心理，应该凭借陛下的神奇谋略来降服他们，否则，将成为后患。"慕容垂于是委派清河公慕容会总领留台事务，兼任幽州刺史，代替高阳王慕容隆镇守龙城；委派阳城王兰汗担任北中郎将，代替长乐公慕容盛镇守蓟城；命令慕容隆、慕容盛率领所有精锐部队回到中山，计划明年大举进攻魏国。

16 这一年，秦国君主姚兴封他的叔父姚绪为晋王，姚硕德为陇西王，弟弟姚崇为齐公，姚显为常山公。

二十一年

1 春，正月，燕高阳王隆引龙城之甲入中山，军容精整，燕人之气稍振。

2 休官权万世帅众降西秦。

3 燕主垂遣征东将军平规发兵冀州。二月，规以博陵、武邑、长乐三郡兵反于鲁口，其从子冀州刺史喜谏，不听。规弟海阳令翰亦起兵于辽西以应之[1]。垂遣镇东将军馀嵩击规，嵩败死。垂自将击规，至鲁口，规弃众，将妻子及平喜等数十人走渡河，垂引兵还。翰引兵趣龙城，清河公会遣

东阳公根等击翰，破之，翰走山南[2]。

4 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阳王德守中山，引兵密发，逾青岭[3]，经天门[4]，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云中。魏陈留公虔帅部落三万余家镇平城；垂至猎岭[5]，以辽西王农、高阳王隆为前锋以袭之。是时，燕兵新败，皆畏魏，惟龙城兵勇锐争先。虔素不设备，闰月，乙卯，燕军至平城，虔乃觉之，帅麾下出战，败死，燕军尽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诸部闻虔死，皆有贰心，珪不知所适。

垂之过参合陂也，见积骨如山，为之设祭，军士皆恸哭，声震山谷。垂惭愤呕血，由是发疾，乘马舆而进，顿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宝等闻之，皆引还。燕军叛者奔告于魏云："垂已死，舆尸在军。"魏王珪欲追之，闻平城已没，乃引还阴山。

垂在平城积十日，疾转笃，乃筑燕昌城而还[6]。夏，四月，癸未，卒于上谷之沮阳[7]，秘不发丧。丙申，至中山；戊戌，发丧，谥曰成武皇帝，庙号世祖。壬寅，太子宝即位，大赦，改元永康。

五月，辛亥，以范阳王德为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镇邺；辽西王农为都督并·雍·益·梁·秦·凉六州诸军事、并州牧，镇晋阳。又以安定王库傉官伟为太师，夫馀王蔚为太傅。甲寅，以赵王麟领尚书左仆射，高阳王隆领右仆射，长乐公盛为司隶校尉，宜都王凤为冀州刺史。

5 乙卯，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

6 甲子,以望蔡公谢琰为尚书左仆射。

【注释】

①海阳:县名,治今河北滦县西南。

②山南:地名,指白狼山(即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境白鹿山)、徐无山(在今河北玉田东北)一带山区。

③青岭:山名,一名青陉,在今河北迁安北。

④天门:地名,在今河北涞源南。

⑤猎岭:山名,在今山西代县东北。

⑥燕昌城:城名,在今山西大同市西北。

⑦沮阳:县名,治今河北怀来东南。

【译文】

二十一年(丙申,公元396年)

1 春,正月,燕国高阳王慕容隆率领龙城的兵士进入中山,军容雄武整齐,燕国人的气势渐渐振奋。

2 休官部落首领权万世率领部众投降西秦。

3 燕国君主慕容垂派遣征东将军平规从冀州出兵。二月,平规率领博陵、武邑、长乐三郡的军队在鲁口反叛,他的侄儿冀州刺史平喜劝阻,不听从。平规的弟弟海阳令平翰也在辽西起兵响应他。慕容垂派遣镇东将军馀嵩攻打平规,馀嵩战败被杀。慕容垂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平规,到达鲁口,平规丢下部众,率领妻子儿女和平喜等几十人逃过黄河,慕容垂率领军队返回。平翰率领军队赶往龙城,清河公慕容会派遣东阳公慕容根等人攻打平翰,打败了他,平翰逃到山南。

4 三月,二十六日,燕国君主慕容垂留下范阳王慕容德守卫中山,率领军队秘密出发,越过青岭,经过天门,开凿山口,打通道路,行动出乎魏国的意料之外,直奔云中。魏国陈留公拓跋虔率领部落

三万多家镇守平城；慕容垂到达猎岭，委派辽西王慕容农、高阳王慕容隆做前锋，去袭击他们。这时，燕国军队刚遭失败，都畏惧魏国，只有龙城的兵士奋勇争先。拓跋虔一向没有戒备，闰月，十二日，燕国军队到达平城，拓跋虔才发觉，率领部下出城交战，战败被杀，燕国军队收纳了他的所有部属。魏王拓跋珪震惊恐惧，打算逃跑，各部落听说拓跋虔死了，都怀有二心，拓跋珪不知往哪里去为好。

慕容垂经过参合陂时，看到堆积的尸骨如同山头，为他们设立祭奠，兵士们都悲伤地哭泣，哭声震撼山谷。慕容垂惭愧愤恨，吐出血来，因此而发病，躺在两马架成的卧轿上前进，停留在平城西北二十里的地方。太子慕容宝等人听说后，都率领军队返回。燕国军队中的反叛者赶去向魏国报告说："慕容垂已经死了，尸体放在军中的车上。"魏王拓跋珪打算追击，听说平城已经沦陷，于是率领军队回到阴山。

慕容垂在平城停留了十天，病情加重，就在修筑燕昌城后返回。夏，四月，初十，在上谷的沮阳去世，保守秘密，不发布讣告。二十三日，到达中山。二十五日，发布讣告，定谥号为成武皇帝，庙号为世祖。二十九日，太子慕容宝继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永康。

五月，初九，委派范阳王慕容德担任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镇守邺城；辽西王慕容农担任都督并·雍·益·梁·秦·凉六州诸军事、并州牧，镇守晋阳。又委派安定王库傉官伟担任太师，夫馀王馀蔚担任太傅。十二日，委派赵王慕容麟兼任尚书左仆射，高阳王慕容隆兼任右仆射，长乐公慕容盛担任司隶校尉，宜都王慕容凤担任冀州刺史。

5 十三日，委派散骑常侍彭城人刘该担任徐州刺史，镇守邺城。

6 二十二日，委派望蔡公谢琰担任尚书左仆射。

7 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宝，后段后生子朗、鉴[1]，爱诸姬子麟、农、隆、柔、熙。宝初为太子，有美称，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后段后尝言于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为守成之主；今国步艰难，恐非济世之才。辽西、高阳二王，陛下之贤子，宜择一人，付以大业。赵王麟奸诈强愎，异日必为国家之患，宜早图之。"宝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誉之，故垂以为贤，谓段氏曰："汝欲使我为晋献公乎[2]？"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阳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为祸源言之，主上乃以吾为骊姬[3]，何其苦哉！观太子必丧社稷，范阳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尽，其在王乎！"宝及麟闻而恨之。

乙丑，宝使麟谓段氏曰："后常为谓主上不能守大业，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难逼杀其母，况能守先业乎！吾岂爱死，但念国亡不久耳。"遂自杀。宝议以段后谋废適统[4]，无母后之道，不宜成丧。群臣咸以为然。中书令眭邃飏言于朝曰："子无废母之义，汉安思阎后亲废顺帝[5]，犹得配飨太庙，况先后暧昧之言，虚实未可知乎？"乃发丧。

8 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将军王建等击燕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其部落于平城。燕上谷太守开封公详弃郡走。详，虢之曾孙也。

9 丁亥，魏贺太妃卒。

10 燕主宝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6]，校阅户口，罢年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由是士民嗟怨，始有离心。

11 三河王吕光即天王位，国号大凉[7]，大赦，改元龙飞；备置百官，以世子绍为太子，封子弟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书令王详为尚书左仆射，著作郎段业等五人为尚书。

光遣使者拜秃发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乌孤谓使者曰："吕王诸子贪淫[8]，三甥暴虐，远近愁怨，吾安可违百姓之心，受不义之爵乎？吾当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仪，谢而遣之。

12 平规收合余党据高唐，燕主宝遣高阳王隆将兵讨之；东土之民，素怀隆惠，迎候者属路。秋，七月，隆进军临河，规弃高唐走。隆遣建威将军慕容进等济河追之，斩规于济北。平喜奔彭城。

13 纳故中书令王献之女为太子妃。献之，羲之之子也。

14 魏群臣劝魏王珪称尊号，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改元皇始。参军事上谷张恂劝珪进取中原，珪善之。

燕辽西王农悉将部曲数万之并州，并州素乏储偫[9]，是岁旱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诸部护军分监诸胡，由是民夷俱怨，潜召魏军。八月，己亥，魏王珪大举伐燕，步骑四十余万，南出马邑[10]，逾句注[11]，旌旗二千余里，鼓行而进。左将军雁门李栗将五万骑为前驱，别遣将军封真等从东道出军都[12]，袭燕幽州。

【注释】

①"燕主"二句：前燕时，慕容垂娶段氏，段氏遭谗言诬陷而死，垂称帝，追尊段为皇后，其后又娶段氏之妹。为加区别，故分别称为"先段后"、"后段后"。

②"汝欲"句：春秋时，晋国国君献公听信爱妃骊姬的谗言，逼太子申生自

杀而死。

③骊姬(?—公元前677年):春秋时骊戎(今山西晋城西南)之女,晋献公的爱妃。生子奚齐,为让奚齐得位,向献公进谗言,迫使太子自杀。献公卒,奚齐继位,为晋卿里克所杀,骊姬也被杀。

④適(dí 笛)统:正统。適,同"嫡"。

⑤"汉安"句:东汉安帝阎皇后搆谗太子刘保,致使保被废黜。在安帝去世八个月后,因继位者北乡侯刘懿病卒,保被拥立为帝,是为顺帝。在臣属劝说下,顺帝对阎太后仍以母礼相待。事详见本书第50卷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及第51卷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

⑥清浊:指身分的高低贵贱。

⑦"国号"句:吕光所建凉国,史称"后凉"。

⑧"吕王"句:吕光的儿子见于记载的有吕纂、吕弘、吕绍、吕覆。

⑨三甥:吕光的外甥见于记载的仅有石聪,聪诬陷杜进致使进被杀,见本书第107卷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公元388年)。另二人不详。

⑩储偫(zhì 治):储备。

⑪马邑:县名,治今山西朔县。

⑫句(gōu 勾)注:山名,又称陉岭、西陉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

⑬军都:县名,治今北京市昌平西南。

【译文】

7 当初,燕国君主慕容垂的前妻先段后生了儿子慕容令、慕容宝,继室后段后生了儿子慕容郎、慕容鉴,但慕容垂喜爱其他姬妾生的儿子慕容麟、慕容农、慕容隆、慕容柔、慕容熙。慕容宝刚做太子时,有美好的名声,不久就荒怠懈怠,朝廷内外大感失望。后段后曾向慕容垂进言说:"太子遇上太平年代,足以成为一个守住既成大业的君主;现在国家局面艰难,恐怕不是匡时救世的人才。辽西、高阳二王,是陛下贤明的儿子,应从中选择一人,把大业托付给他。赵王慕容麟奸佞狡诈、强悍刚愎,今后必然成为国家的祸患,应该早日想出对付方法。"慕容宝善于巴结慕容垂身边的人,这些人大

多称赞他，所以慕容垂认为慕容宝很贤明，对段氏说："你想使我成为晋献公吗？"段氏哭着退出来，告诉她的妹妹范阳王的妃子说："太子没有才能，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我为国家的前途而进言，主上竟然把我当作骊姬，多么冤枉啊！我看太子一定会断送江山，范阳王有超过一般人的才干气度，如果燕国的国运没有完，大概就落在范阳王的身上吧！"慕容宝和慕容麟听说后都怨恨她。

二十三日，慕容宝派慕容麟去对段氏说："皇后常说主上不能守住大业，现在看到底能不能呢？你应该早点自尽，来保全段氏家族！"段氏发怒说："你们兄弟不把逼死母亲当作难事，还讲什么守住先人业绩呢？我哪里顾惜生命，只是忧虑国家不久就要灭亡而已。"于是自杀。慕容宝同臣属商议，认为段后谋图废黜正统继承人，没有做母亲的道义，不应该举行丧礼。中书令睦邃在朝廷上高声地说："儿子没有废黜母亲的道理，汉朝安思阎皇后亲自废黜顺帝，还能附祭在太庙中，何况已去世皇后模糊不清的话，真假不得而知呢？"于是才为后段后举行丧礼。

8 六月，初一，魏王拓跋珪派遣将军王建等人攻打燕国广宁太守刘亢泥，杀了他，把他的部落迁到平城。燕国上谷太守开封公慕容详放弃郡城逃走。慕容详。是慕容皝的曾孙。

9 十五日，魏国贺太妃去世。

10 燕国君主慕容宝核定士族旧日的簿籍，分辨身份的贵贱，核查户口，撤销被军营苞荫的人户，全部隶属于郡县；因此，官吏民众嗟叹怨恨，开始产生叛离的心意。

11 三河王吕光登上天王位，国号为大凉，大赦境内，改年号为龙飞；设置文武官员，以世子吕绍为太子，封子弟二十人为公侯；委派中书令详担任尚书左仆射，著作郎段业等五人担任尚书。

吕光派遣使者任命秃发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秃发乌孤对使者说："吕王的几个儿子贪婪荒淫，三个外甥残暴凶恶，远近的人愁苦怨恨，我怎么能违背百姓的心愿，接受不合道义

的官职爵位呢？我应当自己做称王称帝的事。"就留下器乐、仪仗，辞谢官职爵位，送他回去。

12 平规收集残余的党羽占据高唐，燕国君主慕容宝派遣高阳王慕容隆率领军队讨伐他；东部地区的民众，一向怀念慕容隆的恩惠，在道路上迎接的接连不断。秋，七月，慕容隆进军到黄河边，平规放弃高唐逃走。慕容隆派遣建威将军慕容进等人渡河追击，在济北杀了平规。平喜逃往彭城。

13 娶从前中书令王献之的女儿为太子妃。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

14 魏国臣属劝魏王拓跋珪称帝，拓跋珪开始建立天子的旌旗，出入都清扫道路，禁止行人，改年号为皇始。参军事上谷人张恂劝说拔跋珪进军攻取中原，拓跋珪赞同他的意见。

燕国辽西王慕容农率领部属几万人到并州，并州一向缺少储备，这一年霜期到得早，民众不能供给他们的粮食，慕容农又派遣各部护军分别监督各胡族部落，因此，汉人夷人都很怨恨，暗中招引魏国军队。八月，二十八日，魏王拓跋珪大规模地征伐燕国，步兵骑兵四十多万，由马邑向南出发，越过句注山，旌旗招展，前后二千多里，敲着战鼓行进。左将军雁门人李栗率领五万骑兵充当前锋，另外派遣将军封真等人，从东路出兵到军都，袭击燕国的幽州。

15 燕征北大将军、幽·平二州牧、清河公会母贱而年长，雄俊有器艺，燕主垂爱之。宝之伐魏也，垂命会摄东宫事、总录，礼遇一如太子。及垂伐魏，命会镇龙城，委以东北之任，国官府佐，皆选一时才俊。垂疾笃，遗言命宝以会为嗣；而宝爱少子濮阳公策，意不在会。长乐公盛与会同

年，耻为之下，乃与赵王麟共劝宝立策，宝从之。乙亥，立妃段氏为皇后，策为皇太子，会、盛皆进爵为王。策年十一，素惫弱[1]，会闻之，心愠怼[2]。

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丧葬于龙城宣平陵[3]，宝诏宙悉徙高阳王隆参佐、部曲、家属还中山，会违诏，多留部曲不遣[4]。宙年长属尊，会每事陵侮之，见者皆知其有异志。

16戊午，魏军至阳曲[5]，乘西山，临晋阳，遣骑环城大噪而去。燕辽西王农出战，大败，奔还晋阳，司马慕舆嵩闭门拒之。农将妻子帅数千骑东走，魏中领将军长孙肥追之，及于潞川，获农妻子。燕军尽没，农被创，独与三骑逃归中山。

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台省，置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悉用儒生为之。士大夫诣军门，无少长，皆引入存慰，使人人尽言，少有才用，咸加擢叙。己未，遣辅国将军奚收略地汾川，获燕丹杨王买德及离石护军高秀和。以中书侍郎张恂等为诸郡太守，招抚离散，劝课农桑。

燕主宝闻魏军将至，议于东堂。中山尹苻谟曰："今魏军众强，千里远斗，乘胜气锐，若纵之使入平土，不可敌也，宜杜险以拒之。"中书令眭邃曰："魏多骑兵，往来剽速，马上资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民，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以待之，彼至无所掠，不过六旬，食尽自退。"尚书封懿曰："今魏兵数十万，天下之勍敌也，民虽筑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粮以资之也。且动摇民心，示之以

弱，不如阻关拒战，计之上也。”赵王麟曰：“魏今乘胜气税，其锋不可当，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于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命辽西王农出屯安喜[6]，军事动静，悉以委麟。

【注释】

①惷(chōng 充)：愚笨。

②怼(duì 对)：怨恨。

③成哀段后：即被慕容宝逼迫而自杀的后段后。

④“多留”句：慕容隆去年从龙城回中山，部属没有带回，慕容会接替隆镇守龙城，又以其为部属，故不受诏遣回。

⑤阳曲：县名，治今山西太原市北阳曲镇。

⑥安喜：县名，治今河北定县东南。

【译文】

15 燕国征北大将军、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慕容会的母亲出身低贱，而他在兄弟中年岁较大，雄壮英俊，有才能，燕国君主慕容垂喜爱他。慕容宝征伐魏国时，慕容垂命令慕容会代理东宫事务、总领朝政，礼仪待遇与太子完全相同。等到慕容垂征伐魏国，命令慕容会镇守龙城，把东北地区的重任交付给他，封国的官员和僚属，都挑选当时有才干声望的人。慕容垂病重，留下遗言命令慕容宝以慕容会为继承人；可是慕容宝喜爱小儿子濮阳公慕容策，心意不在慕容会身上。长乐公慕容盛和慕容会同年出生，以处于慕容会之下的耻辱，就和赵王慕容麟一同劝说慕容宝选立慕容策，慕容宝听从了他们意见。初四，立妃子段氏为皇后，慕容策为皇太子，慕容会、慕容盛都晋升爵位为王。慕容策本年十一岁，一向愚笨，慕容会听说后，心中愤怒怨恨。

九月，章武王慕容宙护送燕国君主慕容垂和成哀段皇后的灵

柩，埋葬在龙城宣平陵，诏令慕容宙把高阳王慕容隆的参谋僚属、私人武装、家属送回中山，慕容会违背诏令，留下私人武装中很多人不送回。慕容宙年纪大、辈份高，慕容会每件事都欺凌侮辱他，看见的人都知道他有反叛的心意。

16十八日，魏国军队到达阳曲，沿着西部山脉，前往晋阳，派遣骑兵围绕城池大声呼喊，然后离去。燕国辽西王慕容农出城交战，被打得大败，逃回晋阳，司马慕舆嵩关闭城门，不放他进入。慕容农带着妻子儿女，率领几千骑兵向东逃跑，魏国中领将军长孙肥追击，追到潞川，擒获慕容农的妻子儿女。燕国军队全部覆没，慕容农受伤，仅和三名骑兵逃回中山。

魏王拓跋珪于是夺取并州。开始设立尚书台等机构，设置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职，都委派儒生担任。士大夫前往军营前，都招进去接见慰劳，使每人都说完想说的话，稍微有点才能，都加以提升录用。十九日，派遣辅国将军奚收攻取汾川，擒获燕国丹杨王慕容买德和离石护军高秀和。委派中书侍郎张恂等人担任各郡太守，招徕、安抚逃散的民众，鼓励耕田种桑。

燕国君主慕容宝听说魏国军队将要到来，在东堂和臣属们商议。中山尹待谟说："现在魏国军队人数多，兵力强，从千里之外来作战，乘胜进军，士气旺盛。如果放他们进入平地，是不可战胜的，应该堵住险要地区，来抵御他们。"中书令睦邃说："魏国骑兵众多，来往迅速，马上携带粮食，不过十来天；应该命令郡县聚集民众，一千家筑一个城堡，挖深壕沟，加高城墙，将四野的财物、粮食清点收藏，来等待他们，他们到达后掠夺不到什么东西，不过六十天，粮食吃光了自然撤退。"尚书封懿说："现在魏国军队几十万，是天下的劲敌，民众虽然构筑城堡，不足以坚守，这是聚集兵士和粮食来资助他们。而且会动摇民心，向他们显示我们的薄弱，不如挡住关隘，来进行抵御，这是上等的策略。"赵王慕容麟说："魏国现在乘胜进军，士气旺盛，锋芒不可抵挡，应该稳固地守卫中山，等到他们出现

漏洞时，再趁机会出击。”于是修筑城墙，聚集粮食，做长久作战的准备。命令辽西王慕容农离开中山，驻扎到安喜，军队中的大小事务，全部委托给慕容麟。

17 帝嗜酒，流连内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进见。张贵人宠冠后宫，后宫皆畏之。庚申，帝与后宫宴，妓乐尽侍；时贵人年近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贵人潜怒。向夕，帝醉，寝于清暑殿，贵人遍饮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赂左右，云“因魇暴崩[1]”。时太子暗弱，会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复推问。王国宝夜叩禁门，欲入为遗诏，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驾，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斩！”国宝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癸亥，有司奏：“会稽王道子宜进位太傅、扬州牧，假黄钺，诏内外众事动静咨之。

安帝幼而不慧[2]，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谨，常侍左右，为之节适[3]，始得其宜。

初，王国宝党附会稽王道子，骄纵不法，屡为御史中丞褚粲所纠。国宝起斋，侔清暑殿，孝武帝甚恶之；国宝惧，遂更求媚于帝而疏道子，帝复宠昵之。道子大怒，尝于内省面责国宝，以剑掷之，旧好尽矣。及帝崩，国宝复事道子，与王绪共为邪谄，道子更惑之，倚为心腹，遂参管朝

权，威震内外，并为时之所疾。

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之深惮之。恭罢朝，叹曰："榱栋虽新[4]，便有黍离之叹[5]！"绪说国宝，因恭入朝，劝相王伏兵杀之[6]，国宝不许，道子欲辑和内外，乃深布腹心于恭，冀除旧恶；而恭每言及时政，辄厉声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协，遂有相图之志。

或劝恭因入朝以兵诛国宝，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马甚盛，党于国宝，惮之，不敢发。王珣谓恭曰："国宝虽终为祸乱，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发，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拥强兵窃发于京辇，谁谓非逆？国宝若遂不改，恶布天下，然后顺众心以除之，亦无忧不济也。"恭乃止。既而谓珣曰："比来视君一似胡广[7]。"珣曰："王陵廷争，陈平慎默[8]，但问岁晏何如耳！"

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王恭还镇，将行，谓道子曰："主上谅暗，冢宰之任，伊、周所难，愿大王亲万机，纳直言，放郑声[9]，远佞人。"国宝等愈惧。

18 魏王珪使冠军将军代人于栗磾、宁朔将军公孙兰帅步骑二万，潜自晋阳开韩信故道[10]。己酉[11]，珪自井陉趋中山。李先降魏，珪以为征东左长史。

19 西秦凉州牧轲弹与秦州牧益州不平，轲弹奔凉。

【注释】

①魇(yǎn 眼)：梦中惊骇、恶梦。

②安帝：即司马德宗(公元 382—418 年)，字德宗，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晋孝武帝长子。太元十二年(公元 387 年)立为皇太子，二十一年继位。

在位二十二年，后被刘裕缢死。　　不慧：白痴。

③节适：加以节制，使饮食穿戴不超过限度。

④榱(cuī崔)栋：椽子与脊檩。

⑤黍离：《诗经·王风》有《黍离》篇，《诗·序》认为是西周灭亡后，周大夫路过从前的宗庙宫室，见到处是禾黍，彷徨不忍离去，就写下这首诗。后世用来表示感慨亡国触景生情之词。

⑥相王：指司马道子。

⑦胡广(公元91—172年)：东汉官吏。字伯始，南郡华容(今湖北监利北)人。安帝时举孝廉，后任司空、司徒、太尉、太傅等职位，历事安、顺、冲、质、桓、灵六帝。谦恭柔媚，熟习典章，时人有"天下中庸有胡公"之谚。本处以胡广比王珣，意思是说王珣像胡广那样，依违于权势之间以保禄位。

⑧"王陵"二句：王陵、陈平都是西汉初大臣，王陵因在朝廷中当面争执而免官，陈平谨慎沉默，最终安定汉王室。

⑨郑声：春秋战国时郑国的俗乐。因音调与雅乐不同，受到儒家攻击，后世因之以"郑声"指代淫荡的乐歌或文学作品。

⑩韩信故道：指公元前204年韩信穿过井陉，消灭赵国时所走的道路。

⑪己酉：十月辛未朔，无己酉。

【译文】

17皇帝喜爱饮酒，整日沉醉在内廷之中，清醒而能处理政事的时间很少，外面的人很难晋见。张贵人在后宫中最受尊宠，后宫的人都怕她。二十日，皇帝和后宫的人宴饮，歌女和乐队在一旁侍候；这时张贵人年岁将近三十，皇帝跟她开玩笑说："你按年龄也应该废掉了，我的心意又爱上了年青的。"贵人暗中发怒，到了晚上，皇帝喝醉了，睡在清暑殿，贵人拿酒给所有的宦官喝，把他们打发走，指使婢女用被子蒙住皇帝的脸，杀死了皇帝，重重地贿赂左右的人，说皇帝"因恶梦惊骇突然逝世"。这时，太子愚昧懦弱，会稽王司马道子昏庸荒淫，就不再加以追究。王国宝夜晚敲宫廷的门，想进去撰写遗诏，侍中王爽拒绝他说："皇帝逝世，皇太子没有到，胆敢进入的斩首！"王国宝才作罢。王爽，是王恭的弟弟。二十一日，太

子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

二十三日，有关官员上奏：会稽王司马道子应该晋升为太傅、扬州牧，赐予黄钺。皇帝下令朝廷内外各项事务，无论大小都要向司马道子咨询。

安帝年幼时是个白痴，口不能讲话，甚至连冷热饥饱也不能分辨，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同母亲的弟弟琅邪王司马德文，禀性恭敬谨慎，常常在左右侍奉，为他安排调节，才使事情比较顺当。

当初，王国宝依附会稽王司马道子，骄横放纵，不守法纪，多次被御史中丞褚粲举发。王国宝建造斋舍，豪华程度相当于清暑殿，孝武帝十分讨厌他；王国宝害怕了，就去向皇帝献媚，而疏远司马道子，皇帝又宠信、亲近他。司马道子大怒，曾在内廷当面斥责王国宝，用剑投掷他，旧日的友好关系完全破裂。等到皇帝去世，王国宝又敬奉司马道子，和王绪一同做奸邪谄媚的事，司马道子又被王国宝所迷惑，把他作为心腹，王国宝于是参与管理朝中大权，声威震动朝廷内外，同时被当时的人民所憎恨。

王恭入京参加孝武帝的葬礼，每每面色严肃，言辞直率，司马道子很惧怕他。王恭在退朝后，叹息说："房舍虽然崭新，却使人有一片荒凉的感觉！"王绪游说王国宝，利用王恭入朝的机会，劝相王埋伏兵士杀掉他，王国宝不同意。司马道子想使朝廷内外团结和谐，于是对王恭用心结交，希望消除旧日的嫌隙；可是王恭每当谈到当时的朝政时，就声色俱厉。司马道子知道王恭不可能合作，于是产生图谋除掉他的心意。

有人劝说王恭利用入朝的机会，动用军队诛杀国宝，王恭因豫州刺史庾楷的兵马十分强盛，依附王国宝，心中害怕，不敢动手。王珣对王恭说："王国宝虽然终将造成祸乱，但叛逆的罪过毕竟没有显露出来，现在急急忙忙地在事先就动手，必定使朝野人士大失所望。况且掌管强大的军队，在京城私自挑起战事，谁不认为是叛逆行为？王国宝如果不肯改过，罪恶布满天下，然后顺应众人的心意

除掉他，也不必担心不能成功。"王恭于是停止行动。不久对王珣说："近来观察你的举动，简直就像胡广。"王珣说："王陵在朝廷中当面争执被免官，陈平谨慎沉默而保住刘氏江山，只管结局如何而已！"

冬，十月，十四日，将孝武帝安葬在隆平陵。王恭回到镇所，出发前，对司马道子说："主上守丧期间，担当总领朝政的大任，这是伊尹、周公都视为难事的，希望大王亲自处理各项事务，接受正直的意见，抛弃淫荡的音乐，疏远奸邪的小人。"王国宝等人更加惧怕。

18 魏王拓跋珪命令冠军将军代郡人于栗磾、宁朔将军公孙兰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秘密从晋阳开通韩信故道。己酉日，拓跋珪从井陉赶往中山。李先投降魏国，拓跋珪委派他担任征东左长史。

19 西秦凉州牧乞伏轲弹和秦州牧乞伏益州有矛盾，乞伏轲弹投奔凉国。

20 魏王珪进攻常山，拔之，获太守苟延；自常山以东，守宰或走或降，诸郡县皆附于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为燕守。十一月，珪命东平公仪将五万骑攻鄴，冠军将军王建、左将军李栗攻信都。戊午，珪进军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阳王隆守南郭，帅众力战，自旦至晡，杀伤数千人，魏兵乃退。珪谓诸将曰："中山城固，宝必不肯出战，急攻则伤士，久围则费粮，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后图之。"丁卯，珪引兵而南。

章武王宙自龙城还，闻有魏寇，驰入蓟，与镇北将军

阳城王兰乘城固守。兰，垂之从弟也。魏别将石河头攻之，不克，退屯渔阳。

珪军于鲁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阳太守崔宏奔海渚。珪素闻宏名，遣骑追求，获之，以为黄门侍郎，与给事黄门侍郎张衮对掌机要，创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魏，珪以为中书令，出纳号令，兼总文诰。

燕范阳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击魏军于邺下，破之，魏军退屯新城[2]。青等请追击之，别驾韩谆曰："古人先计而后战。魏军不可击者四：悬军远客，利在野战，一也；深入近畿，顿兵死地，二也；前锋既败，后阵方固，三也；彼众我寡，四也。官军不宜动者三：自战其地[3]，一也；动而不胜，众心难固，二也；城隍未修，敌来无备，三也。今魏无资粮，不如深垒固军以老之。"德从之，召青还。青，详之兄也。

十二月，魏辽西公贺赖卢帅骑二万会东平公仪攻邺。赖卢，讷之弟也。

魏别部大人没根有胆勇，魏王珪恶之。没根惧诛，己丑，将亲兵数十人降燕，燕主宝以为镇东大将军，封雁门公。没根求还袭魏，宝难与重兵，给百余骑。没根效其号令，夜入魏营，至中仗，珪乃觉之，狼狈惊走，没根以所从人少，不能坏其大众，多获首虏而还。

21 杨盛遣使来请命；诏拜盛镇南将军、仇池公。盛表苻宣为平北将军。

22 是岁，越质诘归帅户二万叛西秦降于秦[4]，秦人处之成纪[5]，拜镇西将军、平襄公。

23 秦陇西王硕德攻姜乳于上邽，乳率众降。秦以硕德为秦州牧，镇上邽；征乳为尚书。强熙、权千成帅众三万共围上邽，硕德击破之，熙奔仇池，遂来奔。硕德西击千成于略阳，千成降。

24 西燕既亡，其所署河东太守柳恭等各拥兵自守。秦主兴遣晋王绪攻之，恭等临河拒守，绪不得济。

初，永嘉之乱，汾阴薛氏聚其族党，阻河自固，不仕刘、石[6]。及苻氏兴，乃以礼聘薛强，拜镇东将军。强引秦兵自龙门济[7]，遂入蒲阪，恭等皆降，兴以绪为并、冀二州牧，镇蒲阪。

【注释】

①晡(bū 通)：申时，即午后三时至五时。

②新城：城名，即公元384年慕容垂攻打鄄城时，在列入(今河北肥乡)建筑的新兴城。

③"自战"句：意谓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一有失败，军队就容易自行溃散。

④"越质"句：越质诘归投降西秦，见本书第107卷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

⑤成纪：县名，治今甘肃静宁西南。

⑥刘、石：刘氏、石氏，指前赵、后赵。

⑦龙门：地名，又名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市南。

【译文】

20 魏王拓跋珪进军攻打常山，攻下来了，擒获了太守苟延；从常山以东，郡守县令有的逃走有的投降，各郡县都归附魏国，只有中山、鄄城、信都三座城池为燕国据守。十一月，拓跋珪命令东平公拓

跋仪率领五万骑兵攻打郾城，冠军将军王建、左将军李栗攻打信都。十九日，拓跋珪进军中山；二十日，攻打中山。燕国高阳王慕容隆守卫南面的城郭，率领众人奋力作战，从早晨到申时，杀伤几千人，魏国军队才撤退。拔跋珪对各将领说："中山城池坚固，慕容宝必定不肯出城交战，猛烈攻打会损伤兵士，长久包围又耗费粮食，不如先夺取郾城、信都，然后想办法攻占中山。"二十八日，拓跋珪率领军队向南开进。

章武王慕容宙从龙城返回，听说魏国军队进犯，骑快马奔进蓟城，和镇北将军阳城王慕容兰登上城头固守。慕容兰，是慕容垂的堂弟。魏国的别部将领石河头攻打蓟城，攻不下来，退到渔阳屯驻。

拓跋珪驻扎在鲁口，博陵太守申永逃到黄河以南，高阳太守崔宏逃往海岛。拓跋珪早就听说过崔宏的名声，派遣骑兵追赶寻找，擒获了他，委任他为黄门侍郎，和给事黄门侍郎张衮一同掌管机密重要的事务，制定各项制度。博陵令屈遵投降魏国，拓跋珪委任他为中书令，对外颁布号令，并负责撰写文告。

燕国范阳王慕容德命令南安王慕容青等人，在夜晚到郾城攻打魏国军队，打败了他们，魏国军队退到新城屯驻。慕容青等人请求追击，别驾韩谆说："古人先作计议再交战。魏国军队不可攻打的理由有四点：孤军深入，野外作战有利，这是第一点；深入到我们的京城近郊，军队驻扎在没有退路的地方，敢于拼命，这是第二点；前锋失败后，后面的阵势还稳固，这是第三点；他们兵士众多，我们人数很少，这是第四点。我们的军队不应出动的理由有三点：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这是第一点；出动后不获得胜利，人心难以稳定，这是第二点；城池没有修整加固，敌人前来时没有准备，这是第三点。现在魏国军队没有物资粮食，不如深挖壕沟、高筑城墙，稳住军心，来拖垮他们。"慕容德听从了他的建议，召慕容青返回。慕容青，是慕容详的哥哥。

十二月，魏国辽西公贺赖卢率领二万骑兵，同东平公拓跋仪会

合后攻打邺城。贺赖卢,是贺讷的弟弟。

魏国旁支部落大人没根有胆识勇气,魏王拓跋珪厌恶他。没根担心被诛杀,二十日,率领几十名亲信士兵投降燕国,燕国君主慕容宝委任他为镇东大将军,封他为雁门公。没根请求回去袭击魏国军队,慕容宝不肯给予大批军队,只给了一百多名骑兵。没根仿效魏国军队的号令,在夜晚闯入魏国军营,到达中军营帐,拓跋珪才发觉,狼狈不堪地仓惶逃跑,没根因所带领的兵士很少,不能击溃魏国大军,只好在斩杀、俘虏不少人后返回。

21 杨盛派遣使者前来请求任命;皇帝下诏任命杨盛为镇南将军、仇池公。杨盛上奏章推荐苻宣为平北将军。

22 这一年,越质诘归率领二万户背叛西秦,投降秦国,秦国人把他安置在成纪,任命他为镇西将军、平襄公。

23 秦国陇西公姚硕德到上邽攻打姜乳,姜乳率领部众投降。秦国委派姚硕德担任秦州牧,镇守上邽;征召姜乳担任尚书。强熙、权千成率领部众三万人,一同包围上邽,姚硕德打败了他们,强熙逃往仇池,于是前来投奔晋国。姚硕德向西到略阳攻打权千成,权千成投降。

24 西燕灭亡后,所委任的河东太守柳恭等人各自聚集军队,固守地盘。秦国君主姚兴派遣晋王姚绪攻打他们,柳恭等人在黄河边抵御防守,姚绪不能渡过黄河。

当初,永嘉之乱时,汾阴人薛氏聚集族人乡党,凭借黄河险要地势,保卫家园,不在刘氏、石氏政权中做官。等到苻氏兴起,才以礼仪延聘薛强,任命他为镇东将军。薛强引导秦国军队从龙门渡河,于是进入蒲阪,柳恭等人全部投降,姚兴委派姚绪担任并、冀二州牧,镇守蒲阪。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九

晋纪三十一　强圉作噩，一年。

安皇帝甲

隆安元年

1 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仆射王珣为尚书令，领军将军王国宝为左仆射，领选；仍加后将军、丹杨尹。会稽王道子悉以东宫兵配国宝，使领之。

2 燕范阳王德求救于秦，秦兵不出，邺中恟惧。贺赖卢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东平公仪节度，由是与仪有隙。仪司马丁建阴与德通，从而构间之，射书入城中言其状。甲辰，风霾[1]，昼晦，赖卢营有火，建言于仪曰："赖卢烧营为变矣。"仪以为然，引兵退；赖卢闻之，亦退；建帅其众诣德降，且言仪师老可击。德遣桂阳王镇、南安王青帅骑七千

追击魏军，大破之。

燕主宝使左卫将军慕舆腾攻博陵，杀魏所置守宰。

王建等攻信都，六十余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凤逾城奔中山。癸亥，信都降魏。

3 凉王光以西秦王乾归数反覆，举兵伐之。乾归群下请东奔成纪以避之，乾归曰："军之胜败，在于巧拙，不在众寡。光兵虽众而无法，其弟延勇而无谋，不足惮也。且其精兵尽在延所，延败，光自走矣。"光军于长最[2]，遣太原公纂等帅步骑三万攻金城；乾归帅众二万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将梁恭等以甲卒万余出阳武下峡[3]，与秦州刺史没弈干攻其东，天水公延以枹罕之众攻临洮、武始、河关[4]，皆克之。乾归使人给延云："乾归众溃，奔成纪。"延欲引轻骑追之，司马耿稚谏曰："乾归勇略过人，安肯望风自溃？前破王广、杨定[5]，皆羸师以诱之。今告者视高色动，殆必有奸，宜整陈而前，使步骑相属，俟诸军毕集，然后击之，无不克矣。"延不从，进，与乾归遇，延战死。稚与将军姜显收散卒，还屯枹罕。光亦引兵还姑臧。

4 秃发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广武，攻凉金城，克之，凉王光遣将军窦苟伐之，战于街亭[6]，凉兵大败。

【注释】

①霾(mái 埋)：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象。

②长最：城名，在今甘肃永登南。

③阳武下峡：地名，在今甘肃靖远县境黄河上。

④河关：县名，治所确址待考，疑在今青海贵德西南。

⑤"前破"句：破杨定，见本书第108卷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王广为鲜卑首领匹兰所执，送于后秦；此时乞伏乾归尚未统国事。乞伏乾归打败王广，当在乞伏国仁之时。

⑥街亭：地名，在今甘肃古浪南庄浪河北岸。

【译文】

晋纪三十一　丁酉（公元397年），一年。

安皇帝甲

隆安元年（丁酉，公元397年）

1春，正月，初一，皇帝举行加冠礼，改年号。委派左仆射王珣担任尚书令；领军将军王国宝担任左仆射，兼管官员升降任免事务；不久加授后将军、丹杨尹。会稽王司马道子把东宫的军队全部调拨给王国宝，命令他掌管。

2燕国范阳王慕容德向秦国请求援助，秦国军队不出动，鄴城中人心恐惧。贺赖卢自认为是魏王拓跋珪的舅舅，不接受东平公拓跋仪的调度，因此和拓跋仪有嫌隙。拓跋仪的司马丁建暗中和慕容德来往，从中加以挑拨离间，写信射入城中，向慕容德说明这些情况。初六，狂风大作，卷起尘土，白天里天色昏暗，贺赖卢军营中有火光，丁建对拓跋仪说："贺赖卢焚烧营地，发生变乱了。"拓跋仪相信了他的话，率领军队后退；贺赖卢听说后，也后退；丁建率领他的部众前往慕容德那里投降，并且说拓跋仪的军队疲惫，可以攻打。慕容德派遣桂阳王慕容镇、南安王慕容青率领七千骑兵追击魏国军队，把魏国军队打得大败。

燕国君主慕容宝命令左卫将军慕舆腾攻打博陵，杀死魏国所设置的郡守县令。

王建等人攻打信都，六十多天没有攻下来，兵士死得很多。二

十二日，魏王拓跋珪亲自攻打信都。二十四日夜晚，燕国宜都王慕容凤翻越城墙，逃往中山。二十五日，信都投降魏国。

3 凉王吕光因西秦王乞伏乾归多次反复无常，调发军队讨伐他。乞伏乾归的臣属请求向东逃往成纪，来加以躲避。乞伏乾归说："军队的胜败，在于指挥的巧妙笨拙，不在于人数多少。吕光的兵士虽然众多，却没有法纪，他的弟弟吕延有勇无谋，不值得畏惧。而且吕光的精锐兵士全在吕延那里，吕延一败，吕光自然逃走了。"吕光驻扎在长最，派遣太原公吕纂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三万多人攻打金城；乞伏乾归率领部众二万人去救援，没有赶到，吕纂等人攻下了金城。吕光又派遣他的将领梁恭等人率领一万多披甲的战士，从阳武下峡出兵，和秦州刺史没弈干攻打乞伏乾归的东部，天水公吕延率领枹罕的军队攻打临洮、武始、河关，都攻下来了。乞伏乾归派人哄骗吕延说："乞伏乾归的部众溃散，逃往成纪。"吕延打算率领轻装的骑兵追击，司马耿稚规劝说："乞伏乾归的勇气谋略超过一般人，哪里肯听到风声就自行溃散？他从前打败王广、杨定，都是用薄弱的军队来引诱他们。现在前来报信的人眼睛向上看，神色不定，恐怕一定有鬼，应该整顿阵势，向前推进，使步兵骑兵相连接，等到各支军队全部集中，然后攻打，没有不成功的。"吕延不听从，进军，和乞伏乾归相遭遇，吕延战死。耿稚和将军姜显收集逃散的兵士，退到枹罕屯驻。吕光也率领军队返回姑臧。

4 秃发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单于、西平王，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太初。在广武训练军队，攻打凉国的金城，攻下来了。凉王吕光派遣将军窦苟讨伐他，在街亭交战，凉国军队大败。

5 燕主宝闻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泽[1]，遣赵王麟攻杨城[2]，杀守兵三百。宝悉出珍宝及宫人募郡国群盗以击魏。

二月，己巳朔，珪还屯杨城。没根兄子丑提为并州监军，闻其叔父降燕，惧诛，帅所部兵还国作乱。珪欲北还，遣其国相涉延求和于燕，且请以其弟为质。宝闻魏有内难，不许，使冗从仆射兰真责珪负恩，悉发其众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屯于曲阳之柏肆[3]，营于滹沱水北以邀之[4]。丁丑，魏军至，营于水南。宝潜师夜济，募勇敢万余人袭魏营，宝陈于营北以为之援。募兵因风纵火，急击魏军，魏军大乱，珪惊起，弃营跣走[5]；燕将军乞特真帅百余人至其帐下，得珪衣靴。既而募兵无故自惊，互相斫射，珪于营外望见之，乃击鼓收众，左右及中军将士稍稍来集，多布火炬于营外，纵骑冲之。募兵大败，还赴宝陈，宝引兵复渡水北。戊寅，魏整众而至，与燕相持，燕军夺气。宝引还中山，魏兵随而击之，燕兵屡败。宝惧，弃大军，帅骑二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士卒皆弃袍仗、兵器数十万，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将卒降魏及为魏所系虏者甚众。

先是，张衮尝为魏王珪言燕秘书监崔逞之材，珪得之，甚喜，以逞为尚书，使录三十六曹[6]，任以政事。

魏军士有自柏肆亡归者，言大军败散，不知王处。道过晋阳，晋阳守将封真因起兵攻并州刺史曲阳侯素延，素延击斩之。

南安公顺守云中，闻之，欲自摄国事。幢将代人莫题曰："此大事，不可轻尔，宜审待后问，不然，为祸不细。"顺乃止。顺，什翼犍之孙也[7]。贺兰部帅附力眷、纥邻部帅匿

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皆举兵反，顺讨之，不克。珪遣安远将军庾岳帅万骑还讨三部，皆平之，国人乃安。

珪欲抚慰新附，深悔参合之诛，素延坐讨反者杀戮过多，免官；以奚牧为并州刺史。牧与东秦主兴书称"顿首"[8]，与之均礼。兴怒，以告珪，珪为之杀牧。

己卯夜，燕尚书郎慕舆皓谋弑燕主宝，立赵王麟；不克，斩关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6 三月，燕以仪同三司武乡张崇为司空。

【注释】

①深泽：县名，治今河北深泽。

②杨城：城名，在今河北宁晋。

③柏肆：地名，在今河北藁城北。

④滹(hū 呼)沱水：河流名，即今河北境内滹沱河。

⑤跣(xiǎn 险)：赤脚。

⑥三十六曹：尚书省下属各办事机构。

⑦什翼犍：当作"什翼犍"，译文径改。

⑧东秦：其时，乞伏乾归在陇西建国称"秦"，故史家称姚氏秦国为"东秦"，以加以区别。 顿首：周礼九拜之一，即头叩地而拜，是比"稽首"要轻的礼仪。

【译文】

5 燕国君主慕容宝得知魏王拓跋珪攻打信都，出兵屯驻深泽，派遣赵王慕容麟攻打杨城，杀死守卫的兵士三百人。慕容宝拿出所有的珍宝和宫女招募各郡国的盗贼，去攻找魏国军队。

二月，初一，拓跋珪退回杨城。没根的哥哥的儿子丑提担任并州刺史，听说他的叔父投降燕国，担心被杀，率领部众回国作乱。拓

跋珪想回到北方，派他的国相拓跋涉延向燕国请求和解，并且请求用自己的弟弟做人质。慕容宝听说魏国有内乱，不答应，派冗从仆射兰真责备拓跋珪忘恩负义，调发所有的部众步兵十二万、骑兵三万七千驻扎在曲阳的柏肆，在滹沱水北岸扎下大营来拦击魏国军队。初九，魏国军队到达，在滹沱水南岸扎营。慕容宝秘密派遣军队在夜晚渡河，募集一万多敢于拼命的人袭击魏国军营，慕容宝在军营的北面摆下阵势作为援兵。招募来的军队利用风向放火。猛烈地攻打魏国军队，魏国军队大乱，拓跋珪惊慌起床，放弃军营赤脚逃跑；燕国将军乞特真率领一百多人到了拓跋珪的营帐下，得到了他的衣服和靴子。不久，招募来的军队无缘无故地自我惊扰，互相砍杀射击，拓跋珪在军营外面远远地望见后，就击鼓收集部众，左右的人和中军的将领士兵陆续前来聚集，在营外设置很多的火把，指挥骑兵冲击燕国军队。燕国招募来的军队大败，掉头奔回慕容宝的军阵中，慕容宝率领军队又渡到滹沱水北岸。初十，魏国整顿部众，向前进逼，和燕国军队相对峙，燕国军队士气丧失。慕容宝率军回到中山，魏国军队尾随追击，燕国军队屡次战败。慕容宝恐惧，抛下大军，率领二万骑兵奔回，这时正是狂风暴雪，冻死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慕容宝担心被魏国军队追上，命令兵士丢下几十万件战袍兵器，一寸长的小刀都没带回去，燕国的朝廷官员、将领士兵投降魏国和被魏国俘虏的非常之多。

在这以前，张衮曾经向魏王拓跋珪说过燕国秘书监崔逞的才能，拓跋珪得到崔逞，十分高兴，委派崔逞担任尚书，让他总领三十六曹，把政事委托给他。

魏国从柏肆逃回的兵士，说大军失败溃散，不知道魏国的下落。路过晋阳时，晋阳守将封真因之而起兵攻打并州刺史曲阳侯拓跋素延，拓跋素延打败他后杀了他。

南安公拓跋顺守卫云中，听说后，打算自己代理国政。禁卫军将领鲜卑人莫题说："这是大事，不能轻率，应该等到有后面确切的

消息后才可以，否则，造成的祸难是不小的。"拓跋顺才停止行动。拓跋顺，是拓跋什翼犍的孙子。贺兰部落首领附力眷、纥邻部落首领匿物尼、纥奚部落首领叱奴根都起兵反叛，拓跋顺讨伐他们，不能取胜。拓跋珪派遣安远将军庾岳率领一万骑兵回去讨伐三个部落，全部平定，国内民众才安定下来。

拓跋珪想安抚刚归附的人，对参合陂的杀戮深为后悔，拓跋素延在讨伐反叛者时诛杀过多，被免除官职；委派奚牧担任并州刺史。奚牧给东秦君主姚兴写信称"顿首"，采用对等的礼仪。姚兴发怒，把这件事告诉了拓跋珪，拓跋珪因此而杀死奚牧。

十一日夜晚，燕国尚书郎慕舆皓谋划杀死燕国君主慕容宝，拥立赵王慕容麟；没有成功，闯出城门投降魏国，慕容麟因此而心中不安。

6 三月，燕国委派仪同三司武乡人张崇担任司空。

7 初，燕清河王会闻魏军东下，表求赴难，燕主宝许之。会初无去意，使征南将军库傉官伟、建威将军馀崇将兵五千为前锋。崇，嵩之子也。伟等顿卢龙近百日，无食，啖马牛且尽[1]；会不发。宝怒，累诏切责；会不得已，以治行简练为名，复留月余。时道路不通，伟欲使轻军前行通道，侦魏强弱，且张声势；诸将皆畏避不欲行。馀崇奋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犹思致命以救君父，诸君荷国宠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倾覆，臣节不立，死有余辱；诸君安居于此，崇请当之。"伟喜，简给步骑五百人。崇进至渔阳，遇魏千余骑。崇谓其众曰："彼众我寡，不击则不得免。"乃鼓

噪直进，崇手杀十余人。魏骑溃去，崇亦引还，斩首获生，具言敌中阔狭，众心稍振。会乃上道徐进，是月，始达蓟城。

魏围中山既久，城中将士皆思出战。征北大将军隆言于宝曰："涉珪虽屡获小利，然顿兵经年，凶势沮屈，士马死伤太半，人心思归，诸部离解[2]，正是可破之时也。加之举城思奋，若因我之锐，乘彼之衰，往无不克。如其持重不决，将卒气丧，日益困逼，事久变生，后虽欲用之，不可得也！"宝然之。而卫大将军麟每沮其议，隆成列而罢者，前后数四。

宝使人请于魏王珪，欲还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与魏以求和[3]；珪许之，既而宝悔之。己酉，珪如卢奴[4]，辛亥，复围中山。燕将士数千人俱请于宝曰："今坐守穷城，终于困弊，臣等愿得一出乐战[5]，而陛下每抑之，此为坐自摧败也。且受围历时，无他奇变，徒望积久寇贼自退。今内外之势，强弱悬绝，彼必不自退明矣，宜从众一决。"宝许之。隆退而勒兵，召诸参佐谓之曰："皇威不振，寇贼内侮，臣子同耻，义不顾生。今幸而破贼，吉还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节获展。卿等有北见吾母者，为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马，诣门俟命。麟复固止宝，众大忿恨，隆涕泣而还。

是夜，麟以兵劫左卫将军北地王精，使帅禁兵杀宝。精以义拒之，麟怒，杀精，出奔西山[6]，依丁零余众。于是城中人情震骇。

【注释】

①啖(dàn 但):吃或给别人吃。

②"诸部"句:指贺兰、纥邻、纥奚三部反叛。

③常山以西:即并州之地。

④卢奴:县名,治今河北定县。

⑤乐战:拼死命决一死战。

⑥西山:指曲阳(治今河北晋县西)的西山。

【译文】

7 当初,燕国清河王慕容会听说魏国军队向东开进,上奏章请求奔赴国难,燕国君主慕容宝答应了。慕容会根本没有离开的心意,指派征南将军库傉官伟、建威将军馀崇率领五千兵士充当前锋。馀崇,是馀嵩的儿子。库傉官伟等人在卢龙停留了近百天,没有粮食,马和牛将要吃光了;慕容会还没出发。慕容宝发怒,多次下诏严厉斥责他;慕容会不得已,以置办行装、操练兵士为名,又停留了一个多月。这时道路不通畅,库傉官伟想派轻装部队在前面先行打通道路,侦察魏国军队的强弱,并且扩张声势;各将领都畏惧躲避、不想先行。馀崇奋然而起,说:"现在强大的敌寇罪恶滔天,京城危急,一般人尚且想牺牲生命来拯救君主,各位身受国家的宠信和荣耀,却反而顾惜生命吗?如果国家倾覆,臣子的节操不能树立,即使死了还有耻辱;各位安稳地住在这里,我请求担当这项任务。"库傉官伟很高兴,挑选步兵骑兵五百人交给他。馀崇前进到渔阳,遇到魏国一千多骑兵。馀崇对他的部众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不攻打他们,我们就不能免于死亡。"于是击鼓呐喊,一直冲上去,馀崇亲手杀了十多人。魏国骑兵溃散逃走,馀崇也率军返回,既有斩下的首级,又有擒获的俘虏,他仔细讲述敌人的长短利害后,众人的士气逐渐振奋。慕容会这时才上路,慢慢前进,这个月,才到达蓟城。

魏国包围中山的时间一长,城中的将领士兵都想出城交战。征

北大将军慕容隆向慕容宝进言说："拓跋涉珪虽然多次获得小胜利，但军队在外一年时间，凶猛的势头受到挫折，人马死伤一大半，人心思归，各部落分崩离析，这正是可以打败他们的时机。加上全城的人想要奋发作战，如果利用我们的锐气，趁他们士气低落时进攻，没有不能成功的。假若谨慎持重，犹豫不决，将领士兵的勇气丧气，形势一天比一天困窘急迫，时间拖长了变乱发生，以后虽然想使用他们，也办不到了！"慕容宝同意他的看法。可是卫大将军慕容麟每次都阻挠他的提议，慕容隆摆下阵势又被解散，前后有好几次。

慕容宝派人向魏王拓跋珪请求，想归还他的弟弟拓跋觚，割让常山以西的所有土地给魏国，来谋求和解；拓跋珪答应了；不久，慕容宝又后悔。十一日，拓跋珪前往卢奴，十三日，又包围中山。燕国的将领士兵几千人都自动地向慕容宝请求说："现在坐守这座没有外援的孤城，终究会被困死，我们愿意出去决一死战，可是陛下每次加以抑制，这是自己毁灭自己的做法。而且长时间受围困，没有其他的突然变化，只是指望时间长了寇贼自行撤退。现在内外的形势，力量强弱相差太远，他们必定不会退走是很明白的，陛下应顺应众人，决一死战。"慕容宝同意了。慕容隆退出来聚集兵士，召集参谋部将对他们说："皇室的声威不振作，寇贼欺侮到国内来，这是臣子的共同耻辱，按道义不能顾惜生命。现在如果能幸运地打败敌人，平安返回固然很好；如果不幸失败，也使我们的志向节操得以展现。你们中有谁回到北面见到我母亲的，请为我转达这番心意。"于是披上铠甲，跨上战马，到军营前听候命令。慕容麟又坚决地阻止慕容宝，众人非常怨恨愤怒，慕容隆流泪哭泣，退了回去。

这天夜晚，慕容麟派兵士劫持左卫将军北地王慕容精，让他率领禁卫军队杀死慕容宝。慕容精以大义加以拒绝，慕容麟发怒，杀死慕容精，出城逃往西山，依附丁零的残余部落。因此，中山城中人心震惊恐惧。

宝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会军在近，恐麟夺会军，先据龙城，乃召隆及骠骑大将军农，谋去中山，走保龙城。隆曰："先帝栉风沐雨以成中兴之业，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坏，岂得不谓之孤负邪[①]？今外寇方盛而内难复起，骨肉乖离，百姓疑惧，诚不可以拒敌，北迁旧都，亦事之宜。然龙川地狭民贫，若以中国之意取足其中，复朝夕望在大功，此必不可。若节用爱民，务农训兵，数年之中，公私充实，而赵、魏之间，厌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岁返旆，克复故业。如其未能，则凭险自固，犹足以优游养锐耳。"宝曰："卿言尽理，朕一从卿意耳。"

辽东高抚，善下筮，素为隆所信厚，私谓隆曰："殿下北行，终不能达，太妃亦不可得见。若使主上独往，殿下潜留于此，必有大功。"隆曰："国有大难，主上蒙尘，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犹无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问其去留，唯司马鲁恭、参军成岌愿从，余皆欲留，隆并听之。

农部将谷会归说农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参合所杀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跃，欲与魏战，而为卫军所抑[②]。今闻主上当北迁，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与魏战，死无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众望，击退魏军，抚宁畿甸，奉迎大驾，亦不失为忠臣也。"农欲杀归而惜其材力，谓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

壬子，夜，宝与太子策、辽西王农、高阳王隆、长乐王盛等万余骑出赴会军，河间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鉴皆

幼，隆还入迎之，自为鞍乘③，俱得免。燕将王沈等降魏。乐浪王惠、中书侍郎伟范、员外郎段宏、太史令刘起等帅工伎三百奔邺。

中山城中无主，百姓惶惑，东门不闭。魏王珪欲夜入城，冠军将军王建志在虏掠，乃言恐士卒盗府库物，请俟明旦，珪乃止。燕开封公详从宝不成，城中立以为主，闭门拒守；珪尽众攻之，连日不拔。使人登巢车④，临城谕之曰："慕容宝已弃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谁为乎？"皆曰："群小无知，恐复如参合之众，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顾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领将军长孙肥、左将军李栗将三千骑追宝至范阳，不及，破其新城戍而还⑤。

【注释】

①孤负：亏负、辜负。

②卫军：指卫大将军慕容麟。

③鞍(bèi 被)：驾车之具。

④巢车：攻城战车。车上有用辘轳升降的活动瞭望台，人在台中，如鸟在巢，故称巢车。

⑤新城戍：燕国防守据点，在今河北徐水西南。

【译文】

慕容宝不知慕容麟的去向，因清河王慕容会的军队在附近，担心慕容麟夺取慕容会的军队，抢先占据龙城，于是召集慕容隆和骠骑大将军慕容农，商议离开中山，逃到龙城据守。慕容隆说："先帝奔波劳碌，风雨不停，完成复业故国的业绩，逝世不到一年就天下大乱，怎能不说是辜负了先帝期望呢？现在外部贼寇正强盛，而内部的祸难又发生了，骨肉反目为仇，百姓疑惑恐惧，的确不能抵御

敌寇，向北迁到旧日都城，也是事所必然，不过龙川一带地域狭小，民众贫困，如果以中原的做法获取赋税，又早晚盼望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是一定不行的。如果节省用度，爱惜民力，致力于农业，训练军队，几年之中，公私充实富足，而赵、魏之间民众，厌恶贼寇的残暴，怀念燕国的恩德，或许能够率军南返，恢复旧日基业。如果不能这样，就凭借险阻固守，还足以从容地养精蓄锐。"慕容宝说："你的话完全在理，我一概听从你的意见。"

辽东人高抚，擅长占卜，一向为慕容隆所信任厚爱，私下里对慕容隆说："殿下向北行进，最终不能到达，太妃也不能见面。如果让主上独自前往，殿下暗中留在这里，必定建立伟大的功业。"慕容隆说："国家有大难，主上遭受垢辱，而且我年迈的母亲在北方，我能头向北方而死，就没有什么遗憾了。你说的是什么话？"于是召集所有的僚属部将，询问他们的去留意向，只有司马鲁恭、参军成岌愿意跟从，其余的都想留下来，慕容隆全都遵从他们的选择。

慕容农的部将谷会归劝告慕容农说："城中的人，都是拓跋涉珪在参合陂杀死的人的父兄子弟，极其悲痛地哭泣，群情激愤，想和魏军交战，却被卫大将军压制。现在听说主上将要迁往北方，都说：'能得到慕容氏的一个人而拥戴他，去同魏国军队作战，死了也没有遗憾。'大王如能留在这里，满足众人的愿望，打退魏国军队，安抚京城周围地区，然后奉迎皇帝返回，也不失为一个忠臣。"慕容农想杀掉谷会归而顾惜他的才干能力，对他说："如果只有这样才能求生，不如死掉算了。"

十四日，夜晚，慕容宝和太子慕容策、辽西王慕容农、高阳王慕容隆、长乐王慕容盛等一万多骑兵，出城逃往慕容会军中，河间王慕容熙、勃海王慕容朗、博陵王慕容鉴都还年幼，慕容隆回城迎接他们，亲自驾车，都得以逃出。燕国将领王沈等人投降魏国。乐浪王慕容惠、中书侍郎韩范、员外郎段宏、太史令刘起等人率领工匠、艺人三百人逃往邺城。

中山城中没有首领，百姓惶恐疑惑，东门没有关上。魏王拓跋珪想在夜晚进城，冠军将军王建的心意只在于抢掠，就说恐怕士兵们盗窃府库中的财资，请等到明天早晨再进城，拓跋珪于是停止行动。燕国开封公慕容详没有来得及跟随慕容宝行动，城中的人拥戴他为首领，关上城门抵御防守；拓跋珪动用所有部众攻打，一连几天没有攻下来。拓跋珪派人登上巢车，靠近城墙晓谕城中的人说："慕容宝已抛弃你们逃跑，你们百姓平白无故地自己招致被杀，是为了谁呢？"都说："我们一群小人没有知识，恐怕又会像参合陂的兵士一样，所以苟且地拖延十来天的性命而已。"拓跋珪回头看了看王建，把唾沫吐在他的脸上，命令中领将军长孙肥、左卫将军李栗率领三千骑兵追击慕容宝，到达范阳，没有赶上，攻下新城戍后返回。

8 甲寅，尊皇太后李氏为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

9 燕主宝出中山，与赵王麟遇于阱城[1]。麟不意宝至，惊骇，帅其众奔蒲阴[2]，复出屯望都[3]，上人颇供给之。慕容详遣兵掩击麟，获其妻子，麟脱走，入山中。

甲寅，宝至蓟，殿中亲近散亡略尽，惟高阳王隆所领数百骑为宿卫。清河王会帅骑卒二万迎于蓟南，宝怪会容止怏怏有恨色，密告隆及辽西王农。农、隆俱曰："会年少，专任方面，习骄所致，岂有他也？臣等当以礼责之。"宝虽从之，然犹诏解会兵以属隆，隆固辞，乃减会兵分给农、隆。又遣西河公库傉官骥帅兵三千助守中山。

丙辰，宝尽徙蓟中府库北趣龙城。魏石河头引兵追

之，戊午，及宝于夏谦泽[4]。宝不欲战，清河王会曰："臣抚教士卒，惟敌是求。今大驾蒙尘，人思效命，而虏敢自送，众心忿愤。《兵法》曰[5]：'归师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舍去，贼必乘人，或生余变。"宝乃从之。会整陈与魏兵战，农、隆等将南来骑冲之，魏兵大败，追奔百余里，斩首数千级。隆又独追数十里而还，谓故吏留台治书阳璆曰："中山城中积兵数万，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遗恨。"因慷慨流涕。

会既败魏兵，矜很滋甚；隆屡训责之，会益忿恚。会以农、隆皆尝镇龙城；属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龙城，权政不复在己，又知终无为嗣之望，乃谋作乱。

幽、平之兵皆怀会恩，不乐属二王[6]，请于宝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与之誓同生死，愿陛下与皇太子、诸王留蓟宫，臣等从王南解京师之围，还迎大驾。"宝左右皆恶会，言于宝曰："清河王不得为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过人，善收人心，陛下若从众请，臣恐解围之后，必有卫辄之事[7]。"宝乃谓众曰："道通年少[8]，才不及二王，岂可当专征之任？且朕方自统六师，杖会以为羽翼，何可离左右也？"众不悦而退。

左右劝宝杀会。侍御史仇尼归闻之，告会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异图；所杖者兵，兵已去手；欲于何所自容乎？不如诛二王，废太子，大王自处东宫，兼将相之任，以匡复社稷，此上策也。"会犹豫未许。

【注释】

①阴(qiān 谦)城:城名,今址不详,待考。

②蒲阴:县名,治今河北完县东南。

③望都:县名,治今河北唐县东北。

④夏谦泽:地名,又分别作夏泽、谦泽。在今河北三河西南、香河以北大厂回族自治县一带。

⑤《兵法》:指《孙子兵法》。

⑥二王:指高阳王慕容隆、辽西王慕容农。

⑦卫辄之事:春秋时卫国公室内讧之事。公元前496年,卫灵公太子卫蒯聩谋杀灵公宠妾南子失败,逃奔宋国。前493年,灵公去世,卫蒯聩之子卫辄继位。卫蒯聩欲返回,为卫辄所拒绝。

⑧道通:慕容会的表字。

【译文】

8 十六日,尊奉皇太后李氏为太皇太后。二十日,立王氏为皇后。

9 燕国君主慕容宝离开中山,和赵王慕容麟在阴城相遇。慕容麟没有料到慕容宝到来,惊慌害怕,率领部众逃往蒲阴,又出兵到望都屯驻,当地人供应了不少粮草。慕容详派遣军队袭击慕容麟,擒获了他的妻子儿女,慕容麟逃脱,进入山中。

十六日,慕容宝到达蓟城,宫中亲信逃散一空,只有高阳王慕容隆所统领的几百骑兵担任警卫。清河王慕容会率领二万骑兵,在蓟城南郊迎接,慕容宝对慕容会脸色举止不愉快、并充满怨恨的神情感到奇怪,秘密地告诉了慕容隆和辽西王慕容农。慕容农、慕容隆都说:"慕容会年青,独当一面,平日骄傲导致了这种不正常现象,哪会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将按礼仪准则来责备他。"慕容宝虽然听从了他们意见,但还是下诏解除慕容会的兵权,把他的军队交给慕容隆,慕容隆坚决地推辞,于是减少慕容会的兵士,分别交给慕容农、慕容隆。又派遣西河公库傅官骥率领三千兵士,去协助慕容详守卫中山。

十八日，慕容宝迁移蓟城府库中的所有财宝，向北赶往龙城。魏国将领石河头率领兵士追击，二十日，在夏谦泽追上了慕容宝。慕容宝不想交战，清河王慕容会说："臣下安抚、训练兵士，只要是敌人就得征服。现在主上蒙受垢辱，人人都想报效生命，敌寇胆敢自己送上门来，众人心中都怨恨愤怒。《兵法》上说：'返回的军队不可阻拦。'又说：'处于危险的境地而后得以生存。'这两点，现在我们都具备了，为什么担心不能取胜？如果躲避逃跑，贼寇必定乘机追赶，或许会产生其他的变乱。"慕容宝于是听从了他的意见。慕容会整顿阵势，和魏国军队交战，慕容农、慕容隆等人率领南方来的骑兵冲击，魏国军队大败，追赶了一百多里，斩下首级几千颗。慕容隆又单独地追赶了几十里才返回，对往日的部属留台治书阳璆说："中山城中聚集的兵士有几万人，不能使我的志向得以施展，今日的胜利，令人留下遗憾。"因之感慨地流下了眼泪。

慕容会打败魏国军队后，傲慢凶狠，更加严重；慕容隆屡次训斥他，慕容会越发怨恨。慕容会因慕容农、慕容隆都曾经镇守龙城，身分尊贵地位显要，声望一向在自己之上，担心到龙城，大权不再在自己手上，又知道终究没有继位的希望，于是谋划作乱。

幽州、平州的兵士都感念慕容会的恩德，不乐意隶属于辽西、高阳二王，向慕容宝请求说："清河王的勇气谋略超过一般人，我们立誓和他同生共死，希望陛下和皇太子、各位王公留在蓟城宫殿中，我们跟从清河王南下解除京城的围困，回头迎接陛下。"慕容宝左右的人都厌恶慕容会，向慕容宝进言说："清河王不能立为太子，神色十分不满。而且他的才能勇力超过一般人，善于收买人心；陛下如果听从众人的请求，臣下担心解除围困之后，必然会有卫辄那样的事。"慕容宝于是对众人说："慕容道通年岁小，才能赶不上辽西、高阳二王，怎能担当独讨一方的大任？而且我正亲自统领六军，依仗慕容会做助手，怎么能离开我的左右呢？"众人不高兴地退下来。

左右的人劝慕容宝杀掉慕容会。侍御史仇尼归听说后，告诉慕容会说："大王所依靠的是父亲，父亲已有另外的打算；所仗恃的是军队，军队已不在自己手中；想到哪里容身呢？不如诛杀二王，废黜太子，大王自己住进东宫，兼掌将相的大权，来匡扶、拯救国家，这是上等的策略。"慕容会犹豫不决，没有答应。

宝谓农、隆曰："观道通志趣，必反无疑，宜早除之。"农、隆曰："今寇敌内侮，中土纷纭，社稷之危，有如累卵。会镇抚旧都，远赴国难，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动四邻。逆状未彰而遽杀之，岂徒伤父子之恩，亦恐大损威望。"宝曰："会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杀，恐一旦为变，必先害诸父[1]，然后及吾，至时勿悔自负也！"会闻之，益惧。

夏，四月，癸酉，宝宿广都黄榆谷[2]，会遣其党仇尼归、吴提染干帅壮士二十余人分道袭农、隆，杀隆于帐下；农被重创，执仇尼归，逃入山中。会以仇尼归被执，事终显发，乃夜诣宝曰："农、隆谋逆，臣已除之。"宝欲讨会，阳为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

甲戌，旦，会立仗严备，乃引道。会欲弃隆丧，馀崇涕泣固请，乃听载随军。农出，自归，宝呵之曰："何以自负邪？"命执之。行十余里，宝顾召群臣食，且议农罪。会就坐，宝目卫军将军慕舆腾使斩会，伤其首，不能杀。会走赴其军，勒兵攻宝。宝帅数百骑驰二百里，晡时，至龙城。会遣骑追至石城[3]，不及。

乙亥，会遣仇尼归攻龙城，宝夜遣兵袭击，破之。会遣使请诛左右佞臣，并求为太子；宝不许。会尽收乘舆器物，以后宫分给将帅，署置百官，自称皇太子、录尚书事，引兵向龙城，以讨慕舆腾为名；丙子，顿兵城下。宝临西门，会乘马遥与宝语，宝责让之。会命军士向宝大噪以耀威，城中将士皆愤怒，向暮出战，大破之。会兵死伤太半，走还营。侍御郎高云夜帅敢死士百余人袭会军，会众皆溃。会将十余骑奔中山，开封公详杀之。宝杀会母及其三子。

丁丑，宝大赦，凡与会同谋者，皆除罪，复旧职；论功行赏，拜将军、封侯者数百人。辽西王农骨破见脑，宝手自裹创，仅而获济。以农为左仆射，寻拜司空、领尚书令。馀崇出自归，宝嘉其忠，拜中坚将军，使典宿卫。赠高阳王隆司徒，谥曰康。

宝以高云为建威将军，封夕阳公，养以为子。云，高句丽之支属也，燕王皝破高句丽，徙于青山[4]，由是世为燕臣。云沈厚寡言，时人莫知，惟中卫将军长乐冯跋奇其志度[5]，与之为友。跋父和，事西燕主永为将军，永败，徙和龙。

【注释】

①诸父：对同宗族伯叔辈的通称。

②广都：县名，治今辽宁建昌县境。　黄榆谷：地名，在今辽宁建昌一带。

③石城：城名，在今辽宁朝阳南。

④青山：山名，在今辽宁义县东北。

⑤长乐：郡名，治今河北冀县。

【译文】

慕容宝对慕容农、慕容隆说："观察慕容会的志向，一定会反叛，是没有疑问的，应该早日除掉他。"慕容农、慕容隆说："现在敌寇侵入到国内，中原大乱，国家的危险，就如同堆积起来的鸡蛋极易打碎一样。慕容会镇守旧日的都城，远远地奔赴国难，声威名望的厚重，足以使四邻的国家震动。反叛的行迹不明显时突然杀掉他，岂只是损伤父子间的恩德，也恐怕大大地损害陛下的威望。"慕容宝说："慕容会反叛的主意已经打定，你们仁慈宽恕，不忍心早日杀掉他，恐怕一旦发生变乱，他必定先杀害叔父伯父，然后对我下手，到时候可不要对自己的过分自信感到后悔！"慕容会得知后，更加恐惧。

夏，四月，初六，慕容宝住在广都的黄榆谷，慕容会派遣他的党羽仇尼归、吴提染干率领强壮的兵士二十多人，分路袭击慕容农、慕容隆，将慕容隆杀死在营帐中；慕容农身受重伤，活捉仇尼归，逃入山中。慕容会因仇尼归被擒，事情终究会暴露，于是在夜晚前往慕容宝那里，说："慕容农、慕容隆谋图反叛，臣下已除掉他们。"慕容宝想讨伐慕容会，假装用好言好语来稳住他说："我本来就怀疑二王很久了，除掉他们太好了。"

初七，早晨，慕容会部署兵士严密戒备，才率军上路。慕容会想抛弃慕容隆的尸体，徐崇流泪哭泣，执意请求，才准许装载，随军运行。慕容农出山，回到军营，慕容宝呵斥他说："为什么自以为聪明呢？"下令逮捕他。行走了十多里，慕容宝回头召集臣属们进餐，并且评定慕容农的罪过。慕容会就座，慕容宝用眼睛示意慕舆腾，让他杀掉慕容会，结果仅伤了慕容会的头，没有杀死。慕容会逃回自己的军营，指挥兵士攻打慕容宝。慕容宝率领几百名骑兵，飞奔二百里，申时，到达龙城。慕容会派遣骑兵追到石城，没有赶上。

初八，慕容会派遣仇尼归攻打龙城，慕容宝夜晚派遣军队袭击，打败仇尼归。慕容会派遣使者，请慕容宝诛杀身边的奸邪臣属，

并且请求做太子;慕容宝不答应。慕容会全部收缴车驾、器物、服饰,把后宫的女子分赏给将帅,设置文武官员,自称皇太子、录尚书事,率领军队开往龙城,以讨伐慕舆腾为名义;初九,军队停留在城外。慕容宝前往西门,慕容会骑着马,远远地和慕容宝谈话,慕容宝责备他。慕容会命令兵士向慕容宝大声呐喊,来炫耀军威,城中的将领士兵都很愤怒,黄昏时出城交战,把慕容会打得大败。慕容会的兵士死伤了一大半,逃回军营中。侍御郎高云在夜晚率领敢于拼命的兵士一百多人袭击慕容会的军队,慕容会的部众全部溃散。慕容会率领十多名骑兵逃往中山,开封公慕容详杀了他。慕容宝杀了慕容会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儿子。

初十,慕容宝实行大赦,凡是和慕容会同谋的人,全部免除罪名,恢复以前的职位;评定功劳加以赏赐,任命为将军、封为侯爵的有几百人。辽西王慕容农头骨破裂,露出脑髓,慕容宝亲手为他包扎伤口,终于保全了性命。委派慕容农担任左仆射,不久任命为司空,兼任尚书令。馀崇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回到龙城,慕容宝赞赏他的忠诚,任命他为中坚将军,派他掌管宫廷警卫。追赠慕容隆为司徒,谥号为康王。

慕容宝委派高云担任建威将军,封他为夕阳公,收他为养子。高云,是高句丽王室的旁支,燕王慕容皝打败高句丽,这一旁支被迁徙到青山,因此世代成为燕国的臣属。高云稳重敦厚,言语不多,当时的人不了解他,只有中卫将军长乐人冯跋惊叹他的志向气度,和他交为朋友。冯跋的父亲冯和,侍奉西燕君主慕容永,担任将军,慕容永失败后,被迁徙到和龙。

10 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依附会稽王道子,纳贿穷奢,不知纪极。恶王恭、殷仲堪,劝道子裁损其兵权;中外

恂恂不安。恭等各缮甲勒兵，表请北伐；道子疑之，诏以盛夏妨农，悉使解严。

恭遣使与仲堪谋讨国宝等。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势以作乱[1]，乃说仲堪曰："国宝与君诸人素已为对，唯患相毙之不速耳。今既执大权，与王绪相表里，其所回易，无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2]，必未敢害之。君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为虽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发诏征君为中书令，用殷觊为荆州[3]，君何以处之？"仲堪曰："忧之久矣，计将安出？"玄曰："孝伯疾恶深至，君宜潜与之约，'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4]，东西并举[5]，玄虽不肖，愿帅荆、楚豪杰，荷戈先驱，此桓、文之勋也！"

仲堪心然之，乃外结雍州刺史郗恢，内与从兄南蛮校尉觊、南郡相陈留江绩谋之。觊曰："人臣当各守职分，朝廷是非，岂藩屏之所制也？晋阳之事，不敢预闻。"仲堪固邀之，觊怒曰："吾进不敢同，退不敢异。"绩亦极言其不可。觊恐绩及祸，于坐和解之。绩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胁邪？江仲元行年六十[6]，但未获死所耳！"仲堪惮其坚正，以杨佺期代之。朝廷闻之，征绩为御史中丞。觊遂称散发[7]，辞位，仲堪往省之，谓觊曰："兄病殊为可忧。"觊曰："我病不过身死，汝病乃当灭门。宜深自爱，勿以我为念！"郗恢亦不肯从。仲堪疑未决，会王恭使至，仲堪许之。恭大许。甲戌，恭上表罪状国宝，举兵讨之。

初，孝武帝委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顾命，珣一旦失势，循默而已[8]。丁丑，王恭表至，内外戒严，道子问珣曰：

"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弗之预,王、殷作难,何由可知?"王国宝惶惧,不知所为,遣数百人戍竹里[9],夜遇风雨,各散归。王绪说国宝矫相王之命召王珣、车胤杀之,以除时望,因挟君相发兵以讨二藩。国宝许之。珣、胤至,国宝不敢害,更问计于珣。珣曰:"王、殷与卿素无深怨,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国宝曰:"将曹爽我乎[10]?"珣曰:"是何言欤?卿宁有爽之罪,王孝伯岂宣帝之俦邪?"又问计于胤,胤曰:"昔桓公围寿阳,弥时乃克[11],今朝廷遣军,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将何以待之?"国宝尤惧,遂上疏解职,诣阙待罪;既而悔之,诈称诏复其本官。道子暗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国宝,遣骠骑咨议参军谯王尚之收国宝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赐国宝死,斩绪于市,遣使诣恭,深谢愆失,恭乃罢兵还京口。国宝兄侍中恺、骠骑司马愉并请解职;道子以恺、愉与国宝异母,又素不协,皆释不问。戊子,大赦。

殷仲堪虽许王恭,犹豫不敢下;闻国宝等死,乃始抗表举兵,遣杨佺期屯巴陵。道子以书止之,仲堪乃还。

会稽世子元显,年十六,有俊才,为侍中,说道子以王、殷终必为患,请潜为之备。道子乃拜元显征虏将军,以其卫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注释】

①"桓玄"二句:桓玄不得志,见本书第107卷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

②孝伯:王恭的表字。 元舅:皇帝的舅舅;王恭是孝武帝王皇后(安帝嫡

母)的弟弟。

③"用殷觊"句:殷觊当时为南蛮校尉,按资次可以担任荆州刺史。

④"兴晋阳"句:语本《春秋公羊传》定公十三年"晋赵鞅取晋阳之甲……逐君侧之恶人"之语。当时的晋国,六卿执政,其中的赵鞅发采邑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军队,攻打范氏、中行氏,而以、清君侧(清除君主身边奸邪的小人)为名,后世遂被作为典故而引用。

⑤"东西"句:江陵在西,京口在东,故称东西并举。

⑥江仲元:即江绩,绩字仲元。

⑦散发:服食寒食散所引发的疾病。寒食散,道家药物,相传吃后可长寿延年,但不少人却造成残疾,性情乖戾。

⑧循默:缄默无言。

⑨竹里:地名,在今江苏句容北。

⑩"将曹爽"句:公元249年,司马懿乘曹爽出京之机发动政变,曹爽在蒋济劝说下放弃兵权,后被司马懿灭族,详见本书第75卷魏邵厉公嘉平元年。本处在于指出王珣的劝说如同蒋济劝说曹爽一样。

⑪"昔桓公"二句:桓公,指桓温;桓温围寿阳事,见本书第102卷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公元370年)、103卷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公元371年)。

【译文】

10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依附会稽王司马道子,收受贿赂,穷奢极欲,不知道加以节制。厌恶王恭、殷仲堪,劝司马道子削弱他们的兵权;朝廷内外惊恐不安。王恭等人各自修造兵器,训练军队,上奏章请求北伐;司马道子怀疑他们,下诏认为盛夏时节出兵妨碍农业,命令他们全部解除戒备。

王恭派遣使者和殷仲堪商议讨伐王国宝等人。桓玄因仕途不得志,想借用殷仲堪的兵马势力来作乱,于是劝告殷仲堪说:"王国宝和你们几人一向是死对头,只操心不能快点消灭你们而已。现在执掌大权,和王绪内外配合,他们所要改变的事情,没有不满足心愿的;王孝伯处于皇帝舅父的地位,他们必定不敢加害他。你被先帝所提拔,超越常规地担当独领一方的大任,人们心中都认为你虽

有思想意趣,但不是封疆大吏的材料。他们如果下诏征召你担任中书令,任用殷觊为荆州刺史,你该怎么办?"殷仲堪说:"我担忧这事很久了,你看采用什么计策呢?"桓玄说:"王孝伯疾恶如仇,你应秘密地和他约定,'调发晋阳的兵士来清除君主身旁的恶人',东西同时起兵,我虽没有才干,但愿意率领荆、楚的英雄豪杰,拿着武器充当前锋,这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勋啊!"

殷仲堪内心里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在外联络雍州刺史郗恢,在内和堂兄南蛮校尉殷觊、南郡相陈留人江绩商议。殷觊说:"臣子应该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朝廷的是非,哪里是地方长官所能干预的呢?发兵的事,我不敢参预。"殷仲堪执意邀约他,殷觊发怒说:"我进一步不敢同意,退后一步不敢反对。"江绩也极力地表示不能这样做。殷觊担心江绩招来祸殃,在座位上加以调解。江绩说:"大丈夫何必用死相威胁呢?我江仲元快到六十岁了,只是没有找到值得一死的地方而已!"殷仲堪害怕他的坚毅正直,任用杨佺期代替他。朝廷听说后,征召江绩担任御史中丞。殷觊于是声称服用寒食散疾病发作,辞去职位。殷仲堪前去探望,对殷觊说:"兄长的病实在令人担忧。"殷觊说:"我的病不过一个人死,你的病却会灭族。应该好好地珍惜自己,不要把我放在心上!"郗恢也不肯听从。殷仲堪犹豫不决,正在这时,王恭的使者到来,殷仲堪答应了,王恭非常高兴。初七,王恭上奏章列举王国宝的罪状,起兵讨代他。

当初,孝武帝重用王珣,等到皇帝突然逝世,来不及接受辅政的命令,王珣一下子失去权势,言语上没有丝毫表露。初十,王恭的奏章送到,朝廷内外严密戒备,司马道子询问王珣说:"两个藩镇作乱,你知道吗?"王珣说:"朝廷政事的得失,我没有参预,王恭、殷仲堪,我从哪里得知呢?"王国宝惶恐不安,不知道怎么办好,派遣几百人守卫竹里,夜晚遇上风雨,各自四散逃回。王绪劝王国宝假传相王司马道子的命令,召唤王珣、车胤前来杀掉他们,以除掉目前有声望的人,然后挟持君主宰相发兵讨伐两个藩镇。王国宝答应

了。王珣、车胤到了，王国宝不敢杀害，反而向王珣询问计策。王珣说："王恭、殷仲堪和你平日没有深仇，所争的不过权势利益而已。"王国宝说："你想让我成为曹爽吗？"王珣说："这是什么话？你哪里有曹爽那样的罪过，王孝伯又哪里是宣帝那种人才呢？"又向车胤询问计策，车胤说："从前桓公包围寿阳，很长时间才攻下来。现在朝廷派遣军队，王恭必然坚守城池，如果京口没有攻下，上游的军队突然到来，你将怎么对付？"王国宝更加畏惧，于是上奏疏请求解除职位，到宫廷前听候处分；不久又后悔，假称诏令恢复原来的职位。司马道子愚昧懦弱，想无原则地平息事端，就把罪责推到王国宝身上，派遣骠骑咨议参军谯王司马尚之逮捕王国宝，交付廷尉。司马尚之，是司马恬的儿子。十七日，赐令王国宝自杀，在街市斩杀王绪，派遣使者前往王恭那里，对自己的过失深表歉意；王恭于是退兵，回到京口。王国宝的哥哥侍中王愷、骠骑司马王愉都请求解除职务；司马道子因王愷、王愉和王国宝不是一个母亲所生，又一向不和睦，都不予以追究。二十一日，大赦天下。

殷仲堪虽然答应了王恭，但仍然犹豫，不敢东下；听说王国宝等人已死，才上奏章给朝廷，起兵讨伐，派遣杨佺期屯驻巴陵。司马道子写信去制止，殷仲堪才返回。

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这时十六岁，有出众的才能，担任侍中，劝说司马道子，认为王恭、殷仲堪终究会成为祸患，请暗中加以防备。司马道子于是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把自己的卫队和徐州的文武官员全部配备给他。

11 魏王珪以军食不给，命东平公仪去邺，徙屯巨鹿，积租杨城[1]。慕容详出步卒六千人，伺间袭魏诸屯；珪击破

之,斩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纵之。

12 初,张掖卢水胡沮渠罗仇,匈奴沮渠王之后也,世为部帅。凉王光以罗仇为尚书,从光伐西秦。及吕延败死,罗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谓罗仇:"主上荒耄信谗[2],今军败将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时也。吾兄弟必不见容,与其死而无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藿[3],奋臂一呼,凉州不足定也。"罗仇曰:"诚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于西土,宁使人负我,我不忍负人也。"光果听谗,以败军之罪杀罗仇及麴粥。罗仇弟子蒙逊,雄杰有策略,涉猎书史,以罗仇、麴粥之丧归葬;诸部多其族姻,会葬者凡万余人。蒙逊哭谓众曰:"吕王昏荒无道,多杀不辜。吾之上世。虎视河西,今欲与诸部雪二父之耻,复上世之业,何如?"众咸称万岁。遂结盟起兵,攻凉临松郡[4],拔之,屯据金山[5]。

13 司徒左长史王廞,导之孙也,以母丧居吴。王恭之讨王国宝也,版廞行吴国内史[6],使起兵于东方。廞使前吴国内史虞啸父等入吴兴、义兴召募兵众,赴者万计。未几,国宝死,恭罢兵,符廞去职,反丧服。廞以起兵之际,诛异己者颇多,势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将兵伐恭,笺于会稽王道子,称恭罪恶;道子以其笺送恭。五月,恭遣司马刘牢之帅五千人击泰,斩之。又与廞战于曲阿[7],众溃,廞单骑走,不知所在。收虞啸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8],免为庶人。

14 燕库傉官骥入中山,与开封公详相攻。详杀骥,尽灭库傉官氏;又杀中山尹苻谟,夷其族。中山城无定主,民恐

魏兵乘之，男女结盟，人自为战。

甲辰，魏王珪罢中山之围，就谷河间，督诸郡义租。甲寅，以东平公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兖·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卫王。

慕容详自谓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浑潭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杀拓跋觚以固众心。

邺中官属劝范阳王德称尊号，会有自龙城来者，知燕主宝犹存，乃止。

【注释】

①杨城：城名，在今河北宁晋。

②荒耄(mào 帽)：年老昏庸、迷乱。耄，指八九十岁的年纪，泛指老年。

③苕藋(shào diào 勺调)：地名，在今甘肃张掖东。

④临松郡：郡名，治今甘肃南裕回族自治县东南马蹄镇。

⑤金山：山名，在今甘肃民乐南。

⑥版：授予职位。因系以白版授任，不属朝廷正式任命。

⑦曲阿：县名，治今江苏丹阳。

⑧"以其"句：虞潭有讨伐苏峻的功劳。

【译文】

11 魏王拓跋珪因军队的粮食供应不上，命令东平公拓跋仪离开邺城，迁到巨鹿驻扎，在杨城积贮租谷。慕容详出动步兵六千人，伺机袭击魏国各营地；拓跋珪打败他们，杀死五千人，活捉七百人，全部释放回去。

12 当初，张掖卢水胡人沮渠罗仇，是匈奴沮渠王的后代，世代担任部落首领。凉王吕光委派沮渠罗仇担任尚书，跟随吕光征伐西

秦。等到吕延战败而死，沮渠罗仇的弟弟三河太守沮渠麴粥对沮渠罗仇说："主上年老昏庸，相信谗言，现在军队失败，将领战死，正是他猜忌有勇有谋的人的时候。我们兄弟一定不会被他包容，与其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如带领军队打向西平，闯过苕藿，振臂一呼，凉州是不难平定的。"沮渠罗仇说："的确像你所说的。不过我们家在西部边区，世代以忠孝著称，宁可让别人辜负我，我也不忍心辜负别人。"吕光果然听说谗言，以使军队失败的罪名杀死沮渠罗仇和沮渠麴粥。沮渠罗仇弟弟的儿子沮渠蒙逊，英武过人，很有谋略，读过不少经书史籍，运送沮渠罗仇、沮渠麴粥的灵柩回去安葬；各部落中有很多的同族和有婚姻关系的人，前来参加葬礼的共一万多人。沮渠蒙逊哭着对众人说："吕王昏聩迷乱，没有道义，杀死众多无辜的人。我家祖先，在河西以雄健著名，现在我想和各部落洗刷二位伯父的耻辱，恢复祖先的业绩，怎么样？"众人都欢呼万岁。于是缔结盟约，起兵攻打凉国的临松郡，攻下来了，进军据守金山。

13 司徒左长史王廞，是王导的孙子，因母亲去世在吴县守丧。王恭讨伐王国宝时，委任王廞代行吴国内史职务，命他在东部地区起兵。王廞派遣曾任过吴国内史的虞啸父等人进入吴兴、义兴召募兵士，投奔的以万计数。没过多久，王国宝死了，王恭停止军事行动，命王廞离职，继续服丧。王廞因起兵的时候，杀死了不少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形势逼得他不能中途停止，因此非常生气，不接受王恭的命令，派他的儿子王泰率领军队征伐王恭，写信给会稽王司马道子，列举王恭的罪恶；司马道子把他们信送给王恭。五月，王恭派遣司马刘牢之率领五千人攻打王泰，杀了他。又和王廞在曲阿交战，王廞的部众溃散，王廞单人匹马逃走，不知到了何处。逮捕虞啸父，交付廷尉，因他的祖父虞潭有功，免除死罪，贬为平民。

14 燕国人库傉官骥进入中山，和开封公慕容详互相攻打。慕容详杀死库傉官骥，屠灭库傉官氏整个家族；又杀死中山尹苻漠，夷灭他的家族。中山城中没有固定的首领。民众担心魏国军队乘虚

而入，男女老幼结成同盟，各自独立作战。

初七，魏王拓跋珪解除对中山的包围，到河间谋求食物，督促各郡义务献粮。十七日，委派东平公拓跋仪担任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兖·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他为卫王。

慕容详自认为能打退魏国军队，威望恩德已经振兴，于是登上皇帝位，改年号为建始，设置文武官员。委派新平公可足浑潭担任车骑大将军、尚书令，杀死拓跋觚，来稳定人心。

郧城中的官属称范阳王慕容德称帝，正巧有从龙城前来的人，得知燕国君主慕容宝还活着，就作罢了。

15 凉王光遣太原公纂将兵击沮渠蒙逊于怨谷[1]，破之，蒙逊逃入山中。

蒙逊从兄男成为凉将军，闻蒙逊起兵，亦合众数千屯乐涫[2]。酒泉太守垒澄讨男成，兵败，澄死。

男成进攻建康[3]，遣使说建康太守段业曰："吕氏政衰，权臣擅命，刑杀无常，人无容处。一州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无所依附。府君奈何以盖世之才，欲立忠于垂亡之国？男成等既唱大义，欲屈府君扶临鄙州[4]，使涂炭之余，蒙来苏之惠[5]，何如？"业不从。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劝业从男成之请。业素与凉侍中房晷、仆射王详不平，惧不自安，乃许之。男成等推业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6]。以男成为辅国将军，委以军国之任。蒙逊帅众归业，业以

蒙逊为镇西将军。光命太原公纂将共讨业，不克。

16 六月，西秦王乾归征北河州刺史彭奚念为镇卫将军[7]；以镇西将军屋弘破光为河州牧[8]；定州刺史翟瑥为兴晋太守[9]，镇枹罕。

17 秋，七月，慕容详杀可足浑潭。详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杀无度，所诛王公以下五百余人，群下离心。城中饥窘，详不听民出采稆[10]，死者相枕，举城皆谋迎赵王麟。详遣辅国将军张骧帅五千余人督租于常山，麟自丁零入骧军，潜袭中山，城门不闭，执详，斩之。麟遂称尊号，听人四出采稆。人既饱，求与魏战，麟不从，稍复穷馁。魏王珪军鲁口，遣长孙肥帅骑七千袭中山，入其郛；麟追至泒水[11]，为魏所败而还。

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军常山之九门[12]。军中大疫，人畜多死，将士皆思归。珪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为国，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无民？"群臣乃不敢言。遣抚军大将军略阳公遵袭中山，入其郛而还。

18 燕以辽西王农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录尚书事。

【注释】

①忽谷：地名，在今甘肃民乐县境。一作"葱谷"。

②乐涫(guàn 冠)：县名，治今甘肃酒泉东南。

③建康：郡名。治今甘肃高台西南。

④鄙州：指凉州。

⑤来苏：从疾苦之中获得新生。语出《伪古文尚书·仲虺之诰》："徯予后，后来其苏。"

⑥"改元"句：段业所建之国，史称"北凉"。

⑦北河州：州名，治今甘肃临夏。

⑧屋弘：复姓，当作"屋引"。

⑨定州：州名，治今青海民和西北湟水南岸。

⑩稆(lǚ 吕)：野生谷物。

⑪孤(gū 孤)水：河流名，即今河北中部沙河。

⑫九门：县名，治今河北藁城西北。

【译文】

15 凉王吕光派遣太原公吕纂率领军队到恕谷攻打沮渠蒙逊，打败了他。沮渠蒙逊逃入山中。

沮渠蒙逊的堂兄沮渠男成担任凉国的将军，听说沮渠蒙逊起兵，也聚集几千部众驻扎在乐涫。酒泉太守垒澄讨伐沮渠男成，军队失败，垒澄被杀。

沮渠男成进军攻打建康，派遣使者劝告建康太守段业说："吕氏政治衰败，掌权的臣子擅自发令，刑罚杀戮没有法度，人人没有容身的地方。一个州的地面上，反叛的人到处可见，土崩瓦解的形势清楚地摆在眼前，百姓忍痛挨饿，没有可依附的人。府君为什么凭着当代无人可比的才能，想在即将灭亡的国家效忠呢？我们已经倡导大义，想委屈府君安抚、统领本州，使在水深火热中幸免的人，得到再生的恩惠，怎么样？"段业不听从。互相对抗了二十天，外面的援兵没有到达，建康郡的高逵、史惠等人劝段业接受沮渠男成的请求。段业一向和凉国侍中房晷、仆射王祥不和，经常恐惧不安，于是答应了。沮渠男成等人推举段业担任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败年号为神玺。段业委派沮渠男成担任辅国将军，把军政大权交付给他。沮渠蒙逊率领部众归附段业，段业委派沮渠蒙逊担任镇西将军。吕光命令太原公吕纂率领军队讨伐段业，没有攻下

来。

16 六月,西秦王乞伏乾归征召北河州刺史彭奚念担任镇卫将军;委派镇西将军屋弘破光担任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担任兴晋太守,镇守枹罕。

17 秋,七月,慕容详杀死可足浑潭。慕容详喜好饮酒,骄奢淫欲,不体恤官吏民众,刑罚杀戮没有法度,共诛杀王公以下五百多人,部属离心离德。城中饥饿困窘,慕容详不准许民众出去采集野生谷物,饿死的人接连不断,全城的人都谋划迎接赵王慕容麟。慕容详派遣辅国将军张骧率领五千多人,到常山督运租谷,慕容麟从丁零进入张骧的军队,暗中袭击中山,城门没有关闭,捉住慕容详,杀了他。慕容麟于是称帝,准许民众四出采集野生谷物。人们吃饱后,请求和魏国交战,慕容麟不听从,又渐渐地发生饥荒。魏王拓跋珪驻扎在鲁口,派遣长孙肥率领七千骑兵袭击中山,冲进了外城;慕容麟追击到洳水,被魏国军队打败后返回。

八月,初一,魏王拓跋珪迁到常山的九门驻扎。军中发生大瘟疫,人员牧畜死了很多,将领士兵都想回去。拓跋珪向各将领询问瘟疫情况,回答说:"活着的人只有十分之四、五。"拓跋珪说:"这本来就是天意,能怎么办呢?四海的民众,都可以组成国家,只在于我如何统治他们而已,何必担心没有民众?"臣属因之不敢再发言。派遣抚军大将军略阳公拓跋遵袭击中山,进入外城后返回。

18 燕国委派辽西王慕容农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录尚书事。

19 凉散骑常侍、太常西平郭磨[1],善天文数术,国人信重之。会荧惑守东井,磨谓仆射王详曰:"凉之分野,将有大

兵。主上老病，太子暗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讳，祸乱必起。吾二人久居内要，彼常切齿，将为诛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强[2]，二苑之人[3]，多其旧众。吾欲与公举大事，推乞基为主，二苑之众，尽我有也。得城之后，徐更议之。"详从之。麿夜以二苑之众烧洪范门，使详为内应；事泄，详被诛，麿遂据东苑以叛。民间皆言圣人举兵，事无不成，从之者甚众。

凉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讨麿。纂将还，诸将皆曰："段业必蹑军后，宜潜师夜发。"纂曰："业无雄才，凭城自守；若潜师夜去，适足张其气势耳。"乃遣使告业曰："郭麿作乱，吾今还都；卿能决者，可早出战。"于是引还。业不敢出。

纂司马杨统谓其从兄桓曰："郭麿举事，必不虚发。吾欲杀纂，推兄为主，西袭吕弘，据张掖，号令诸郡，此千载一时也。"桓怒曰："吾为吕氏臣，安享其禄，危不能救，岂可复增其难乎？吕氏若亡，吾为弘演矣[4]！"统至番禾[5]，遂叛归麿。弘，纂之弟也。

纂与西安太守石元良共击麿[6]，大破之，乃得入姑臧。麿得光孙八人于东苑，及败而恚，悉投于锋上，枝分节解，饮其血以盟众，众皆掩目。

凉人张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于休屠城[7]。与麿共推凉后将军杨轨为盟主。轨，略阳氐也。将军程肇谏曰："卿弃龙头而从蛇尾，非计也。"轨不从；自称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纂击破麿将王斐于城西，麿兵势渐衰，遣使请救于秃

发乌孤。九月，乌孤使其弟骠骑将军利鹿孤帅骑五千赴之。

20 秦太后蛇氏卒。秦主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圣性以光道训，既葬之后，素服临朝。"尹纬驳曰："嵩矫常越礼，请付有司论罪。"兴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一从嵩议。"

21 鲜卑薛勃叛秦，秦王兴自将讨之，勃败，奔没弈干，没弈干执送之。

22 秦泫氏男姚买得谋弑秦主兴[8]，不克而死。

【注释】

①麇(nún 恁)。

②田胡：匈奴部落名。

③二苑：后凉都城姑臧，有东苑城、西苑城，合称二苑。

④弘演(？～公元前660年)：春秋时卫国大夫。公元前660年，北狄攻陷卫国，杀死卫国国君卫懿公，弘演追寻懿公尸体，尸体已粉碎，仅肝脏完整，弘演决意以自己的身体为棺木，就剖开腹部，把懿公的肝脏纳入，殉难而死。

⑤番禾：县名，治今甘肃永昌。

⑥西安：郡名，治今甘肃张掖东南。

⑦休屠城：城名，在今甘肃武威北。

⑧泫氏：县名，治今山西高平。男：爵位名，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的第五等。

【译文】

19 凉国散骑常侍、太常西平人郭麇，擅长天文及历法占卜一类的学问，国中人士相信敬重他。正巧荧惑星停留在东井星宿，郭麇

对仆射王详说："凉国的区域内，将有大的战争。主上年老多病，太子昏庸懦弱，太原公凶恶骠悍，一旦主上去世，祸乱必然爆发。我们二人长久掌管朝内机要，他时常咬牙切齿地憎恨我们，我们将成为他诛杀的首要对象。田胡王乞基部落力量最强，东苑、西苑二苑中的人，大多是他旧日的部属。我想和你发动大事，推举王乞基为首领，二苑的部众，就全部属于我们的了。得到城池之后，再慢慢商议其他的事。"王详听从了他的意见。郭麐在夜晚率领二苑的部众烧毁洪范门，让王详充当内应；事情泄露，王详被杀，郭麐于是占据东苑反叛。民间都传言圣人起兵，事情没有不成功的，追随他的人非常多。

凉王吕光征召太原公吕纂，命令他讨伐郭麐。吕纂将要返回，各将领都说："段业必定尾随在我军之后，军队应该在夜晚秘密地出发。"吕纂说："段业没有杰出的才能，仗恃着城池加以防守而已；如果在夜晚秘密地离开，恰恰足以助长他的气焰声势。"就派遣使者告诉段业说："郭麐作乱，我现在将要回到都城；你如有胆量决一死战，可早日出城交战。"于是率军撤退。段业不敢出城追击。

吕纂的司马杨统对他的堂兄杨桓说："郭麐起兵，一定不会没有把握。我想杀死吕纂，推举兄长为首领，向西袭击吕弘，占据张掖，向各郡发号施令，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杨桓发怒说："我是吕氏的臣属，安稳地享受他的俸禄，吕氏有危难不能拯救，怎能再增加他的困境呢？吕氏如果灭亡，我只有做弘演了！"杨统到达番禾，就发动叛乱，归附郭麐。吕弘，是吕纂的弟弟。

吕纂和西安太守石元良共同攻打郭麐，把郭麐打得大败，才得以进入姑臧。郭麐在东苑擒获吕光的八个孙子，等到战败，非常愤怒，把他们全部抛到兵刃之上，分解他们的肢体，喝他们的血，和部众盟誓，众人都不忍观看。

凉国人张捷、宋生等人招集三千戎人、汉人，在休屠城反叛。和郭麐共同推举凉国后将军杨轨担任盟主。杨轨，是略阳氐族人。将

军程肇规劝说："你抛弃龙头而跟随蛇尾，不是好的计策。"杨轨不听从；自称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吕纂在城西打败郭磨的将领王斐，郭磨军队的势力渐渐衰弱，派遣使者向秃发乌孤请求救援。九月，秃发乌孤派他的弟弟骠骑将军秃发利鹿孤率领五千骑兵前往。

20 秦国太后蛇氏去世。秦国君主姚兴悲痛消瘦，超过通常的礼仪，不能处理各项政事。臣属请求依照汉、魏旧例，安葬之后就改穿平日服装。尚书郎李嵩上奏疏说："以孝道治理天下，是前代君王的美好行为。应该顺应主上的天性，来光大崇高的训诫，安葬之后，穿素色的服装主持朝政。"尹纬驳斥说："李嵩改变常规，超越礼仪，请交付有关官员定罪。"姚兴说："李嵩是忠臣孝子，有什么罪呢？现一概听从李嵩的建议。"

21 鲜卑人薛勃背叛秦国，秦国君主姚兴亲自率领军队讨伐他。薛勃失败，投奔没弈干，没弈捉住他后押送给秦国。

22 秦国泫氏男姚买得谋划杀害秦国君主姚兴，没有成功，被处死。

23 秦主兴入寇湖城，弘农太守陶仲山、华山太守董迈皆降之；遂至陕城，进寇上洛[1]，拔之。遣姚崇寇洛阳，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徙流民二万余户而还。

武都氐屠飞、啖铁等据方山以叛秦[2]，兴遣姚绍等讨之，斩飞、铁。

兴勤于政事，延纳善言，京兆杜瑾等皆以论事得显拔，天水姜龛等以儒学见尊礼，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等以

文章参机密。诜刚介雅正，以风教为己任。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诜闻之而泣，持剑求高，欲杀之，高惧而逃匿。

24 中山饥甚，慕容麟帅二万余人出据新市[3]。甲子晦，魏王珪进军攻之。太史令晁崇曰："不吉。昔纣以甲子亡，谓之疾日[4]，兵家忌之。"珪曰："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兴乎？"崇无以对。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泒水。甲戌，珪与麟战于义台[5]，大破之，斩首九千余级，麟与数十骑驰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邺。

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张骧、李沈先尝降魏，复亡去，珪入城，皆赦之。得燕玺绶、图书、府库珍宝以万数，班赏群臣将士有差。追谥弟觚为秦愍王；民慕容详冢，斩其尸；收杀觚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6]，以大刃剉之[7]。

丁亥，遣三万骑就卫王仪，将攻邺。

25 秦长水校尉姚珍奔西秦，西秦王乾归以女妻之。

26 河南鲜卑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附于秃发乌孤。

27 燕人有自中山至龙城者，言拓跋涉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邺城。会德表至，劝燕主宝南还，宝于是大简士马，将复取中原。遣鸿胪鲁邃册拜德为丞相、冀州牧，南夏公侯牧守皆听承制封拜。十一月，癸丑，燕大赦。十二月，调兵悉集，戒严在顿[8]，遣将军启苍南视形势。

乙亥，慕容麟至邺，复称赵王，说范阳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将乘胜攻邺，邺中虽有蓄积，然城大难固，且人心

恇惧[9]，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台，阻河以待魏，伺衅而动，河北庶可复也。"时鲁阳王和镇滑台，和，垂之弟子也，亦遣使迎德；德许之。

【注释】

①上洛：县名，治今陕西商县。

②啖(dàn 淡)：姓氏。　方山：山名，在今甘肃平凉西。

③新市：县名，治今河北正定东北。

④疾日：恶日、不吉之日。

⑤义台：地名，在今河北新乐东北沙河侧。

⑥五族：五服之内的亲属。

⑦剉(cuò 错)：折伤、锉碎。

⑧顿：止宿之所。

⑨恇(kuāng 匡)惧：害怕、惊慌。

【译文】

23 秦国君主姚兴入侵湖城，晋国弘农太守陶仲山、华山太守董迈都向他投降；于是到达陕城，进犯上洛，攻下来了。派遣姚崇进犯洛阳，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城，姚崇攻不下来，于是迁徙流民二万多户而后返回。

武都氐族首领屠飞、啖铁等人占据方山，反叛秦国，姚兴派遣姚绍等人讨伐，杀了屠飞、啖铁。

姚兴处理政事勤勉，善于采纳好的建议，京兆人杜瑾等人都因议论政事得到擢升，天水人姜龛等人因通晓儒学受到尊崇礼敬，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等人因善写文章参预机要事务。古成诜刚直耿介、高雅正派，把维护道德风尚视为自己的责任。京兆人韦高仰慕阮籍的为人，在为母亲守丧期间，弹琴饮酒。古成诜听说后为之哭泣，拿着剑去找韦高，想杀掉他，韦高畏惧，逃走后躲藏起来。

24 中山城中发生大饥荒，慕容麟率领二万多人出城据守新市。甲子日（二十九日），魏王拓跋珪进军攻打新市。太史令晁崇说："不吉利。从前商纣王在甲子日亡国，称为恶日，是用兵的人所忌讳的。"拓跋珪说："商纣王在甲子日灭亡，周武王不是在甲子日兴盛的吗？"晁崇无话可答。冬，十月，初二，慕容麟退到洳水据守。初十，拓跋珪和慕容麟在义台交战，把慕容麟打得大败，斩下首级九千多颗，慕容麟和几十名骑兵救出妻子儿女，逃入西山，随之又逃奔郦城。

二十日，魏国攻下中山，燕国公卿、尚书、将领官吏、士兵投降的有二万多人。张犨、李沈原先曾经投降魏国，又逃走，拓跋珪进城，全部赦免了他们。获得燕国的玺绶、图书、府库中的珍宝，以万计数，依等级赏赐给臣属和将领士兵。追谥弟弟拓跋觚为秦愍王；发掘慕容详的坟墓，砍他的尸体；逮捕杀害拓跋觚的高湖、程同，都夷灭五族，用大刀切割。

二十三日，拓跋珪派遣二万骑兵赶往卫王拓跋仪那里，准备攻打郦城。

25 秦国长水校尉姚珍投奔西秦，西秦王乞伏乾归把女儿嫁给他。

26 黄河以南鲜卑部落吐秣等十二部大人，全都归附于秃发乌孤。

27 燕国有从中山到达龙城的人，说拓跋涉珪力量衰微薄弱，司徒慕容德完好地守卫着郦城。恰在这时，慕容德的奏章送到，劝燕国君主慕容宝回到南方，慕容宝于是大量征集兵马，准备再攻取中原。派遣鸿胪鲁邃带上诏书任命慕容德为丞相、冀州牧，南部地区的公侯、州牧郡守，都听凭他以皇帝名义封赏任命。十一月，十九日，燕国大赦境内。十二月，征调的军队全部集中，在屯驻之处整装待发，派遣将军启岑到南方观察形势。

十二日，慕容麟到达郦城，又称为赵王，劝范阳王慕容德说：

"魏国攻下中山后,将要乘胜攻打邺城,邺城内虽有积蓄,但城池大,难以加固,而且人心惶恐,不可能守住。不如向南赶往滑台,凭借黄河险阻,来对付魏国,等待时机行动,黄河以北或许可以收复。"这时,鲁阳王慕容和镇守滑台,慕容和,是慕容垂的弟弟的儿子,也派遣使者迎接慕容德;慕容德答应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一十

晋纪三十二　著雍阏茂，一年。

安皇帝乙

隆安二年

1 春，正月，燕范阳王德自邺帅户四万南徙滑台。魏卫王仪入邺，收其仓库，追德至河，弗及。

赵王麟上尊号于德，德用兄垂故事[1]，称燕王，改永康三年为元年[2]，以统府行帝制[3]，置百官。以赵王麟为司空、领尚书令，慕容法为中军将军，慕舆拔为尚书左仆射，丁通为右仆射。麟复谋反，德杀之。

2 庚子，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之子宪，喜曰："王景略之孙也。"以为本州中正，领选曹事[4]，兼掌门下。至邺，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

贾彝帅吏兵五千人镇鄴。

珪自鄴还中山,将北归,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5]。珪恐己既去,山东有变,复置行台于中山,命卫王仪镇之;以抚军大将军略阳公遵为尚书左仆射,镇勃海之合口[6]。

右将军尹国督租于冀州,闻珪将北还,谋袭信都;安南将军长孙嵩执国,斩之。

3 燕启伦还至龙城[7],言中山已陷;燕主宝命罢兵。辽西王农言于宝曰:"今迁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师袭库莫奚,取得牛马以充军资,更审虚实,俟明年而议之。"宝从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浇洛水[8],会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诣宝,言"涉圭西上,中国空虚。"延追宝及之,宝大喜,即日引还。

4 辛酉,魏王珪发中山,徙山东六州吏民杂夷十余万口以实代。博陵、勃海、章武群盗并起,略阳公遵等讨平之。

广川太守贺赖卢,性豪健,耻居冀州刺史王辅之下,袭辅,杀之,驱勒守兵,掠阳平、顿丘诸郡,南渡河,奔南燕。南燕王德以赖卢为并州刺史,封广宁王。

【注释】

①"德用"句:慕容垂称燕王事,见本书第105卷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②"改永康"句:慕容德所建之国,史称"南燕"。

③统府:各方镇皆统于燕王府,故称统府。

④选曹:指吏部尚书之职。

⑤恒岭:指恒山之岭,在今河北曲阳西北。

⑥合口：城名，在今河北沧州市西南。

⑦启伦：上卷作“启苍”。

⑧浇洛水：河流名，又称浇水，一名饶乐水，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

【译文】

晋纪三十二　戊戌（公元 398 年），一年。

安皇帝乙

隆安二年（戊戌，公元 398 年）

1 春，正月，燕国范阳王慕容德以邺城率领四万户向南迁徙到滑台。魏国卫王拓跋仪进入邺城，收缴他的仓库，追赶慕容德到黄河边，没有赶上。

赵王慕容麟劝慕容德称帝，慕容德仿效哥哥慕容垂的旧例，称为燕王，把永康三年改为燕王元年，以统府执行皇帝的职权，设置文武官员。委派赵王慕容麟担任司空，兼任尚书令，慕容法担任中军将军，慕舆拔担任尚书左仆射，丁通担任右仆射。慕容麟又图谋反叛，慕容德杀了他。

2 初七，魏王拓跋珪从中山向南巡视到高邑，寻访到王永的儿子王宪，高兴地说：“这是王景略的孙子。”委任他为本州中正，兼任吏部尚书事务，同时掌管门下省。委派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担任尚书，和左丞贾彝率领官吏兵士五千人镇守邺城。

拓跋珪从邺城返回中山，将要回到北方，调发一万兵士开辟一条直道，从望都起，凿通恒岭到代郡，共五百多里。拓跋珪担心自己离开后，太行山以东发生变乱，又在中山设置行台，命令卫王拓跋仪镇守中山；委派抚军大将军略阳公拓跋遵担任尚书左仆射，镇守勃海的合口。

右将军尹国在冀州督运租谷，听说拓跋珪将要回到北方，谋划袭击信都；安南将军长孙嵩捉住尹国，杀了他。

3 燕国将军启伦回到龙城，说中山已经沦陷；燕国君主慕容宝命

令停止军事行动。辽西王慕容农向慕容宝进言说:"现在迁都时间还不长,不能向南征伐,应该利用集结的军队袭击库莫奚,夺取他们的牛马来补充军用物资,再观察他们的虚实,等待明年再商议南征的事情。"慕容宝听从了他的建议。二十六日,向北行进。二十七日,渡过浣洛水,恰巧南燕王慕容德派遣侍郎李延前往慕容宝那里,说"拓跋涉圭向西行进,中原空虚。"李延追赶上了慕容宝,慕容宝非常高兴,当日就率领军队返回。

4 二十八日,魏王拓跋珪从中山出发,迁徙太行山以东六州的官吏民众和各夷族十多万人,去充实魏国。博陵、勃海、章武成群的盗贼一同兴起,略阳公拓跋遵等人前往讨伐,平定了他们。

广川太守贺赖卢,性情豪爽强悍,以位居冀州刺史王辅之下为耻辱,袭击王辅,杀了他,驱使部勒守卫的军队,掳掠阳平、顿丘各郡,向南渡过黄河,投奔南燕。南燕王慕容德委派贺赖卢为并州刺史,封他为广宁王。

5 西秦王乾归遣乞伏益州攻凉支阳、鹑武、允吾三城[1],克之;虏万余人而去。

6 燕主宝还龙城宫,诏诸军就顿,不听罢散,文武将士皆以家属随驾。辽西王农、长乐王盛切谏,以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与敌,宜且养兵观衅。宝将从之,抚军将军慕舆腾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今师众已集,宜独决圣心,乘机进取,不宜广采异同以沮大计。"宝乃曰:"吾计决矣,敢谏者斩!"二月,乙亥,宝出就顿,留盛统后事。己卯,燕军发龙城,慕舆腾为前军,司空农为中军,宝为后

军，相去各一顿[2]，连营百里。

壬午，宝至乙连[3]，长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众心之惮征役[4]，遂作乱。速骨等皆高阳王隆旧队，共逼隆子高阳王崇为主，杀乐浪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谊及宗室诸王。河间王熙素与崇善，崇拥佑之，故独得免。燕主宝将十余骑奔司空农营，农将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清澄，不可便出[5]。"农引刀将斫之，遂出见宝，又驰信追慕舆腾。癸未，宝、农引兵还趣大营，讨速骨等。农营兵亦厌征役，皆弃仗走，腾营亦溃。宝、农奔还龙城。长乐王盛闻乱，引兵出迎，宝、农仅而得免。

7 会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谯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为腹心。尚之说道子曰："今方镇强盛，宰相权轻，宜密树腹心于外以自藩卫。"道子从之，以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军事，用为形援，日夜与尚之谋议，以伺四方之隙。

8 魏王珪如繁畤宫[6]，给新徙民田及牛。

珪畋于白登山，见熊将数子，谓冠军将军于栗磾曰："卿名勇健，能搏此乎？"对曰："兽贱人贵，若搏而不胜，岂不虚毙一壮士乎？"乃驱致珪前，尽射而获之。珪顾谢之。

秀容川酋长尔朱羽健从珪攻晋阳、中山有功[7]，拜散骑常侍，环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柔然数侵魏边，尚书中兵郎李先请击之；珪从之，大破柔然而还。

【注释】

①支阳:县名,又作"枝阳",治今甘肃永登东南庄浪河东岸。 鹯(zhān沾)武:城名,在今甘肃兰州市郊。允吾:县名,治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南岸。

②顿:里程单位,一顿当在30~50里之间。

③乙连:城名,确址待考,疑在今辽宁建昌或河北青龙一带。

④长上:武官名。长久担任宫廷警卫而不轮番更替者,从中挑选骁勇有才干的担任长上,统领卫士。

⑤"宜少"二句:意为部众混乱,如同混水,应等部众安定,如水清澈之后再出动。

⑥繁畤:县名,治今山西浑源西南。

⑦秀容川:地名,相当今山西西北部云中山、句注山迤西,桑干河、汾河上游和黄河东岸一带。

【译文】

5 西秦王乞伏乾归派遣乞伏益州攻打凉国的支阳、鹯武、允吾三城,攻下来了;俘获一万多人后离去。

6 燕国君主慕容宝回到龙城宫,诏令各军到兵营集结,不准解散,文武官员、将领士兵都携带家属跟随君主。辽西王慕容农、长乐王慕容盛极力规劝,认为军队疲劳,力量薄弱,魏国新近不断获胜,不能同他们对敌,应该暂且让军队休整,等待时机。慕容宝准备听从他们的意见,抚军将军慕舆腾说:"百姓只可同他们分享成功的欢乐,难以同他们商议开创大业。现在军队已经集结,天子应该独自决断,不应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来扰乱根本大计。"慕容宝于是说:"我的主意已定,胆敢规劝的斩首!"二月,十三日,慕容宝出宫,住进军营,留下慕容盛统领留守事务。十七日,燕国军队从龙城出发,慕舆腾统领前军,司空慕容农统领中军,慕容宝统领后军,各军相距一顿,军营连接,前后一百里。

二十日,慕容宝到达乙连,长上段速骨、宋赤眉等人利用众人害怕征战的心理,发动叛乱。段速骨等人都是高阳王慕容隆的旧

部，一同逼迫慕容隆的儿子慕容崇为首领，杀死乐浪威王慕容宙，中牟熙公段谊和宗室各王。河间王慕容熙一向和慕容崇相好，慕容崇保护他，所以唯独他得以保全。燕国君主慕容宝带领十多名骑兵逃到司空慕容农的军营，慕容农将要出营迎接，左右的人抱住他的腰，制止他说："应该等到稍微安定后再出去，不可这样轻率地出去。"慕容农拔出刀要砍他们，他们才放手，于是出去见慕容宝，又派遣使者骑快马追回慕舆腾。二十一日，慕容宝、慕容农率领军队赶回大本营，讨伐段速骨等人。慕容农军营中的兵士也厌倦征战，都抛下兵器逃走，慕舆腾的军营也崩溃。慕容宝、慕容农逃回龙城。长乐王慕容盛听说发生叛乱，率领军队出城迎接，慕容宝、慕容农才得以幸免。

7 会稽王司马道子忌恨王恭、殷仲堪的威逼，因谯王司马尚之和他的弟弟司马休之有才干谋略，结纳他们为心腹。司马尚之劝告司马道子说："现在藩镇力量强盛，宰相权力太小，应该在外地秘密安置心腹，来保卫自己。"司马道子听从了他的建议，委派自己的司马王愉担任江州刺史，统领江州以及豫州四郡的军务，作为形势上的接援，每天和司马尚之谋划商议，来窥伺四方的变故。

8 魏王拓跋珪前往繁畤宫，对迁徙的民众赐与田地和耕牛。

拓跋珪在白登山狩猎，看见一只熊带着几只熊崽，对冠军将军于栗磾说："你有勇敢雄健的名声，能够同熊搏斗吗？"回答说："野兽命贱，人命贵重，如果搏斗不能获胜，岂不是白白死掉一名壮士吗？"于是把熊驱赶到拓跋珪面前，全部用箭射杀，捕获了它们。

秀容川酋长尔朱羽健跟随拓跋珪攻打晋阳、中山有功，任命他为散骑常侍，围绕他的住地，划出三百里来封给他。

柔然多次侵犯魏国边界，尚书中兵郎李先请求攻打柔然；拓跋珪听从他的建议，把柔然打得大败，然后返回。

9 杨轨以其司马郭纬为西平相，帅步骑二万北赴郭磨[1]。秃发乌孤遣其弟车骑将军俟檀帅骑一万助轨。轨至姑臧，营于城北。

10 燕尚书顿丘王兰汗阴与段速骨等通谋，引兵营龙城之东；城中留守兵至少，长乐王盛徙内近城之民，得丁夫万余，乘城以御之。速骨等同谋才百余人，余皆为所驱胁，莫有斗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将攻城，辽西桓烈王农恐不能守，且为兰汗所诱，夜，潜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战甚力，速骨之众死者以百数。速骨乃将农循城，农素有忠节威名，城中之众恃以为强，忽见在城下，无不惊愕丧气，遂皆逃溃。速骨入城，纵兵杀掠，死者狼籍。宝、盛与慕舆腾、馀崇、张真、李旱、赵恩等轻骑南走。速骨幽农于殿内。长上阿交罗，速骨之谋主也，以高阳王崇幼弱，更欲立农。崇亲信毅让、出力犍等闻之[2]，丁酉，杀罗及农。速骨即为之诛让等。农故吏左卫将军宇文拔亡奔辽西。

庚子，兰汗袭击速骨，并其党尽杀之。废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宝，及于蓟城。宝欲还，长乐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诈未可知，今单骑赴之，万一汗有异志，悔之无及。不如南就范阳王，合众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众，徐归龙都，亦未晚也。"宝从之。

11 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不乐徙代，聚众叛魏，魏安远将军庾岳讨平之。

12 魏王珪召卫王仪入辅，以略阳公遵代镇中山。夏，四

月，壬戌，以征虏将军穆崇为太尉，安南将军长孙嵩为司徒。

【注释】

①“帅步骑”句：郭磨反叛后凉，见本书第109卷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

②鬷（kōng 空）：姓氏。

【译文】

9 杨轨委派他的司马郭纬担任西平相，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向北赶往郭磨那里。秃发乌孤派遣他的弟弟车骑将军秃发傉檀率领一万骑兵协助杨轨。杨轨率军进抵姑臧，在城北扎营。

10 燕国尚书顿丘王兰汗暗中和段速骨等人联络，率领军队驻扎在龙城的东面；城中留守的兵力很少，长乐王慕容盛把城池附近的民众迁入城中，得到一万多强壮男子，登上城墙抵御段速骨。段速骨的同谋仅一百多人，其余的都是被胁迫的，没有人有斗志。三月，初二，段速骨等人将要攻城，辽西恒烈王慕容农担心守不住，并且为兰汗所引诱，夜晚，秘密出城赶往段速骨那里，希望以此保全自己。第二天早上，段速骨等人攻打城池，城上的抵御十分顽强，段速骨的部众死的以百计数。段速骨于是带着慕容农环城行走，慕容农一向有忠贞守节的威名，城中的人依靠他为支柱，忽然看到他在城下，没有人不惊讶丧胆，于是都逃跑溃散。段速骨进入城中，放纵兵士烧杀抢掠，死的人纵横相接。慕容宝、慕容盛和慕舆腾、徐崇、张真、李旱、赵恩等人轻骑向南逃跑。段速骨把慕容农囚禁在殿内。长史阿交罗，是段速骨的主要谋士，因高阳王慕容崇年幼体弱，想另立慕容农。慕容崇的亲信鬷让、出力犍等人听说后，初五，杀死阿交罗和慕容农。段速骨马上为之而诛杀鬷让等人。慕容农的旧日部属左卫将军宇文拔逃往辽西。

初八，兰汗袭击段速骨，连同他的党羽一同杀死。废黜慕容崇、拥戴太子慕容策，以皇帝名义大赦境内，派遣使者迎接慕容宝，在蓟城赶上了他。慕容宝想回去，长乐王慕容盛等人都说："兰汗是忠心是奸诈还不知道，现在单人匹马前去，万一兰汗别有用心，后悔就来不及了。不如向南赶到范阳王那里，集合军队夺取冀州；如果不能取胜，收集南方的军队，慢慢地回到龙都，也不算晚。"慕容宝听从了他的建议。

11 离石匈奴首领呼延铁、西河匈奴首领张崇等人不乐意迁到代郡，聚集部众反叛魏国，魏国安远将军庾岳出兵讨伐，平定了他们。

12 魏王拓跋珪征召卫王拓跋仪入朝辅政，委派略阳公拓跋遵代替他镇守中山。夏，四月，初一，委派征虏将军穆崇担任太尉，安南将军长孙嵩担任司徒。

13 燕主宝从间道过邺，邺人请留，宝不许。南至黎阳，伏于河西，遣中黄门令赵思告北地王钟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时南征，至乙连，会长上作乱，失据来此。王亟白丞相奉迎！"钟，德之从弟也，首劝德称尊号，闻而恶之，执思付狱，以状白南燕王德。德谓群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计，劝吾摄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乏主，故权顺群议以系众心。今天方悔祸，嗣帝得还，吾将具法驾奉迎，谢罪行阙[1]，何如？"黄门侍郎张华曰："今天下大乱，非雄才无以宁济群生。嗣帝暗懦，不能绍隆先统。陛下若蹈匹夫之节，舍天授之业，威权一去，身首不保，况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舆护曰："嗣帝不达时宜，委弃国都，自取败亡，不堪多

难，亦已明矣。昔蒯聩出奔，卫辄不纳[2]，《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犹可，况以父拒子乎？今赵思之言，未明虚实，臣请为陛下驰往诫之[3]。”德流涕遣之。

护帅壮士数百人随思而北，声言迎卫，其实图之。宝既遣思诣钟，于后得樵者，言德已称制，惧而北走。护至，无所见，执思以还。德以思练习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马犹知恋主，思虽刑臣[4]，乞还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东迁，晋、郑是依[5]。殿下亲则叔父，位为上公，不能帅先群后以匡帝室[6]，而幸本根之倾，为赵王伦之事[7]，思虽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8]，犹慕龚君宾不偷生于莽世也[9]！”德斩之。

宝遣扶风忠公慕舆腾与长乐王盛收兵冀州，盛以腾素暴横，为民所怨，乃杀之。行至巨鹿、长乐，说诸豪杰，皆愿起兵奉宝。宝以兰汗祀燕宗庙，所为似顺，意欲还龙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10]，抵民张曹家。曹素武健，请为宝合众；盛亦劝宝宜且驻留，察汗情状。宝乃遣冗从仆射李旱先往见汗，宝留顿石城[11]。会汗遣左将军苏超奉迎，陈汗忠款。宝以汗燕王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谓必无他，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谏，宝不听，留盛在后，盛与将军张真下道避匿。

丁亥，宝至索莫汗陉[12]，去龙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请罪，兄弟共谏止之。汗乃遣弟加难帅五百骑出迎；又遣兄堤闭门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将为变，而无如之何。加难见宝于陉北，拜谒已，从宝俱进。颍

阴烈公馀崇密言于宝曰:"观加难形色,祸变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径前?"宝不从。行数里,加难先执崇,崇大呼骂曰:"汝家幸缘肺附[13],蒙国宠荣,覆宗不足以报。今乃敢谋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计旦暮即屠灭,但恨我不得手脍汝曹耳[14]!"加难杀之。引宝入龙城外邸,弑之。汗谥宝曰灵帝;杀献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余人;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昌黎王,改元青龙;以堤为太尉,加难为车骑将军,封河间王熙为辽东公,如杞、宋故事[15]。

长乐王盛闻之,驰欲赴哀;张真止之。盛曰:"我今以穷归汗,汗性愚浅,必念婚姻,不忍杀我,旬月之间,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见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请盛于汗,盛妃复顿头于诸兄弟。汗恻然哀之,乃舍盛于宫中,以为侍中、左光禄大夫,亲待如旧。堤、加难屡请杀盛,汗不从。堤骄很荒淫,事汗多无礼,盛因而间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

【注释】

①行阙:天子行宫前的阙门。

②"昔蒯聩"二句:其事详见本书第109卷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三月条注文。

③詗(xiòng):刺探。

④刑臣:受过宫刑的臣子,指宦官。

⑤晋、郑:指晋文侯、郑武公。

⑥群后:各位王公。在先秦,诸侯称后,赵思把王公视为先秦时的诸侯,故称"群后"。

⑦"为赵"句:西晋赵王司马伦篡位之事,见本书第89卷晋惠帝永宁元年

(公元301年)。

⑧"思虽"句:申包胥,春秋末楚国公族。公元前506年,吴国破楚,他奉命前往秦国请求出兵救援,鹄立秦廷痛哭七天七夜,勺饮不入口。秦乃出车五百乘,援楚复国。

⑨"犹慕"句:龚君宾,即龚胜,龚胜在王莽时不苟且偷生之事见本书第37卷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

⑩建安:城名,在今河北迁安东北。

⑪石城:城名,在今辽宁朝阳南。

⑫索莫汗陀:地名,在今辽宁朝阳西南。

⑬肺附:亲戚。

⑭脍(kuài 快):切得很细的肉。

⑮杞、宋故事:周朝建立后,封夏朝的后裔为杞国国君、商朝的后裔为宋国国君。

【译文】

13 燕国君主慕容宝从小路经过邺城,邺城的人请求他留下来,慕容宝不答应。往南到达黎阳,潜伏在黄河西岸,派遣中黄门令赵思告诉北地王慕容钟说:"主上在二月接到丞相的奏章,立即向南征伐,到达乙连,遇到长上发动叛乱,失去依靠来到这里。大王赶紧报告丞相,前来迎接!"慕容钟,是慕容德的堂弟,最先劝说慕容德称帝,听了赵思的话很厌恶,抓住赵思收进监狱,把情况禀报给南燕王慕容德。慕容德对属属们说:"你们出于对国家命运的考虑,劝我代理朝政;我也因继位的皇帝流亡在外,民众缺乏主宰,神灵缺乏祭祀,所以权且顺从众人的建议,来维系人心。现在上天后悔降祸给我国,继位的皇帝得以返回,我将准备车驾恭敬地迎接,到行阙请求治罪,怎么样?"黄门侍郎张华说:"现在天下大乱,不是杰出的人才不能拯救民众。继位的皇帝昏庸懦弱,不能继承和发扬先辈的业绩。陛下如果偏要恪守一个平庸人的所谓节操,放弃上天授予的大业,权威一丧失,性命难保,我大燕的社稷之神又怎能继续得

到祭祀呢?"慕舆护说:"继位的皇帝不通达时务,放弃国都,自己招致失败灭亡,不能承受多种灾难,也是很明显的。从前卫蒯聩逃亡在外,卫辄不接纳地回去,《春秋》认为是对的。以儿子的身份拒绝父亲尚且可以,何况是以叔父的身份拒绝侄儿呢?现在赵思的话,不知是真是假,臣下请求替陛下赶去刺探一下。"慕容德流着眼泪派遣他前去。

慕舆护率领几百名强壮的兵士,跟随赵思向北行进,口头上说是迎接保卫慕容宝,其实是想杀掉他。慕容宝派遣赵思前往慕容钟那里之后,在后面遇到打柴的人,说慕容德已经称帝,大为恐惧,向北逃跑。慕舆护到达后,没有看见慕容宝,捉住赵思返回。慕容德因赵思熟悉朝廷典章制度,想留他下来加以任用;赵思说:"狗和马还知道留恋主人,我虽是个宦官,还请放我回去追随主上。"慕容德执意挽留他,赵思发怒说:"周王室迁到东方,依靠晋国、郑国。殿下和主上,论亲属是叔父,论地位是上公,不能在王公中做表率来匡扶燕国王室,却庆幸国家的根基倾覆,做赵王司马伦那样的事,我虽然不能像申包胥保全楚国那样,但仍然仰慕龚君宾在王莽时代不苟且偷生!"慕容德杀了他。

慕容宝派遣扶风忠公慕舆腾和长乐王慕容盛在冀州收集失散的兵士,慕容盛因慕舆腾一向凶暴骄横,为民众所怨恨,就杀了他。行进到巨鹿、长乐,游说各个豪杰,都愿意起兵拥护慕容宝。慕容宝因兰汗祭祀燕国的宗庙,所作所为像是效忠自己,思想上想回龙城,不肯留在冀州,于是向北行进;到达建安,住在平民张曹的家中。张曹一向勇武健壮,请求为慕容宝招集部众;慕容盛也劝慕容宝应暂且住下来,观察兰汗的动向。慕容宝于是派遣冗从仆射李旱先去会见兰汗,慕容宝留下来住在石城。恰在这时,兰汗派遣左将军苏超来迎接,陈说兰汗的忠诚。慕容宝因兰汗是燕王慕容垂的舅舅,是慕容盛的妃子的父亲,认为一定不会有其他的变故,不等李旱返回,就出发了。慕容盛流着眼泪,坚决地劝阻,慕容宝不听从,

留慕容盛在后面，慕容盛和将军张真从小路逃走，躲藏起来。

二十六日，慕容宝到达索莫汗陉，离龙城四十里，城中的人都很高兴。兰汗惶恐不安，想自动出城请罪，他的兄弟一同劝阻他。兰汗于是派遣弟弟兰加难率领五百骑兵出城迎接；又派遣哥哥兰堤关闭城门，禁止携带兵器，不准行人出入。城中的人都知道将要发生变乱，但又无可奈何。兰加难在索莫汗陉的北面见到慕容宝，叩拜渴见之后，跟着慕容宝一同行进。颍阴烈公馀崇秘密地对慕容宝说："观察兰加难的举动神色，祸难已迫在眉睫，应该停下来思考一番，为什么要轻率行进呢？"慕容宝不听从。走了几里路，兰加难首先捉住馀崇，馀崇大声地责骂说："你们家荣幸地攀为王室的亲戚，蒙受国家的宠爱和荣耀，全族覆灭都不足以报答。现在却竟敢谋图反叛篡位，这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我估算你们早晚要被消灭，只是遗憾我不能亲手剁碎你们而已！"兰加难杀了他。把慕容宝带到龙城外面的房舍中，杀了他。兰汗给慕容宝定谥号为灵帝；杀死献哀太子慕容策和王公、文武员官员一百多人；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昌黎王，改年号为青龙；委派兰堤担任太尉，兰加难担任车骑大将军，封河间王慕容熙为辽东公，如周朝封夏、商后裔为杞、宋国君的旧例。

长乐王慕容盛听说慕容宝被杀，想赶去奔丧；张真劝阻他。慕容盛说："我现在在困境中归附兰汗，兰汗禀性愚昧浅陋，必定体念婚姻关系，不忍心杀我，个把月时间，足以实现我的心愿和志向。"于是前去拜见兰汗。兰汗的妻子乙氏和慕容盛的妃子都流泪哭泣，替慕容盛向兰汗求情，慕容盛的妃子又向各个兄弟叩头。兰汗起了恻隐之心，哀怜慕容盛，于是让慕容盛住在宫中，委任他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像从前一样亲近地对待他。兰堤、兰加难多次请求杀掉慕容盛，兰汗不听从。兰堤骄横凶狠，荒淫无度，侍奉兰汗有很多失礼的地方，慕容盛乘机从中离间他们。因此，兰汗兄弟之间渐渐互相怀疑猜忌起来。

14 凉太原公纂将兵击杨轨，郭磨救之，纂败还。

15 段业使沮渠蒙逊攻西郡，执太守吕纯以归。纯，光之弟子也。于是晋昌太守王德、郭煌太守赵郡孟敏皆以郡降业。业封蒙逊为临池侯，以德为酒泉太守，敏为沙州刺史。

16 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群臣议国号。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诸侯升为天子，因以其国为天下号。汉氏以来，皆无尺土之资。我国家百世相承，开基代北，遂抚有方夏[1]，今宜以代为号。"黄门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两称殷、商，代虽旧邦，其命维新，登国之初，已更曰魏[2]。夫魏者，大名[3]，神州之上国也，宜称魏如故。"珪从之。

17 杨轨自恃其众，欲与凉王光决战，郭磨每以天道抑止之。凉常山公弘镇张掖，段业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将兵迎之。杨轨曰："吕弘精兵一万，若与光合，则姑臧益强，不可取矣。"乃与秃发利鹿孤共邀击纂，纂与战，大破之；轨奔王乞基。磨性褊急残忍[4]，不为士民所附，闻轨败走，降西秦；西秦王乾归以为建忠将军、散骑常侍。

弘引兵奔张掖东走，段业徙治张掖，将追击弘。沮渠蒙逊谏曰："归师勿遏，穷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业不从，大败而还，赖蒙逊以免。业城西安，以其将臧莫孩为太守。蒙逊曰："莫孩勇而无谋，知进不知退；此乃为之筑冢，非筑城也！"业不从，莫孩寻为吕纂所破。

【注释】

①方夏：华夏。方，四方；夏，华夏。

②“已更”句：代国更名为魏国，见本书第106卷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

③“夫魏者”二句：为春秋时晋国卜官卜偃之语，见《左传》闵公元年。

④褊（biǎn 扁）急：气量狭小，性情急躁。

【译文】

14 凉国太原公吕纂率领军队攻打杨轨，郭磨援救杨轨，吕纂战败后返回。

15 段业命令沮渠蒙逊攻打西郡，擒获太守吕纯后返回。吕纯，是吕光的弟弟的儿子。这时，晋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赵郡人孟敏都献出郡城，投降段业。段业封沮渠蒙逊为临池侯，委派王德担任酒泉太守，孟敏担任沙州刺史。

16 六月，十六日，魏王拓跋珪命令臣属讨论国名。都说：“周、秦以前，都是从**诸侯上**升为天子，因此以他们封国的国号做为天下的称号。汉代以来，都没有一尺土地的资本。我们国家百代相承，在代郡的北边开创基业，于是拥有华夏，现在应以代为国名。”黄门侍郎崔宏说：“从前商朝人住地不固定，所以既称殷，又称商，代虽是旧国名，但上天新近才赋予统帅天下的命运，登国初年，已经改国名为魏。魏，是高大的名称，神州上的上等国家，应该像从前一样称为魏国。”拓跋珪听从了他的主张。

17 杨轨仗恃自己兵士众多，想和凉王吕光决战，郭磨每次都以上天的旨意为理由制止他。凉国常山公吕弘镇守张掖，段业命令沮渠男成和王德攻打他；吕光命令太原公吕纂率领军队迎回吕弘。杨轨说：“吕弘有一万精锐的兵士，如果和吕光会合，姑臧就会更加强大，不能攻取了。”于是和秃发利鹿孤一同阻击吕纂，吕纂和他们交战，把他们打得大败；杨轨投奔王乞基。郭磨禀性狭隘急躁、残忍不

仁,不为官吏民众所归附,听说杨轨失败逃走,投降西秦;西秦王乞伏乾归委任他为建忠将军、散骑常侍。

吕弘放弃张掖,率领军队向东开进,段业把治所迁到张掖,将要追击吕弘。沮渠蒙逊规劝说:"返回的军队不可阻止,穷途末路的敌寇不可追击,这是用兵的人的戒条。"段业不听从,被打得大败而回,依靠沮渠蒙逊才得以幸免。段业修筑西安城,委派他的将领臧莫孩担任西安太守。沮渠蒙逊说:"臧莫孩有勇气而没有谋略,只知进攻不知退守;这是为他修筑坟墓,不是为他修筑城池!"段业不听从,臧莫孩不久被吕纂打败。

18 燕太原王奇,楷之子,兰汗之外孙也,汗亦不杀,以为征南将军。得入见长乐王盛,盛潜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于建安,众至数千,汗遣兰堤讨之。盛谓汗曰:"善驹小儿[1],未能办此,岂非有假托其名欲为内应者乎!太尉素骄,难信,不宜委以大众。"汗然之,罢堤兵,更遣抚军将军仇尼慕将兵讨奇。

于是龙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日诣燕诸庙及宝神座顿首祷请,委罪于兰加难。堤及加难闻之怒,且惧诛,乙巳,相与率所部袭仇尼慕军,败之。汗大惧,遣太子穆将兵讨之。穆谓汗曰:"慕容盛我之仇雠,必与奇相表里,此乃腹心之疾,不可养也,宜先除之。"汗欲杀盛,先引见,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称疾不出,汗亦止不杀。

李旱、卫双、刘忠、张豪、张真,皆盛素所厚也,而穆引以为腹心,旱、双得出入至盛所,潜与盛结谋。丁未,穆击

堤、加难等，破之。庚戌，飨将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厕，因逾垣入于东宫，与旱等共杀穆。时军未解严，皆聚在穆舍，闻盛得出，呼跃争先，攻汗，斩之。汗子鲁公和、陈公扬分屯令支、白狼[2]，盛遣旱、真袭诛之。堤、加难亡匿，捕得，斩之。于是内外帖然，士女相庆。宇文拔率壮士数百来赴，盛拜拔为大宗正。

辛亥，告于太庙，令曰："赖五祖之休[3]，文武之力，宗庙社稷幽而复显。不独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责[4]，凡在臣民皆得明目当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谦不敢称尊号，以长乐王摄行统制。诸王皆降称公，以东阳公根为尚书左仆射，卫伦、阳璆、鲁恭、王滕为尚书，悦真为侍中，阳哲为中书监，张通为中领军，自余文武各复旧位。改谥宝曰惠闵皇帝，庙号烈宗。

初，太原王奇举兵建安，南、北之人翕然从之[5]，兰汗遣其兄子全讨奇，奇击灭之，匹马不返，进屯乙连。盛既诛汗，命奇罢兵。奇用丁零严生、乌桓王龙之谋，遂不受命，甲寅，勒兵三万余人进至横沟，去龙城十里。盛出击，大破之，执奇而还，斩其党与百余人，赐奇死，桓王之嗣遂绝[6]。群臣固请上尊号，盛弗许。

19 魏王珪迁都平城[7]，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宗庙岁五祭，用分、至及腊[8]。

【注释】

①善驹：慕容奇乳名。

②令支:县名,治今河北迁安西。 白狼:城名,在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南。

③五祖:指慕容涉归、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垂。慕容暐为慕容盛堂兄,不在五祖之内。

④"不独"句:"不同天",语本《礼记·曲礼》"父之雠弗与共戴天",意谓对杀害父母的仇人,应杀之而后已

⑤南、北之人:南人指从中原来的人,北人指鲜卑人。

⑥桓王:前燕太原王慕容恪的谥号。

⑦平城:城名,在今山西太同市东北。

⑧腊:腊日,古时岁终祭祀百神之日,通常为农历十二月初八。

【译文】

18 燕国太原王慕容奇,是慕容楷的儿子、兰汗的外孙,兰汗也不杀他,委任他为征南将军。慕容奇因之得以入宫见到长乐王慕容盛,慕容盛暗中指使慕容奇逃出去起兵。慕容奇在建安起兵,部众达到几千人,兰汗派遣兰堤讨伐他。慕容盛对兰汗说:"善驹是个小孩子,不能做这么大的事,莫不是有人利用他的名义,想自己做内应吧?太尉一向骄横,难以相信,不应把大量的兵士交付给他。"兰汗认为他说得对,罢免兰堤的兵权,另外派遣抚军将军仇尼慕率领军队讨伐慕容奇。

这时,龙城从夏季到秋季的七月,一直不下雨,兰汗每天前往燕国各庙堂和慕容宝神座前叩拜祈祷,请求降雨,把罪过推卸给兰加难。兰堤和兰加难听说后大发脾气,并且害怕被杀,十五日,一起率领部属袭击仇尼慕的军队,打败了他。兰汗非常畏惧,派遣太子兰穆率领军队讨伐他们。兰穆对兰汗说:"慕容盛是我们的仇敌,必定和慕容奇内外勾结,这是心腹之患,不能姑息养奸,应该首先除掉他。"兰汗想杀掉慕容盛,打算先同他见面,观察他的神色。慕容盛的妃子知道了这件事,秘密地告诉慕容盛,慕容盛推说有病,不出房门,兰汗也就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不杀慕容盛。

李旱、卫双、刘忠、张豪、张真，一向都是慕容盛所厚待的人，兰穆却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心腹，李旱、卫双因此得以出入慕容盛的住所，暗中和慕容盛定下计谋。十七日，兰穆攻打兰堤、兰加难等人，打败了他们。二十日，犒赏将领士兵，兰汗、兰穆都喝醉了，慕容盛夜晚出去上厕所，乘机翻墙进入东宫，和李旱等人一同杀死兰穆。这时军队没有解除戒严状态，都聚集在兰穆的住所，听说慕容盛得以出来，欢呼踊跃，奋勇争先，攻打兰汗，杀了他。兰汗的儿子鲁公兰和、陈公兰扬分别驻扎在令支、白狼，慕容盛派遣李旱、张真袭击，杀了他俩。兰堤、兰加难躲藏起来，搜捕出来后，杀了他俩。这时，内外安宁，男女老少互相庆贺。宇文拔率领几百名壮士前来归附，慕容盛任命宇文拔为大宗正。

二十一日，到太庙祭祀禀报，下令说："仰赖五位先祖的洪福，文臣武将的力量，宗庙社稷又从黑暗中重现光明与显赫。不仅仅是我以微小的身躯免除了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的责任，就是所有臣民，也都得以无愧于当代了。"于是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平。慕容盛谦恭地不敢使用皇帝称号，以长乐王的身份代行统辖朝政的大任。各王都降爵号称为公，委派东阳公慕容根担任尚书左仆射，卫伦、阳璆、鲁恭、王滕担任尚书，悦真担任侍中，阳哲担任中书监，张通担任中领军，其余文武官员各自恢复旧日的职位。改慕容宝的谥号为惠闵皇帝，庙号为烈宗。

当初，太原王慕容奇在建安起兵，南、北各地的人都欣然跟从他。兰汗派遣他哥哥的儿子兰全讨伐慕容奇，慕容奇全歼兰全的军队，一匹马都没让它回去，进军驻扎在乙连。慕容盛诛杀兰汗后，命令慕容奇停止军事行动。慕容奇采用丁零人严生、乌桓人王龙的计谋，不接受命令，二十四日，统领三万多兵士进军到横沟，离龙城十里路。慕容盛出城攻打，把慕容奇打得大败，活捉慕容奇而回，杀了他的党羽一百多人，赐令慕容奇自杀，桓王的后嗣于是断绝。臣属坚决请慕容盛称帝，慕容盛不答应。

19 魏王拓跋珪迁都到平城，开始营造宫室，建立宗庙，设置土神谷神祭坛。宗庙一年五次祭祀，时间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腊日。

20 桓玄求为广州，会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荆州，因其所欲，以玄为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内地[1]，而西府北带寇戎[2]，不应使愉分督。"朝廷不许。楷怒，遣其子鸿说王恭曰："尚之兄弟复秉机权[3]，过于国宝；欲假朝威削弱方镇，惩艾前事，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图之。"恭以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许之，推恭为盟主，刻期同趣京师。

时内外疑阻，津逻严急，仲堪以斜绢为书，内箭竿中，合镝漆之[4]，因庾楷以送恭。恭发书，绢文角戾，不复能辨仲堪手书，疑楷诈为之，且谓仲堪去年已违期不赴，今必不动，乃先期举兵。司马刘牢之谏曰："将军，国之元舅；会稽王，天子叔父也。会稽王又当国秉政，昃为将军戮其所爱王国宝、王绪，又送王廞书，其深伏将军已多矣。顷所授任，虽未允惬，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将军何损？晋阳之甲[5]，岂可数兴乎？"恭不从，上表请讨王愉、司马尚之兄弟。

道子使人说楷曰："昔我与卿，恩如骨肉，帐中之饮，结带之言，可谓亲矣。卿今弃旧交，结新援，忘王恭畴昔陵

侮之耻乎[6]？若欲委体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亲信？首身且不可保，况富贵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忧惧无计，我知事急，寻勒兵而至，恭不敢发[7]。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动。我事相王，无相负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杀国宝及绪，自尔已来，谁敢复为相王尽力者？庾楷实不能以百口助人屠灭。"时楷已应恭檄，正征士马。信返，朝廷忧惧，内外戒严。

会稽世子元显言于道子曰："前不讨王恭，故有今日之难。今若复从其欲，则太宰之祸至矣[8]。"道子不知所为，悉以事委元显，日饮醇酒而已。元显聪警，颇涉文义，志气果锐，以安危为己任。附会之者，谓元显神武，有明帝之风。

殷仲堪闻恭举兵，自以去岁后期，乃勒兵趣发。仲堪素不习为将，悉以军事委南郡相杨佺期兄弟，使佺期帅舟师五千为前锋，桓玄次之，仲堪帅兵二万，相继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汉太尉震至父亮[9]，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门地，谓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犹恚恨。而时流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10]；佺期及兄广、弟思平、从弟孜敬皆粗犷，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故亦赞成仲堪之谋。

八月，佺期、玄奄至湓口[11]，王愉无备，惶遽奔临川，玄遣偏军追获之。

【注释】

①内地:江州治浔阳(今江西九江西南),在长江以南,故称内地。

②西府:豫州治所为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称西府(以地处京城建康之西而得名)。

③尚之兄弟:指谯王司马尚之及弟弟司马休之。

④镝(dí 笛):箭头。

⑤晋阳之甲:见本书第108卷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条注。

⑥"忘王恭"句:王恭以帝舅之亲,又有才干,把他人不放在眼中,故司马道子把这作为庾楷的耻辱。

⑦"王恭"五句:事见本书第108卷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86年)。

⑧"则太宰"句:司马道子这时任太宰,司马元显意谓再不制胜王恭,就会威胁到司马道子本人了。

⑨杨震(?～公元124年):东汉大臣。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少好学,受《欧阳尚书》,博览经籍,当世誉为"关西孔子"。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将军邓骘辟举秀才,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后转涿郡太守。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召为太仆,迁太常,旋升任司徒、太尉。后遭中常侍樊丰诬陷,免官自杀。

⑩"婚宦"句:杨佺期的祖父杨林,曾在前赵、后赵任职,后来才到江南,没有挤进东晋权力中心;杨佺期父子又娶平民家女子,故被认为"婚宦失类"。

⑪湓口:地名,一作湓浦口,在今江西九江西北,即湓浦水入长江之口。

【译文】

20桓玄请求担任广州刺史,会稽王司马道子忌惮桓玄,不想让他住在荆州,便顺他的心意,委任他为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广州刺史;桓玄接到命令而不起程。豫州刺史庾楷因司马道子割去他所属四郡让王愉统领,上奏疏说:"江州是内地,而西府北面同外寇相接,不应分出去让王愉统领。"朝廷不同意。庾楷发怒,派遣他的儿子庾鸿劝王恭说:"司马尚之兄弟又执掌权柄,超过王国宝;想凭借朝廷的威势削弱藩镇实力,从往日发生的事情中来看,他们将造成

的祸乱实在不可预测，现在趁他们的计划还没完成，应该早日采取措施对付他们。”王恭认为他说得对，告诉给殷仲堪、桓玄。殷仲堪、桓玄赞同，推举王恭为同盟首领，约定日期一同开往京城。

这时，内外猜疑，水陆关卡上巡查严密，殷仲堪用斜裁的白绢写信，放进箭杆中，装上箭头后一同上漆，通过庾楷送给王恭。王恭打开信，白绢上的文字因角上抽丝，纹路紊乱，不能再分辨出是不是殷仲堪的亲笔信，怀疑是庾楷假造，而且认为殷仲堪去年讨伐王国宝时没有如期向京城开进，今年一定不会出动，于是提前起兵。司马刘牢之规劝说：“将军，是天子的舅舅；会稽王，是天子的叔父。会稽王又当权执政，往日为了将军而杀戮他宠爱的王国宝、王绪，又把王廞的控告信转给将军，他对将军的敬畏，已经足够了。近来的委任，虽然不算允当，不能令人满意，也没有大的过失。割出庾楷的四个郡分配给王愉，对将军有什么损失？像晋阳那种清除君主身边奸臣的战事，怎么能多次发动呢？”王恭不听从，上奏章请求讨伐王愉、司马尚之兄弟。

司马道子派人劝告庾楷说：“从前我和你，恩情如同骨肉兄弟，帷帐中的宴饮，促膝的交谈，可以称得上再亲密也没有了。你现在抛弃旧日的朋友，结交新的援手，难道忘记了王恭从前欺凌、侮辱你的耻辱吗？如果想委屈自己做他的部属，让王恭达到目的，一定会把你当作反复无常的人，怎么肯深加亲近信任？性命尚且不能保全，何况是富贵呢！”我庾楷发怒说：“王恭从前参加先帝葬礼，相王忧虑恐惧，无计可施，我知道事情紧急，随之率领军队赶到，王恭才不敢发动。去年的事情，我也等待命令行动。我侍奉相王，没有辜负他的地方。相王不能抗拒王恭，反而杀死王国宝和王绪，从那时以来，谁还敢再为相王尽力呢？我庾楷实在不能拿全家一百多口人的性命，给别人去屠杀消灭。”这时，庾楷已经响应王恭的檄令，正在征集兵马。使者返回，朝廷忧虑恐惧，内外都加强戒备。

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向司马道子进言说：“从前不讨伐王恭，

所以有今日的祸难。现在如果再满足他的欲望,您太宰的灾祸就要到了。"司马道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把政事全部委托给司马元显,自己每天只是痛饮美酒而已。司马元显聪明机警,懂得一些文章义理,志向远大,有气度,把国家安危当作自己的责任。依附他的人,认为司马元显神明威武,有明帝的风采。

殷仲堪听说王恭起兵,自认为去年拖延了出兵期限,于是统领军队立即出发。殷仲堪素来对带兵打仗不熟悉,把军中事务全部委托给南郡相杨佺期兄弟,命令杨佺期率领水军五千人充当前锋,桓玄跟在后面,殷仲堪率领二万军队,随之东下。杨佺期自认为他的先辈,从汉朝太尉杨震到父亲杨亮,九代都以才能德行而闻名,自夸门第,以为江东没有赶得上的。有人拿他和王珣相比,杨佺期还怨恨气愤。可是当时的名流因他很晚才过江,婚姻及入仕途径又和他的身分不相配;加之杨佺期和哥哥杨广、弟弟杨思平、堂弟杨孜敬都性格粗犷,时时排挤、压制他们。杨佺期经常慷慨激昂,咬牙切齿,想利用机会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也赞成殷仲堪的计谋。

八月,杨佺期、桓玄突然到达湓口,王愉没有防备,惊慌失措,匆忙逃往临川,桓玄派遣侧翼军队追赶,活捉了他。

21 燕以河间公熙为侍中、车骑大将军、中领军、司隶校尉,城阳公元为卫将军。元,宝之子也。又以刘忠为左将军,张豪为后将军,并赐姓慕容氏。李旱为中常侍、辅国将军,卫双为前将军,张顺为镇西将军、昌黎尹,张真为右将军,皆封公。

22 乙亥,燕步兵校尉马勒等谋反,伏诛;事连骠骑将军高阳公崇、崇弟东平公澄,皆赐死。

23 宁朔将军邓启方、南阳太守闾丘羡将兵二万击南燕，与南燕中军将军法、抚军将军和战于管城[1]，启方等兵败，单骑走免。

24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2]，标道里，平权衡，审度量；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考察黜陟之。

25 九月，辛卯，加会稽王道子黄钺，以世子元显为征讨都督；遣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将兵讨王恭，谯王尚之将兵讨庾楷。

26 乙未，燕以东阳公根为尚书令，张通为左仆射，卫伦为右仆射；慕容豪为幽州刺史，镇肥如[3]。

27 己亥，谯王尚之大破庾楷于牛渚，楷单骑奔桓玄。会稽王道子以尚之为豫州刺史，弟恢之为骠骑司马、丹杨尹，允之为吴国内史，休之为襄城太守，各拥兵马以为己援。乙巳，桓玄大破官军于白石[4]。玄与杨佺期进至横江[5]；尚之退走，恢之所领水军皆没。丙午，道子屯中堂，元显守石头；己酉，王珣守北郊，谢琰屯宣阳门以备之[6]。

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杀王国宝，自谓威无不行；仗刘牢之为爪牙而但以部曲将遇之[7]，牢之负其才，深怀耻恨。元显知之，遣庐江太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许事成即以恭位号授之；又以道子书遗牢之，为陈祸福。牢之谓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数举兵向京师，吾不能审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国威灵，以顺讨逆，何如？"敬宣曰："朝廷虽无成、康之美，亦无幽、厉之恶；而恭恃其兵威，暴

蔑王室。大人亲非骨肉，义非君臣，虽共事少时，意好不协，今日讨之，于情义何有?"恭参军何澹之知其谋，以告恭。

恭以澹之素与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请牢之，于众中拜之为兄，精兵坚甲，悉以配之，使帅帐下督颜延为前锋。牢之至竹里[8]，斩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婿东莞太守高雅之还袭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纵骑横击之，恭兵皆溃。恭将入城，雅之已闭城门。恭单骑奔曲阿，素不习马，髀中生疮。曲阿人殷确，恭故吏也，以船载恭，将奔桓玄，至长塘湖[9]，为人所告，获之，送京师，斩于倪塘[10]。恭临刑，犹理须鬓，神色自若，谓监刑者曰："我暗于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邪? 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党与皆死。以刘牢之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以代恭。

俄而杨佺期、桓玄至石头，殷仲堪至芜湖。元显自竹里驰还京师，遣丹杨尹王恺等发京邑士民数万人据石头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恭，求诛刘牢之。牢之帅北府之众驰赴京师，军于新亭[11]，佺期、玄见之失色，回军蔡洲[12]。朝廷未知西军虚实，仲堪等拥众数万，充斥郊畿，内外忧逼。

左卫将军桓脩，沖之子也，言于道子曰："西军可说而解也，脩知其情矣。殷、桓之下，专恃王恭，恭既破灭，西军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内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纳之，以玄为江州刺史；

召郗恢为尚书，以佺期代恢为都督梁·雍·秦三州诸军事、雍州刺史。以脩为荆州刺史，权领左卫文武之镇，又令刘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为广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诏，敕仲堪回军。

【注释】

①管城：城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②封畿：京城郊区。

③肥如：县名，治今河北卢龙北。

④白石：地名，在今安徽巢县东南。

⑤横江：城名，在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

⑥宣阳门：建康城南面西头第一门。

⑦部曲将：地位低于将军的武官。

⑧竹里：地名，在今江苏句容北。

⑨长塘湖：湖名，又名洮湖，即今江苏南部溧阳、金坛二县之间长荡湖。

⑩倪塘：地名，在今江苏江宁东南。

⑪新亭：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南。

⑫蔡洲：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原为长江中沙洲，今已并陆。

【译文】

21 燕国委派河间公慕容熙担任侍中、车骑大将军、中领军、司隶校尉，城阳公慕容元担任卫将军。慕容元，是慕容宝的儿子。又委派刘忠担任左将军，张豪担任后将军，都赐姓为慕容氏。李旱担任中常侍、辅国将军，卫双担任前将军，张顺担任镇西将军、昌黎尹，张真担任右将军；都封公爵。

22 十五日，燕国步兵校尉马勒等人阴谋反叛，被诛杀；事情牵连到骠骑将军高阳公慕容崇、慕容崇的弟弟东平公慕容澄，都被赐令自杀。

23 宁朔将军邓启方、南阳太守闾丘羡率领二万军队攻打南燕，和南燕中军将军慕容法、抚军将军慕容和在管城交战，邓启方等人被打败，单人匹马逃脱一命。

24 魏王拓跋珪命令有关官员划定京郊范围，标明道路里程，确定轻重度量标准，派遣使者到郡国巡视，告发不守法度的郡守县令，自考察，加以处置。

25 九月，初二，给会稽王司马道子加授黄钺，委派世子司马元显担任征讨都督；派遣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率领军队讨伐王恭，谯王司马尚之率领军队讨伐庾楷。

26 初六，燕国委派东阳公慕容根担任尚书令，张通担任左仆射，卫伦担任右仆射；慕容豪担任幽州刺史，镇守肥如。

27 初十，谯王司马尚之在牛渚大败庾楷，庾楷单人匹马投奔桓玄。会稽王司马道子委派司马尚之担任豫州刺史，司马尚之的弟弟司马恢之担任骠骑司马、丹杨尹，司马允之担任吴国内史，司马休之担任襄城太守，各自拥有兵马作为自己的后援。十六日，桓玄在白石大败朝廷的军队。桓玄和杨佺期进军到横江；司马尚之退走，司马恢之所统领的水军全部覆没。十七日，司马道子屯驻中堂，司马元显守卫石头；二十日，王珣守卫北郊，谢琰屯驻宣阳门，来加以戒备。

王恭一向以才能门第而盛气凌人，杀死王国宝之后，自认为威势没有人胆敢违抗；依靠刘牢之做得力助手，却又仅把他作部曲将对待，刘牢之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深深感到羞耻和怨恨。司马元显知道后，派遣庐江太守高素游说刘牢之，唆使他背叛王恭，许诺事情成功之后就把王恭的职位封爵授给他；又把司马道子的信送给刘牢之，信中向刘牢之分析了祸福利害。刘牢之对他的儿子刘敬宣说："王恭从前蒙受先帝的大恩，现在是皇帝的舅舅，不能辅佐拥戴王室，几次起兵攻打京城，我不能了解王恭的心意，事情成功之后，他能安于天子、相王以下的职位吗？我想仰赖国家的声威，以顺

乎民心的举动来讨伐叛逆，怎么样？”刘敬宣说：“朝廷虽然没有周成王、周康王那样的美政，也没有周幽王、周厉王那样的恶行；可是王恭仗恃自己军队的声威，凌辱王室。父亲大人和他在感情上不是骨肉关系，在道义上不是君臣关系，虽然共事了一段时间，志向并不相合，现在讨伐他，同感情道义有什么关系？”王恭的参军何澹之知道刘牢之父子的策谋，告诉了王恭。

王恭因为何澹之一向和刘牢之有隔阂，不相信。于是设下酒席宴请刘牢之，在大庭广众中拜刘牢之为义兄，精锐的武器坚固的铠甲，全部配备给他，命他率领帐下督颜延担任前锋。刘牢之到达竹里，杀死颜延投降；派遣刘敬宣和他的女婿东莞太守高雅之回头袭击王恭。王恭正出城炫耀兵力，刘敬宣指挥骑兵拦腰攻击，王恭的军队全部溃败。王恭将要入城，高雅之已经关上城门。王恭单人匹马逃往曲阿，他平日不常骑马，大腿被摩擦生疮。曲阿人殷确，是王恭往日的部属，用船载着王恭，将要投奔桓玄，到达长塘湖，被人告发，擒获了王恭，送到京城，在倪塘斩首。王恭在被处死前，还梳理头发胡须，神色和往常一样，对监督行刑的人说：“我的昏庸在于轻信别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追究我的本意，哪里不忠于国家呢？只想让一百代之后，人们知道有个王恭而已。”连同他的子弟党羽一同处死。委派刘牢之担任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杨州晋陵诸军事，接替王恭。

不久，杨佺期、桓玄到达石头，殷仲堪到达芜湖。司马元显从竹里骑快马赶回京城，派遣丹杨尹王愷等人调发京城的官吏民众几万人，据守石头，来抵御杨佺期等人。杨佺期、桓玄等人上奏章为王恭申诉，请求诛杀刘牢之。刘牢之率领北府的部众赶往京城，驻扎在新亭，杨佺期、桓玄看到后脸色大变，退兵驻扎到蔡洲。朝廷不知西方军队的虚实，殷仲堪等人拥有几万兵士，遍布京城郊区，内外都感到忧虑、逼迫。

左卫将军桓脩，是桓沖的儿子，向司马道子进言说：“西方的军

队可以通过游说而分化瓦解，我知道他们的情况。殷仲堪、桓玄以下的人，完全依仗王恭，王恭被杀后，西方的军队沮丧恐惧。现在如果用厚重的利益引诱桓玄和杨佺期，二人必然心中高兴；桓玄能制服殷仲堪，杨佺期可以让他倒戈，这样就可拿下殷仲堪了。"司马道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委派桓玄担任江州刺史；征召郗恢担任尚书，委派杨佺期接替郗恢，担任都督梁·雍·秦三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委派桓脩担任荆州刺史，暂且带领左卫将军所属文武僚属到镇所，又命令刘牢之拨出一千兵士送给他。贬降殷仲堪为广州刺史，派遣殷仲堪的叔父太常殷茂宣布诏令，命殷仲堪立即退兵。

28 张骧子超收合三千余家据南皮[1]，自号乌桓王，抄掠诸郡。魏王珪命庾岳讨之。

29 杨轨屯廉川，收集夷、夏，众至万余。王乞基谓轨曰："秃发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归之。"轨乃遣使降于西平王乌孤。轨寻为羌酋梁饥所败，西奔傉海[2]，袭乙弗鲜卑而据其地。乌孤谓群臣曰："杨轨、王乞基归诚于我，卿等不速救，使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将军浑屯曰："梁饥无经远大略，可一战擒也。"

饥进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执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饥，遣子为质于乌孤。乌孤欲救之，群臣惮饥兵强，多以为疑。左司马赵振曰："杨轨新败，吕氏方强，洪池以北[3]，未可冀也，岭南五郡[4]，庶几可取。大王若无开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经营四方，此机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华、夷震动，非我之利也。"乌孤喜曰："吾亦欲乘时立功，安能坐

守穷谷乎?"乃谓群臣曰:"梁饥若得西平,保据山河,不可复制。饥虽骁猛,军令不整,易破也。"遂进击饥,大破之。饥退屯龙支堡⑤,乌孤进攻,拔之,饥单骑奔浇河⑥,俘斩数万。以田玄明为西平内史。乐都太守田瑶、湟河太守张祠、浇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于乌孤。

30 西秦王乾归遣秦州牧益州、武卫将军慕兀、冠军将军翟瑥帅骑二万伐吐谷浑。

31 冬,十月,癸酉,燕群臣复上尊号,丙子,长乐王盛始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献庄皇后。初,兰汗之当国也,盛从燕主宝出亡,兰妃奉事丁后愈谨。及汗诛,盛以妃当从坐,欲杀之;丁后以妃有保全之功,固争之,得免,然终不为后。

32 大赦。

【注释】

①"张骧"句:张骧为乌桓首领,归附后燕见本书第105卷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归附魏国见本书第109卷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

②伊(Líng 零)海:湖名,即今青海湖。

③洪池:山岭名,在今甘肃武威东南。

④岭南五郡:岭南即洪池岭以南;五郡指广武、西平、乐都、浇河、湟河。

⑤龙支堡:地名,在今青海民和东南。

⑥浇河:郡名,治今青海黄河南岸贵德南。

【译文】

28 张骧的儿子张超收集三千多家占据南皮,自称为乌桓王,劫

掠各郡。魏王拓跋珪命令庾岳讨伐他。

29 杨轨驻扎在廉川,招收集结夷人、汉人,部众达到一万多人。王乞基对杨轨说:"秃发氏才能高超、兵力强盛,而且是我以前的主人,不如归附他。"杨轨于是派遣使者向西平王秃发乌孤投降。杨轨不久被羌人首领梁饥打败,向西逃往俘海,袭击鲜卑乙弗部落而占据他们的地盘。秃发乌孤对臣属们说:"杨轨、王乞基向我们归附投诚,你们不急速救援,使得他俩被羌人所打败,我对此十分惭愧。"平西将军浑屯说:"梁饥没有深谋远虑,一次交战就可以擒获他。"

梁饥进军攻打西平,西平人田玄明捉住太守郭倖而取代他,来抵御梁饥,派遣儿子到秃发乌孤那里做人质。秃发乌孤想救援田玄明,臣属们畏惧梁饥的兵力强盛,大多犹豫不决。左司马赵振说:"杨轨刚刚失败,吕氏正强大,洪池岭以北,不可能得到,岭南的五郡,也许可以夺取。大王如果没有开拓疆土的志向,我不敢进言;如果想扩展四方区域,这个时机是不可失去的。假使羌人夺得西平,汉人、夷人震惊骚动,不是我们的好事。"秃发乌孤高兴地说:"我也想抓住时机建立功业,怎么能坐着苦守穷困的山谷呢?"于是对臣属们:"梁饥如果得到西平,依靠高山大河据守,不可能再制服他。梁饥虽然骁勇刚猛,但号令不整齐,是容易攻破的。"于是进军攻打梁饥,把他打得大败。梁饥退到龙支堡驻守。秃发乌孤进军攻打,梁饥单人匹马逃往浇河,他的部众被俘虏、杀死几万人。秃发乌孤委派田玄明担任西平内史。乐都太守田瑶、湟河太守张裯、浇河太守王稚都献出郡城投降,洪池岭以南的羌族、匈奴族几万家,都归附秃发乌孤。

30 西秦王乞伏乾归派遣秦州牧乞伏益州、武卫将军慕兀、冠军将军翟瑥率领二万骑兵,讨伐吐谷浑。

31 冬,十月,十四日,燕国臣属再次请求慕容盛称帝。十七日,长乐王慕容盛开始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尊奉皇后段氏为皇太后,

太妃丁氏为献庄皇后。当初，兰汗执掌国政时，慕容盛跟随燕国君主慕容宝外出逃亡，兰妃侍奉丁皇后更加恭谨。等到兰汗被杀，慕容盛认为兰妃当连坐论罪，想杀掉她；丁皇后因兰妃有保全慕容氏的功劳，坚决地为她争辩，兰妃得以赦免，但终究不能做皇后。

32 晋国大赦天下。

33 殷仲堪得诏书，大怒，趣桓玄、杨佺期进军。玄等喜于朝命，欲受之，犹豫未决。仲堪闻之，遽自芜湖南归，遣使者告谕蔡洲军士曰："汝辈不各自散归，吾至江陵，尽诛汝余口[1]。"佺期部将刘系帅二千人先归。玄等大惧，狼狈西还，追仲堪至寻阳，及之。仲堪既失职，倚玄等为援，玄等亦资仲堪兵，虽内相疑阻，势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质，壬午，盟于寻阳；俱不受朝命，连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诛刘牢之及谯王尚之，并诉仲堪无罪，独被降黜。朝廷深惮之，内外骚然。乃复罢桓脩，以荆州还仲堪，优诏慰谕，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诏。御史中丞江绩劾奏桓脩专为身计，疑误朝廷，诏免脩官。

初，桓玄在荆州，所为豪纵，仲堪亲党皆劝仲堪杀之，仲堪不听。及在寻阳，资其声地[2]，推玄为盟主，玄愈自矜倨。杨佺期为人骄悍，玄每以寒士裁之[3]，佺期甚恨，密说仲堪以玄终为患，请于坛所袭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杀玄，不可复制，苦禁之。于是各还所镇。玄亦知佺期之谋，阴有取佺期之志，乃屯于夏口，引始安太守济阴卞

范之为长史以为谋主。是时,诏书独不赦庾楷,玄以楷为武昌太守。

初,鄱恢为朝廷拒西军,玄未得江州,欲夺恢雍州,以恢为广州。恢闻之,惧,询于众,众皆曰:"杨佺期来者,谁不戮力;若桓玄来,恐难与为敌④。"既而闻佺期代已,乃与闾丘羡谋阻兵拒之,佺期闻之,声言玄来入沔,以佺期为前驱。恢众信之,望风皆溃,恢请降。佺期入府,斩闾丘羡,放恢还都,至杨口⑤,殷仲堪阴使人杀之,及其四子,托言群蛮所杀。

34 西秦乞伏益州与吐谷浑王视罴战于度周川⑥,视罴大败,走保白兰山⑦,遣子宕岂为质于西秦以请和,西秦王乾归以宗女妻之。

35 凉建武将军李鸾以兴城降于秃发乌孤⑧。

【注释】

①余口:指蔡州军士留中江陵的家庭成员。

②声地:声威和门第。

③寒士:魏晋南北朝时期讲究门第,把家庭出身低微的士人称为寒士。

④"恐难"句:因桓玄家族几代驻守西楚,众人对其声威抱着敬畏态度,所以难以与之对敌。

⑤杨口:地名,在今湖北潜江西北,即古杨水入沔水之口。

⑥度周川: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甘肃临潭西。

⑦白兰山:山名,即今青海黄河源西北布尔汗布达山。

⑧兴城:城名,在今青海民和东南。

【译文】

33 殷仲堪接到诏书,非常生气,催促桓玄、杨佺期进军。桓玄等

人对朝廷的任命感到高兴，打算接受，对进军犹豫不决。殷仲堪得知后，急速从芜湖向南返回，派遣使者告诉蔡洲的兵士说："你们不各自解散返回，我到了江陵，就全部杀掉你们的家眷。"杨佺期的部将刘系率领二千人首先返回。桓玄等人非常恐惧，匆忙向西撤退，追赶殷仲堪，到寻阳追上了他。殷仲堪失去职权后，依靠桓玄等人做自己的声援，桓玄等人也要利用殷仲堪的军队，虽然内部互相猜疑，但按情势不得不联合。于是互以子弟做人质，二十三日，在寻阳缔结联盟；都不接受朝廷的任命，联名上奏疏为王恭申诉，请求诛杀刘牢之和谯王司马尚之，并且诉说殷仲堪没有罪过，却独自遭到贬降。朝廷非常惧怕他们，内外一片骚乱。于是又罢免桓脩，把荆州刺史职位还给殷仲堪，下诏以好言好语加以安慰，以便求得和解，殷仲堪等人这才接受诏令。御史中丞江绩上奏章弹劾桓脩专为自己考虑，使朝廷疑惑而采取错误的措施。下诏免除桓脩的官职。

当初，桓玄在荆州，行为放纵，殷仲堪的亲信党羽都劝殷仲堪杀掉他，殷仲堪不听从。等到在寻阳盟誓，凭着桓玄的声威门第，推举桓玄为同盟首领，桓玄更加骄矜傲慢。杨佺期为人骄横凶悍，桓玄时常把他视为寒士而压制他，杨佺期十分不满，秘密劝说殷仲堪，说是桓玄终将成为祸患，请求在盟誓的高坛上袭击他。殷仲堪对杨佺期兄弟的勇敢雄健心存顾忌，恐怕杀掉桓玄后，不能再制服他们，极力加以制止。于是各自回到自己的镇所。桓玄也知道杨佺期的阴谋，暗中有消灭杨佺期的打算，就驻扎在夏口，延聘始安太守济阴人卞范之担任长史，做自己的主要谋士。当时，诏书唯独不赦免庾楷，桓玄委派庾楷担任武昌太守。

当初，郗恢为朝廷抵御西部地区的军队，桓玄没有得到江州刺史职位时，想夺占郗恢的雍州刺史职位，让郗恢担任广州刺史。郗恢听说后，感到恐惧，向众人征询意见，众人都说："若是杨佺期前来，谁敢不为您尽力；若是桓玄前来，恐怕难以和他对敌。"不久，听说杨佺期接替自己，就和阎丘羡谋划发兵抗拒他。杨佺期听说后，

杨言桓玄要到沔水地区来，派杨佺期充当前锋。郗恢的部众听信了这个消息，听到风声就全部溃散，郗恢请求投降。杨佺期进入刺史府第，杀死闾丘羡，放郗恢回都城，郗恢到了杨口，殷仲堪暗中派人杀了他和他的四个儿子，假称是被蛮族人杀死的。

34 西秦乞伏益州和叶谷浑王慕容视罴在度周川交战，慕容视罴大败，逃到白兰山据守，派遣儿子慕容宕岂到西秦做人质，来请求和解，西秦王乞伏乾归把宗室中的一名女子嫁给他。

35 凉国建武将军李鸾献出兴城，投降秃发乌孤。

36 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征虏将军元显为中领军，领军将军王雅为尚书左仆射。

37 辛亥，魏王珪命尚书吏部郎邓渊立官制，协音律，仪曹郎清河董谧制礼仪[1]，三公郎王德定律令[2]，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吏部尚书崔宏总而裁之，以为永式。渊，羌之孙也。

38 杨轨、王乞基帅户数千自归于西平王乌孤。

39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兴。命朝野皆束发加帽。追尊远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谥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庙号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庙号高祖；父寔曰献明皇帝。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3]，季夏帅众却霜于阴山，孟秋祀天于西郊。至是，始依仿古制，定郊庙朝飨礼乐[4]，然惟孟夏祀天亲行，其余多有司摄事。又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5]。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二千家于代都[6]，东至代郡，西及善

无⑦，南极阴馆⑧，北尽参合⑨，皆为畿内，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师以监之⑩。

40 己亥，燕幽州刺史慕容豪、尚书左仆射张通、昌黎尹张顺坐谋反诛。

41 初，琅邪人孙泰学妖术于钱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恶之，流泰于广州。王雅荐泰于孝武帝，云知养性之方，召还，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晋祚将终，因王恭之乱，以讨恭为名，收合兵众，聚货巨亿，三吴之人多从之；识者皆忧其为乱，以中领军元显与之善，无敢言者。会稽内史谢辎发其谋，己酉，会稽王道子使元显诱而斩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犹以泰蝉蜕不死，就海中资给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余人，以谋复讎。

42 西平王秃发乌孤更称武威王。

43 是岁，杨盛遣使附魏，魏以盛为仇池王。

【注释】

①仪曹郎：职官名。仪曹为尚书省下属官署，负责礼仪事务。

②三公郎：职官名。三公曹为尚书省下属官署，掌管刑法。

③东庙：指宗庙，以宗庙在东面而得名。

④朝飨：帝王祭太庙称朝飨。

⑤"自谓"二句：据《魏书·序纪》，北魏统治者自称是黄帝的后裔。黄帝少子昌意，受封在北方，因境内有大鲜卑山，因之以鲜卑为民族名号；又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方称土为托，称后（帝）为跋，因之以托跋为部落名号。

⑥代都：指魏国都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古城）。

⑦善无：县名，治今山西右玉东南。

⑧阴馆：县名，治今山西朔县东南夏关城。

⑨参合:县名,治今内蒙古凉城西南。

⑩"其外"句:四方指东、南、西、北四方,四维指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部师,据《魏书·官氏志》,当作"八部帅"。

【译文】

36 十一月,委派琅邪王司马德文担任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征虏将军司马元显担任中领军,领军将军王雅担任尚书左仆射。

37 二十三日,魏王拓跋珪命令尚书吏部郎邓渊制订官制,协调宫廷音乐,仪曹郎清河人董谧制订礼仪,三公郎王德制定法律条令,太史令晁崇考察天象,吏部尚书崔宏总管这些事情,并加以裁定,作为永久的制度。邓渊,是邓羌的孙子。

38 杨轨、王乞基率领几千家自动归附西平王秃发乌孤。

39 十二月,初二,魏王拓跋珪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天兴。命令朝野人士都把头发扎起来戴上帽子。追尊远祖拓跋毛以下二十七人,都称为皇帝;给六世祖拓跋力微定谥号为神元皇帝,庙号为始祖;祖父拓跋什翼犍谥号为昭成皇帝,庙号为高祖;父亲拓跋寔谥号为献明皇帝。魏国的旧习俗,夏季第一个月祭祀上天和东庙,夏季第三个月率领众人在阴山做退霜的祈祷,秋季第一个月在西郊祭礼上天。到这时,北魏才开始仿照汉族的古代制度,订立祭祀上天和宗庙的礼乐制度,但仅夏天第一个月祭祀上天时,皇帝亲自参加,其余的大多是有关官员代行其事。又采纳崔宏的建议,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以土德而称王。把六州二十二个郡的郡守县令、豪强二千家迁到代都,东到代郡,西到善无,南到阴馆,北到参合,都作为京郊地区,其外的四方、四维设置八部帅来管辖。

40 十二月,燕国幽州刺史慕容豪、尚书左仆射张通、昌黎尹张顺因谋反被诛杀。

41 当初,琅邪人孙泰向钱唐人杜子恭学习怪异的邪术,官吏民众中很多人信奉他。王珣厌恶孙泰,把孙泰流放到广州。王雅向孝

武帝推荐孙泰，说他知道修身养性的方法，征召他返回，多次升官，当到新安太守。孙泰知道晋朝的国运将要结束，利用王恭作乱的机会，以讨伐王恭为名，招集兵士，聚敛财富上亿万，三吴地区的很多人跟从他；有见识的人都担忧他作乱，因中领军司马元显和他关系密切，没有人敢于讲话。会稽内史谢輶揭发他的阴谋，二十六日，会稽王司马道子命令司马元显诱捕孙泰，杀了他，并杀了他的六个儿子；孙泰哥哥的儿子孙恩逃入海中，愚昧的人还认为孙泰如蝉脱壳一样，并没有死，因此到海中去资助孙恩。孙恩于是聚合一百多亡命之徒，来谋划报仇。

42 西平王秃发乌孤改称号为武威王。

43 这一年，杨盛派遣使者依附魏国，魏国封杨盛为仇池王。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　起屠维大渊献，尽上章困敦，凡二年。

安皇帝丙

隆安三年

1 春，正月，辛酉，大赦。

2 戊辰，燕昌黎尹留忠谋反，诛；事连尚书令东阳公根、尚书段成，皆坐死；遣中卫将军卫双就诛忠弟志于凡城。以卫将军平原公元为司徒、尚书令。

3 庚午，魏主珪北巡，分命大将军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1]，珪自将大军从中道出驳髯水以袭高车[2]。

4 壬午，燕右将军张真、城门校尉和翰坐谋反，诛。

5 癸未，燕大赦，改元长乐。燕主盛每十日一自决狱，不

加拷掠，多得其情。

6 武威王乌孤徙治乐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镇安夷[3]，广武公俟檀镇西平，叔父素渥镇湟河，若留镇浇河，从弟替引镇岭南[4]，洛回镇廉川，从叔吐若留镇浩亹[5]；夷、夏俊杰，随才授任，内居显位，外典郡县，咸得其宜。

乌孤谓群臣曰："陇右、河西[6]，本数郡之地，遭乱，分裂至十余国，吕氏、乞伏氏、段氏最强，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杨统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终当服从。段氏书生，无能为患，且结好于我，攻之不义。吕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虽有才而内相猜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虚迭出，彼必疲于奔命，不过二年，兵劳民困，则姑臧可图也。姑臧举，则三寇不待攻而服矣。"乌孤曰："善！"

7 二月，丁亥朔，魏军大破高车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卫王仪别将三万骑绝漠千余里，破其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万余头。高车诸部大震。

8 林邑王范达陷日南、九真，遂寇交趾，太守杜瑗击破之。

9 庚戌，魏征虏将军庾岳破张超于勃海，斩之。

10 段业即凉王位[7]，改元天玺；以沮渠蒙逊为尚书左丞，梁中庸为右丞。

【注释】

①长川：城名，在今内蒙古兴和西北。

②驳髯水:河流名,当指今内蒙古察合尔右翼后旗境内某水。

③安夷:县名,治今青海乐都西。

④岭南:地名,指洪池岭(在今甘肃武威)以南。

⑤浩亹(mén门):县名,治今甘肃永登西南大通河东岸。

⑥陇右、河西:地名,前者指今甘肃东部,后者指今甘肃中部西部。

⑦"段业"句:段业所建凉国,史称"北凉"。

【译文】

晋纪三十三　起己亥(公元399年),止庚子(公元400年)共二年

安皇帝丙

隆安三年(己亥,公元399年)

1 春,正月,初四,大赦天下。

2 十一日,燕国昌黎尹留忠阴谋反叛,被诛杀;事情牵连到尚书令东阳公慕容根、尚书段成,都连坐处死;派遣中卫将军卫双到凡城去诛杀留忠的弟弟留志。委派卫将军平原公慕容元担任司徒、尚书令。

3 十三日,魏国君主拓跋珪到北方巡察,分别命令大将军常山王拓跋遵等三支军队,从东面的长川出发,镇北将军高凉王拓跋乐真等七支军队,从西面的牛川出发,拓跋珪亲自率领大军,从中部的驳髯水出发,去袭击高车。

4 二十五日,燕国右将军张真、城门校尉和翰因阴谋反叛判罪,被诛杀。

5 二十六日,燕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长乐。燕国君主慕容盛每十天亲自审理一次刑狱,对犯人不施行严刑拷打,大多能得到实情。

6 武威王秃发乌孤把都城迁到乐都,委派他的弟弟西平公秃发利鹿孤镇守安夷,广武公秃发傉檀镇守西平,叔父秃发素渥镇守湟

河，秃发若留镇守浇河，堂弟秃发替引镇守岭南地区，秃发洛回镇守廉川，堂叔秃发吐若留镇守浩亹；夷族、汉族的有才之士，都依据能力授予职务，或在朝内身居显要的职位，或在地方上掌管郡县的事务，都安置得很恰当。

秃发乌孤对臣属们说："陇右、河西，本来只有几个郡的土地，遭遇战乱，分裂成十多个国家，吕氏、乞伏氏、段氏力量最强，现在打算攻取他们，三者之中应先向谁下手？"杨统说："乞伏氏本来是我们的部属，终究会服从的。段氏是读书人，没有能力制造祸患，而且和我们缔结友好关系，攻打他是不合道义的。吕光年老体衰，继承人懦弱无能，吕纂、吕弘虽有才能，但内部互相猜忌，如果命令浩亹、廉川的军队乘虚轮番出击，他们必定疲于奔命，不超过两年，军队辛劳、民众贫困，姑臧就可以攻取了。姑臧攻下后，另外两个贼寇不必等待攻打就会归顺了。"秃发乌孤说："说得很好！"

7 二月，初一，魏国军队大败高车三十多个部落，擒获七万多人，马三十多万匹、牛羊一百四十多万头。卫王拓跋仪另外率领三万多骑兵越过沙漠一千多里，打败高车七个部落，擒获二万多人，马五万多匹，牛羊二万多头。高车各部落大为震惊。

8 林邑王范达攻下日南、九真，于是进犯交趾，太守杜瑗打败了他。

二十四日，魏国征虏将军庾岳在勃海打败张超，杀了他。

10 段业登上凉王的王位，改年号为天玺；委派沮渠蒙逊担任尚书左丞，梁中庸担任尚书右丞。

11 魏主珪大猎于牛川之南，以高车人为围，周七百余里；因驱其禽兽，南抵平城，使高车筑鹿苑[1]，广数十里。三

月，己未，珪还平城。

甲子，珪分尚书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2]。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置五经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合三千人。

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12 初，秦王登之弟广帅众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为冠军将军，处之乞活堡[3]。会荧惑守东井，或言秦当复兴，广乃自称秦王，击南燕北地王钟，破之。是时，滑台孤弱，土无十城，众不过一万，钟既败，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广。德乃留鲁阳王和守滑台，自帅众讨广，斩之。

燕主宝之至黎阳也[4]，鲁阳王和长史李辩劝和纳之，和不从。辩惧，故潜引晋军至管城，欲因德出战而作乱。既而德不出，辩愈不自安。及德讨苻广，辩复劝和反，和不从，辩乃杀和，以滑台降魏。魏行台尚书和跋在邺，帅轻骑自邺赴之，既至，辩悔之，闭门拒守。跋使尚书郎邓晖说之，辩乃开门内跋，跋悉收德宫人府库。德遣兵击跋，跋逆击，破之，又破德将桂阳王镇，俘获千余人。陈、颍之民多附于魏。

南燕右卫将军慕容云斩李辩，帅将士家属二万余口出滑台赴德。德欲攻滑台，韩范曰："向也魏为客，吾为主人；今也吾为客，魏为主人。人心危惧，不可复战，不如先

据一方，自立基本，乃图进取。”张华曰：“彭城，楚之旧都[5]，可攻而据之。”北地王钟等皆劝德攻滑台。尚书潘聪曰：“滑台四通八达之地，北有魏，南有晋，西有秦，居之未尝一日安也。彭城土旷人稀，平夷无嶮[6]，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之所长，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余万，左有负海之饶，右有山河之固，广固城曹嶷所筑[7]，地形阻峻，足为帝王之都。三齐英杰[8]，思得明主以立功于世久矣。辟闾浑昔为燕臣[9]，今宜遣辩士驰说于前，大兵继踵于后，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乃陛下之关中、河内也[10]。”德犹豫未决。沙门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门苏抚问之，朗曰：“敬览三策，潘尚书之议，兴邦之言也。且今岁之初，彗星起奎、娄，扫虚、危；彗者，除旧布新之象，奎、娄为鲁，虚、危为齐。宜先取兖州，巡抚琅邪，至秋乃北徇齐地，此天道也。”抚又密问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则一纪[11]，世则及子。”抚还报德，德乃引师而南，兖州北鄙诸郡县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抚之，禁军士无得虏掠。百姓大悦，牛酒属路。

【注释】

①鹿苑：帝王游猎之地。

②八部大夫：拓跋珪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设置八部大人，管理皇城四方四维事务，此处“大夫”恐为“大人”之误。

③乞活堡：西晋末并州地区流亡到太行山以东的流民群所筑城堡。

④“燕主”句：慕容宝至黎阳，见本书第110卷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

年)。

⑤"彭城"句:彭城,即今江苏徐州;楚,指秦末项羽所建楚国。

⑥嶮(xiǎn 显):高险。

⑦"广固"句:广固城,城名,在今山东益都西北。曹嶷筑城之事,见本书第89卷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

⑧三齐:秦汉之际项羽以齐国故地封田都为齐王,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北);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合称三齐。相当于今山东大部地区。

⑨"辟闾浑"句:辟闾浑初为前秦平原太守,前秦淝水之战失败后,浑归附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被后燕辽西王慕容农打败,遂向后燕称臣。后燕衰落,又归附东晋,任青州刺史。

⑩"此乃"句:西汉、东汉各自以关中、河内为基地而统一全国,后世因之把关中、河内作为创立统一大业基地的代名词。

⑪纪:十二年为一纪。

【译文】

11 魏国君主拓跋珪在牛川以南大规模狩猎,用高车人组成长围,周围七百多里;于是驱赶禽兽,往南抵达平城,命令高车人修筑鹿苑,周围几十里。三月,初三,拓跋珪回到平城。

初八,拓跋珪把尚书省三十六曹和外署划分,共置三百六十曹,命八部大夫分管。吏部尚书崔宏掌管三十六曹,如尚书令、尚书仆射一样主持全局。设立五经博士,增加国子太学生人数,合计三千人。

拓跋珪询问博士李先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可以增进人的精神智慧?"回答说:"没有比得上书籍的。"拓跋珪说:"书籍共有多少?怎样才能汇集?"回答说:"自有文字书籍以来,世世代代都有增益,一直到现在,不可计数。如果君主喜欢,何必担忧不能汇集?"拓跋珪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郡县大量搜集书籍,全部送到平城。

12 当初,秦王苻登的弟弟苻广率领三千部众归附南燕王慕容

德，慕容德任命他为冠军将军，把他安置在乞活堡。正巧，荧惑星停留在东井星宿，有人说秦国会再度兴盛，苻广于是自称秦王，攻打南燕北地王慕容钟，打败了他。这时，滑台孤立微弱，土地不到十个县，部众不超过一万人，慕容钟失败后，依附慕容德的人大多离开慕容德而在依附苻广。慕容德于是留下鲁阳王慕容和守卫滑台，亲自率领部众讨伐苻广，杀了他。

燕国君主慕容宝到达黎阳时，鲁阳王慕容和的长史李辩劝慕容和接纳他，慕容和不听从。李辩恐惧，因而暗中招引晋国军队到管城，想利用慕容德出城作战时而作乱。后来，慕容德不出城，李辩更加不安心。等到慕容德讨伐苻广，李辩又劝慕容和反叛，慕容和不听从，李辩于是杀死慕容和，献出滑台，投降魏国。魏国行台尚书和跋在郏城，率领轻装的骑兵从郏城赶去，到达后，李辩翻悔，关闭城门据守。和跋派尚书郎邓晖游说李辩，李辩才开门放和跋进城，和跋没收慕容德的全部宫女和府库财物。慕容德派遣军队攻打和跋，和跋迎击，打败了他们，又打败慕容德的将领桂阳王慕容镇，俘获一千多人。陈郡、颍川的民众，大多归附魏国。

南燕右卫将军慕容云杀死李辩，率领将士家属二万多人离开滑台，赶往慕容德那里。慕容德打算攻打滑台，韩范说："从前魏人是外来者，我们是当地人；现在我们成了外来者，魏人成了当地人。人心震惊恐惧，不能再交战，不如先占领一个地方，自己奠定基础，再策划进取。"张华说："彭城，是楚国的旧日都城，可以攻取后占据它。"北地王慕容钟等人都劝慕容德攻打滑台。尚书潘聪说："滑台是四通八达的地方，北面有魏国，南面有晋国，西面有秦国，住在那里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彭城土地辽阔，人口稀少，地势平坦，没有险阻，而且是晋国的边防重镇，不容易攻取。又接近长江、淮河，夏季秋季雨水很多。乘船作战，是吴地人的长处，是我们的短处。青州有二千里肥沃的土地，十多万精锐的军队，东部有靠海边的财富，西部有坚固的山河，广固城是曹嶷所修筑，地势险要高峻，足以

成为帝王的都城。三齐地区的英雄豪杰，盼望得到英明的君主在当代建功立业，已经很久了。辟闾浑从前是燕国的臣属，现在应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先去游说，大军随后进发，如果辟闾浑不降服，攻取他如同弯腰拾取草芥而已。占据青州后，紧闭边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出动，这便是陛下的关中、河内呀！"慕容德犹豫不决。僧人竺朗一向擅长占卜，慕容德派牙门苏抚询问他，竺朗说："恭敬地阅览三个策谋，潘尚书的谋议，是兴建国家的言论。而且今年年初，彗星从奎宿、娄宿开始，扫过虚宿、危宿；彗星，是除旧布新的征兆、奎宿、娄宿对应鲁地，虚宿、危宿对应齐地。应该首先攻取兖州，巡行、安抚琅邪，到秋天再向北攻取齐地，这是上天的旨意。"苏抚又向他秘密地询问南燕享国的年数代数，竺朗用《周易》占筮说："燕国在庚戌年衰亡，年数是一纪，代数则可传到儿子。"苏抚回去报告慕容德，慕容德于是率领军队向南开进，兖州北部各郡县都向他投降。慕容德设置郡守县令安抚他们，严令军队，不得骚扰掳掠。百姓大为欢悦，道路上牵牛持酒来犒劳慕容德他们的人接连不断。

13 丙子，魏主珪遣建义将军庾真、越骑校尉奚斤击库狄、宥连、侯莫陈三部，皆破之，追奔至大峨谷[1]，置戍而还。

14 己卯，追尊帝所生母陈夫人为德皇太后。

15 夏，四月，鲜卑叠掘河内帅户五千降于西秦。西秦王乾归以河内为叠掘都统，以宗女妻之。

16 甲午，燕大赦。

17 会稽王道子有疾，且无日不醉。世子元显知朝望去之，乃讽朝廷解道子司徒、扬州刺史。乙未，以元显为扬州

刺史。道子醒而后知之，大怒，无如之何。元显以庐江太守会稽张法顺为谋主，多引树亲党，朝贵皆畏事之。

18 燕散骑常侍馀超、左将军高和等坐谋反，诛。

19 凉太子绍、太原公纂将兵伐北凉，北凉王业求救于武威王乌孤，乌孤遣骠骑大将军利鹿孤及杨轨救之。业将战，沮渠蒙逊谏曰："杨轨恃鲜卑之强，有窥窬之志，绍、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敌也。今不战则有泰山之安，战则有累卵之危。"业从之，按兵不战。绍、纂引兵归。

六月，乌孤以利鹿孤为凉州牧，镇西平，召车骑大将军俻檀入录府国事。

20 会稽世子元显自以少年，不欲顿居重任；戊子，以琅邪王德文为司徒。

21 魏前河间太守卢溥帅其部曲数千家就食渔阳，遂据有数郡。秋，七月，己未，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

22 辛酉，燕主盛下诏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赎，此不足以惩恶而利于王府，甚无谓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赎，勿复输金帛。"

23 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

24 秦齐公崇、镇东将军杨佛嵩寇洛阳，河南太守陇西辛恭靖婴城固守。雍州刺史杨佺期遣使求救于魏常山公遵，魏主珪以散骑侍郎西河张济为遵从事中郎以报之。佺期问于济曰："魏之伐中山[2]，戎士几何？"济曰："四十余万。"佺期曰："以魏之强，小羌不足灭也。且晋之与魏，本为一家[3]，今既结好，义无所隐。此间兵弱粮寡，洛阳之救，恃魏

而已。若其保全,必有厚报;若其不守,与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济还报。八月,珪遣太尉穆崇将六万骑往救之。

25 燕辽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内,恐燕主盛疑之,累征不赴。以其家在龙城,未敢显叛,阴召魏兵,许以郡降魏;遣使驰诣龙城,广张寇势。盛曰:"此必诈也。"召使者诘问,果无事实。盛尽灭朗族;丁酉,遣辅国将军李旱讨之。

【注释】

①大峨谷:地名,今址不详,待考。

②"魏之"句:魏国征伐中山,见本书第108卷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

③"且晋"二句:魏国前身为代国,拓跋猗卢的代王名号为晋所授,故称"一家"。见本书第89卷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

【译文】

13 二十日,魏国君主拓跋珪派遣建义将军庾真、越骑校尉奚斤攻打库狄、宥连、侯莫陈三个部落,全部打败了他们,追击到大峨谷,设置防守据点后返回。

14 二十三日,追尊皇帝的生身母亲陈夫人为德皇太后。

15 夏,四月,鲜卑叠掘部落首领河内率领五千户投降西秦。西秦王乞伏乾归委派河内担任叠掘都统,把宗室女子嫁给他为妻。

16 初九,燕国大赦境内。

17 会稽王司马道子有病,而且没有哪一天不喝得酩酊大醉。世子司马元显知道朝廷中有声望的人在疏远他,就暗示朝廷解除司马道子的司徒、扬州刺史职务。初十,委派司马元显担任扬州刺史。

司马道子酒醒之后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但也没有一点办法。司马元显以庐江太守会稽人张法顺为主要谋士，多方面接引、培植亲信党羽，朝中显要官员都感到畏惧而敬奉他。

18 燕国散骑常侍馀超、左将军高和等人因谋图反叛判罪，被诛杀。

19 凉国太子吕绍、太原公吕纂率领军队征伐北凉，北凉王段业向武威王秃发乌孤请求救援，秃发乌孤派遣骠骑大将军利鹿孤和杨轨救援他。段业将要交战，沮渠蒙逊规劝说："杨轨仗恃鲜卑族的强大，有窥伺时机而消灭我们的心意，吕绍、吕纂孤军深入，将军队置于死地，是不可抵敌的。现在不交战就有泰山般的安稳，交战就有累卵般的危险。"段业听从他的建议，按兵不动。吕绍、吕纂率领军队返回。

六月，秃发乌孤委派利鹿孤担任凉州牧，镇守西平，征召车骑大将军秃发傉檀回朝总领朝廷事务。

20 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自认为年青，不想猛然间处于显要地位；初四，朝廷委派琅邪王司马德文担任司徒。

21 魏国从前的河间太守卢溥率领他的几千家部曲到渔阳谋取食物，于是占据几个郡。秋，七月，初五，燕国君主慕容盛派遣使者任命卢溥为幽州刺史。

22 初七，燕国君主慕容盛下诏说："法律条令规定，公侯有罪，可以用金银布帛赎罪，这不足以惩治罪过，而有利于王府，实在没有道理。从现在起，下令公侯都要建立功勋来赎罪，不再输纳金银布帛。"

23 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去世。

24 秦国齐公姚崇、镇东将军杨佛嵩进犯洛阳，晋国河南太守陇西人辛恭靖环绕城池坚固防守。雍州刺史杨佺期派遣使者向魏国常山王拓跋遵请求救援，魏国君主拓跋珪委派散骑侍郎西河人张济担任拓跋遵的从事中郎，去襄阳报聘。杨佺期询问张济说："魏国

征伐中山时，战士有多少？"张济说："四十多万"。杨佺期说："凭着魏国的强盛，小小的羌族不难消灭。而且晋国和魏国，本来是一家人，今日既然缔结友好关系，从道义上说没有可隐瞒的事。这里兵力薄弱，粮食不足，洛阳的救援，就全依仗魏国了。如果能保全，必定有厚重的报答；如果守不住，与其让羌人得到，不如让魏国得到。"张济回去禀报。八月，拓跋珪派遣太尉穆崇率领六万骑兵前往洛阳去救援。

25 燕国辽西太守李朗在郡中任职十年，威望遍布境内，恐怕燕国君主慕容盛怀疑他，多次征召都不前往。因他的家住在龙城，不敢明显地反叛，暗中招引魏国军队，答应献出郡城投降魏国；派遣使者骑快马赶往龙城，夸大贼寇的声势。慕容盛说："这一定是骗局。"于是召来使者盘问，果然没有这回事。慕容盛全部诛灭李朗的家族；十四日，派遣辅国将军李旱讨伐李朗。

26 初，魏奋武将军张袞以才谋为魏主珪所信重，委以腹心。珪问中州士人于袞，袞荐卢溥及崔逞，珪皆用之。

珪围中山久未下，军食乏[1]，问计于群臣，逞为御史中丞，对曰："桑椹可以佐粮；飞鸮食椹而改音，诗人所称也[2]。"珪虽用其言，听民以椹当租，然以逞为侮慢，心衔之[3]。秦人寇襄阳，雍州刺史郗恢以书求救于魏常山王遵曰："贤兄虎步中原。"珪以恢无君臣之礼，命袞及逞为复书，必贬其主。袞、逞谓帝为"贵主"。珪怒曰："命汝贬之而谓之'贵主'，何如'贤兄'也？"逞之降魏也[4]，以天下方乱，恐无复遗种，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逞独与幼子赜诣

平城，所留妻子遂奔南燕。珪并以是责逞，赐逞死。卢溥受燕爵命，侵掠魏郡县，杀魏幽州刺史封沓干。珪谓衮所举皆非其人，黜衮为尚书令史。衮乃阖门不通人事，惟手校经籍，岁余而终。

燕主宝之败也，中书令、民部尚书封懿降于魏。珪以懿为给事黄门侍郎、都坐大官[5]。珪问懿以燕氏旧事，懿应对疏慢，亦坐废于家。

27 武威王秃发乌孤醉，走马伤肋而卒，遗令立长君。国人立其弟利鹿孤，谥乌孤曰武王，庙号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28 南燕王德遣使说幽州刺史辟闾浑，欲下之；浑不从；德遣北地王钟帅步骑二万击之。德进据琅邪，徐、兖之民归附者十余万。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法为兖州刺史，镇梁父。进攻莒城，守将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聪为徐州刺史，镇莒城。兰汗之乱，燕吏部尚书封孚南奔辟闾浑，浑表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机密。北地王钟传檄青州诸郡，谕以祸福。辟闾浑徙八千余家入守广固，遣司马崔诞戍薄荀固[6]，平原太守张豁戍柳泉[7]；诞、豁承檄皆降于德。浑惧，携妻子奔魏，德遣射声校尉刘纲追之，及于莒城，斩之。浑子道秀自诣德，请与父俱死。德曰："父虽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浑参军张瑛为浑作檄，辞多不逊，德执而让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浑之有臣，犹韩信之有蒯通。通遇汉祖而生[8]，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窃为不幸耳！"德

杀之。遂定都广固。

29 燕李旱行至建安,燕主盛急召之,群臣莫测其故。九月,辛未,复遣之。李朗闻其家被诛,拥二千余户以自固;及闻旱还,谓有内变,不复设备,留其子养守令支,自迎魏师于北平。壬子[9],旱袭令支,克之,遣广威将军孟广平追及朗于无终,斩之。

30 秦主兴以灾异屡见,降号称王,下诏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大赦,改元弘始。存问孤贫,举拔贤俊,简省法令,清察狱讼,守令之有政迹者赏之,贪残者诛之,远近肃然。

【注释】

①"珪图"二句:拓跋珪包围中山,事见本书第109卷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

②"飞鸮"二句:鸮(xiāo 销),猛禽,俗称猫头鹰。《诗经·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

③"然以"二句:飞鸮的声音难听,被古人视为恶鸟,按《诗经》中的说法,在吃了桑树的果穗后声音变好。拓跋珪以北方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原,认为崔逞引《诗经》之言对他含有侮辱之意,故对崔逞记恨在心。

④"逞之"句:崔逞降魏,见本书第109卷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

⑤都坐大官:北魏职官名,职掌近于汉代的御史大夫,总监政务。

⑥薄荀固:坞堡名。薄荀,人名;固,太行山以东对坞堡的称呼。该堡为薄荀所建,今址不详,待考。

⑦柳泉:地名,在今山东益都西。

⑧"通遇"句:蒯通为刘邦赦免之事,见本书第12卷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⑨壬子:九月甲寅朔,无壬子。

【译文】

26 当初，魏国奋武将军张衮因为有才干谋略，受到魏国君主拓跋珪的信任重用，把他当作心腹。拓跋珪向张衮询问中原有才干的士人，张衮举荐卢溥和崔逞，拓跋珪都予以录用。

拓跋珪包围中山，长时期攻不下来，军队缺乏粮食，向臣属们询问计策，崔逞当时是御史中丞，回答说："桑树的果穗可以充当粮食；飞鸮吃了果穗而改变声音，是诗人所称扬的。"拓跋珪虽然采用他的建议，允许民众以桑树果穗充当田租，但认为崔逞态度轻慢，心中记恨他。秦国人进犯晋国的襄阳，雍州刺史郗恢写信向魏国常山王拓跋遵求救，说："您的贤兄像猛虎那样纵横中原大地。"拓跋珪认为郗恢没有君臣的礼节，命令张衮和崔逞替他回信，一定要贬低郗恢的君主。张衮、崔逞称呼晋国皇帝为"贵主"。拓跋珪发怒说："命令你们贬低晋国君主却称他'贵主'，这与'贤兄'相比哪个更尊敬？"崔逞投降魏国时，因天下正混乱，恐怕家族屠灭，不能留下后代，让他的妻子张氏和四个儿子留在冀州，崔逞仅和小儿子崔赜前往平城，所留下的妻子儿女于是逃奔南燕。拓跋珪同时以这件事斥责崔逞，赐令崔逞自杀。卢溥接受燕国的官职爵位，侵犯掳掠魏国的郡县，杀死魏国幽州刺史封沓干。拓跋珪认为张衮所举荐的都不是合适的人选，贬黜张衮为尚书令史。张衮于是关起门来，不同他人来往，只是亲自校勘经籍，一年多后去世。

燕国君主慕容宝失败时，中书令、民部尚书封懿投降魏国。拓跋珪委派封懿担任给事黄门侍郎、都坐大官。拓跋珪向封懿询问燕国的往事，封懿回答得粗略、语气不恭敬，也被免除官职，闲居家中。

27 武威王秃发乌孤喝醉了酒，骑马奔跑时伤了肋骨而去世，临终嘱咐立年长的君主。国中人士拥立他的弟弟秃发利鹿孤，给秃发乌孤定谥号为武王，庙号为烈祖。秃发利鹿孤大赦境内，把治所迁到西平。

28 南燕王慕容德派遣使者游说幽州刺史辟闾浑，想让他归降；辟闾浑不听从；慕容德派遣北地王慕容钟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攻打他。慕容德进军占据琅邪，徐州、兖州的民众归附他的有十多万。慕容德从琅邪率领军队向北开进，委派南海王慕容法担任兖州刺史，镇守梁父。进军攻打莒城，守城将领任安放弃城池逃跑。慕容德委派潘聪担任徐州刺史，镇守莒城。兰汗作乱时，燕国吏部尚书封孚向南投奔辟闾浑，辟闾浑上奏章举荐他为勃海太守；等到慕容德到来，封孚出城投降，慕容德非常高兴地说："我得到青州不感到可喜，可喜的是我得到了你啊！"于是把机要事务托付给他。北地王慕容钟传送檄令给青州各郡，向他们分析祸福利害。辟闾浑迁徙八千多家进入广固据守，派遣司马崔诞戍守薄荀固，平原太守张豁戍守柳泉；崔诞、张豁响应檄令，都投降慕容德。辟闾浑恐惧，带领妻子儿女逃往魏国，慕容德派遣射声校尉刘纲追击，在莒城追上后，杀了他们。辟闾浑的儿子辟闾道秀自己前往慕容德那里，请求和父亲一起死。慕容德说："父亲虽然不忠诚，可是儿子能讲孝道。"破例赦免了他。辟闾浑的参军张瑛为辟闾浑作檄文，文辞中对慕容德有不少不恭敬的地方，慕容德捉住他后责备他。张瑛神色像往常一样，慢慢地说："辟闾浑有臣下，如同韩信有蒯通。蒯通遇到汉高祖而活命，臣下遇到陛下而丧生，同古人相比，私下感到不幸而已！"慕容德杀了他。于是定都广固。

29 燕国李旱行进到建安，燕国君主慕容盛急速召回他，臣属们没有猜得出缘故的。九月，十八日，又派遣李旱出兵。李朗听说他的家族被诛杀，集结二千多户来守城自保；当听到李旱返回时，以为有内部的变乱，不再戒备，留他的儿子李养守卫令支，自己到北平迎接魏国军队。壬子日，李旱袭击令支，攻下来了，派遣广威将军孟广平追击，在无终追上李朗，杀了他。

30 秦国君主姚兴因灾异时常出现，降名号为王，下诏命令三公、卿士、将领州牧、郡守县令各降一个等级；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弘

始。安抚救济孤寡贫困的民众，选拔贤明的人才，简化法令，明断狱讼，郡守县令中有政迹的就奖赏，贪婪残暴的就诛杀，远近因此秩序井然。

31 冬，十月，甲午，燕中卫将军卫双有罪，赐死。李旱还，闻双死，惧，弃军而亡，至板陉[1]，复还归罪。燕主盛复其爵位，谓侍中孙勍曰："旱为将而弃军，罪在不赦。然昔先帝蒙尘，骨肉离心，公卿失节，惟旱以宦者忠勤不懈，始终如一[2]，故吾念其功而赦之耳。"

32 辛恭靖固守百余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阳，获恭靖。恭靖见秦王兴，不拜，曰："吾不为羌贼臣！"兴囚之，恭靖逃归。自淮、汉以北，诸城多请降，送任于秦。

33 魏主珪以穆崇为豫州刺史，镇野王。

34 会稽世子元显，性苛刻，生杀任意；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3]，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苦之。

孙恩因民心骚动，自海岛帅其党杀上虞令，遂攻会稽。会稽内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师道[4]，不出兵，亦不设备，日于道室稽颡跪咒。官属请出兵讨恩，凝之曰："我已请大道，借鬼兵守诸津要，各数万，贼不足忧也。"及恩渐近，乃听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5]，恩陷会稽，凝之出走，恩执而杀之，并其诸子。凝之妻谢道蕴，奕之女也，闻寇至，举措自若，命婢肩舆，抽刀出门，手杀数人，乃被执。

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秦王崇、义兴太守魏隐皆弃郡走[6]。于是会稽谢针、吴郡陆环、吴兴丘尼、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等及东阳、新安凡八郡人[7]，一时起兵，杀长吏以应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等皆为恩党所杀。邈、冲，皆安之弟子也。时三吴承平日久，民不习战，故郡县兵皆望风奔溃。

恩据会稽，自称征东将军，逼人士为官属，号其党曰"长生人"，民有不与之同者，戮及婴孩，死者什七、八。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支解之。所过掠财物，烧邑屋，焚仓廪，刊木，堙井，相帅聚于会稽，妇人有婴儿不能去者，投于水中，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当寻后就汝。"恩表会稽王道子及世子元显之罪，请诛之。

自帝即位以来，内外乖异，石头以南皆为荆、江所据[8]，以西皆豫州所专[9]，京口及江北皆刘牢之及广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吴而已。及孙恩作乱，八郡皆为恩有，畿内诸县，盗贼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惧，常虑窃发，于是内外戒严。加道子黄钺，元显领中军将军，命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以讨恩；刘牢之亦发兵讨恩，拜表辄行。

35 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静为右丞相。

【注释】

①板陉：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河北凌源县境。

②“惟旱”二句：李旱尽忠燕王室，见本书第110卷晋安帝隆安二年。

③“发东土”句：奴，奴隶；客，佃客，身份比前者自由，且有自己的经济与生产工具。

④天师道：即东汉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因张陵被信徒称为天师，故所创之道又称天师道。

⑤甲寅：十月甲申朔，无甲寅。

⑥新秦王：据《晋书》，当作“新蔡王”，译文据改。

⑦尪（wāng 汪）。

⑧“石头”句：当时，荆州、江州的刺史分别为殷仲堪、桓玄。

⑨“以西”句：当时，豫州刺史为司马尚之。

【译文】

31 冬，十月，十一日，燕国中卫将军卫双有罪，赐令自杀。李旱返回，听说卫双已死，畏惧，放弃军队逃走，到了板陉，又返回自首认罪。燕国君主慕容盛恢复他的官爵职位，对侍中孙勍说：“李旱担任将领却抛下军队，罪过是不可赦免的。然而从前先帝遭遇危难，亲生骨肉离心离德，公卿丧失节操，只有李旱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忠贞勤勉，毫不懈怠，始终如一，所以我念及他的功劳才赦免了他呀！”

32 辛恭靖顽强防守了一百多天，魏国的救兵没有赶到，秦国军队攻下洛阳，擒获辛恭靖。辛恭靖见到秦王姚兴，不叩拜，说：“我不做羌贼的臣子！”姚兴囚禁他，辛恭靖逃了回去。自淮河、汉水以北，大多城池向秦国请求投降、送交人质。

33 魏国君主拓跋珪委派穆崇担任豫州刺史，镇守野王。

34 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禀性严厉刻薄，对于人的生死，全凭自己随心所欲；调发东方各郡中由奴仆放免为佃客的人，称为“乐属”，迁徙安置到京城，来抵充兵役，东方各郡群情哗然，都感到困苦。

孙恩利用民心的骚动，从海岛率领党羽杀死上虞令，随之攻打

会稽。会稽内史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世代信奉天师道，不出兵应战，也不设防戒备，整日在道室中叩头跪拜，口念咒语。僚属请求出兵讨伐孙恩，王凝之说："我已请到得道仙人，借调鬼兵守卫各个渡口要道，各有几万，贼寇不值得担扰。"等到孙恩逐渐逼近，才准许出兵，孙恩已到了郡城外。甲寅日，孙恩攻下会稽，王凝之出城逃跑，孙恩捉住他后杀了他，并杀了他的几个儿子。王凝之的妻子谢道蕴，是谢奕的女儿，听说贼寇到来，行动举止同往常一样，命令婢女抬起她，抽出佩刀出门，亲手杀死几个人，才被活捉。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义兴太守魏隐都放弃郡城逃跑。这时，会稽人谢针、吴郡人陆环、吴兴人丘尪、义兴人许允之、临海人周胄、永嘉人张永等和东阳、新安共八个郡的民众，一同起兵，杀死郡县官员来响应孙恩，十来天之中，部众达几十万。吴兴太守张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等人，都被孙恩的党羽杀死。谢邈、谢冲，都是谢安弟弟的儿子。这时，三吴地区和平年代已有很久，民众不熟悉战事，所以郡县军队听到风声就溃散逃跑。

孙恩占据会稽，自称征东将军，逼迫士人做他的僚属，称他的党羽为"长生人"，凡不附和他的人，连婴儿都一同杀害，死亡的人有十分之七、八。把各个县令剁成肉酱给他们的妻子儿女吃，不肯吃的，就分解他们的肢体。所经过的地方，掠夺财物，焚烧房屋，毁坏仓廪，砍伐树木，填塞水井，将民众纷纷集中到会稽，妇人如有婴儿不容易离开的，就把婴儿投入水中，说："恭贺你先登仙境天堂，我将随后跟上你。"孙恩上奏章，列举会稽王司马道子和世子司马元显的罪状，请求诛杀他俩。

自从皇帝登位以来，内外分崩离析，石头城以南都被荆州、江州所占据，以西都为豫州所专有，京口和江北都被刘牢之和广陵相高雅之所控制，朝政所施行的地方，仅三吴地区而已。等到孙恩作乱，八个郡都被孙恩占有，京郊各县，盗贼处处蜂拥而起，孙恩的党

羽也有潜伏在建康城中的，人心惊惶恐惧，时时担心祸乱发生，于是朝廷内外严密戒备。朝廷加授黄钺给司马道子，任命司马元显兼领中军将军，命令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等郡军务去讨伐孙恩；刘牢之也调兵讨伐孙恩，送上奏章不等回音就出发了。

35 西秦委派金城太守辛静担任右丞相。

36 十二月，甲午，燕燕郡太守高湖帅户三千降魏。湖，泰之子也。

37 丙午，燕主盛封弟渊为章武公，虔为博陵公，子定为辽西公。

38 丁未，燕太后段氏卒，谥曰惠德皇后。

39 谢琰击斩许允之，迎魏隐还郡，进击丘尼，破之，与刘牢之转斗而前，所向辄克。琰留屯乌程，遣司马高素助牢之，进临浙江。诏以牢之都督吴郡诸军事。

初，彭城刘裕，生而母死，父翘侨居京口，家贫，将弃之。同郡刘怀敬之母，裕之从母也，生怀敬未期，走往救之，断怀敬乳而乳之。及长，勇健有大志。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闾所贱。刘牢之击孙恩，引裕参军事，使将数十人觇贼[1]。遇贼数千人，即迎击之，从者皆死，裕坠岸下。贼临岸欲下，裕奋长刀仰斫杀数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贼皆走，裕所杀伤甚众。刘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寻之，见裕独驱数千人，咸共叹息。因进击贼，大破之，斩获千余人。

初，恩闻八郡响应，谓其属曰："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至建康[2]。"既而闻牢之临江，曰："我割浙江以东，不失作句践[3]！"戊申，牢之引兵济江，恩闻之曰："孤不羞走[4]。"遂驱男女二十余万口东走，多弃宝物、子女于道，官军竞取之，恩由是得脱，复逃入海岛。高素破恩党于山阴，斩恩所署吴郡太守陆环、吴兴太守丘尼、余姚令吴兴沈穆夫。

东土遭乱，企望官军之至，既而牢之等纵军士暴掠，士民失望，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朝廷忧恩复至，以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5]，帅徐州文武戍海浦[6]。

以元显录尚书事。时人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7]；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可张罗矣。元显无良师友，所亲信者率皆佞谀之人，或以为一时英杰，或以为风流名士。由是元显日益骄侈，讽礼官立议，以己德隆望重，既录百揆，百揆皆应尽敬。于是公卿以下，见元显皆拜。时军旅数起，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而元显聚敛不已，富逾帝室。

【注释】

①觇(chān 搀)：窥视。

②"当与"句：意为自己将要登上皇帝位。

③"我割"二句：意为当仿效春秋末年的越王句践，保有会稽。

④"孤不"句：据三国时吴人所撰《江表传》，周瑜打败曹操军队，曹操有"孤不羞走"之语，故孙恩引以为言。

⑤五郡：指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

⑥海浦：沿海地带。指今浙江萧山东北向东直到镇海一带。

⑦"时人"二句：当时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分别住在东府、西府，故人们分别称之为东录、西录。

【译文】

36 十二月，十二日，燕国燕郡太守高湖率领三千户投降魏国。高湖，是高泰的儿子。

37 二十四日，燕国君主慕容盛封弟弟慕容渊为章武公，慕容虔为博陵公，儿子慕容定为辽西公。

38 二十五日，燕国太后段氏去世，谥号为惠德皇后。

39 谢琰出击，杀死许允之，迎接魏隐回郡城，进军攻打丘尼，打败了他，和刘牢之配合作战，向前推进，所到之处都被攻克。谢琰留下来驻守乌程，派遣司马高素协助刘牢之，进军逼近浙江。朝廷下诏委派刘牢之担任都督吴郡诸军事。

当初，彭城人刘裕，生下来后母亲就死了，父亲刘翘寄居京口，家庭贫困，准备抛弃他。同郡人刘怀敬的母亲，是刘裕的姨母，生下刘怀敬还不到一年，急奔刘翘家救助刘裕，断了刘怀敬的奶来喂养刘裕。等到刘裕长大，勇猛健壮，胸有大志。略微认识几个字，以卖鞋为职业，喜爱樗蒲赌钱，为乡村中的人所鄙视。刘牢之攻打孙恩，任用刘裕为参军事，派他带领几十人窥探贼寇情况。遇到贼寇几千人，立即迎击，跟随他的人全都死了，刘裕跌到河岸下。贼寇到了岸边想下去，刘裕举起长刀仰面砍杀几个人，才得以登上岸，随之大声呼喊追逐贼寇，贼寇都逃跑，被刘裕杀伤的特别多。刘敬宣奇怪刘裕长时间不返回，带领兵士寻找，见到刘裕独自驱赶几千人，都同声赞叹。于是进军攻打贼寇，把他们打得大败，斩杀、俘获了一千多人。

当初，孙恩听说八个郡响应他，对他的部属说："天下不再有事

了，我将与各位穿上朝廷礼服到达建康。"不久听说刘牢之逼近浙江，说："我割据浙江以东地区，也不失为当年的越王践。"二十六日，刘牢之率领军队渡过浙江，孙恩听到后说："我不以逃跑为羞耻。"于是驱赶男男女女二十多万人向东逃跑，丢弃很多的珍宝财物、女子在道路上，官军竞相拾取，孙恩因此得以逃脱，又逃入海岛。高素在山阴打败孙恩的党羽，杀死孙恩所委派的吴郡太守陆环、吴兴太守丘尼、余姚令吴兴人沈穆夫。

东方各郡遭遇祸乱，盼望官军的到来，不久刘牢之等人放纵兵士残暴抢掠，官吏民众大为失望，郡县城中不能再看到人迹，一个多月后才渐渐有人返回。朝廷担忧孙恩又卷土重来，委派谢琰担任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率领徐州的文武官员戍守沿海地带。

委派司马元显为录尚书事。当时的人称司马道子为东录，称司马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堵塞辐凑，东府门前可张网捕雀。司马元显没有良师益友，所亲近信任的大都是奸佞阿谀的人，有的认为他是当代杰出人才，有的认为他是风流名士。因此，司马元显日益骄傲奢侈，暗示主管礼仪的官员提议，认为自己德高望重，总领文武百官之后，所有官员都应该极为恭敬地侍奉他。于是公卿以下官员，见到司马元显都叩拜。当时，战事多次发生，国家费用空虚枯竭，自司徒以下官员，每日供给五升粮食，可是司马元显无休止地聚敛钱物，财富超过了皇室。

40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与杨佺期结昏为援。佺期屡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终为殷、杨所灭，乃告执政[1]，求广其所统；执政亦欲交构，使之乖离，乃加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2]，又以玄兄伟代佺期兄广为南蛮校尉。佺期忿惧。

杨广欲拒桓伟，仲堪不听，出广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杨孜敬先为江夏相，玄以兵袭而劫之，以为咨议参军。

佺期勒兵建牙，声云援洛，欲与仲堪共袭玄。仲堪虽外结佺期而内疑其心，苦止之；犹虑弗能禁，遣从弟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独举，又不测仲堪本意，乃解兵。

仲堪多疑少决，咨议参军罗企生谓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无断，必及于难。吾蒙知遇，义不可去，必将死之。"

是岁，荆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仓廪以赈饥民。桓玄欲乘其虚而伐之，乃发兵西上，亦声言救洛，与仲堪书曰："佺期受国恩而弃山陵[3]，宜共罪之。今当入沔讨除佺期，已顿兵江口[4]。若见与无贰，可收杨广杀之；如其不尔，便当帅兵入江。"时巴陵有积谷，玄先遣兵袭取之。梁州刺史郭铨当之官，路经夏口，玄诈称朝廷遣铨为己前锋，乃授以江夏之众，使督诸军并进，密报兄伟令为内应。伟遑遽不知所为，自赍疏示仲堪。仲堪执伟为质，令与玄书，辞甚苦至。玄曰："仲堪为人无决，常怀成败之计，为儿子作虑，我兄必无忧也！"

仲堪遣殷遹帅水军七千至西江口[5]，玄使郭铨、苻宏击之，遹等败走。玄顿巴陵，食其谷；仲堪遣杨广及弟子道护等拒之，皆为宏所败。江陵震骇。

城中乏食，以胡麻廪军士[6]。玄乘胜至零口[7]，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杨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无食，何以待敌？可来见就，共守襄阳。"仲堪志在全军保境，不欲

奔州逆走,乃给之曰:"比来收集,已有储矣。"佺期信之,帅步骑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饭饷其军。佺期大怒曰:"今兹败矣!"不见仲堪,与其兄广共击玄;玄畏其锐,退军马头[8]。明日,佺期引兵急击郭铨,几获之;会玄兵至,佺期大败,单骑奔襄阳。仲堪出奔酇城[9],玄遣将军冯该追佺期及广,皆获而杀之,传首建康。佺期弟思平,从弟尚保、孜敬逃入蛮中。仲堪闻佺期死,将数百人将奔长安,至冠军城[10],该追获之,还至柞溪[11],逼令自杀,并杀殷道护。仲堪奉天师道,祷请鬼神,不吝财贿,而啬于周急;好为小惠以悦人,病者自为诊脉分药;用计倚伏烦密,而短于鉴略,故至于败。

仲堪之走也,文武无送者,惟罗企生从之。路经家门,弟遵生曰:"作如此分离,何可不一执手?"企生旋马授手,遵生有力,因牵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将何之?"企生挥泪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养,不失子道。一门之中,有忠与孝,亦复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于路待之,见企生无脱理,策马而去。及玄至,荆州人士无不诣玄者,企生独不往,而营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祸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国士,为弟所制,不得随之共殄丑逆,复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闻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谓曰:"若谢我,当释汝。"企生曰:"吾为殷荆州史,荆州败,不能救,尚何谢为?"玄乃收之,复遣人问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杀嵇康,嵇绍为晋忠臣[12],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玄乃杀企生而赦其弟。

【注释】

①执政：指司马元显。

②荆州四郡：指长沙、衡阳、湘东、零陵四郡。

③"佺期"句：东晋光复洛阳，洛阳属雍州辖区，故桓玄把杨佺期放弃洛阳列为他的罪状；因西晋王室陵墓在洛阳，故称罪状为"弃山陵"。

④江口：指沔水与长江会合处。

⑤西江口：地名，在今湖北监利西南。

⑥胡麻：食物名，即芝麻。

⑦零口：地名，即零溪入江之口，在今湖北江陵西南。

⑧马头：地名，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北，北与江陵县隔江相望。

⑨鄱城：城名，在今湖北光化西北。

⑩冠军城：城名，在今河南邓县西北。

⑪柞溪：河流名，源自今湖北江陵县北，东流至潜江县西入扬夏水。

⑫"文帝"二句：司马昭杀嵇康见本书第78卷魏元帝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嵇绍为保卫晋惠帝而死见本书第85卷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

【译文】

40 殷仲堪担忧桓玄专横暴戾，于是和杨佺期结为姻亲，互相救援。杨佺期屡次想攻打桓玄，殷仲堪都阻止他。桓玄恐怕最终会被殷仲堪、杨佺期消灭，就报告朝廷掌权者，要求扩充自己的统领地域；朝廷掌权者也想制造他们之间的隔阂，使他们乖忤背离，于是加授桓玄为都督荆州四州军事，又委派桓玄的哥哥桓伟代替杨佺期的哥哥杨广为南蛮校尉。杨佺期愤恨恐惧。杨广想要抗拒桓伟，殷仲堪不同意，调杨广出去担任宜都、建宁二郡太守。杨孜敬原先担任江夏相，桓玄派兵袭击，劫持了他，委任他为咨议参军。

杨佺期部署军队，建立牙旗，声称要援救洛阳，想和殷仲堪一同袭击桓玄。殷仲堪虽然表面上结交杨佺期，但内心里怀疑他的用心，苦苦地劝阻他；还担心不能阻止，派遣堂弟殷遥屯驻在北部边境，来遏止杨佺期。杨佺期既不能独自举事，又测不准殷仲堪的本

意，只好停止行动。

殷仲堪性情多疑，缺乏决断能力，咨议参军罗企生对他的弟弟罗遵生说："殷侯为人仁慈而不果断，必定遭遇祸难。我蒙受他的知遇之恩，按道义不能离去，必将为他而死。"

这一年，荆州发生大水灾，平地水深三丈，殷仲堪拿出粮仓中所有的粮食来赈济饥饿的民众。桓玄想乘他内部空虚时讨伐他，就调发军队向西开进，也声称援救洛阳，给殷仲堪写信说："杨佺期蒙受国家的恩惠而放弃先帝陵墓，应该一同向他兴师问罪。现在将要进入沔水铲除杨佺期，已经在江口驻下军队。如果见解没有差异，可以逮捕杨广杀了他；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率领军队进攻江陵。"这时，巴陵还有积存的粮食，桓玄首先派遣军队袭击夺取。梁州刺史郭铨将要上任，途经夏口，桓玄假称朝廷派遣郭铨充当自己的前锋，于是把江夏的军队交给他，命令他统领各军一同进发，秘密通知哥哥桓伟，让他做内应。桓伟惊慌恐惧，不知如何是好，主动拿出桓玄的信给殷仲堪看。殷仲堪捉住桓伟做人质，让他给桓玄写信，言辞十分凄苦恳切。桓玄说："殷仲堪为人缺乏决断能力，时常抱着成功、失败两种打算，为儿女着想，我的兄长必定没有危险！"

殷仲堪派遣殷遹率领水军七千人到达西江口，桓玄命令郭铨、苻宏攻打他们，殷遹等人失败逃跑。桓玄驻扎到巴陵，吃那里的粮食；殷仲堪派遣杨广和弟弟的儿子殷道护等人抵御，都被桓玄打败。江陵城中震惊害怕。

城中缺乏粮食，把胡麻发给士兵充饥。桓玄乘胜到达零口，距江陵二十里，殷仲堪急忙召请杨佺期来救援自己。杨佺期说："江陵没有粮食，怎么对付敌人？可以赶到我这里来，共同守卫襄阳。"殷仲堪的志向在于保全军队和境土，不想放弃州城逃走，就哄骗他说："近来征调粮食，已经有了积蓄。"杨佺期相信了他的话，率领步兵骑兵八千人，精制的铠甲耀眼夺目，到达江陵，殷仲堪只用饭来犒劳他的军队。杨佺期大为生气地说："这一次要失败了！"不顾殷

仲堪见面，和他的哥哥杨广一同攻打桓玄；桓玄畏惧他的锐气，退兵到马头。第二天，杨佺期率领军队急攻郭铨，几乎擒获了他；恰在这时，桓玄的军队赶到，杨佺期大败，单人匹马逃回襄阳。殷仲堪出城逃往鄱城。桓玄派遣将军冯该追赶杨佺期和杨广，一一擒获，杀了他们，把首级传送到建康。杨佺期的弟弟杨思平、堂弟杨尚保、杨孜敬逃入蛮族地区。殷仲堪听说杨佺期死了，带领几百人将要逃往长安，到达冠军城，冯该追上后擒获了他，回到柞溪，强迫命令他自杀，并杀死殷道护。殷仲堪信奉天师道，祈祷鬼神，不吝惜钱财，但在救济贫困时显得吝啬；喜欢用小恩小惠来笼络人，遇到病人亲自为他把脉诊断、开出药方；使用计策过于烦琐细密，但缺乏远见卓识，所以导致失败。

殷仲堪逃跑时，文武官员没有送行的，只有罗企生跟随他。路经家门时，弟弟罗遵生说："作这样的生离死别，怎么能不握一握手？"罗企生回转马头，伸出手来，罗遵生有力气，乘机把他拉下马来，说："家中有年迈的母亲，你将要到哪里去？"罗企生流着眼泪说："今天的事情，我是死定了；你们奉养母亲，不失去做儿子的孝道。一家之中，有尽忠的、有尽孝的，还有什么遗憾？"罗遵生把他抱得更紧，殷仲堪在路上等待他，见罗企生没有挣脱的可能，用鞭子抽打坐骑离去。等到桓玄到达，荆州知名人士无不前往桓玄那里，唯独罗企生不去，而料理殷仲堪家中事务。有人说："这样做，灾祸必然到来！"罗企生说："殷侯把我作国家栋梁对待，我为弟弟所牵制，不能跟随他一同歼灭凶恶的敌人，还有什么面目到桓玄那里乞求生存呢？"桓玄得知后发怒，但他对待罗企生一向很优厚，先派人对他说："如果你向我请罪，我就释放你。"罗企生说："我是殷荆州手下的官吏，他失败，我不能救助他，又怎能向你请罪呢？"桓玄这才把他抓了起来，又派人问罗企生还有什么话要说。罗企生说："晋文帝杀死嵇康，嵇绍却成为晋王室的忠臣，我向你乞求一个弟弟的性命来奉养年迈的母亲！"桓玄于是杀死罗企生，而赦免了他的弟弟。

41 凉王光疾甚，立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为太尉，常山公弘为司徒。谓绍曰："今国家多难，三邻伺隙[1]，吾没之后，使纂统六军，弘管朝政，汝恭己无为，委重二兄，庶几可济；若内相猜忌，则萧墙之变，旦夕至矣！"又谓纂、弘曰："永业才非拨乱[2]，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3]。今外有强寇，人心未宁，汝兄弟缉睦，则祚流万世；若内自相图，则祸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执纂手戒之曰："汝性粗暴，深为吾忧。善辅永业，勿听谗言！"是日，光卒。绍秘不发丧，纂排阊入哭，尽哀而出。绍惧，以位让之，曰："兄功高年长，宜承大统。"纂曰："陛下国之冢嫡，臣敢奸之[4]？"绍固让，纂不许。

骠骑将军吕超谓绍曰："纂为将积年，威震内外，临丧不哀，步高视远，必有异志，宜早除之。"绍曰："先帝言犹在耳，奈何弃之？吾以弱年负荷大任，方赖二兄以宁家国，纵其图我，我视死如归，终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复言！"纂见绍于湛露堂，超执刀侍侧，目纂请收之，绍弗许。超，光弟宝之子也。

弘密遣尚书姜纪谓纂曰："主上暗弱，未堪多难；兄威恩素著，宜为社稷计，不可徇小节也。"纂于是夜帅壮士数百逾北城，攻广夏门，弘帅东苑之众斧洪范门[5]。左卫将军齐从守融明观，逆问之曰："谁也？"众曰："太原公。"从曰："国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将为乱邪？"因抽剑直前，斫纂中额，纂左右禽之。纂曰："义士也，勿杀！"绍遣虎贲中郎将吕开帅禁兵拒战于端门，吕超

帅卒二千赴之，众素惮纂，皆不战而溃。纂入自青角门⑥，升谦光殿⑦。绍登紫阁自杀⑧。吕超奔广武。

纂惮弘兵强，以位让弘。弘曰："弘以绍弟也而承大统，众心不顺，是以违先帝遗命而废之，惭负黄泉⑨！今复逾兄而立，岂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众曰："先帝临终受诏如此。"群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谁敢违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宁，谥光曰懿武皇帝，庙号太祖；谥绍曰隐王。以弘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改封番禾郡公。

纂谓齐从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从泣曰："隐王，先帝所立；陛下虽应天顺人，而微心未达，唯恐陛下不死，何谓甚也？"纂赏其忠，善遇之。

纂叔父征东将军方镇广武，纂遣使谓方曰："超实忠臣，义勇可嘉；但不识国家大体、权变之宜。方赖其用，以济世难，可以此意谕之。"超上疏陈谢，纂复其爵位。

42 是岁，燕主盛以河间公熙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左仆射，领中领军。

43 刘卫辰子文陈降魏；魏主珪妻以宗女，拜上将军，赐姓宿氏。

【注释】

①三邻：指秃发氏、乞伏氏及段业。

②永业：吕绍的表字。

③元首：国君。

④奸（gān 干）：冒犯。

⑤广夏门、洪范门:皆为皇城之门。

⑥青角门:皇城东门。

⑦谦光殿:宫殿名。为前凉张骏所建。张氏专制河西而世执臣节,虽谦而光,因以名殿。

⑧阁:同"阁"。

⑨黄泉:地下深处,指葬身之地。

【译文】

41 凉王吕光病重,立太子吕绍为天王,自己称为太上皇帝;委派太原公吕纂担任太尉,常山公吕弘担任司徒。对吕绍说:"现在国家多灾多难,三个邻国伺机吞并我国,我死之后,命令吕纂统帅六军,吕弘掌管朝政,你垂拱而治,不必亲自料理事务,把重任委托给二位兄长,或许可以度过难关;如果内部相互猜忌,那么兄弟之间的争斗,早晚就要发生!"又对吕纂、吕弘说:"永业不是具有拨乱反正才能的人,只是因为立嫡子有常规,忝居国君之位。现在外部有强大的敌寇,人心不安宁,你们兄弟之间友好和睦,皇位就可流传万代;如果内部自相图谋,祸难马上就要到来了!"吕纂、吕绍哭着说:"不敢。"吕光又握住吕纂的手告诫他说:"你的性格粗暴,深深地让我担忧。好好地辅佐永业,不要听信谗言!"这一天,吕光去世。吕绍保密,不发布丧闻,吕纂推开阁门,进去恸哭不已,表达尽哀痛之后才出去。吕绍恐惧,把皇位让给他,说:"哥哥功劳高年纪大,应该继承大统。"吕纂说:"陛下是国家的嫡长子,臣下怎敢冒犯!"吕绍坚持要让位,吕纂不答应。

骠骑将军吕超对吕绍说:"吕纂做将领多年,声威震动朝廷内外,参与丧事没有悲伤的心情,高抬脚步,远望前方,必定有异心,应该早日除掉他。"吕绍说:"先帝的话还在耳边,为什么要忘记它?我以幼小的年纪承担大任,正要依赖二位兄长来安邦定国,即使他们算计我,我也视死如归,终究不忍心有杀他俩的心意。你不必再

说!"吕纂在湛露堂拜见吕绍,超拿着刀侍立在吕绍身边,眼睛盯着吕纂,请求逮捕他,吕绍不准许。吕超,是吕光弟弟吕宝的儿子。

吕弘秘密派遣尚书姜纪对吕纂说:"主上昏庸懦弱,经受不住灾难;哥哥的威望恩德一向显著,应该为国家考虑,不可拘泥于小节。"吕纂于是在夜晚率领几百名强壮的兵士,翻过北城,攻打广夏门,吕弘率领东苑的部众砍开洪范门。左卫将军齐从守卫融明观,迎上去问他们说:"是谁?"兵士们说:"是太原公。"齐从说:"国家发生重大变故,主上刚登位,太原公行路不走正道,夜晚进入皇城,将要作乱吗?"因之抽出佩剑一直向前,砍中了吕纂的额头,吕纂左右的人擒获了他。吕纂说:"齐从是个忠义的人,不要杀!"吕绍派遣虎贲中郎将吕开率领宫廷禁军,在端门抵御,吕超率领二千兵士赶往那里,部众一向畏惧吕纂,都不交战就溃散了。吕纂从青角门进宫,登上谦光殿。吕绍登上紫阁自杀。吕超逃到广武。

吕纂畏惧吕弘的强大兵力,把皇位让给吕弘。吕弘说:"我因吕绍作为弟弟却继承大统,众人心里不敬服,所以违背先帝临终时的命令而废黜他,惭愧辜负了九泉之下的先帝!现在又越过兄长而登位,哪里是我的本意呢?"吕纂于是派吕弘出宫告诉众人说:"我们在先帝临终时接受诏书,是这样安排的。"文武官员都说:"如果国家社稷有君主,谁人胆敢违背!"吕纂于是登上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咸宁,给吕光定谥号为懿武皇帝,庙号为太祖;给吕绍定谥号为隐王。委派吕弘担任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改封爵为番禾郡公。

吕纂对齐从说:"你前次砍我,多么过分啊!"齐从哭着说:"隐王,是先帝所立;陛下虽然上应天心,下顺民意,但我狭小的心胸想不通,唯恐陛下不死,怎么能说过分呢?"吕纂赏识他的忠心,优厚地对待他。

吕纂的叔父征东将军吕方镇守广武,吕纂派遣使者对吕方说:"吕超实在是个忠臣,义气和勇武值得嘉奖;只是不懂得国家大政

方针、通权达变的道理。正要倚重他的才干，来渡过难关，您可以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他。"吕超上奏疏道歉，吕纂恢复了他的爵号职位。

42 这一年，燕国君主慕容盛委派河间公慕容熙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左仆射，兼任中领军。

43 刘卫辰的儿子刘文陈投降魏国；魏国君主拓跋珪把宗室女子嫁给他，任命他为上将军，赐姓为宿氏。

四 年

1 春，正月，壬子朔，燕主盛大赦，自贬号为庶人天王。

2 魏材官将军和跋袭卢溥于辽西，戊午，克之，禽溥及其子焕送平城，车裂之。燕主盛遣广威将军孟广平救溥不及，斩魏辽西守宰而还。

3 乙亥，大赦。

4 西秦王乾归迁都苑川。

5 秃发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6 高句丽王安事燕礼慢；二月，丙申，燕王盛自将兵三万袭之，以骠骑大将军熙为前锋，拔新城、南苏二城[1]，开境七百余里，徙五千余户而还。熙勇冠诸将，盛曰："叔父雄果，有世祖之风[2]，但弘略不如耳！"

7 初，魏主珪纳刘头眷之女，宠冠后庭，生子嗣。及克中山，获燕主宝之幼女。将立皇后，用其国故事，铸金人以卜之，刘氏所铸不成，慕容氏成，三月，戊午，立慕容氏为皇后。

8 桓玄既克荆、雍，表求领荆、江二州。诏以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中护军桓脩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于是进玄督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复领江州刺史。玄辄以兄伟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违。又以从子振为淮南太守。

9 凉王纂以大司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东苑之兵作乱，攻纂。纂遣其将焦辨击之，弘众溃，出走。纂纵兵大掠，悉以东苑妇女赏军，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谓群臣曰："今日之战何如？"侍中房晷对曰："天祸凉室，忧患仍臻。先帝始崩，隐王废黜；山陵甫讫，大司马称兵；京师流血，昆弟接刃。虽弘自取夷灭，亦由陛下无常棣之恩[3]，当省己责躬以谢百姓。乃更纵兵大掠，因辱士女，衅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妇，弘女，陛下之侄也，奈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天地神明，岂忍见此？"遂歔欷流涕。纂改容谢之；召弘妻子寘于东宫，厚抚之。

弘将奔秃发利鹿孤，道过广武，诣吕方，方见之，大哭曰："天下甚宽，汝何为至此？"乃执弘送狱，纂遣力士康龙就拉杀之。

纂立妃杨氏为后，以后父桓为尚书左仆射、凉都尹[4]。

10 辛卯[5]，燕襄平令段登等谋反，诛。

11 凉王纂将伐武威王利鹿孤，中书令杨颖谏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国未有衅，不可伐也。"不从。利鹿孤使其弟傅檀拒之，夏，四月，傅檀败凉兵于三堆[6]，斩首二千余级。

【注释】

①新城:城名,在今辽宁新宾县境。 南苏:城名,在今辽宁抚顺市东苏子河与浑河合流处。

②世祖:慕容垂的庙号。

③常棣:《诗经·小雅》篇名,相传为周公所作宴饮兄弟的乐歌,后世因之以"常棣"比喻兄弟。

④凉都尹:凉都,指姑臧,往日为武威太守治。后凉建都姑臧,故改武威太守为凉都尹。

⑤辛卯:二月辛亥朔,无辛卯。

⑥三雎:城名,在今山西静乐。

【译文】

四年(庚子,公元400年)

1 春,正月,初一,燕国君主慕容盛大赦境内,自己贬降名号为庶人天王。

2 魏国材官将军和跋到辽西袭击卢溥,初七,攻下城池,擒获卢溥和他的儿子卢焕,送到平城,车裂了他们。燕国君主慕容盛派遣广威将军孟广平救援卢溥,没有赶上,杀死魏国设置的辽西郡守县令后返回。

3 二十四日,大赦天下。

4 西秦王乞伏乾归把都城迁到苑川。

5 秃发利鹿孤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和。

6 高句丽王高安事奉燕国的礼仪有所怠慢;二月,十五日,燕王慕容盛亲自率领三万军队袭击高句丽,以骠骑大将军慕容熙做前锋,攻下新城、南苏二座城池,开拓疆域七百多里,迁徙五千多户后返回。慕容熙的勇猛超出各将领,慕容盛说:"叔父英勇果敢,有世祖的风度,只是宏图大略不如世祖而已!"

7 当初,魏国君主拓跋珪娶刘头眷的女儿,宠爱超过后宫所有妃嫔,生下儿子拓跋嗣。等到攻下中山,获得燕国君主慕容宝的小女

儿。将要确立皇后，采用他们国家的旧例，铸造金人来占问天意，刘氏所铸的没有成功，慕容氏所铸的成功了，三月，初八，立慕容氏为皇后。

8 桓玄攻下荆州、雍州，上奏章请求兼管荆、江二州。下诏委派桓玄担任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委派中护军桓脩担任江州刺史。桓玄上奏疏坚决求取江州；于是加授桓玄为督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又兼任江州刺史。桓玄私自任用哥哥桓伟为雍州刺史，朝廷不敢拒绝。又任用侄子桓振为淮南太守。

9 凉王吕纂因大司马吕弘功劳巨大、地位尊贵，忌恨他；吕弘自己也感到疑虑，于是率领东苑的兵士作乱，攻打吕纂。吕纂派遣他的将领焦辨还击，吕弘的部众溃败，出城逃跑。吕纂放纵兵士大肆抢掠，把东苑的妇女全部赏赐给兵士们，吕弘的妻子女儿也在其中。吕纂笑着问臣属们说："今日的战斗怎么样？"侍中房晷回答说："上天降祸给凉国王室，忧患接连而来。先帝刚逝世，隐王就被废黜；陵墓刚修成，大司马就起兵；京城中血流不止，兄弟间刀刃相交。虽然吕弘自取灭亡，也是因为陛下没有兄弟间的恩爱，应该反省自己、谴责自己来向百姓道歉。却反而放纵兵士大肆抢掠，囚禁、侮辱士人妇女，事端由吕弘引起，百姓有什么罪过？况且吕弘的妻子，是陛下的弟媳妇，吕弘的女儿，是陛下的侄女，为什么让卑鄙无赖的小人把她们当婢妾一样地侮辱呢？天地神明，哪里忍心见到这样的事！"于是难过得叹息流泪。吕纂改变脸色向他道歉；召回吕弘的妻子女儿，安置在东宫中，优厚地安抚她们。

吕弘将要投奔秃发利鹿孤，途经广武，前往吕方那里，吕方看到他，大声哭着说："天下十分辽阔，你为什么到了这里？"于是捉住吕弘，送入监狱，吕纂派遣大力士康龙前去，用击断胸骨的酷刑，把吕弘处死。

吕纂立妃子杨氏为天王后，委派她的父亲杨桓担任尚书左仆

射、凉都尹。

10辛卯日，燕国襄平令段登等人谋反，被杀。

11凉王吕纂将要征伐武威王秃发利鹿孤，中书令杨颖规劝说："秃发利鹿孤上下服从号令，国中没有矛盾，不可以征伐。"吕纂不听从。秃发利鹿孤命令他的弟弟秃发傉檀抵御凉国军队，夏，四月，秃发傉檀在三堆打败凉国军队，斩下首级二千多颗。

12初，陇西李暠好文学，有令名。尝与郭麐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麐起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终当有国家，有骒马生白额驹[1]，此其时也。"及孟敏为沙州刺史，以暠为效谷令[2]；宋繇事北凉王业，为中散常侍[3]。孟敏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温毅有惠政，推为敦煌太守。暠初难之。会宋繇自张掖告归，谓暠曰："段王无远略，终必无成。兄忘郭麐之言邪？白额驹今已生矣。"暠乃从之，遣使请命于业；业因以暠为敦煌太守。

右卫将军敦煌索嗣言于业曰："李暠不可使处敦煌。"业遂以嗣代暠为敦煌太守，使帅五百骑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己；暠惊疑，将出迎之。效谷令张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暗弱，正是英豪有为之日；将军据一国成资，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谓人情附己，不意将军猝能拒之，可一战擒也。"暠从之。先遣繇见嗣，啗以甘言。繇还，谓暠曰："嗣志骄兵弱，易取也。暠乃遣邈、繇与其二子歆、让逆击嗣，嗣败走，还张掖。暠素与嗣善，尤恨之，表业请

诛嗣。沮渠男成亦恶嗣，劝业除之；业乃杀嗣，遣使谢暠，进暠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镇西将军④。

13 吐谷浑视罴卒，世子树洛干方九岁，弟乌纥堤立，妻树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璝、慕延。乌纥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国；念氏专制国事，有胆智，国人畏服之。

14 燕前将军段玑，太后段氏之兄子也，为段登辞所连及，五月，壬子，逃奔辽西。

15 丙寅，卫将军东亭献侯王珣卒。

16 己巳，魏主珪东如涿鹿，西如马邑，观滱源。

17 戊寅，燕段玑复还归罪，燕王盛赦之，赐号曰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内。

18 谢琰以资望镇会稽，不能绥怀，又不为武备。诸将咸谏曰："贼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开其自新之路。"琰不从，曰："苻坚之众百万，尚送死淮南；孙恩小贼，败死入海，何能复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杀之也。"既而恩寇浃口⑤，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⑥，琰遣参军刘宣之击破之，恩退走。少日，复寇邢浦，官军失利，恩乘胜径进。己卯，至会稽。琰尚未食。曰："要当先灭此贼而后食。"因跨马出战，兵败，为帐下都督张猛所杀。吴兴太守庾桓恐郡民复应恩，杀男女数千人，恩转寇临海。朝廷大震，遣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拒之。

19 秦征西大将军陇西公硕德将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峡⑦。西秦王乾归帅诸将拒之，军于陇西。

20 杨轨、田玄明谋杀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杀之。

【注释】

①骒(kè 客):母马。

②效谷:县名,治今甘肃安西县西。

③中散常侍:职官名。以中散大夫常侍左右,故名。

④凉兴:郡名,段业分敦煌的凉兴、乌泽,晋昌的宜禾而设置,治今甘肃安西县东。

⑤浃口:地名,在今浙江镇海东南甬江河口。

⑥邢浦:地名,在今浙江绍兴市东。

⑦南安峡:地名,在今甘肃秦安南。

【译文】

12 当初,陇西人李暠喜爱文学,有美好的名声。曾经和郭麐以及同母异父的弟弟敦煌人宋繇一同住宿,郭麐起身对宋繇说:"你将居于最高的官位,李君终将拥有国家,母马生下白额头的小马驹,就是应验的时候。"等到孟敏担任沙州刺史,委派李暠担任效谷令;宋繇侍奉北凉王段业,担任中散常侍。孟敏去世,敦煌护军冯翊人郭谦、沙州治中敦煌人索仙等人,因李暠温和坚毅,有良好的政绩,推举他为敦煌太守。李暠开始觉得为难。正巧宋繇从张掖请假回家,对李暠说:"段王没有远大的谋略,最终必定不能有建树。哥哥忘记了郭麐的话了吗?白额头的小马驹现在已经生下来了。"李暠于是听从了他的劝告,派遣使者向段业请求委任;段业便委派李暠担任敦煌太守。

右卫将军敦煌人索嗣向段业进言说:"李暠这个人,不能让他在敦煌任职。"段业于是委派索嗣代替李暠担任敦煌太守,命令索嗣率领五百名骑兵上任。索嗣在距敦煌二十里时,通知李暠迎接自己;李暠惊讶疑惑,将要出城迎接。效谷令张邈和宋繇制止他说:"段王昏庸懦弱,正是英雄豪杰有所作为的时候;将军占有一国现成的资业,为什么拱手送给他人?索嗣仗着是本郡人,以为人心归附他,没有想到将军突然间抗拒他,可以一次交战就把他擒获。"李

暠听从了他俩的意见。首先派遣宋繇去见索嗣，用美好的言辞引诱他。宋繇返回，对李暠说："索嗣心志傲慢、兵力弱少，容易战胜。"李暠于是派遣张邈、宋繇和他的两个儿子李歆、李让迎击索嗣，索嗣战败逃跑，回到张掖。李暠一向和索嗣友好，为此事十分憎恨他，上奏章段业请求诛杀索嗣。沮渠男成也厌恶索嗣，劝段业除掉他；段业于是杀死索嗣，派遣使者向李暠道歉，提升李暠为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镇西将军。

13 吐谷浑可汗慕容视罴去世，世子慕容树洛干才九岁，弟弟慕容乌纥堤即位，慕容乌纥堤纳慕容树洛干的母亲念氏为妻，生慕容慕璝、慕容慕延。慕容乌纥堤懦弱荒淫，不能治理国家；念氏独自掌管国家大事，有胆识智谋，国中人士畏惧、佩服她。

14 燕国前将军段玑，是太后段氏哥哥的儿子，被段登的言辞所牵连，五月，初三，逃往辽西。

15 十七日，卫将军东亭献侯王珣去世。

16 二十日，魏国君主拓跋珪东到涿鹿，西到马邑，观看滰水的源头。

17 二十九日，燕国段玑又返回都城认罪；燕王慕容盛赦免了他，赐封号为思悔侯，让他娶公主，入宫担任侍卫。

18 谢琰凭资历声望而镇守会稽，不能安抚百姓，又不加强武力戒备。各将领都规劝说："贼寇近在海边，窥伺我们的虚实，应该给他们开示一条自新的道路。"谢琰不听从，说："苻坚的军队一百万，尚且在淮南送死；孙恩小股贼寇，失败后逃入海中，怎么能再出来？如果他们果真出来，那是上天要杀掉他们。"不久，孙恩进犯浃口，进入余姚，攻破上虞，进军到邢浦，谢琰派遣参军刘宣之打败了他，孙恩战败逃走。没过几天，孙恩又进犯邢浦，官府军队失利，孙恩乘胜向前开进。三十日，到达会稽。谢琰还没吃饭，说："定要先消灭了这股贼寇后再吃饭。"随之跨上战马出城交战，军队失败，被帐下都督张猛杀死。吴兴太守庾桓惧怕郡中民众又响应孙恩，杀死男女

几千人，孙恩转头进犯临海。朝廷大为震惊，派遣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抵御孙恩。

19 秦国征西大将军陇西公姚硕德率领五千兵士征伐西秦，从南安峡进入。西秦王乞伏乾归率领各将领抵御，驻扎在陇西。

20 杨轨、田玄明谋图杀死武威王秃发利鹿孤，秃发利鹿孤杀了他俩。

21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22 以琅邪王师何澄为尚书左仆射[1]。澄，准之子也。

23 甲子[2]，燕大赦。

24 凉王纂将袭北凉，姜纪谏曰："盛夏农事方殷，且宜息兵。今远出岭西[3]，秃发氏乘虚袭京师，将若之何？"不从。进围张掖，西掠建康。秃发傉檀闻之，将万骑袭姑臧，纂弟陇西公纬凭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朱明门上[4]，鸣钟鼓，飨将士，曜兵于青阳门[5]，掠八千余户而去。纂闻之，引兵还。

25 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

26 丁卯，大赦。

27 西秦王乾归使武卫将军慕兀等屯守，秦军樵采路绝，秦王兴潜引兵救之。乾归闻之，使慕兀帅中军二万屯柏杨[6]，镇军将军罗敦帅外军四万屯侯辰谷[7]，乾归自将轻骑数千前候秦兵。会大风昏雾，与中军相失，为追骑所逼，入于外军。旦，与秦战，大败，走归苑川，其部众三万六千皆降于秦。兴进军枹罕。

乾归奔金城，谓诸豪帅曰："吾不才，叨窃名号，已逾一纪，今败散如此，无以待敌，欲西保允吾[8]。若举国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众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随也。"皆曰："死生愿从陛下。"乾归曰："吾今将寄食于人，若天未亡我，庶几异日克复旧业，复与卿等相见，今相随而死，无益也。"乃大哭而别。乾归独引数百骑奔允吾，乞降于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广武公儒檀迎之，寘于晋兴，待以上宾之礼。镇北将军秃发俱延言于利鹿孤曰："乾归本吾之属国，因乱自尊，今势穷归命，非其诚款，若逃归姚氏，必为国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间[9]，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穷来归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劝来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

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归，乾归将应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晋兴太守阴畅，畅驰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帅骑三千屯捐天岭[10]，乾归惧为利鹿孤所杀，谓其太子炽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强，吾将归之，若尽室俱行，必为追骑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为质，彼必不疑，吾在长安，彼终不敢害汝也。"乃送炽磐等于西平。八月，乾归南奔枹罕，遂降于秦。

28 丁亥，尚书右仆射王雅卒。

29 九月，癸丑，地震。

30 凉吕方降于秦，广武民三千余户奔武威王利鹿孤。

【注释】

①“以琅邪”句:晋制,诸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起初避晋景帝的名讳,改“师”为“傅”;后因祧庙不讳,又改为“师”。

②甲子:六月庚辰朔,无甲子。

③岭西:自姑臧西北向张掖行进,途中有大岭,海拔三千米的乌鞘岭是河西走廊最高点。

④朱明门:姑臧城南门。

⑤青阳门:姑臧城东门。

⑥柏杨:地名,当即伯阳堡,在今甘肃天水东。

⑦侯辰谷:地名,在今甘肃清水县境。

⑧允吾:县名,治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南岸。

⑨乙弗:鲜卑部落名,居住在青海湖西。

⑩扪天岭:地名,在今甘肃永靖西。

【译文】

21 六月,初一,发生日食。

22 委派琅邪王师何澄担任尚书左仆射。何澄,是何准的儿子。

23 甲子日,燕国大赦境内。

24 凉王吕纂准备袭击北凉,姜纪规劝说:“盛夏时节,农事正忙,应该暂且停止军事行动。现在远远地出兵岭西,如秃发氏乘虚袭击京城,该怎么办?”吕纂不听从。进军包围张掖,向西抢掠建康。秃发傉檀得知后,率领一万骑兵袭击姑臧,吕纂的弟弟陇西公吕纬凭着北城固守。秃发傉檀在朱明门城楼上设置酒宴,敲钟击鼓,犒赏将士,在青阳门炫耀兵力,掳掠八千多户后离去。吕纂听说后,领兵返回。

25 秋,七月,初四,太皇太后李氏逝世。

26 十九日,大赦天下。

27 西秦王乞伏乾归命令武卫将军慕兀等人屯兵守卫,秦国军队打柴的道路断绝,秦王姚兴秘密率军前去救援。乞伏乾归听说后,

命令慕兀率领中军二万人屯驻在柏杨，镇军将军罗敦率领外军四万人屯驻在侯辰谷，乞伏乾归亲自率领轻装的骑兵几千人在前面侦察秦军虚实。正巧碰上大风和密雾，和中军失去联络，被追赶的骑兵所逼迫，进入外军中。早晨，和秦军交战，大败，逃回苑川，他的部众三万六千人全部投降秦国。姚兴进军到枹罕。

乞伏乾归逃到金城，对各将帅说："我没有才能，却勉强拥有本不该属于我的君主名号，已经超过十二年了，现在失败、溃散到这种地步，不能再抵抗敌寇，打算向西据守允吾。如果全部人马离去，必定不能幸免于难；你们留在这里，各自率领自己的部众投降秦国，来保全宗族，不要跟随我！"都说："无论生死，都愿意跟随陛下。"乞伏乾归说："我现在将要到别人那里讨口饭吃，如果上天不灭掉我国，或许他日恢复旧日基业，再与你们相见，现在跟随我去死，没有益处。"于是放声大哭而告别。乞伏乾归独自带领几百骑兵逃往允吾，向武威王秃发利鹿孤请求投降，秃发利鹿孤派遣广武公秃发傉檀迎接他，把他安置在晋兴，以上等宾客的礼节相待。镇北将军秃发俱延向秃发利鹿孤进言说："乞伏乾归本来是我们的属国，乘战乱之机自己称王，现在形势窘迫前来归附，不是出自他的真心，如果逃走归附姚氏，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不如将他们迁徙安置在乙弗部落之间，让他们不能离开。"秃发利鹿孤说："他们在走投无路时来归附我们，我们却反而怀疑他们的心意，怎么激励将要归附的人？"秃发俱延，是秃发利鹿孤的弟弟。

秦国军队撤退后，南羌部落首领梁戈等人秘密招引乞伏乾归，乞伏乾归准备答应他们。他的臣属屋引阿洛把消息告诉给晋兴太守阴畅，阴畅快马禀报秃发利鹿孤，秃发利鹿孤派遣他的弟弟秃发吐雷率领三千骑兵驻扎到扪天岭。乞伏乾归害怕被秃发利鹿孤杀死，对他的太子乞伏炽磐说："我们父子住在这里，必定不会被秃发利鹿孤所容纳。现在姚氏正强盛，我准备归附他们，如果全家一起前往，必定被追赶的骑兵赶上，我把你们兄弟和你们的母亲做人

质,秃发利鹿孤必定不起疑心,我在长安,他终究不敢杀害你们的。"于是把乞伏炽磐等人送到西平。八月,乞伏乾归向南逃往枹罕,投降秦国。

28 初九,尚书右仆射王雅去世。

29 九月,初六,发生地震。

30 凉国吕方投降秦国,广武民众三千多户投奔武威王秃发利鹿孤。

31 冬,十一月,高雅之与孙恩战于余姚,雅之败,走山阴,死者什七、八。诏以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帅众击恩,恩走入海。牢之东屯上虞,使刘裕戍句章[1]。吴国内史袁崧筑沪渎垒以备恩[2]。崧,乔之孙也。

32 会稽世子元显求领徐州,诏以元显为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扬·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广十六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封其子彦玮为东海王。

33 乞伏乾归至长安,秦王兴以为都督河南诸军事、河州刺史、归义侯。

久之,乞伏炽磐欲逃诣乾归,武威王利鹿孤追获之。利鹿孤将杀炽磐,广武公俱檀曰:"子而归父,无足深责,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从之。

34 秦王兴遣晋将刘嵩等二百余人来归。

35 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叛,移檄六郡[3],推李暠为冠军大

将军、沙州刺史、凉公[4]，领敦煌太守。暠赦其境内，改元庚子。以瑶为征东将军，郭谦为军咨祭酒，索仙为左长史，张邈为右长史，尹建兴为左司马，张体顺为右司马。遣从事中郎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

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凉，自称河州刺史。北凉王业使沮渠蒙逊讨之。德焚城，将部曲奔唐瑶，蒙逊追至沙头[5]，大破之，虏其妻子、部落而还。

36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6]。会稽世子元显以星变解录尚书事，复加尚书令。吏部尚书车胤以元显骄恣，白会稽王道子，请禁抑之。元显闻而未察，以问道子曰："车武子屏人言及何事[7]？"道子弗答。固问之，道子怒曰："尔欲幽我，不令我与朝士语邪？"元显出，谓其徒曰："车胤间我父子。"密遣人责之。胤惧，自杀。

37 壬辰，燕主盛立燕台[8]，统诸部杂夷。

38 魏太史屡奏天文乖乱。魏主珪自览占书，多云改王易政；乃下诏风励群下，以帝王继统，皆有天命，不可妄干；又数变易官名，欲以厌塞灾异。

仪曹郎董谧献《服饵仙经》，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薪蒸[9]。药成，令死罪者试服之，多死，不验，而珪犹信之，访求不已。

珪常以燕主垂诸子分据势要，使权柄下移，遂至败亡，深非之。博士公孙表希旨，上《韩非书》，劝珪以法制御下。左将军李栗性简慢，常对珪舒放不肃，咳唾任情，珪积其宿过，遂诛之，群下震栗。

39 丁酉，燕王盛尊献庄后丁氏为皇太后；立辽西公定为皇太子；大赦。

40 是岁，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广固，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备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谥燕主暐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钟为司徒，慕舆拔为司空，封孚为左仆射，慕舆护为右仆射。立妃段氏为皇后。

【注释】

①句章：县名，治今浙江宁波市南鄞江南岸。

②沪渎垒：工事名，在今上海市青浦县东北旧青浦西。

③六郡：当指敦煌、酒泉、晋昌、凉兴、建康、祁连六郡。

④"推李暠"句：李暠所建凉国，史称"西凉"。

⑤沙头：县名，治今甘肃玉门市西北。

⑥天津：星名。《晋书·天文志》："天津九星，横河中，一曰天汉，一曰天江，主四渎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般称为银河。

⑦车武子：即车胤，胤字武子。

⑧燕台：主管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前赵后赵以来，皆立单于台统领各夷族，慕容盛设置燕台，是仿照成例。

⑨西山：指平城西山。

【译文】

31 冬，十一月，高雅之和孙恩在余姚交战，高雅之战败，逃到山阴，死亡的人占十分之七、八。朝廷下诏委派刘牢之统领会稽等五郡军务，率领军队攻打孙恩，孙恩逃入海中。刘牢之向东挺进，驻扎在上虞，命令刘裕守卫句章。吴国内史袁崧构筑沪渎垒来防备孙恩。袁崧，是袁乔的孙子。

32 会稽世子司马元显请求兼管徐州，朝廷下诏委派司马元显担任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扬·豫·徐·兖·青·幽·冀·并·荆·

江·司·雍·梁·益·交·广十六州诸军事，兼任徐州刺史，封他的儿子司马彦玮为东海王。

33 乞伏乾归到达长安，秦王姚兴委任他为都督河南诸军事、河州刺史、归义侯。

过了很久，乞伏炽磐想逃到乞伏乾归那里，武威王秃发利鹿孤派人追赶，抓住了他。秃发利鹿孤准备杀掉乞伏炽磐，广武公秃发傉檀说："儿子归向父亲，不值得过分责备，应该宽恕他来显示宽宏的气度。"秃发利鹿孤听从了他的意见。

34 秦王姚兴遣送晋国将领刘嵩等二百多人回国。

35 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叛变，传送檄文给六郡，推举李暠担任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凉公，兼任敦煌太守。李暠赦免境内罪犯，改年号为庚子。委派唐瑶担任征东将军，郭谦担任军咨祭酒，索仙担任左长史，张邈担任右长史，尹建兴担任左司马，张体顺担任右司马。派遣从事中郎宋繇向东征伐凉兴，并攻打玉门以西各城池，都攻下来了。

酒泉太守王德也背叛北凉，自称河州刺史。北凉王段业命令沮渠蒙逊讨伐他。王德焚毁城池，率领部属投奔唐瑶，沮渠蒙逊追赶到沙头，把他打得大败，俘获他的妻子儿女、部落后返回。

36 十二月，初二，彗星出现在天津九星旁边。会稽世子司马元显因星象变化解除录尚书事职务，又加授尚书令。吏部尚书车胤因司马元显骄横放纵，禀报给会稽王司马道子，请求劝阻、抑制他。司马元显听说车胤拜见自己的父亲，但不明白内情，去问司马道子说："车武子把旁人打发开，谈了些什么事？"司马道子不回答。司马元显一个劲地追问，司马道子发怒说："你想囚禁我，不让我同朝廷官员谈话吗？"司马元显退出来，对他的党羽说："车胤离间我们父子关系。"秘密地派人斥责车胤。车胤畏惧，自杀。

37 十六日，燕国君主慕容盛设立燕，统领夷族各部落。

38 魏国太史多次上奏，陈说天际星象错乱。魏国君主拓跋珪亲

自阅览占卜书籍，书中大多说这是帝王改易、政事变动的征兆；于是下诏讽劝臣属，说是帝王继承大统，都出于上天旨意，不可随意干预；又多次变动职官名称，想以此来禳除灾异。

仪曹郎董谧呈献《服饵仙经》，拓跋珪特地设置仙人博士、建立仙坊，熬炼各种药物，封闭西山，来供给熬炼的柴禾。药物制成，让被叛死罪的人试服，大多毒死，不灵验，但拓跋珪仍旧相信这类药物，不断地访查、探求。

拓跋珪常常认为燕国君主慕容垂的各个儿子分别占据要害部位，使权柄下移，以至于失败灭亡，深深地不以为然。博士公孙表迎合他的意旨，献上《韩非书》，劝拓跋珪用法令制度来驾驭臣属。左将军李粟性格傲慢，时常对拓跋珪态度随便，不恭不敬，随意咳嗽唾沫；拓跋珪累积他以往的过失，就杀了他，臣属为之震惊惧怕。

39 二十一日，燕王慕容盛尊奉献庄皇后丁氏为皇太后；立辽西公慕容定为皇太子；大赦境内。

40 这一年，南燕王慕容德在广固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平。把名字改为慕容备德，以便让官吏民众容易避讳。追谥燕国君主慕容暐为幽皇帝。委派北地王慕容钟担任司徒，慕舆拔担任司空，封孚担任左仆射，慕舆护担任右仆射。立妃子段氏为皇后。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一十二

晋纪三十四　起重光赤奋若，尽玄黓摄提格，凡二年。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

1 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称帝，群臣皆劝之。安国将军输勿仑曰[1]："吾国自上世以来，被发左衽，无冠带之饰，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室庐，故能雄视沙漠，抗衡中夏。今举[illegible]

2 二月，丙子，孙恩出浃口，攻句章，不能拔。刘牢之击之，恩复走入海。

3 秦王兴使乞伏乾归还镇苑川，尽以其故部众配之。

4 凉王纂嗜酒好猎，太常杨颖谏曰："陛下应天受命，当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岖二岭之间[2]，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业，而沈湎游畋，不以国家为事，臣窃危之。"纂逊辞谢之，然犹不悛。

番禾太守吕超擅击鲜卑思盘，思盘遣其弟乞珍诉于纂，纂命超及思盘皆入朝。超惧，至姑臧，深自结于殿中监杜尚。纂见超，责之曰："卿恃兄弟桓桓[3]，乃敢欺吾，要当斩卿，天下乃定！"超顿首谢。纂本以恐愒超[4]，实无意杀之。因引超、思盘及群臣同宴于内殿。超兄中领军隆数劝纂酒，纂醉，乘步挽车[5]，将超等游禁中。至琨华堂东阁，车不得过，纂亲将窦川、骆腾倚剑于壁，推车过阁。超取剑击纂，纂下车禽超，超刺纂洞胸；川、腾与超格战，超杀之。纂后杨氏命禁兵讨超；杜尚止之，皆舍仗不战。将军魏益多入，取纂首，杨氏曰："人已死，如土石，无所复知，何忍复残其形骸乎！"益多骂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违先帝之命，杀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顺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庙，凡我士庶，同兹休庆！"

【注释】

①输(tou 偷)：姓氏。

②二岭：指姑臧城南方的洪池岭(在今甘肃武威东南)与西方的删丹岭(在今甘肃山丹县境)。

③桓桓：威武的样子。

④愒(hè 赫)：吓唬。

⑤步挽车：用人力拉的辇车。

【译文】

晋纪三十四　起辛丑(公元401年)，止壬寅(公元402年)，共二年。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辛丑，公元401年)

1 春，正月，武威王秃发利鹿孤想要称帝，臣属们都一致劝进。安国将军输勿仑说："我国从先辈以来，披着头发，衣襟左开，没有帽子腰带之类的装饰，选择有水草的地方迁徙，没有城郭房舍，所以能够在沙漠中称雄，同中国相抗衡。现在采用崇高的名号，诚然顺应了民心。不过建立都城，修筑城池，难以避免祸患，积蓄的资财存于仓库中，容易激起敌人的贪心；不如把汉人安置在城郭中，鼓励他们耕田种桑，来供应给养，率领本族人学习作战射箭，邻国弱就乘机进攻，邻国强就躲避他们，这是国运长久的好计策。而且空虚的名号没有实际用途，只足以成为世人攻击的靶子，怎么要采用它呢？"秃发利鹿孤说："安国将军的话是对的。"于是另外称为河西王，委派广武公秃发傉檀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凉州牧、录尚书事。

2 二月，初一，孙恩从浃口出发，进攻句章，不能攻克。刘牢之攻打孙恩，孙恩又逃入海中。

3 秦王姚兴命令乞伏乾归回去镇守苑川，把他从前的部众全部配备给他。

4 凉王吕纂喜爱饮酒打猎，太常杨颖规劝说："陛下顺应天道接受大命，应该以正道来保持它。现在疆域日益缩小，局限在洪池、删丹二岭之间，陛下不兢兢业业，朝夕思量，来恢复、光大先人的基业，却沉溺于游乐狩猎之中，不把国家命运当一回事，臣下私下里

感到危险。"吕纂以谦逊的言辞向他道歉,但仍旧不改过。

番禾太守吕超擅自攻打鲜卑首领思盘,思盘派遣他的弟弟乞珍向吕纂控告,吕纂命令吕超和思盘全都入朝。吕超畏惧,到达姑臧,和殿中监杜尚深相交结。吕纂见到吕超,责备他说:"你仗着兄弟勇武,竟敢欺负我,定要杀了你,天下才安定!"吕超叩头认罪。吕纂本来是以此来恐吓吕超,实际上并不是想要杀他。于是带领吕超、思盘和臣属们,一同在内殿欢宴。吕超的哥哥中领军吕隆多次向吕纂敬酒,吕纂喝醉了,乘坐步挽车,带着吕超等人在宫廷中游玩观赏。到了琨华堂的东阁,车不能通过,吕纂的亲信将领窦川、骆腾把佩剑靠在墙边,推车过东阁。吕超取过剑来刺杀吕纂,吕纂下车擒拿吕超,吕超用剑刺穿了吕纂的胸膛;窦川、骆腾和吕超搏斗,吕超杀了他俩。吕纂的王后杨氏命令宫廷军队讨伐吕超;杜尚加以阻止,都抛下兵器不战。将军魏益多进宫,要割取吕纂的首级,杨氏说:"人死之后,如同土块石头,不再有知觉,怎么忍心又伤害他的形体骨骸呢?"魏益多咒骂她,随之取下吕纂的首级示众,说:"吕纂违背先帝的命令,杀死太子后自己登位,荒淫暴虐。番禾太守吕超顺应民心除掉他,使宗庙社稷得以安定,凡是我国的官吏百姓,都一同来表示欢欣庆贺!"

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陇西公纬皆在北城。或说纬曰:"超为逆乱,公以介弟之亲[1],仗大义而讨之,姜纪、焦辨在南城,杨桓、田诚在东苑,皆吾党也,何患不济?"纬严兵欲与佗共击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纬、超俱兄弟之子,何为舍超助纬,自为祸首乎?"佗乃谓纬曰:"超举事已成,据武库,拥精兵,图之其难;且吾老矣,无能为也。"超弟邈有宠

于纬，说纬曰："纂贼杀兄弟[2]，隆、超顺人心而讨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长子，当主社稷，人无异望，夫复何疑？"纬信之，乃与隆、超结盟，单马入城；超执而杀之。让位于隆，隆有难色。超曰："今如乘龙上天，岂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卫氏为太后，妻杨氏为后；以超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定公；谥纂曰灵帝。

纂后杨氏将出宫，超恐其挟珍宝，命索之。杨氏曰："尔兄弟不义，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宝为？"超又问玉玺所在。杨氏曰："已毁之矣。"后有美色，超将纳之，谓其父右仆射桓曰："后若自杀，祸及卿宗！"桓以告杨氏。杨氏曰："大人卖女与氐以图富贵，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遂自杀，谥曰穆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为左司马。

5 三月，孙恩北趣海盐[3]，刘裕随而拒之，筑城于海盐故治[4]。恩日来攻城，裕屡击破之，斩其将姚盛。城中兵少不敌，裕夜偃旗匿众，明晨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刘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贼信之，争入城。裕奋击，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进向沪渎，裕复弃城追之。

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帅吴兵一千，请为前驱。裕曰："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势。"嗣之不从。裕乃多伏旗鼓。前驱既交，诸伏皆出，裕举旗鸣鼓，贼以为四面有军，乃退。嗣之追之，战没。裕且战且退，所领死伤且尽，至向战处，令左右脱取死人衣以示闲暇。贼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战，贼惧而退，裕乃

引归。

6 河西王利鹿孤伐凉，与凉王隆战，大破之，徙二千余户而归。

【注释】

①介弟：对别人的弟弟的尊称。

②"纂贼"句：指吕纂杀害吕绍、吕弘之事。

③海盐：县名，治今浙江海盐。

④海盐故治：西汉时，海盐治今浙江平湖东古当湖；东汉顺帝后又移治今平湖东南乍浦镇。此处"故治"当在今平湖境内。

【译文】

吕纂的叔父巴西公吕佗、弟弟陇西公吕纬都在北城。有人劝吕纬说："吕超制造叛乱，您以天王的弟弟这样的亲属关系，依仗大义来讨伐他，姜纪、焦辨在南城，杨桓、田诚在东苑，都是我们同党，何必担忧不能成功？"吕纬整顿军队，想和吕佗一同攻打吕超。吕佗的妻子梁氏阻止吕佗说："吕纬、吕超都是你兄弟的儿子，为什么要舍弃吕超帮助吕纬，去充当挑起争端的罪魁呢？"吕佗于是对吕纬说："吕超起事已经成功，占有武器库房，拥有精锐兵士，算计他十分困难；而且我已经老了，不能有什么作为了。"吕超的弟弟吕邈得到吕纬的宠爱，劝告吕纬说："吕纂杀害兄弟，吕隆、吕超顺应民心而讨伐他，正是想尊奉明公而已。现在明公是先帝的最年长的儿子，应该主持国政，人们没有不同的意见，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吕纬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和吕隆、吕超缔结盟约，单人匹马地进城；吕超捉住他后杀了他。吕超把王位让给吕隆，吕隆显出为难的神色。吕超说："现在如同乘着龙上天，怎么能够中途下来呢？"吕隆于是登上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神鼎。尊奉母亲卫氏为太后，妻子杨氏为天王后；委派吕超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

事，封为安定公；给吕纂定谥号为灵帝。

吕纂的王后杨氏将要出宫，吕超恐怕她携带珍宝，命令手下搜查她。杨氏说："你们兄弟不讲道义，拿着刀互相屠杀，我是早晚就要死的人，要珍宝有什么用？"吕超又问她玉玺放在哪里。杨氏说："已经把它毁掉了。"杨王后有美丽的容貌，吕超想要娶她，对她的父亲右仆射杨桓说："王后如果自杀，祸患要牵连到你的家族！"杨桓把吕超的话告诉杨氏。杨氏说："父亲大人把女儿卖给氐族人来某取富贵，一次已经过分了，怎么能有第二次呢？"于是自杀了，谥号为穆后。杨桓投奔河西王秃发利鹿孤，秃发利鹿孤委任他为左司马。

5 三月，孙恩向北逼近海盐，刘裕在各处抵御他，在海盐旧时的治所修筑城墙。孙恩每天来攻城，刘裕多次打败他，杀死他的将领姚盛。城中兵士少，难以抵抗，刘裕在夜晚收起旗帜、藏匿部众，第二天早晨打开城门，派体弱有病的几个人登上城头。贼寇在远处向他们询问刘裕在哪里。他们回答说："昨天夜里已经逃跑了。"贼寇相信了他们的话，争相进城。刘裕奋起出击，把孙恩打得大败。孙恩知道城池攻不下来，就向沪渎进军，刘裕又放弃城池追击。

海盐令鲍陋派遣儿子鲍嗣之率领吴地兵士一千人，请求充当前锋。刘裕说："贼寇的军队十分精锐，吴地人不习惯作战，如果前锋失利，必然招致我们军队的失败，吴地兵士可在后面制造声势。"鲍嗣之不听从。刘裕于是埋伏下很多的旗帜战鼓。前锋一交手，各处伏兵全部出动，刘裕举起旗帜，敲起战鼓，贼寇以为四面都有军队，就撤退了。鲍嗣之追击，战死。刘裕一边交战一边撤退，所率领的兵士差不多死伤光了，到了先前交战的地方，命令左右的人脱下死者的衣服，来显示从容不迫。贼寇对此感到疑惑，不敢逼近。刘裕大声呼喊，再次交战，贼寇畏惧而退，刘裕于是率军返回。

6 河西王秃发利鹿孤征伐凉国，和凉王吕隆交战，把他打得大败，迁徙二千多户后返回。

7 夏，四月，辛卯，魏人罢邺行台，以所统六郡置相州[1]，以庾岳为刺史。

8 乞伏乾归至苑川，以边芮为长史，王松寿为司马，公卿、将帅皆降为僚佐、偏裨。

9 北凉王业惮沮渠蒙逊勇略，欲远之，蒙逊亦深自晦匿。业以门下侍郎马权代蒙逊为张掖太守，权素豪隽，为业所亲重，常轻侮蒙逊。蒙逊谮之于业曰："天下不足为虑，惟当忧马权耳。"业遂杀权。

蒙逊谓沮渠男成曰："段公无鉴断之才，非拨乱之主，多所惮者惟索嗣、马权，今皆已死，蒙逊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业本孤客，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犹鱼之有水。夫人亲信我而图之，不祥。"蒙逊乃求为西安太守，业喜其出外，许之。

蒙逊与男成约同祭兰门山[2]，而阴使司马许咸告业曰："男成欲以取假日为乱，若求祭兰门山，臣言验矣。"至期，果然。业收男成赐死，男成曰："蒙逊先与臣谋反，臣以兄弟之故，隐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众不从，故约臣祭山而反诬臣，其意欲王之杀臣也。乞诈言臣死，暴臣罪恶，蒙逊必反，臣然后奉命讨之，无不克矣。"业不听，杀之。蒙逊泣告众曰："男成忠于段王，而段王无故枉杀之，诸君能为报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众耳；今州土纷乱，非段王所能济也。"男成素得众心，众皆愤泣争奋，比至氐池[3]，众逾一万；镇军将军臧莫孩率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应蒙逊者。蒙逊进逼侯坞[4]。

业先疑右将军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谢而赦之，使与武卫将军梁中庸共讨蒙逊。别将王丰孙言于业曰："西平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险，不可信也。"业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无可以讨蒙逊者。"昂至侯坞，率骑五百降于蒙逊，业军遂溃，中庸亦诣蒙逊降。

五月，蒙逊至张掖，田昂兄子承爱斩关内之，业左右皆散。蒙逊至，业谓蒙逊曰："孤孑然一己，为君家所推，愿匄余命[5]，使得东还与妻子相见。"蒙逊斩之。

业，儒素长者，无他权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觋，故至于败。

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将军俱偃帅户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偃，石子之子也。

【注释】

①相州：州名，治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统辖魏郡、阳平、广平、汲郡、顿丘、清河六郡。

②竺门山：山名，在今甘肃山丹西南。

③氐池：县名，治今甘肃民乐。

④侯坞：地名，在今甘肃张掖东。

⑤匄(gài 盖)：同"丐"。

【译文】

7 夏，四月，十七日，魏国人撤销邺城行台，以所统辖的六郡设置相州，魏派庾岳担任刺史。

8 乞伏乾归到达苑川，委派边芮担任长史，王松寿担任司马，原来的公卿、将帅都降为僚属、偏将、裨将。

9 北凉王段业忌惮沮渠蒙逊的勇武谋略，打算疏远他，沮渠蒙逊也暗自尽量韬光养晦。段业委派门下侍郎马权接替沮渠蒙逊担任张掖太守；马权一向才智出众，为段业所亲近重用，时常轻慢、侮辱沮渠蒙逊。沮渠蒙逊向段业诬陷他说："天下不值得忧虑，只是应该忧虑马权而已。"段业于是杀死马权。

沮渠蒙逊对沮渠男成说："段公没有鉴别是非、决断事务的才能，不是治理乱世的君主，我们往日忌惮的人只有索嗣、马权，现在都已死了，我想除掉段业来拥戴哥哥，怎么样？"沮渠男成说："段业本来是孤独的外乡人，为我们家所拥立，依仗我们兄弟就如同鱼需要水一样。人家亲近、相信我们，我们却算计他，是不吉祥的。"沮渠蒙逊于是请求担任西安太守，段业窃喜他愿到外地去做官，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沮渠蒙逊和沮渠男成相约，一同到兰门山祭祀，而暗中指派司马许咸报告段业说："沮渠男成想选取休假的日子作乱，如果他请求到兰门山祭祀，臣下的话就应验了。"到了期限，沮渠男成果然请求祭祀。段业逮捕沮渠男成，赐令他自杀。沮渠男成说："沮渠蒙逊早先和臣下商议反叛，臣下以兄弟的原因，隐瞒着没有告发。现在他因为臣下活着，恐怕部众不跟从他，所以邀约臣下到山中祭祀，反过来诬陷臣下，他的意图是想大王杀死臣下。乞求假称臣下已死，宣扬臣下的罪恶，沮渠蒙逊必然谋反，臣下然后接受大王命令讨伐他，没有不取胜的。"段业不听从，杀了他。沮渠蒙逊哭着告诉众人说："沮渠男成忠于段王，可是段王无缘无故地冤枉地杀了他，各位能够替他报仇吗？况且当初共同拥立段王，想以他来安抚众人而已；现在全州纷乱不堪，不是段王所能平定的。"沮渠男成一向很得人心，大家都悲愤哭泣，争相奋起，等到达氐池，部众超过一万；镇军将军臧莫孩率领部众投降，羌人、匈奴人也大多起兵响应沮渠蒙逊。沮渠蒙逊进军，逼近侯坞。

段业原来怀疑右将军田昂，囚禁了他；到这时召见田昂，道歉

后赦免了他，派遣他和武卫将军梁中庸一同讨伐沮渠蒙逊。别部将领王丰孙向段业进言说："西平田氏，世代有谋反的，田昂外貌恭敬，但内心阴险，不能够相信。"段业说："我怀疑他很久了；只是除了田昂没有可以讨伐沮渠蒙逊的人。"田昂到达侯坞，率领五百名骑兵向沮渠蒙逊投降，段业的军队于是溃散，梁中庸也前往沮渠蒙逊那里投降。

五月，沮渠蒙逊到达张掖，田昂的哥哥的儿子田承爱闯开城门，放进沮渠蒙逊的军队，段业左右的人都逃散了。沮渠蒙逊到达，段业对沮渠蒙逊说："我孤独的一个人，为你们家所推举。希望赦免我的有生之年，使我能回到东方，和妻子儿女相见。"沮渠蒙逊杀了他。

段业，是个具有儒家品德操行的忠厚长者，没有其他的权谋智略，不能令行禁止，臣属不受节制，尤其迷信卜筮、巫术，所以最终失败。

沮渠男成的弟弟沮渠富占、将军俱傝率领五百户投降河西王秃发利鹿孤。俱傝，是俱石子的儿子。

10 孙恩陷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崧，死者四千人。

11 凉王隆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说秦陇西公硕德曰："吕氏自武皇弃世，兄弟相攻，政纲不立，竞为威虐，百姓饥馑，死者过半。今乘其篡夺之际，取之易于返掌，不可失也。"硕德言于秦王兴，帅步骑六万伐凉，乞伏乾归帅骑七千从之。

12 六月，甲戌，孙恩浮海奄至丹徒，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建康震骇。乙亥，内外戒严，百官入居省内；冠军将

军高素等守石头，辅国将军刘袭栅断淮口[2]，丹阳尹司马恢之戍南岸，冠军将军桓谦等备白石，左卫将军王嘏等屯中堂，征豫州刺史谯王尚之入卫京师。

刘牢之自山阴引兵邀击恩，未至而恩已过，乃使刘裕自海盐入援。裕兵不满千人，倍道兼行，与恩俱至丹徒。裕众既少，加以涉远疲劳，而丹徒守军莫有斗志。恩帅众鼓噪，登蒜山[3]，居民皆荷担而立。裕帅所领奔击，大破之，投崖赴水者甚众，恩狼狈仅得还船。然恩仍恃其众，寻复整兵径向京师。后将军元显帅兵拒战，频不利。会稽王道子无他谋略，唯日祷蒋侯庙[4]。恩来渐近，百姓恟惧，谯王尚之帅精锐驰至，径屯积弩堂。恩楼船高大，溯风不得疾行，数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诸军分散，欲掩不备；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复闻刘牢之已还，至新洲[5]，不敢进而去，浮海北走郁洲[6]。恩别将攻广陵，杀三千人。宁朔将军高雅之击恩于郁洲，为恩所执。

桓玄厉兵训卒，常伺朝庭之隙，闻孙恩逼京师，建牙聚众，上疏请讨之。元显大惧。会恩退，元显以诏书止之，玄乃解严。

13 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逊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赦其境内，改元永安。蒙逊署从兄伏奴为张掖太守、和平侯，弟挐为建忠将军、都谷侯，田昂为西郡太守，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骘、谢正礼为左右司马；擢任贤才，文武咸悦。

14 河西王利鹿孤命群臣极言得失。西曹从事史嵩曰：

“陛下命将出征，往无不捷；然不以绥宁为先，唯以徙民为务；民安土重迁，故多离叛，此所以斩将拔城而地不加广也。”利鹿孤善之。

【注释】

①武皇：指吕光，光谥号为懿武皇帝。

②淮口：地名，指秦淮水入江之口。

③蒜山：山名，在今江苏镇江市西北。

④蒋侯庙：庙名，设在蒋山（今江苏南京市中山门外钟山）。东汉末，秣陵尉蒋子文讨伐农民起义军，战死在山下，东吴时孙权为他立庙，朝野祈祷，以为颇有灵验。

⑤新洲：长江中小岛，在今江苏镇江西。

⑥郁洲：海边台岛。又名田横岛，在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云台山一带。古时在海中，周围数百里。清代时因海岸扩展，始和大陆相连。

【译文】

10 孙恩攻下沪渎，杀死吴国内史袁崧，死亡的有四千人。

11 凉王吕隆大肆杀戮有名望的豪门大族来树立威名，朝廷内外一片哗然，人人不能保全自己。魏安人焦朗派遣使者游说秦国陇西公姚硕德，说：“吕氏自从武皇去世，兄弟之间互相攻伐，朝廷的政纲法纪不能建立，竞相蛮横暴虐，百姓忍饥挨饿，死亡的人超过半数。现在乘他们篡权夺位之际，消灭他们易如反掌，机会不可失去。”姚硕德把他的话禀报给秦王姚兴，率领步兵骑兵六万人征伐凉国，乞伏乾归率领七千骑兵跟随他。

12 六月，初一，孙恩渡海，突然到达丹徒，战士十多万，战船一千多艘，建康震惊恐慌。初二，京城内外严密戒备，文武官员住进台省机构中；冠军将军高素之等人守卫石头城，辅国将军刘袭用栅栏切断淮口交通，丹阳尹司马恢之戍守长江南岸，冠军将军桓谦等人在

白石戒备，左卫将军王嘏等人驻扎在中堂，征召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进京守卫。

刘牢之从山阴率军截击孙恩，还没赶到，孙恩已经通过，于是命令刘裕从海盐入京增援。刘裕的军队不满一千人，日夜兼程，和孙恩同时到达丹徒。刘裕的兵力本来就少，加上远途赶路疲劳，丹徒守卫的军队又没有斗志，孙恩率领部众一击鼓呐喊，就登上了蒜山，当地居民都挑着担子，站在一旁。刘裕率领所属部众飞奔冲击，把孙恩的军队打得大败，投进山崖、跳进水中的非常多，孙恩狼狈不堪，仅仅得以逃回船中。然而，孙恩仍然仗恃人多，不久又整顿军队，直接开向京城。后将军司马元显率领军队抵御，频频失利。会稽王司马道子没有其他的谋略，只是每日到蒋侯庙祈祷。孙恩一天比一天逼近京城，百姓惊慌恐惧。谯王司马尚之率领精锐部队快速赶到，直接驻扎在积弩堂。孙恩的战船高大，逆风不能快速行驶，几天才到达白石。孙恩本以为朝廷各支军队分散，想在官军没有戒备的情况下突袭；后来，得知司马尚之在建康城内，又听说刘牢之已经返回，到了新洲，不敢前进就离开了，渡海向北进入郁洲。孙恩的别部将领攻下广陵，杀死三千人。宁朔将军高雅之到郁洲攻打孙恩，被孙恩擒获。

桓玄磨砺兵器，训练士卒，时常窥伺朝廷的嫌隙，听说孙恩逼近京城，竖起军旗，聚集部众，上奏疏请求讨伐孙恩。司马元显大为恐惧。正巧孙恩退兵，司马元显用诏书制止桓玄出兵，桓玄于是解除戒备。

13 梁中庸等人共同推举沮渠蒙逊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赦免境内罪犯，改年号为永安。沮渠蒙逊委任堂兄沮渠伏奴为张掖太守、和平侯，弟弟沮渠挈为建忠将军、都谷侯，田昂为西郡太守，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骘、谢正礼为左右司马；提升贤明有才干的人，文武官员都感到高兴。

14 河西王秃发利鹿孤命令臣属直言不讳地议论政事得失。西曹

从事史暠说："陛下命令将领外出征伐，所到之处没有不取得胜利的；但是，不以安抚民众为首要任务，只是以迁移民众为基本工作；民众安于本土，不愿轻易迁移，所以大多逃离反叛，这就是我们斩杀敌人将领、攻克敌人城池但疆域不能拓展的原因。"秃发利鹿孤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15 秋，七月，魏兖州刺史长孙肥将步骑二万南徇许昌[1]，东至彭城，将军刘该降之。

16 秦陇西公硕德自金城济河，直趣广武，河西王利鹿孤据广武守军以避之。秦军至姑臧，凉王隆遣辅国大将军超、龙骧将军邈等逆战，硕德大破之，生禽邈，俘斩万计。隆婴城固守，巴西公佗帅东苑之众二万五千降于秦。西凉公暠、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逊各遣使奉表入贡于秦。

初，凉将姜纪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广武公俣檀与论兵略，甚爱重之，坐则连席，出则同车，每谈论，以夜继昼。利鹿孤谓俣檀曰："姜纪信有美才，然视候非常，必不久留于此，不如杀之。纪若入秦，必为人患。"俣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纪，纪必不相负也。"八月，纪将数十骑奔秦军，说硕德曰："吕隆孤城无援，明公以大军临之，其势必请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请给纪步骑三千，与王松忽因焦朗、辛纯之众，伺其衅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秃发在南，兵强国富，若兼姑臧而据之，威势益盛，沮渠蒙逊、李暠不能抗也，必将归之，如此，则为国家之大敌矣。"

硕德乃表纪为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据晏然[2]。

秦王兴闻杨桓之贤而征之,利鹿孤不敢留。

17 诏以刘裕为下邳太守,讨孙恩于郁洲,累战,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复缘海南走,裕亦随而邀击之。

18 燕王盛惩其父宝以懦弱失国,务峻威刑,又自矜聪察,多所猜忌,群臣有纤介之嫌,皆先事诛之,由是宗亲、勋旧,人不自保。丁亥,左将军慕容国与殿上将军秦舆、段赞谋帅禁兵袭盛[3],事发,死者五百余人。壬辰夜,前将军段玑与秦舆之子兴、段赞之子泰潜于禁中鼓噪大呼;盛闻变,帅左右出战,贼众逃溃。玑被创,匿厢屋间。俄有一贼从暗中击盛,盛被伤,辇升前殿,中约禁卫,事定而卒。

中垒将军慕容拔、冗从仆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为国家多难,宜立长君。时众望在盛弟司徒、尚书令、平原公元,而河间公熙素得幸于丁氏,丁氏乃废太子定,密迎熙入宫。明旦,群臣入朝,始知有变,因上表劝进于熙。熙以让元,元不敢当。癸巳,熙即天王位,捕获段玑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赐死。闰月,辛酉,葬盛于兴平陵,谥曰昭武皇帝,庙号中宗。丁氏送葬未还,中领军慕容提、步军校尉张佛等谋立故太子定[4],事觉,伏诛,定亦赐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注释】

①"魏兖州"句:魏国尚未夺取兖州,长孙肥不过遥领刺史之职而已。

②晏然:县名,治今甘肃武威西北。

③殿上将军:宫廷武官,当缘晋国的殿中将军而得名。

④"中领军"句：太子慕容定之立，见本书第111卷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

【译文】

15秋，七月，魏国兖州刺史长孙肥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向南攻取许昌，向东挺进到彭城，晋国将军刘该投降了他。

16秦国陇西公姚硕德从金城渡过黄河，直接开往广武，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撤回广武的守军，来避开秦国进攻凉国的军队。秦国军队到达姑臧，凉王吕隆派遣辅国大将军吕超、龙骧将军吕邈等人迎战，姚硕德把他们打得大败，活捉吕邈，俘虏、斩杀的以万计数。吕隆环绕城池，坚固防守，巴西公吕佗率领东苑的军队二万五千人投降秦国。西凉公李暠、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沮渠蒙逊各自派遣使者，向秦国呈送奏表、进献贡品。

当初，凉国将领姜纪投降河西王秃发利鹿孤，广武公秃发傉檀和姜纪谈论兵法战略，十分喜爱器重他，坐的时候垫席相连，出门时同乘一车，每次谈论事情，夜以继日。秃发利鹿孤对秃发傉檀说："姜纪的确有美好的才华，他眼界太高，必定不肯长久留在这里，不如杀了他。姜纪如果进入秦国，一定成为我们的祸患。"秃发傉檀说："臣下以平民之间的朋友关系对待姜纪，姜纪必定不会辜负我的。"八月，姜纪带领几十名骑兵投奔秦国军队，劝告姚硕德说："吕隆在孤立的城池中没有外援，明公率领大军兵临城下，他势必请求投降；不过他只是口头上投降而已，并不肯真心服从。请求配给我步兵骑兵三千人，和王松恕一起，利用焦朗、华纯的部众，窥伺他的可乘之机，吕隆是不难征服的。否则，现在秃发氏在南部，兵力强大，国家富有，如果再兼并姑臧而占据它，声威势力更加强盛，沮渠蒙逊、李暠不能抗衡，必定会归附他们，这样，就成为国家的大敌了。"姚硕德于是上奏章举荐姜纪为武威太守，配给他三千兵士，驻扎在晏然。

秦王姚兴听说杨桓贤明而征召他，秃发利鹿孤不敢把他留下来。

17 下诏委派刘裕担任下邳太守，到郁洲讨伐孙恩，多次交战，把孙恩打得大败。孙恩从此衰弱，又沿着海边向南逃跑，刘裕也在各处截击他。

18 燕王慕容盛鉴于他父亲慕容宝因懦弱而亡国的教训，专意施行严刑峻法，又自恃聪慧明智，对很多人都猜疑顾忌，臣属有一点点嫌疑，就先行杀戮，因此，宗室亲戚、元老功臣，人人都不能保全自己。十五日，左将军慕容国和殿上将军秦舆、段赞策划率领宫廷军队袭击慕容盛，事情暴露，被杀的有五百多人。二十日夜晚，前将军段玑和秦舆的儿子秦兴、段赞的儿子段泰潜伏在宫中，击鼓大叫，慕容盛听说有变化，率领左右的人出来迎战，贼寇逃跑溃散。段玑受伤，藏匿在厢房内。突然，有个贼寇在昏暗的地方刺击慕容盛，慕容盛受了重伤，坐着轿子登上前殿，申令约束宫廷警卫，事情说完就死了。

中垒将军慕容拔、冗从仆射郭仲奏报太后丁氏，认为国家多灾多难，应该拥立年长的君主。当时众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慕容盛的弟弟司徒、尚书令、平原公慕容元身上，于是，河间公慕容熙一向得到丁氏的宠幸，丁氏于是废黜太子慕容定，秘密迎接慕容熙入宫。第二天早晨，文武官员入宫朝见，才知道事情有变化，只好上奏章劝慕容熙登位。慕容熙把王位让给慕容元，慕容元不敢接受。二十一日，慕容熙登上天王位，捕获段玑等人，都诛灭三族。二十二日，大赦境内。二十四日，平原公慕容元因有作乱嫌疑被赐令自杀。闰月，十九日，将慕容盛安葬在兴平陵，谥号为昭武皇帝，庙号为中宗。丁氏送葬还未返回，中领军慕容提、步军校尉张佛等人策划拥立从前的太子慕容定，事情暴露，被诛杀，慕容定也被赐令自杀。二十四日，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光始。

19 秦陇西公硕德围姑臧累月，东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谋外叛，魏益多复诱扇之，欲杀凉王隆及安定公超，事发，坐死者三百余家。硕德抚纳夷、夏，分置守宰，节食聚粟，为持久之计。

凉之群臣请与秦连和，隆不许。安定公超曰："今资储内竭，上下嗷嗷，虽使张、陈复生，亦无以为策。陛下当思权变屈伸，何爱尺书、单使为卑辞以退敌？敌去之后，脩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穷[1]，何忧旧业之不复？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穷，终将如何？"隆乃从之，九月，遣使请降于秦。硕德表隆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旧臣慕容筑、杨颖等五十余家入质于长安。硕德军令严整，秋毫不犯，祭先贤，礼名士，西土悦之。

沮渠蒙逊所部酒泉、凉宁二郡叛降于西凉，又闻吕隆降秦，大惧，遣其弟建忠将军挐、牧府长史张潜见硕德于姑臧[2]，请帅其众东迁。硕德喜，拜潜张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潜劝蒙逊东迁。挐私谓蒙逊曰："姑臧未拔，吕氏犹存，硕德粮尽将还，不能久也，何为自弃土宇，受制于人乎？"臧莫孩亦以为然。

蒙逊遣子奚念为质于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挐也。"冬，十月，蒙逊复遣使上疏于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诚款，而圣旨未昭，复征弟挐。臣窃以为，苟有诚信，则子不为轻，若其不信，则弟不为重。今寇难未夷，不获奉诏，愿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

张松侯俱延、兴城侯文支将骑一万袭蒙逊，至万岁临松[3]，执蒙逊从弟鄯善苟子，虏其民六千余户。蒙逊从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许以挈为质，利鹿孤乃归其所掠，召俱延等还。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20 南燕主备德宴群臣于延贤堂，酒酣，谓群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兴圣主，少康、光武之俦。"备德顾左右赐仲帛千匹；仲以所赐多，辞之。备德曰："卿知调朕，朕不知调卿邪？卿所对非实，故朕亦以虚言赏卿耳。"韩范进曰："天子无戏言，今日之论，君臣俱失。"备德大悦，赐范绢五十匹。

备德母及兄纳皆在长安，备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访之。弘曰："臣至长安，若不奉太后动止，当西如张掖[4]，以死为效。臣父雄年逾六十，乞本县之禄以申乌鸟之情[5]。"中书令张华曰："杜弘未行而求禄，要君之罪大矣。"备德曰："弘为君迎母，为父求禄，忠孝备矣，何罪之有？"以雄为平原令。弘至张掖，为盗所杀。

【注释】

①卜世：用占卜预测传国的世数。语出《左传》宣公三年，传称周成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后世用以"卜世"为"国运"的代称。

②牧府：沮渠蒙逊自称凉州牧，其官府因之称为牧府。

③万岁：县名，治今甘肃山丹县境。 临松：县名，治今甘肃南裕回族自治县东南马蹄镇。

④"当西如"句：慕容德曾仕秦为张掖太守，其兄慕容纳因之在张掖安家。

⑤乌鸟之情：慈乌反哺，回报养育之恩，故古人将报恩称作"乌鸟之情"。晋人李密《陈情表》有"乌鸟私情，愿乞终养"之句。

【译文】

19 秦国陇西公姚硕德包围姑臧几个月，城中很多家在东方的人谋图叛变外逃，魏益多又引诱煽动他们，打算杀死凉王吕隆和安定公吕超，事情暴露，被判死罪的三百多家。姚硕德安抚接纳夷人、汉人，分别设置郡守县令，节省粮食，聚集谷粟，做持久围攻的打算。

凉国的臣属们请求同秦国讲和，吕隆不答应。安定公吕超说："现在城内物资积蓄全部用光，上下都在忍饥挨饿，即使张良、陈平复活，也没有办法。陛下应该考虑通权达变、有屈有伸，何必看重一封书信、一个使者而不愿以谦卑的言辞来使敌人退走呢？敌人离开之后，致力于德政，使民众休养生息，如果国运没有到头，何必担忧旧日的基业不能恢复？如果天命已去，也可以保全宗族。否则，坐守穷困的局面，最终该怎么办呢？"吕隆于是听从他的意见，九月，派遣使者向秦国请求投降。姚硕德上奏章举荐吕隆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吕隆派遣子弟和旧日的文武官员慕容筑、杨颖等五十多家，到长安做人质。姚硕德军令严厉整肃，秋毫无犯，祭祀前代贤人，礼敬知名人士，西部地区的民众都感喜悦。

沮渠蒙逊所辖酒泉、凉宁二郡反叛，投降西凉，又听说吕隆投降秦国，非常恐惧，派遣他的弟弟建忠将军沮渠挐、牧府长史张潜到姑臧拜见姚硕德，请求率领自己的部众迁到东方。姚硕德很高兴，任命张潜为张掖太守，沮渠挐为建康太守。张潜劝沮渠蒙逊迁到东方。沮渠挐私下里对沮渠蒙逊说："姑臧没有攻下，吕氏还存在，姚硕德粮食用光，将要返回，不能久留，为什么要自动放弃疆土，受别人的控制呢？"臧莫孩也以为应该如此。

沮渠蒙逊派遣儿子沮渠奚念到河西王秃发利鹿孤那里充当人质，秃发利鹿孤不接受，说："沮渠奚念年纪还小，可以派沮渠挐来。"冬，十月，沮渠蒙逊又派遣使者向秃发利鹿孤上奏疏说："臣下前些时派遣沮渠奚念表达一片忠心，可是圣上没有明白臣下的用意，又征召臣下的弟弟沮渠挐。臣下私自以为，如果有真诚的信义，

儿子的份量不算轻,如果不真诚,弟弟的份量不算重。现在贼寇造成的祸患没有平定,不能奉行诏令,希望陛下鉴谅。"秃发利鹿孤发怒,派遣张松侯俱延、兴城侯秃发文支率领一万骑兵袭击沮渠蒙逊,到了万岁、临松,擒获沮渠蒙逊的堂弟沮渠都善苟子,掳掠民众六千多户。沮渠蒙逊的堂叔沮渠孔遮前往朝见秃发利鹿孤,答应以沮渠挐为人质,秃发利鹿孤才归还所掳掠的民户,征召俱延等人返回。秃发文支,是秃发利鹿孤的弟弟。

20 南燕君主慕容备德在延贤堂宴请文武官员,喝得正酣畅时,问文武官员说:"我可以和古代哪样的君主相比?"青州刺史鞠仲说:"陛下是复兴先人基业的圣明君主,与少康、光武帝一样。"慕容备德吩咐左右赐给鞠仲布帛一千匹;鞠仲因赏赐太多,加以推辞。慕容备德说:"你知道调笑我,我不知道调笑你吗?你的应对不是实话,所以我也用空话赏赐你而已。"韩范进言,说:"天子不应有戏谑的话,今日的谈论,君臣都有过失。"慕容备德非常高兴,赏赐五十匹绢给韩范。

慕容备德的母亲和哥哥慕容纳都在长安,慕容备德派遣平原人杜弘前去查访。杜弘说:"臣下到达长安,如果找不到太后,不能了解他们的起居行踪,就要向西前往张掖查访,不惜以死来完成使命。臣下的父亲杜雄年过六十,乞求赐与本县的俸禄,来表达臣下报答养育之恩的心意。"中书令张华说:"杜弘没有出发就乞求俸禄,要挟君主的罪过太大了。"慕容备德说:"杜弘为君主迎接母亲,为父亲乞求俸禄,忠孝双全,有什么罪呢?"委派杜雄担任平原令。杜弘到达张掖,被盗贼杀害。

21 十一月,刘裕追孙恩至沪渎、海盐,又破之,俘斩以万数,恩遂自浃口远窜入海。

22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遵、定陵公和跋帅众五万袭没弈干于高平。

23 乙卯，魏虎威将军宿沓干伐燕，攻令支；乙丑，燕中领军宇文拔救之；壬午[1]，宿沓干拔令支而戍之。

24 吕超攻姜纪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为质于河西王利鹿孤以请迎，利鹿孤遣车骑将军偻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闭门拒之。偻檀怒，将攻之，镇北将军俱延谏曰："安土重迁，人之常情。朗孤城无食，今年不降，后年自服，何必多杀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从他国；弃州境士民以资邻敌，非计也，不如以善言谕之。"偻檀乃与朗连和，遂曜兵姑臧，壁于胡坑[2]。

偻檀知吕超必来斫营，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垒将军王集帅精兵二千斫偻檀营，偻檀徐严不起。集入垒中，内外皆举火，光照如昼，纵兵击之，斩集及甲首三百余级。吕隆惧，伪与偻檀通好，请于苑内结盟。偻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毁苑墙而入；超伏兵击之，俱延失马步走，凌江将军郭祖力战拒之，俱延乃得免。偻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祎于显美[3]。隆遣广武将军荀安国、宁远将军石可帅骑五百救之；安国等惮偻檀之强，遁还。

25 桓玄表其兄伟为江州刺史，镇夏口；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督八郡军事，镇襄阳；遣其将皇甫敷、冯该安郡[4]。诏征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

玄自谓有晋国三分之二，数使人上己符端[5]，欲以惑众；又致笺于会稽王道子曰："贼造近郊，以风不得进，以

雨不致火,食尽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国宝死后,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足见其心非悔于明公也,而谓之不忠,今之贵要腹心,有时流清望者谁乎?岂可云无佳胜[8]?直是不能信之耳!尔来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祸,在朝君子皆畏祸不言,玄忝任在远,是以披写事实。"元显见之,大惧。

张法顺谓元显曰:"桓玄承藉世资,素有豪气,既并殷、杨,专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吴耳[9]。孙恩为乱,东土涂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纵其奸凶,窃用忧之。"元显曰:"为之奈何?"法顺曰:"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方务绥抚,未暇他图。若乘此际使刘牢之为前锋,而第下以大军继进,玄可取也。"元显以为然。会武昌太守庾楷以玄与朝廷构怨[10],恐事不成,祸及于己,密使人自结于元显,云:"玄大失人情,众不为用,若朝廷遣军,己当为内应。"元显大喜,遣张法顺至京口,谋于刘牢之;牢之以为难。法顺还,谓元显曰:"观牢之言色,必贰于我,不如召入杀之;不尔,败人大事。"元显不从。于是大治水军,征兵装舰,以谋讨玄。

【注释】

①壬午:十二月辛丑朔,无壬午。

②胡坑:地名,在今甘肃武威西。

③昌松:郡名,治今甘肃武威东南汉苍松南十里。 显美:县名,治今甘肃永昌东南。

④湓口:地名,一名湓浦口,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北,即湓浦水入长江之口。

⑤武宁郡:郡名,治今湖北荆门西北。

⑥绥安郡:郡名,治今湖北沔阳西南。

⑦符端：当作“符瑞”。符瑞，祥瑞的征兆。

⑧佳胜：有名望地位的人。

⑨第下：阁下。第，府第之意。

⑩“会武昌”句：庾楷依附桓玄，见本书第110卷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译文】

21 十一月，刘裕追击孙恩到沪渎、海盐，又打败了他，俘获、杀死的以万计数，孙恩于是从浃口远远地逃入海中。

22 十二月，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珪派遣常山王拓跋遵、定陵公和跋率领五万军队，到高平袭击没弈干。

23 十五日，魏国虎威将军宿沓干征伐燕国，攻打令支；二十五日，燕国中领军宇文拔前去救援；壬午日，宿沓干攻下令支，在那里驻守。

24 吕超攻打姜纪，攻不下来，于是攻打焦朗。焦朗派遣他弟弟的儿子焦嵩到河西王秃发利鹿孤那里充当人质，请他派军队来迎接部众归降，秃发利鹿孤派遣车骑将军秃发傉檀前往；等他到达，吕超已经退走，焦朗关闭城门，拒绝秃发傉檀进城。秃发傉檀发怒，将要攻打焦朗。镇北将军俱延规劝说：“安于本土，不愿轻易迁移，是人之常情。焦朗在孤立的城池中没有粮食，今年不投降，明年自然归服，何必牺牲众多士兵的生命去攻打呢？如果不能取胜，他必定去依附其他的国家；丢弃州境中的官吏民众去资助邻国的敌人，不是好的计策，不如用好言好语劝谕他。”秃发傉檀于是和焦朗讲和，在姑臧炫耀兵力，扎营在胡坑。

秃发傉檀知道吕超必定前来偷袭营垒，积蓄火把来等待他们。吕超在夜晚派遣中垒将军王集率领二千精锐的兵士，偷袭秃发傉檀的营垒，秃发傉檀严令部下不作反应。等王集进入营垒中，内外都点起火把，火光映照如同白昼，指挥兵士反击，杀死王集和披甲

的战士三百多人。吕隆畏惧,假装同秃发傉檀讲和,请求在城苑内缔结盟约。秃发傉檀派遣俱延进城结盟,俱延怀疑城中有埋伏,毁坏城苑的墙壁后才进去;吕超埋伏的兵士攻打他,俱延失去马匹,步行逃走,凌江将军郭祖拼力死战,抵御吕超,俱延才得以逃脱。秃发傉檀发怒,到显美攻打凉国的昌松太守孟祎。吕隆派遣广武将军荀安国、宁远将军石可率领五百骑兵救援孟祎;荀安国等人畏惧秃发傉檀的强大,逃了回去。

25 桓玄上奏章举荐哥哥桓伟担任江州刺史,镇守夏口;司马刁畅担任辅国将军、督八郡军事,镇守襄阳;派遣他的将领皇甫敷、冯该戍守湓口。迁徙沮水、漳水流域的蛮族二千户到长江以南,设置武宁郡;另外招集流亡的民户,设置绥安郡。朝廷下诏征召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桓玄都留下来,不准动身。

桓玄自以为统辖晋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多次指使人献上自己可以登上皇位的祥瑞吉兆,想用来疑惑众人;又写信给会稽王司马道子说:"贼寇到了京城的近郊,因逆风不能前进,因下雨不能纵火,粮食用光,所以离开而已,并不是力量不足。从前王国宝死后,王恭不趁这时的声威入京统领朝政,足以看出他的内心没有凌辱明公的意思,你却说他不忠诚。现在位居要职的官员,深孚众望、获得清高名声的有谁呢?怎么能说没有出众的人?只不过是不能信任他们而已!近来这样日复一日,终于酿成今日的祸患。在朝廷的官员都害怕惹祸,不敢说话,我在遥远的地方任职,所以敢于揭示出事实真象。"司马元显看到这封信,非常畏惧。

张法顺对司马元显说:"桓玄继承、凭借家族的资望,一向有一股豪迈的气势,吞并殷仲堪、杨佺期之后,独占荆楚地区;阁下所控制的地区,仅三吴而已。孙恩作乱,东方的土地一片荒凉,官府民众穷困枯竭,桓玄必然乘这个机会施展他奸邪凶残的手段,私下里为阁下担忧。"司马元显说:"对此该怎么办呢?"张法顺说:"桓玄才得到荆州,人心还没归附他,正专意绥宁安抚,没有功夫顾及其他的

事。如果乘这个时机，命令刘牢之充当前锋，而阁下率大军继续跟进，桓玄是可以消灭的。”司马元显认为他说得对。正巧，武昌太守庾楷因桓玄和朝廷结下怨仇，恐怕事情不能成功，祸患牵连到自己，秘密派人和司马元显相交结，说：“桓玄很不得人心，众人不愿为他效力，如果朝廷派遣军队，自己将做内应。”司马元显大为高兴。派遣张法顺到京口，和刘牢之商议；刘牢之认为出兵有困难。张法顺返回，对司马元显说：“观察刘牢之的言语神色，必定会与我们有二心，不如征召他入京杀了他；不这样的话，会败坏我们的大事。”司马元显不听从。从此大力训练水军，征发兵士，装备战船，来谋划讨伐桓玄。

元兴元年

1 春，正月，庚午朔，下诏罪状桓玄，以尚书令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加黄钺[1]，又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前将军谯王尚之为后部，因大赦，改元，内外戒严；加会稽王道子太傅。

元显欲尽诛诸桓。中护军桓脩、骠骑长史王诞之甥也，诞有宠于元显，因陈脩等与玄志趣不同，元显乃止。诞，导之曾孙也。

张法顺言于元显曰：“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宜斩之以杜奸谋。且事之济不，系在前军，而牢之反覆，万一有变，则祸败立至，可令牢之杀谦兄弟以示无贰心，若不受命，当逆为之所[2]。”元显曰：“今非牢之，无以敌玄；且始事而诛大将，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为荆上所

附，桓沖特有遗惠，而谦，沖之子也，乃自骠骑司马除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欲以结西人之心。

2丁丑，燕慕容拔攻魏令支戍，克之，宿沓干走，执魏辽西太守那颉。燕以拔为幽州刺史，镇令支，以中坚将军辽西阳豪为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渊为尚书令，博陵公虔为尚书左仆射，尚书王腾为右仆射。

3戊子，魏材官将军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贺狄干献马千匹求婚于秦，秦王兴闻珪已立慕容后[33]，止狄干而绝其婚；没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属国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阅士马，命并州诸郡积谷于平阳之乾壁以备秦[34]。

柔然社仑方睦于秦，遣将救黜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击，大破之，社仑帅其部落远遁漠北，夺高车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帅倍侯利击社仑，大为所败，倍侯利奔魏。社仑于是西北击匈奴遗种日拔也鸡，大破之，遂吞并诸部，士马繁盛，雄于北方。其地西至焉耆，东接朝鲜，南临大漠，旁侧小国皆羁属焉；自号豆代可汗[35]。始立约束，以千人为军，军有将；百人为幢，幢有帅。攻战先登者赐以虏获，畏懦者以石击其首而杀之。

4秃发傉檀克显美，执孟祎而责之，以其不早降。祎曰："祎受吕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军甫至，望旗归附，恐获罪于执事矣。"傉檀释而礼之，徙二千余户而归，以祎为左司马。祎辞曰："吕氏将亡，圣朝必取河右，人无愚智

皆知之。但祎为人守城不能全，复忝显任，于心窃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俣檀义而归之。

【注释】

①“以尚书令”句：其时，晋国全境仅有扬、徐、南徐、兖、南兖、豫、南豫、青、冀、司、荆、江、雍、梁、益、宁、交、广等十八州，司马元显督十八州军事，即统领全国军队。

②逆为之所：在祸患来临前先考虑对策，意即预先杀死刘牢之。

③“秦王”句：拓跋珪立慕容氏为后，见本书第111卷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

④乾壁：地名，一名乾城，在今山西临汾市南汾河东岸。

⑤可汗（hán 寒）：我国古代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译文】

元兴元年（壬寅，公元402年）

1春，正月，初一，朝廷下诏宣布桓玄的罪状，委派尚书令司马元显担任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加授黄钺，又委派镇北将军刘牢之担任前锋都督，前将军谯王司马尚之担任后部都督，随之大赦天下，改年号，京城内外严密戒备；加授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太傅。

司马元显想杀尽桓氏家族的人。中护军桓脩，是骠骑长史王诞的外甥，王诞得到司马元显的宠信，向司马元显陈述桓脩等人和桓玄的志向情趣不相同，司马元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王诞，是王导的曾孙。

张法顺向司马元显进言说：“桓谦兄弟时常充当长江上游方面的耳目，应该杀掉他们来杜绝奸邪的阴谋。而且事情的成功与否，

关键在于先头部队，而刘牢之反复无常，万一有变故，祸难和失败立刻就要到来，可以命令刘牢之杀死桓谦兄弟，来表明他和我们没有二心，如果他不接受命令，应该预先杀掉他。"司马元显说："现在没有刘牢之，无法与桓玄对敌；而且刚开始行事就诛杀大将，人心是不会安定的。"张法顺再三请求，司马元显都不允许。又因为桓氏世代为荆楚一带民众所归附，桓沖尤其留有使民众怀念的恩德，而桓谦，是桓沖的儿子，于是把桓谦从骠骑司马提升为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想以此来笼络西部地区民众的心。

2 初八，燕国慕容拔攻打魏国戍守令支的军队，攻下来了，宿沓干逃走，慕容拔擒获魏国辽西太守那頡。燕国委派慕容拔担任幽州刺史，镇守令支，委派中坚将军辽西人阳豪担任本郡太守。十八日，委派章武公慕容渊担任尚书令，博陵公慕容虔担任尚书左仆射，尚书王腾担任右仆射。

3 十九日，魏国材官将军和突攻打黜弗、素古延等各部落，打败了他们。当初，魏国君主拓跋珪派遣北部大人贺狄干向秦国献上一千匹马，请求结亲，秦王姚兴听说拓跋珪已经立了慕容皇后，留下贺狄干，拒绝拓跋珪的求婚；没弈干、黜弗、素古延，都是秦国的附属国，而魏国攻打他们，因此秦国、魏国产生了矛盾。二十一日，拓跋珪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命令并州各郡聚积粮食在平阳的乾壁，来防备秦国的进攻。

柔然首领郁久闾社仑正与秦国和睦，派遣将领救援黜弗、素古延部落；二十二日，和突迎击，把他打得大败，郁久闾社仑率领他的部落远远地逃到沙漠以北，夺取高车的土地而住在那里。斛律部落首领斛律倍侯利攻打郁久闾社仑，被郁久闾社仑打得大败，斛律倍侯利投奔魏国。郁久闾社仑于是向西北攻打匈奴遗留的后裔日拔也鸡部落，把他们打得大败，进而吞并各部落，兵马强盛，在北方称雄。他的土地西到焉耆，东和朝鲜相连接，南与大沙漠接近，附近的小国都附属于他；自己称为豆代可汗。郁久闾社仑开始建立各项制

度，以一千人为军，每军有一位将；一百人为幢，每幢有一位帅。攻城交战，奋勇争先的，就将俘获的战利品赏赐给他；畏惧懦弱的，就用石头砸他的头，把他杀死。

4 秃发傉檀攻下显美，捉住孟祎后斥责他，因为他不早日投降。孟祎说："我蒙受吕氏的厚恩，分授符节让我守卫疆土；如果明公的大军刚到，我望见旌旗就归附，恐怕得罪当政的人。"秃发傉檀释放了他，以礼相待，迁徙二千多户后返回，委派孟祎担任左司马。孟祎推辞说："吕氏将要灭亡，圣明的朝廷必定夺取河西地区，这是无论愚蠢聪明的人都知道的。只是我为吕氏守卫城池不能保全，又超越本分获取显要的职位，实从心底里感到不安。如果蒙受明公的恩惠，让我得以回到姑臧接受死罪，即使是死也是不朽的了。"秃发傉檀认为他有道义，放他回去了。

5 东土遭孙恩之乱，因以饥馑，漕运不继。桓玄禁断江路，公私匮乏，以桴、橡给士卒[1]。玄谓朝廷方多忧虞，必未暇讨己，可以蓄力观衅。及大军将发，从兄太傅长史石生密以书报之；玄大惊，欲完聚江陵。长史卞范之曰："明公英威振于远近，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情，若兵临近畿，示以祸福，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穷蹙者乎？"玄从之，留桓伟守江陵，抗表传檄，罪状元显，举兵东下。檄至，元显大惧。二月，丙午，帝饯元显于西池；元显下船而不发[2]。

6 癸丑，魏常山王遵等至高平，没弈干弃其部众，帅数千骑与刘勃勃奔秦州，魏军追至瓦亭[3]，不及而还，尽获其府

库蓄积，马四万余匹，杂畜九万余口，徙其民于代都④，余种分进，平阳太守武尘复侵秦河东，长安大震，关中诸城昼闭，秦人简兵训卒以谋伐魏。

7 秦王兴立子泓为太子，大赦。泓孝友宽和，喜文学，善谈咏，而懦弱多病；兴欲以为嗣，而狐疑不决，久乃立之。

8 姑臧大饥，米斗直钱五千，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城门昼闭，樵采路绝，民请出城为胡虏奴婢者，日有数百，吕隆恶其沮动众心，尽坑之，积尸盈路。

沮渠蒙逊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于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广武公傅檀帅骑一万救之；未至，隆击破蒙逊军。蒙逊请与隆盟，留谷万余斛遗之而还。傅檀至昌松，闻蒙逊已退，乃徙凉泽段冢民五百余户而还⑤。

中散骑常侍张融言于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据魏安，潜通姚氏，数为反覆，今不取，后必为朝廷忧。"利鹿孤遣傅檀讨之，朗面缚出降，傅檀送于西平，徙其民于乐都。

【注释】

①桴(fú 夫)：同"桴"。麸皮、米糠。

②"元显"句：司马元显因害怕桓玄，所以上了战船而不敢出发。

③瓦亭：地名，在今甘肃平凉西南。

④代都：地名，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古城)。

⑤凉泽：地名，在今甘肃武威市东。　段冢：地名，确址不详，待考。

【译文】

5 东部地区遭到孙恩掀起的战乱的影响，加上发生饥荒，水路上的粮食运输供应不上。桓玄下令切断长江通道，官府私人都很匮

乏，以麸皮米糠、橡果供应兵士。桓玄认为朝廷正有很多值得忧虑的事情，必定没有空闲讨伐自己，自己可以积蓄力量窥伺时机。等到朝廷大军将要出动，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秘密写信通报；桓玄非常惊讶，想收缩到江陵全力据守。长史卞范之说："明公的英名声威传播远近，司马元显口里还有吃奶的气味，刘牢之大失人心，如果我们的军队逼近京城，向他们指明安危祸福的道理，他们土崩瓦解的局势，是踮起脚尖就可以等待的，为什么要招引敌人进入境内，自己导致穷困窘迫的境地呢？"桓玄听从他的意见，留下桓伟守卫江陵，向朝廷呈上奏章，向各地传送檄文，列数司马元显的罪状。檄文送到，司马元显非常恐惧。二月，初七，皇帝在西池为司马元显饯行；司马元显登上战船，却不出发。

6 十四日，魏国常山王拓跋遵等人到达高平，没弈干抛下他的部众，率领几千骑兵和刘勃勃逃往秦州。魏国军队追赶到瓦亭，没有赶上就返回，缴获他府库中的全部资财，马四万多匹，各种牲畜九万多头，把他的民众迁到代都，部落中其余的人四处逃散。平阳太守贰尘又进犯秦国的河东，长安大为震惊，关中各城池白天都关闭起来，秦国人挑选兵士，加以训练，计划征伐魏国。

7 秦王姚兴立儿子姚泓为太子，大赦境内。姚泓孝顺友善，宽厚温和，喜爱文学，善于谈论歌咏，但性格懦弱，身体多病；姚兴打算立他为继承人，却犹豫不决，过了很久才决定立他。

8 姑臧发生大饥荒，米每斗价值五千文钱，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饿死的有十多万人。城门白天关闭，打柴的道路被断绝，民众请求出城做胡人奴婢的，每天有几百人，吕隆讨厌他们动摇了众人的信心，把他们全部活埋，堆积的尸体布满道路。

沮渠蒙逊率领军队攻打姑臧，吕隆派遣使者向河西王秃发利鹿孤请求救援。秃发利鹿孤派遣广武公秃发傉檀率领一万骑兵救援他；还没赶到，吕隆打败了沮渠蒙逊的军队。沮渠蒙逊请求同吕隆讲和，留下谷粟一万多斛赠送给吕隆，然后返回。秃发傉檀到达

昌松，听说沮渠蒙逊已撤退，于是迁徙凉泽段冢的民众五百多户后返回。

中散骑常侍张融向秃发利鹿孤进言说："焦朗兄弟占据魏安，暗中和姚氏交往，多次反复无常，现在不攻取，今后必定成为朝廷的忧患。"秃发利鹿孤派遣秃发傉檀讨伐焦朗，焦朗双手反绑，出城投降，秃发傉檀把他送到西平，把他统辖的民众迁到乐都。

9 桓玄发江陵，虑事不捷，常为西还之计；及过寻阳，不见官军，意甚喜，将士之气亦振。

庾楷谋泄，玄囚之。

丁巳，诏遣齐王柔之以驺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罢兵；玄前锋杀之。柔之，宗之子也。

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将冯该等攻历阳[1]，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婴城固守。玄军断洞浦[2]，焚豫州舟舰。豫州刺史谯王尚之帅步卒九千阵于浦上，遣武都太守杨秋屯横江[3]，秋降于玄军。尚之众溃，逃于涂中[4]，玄捕获之。司马休之出战而败，弃城走。

刘牢之素恶骠骑大将军元显，恐桓玄既灭，元显益骄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为元显所容；且自恃材武，拥强兵，欲假玄以除执政，复伺玄之隙而取之，故不肯讨玄。元显日夜昏酣，以牢之为前锋，牢之骤诣门，不得见，及帝出饯元显，遇之公坐而已。

牢之军溧洲[5]，参军刘裕请击玄，牢之不许。玄使牢之

族舅何穆说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而能自全者，谁邪？越之文种，秦之白起，汉之韩信，皆事明主，为之尽力，功成之日，犹不免诛夷，况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战胜则倾宗，战败则覆族，欲以此安归乎？不若翻然改图，则可以长保富贵矣。古人射钩、斩袪[6]，犹不害为辅佐，况玄与君无宿昔之怨乎？"时谯王尚之已败，人情愈恐；牢之颇纳穆言，与玄交通。东海中尉东海何无忌，牢之之甥也，与刘裕极谏，不听。其子骠骑从事中郎敬宣谏曰："今国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与玄。玄藉父、叔之资，据有全楚，割晋国三分之二，一朝纵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难图也，董卓之变[7]，将在今矣。"牢之怒曰："吾岂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后，令我奈骠骑何？"三月，乙巳朔[8]，牢之遣敬宣诣玄请降。玄阴欲诛牢之，乃与敬宣宴饮，陈名书画共观之，以安悦其意；敬宣不之觉，玄佐吏莫不相视而笑。玄版敬宣为咨议参军。

【注释】

①"使其"句：历阳为豫州刺史治所。

②洞浦：地名，在今安徽和县西。

③横江：城名，在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

④涂中：地名，指今安徽、江苏境内滁水流域。

⑤溧洲：地名，又作洲洲，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江宁镇西长江中。

⑥"古人"句：春秋时齐襄公昏乱，其弟纠奔鲁，以管仲、召忽为傅。小白（桓公）奔莒，鲍叔为傅。襄公死，纠与小白争入齐为君，在途中，管仲射中小白衣带之钩。小白先入，得为君，俘管仲。后齐桓公不记旧仇，任仲为相，终成霸业。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射钩"事件。斩袪，即斩袂，其事发生在春秋时晋国。晋

献公时，其子重耳在内乱中出走，宦官勃鞮追击中斩下重耳的衣襟。后重耳为国登位，是为文公，对勃鞮不计前嫌，勃鞮也将一次大臣谋图反叛的消息报告给文公，使文公得免一死。

⑦"董卓"句：董卓的变乱，见本书第59卷汉灵帝中平六年、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89、190年)。

⑧乙巳朔：三月己巳朔，无乙巳。"乙"当为"己"之误。

【译文】

9 桓玄从江陵出发，担心事情不能成功，时常作向西返回的打算；等到过了寻阳，没有见到朝廷军队，心中十分高兴，将领士兵的气势也振作起来。

庾楷的计划泄露，桓玄囚禁了他。

十八日，下诏派遣齐王司马柔之用驺虞幡来向荆、江二州宣告，让他们停止军事行动；桓玄的前锋杀了司马柔之。司马柔之，是司马宗的儿子。

二十八日，桓玄到达姑孰，命令他的将领冯该等人攻打历阳，襄城太守司马休之环绕城池，严密防守。桓玄的军队切断洞浦的交通，焚烧豫州的船舰。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率领步兵九千人在洞浦岸边摆下阵势，派遣武都太守杨秋驻扎在横江，杨秋向桓玄的军队投降。司马尚之的部众溃散，逃到涂中，桓玄捕获了他。司马休之出城交战失败，放弃城池逃跑。

刘牢之一向憎恨骠骑大将军司马元显，恐怕桓玄灭亡后，司马元显更加骄横放肆，又恐怕自己功名更高，不能为司马元显所容忍；而且自恃有才干有勇气，掌握着强大的军队，想借助桓玄来除掉当政的人，再窥伺桓玄的可乘之机由自己来取代桓玄，所以不肯讨伐桓玄。司马元显日夜酣饮昏醉，委派刘牢之做前锋，刘牢之几次前往司马元显的住处，都不能见面，等到皇帝出来为司马元显饯行，在公众场合与他匆匆相遇而已。

刘牢之驻扎在溧洲，参军刘裕请求攻打桓玄，刘牢之不同意。桓玄派刘牢之的堂舅何穆劝告刘牢之说："自古以来，拥有震撼君主的威名、身负无法再加以赏赐的功劳而能保全自己的人，有谁呢？越国的文种，秦国的白起，汉朝的韩信，都侍奉圣明的君主，为他们竭尽全力，功业完成的时候，还不能免于被诛杀，何况是为凶狠愚蠢的人卖力呢？你现在如果作战得胜，是毁了全族，作战失败，也是毁了全族，难道想这样平安回去吗？不如彻底地改变主张，就可以长久地保住荣华富贵了。古人射中后来成为国君的人的带钩、斩下后来成为国君的人的衣襟的，还不妨碍他成为辅佐大臣，何况我和你没有往日的怨仇呢？"这时，谯王司马尚之已经失败，人心更加恐慌；刘牢之完全采纳了何穆的意见，和桓玄相往来。东海中尉东海人何无忌，是刘牢之的外甥，和刘裕极力规劝，刘牢之不听从。他的儿子骠骑从事中郎刘敬宣规劝说："现在国家衰弱危险，天下的治乱在于您和桓玄，桓玄凭借父亲、叔父的资望，占有整个荆楚，割据了晋国的三分之二，一旦放纵他，让他凌驾于朝廷之上，他的声威名望一旦形成，您恐怕就再难对付他了。董卓那样的变乱，就将发生在现在。"刘牢之发怒说："我哪里会不知道？现在消灭桓玄，易如反掌；但平定桓玄后，让我怎么对付骠骑将军？"三月，乙巳朔日，刘牢之派遣刘敬宣前往桓玄那里请求投降。桓玄暗中想诛杀刘牢之，于是和刘敬宣宴饮，陈列著名的书法绘画和他一同观赏，来安定他的心；刘敬宣不能察觉这一点，桓玄的辅佐官吏没有不相互瞧着而发笑的。桓玄暂时委任刘敬宣为咨议参军。

元显将发，闻玄已至新亭[1]，弃船，退屯国子学，辛未，陈于宣阳门外。军中相惊，言玄已至南桁，元显引兵欲还

宫。玄遣人拔刀随后大呼曰:"放仗!"军人皆崩溃,元显乘马走入东府,唯张法顺一骑随之。元显问计于道子,道子但对之涕泣。玄遣太傅从事中郎毛泰收元显送新亭,缚于舫前而数之;元显曰:"为王诞、张法顺所误耳。"

壬申,复隆安年号。帝遣侍中劳玄于安乐渚[2]。玄入京师,称诏解严。以玄总百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玄以桓伟为荆州刺史,桓谦为尚书左仆射,桓脩为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为江州刺史,卞范之为丹杨尹。

初,玄之举兵,侍中王谧奉诏诣玄,玄亲礼之。及玄辅政,以谧为中书令。谧,导之孙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觊之弟也,玄姊为仲文妻。仲文闻玄克京师,弃郡投玄,玄以为咨议参军。刘迈往见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来邪?"迈曰:"射钩斩袪,并迈为三[3]。"玄悦,以为参军。

癸酉,有司奏会稽王道子酣纵不孝,当弃市,诏徙安成郡;斩元显及东海王彦璋、谯王尚之、庾楷、张法顺、毛泰等于建康市。桓脩为王诞固请,长流岭南[4]。

玄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曰:"始尔,便夺我兵,祸其至矣。"刘敬宣请归谕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劝牢之袭玄,牢之犹豫不决,移屯班渎[5],私告刘裕曰:"今当北就高雅之于广陵,举兵以匡社稷,卿能从我去乎?"裕曰:"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裕当反服还京口耳[6]。"何无忌谓裕曰:"我将何之?"裕曰:"吾观镇北必不免[7],卿

可随我还京口。桓玄若守臣节，当与卿事之；不然，当与卿图之。”

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议据江北以讨玄。参军刘袭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将军往年反王兖州[8]，近日反司马郎君[9]，今复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惧，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为事已泄，为玄所杀，乃率部曲北走，至新洲[10]，缢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广陵。将吏共殡敛牢之，以其丧归丹徒。玄令斲棺斩首[11]，暴尸于市。

【注释】

①新亭：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

②安乐渚：地名，确址不详。

③“并迈”句：刘迈曾当面斥责过桓玄，事见本书第108卷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

④岭南：地名，指大庾岭以南。

⑤班渎：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北。

⑥反服：恢复当初的服装，意为脱下戎装，改换常服。

⑦镇北：指刘牢之，牢之以讨孙恩之功，进号镇北将军。

⑧王兖州：指兖州刺史王恭。

⑨司马郎君：指司马元显。

⑩新洲：地名，今江苏南京市北长江中小岛。

⑪斲（zhuó 着）：砍；削。

【译文】

司马元显将要出发，听说桓玄已经到达新亭，放弃战船，退到国子学驻守，初三，在宣阳门外列阵。军中互相惊扰，说桓玄已经到

达南桁，司马元显率领军队想返回宫中。桓玄派遣军队拔出刀来跟在后面，大声呼吼说："放下武器！"军队全部崩溃，司马元显乘马逃入东府，只有张法顺一人骑马跟随他。司马元显向司马道子询问计策，司马道子只是向他流泪哭泣。桓玄派遣太傅从事中郎毛泰逮捕司马元显，送到新亭，绑在船头而列举他的罪状；司马元显说："我这都是被王诞、张法顺所诖误的呀。"

初四，恢复隆安的年号。皇帝派遣侍中到安乐渚慰劳桓玄。桓玄进入京城，宣称皇帝诏令解除戒严。朝廷委派桓玄总领文武百官，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兼任徐·荆·江三州刺史，加授黄钺。桓玄委派桓伟担任荆州刺史，桓谦担任尚书左仆射，桓脩担任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担任江州刺史，卞范之担任丹杨尹。

当初，桓玄起兵，侍中王谧奉诏令前往桓玄那里，桓玄亲自以礼相待。等到桓玄辅佐朝政，委派王谧担任中书令。王谧，是王导的孙子。新安太守殷仲文，是殷觊的弟弟，桓玄的姐姐是殷仲文的妻子。殷仲文听说桓玄攻下京城，放弃郡中事务投奔桓玄，桓玄委任他为咨议参军。刘迈前去拜见桓玄，桓玄说："你不怕死吗，还敢前来见我？"刘迈说："射中齐桓公带钩的管仲、斩下晋文公衣襟的勃鞮，加上我刘迈共为三人。"桓玄很高兴，委任刘迈为参军。

初五，有关官员举奏会稽王司马道子酣酒放纵、不行孝道，应该斩首示众，朝廷下诏流放他到安成郡；在建康市杀死司马元显和东海王司马彦璋、谯王司马尚之、庾楷、张法顺、毛泰等人。桓脩替王诞极力求情，仅把王诞长久流放到岭南。

桓玄委派刘牢之担任会稽内史。刘牢之说："才刚刚开始，就剥夺我的兵权，灾祸就要到了。"刘敬宣请求回去晓谕刘牢之，让他接受命令，桓玄派遣他返回。刘敬宣劝说刘牢之袭击桓玄，刘牢之犹豫不决，迁到班渎屯驻，私下告诉刘裕说："现在将要向北到广陵同高雅之会合，起兵来匡救国家，你能跟从我前去吗？"刘裕说："将军

率领几万强劲的兵士，听到风声就降服，桓玄刚得势，声威震撼天下，朝野的人心都已失去了，怎么能到达广陵呢？我将脱下戎装，改换常服，回到京口而已。"何无忌对刘裕说："我该到哪里去？"刘裕说："据我看来，镇北将军必定不能免于一死，你可以跟随我回到京口。桓玄如果遵守臣属的节操，我将和你一同为他效力；不然的话，我将和你想方设法对付他。"

这时，刘牢之集合所有僚属将领，商议占据长江以北来讨伐桓玄。参军刘袭说："不能做的事情，没有比反叛更大的。将军前几年反叛王兖州，近日反叛司马郎君，现在又反叛桓公，一个人三次反叛，怎么能够自立于世？"说完之后，很快地退了出去，属吏也大多四散离开。刘牢之畏惧，派刘敬宣到京口迎接家眷，刘敬宣过了约定日期仍没有赶到。刘牢之以为事情已经泄露，刘敬宣被桓玄杀害了，就率领部众向北逃跑，到了新洲，自缢而死。刘敬宣赶到，没有时间哭丧，就渡过长江逃到广陵。将领属吏共同装殓刘牢之，把他的灵柩运回丹徒。桓玄下令砍开棺材，斩下他的首级，把他的尸体扔到街市上示众。

10 大赦，改元大亨。

11 桓玄让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领豫州刺史，总百揆；以琅邪王德文为太宰。

12 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阳，各以子弟为质于秦以求救。秦王兴与之符信，使于关中募兵[1]，得数千人，复还屯彭城间。

13 孙恩寇临海，临海太守辛景击破之，恩所虏三吴男

女，死亡殆尽。恩恐为官军所获，乃赴海死，其党及妓妾从死者以百数，谓之“水仙”。余众数千人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循，谌之曾孙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艺。少时，沙门惠远尝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如何？”太尉玄欲抚安东土，乃以循为永嘉太守[2]。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

14 甲戌，燕大赦。

15 河西王秃发利鹿孤寝疾，遗令以国事授弟傉檀。初，秃发思复鞬爱重傉檀，谓诸子曰：“傉檀器识，非汝曹所及也。”故诸兄不以传子而传于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军国大事皆委于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袭位，更称凉王[3]，改元弘昌，迁于乐都，谥利鹿孤曰康王。

16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辞录尚书事，诏许之；而大政皆就咨焉，小事则决于尚书令桓谦及卞范之。

自隆安以来，中外之人厌于祸乱。及玄初至，黜奸佞，提隽贤，京师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纵逸，政令无常，朋党互起，凌侮朝廷，裁损乘舆供奉之具，帝几不免饥寒，由是众心失望。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十三、四，临海、永嘉殆尽，富室皆衣罗纨，怀金玉，闭门相守饿死。

17 乞伏炽磐自西平逃归苑川[4]，南凉王傉檀归其妻子。乞伏乾归使炽磐入朝于秦，秦主兴以炽磐为兴晋太守。

18 五月，卢循自临海入东阳，太尉玄遣抚军中兵参军刘裕将兵击之，循败，走永嘉。

19 高句丽攻宿军[5]，燕平州刺史慕容归弃城走。

【注释】

①关中：其他版本皆作“关东”，当更合史实。

②永嘉：郡名，治今浙江温州。

③“更称”句：从秃发傉檀称凉王起，史称其国为南凉。

④“乞伏”句：乞伏乾归送乞伏炽磐到西平做人质，见本书第111卷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

⑤宿军：城名，在今辽宁朝阳市东北。

【译文】

10 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亨。

11 桓玄辞让丞相、荆·江·徐三州刺史，改授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兼任豫州刺史，总领文武百官；委派琅邪王司马德文担任太宰。

12 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全都逃奔洛阳，各自派子弟到秦国做人质来请求救援。秦王姚兴给予他们符节凭信，让他们在关中募集兵士，得到几千人，又回到彭城一带驻扎。

13 孙恩进犯临海，临海太守辛景打败了他，孙恩所抢掠的三吴地区的男女老幼，差不多死光了。孙恩担心被官府军队擒获，就跳海自杀，他的党羽以及姬妾歌女跟随他自杀的有几百人，被称为“水仙”。其余的部众几千人，又推举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卢循，是卢谌的曾孙。卢循神采飞扬、高雅脱俗，很有才干。他小的时候，和尚惠远曾经对他说：“你虽然风流儒雅，但心中有不依正道的志向，该怎么办啊？”太尉桓玄想安抚东部地区，于是委派卢循担任永嘉太守。卢循虽然接受了委任，却仍然不断地攻劫掠夺民众。

14 初六，燕国大赦境内。

15 河西王秃发利鹿孤病重，临终命令把国事交给弟弟秃发傉檀。当初，秃发思复鞬喜爱、看重秃发傉檀。对各个儿子说：“秃发傉檀的器量见识，不是你们所赶得上的。”所以几个哥哥不把王位

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秃发利鹿孤在位,垂衣拱手而已,军政大事都交付给秃发傉檀。秃发利鹿孤去世,秃发傉檀继位,改称为凉王,改年号为弘昌,都城迁到乐都,给秃发利鹿孤定谥号为康王。

16 夏,四月,太尉桓玄出京屯驻姑孰,辞让录尚书事,朝廷下诏同意他的请求;但大政方针都要到姑孰向他咨询,小事则由尚书令桓谦和卞范之决定。

自从隆安以来,朝廷内外的人都厌恶祸乱。当桓玄刚到京城时,罢黜奸邪谄佞的人,提升有能力的人才,京城的人都感到高兴,希望能够稍为安定。不久,桓玄骄横奢侈,放纵享乐,政令变化无常,互相结成朋党,欺凌侮辱朝廷,减少供奉皇帝的用品,皇帝几乎不能免于饥饿寒冷,因此,众人心中感到失望。三吴地区发生大饥荒,户口减少一半,会稽减少了十分之三、四,临海、永嘉的人差不多死光,富贵人家都穿着丝绸衣服,怀中揣着金银玉石,关闭大门,在一起活活饿死。

17 乞伏炽磐从西平逃回苑川,南凉王秃发傉檀送回他的妻子儿女。乞伏乾归派乞伏炽磐到秦国朝见,秦国君主姚兴委派乞伏炽磐担任兴晋太守。

18 五月,卢循从临海进入东阳,太尉桓玄派遣抚军中兵参军刘裕率领军队攻打他,卢循战败,逃到永嘉。

19 高句丽攻打宿军,燕国平州刺史慕容归放弃城池逃跑。

20 秦主兴大发诸军,遣义阳公平、尚书右仆射狄伯支等将步骑四万伐魏,兴自将大军继之,以尚书令姚晃辅太子泓守长安,没弈干权镇上邽,广陵公钦权镇洛阳。平攻魏乾壁六十余日,拔之。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顺及豫州

刺史长孙肥将六万骑为前锋，自将大军继发以击之。

21 八月，太尉玄讽朝廷以玄平元显功封豫章公，平殷、杨功封桂阳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升，桂阳封其兄子俊。

22 魏主珪至永安，秦义阳公平遣骁将帅精骑二百觇魏军，长孙肥逆击，尽擒之。平退走，珪追之，乙巳，及于柴壁[1]；平婴城固守，魏军围之。秦王兴将兵四万七千救之，将据天渡运粮以馈平[2]。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为敌所栖，深者为敌所囚。今秦皆犯之，宜及兴未至，遣奇兵先据天渡，柴壁可不战而取也。"珪命增筑重围，内以防平之出，外以拒兴之入。广武将军安同曰："汾东有蒙坑[3]，东西三百余里，蹊径不通。兴来，必从汾西直临柴壁，如此，虏声势相接，重围虽固，不能制也；不如为浮梁，渡汾西，筑围以拒之，虏至，无所施其智力矣。"珪从之。兴至蒲阪，惮魏之强，久乃进兵。甲子，珪帅步骑三万逆击兴于蒙坑之南，斩首千余级，兴退走四十余里，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四据险要，使秦兵不得近柴壁。兴屯汾西，凭壑为垒，束柏材从汾上流纵之，欲以毁浮梁，魏人皆钩取以为薪蒸。

冬，十月，平粮竭矢尽，夜，悉众突西南围求出；兴列兵汾西，举烽鼓噪为应。兴欲平力战突免，平望兴攻围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围。平不得出，计穷，乃帅麾下赴水死，诸将多从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钩捕之，无得免者。执狄伯支及越骑校尉唐小方等四十余人，余众二万余人皆敛手就禽。兴坐视其穷，力不能救，举军恸哭，声震山谷。

数遣使求和于魏，珪不许，乘胜进攻蒲阪，秦晋公绪固守不战，会柔然谋伐魏，珪闻之，戊申，引兵还。

或告太史令晁崇及弟黄门侍郎懿潜召秦兵，珪至晋阳，赐崇、懿死。

23 秦徙河西豪右万余户于长安。

24 太尉玄杀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及谦之从兄朗之、刘袭并袭弟季武，皆刘牢之北府旧将也。袭兄冀州刺史轨邀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等共据山阳[4]，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将军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皆往从之，将奔魏；至陈留南，分为二辈：轨、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寿、长庆、恭奔秦。

魏主珪初闻休之等当来，大喜。后怪其不至，令兖州求访[5]，获其从者，问其故，皆曰："魏朝威声远被，是以休之等咸欲归附；既而闻崔逞被杀[6]，故奔二国。"珪深悔之，自是士人有过，颇见优容。

【注释】

①柴壁：地名，即今山西襄汾西南汾河东岸柴庄。

②天渡：地名，在今山西襄汾西南汾河西岸。

③蒙坑：地名，在今山西襄汾、曲沃二县之间汾河以东。

④山阳：郡名，东晋侨置，治今江苏淮安。

⑤兖州：指兖州刺史长孙肥。

⑥"既而"句：崔逞之死，见本书第111卷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

【译文】

20 秦国君主姚兴大规模调发各地军队，派遣义阳公姚平、尚书

右仆射狄伯支等人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征伐魏国，姚兴自己率领大军跟在后面，委派尚书令姚晃辅助太守姚泓守卫长安，没弈干暂时镇守上邽，广陵公姚钦暂时镇守洛阳。姚平攻打魏国的乾壁六十多天，攻下来了。秋，七月，魏国君主拓跋珪派遣毗陵王拓跋顺和豫州刺史长孙肥，率领六万骑兵充当前锋，自己率领大军随之进发，来反击秦国军队。

21 八月，太尉桓玄暗示朝廷，因桓玄平定司马元显有功封他为豫章公，因平定殷仲堪、杨佺期有功封他为桂阳公，并且原来的封爵南郡公照常保留。桓玄把豫章公封给他的儿子桓升，桂阳公封给他哥哥的儿子桓俊。

22 魏国君主拓跋珪到达永安，秦国义阳公姚平派遣骁勇的将领率领二百名精锐的骑兵侦察魏国军队的虚实，长孙肥迎击，全部擒获了他们。姚平退兵逃跑，拓跋珪追击，初九，在柴壁追上了；姚平环绕城池严密防守；魏国军队把他们团团包围。秦王姚兴率领四万七千兵士前去救援，准备占据天渡，运送粮食供给姚平。魏国博士李先说："兵法书上说：驻扎在高处会被敌人围困，驻扎在低处会被敌人囚禁。现在秦国军队同时犯了这两项错误，应该趁姚兴没有赶到，派遣一支出其不意的部队首先占据天渡，柴壁就可以不交战而夺取了。"拓跋珪命令加筑重重围墙，对内用来防备姚平突围，对外用来阻止姚兴进入。广武将军安同说："汾河的东面有个蒙坑，东西三百多里，没有道路可通。姚兴前来，必定从汾河西面直接到达柴壁，这样，敌人的声势互相接应，重重围墙虽然坚固，也不能制服他们；不知造浮桥，渡到汾河西面，筑起围墙来阻止他们，敌人到达时，就无从施展他们的智慧力量了。"拓跋珪听从了他的建议。姚兴到达蒲阪，害怕魏国的强大，很久才进军。二十八日，拓跋珪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在蒙坑的南面迎击姚兴，斩下首级一千多颗，姚兴后退了四十多里，姚平也不敢出城。拓跋珪于是分别派遣部队占据险要地势，使秦国军队不能接近柴壁。姚兴屯驻在汾河西面，凭借

山谷建起营垒，捆绑柏树从汾河上游流下去，想用它们毁坏浮桥，魏国人却把柏树全部钩起来，用来烧火做饭。

冬，十月，姚平粮食吃光，弓箭用尽，夜晚，所有部众突击西南面的包围圈，想冲出去；姚兴在汾河西里陈列军队，举起烽火，击鼓呐喊，加以呼应。姚兴希望姚平奋力作战，突围脱险，姚平则希望姚兴攻打围墙，接应自己出来，只是互相呼喊应和，没有谁敢逼近围墙。姚平不能突围，计策用尽，就率领部下投水而死，各将领大多跟从姚平投水；拓跋珪命令擅长游泳的人用钩子捕捉他们，没有人能够逃脱。活捉狄伯支和越骑校尉唐小方等四十多人，剩下的兵士二万多人都束手就擒。姚兴眼睁睁地看到他们走投无路，没有力量救助，全军悲伤地哭泣，声音震撼山谷。姚兴多次派遣使者向魏国请求和解，拓跋珪不答应，并乘胜进军攻打蒲阪，秦国晋公姚绪坚固地防守，不出城交战。正巧，柔然谋划征伐魏国，拓跋珪听说后，十三日，率领军队返回。

有人告发太史令晁崇和弟弟黄门侍郎晁懿暗中招引秦国军队，拓跋珪到达晋阳，赐令晁崇、晁懿自杀。

23 秦国把河西豪门大族一万多户迁到长安。

24 太尉桓玄杀死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和竺谦之的堂兄竺朗之、刘袭和刘袭的弟弟刘季武，这些人都是刘牢之北府的旧将领。刘袭的哥哥冀州刺史刘轨邀约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等人共同据守山阳，想起兵攻打桓玄，没有取胜就逃走了。将军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人都前去跟从他们，准备逃往魏国；到达陈留南，分为两路：刘轨、司马休之、刘敬宣逃往南燕，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逃往秦国。

魏国君主拓跋珪起初听说司马休之等人将前来，非常高兴。后来奇怪他们没有来，下令兖州刺史查访原因，抓获他们跟随者，查问原因，都说："魏朝的声威传播到远方，所以司马休之等人都想归附；后来听说崔逞被杀，因之逃往另外二国。"拓跋珪深深地后悔这

件事，从此，士人有了过失，很能受到宽容。

25 南凉王傉檀攻吕隆于姑臧。

26 燕王熙纳故中山尹苻谟二女，长曰娥娥，为贵人，幼曰训英，为贵嫔，贵嫔尤有宠。丁太后怨恚，与兄子尚书信谋废熙立章武公渊；事觉，熙逼丁太后令自杀，葬以后礼，谥曰献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杀渊及信。

辛未，熙畋于北原[1]，右城令高和与尚方兵于后作乱[2]，杀司隶校尉张显，入掠宫殿，取库兵，胁营署，闭门乘城。熙驰还，城上人皆投仗开门，尽诛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27 魏以庾岳为司空。

28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还云中。

柔然可汗社仑闻珪伐秦，自参合陂侵魏，至豺山[3]，及善无北泽[4]，魏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而还。

29 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卫会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鸩道子，杀之。

30 沮渠蒙逊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叛，奔西凉。蒙逊闻之，笑曰："吾待中庸，恩如骨肉，而中庸不我信，但自负耳，孤岂在此一人邪？"乃尽归其孥。

西凉公暠问中庸曰："我如何索嗣[5]？"中庸曰："未可量也。"暠曰："嗣才度若敌我者，我何能于千里之外以长绳绞其颈邪？"中庸曰："智有短长，命有成败。殿下之与索

嗣,得失之理,臣实未之能详。若以身死为负,计行为胜,则公孙瓒岂贤于刘虞邪[46]?"昙默然。

31 袁虔之等至长安,秦王兴问曰:"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晋室衰乱,盗据宰衡,猜忌安忍,刑赏不公,以臣观之,不如其父远矣。玄今已执大柄,其势必将篡逆,正可为他人驱除耳。"兴善之,以虔之为广州刺史。

32 是岁,秦王兴立昭仪张氏为皇后,封子懿、弼、洸、宜、谌、愔、璞、质、逵、裕、国儿皆为公,遣使拜秃发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沮渠蒙逊为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李暠为安西将军、高昌侯。

秦镇远将军赵曜帅众二万西屯金城,建节将军王松恕帅骑助吕隆守姑臧。松恕至魏安,傉檀弟文真击而虏之。傉檀大怒,送松恕还长安,深自陈谢。

【注释】

①北原:地名,即龙城(今辽宁辽阳市)北郊。

②尚方:官名,掌管供应制造帝王所用器物。

③豺山:山名,在今山西右玉县境。

④善无:县名,治今山西右玉东南。

⑤"我如何"句:索嗣之死,见本书第111卷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

⑥"若以"三句:东汉末公孙瓒杀刘虞之事,见本书第60卷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

【译文】

25 南凉王秃发傉檀到姑臧攻打吕隆。

26 燕王慕容熙娶从前中山尹苻谟的两个女儿，大的叫娥娥，做了贵人，小的叫训英，做了贵嫔，贵嫔特别受到宠爱。丁太后怨恨愤怒，和哥哥的儿子尚书丁信策划废黜慕容熙，而拥立章武公慕容渊；事情被发觉，慕容熙逼令丁太后自杀，用皇后的礼仪安葬她，谥号为献幽皇后。十一月，初三，杀死慕容渊和丁信。

初六，慕容熙在北原打猎，石城令高和与尚方令所属兵士在后面作乱，杀死司隶校尉张显，闯入宫殿抢掠，夺取府库的武器，胁迫军营官署，关闭城门，登上城楼。慕容熙快马赶回，城墙上的人都丢下武器，打开城门，杀死全部谋反的人，只有高和逃脱。初九，大赦境内。

27 魏国委派庾岳担任司空。

28 十二月，十七日，魏国君主拓跋珪回到云中。

柔然可汗郁久闾社仑听说拓跋珪征伐秦国，从参合陂侵犯魏国，到达豺山，挨近善无县北部的沼泽，魏国常山王拓跋遵率领一万骑兵追赶他们，没有赶上就返回了。

29 太尉桓玄指派御史杜林护送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到安成，杜林迎合桓玄的意旨，让司马道子喝下毒酒，杀死了他。

30 沮渠蒙逊所委任的西郡太守梁中庸反叛，逃往西凉。沮渠蒙逊听说后，笑着说："我对待梁中庸，恩情如同骨肉，可是梁中庸不相信我，只是他对不起我而已，我哪里在乎他一个人呢？"于是把他的家属全都送走。

西凉公李暠问梁中庸说："我与索嗣相比怎么样？"梁中庸说："不能比较。"李暠说："索嗣的才能谋略如果比得上我，我怎么能在千里以外，用长绳索绞住他的颈脖呢？"梁中庸说："人的智慧有低有高，命运有的注定成功，有的注定失败。殿下和索嗣，成败得失的道理，臣下实在不能弄明白。如果把先行死去的算作才能低下，计

划得逞的算作才能高超，那么，公孙瓒难道比刘虞还要贤能吗？”李暠沉默不语。

31 袁虔之等人到达长安，秦王姚兴问他说：“桓玄的才干谋略，与他父亲相比怎么样？最终能成功吗？”袁虔之说：“桓玄利用晋王室的衰弱混乱，窃居宰相的地位，性格猜忌，行事残忍，刑罚赏赐不公平，据臣下看来，他比他的父亲差远了。桓玄现在已经执掌大权，看他的趋势必定会篡夺皇位、叛逆晋朝的，但那只是为他人篡位扫清道路而已。”姚兴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委派他担任广州刺史。

32 这一年，秦王姚兴立昭仪张氏为皇后，封儿子姚懿、姚弼、姚洸、姚宣、姚谌、姚愔、姚璞、姚质、姚逵、姚裕、姚国儿都为公爵，派遣使者任命秃发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任命沮渠蒙逊为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任命李暠为安西将军、高昌侯。

秦国镇远将军赵曜率领部众二万人向西屯驻金城，建节将军王松忽率领骑兵协助吕隆守卫姑臧。王松忽到达魏安，秃发傉檀的弟弟秃发文真发动攻击，俘获了他。秃发傉檀大怒，把王松忽送回长安，对自己深加谴责，向他一再道歉。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一十三

晋纪三十五　起昭阳单阏，尽阏逢执徐，凡二年

安皇帝戊

元兴二年

1 春，正月，卢循使司马徐道覆寇东阳；二月，辛丑，建武将军刘裕击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2 乙卯，以太尉玄为大将军。

3 丁巳，玄杀冀州刺史孙无终[1]。

4 玄上表请帅诸军扫平关、洛，既而讽朝廷下诏不许，乃云："奉诏故止。"玄初欲饬装，先命作轻舸[2]，载服玩、书画。或问其故。玄曰："兵凶战危，脱有意外，当使轻而易运。"众皆笑之。

5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6 南燕主备德故吏赵融自长安来，始得母兄凶问，备德号恸吐血，因而寝疾。

司隶校尉慕容达谋反，遣牙门皇璆攻端门，殿中帅侯赤眉开门应之[33]；中黄门孙进扶备德逾城匿于进舍。段宏等闻宫中有变，勒兵屯四门。备德入宫，诛赤眉等；达出奔魏。

备德优迁徙之民，使之长复不役；民缘此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以避课役。尚书韩谆请加隐核[34]，备德从之，使谆巡行郡县，得荫户五万八千。

7 泰山贼王始聚众数万，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镇讨禽之。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尔？"始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则崩矣[35]，终不改号！"

8 五月，燕王熙作龙腾苑，方十余里，役徒二万人；筑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

9 秋，七月，戊子，魏主珪北巡，作离宫于豺山。

平原太守和跋奢豪喜名，珪恶而杀之，使其弟毗等就与诀。跋曰："淫北土瘠，可迁水南，勉为生计。"且使之背己，曰："汝何忍视吾之死也？"毗等谕其意，诈称使者，逃入秦。珪怒，灭其家。中垒将军邓渊从弟尚书晖与跋善，或谮诸珪曰："毗之出亡，晖实送之。"珪疑渊知其谋，赐渊死。

【注释】

①“玄杀”句：孙无终是北府旧将，故桓玄杀了他。

②舸(gě 葛)：大船。

③殿中帅：宫廷武官，其职掌如同晋朝的殿中三部督。

④谑(zhuó 茁)。 隐核：审查核实。

⑤“朕则”句：“朕”为皇帝的自称，“崩”为皇帝之死的委婉说法。王始这句话，表明他“终不改号”。

【译文】

晋纪三十五起癸卯(公元 403 年)，止甲辰(公元 404 年)，共二年。

安皇帝戊

元兴二年(癸卯，公元 403 年)

1 春，正月，卢循派司马徐道覆进犯东阳；二月，初八，建武将军刘裕打败徐道覆。徐道覆，是卢循的姐夫。

2 二十二日，朝廷委派太尉桓玄担任大将军。

3 二十四，桓玄杀死冀州刺史孙无终。

4 桓玄上奏章请求率领各军扫平关中、洛阳地区，随之又暗示朝廷下诏书不同意，于是说：“奉行诏令，所以停止北伐。”桓玄起初想整饬行装，先命令建造轻便的大船，装载服饰珍玩、名人书画。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桓玄说：“战争是危险的，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应该使船只轻便，物品容易运输。”大家都为之发笑。

5 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

6 南燕君主慕容备德的旧日部属赵融从长安前来，慕容备德才得知母亲、哥哥死亡的噩耗，他号啕大哭，口吐鲜血，因此卧病不起。

司隶校尉慕容达阴谋造反，派遣牙门皇璆攻打端门，殿中帅侯赤眉开门响应他；中黄门孙进扶着慕容备德翻过城墙，藏在孙进的

房舍中。段宏等人听说有变故，指挥军队把守四面的城门。慕容备德进宫，诛杀了侯赤眉等人；慕容达出城逃到魏国。

慕容备德优待迁徙的民众，让他们长久免除赋税劳役；民众因此不停地冒充迁徙者，有的一百家合为一户，有的一千人共用一个户籍，来躲避赋税劳役。尚书韩谆请求加以审查核实，慕容备德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韩谆到各个郡县巡视，查出荫附于别人户籍下的人五万八千户。

7 泰山贼寇王始聚集部众几万人，自称为太平皇帝，设置公卿官署；南燕桂林王慕容镇前往讨伐，擒获了他。临刑前，有人问他的父亲和兄弟在什么地方。王始说："太上皇在外流亡，征东将军、征西将军被乱军杀害了。"他的妻子对他发怒说："你正是由于这张嘴巴而被杀，为什么现在还这样说话？"王始说："皇后不知道，自古以来哪里有不灭亡的国家，朕是驾崩了，但绝不改变名号！"

8 五月，燕王慕容熙建造龙腾苑，方圆十多里，服劳役的二万人；在苑内堆筑景云山，地基有五百步，山峰高达十七丈。

9 秋，七月，二十七日，魏国君主拓跋珪向北巡视，在豺山建造离宫。

平原太守和跋奢侈骄横，喜好虚名，拓跋珪心中厌恶，要杀了他，行刑前，让他的弟弟和毗等人去和他诀别。和跋说："滱水以北土地贫瘠，可以迁到滱水以南，可以勉强维持生计。"并且让和毗等人背对着自己，说："你们怎么忍心看着我死呢？"和毗等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假称为使者，逃到秦国。拓跋珪发怒，诛灭了他们的家族。中垒将军邓渊的堂弟尚书邓晖同和跋友好，有人向拓跋珪诬陷邓晖说："和毗逃跑时，邓晖送了他。"拓跋珪怀疑邓渊知道他们的计谋，赐令邓渊自杀。

10 南凉王傉檀及沮渠蒙逊互出兵攻吕隆，隆患之。秦之谋臣言于秦王兴曰："隆藉先世之资，专制河外，今虽饥窘，尚能自支，若将来丰赡，终不为吾有。凉州险绝，土田饶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兴乃遣使征吕超入侍。隆念姑臧终无以自存，乃因超请迎于秦。兴遣尚书左仆射齐难、镇西将军姚洁、左贤王乞伏乾归、镇远将军赵曜帅步骑四万迎隆于河西，南凉王傉檀摄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齐难等至姑臧，隆素车白马迎于道旁。隆劝难击沮渠蒙逊，蒙逊使臧莫孩拒之，败其前军。难乃与蒙逊结盟；蒙逊遣弟挐入贡于秦。难以司马王尚行凉州刺史，配兵三千镇姑臧，以将军阎松为仓松太守[1]，郭将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属及民万户于长安。兴以隆为散骑常侍，超为安定太守，自余文武随才擢叙。

初，郭磨常言"代吕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详，后推王乞基[2]；及隆东迁，王尚卒代之。磨从乞伏乾归降秦，以为灭秦者晋也，遂来奔，秦人追得，杀之。

沮渠蒙逊伯父中田护军亲信、临松太守孔笃[3]，皆骄恣为民患，蒙逊曰："乱吾法者，二伯父也。"皆逼之使自杀。

秦遣使者梁构至张掖，蒙逊问曰："秃发傉檀为公而身为侯[4]，何也？"构曰："傉檀凶狡，款诚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虚名羁縻之。将军忠贯白日，当入赞帝室，岂可以不信相待也？圣朝爵必称功，如尹纬、姚晃，佐命之臣，齐难、徐洛，一时猛将，爵皆不过侯伯，将军何以先之乎？昔窦融殷

勤固让,不欲居旧臣之右⑤,不意将军忽有此问!"蒙逊曰:"朝廷何不即封张掖而更远封西海邪?"构曰:"张掖,将军已自有之,所以远授西海者,欲广大将军之国耳。"蒙逊悦,乃受命。

11 荆州刺史桓伟卒,大将军玄以桓脩代之。从事中郎曹靖之说玄曰:"谦、脩兄弟专据内外,权势太重。"玄乃以南郡相桓石康为荆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12 刘裕破卢循于永嘉,追至晋安⑥,屡破之,循浮海南走。

何无忌潜诣裕,劝裕于山阴起兵讨桓玄。裕谋于上虞孔靖,靖曰:"山阴去都道远,举事难成;且玄未篡位,不如待其已篡,于京口图之。"裕从之。靖,愉之孙也。

【注释】

①仓松:郡名,治今甘肃武威东南。

②"前推"二句:推举王详、王乞基之事,见本书第109卷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

③中田护军:将领名,起初当为吕光所置;镇守地点在临松(今甘肃南裕回族自治县东南)。

④"秃发"句:分封爵号之事见本书第112卷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身:自称用语。

⑤"不欲"句:东汉初窦融不愿位居旧臣之上,见本书第43卷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

⑥晋安:郡名,治今福建福州。

【译文】

10 南凉王秃发傉檀和沮渠蒙逊互相出兵攻打吕隆,吕隆很担

忧。秦国的谋士向秦王姚兴进言说："吕隆凭借先代资业，控制河西，现在虽然饥荒窘迫，还能独力维持，如果将来富足了，终究不会归属于我们。凉州地势险要隔绝，土地富饶肥沃，不如利用他们的危难处境而夺取过来。"姚兴于是派遣使者征召吕超入京侍奉。吕隆考虑到姑臧终究无法独力存在，就通过吕超请求秦国军队来迎接。姚兴派遣尚书左仆射齐难、镇西将军姚诘、左贤王乞伏乾归、镇远将军赵曜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到河西迎接吕隆，南凉王秃发傉檀撤退昌松、魏安两个据点的军队，来避让他们。八月，齐难等人到达姑臧，吕隆坐着白马拉动的没有彩饰的车子，在路旁迎接。吕隆劝齐难攻打沮渠蒙逊，沮渠蒙逊派臧莫孩抵御，打败了齐难的先头部队。齐难于是和沮渠蒙逊缔结盟约；沮渠蒙逊派遣弟弟沮渠挐到秦国呈献贡品。齐难委派司马王尚代理凉州刺史，配备给他三千兵，镇守姑臧，委派将军阎松担任仓松太守，郭将担任番禾太守，分别守卫两座城池，迁徙吕隆的宗族、僚属和民众一万户到长安。姚兴委派吕隆担任散骑常侍，吕超担任安定太守，其余的文武官员都依据他们的才能提拔任用。

当初，郭磨曾经说："代替吕氏的是王氏"，所以他起兵时，先推举王详，后推举王乞基；等到吕隆迁到东方，王尚终于取代了吕氏。郭磨跟从乞伏乾归投降秦国，认为灭亡秦国的是晋国，于是前去投奔晋国，秦国人追上他把他杀了。

沮渠蒙逊的伯父中田护军沮渠亲信、临松太守沮渠孔笃，都骄横放纵，成为民众的祸患，沮渠蒙逊说："扰乱我的法度的，就是两位伯父。"逼令二人都自杀了。

秦国派遣使者梁构到达张掖，沮渠蒙逊问他说："秃发傉檀被封为公，我却仅封为侯，是为什么？"梁构说："秃发傉檀凶恶狡诈，没有明显的诚心，所以朝廷用尊贵的爵位和空虚的名称来笼络他。将军的忠诚与日月争辉，应该到朝廷辅佐政事，怎么能以不信任的心态对待呢？圣明的朝廷授予爵位，必定要和功劳相称，比如尹纬、

姚晃，是辅佐君主建国的臣子，齐难、徐洛，是当代的勇猛将领，爵位都不超过侯伯，将军为什么要居于他们前面呢？从前，窦融态度诚恳，坚决推让，不想位居旧日臣属之上，没有想到将军忽然间有这样一个提问！"沮渠蒙逊说："朝廷为什么不就近将张掖封给我，而另外将遥远的西海封给我呢？"梁构说："张掖，将军已经拥有了，之所以将遥远的西海授予你，是想扩大将军的封国而已。"沮渠蒙逊很高兴，于是接受任命。

11 荆州刺史桓伟去世，大将军桓玄委派桓脩接替他。从事中郎曹靖之劝桓玄说："桓谦、桓脩兄弟独掌内外事务，权势太重。"桓玄于是委派南郡相桓石康担任荆州刺史。桓石康，是桓豁的儿子。

12 刘裕在永嘉打败卢循，追赶到晋安，多次打败他，卢循渡海向南逃走。

何无忌秘密前往刘裕那里，劝说刘裕在山阴起兵来讨伐桓玄。刘裕同当地豪杰孔靖商议，孔靖说："山阴离都城道途遥远，起事难以成功；而且桓玄还没有篡位，不如等桓玄篡位之后，在京口起兵讨伐他。"刘裕听从了孔靖的建议。孔靖，是孔愉的孙子。

13 九月，魏主珪如南平城[1]，规度滏南，将建新都。

14 侍中殷仲文、散骑常侍卞范之劝大将军玄早受禅，阴撰九锡文及册命。以桓谦为侍中、开府、录尚书事，王谧为中书监，领司徒，桓胤为中书令，加桓脩抚军大将军。胤，沖之孙也。丙子，册命玄为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楚王，加九锡，楚国置丞相以下官。

桓谦私问彭城内史刘裕曰："楚王勋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谓宜有揖让，卿以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

子[2]，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谦喜曰：“卿谓之可及可耳。”

新野人庾仄，殷仲堪之党也，闻桓伟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袭雍州刺史冯该于襄阳，走之。仄有众七千，设坛，祭七庙，云“欲讨桓玄”，江陵震动。石康至州，发兵攻襄阳，仄败，奔秦。

15 高雅之表南燕主备德，请伐桓玄曰：“纵未能廓清吴、会，亦可收江北之地。”中书侍郎韩范亦上疏曰：“今晋室衰乱，江、淮南北，户口无几，戎马单弱。重以桓玄悖逆，上下离心；以陛下神武，发步骑一万临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敌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时不取，彼之豪杰诛灭桓玄，更脩德政，岂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无望矣。”备德曰：“朕以旧邦覆没，欲先定中原，乃平荡荆、扬，故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议之。”因讲武城西，步卒三十七万人，骑五万三千匹，车万七千乘。公卿皆以为玄新得志，未可图，乃止。

16 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请归藩，使帝作手诏固留之。又诈言钱塘临平湖开[3]，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贺，用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4]，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5]。又欲废钱用谷、帛及复肉刑[6]，制作纷纭，志无一定，变更回复，卒无所施行。性复贪鄙，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爱珠玉，未尝离手。

【注释】

①南平城:城名,在今山西应县西南。

②宣武:桓温的谥号。

③临平湖:湖名,在今浙江余杭南。自东汉末年以来,临平湖时常淤塞。当地长老有"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之说(详见本书第80卷晋武帝咸宁二年,即公元276年),故桓玄用"此湖开"来作为登基的祥瑞。

④西朝:西方的朝廷,指西晋。东晋立国江南,以洛阳在建康的西方,故称西晋为"西朝"。

⑤充隐:本来不是隐士却用来充数,故称为"充隐"。

⑥肉刑:残害肉体的刑罚,如刺脸、割鼻、剁脚、破坏生殖器官之类。

【译文】

13 九月,魏国君主拓跋珪前往南平城,在滏水以南考察规划,准备建立新的都城。

14 侍中殷仲文、散骑常侍卞范之劝说桓玄早日接受禅让,暗中撰写出加赐尊礼大臣九种器物的文告和诏令。朝廷委派桓谦担任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王谧担任中书监,代理司徒,桓胤担任中书令,加授桓脩为抚军大将军。桓胤,是桓冲的孙子。十六日,朝廷下诏委任桓玄为相国,总领文武官员,分封十个郡,爵号为楚王,加赐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楚国设置丞相以下官员。

桓谦私下里询问彭城内史刘裕说:"楚王功勋卓著,德望崇高,朝廷中的舆论,都认为应该举行禅让大典,你认为怎么样?"刘裕说:"楚王,是宣武公的儿子,功勋德望当今无人可比,晋王室衰微,民众的愿望早已改变,乘着时运,接受禅让,取代尊位,有什么不可以?"桓谦高兴地说:"您说可以,那就一定可以了。"

新野人庾仄,是殷仲堪的党羽,听说桓伟死了,桓石康还没到任,于是起兵,到襄阳袭击雍州刺史冯该,赶走了他。庾仄有部众七千人,设立祭坛,祭祀晋王室七代祖庙,宣扬说"准备讨伐桓玄",江陵为之震动。桓石康到任,调动军队攻打襄阳,庾仄失败,投奔秦

国。

15 高雅之上奏章给南燕君主慕容备德，请求征伐桓玄，说："即使不能平定吴郡、会稽地区，也可以占据长江以北的土地。"中书侍郎韩范也上奏章说："现在晋王室衰弱混乱，长江、淮河南北，户口没有多少，军事力量薄弱。加上桓玄犯上作乱，上下离心离德；凭着陛下的神明英武，调发步兵骑兵一万人前往，他们必然土崩瓦解，兵士溃散一空。得到了晋国土地，秦国、魏国就不再是我们的对手；开拓疆域，建立功业，就在现在。失去时机不去夺取，一旦他们当中的豪杰诛灭桓玄，再推行德政，岂只是建康不能得到，长江以北的土地也没有希望夺取了。"慕容备德说："我因旧日的国土丧失，想要首先平定中原，然后再扫荡平定荆州、扬州，所以没有向南征伐。现命令公卿大臣商议这件事。"于是，在城西操练军队，共有步兵三十七万人，战马五万三千匹，战车一万七千乘。公卿大臣都认为刚刚实现愿望，不能打他的主意，就决定停止出兵。

16 冬，十月，楚王桓玄上奏章请求回到封国，然后让皇帝亲手写诏书坚决挽留他。又诈称钱塘临平湖忽然开通，江州降下甘美的雨露，让文武官员齐集庆贺，作为自己接受天命的祥瑞。又认为前代都有隐士，对自己的时代唯独没有感到羞愧，访查到西晋时的隐士安定人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供给他物资费用，让他到山林隐居；征召他为著作郎，指使他坚决推辞不就任，然后再下诏表彰礼敬，称他为"高士"。当时人却称他为"充隐"。桓玄又想废去钱币，以谷粟、布帛做货物流通的工具，还想恢复肉刑，制度纷乱，没有固定的准则，来回不停地变更，结果都不能施行。他的禀性也很贪婪卑鄙，如有名家书法、名家绘画作品以及美好的花园住宅，必定假借摴蒱之类赌博手段夺取过来；尤其喜爱珍珠璧玉，这些东西从来没有离过手。

17 乙卯，魏主珪立其子嗣为齐王，加位相国；绍为清河王，加征南大将军；熙为阳平王，曜为河南王。

18 丁巳，魏将军伊谓帅骑二万袭高车余种袁纥、乌频；十一月，庚午，大破之。

19 诏楚王玄行天子礼乐，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丁丑，卞范之为禅诏，使临川王宝逼帝书之。宝，晞之曾孙也。庚辰，帝临轩，遣兼太保、领司徒王谧奉玺绶，禅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宫；癸未，迁太庙神主于琅邪国[1]，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诣姑孰劝进。十二月，庚寅朔，玄筑坛于九井山北[2]，壬辰，即皇帝位。册文多非薄晋室，或谏之，玄曰："揖让之文，正可陈之于下民耳，岂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县封帝为平固王[3]，降何后为零陵县君，琅邪王德文为石阳县公，武陵王遵为彭泽县侯；追尊父温为宣武皇帝，庙号太祖，南康公主为宣皇后，封子升为豫章王；以会稽内史王愉为尚书仆射，愉子相国左长史绥为中书令。绥，桓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宫，登御坐而床忽陷，群下失色。殷仲文曰："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梁王珍之国臣孔朴奉珍之奔寿阳。珍之，晞之曾孙也。

20 戊申，燕王熙尊燕王垂之贵嫔段氏为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4]。己酉，立苻贵嫔为皇后，大赦。

21 辛亥，桓玄迁帝于寻阳。

22 燕以卫尉悦真为青州刺史，镇新城；光禄大夫卫驹为并州刺史，镇凡城。

23 癸丑，纳桓温神主于太庙。桓玄临听讼观阅囚徒，罪无轻重，多得原放；有干舆乞者，时或恤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24 是岁，魏主珪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为差；然法度草创，多不稽古。

【注释】

①琅邪国：封国名。琅邪本在今山东临沂北。永嘉之乱后，琅邪国人随晋元帝司马睿过江者一千多户，太兴二年（公元320年），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邪相而无实土。成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桓温兼任琅邪太守，求割江乘县境立郡（治今江苏句容北），始有实土。

②九井山：山名，在今安徽当涂南。

③南康：郡名，治今江西赣州市西南。　平固：县名，治今江西兴国南。

④慈母：对母亲的尊称。古礼中，也称抚育自己成长的庶母或保母为慈母。

⑤听讼观：听理诉讼之所。本名平望观，魏明帝因刑狱事关重大，当审理大案时，时常前往观听，故在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改名为听讼观。东晋仿照曹魏西晋洛阳成规，也建有听讼观。

【译文】

17 二十五日，魏国君主拓跋珪立他的儿子拓跋嗣为齐王，擢升为相国；拓跋绍为清河王，加授征南大将军；拓跋熙为阳平王；拓跋曜为河南王。

18 二十七日，魏国将军伊谓率领二万骑兵袭击高车残余的袁纥、乌频部落；十一月，十一日，把他们打得大败。

19 朝廷诏令楚王桓玄使用天子的礼仪音乐，妃子称为王后，世子称为太子。十八日，卞范之撰写禅让诏书，让临川王司马宝逼迫皇帝书写。司马宝，是司马晞的曾孙。二十一日，皇帝到殿前，派遣

兼太保、代理司徒王谧奉上玉玺印绶，禅位给楚王；二十三日，皇帝搬出皇宫，住进永安宫；二十四日，把太庙中的牌位迁到琅邪国，穆章何皇后和琅邪王司马德文都迁到司徒府居住。文武官员前往姑孰劝桓玄登位。十二月，初一，桓玄在九井山北兴筑祭坛，初三，登上皇帝位。册文中时晋王室有很多非议蔑视的言辞，有人加以规劝，桓玄说："揖让谦逊的言辞，只可以向普通民众陈述而已，怎么可以用来欺骗上帝呢？"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始；以南康郡的平固县分封皇帝为平固王，降何皇后名号为零陵县君，琅邪王司马德文降封为石阳县公，武陵王司马遵降封为彭泽县侯；追尊父亲桓温为宣武皇帝，庙号为太祖，南康公主为宣皇后，封儿子桓升为豫章王；委派会稽内史王愉担任尚书仆射，委派王愉的儿子相国左长史王绥担任中书令。王绥，是桓氏的外甥。初九，桓玄进入建康宫廷，登上皇帝宝座，坐床却突然下陷，臣属们大惊失色。殷仲文说："这当是因为圣上的德行太深厚，大地不能承载。"桓玄非常高兴。梁王司马珍之封国中的臣属孔朴，陪同司马珍之逃往寿阳。司马珍之，是司马晞的曾孙。

20 十九日，燕王慕容熙尊奉燕国君主慕容垂的贵嫔段氏为皇太后。段氏，是慕容熙的母亲。二十日，立苻贵嫔为皇后，大赦境内。

21 二十二日，桓玄把皇帝迁到寻阳。

22 燕国委派卫尉悦真担任青州刺史，镇守新城；光禄大夫卫驹担任并州刺史，镇守凡城。

23 二十四日，把桓温的牌位安放到太庙。桓玄前往听讼观审问囚徒，罪行不分轻重，大多被宽恕释放；有人拦住他的车驾乞讨，他有时也给以周济。他就是这样地好行小恩小惠。

24 这一年，魏国君主拓跋珪开始命令有关官员制定衣帽服饰的标准，以官阶高低划分等级；可是法度刚刚创立，大多不能因循古代制度。

三 年

1春，正月，桓玄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刘氏，乔之曾孙也。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显，不复追尊立庙。散骑常侍徐广曰："'敬其父则子悦[1]'，请依故事立七庙。"玄曰："礼，太祖东向，左昭右穆[2]。晋立七庙，宣帝不得正东向之位，何足法也？"秘书监卞承之谓广曰："若宗庙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长矣。"广，邈之弟也。

玄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涛水入石头，流杀人甚多，讙哗震天[3]。玄闻之惧，曰："奴辈作矣！"

玄性苛细，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体，或片辞之谬，必加纠擿[4]，以示聪明。尚书答诏误书"春蒐"为"春菟"[5]，自左丞王纳之以下，凡所共署，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6]，诏令纷纭，有司奉答不暇；而纪纲不治，奏案停积，不能知也。又性好游畋；或一日数出。迁居东宫，更缮宫室，土木并兴，督迫严促，朝野骚然，思乱者众。

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骑常侍、左将军。璩执留玄使，不受其命。璩，宝之孙也。玄以桓希为梁州刺史，分命诸将戍三巴以备之[7]。璩传檄远近，列玄罪状，遣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击破希等，仍帅众进屯白帝[8]。

刘裕从徐·兖二州刺史、安成王桓脩入朝。玄谓王谧曰："裕风骨不常，盖人杰也。"每游集，必引接殷勤，赠赐甚厚。玄后刘氏，有智鉴，谓玄曰："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荡中原，

非裕莫可用者;俟关、河平定,然后别议之耳。"

玄以桓弘为青州刺史,镇广陵;刁逵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弘,脩之弟;逵,彝之子也。

刘裕与何无忌同舟还京口,密谋兴复晋室。刘迈弟毅家于京口,亦与无忌谋讨玄。无忌曰:"桓氏强盛,其可图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苟为失道,虽强易弱,正患事主难得耳。"无忌曰:"天下草泽之中非无英雄也。"毅曰:"所见唯有刘下邳⑨。"无忌笑而不答,还以告裕,遂与毅定谋。

【注释】

①"敬其"句:《孝经》所载孔子之语,大意为"尊敬做父亲的,他的儿子自然高兴"。

②左昭右穆:按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墓地的辈份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为"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的右方,称为"穆"。

③讙(huān 欢):喧哗。

④擿(tī 剔):挑剔、揭发。

⑤春蒐:古代帝王春时的射猎。

⑥"或手注"句:直官,值勤的官员;令史,低层官史,通常由尚书令仆署用。桓玄亲自安排值勤官员和令史,可见其"苟细"。

⑦三巴:地名,东汉末益州牧刘璋分巴郡为巴、永宁、固陵三郡,后又改为巴西、巴、巴东三郡,合称三巴。

⑧白帝:城名,在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山上。

⑨刘下邳:指刘裕。裕兼任下邳太守,故有此称。

【译文】

三年(甲辰,公元404年)

1春，正月，桓玄立他的妻子刘氏为皇后。刘氏，是刘乔的曾孙。桓玄因他的祖父桓彝以上的前辈名声地位不显要，没有再追尊立庙。散骑常侍徐广说："'尊敬做父亲的，他的儿子自然就高兴'，请求依照旧例建立七代祭庙。"桓玄说："按礼制，太祖祭庙面向东方，左边三昭，右边三穆。晋朝建立七代祭庙，宣帝不能处于面向正东方的位置，哪里值得效法呢？"秘书监卞承之对徐广说："如果宗庙的祭祀真的不能推及到祖先，可以知道楚国的时运不会长久。"徐广，是徐邈的弟弟。

桓玄自从即位后，心里时常不安宁。二月，初一，夜晚，长江的波涛涌进石头城，被卷走淹死的人非常多，喧哗的声音震动天地。桓玄听说后恐惧不已，说："奴才们要造反了！"

桓玄禀性苛刻琐碎，喜好自我炫耀。主管官员上奏政事，有的一个字上下偏旁不合规范，有的个别文辞不妥当，他必定要纠正、挑剔，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尚书回答诏书，把"春蒐"误写成"春菟"，自左丞王纳之以下官吏，凡是经手过这件事的，都被降职。有时候亲自安排入宫值勤的官员，有时候亲自署用令史。诏令杂乱，主管官员回答都来不及；可是朝廷纲纪不能树立，上奏的文书积压，也不知道。他又生性喜爱游远打猎，有时候一天也去几次。迁到东宫中居住，另外修缮宫室，土木工程同时进行，督促严厉，时间紧迫，朝野人士动乱不安，想要作乱的人非常多。

桓玄派遣使者加授益州刺史毛璩为散骑常侍、左将军。毛璩扣留桓玄的使者，不接受委任。毛璩，是毛宝的孙子。桓玄委派桓希担任梁州刺史，分别命令各将领戍守三巴来戒备毛璩。毛璩向远近传送檄文，列举桓玄的罪状，派遣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打败桓希等人，随之率领部众进驻白帝城。

刘裕跟从徐·兖二州刺史、安成王桓脩进京朝见。桓玄对王谧说："刘裕的风度骨气不同凡响，大概是个杰出的人才。"每次游远集会，必定殷勤地接待，赠送赏赐十分丰厚。桓玄的皇后刘氏，有智

谋和鉴识能力,对桓玄说:"刘裕走路的姿势像蛟龙猛虎,双目有神不像一般的人,恐怕终究不会处于他人之下,不如早日除掉他。"桓玄说:"我正要平定中原,除了刘裕没有可以使用的人;等到关中、黄河一带平定后,然后再商议这件事。"

桓玄委派桓弘担任青州刺史,镇守广陵;委派刁逵担任豫州刺史,镇守历阳。桓弘,是桓脩的弟弟;刁逵,是刁彝的儿子。

刘裕和何无忌同船回到京口,秘密谋划复兴晋王室。刘迈的弟弟刘毅家在京口,也和何无忌谋划讨伐桓玄。何无忌说:"桓氏强盛,可以讨伐吗?"刘毅说:"天下的力量,自然有强弱的分别;如果失去正道,即使强大也容易变得弱小,值得担忧的只是带头的人难以找到而已。"何无忌说:"天下荒野之中,不是没有英雄的。"刘毅说:"我所见到的,只有刘下邳而已。"何无忌微笑而没加以回答,回去后告诉了刘裕,刘裕于是和刘裕制定出讨伐桓玄的谋略。

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来奔,朝廷以元德为弘农太守。仲德见桓玄称帝,谓人曰:"自古革命诚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

平昌孟昶为青州主簿,桓弘使昶至建康,玄见而悦之,谓刘迈曰:"素士中得一尚书郎[1],卿与其州里[2],宜相识否?"迈素与昶不善,对曰:"臣在京口,不闻昶有异能,唯闻父子纷纷更相赠诗耳。"玄笑而止。昶闻而恨之。既还京口,裕谓昶曰:"草间当有英雄起,卿颇闻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谁,正当是卿耳。"

于是裕、毅、无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规、任城魏

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民、河内太守陇西辛扈兴、振威将军东莞童厚之，相与合谋起兵。道规为桓弘中兵参军，裕使毅就道规及昶于江北，共杀弘，据广陵；长民为刁逵参军，使长民杀逵，据历阳；元德、扈兴、厚之在建康，使之聚众攻玄为内应，刻期齐发。

孟昶妻周氏富于财，昶谓之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使我一生沦陷，我决当作贼。卿幸早离绝，脱得富贵，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能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3]，义无归志也。"昶怅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观君举措，非谋及妇人者，不过欲得财物耳。"因指怀中儿示之曰："此而可卖，亦当不惜。"遂倾赀以给之。昶弟颢妻，周氏之从妹也，周氏给之曰："昨夜梦殊不详，门内绛色物宜悉取以为厌胜[4]。"妹信而与之，遂尽缝以为军士袍。

何无忌夜于屏风里草檄文，其母，刘牢之姊也，登橙密窥之[5]，泣曰："吾不及东海吕母明矣[6]。汝能如此，吾复何恨！"问所与同谋者，曰："刘裕。"母尤喜，因为言玄必败、举事必成之理以劝之。

乙卯，裕托以游猎，与无忌收合徒众，得百余人。丙辰，诘旦，京口城开，无忌著传诏服，称敕使[7]，居前，徒众随之齐入，即斩桓脩以徇。脩司马刁弘帅文武佐吏来赴，裕登城，谓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舆返正于寻阳[8]，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矣[9]。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弘等信之，收众而退。

【注释】

①素士:寒素的士人。

②"卿与"句:孟昶为青州平昌郡人,刘迈为徐州彭城郡人,但二人都侨居京口,故桓玄称二人为"州里"。

③"当于"句:奚官,官署名,掌管守宫人疾病、罪罚、丧葬等事,多以罪犯从坐的男女家属担任。 大家(gū 姑):此处为妇女对丈夫的母亲的称呼。全句意为如果何无忌起兵失败,她被迫沦为官婢,也当在奚官中奉养婆母。

④"门内"句:绛色物,深红色的物品,代指红布;厌胜,用迷信的方法抵制压服将来可能出现的灾殃。

⑤橙(dèng 邓):坐具,同"凳"。

⑥"吾不及"句:东海人吕母,曾起兵反抗王莽政权,详见本书第38卷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

⑦敕使:皇帝的使者。

⑧"郭江州"句:郭江州,指江州刺史郭昶之。返正,意为废而复立。当时,晋安帝被迁在寻阳,刘裕故意制造安帝已复位的舆论,来哄骗刁弘等人。

⑨大航:桥名,即朱雀航,在今江苏南京市镇淮桥东,跨秦淮河上。

【译文】

当初,太原人王元德和弟弟王仲德为苻氏起兵,攻打燕国君主慕容垂,没有成功,前来投奔晋国,朝廷委派王元德为弘农太守。王仲德看到桓玄自称皇帝,对别人说:"自古以来改朝换代,拥有天下的的确不只是一个家族,但是,现在起来称帝的恐怕不能够成就大事。"

平昌人孟昶担任青州主簿,桓弘派孟昶到建康,桓玄见到后很喜欢他,对刘迈说:"在寒素的士人中我得到了一个尚书郎,你和他同州里,认识他吗?"刘迈一向和孟昶合不来,回答说:"臣下在京口,没有听说孟昶有突出的才能,只听说他父子之间时常写诗相赠而已。"桓玄发笑,因而打消起用孟昶的念头。孟昶听说后,心中憎恨刘迈。回到京口后,刘裕对孟昶说:"荒野之中将有英雄豪杰起

兵，你听到了一些消息吗？"孟昶说："现在的英雄豪杰有谁？只会是你自己！"

于是，刘裕、刘毅、何无忌、王元德、王仲德、孟昶和刘裕的弟弟刘道规、任城人魏咏之、高平人檀凭之、琅邪人诸葛长民、河内太守陇西人辛扈兴、振威将军东莞人童厚之，互相联络在一起商议起兵。刘道规是桓弘的中兵参军，刘裕命刘毅到长江以北同刘道规和孟昶会合，一同杀掉桓弘，占据广陵；诸葛长民是刁逵的参军，刘裕命诸葛长民杀掉刁逵，占据历阳；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在建康，刘裕命他们聚集部众攻打桓玄，作为内应，约定时间，同时发动。

孟昶的妻子周氏很有钱财，孟昶对她说："刘迈在桓公面前诋毁我，使我一生的前途都毁了，我已决心造反。希望你同我早日断绝夫妻关系，如果我能侥幸获得富贵，再迎娶你也不算晚。"周氏说："你的父母还健在，你想实现不同寻常的谋略，岂是我一个妇人所能劝阻的！如果事情不成功，我将在奚官中奉养婆母，按道义我没有回娘家的道理。"孟昶惆怅迷惘，过了很久才起身。周氏追出来，让孟昶回到座位上，说："看你的举动，不是来同妇人商议大事的样子，不过想得到财物而已。"随之指着怀中的儿子对他说："这个孩子如果可以卖钱，也在所不惜。"于是拿出全部财产交给孟昶。孟昶的弟弟孟颢的妻子，是周氏的堂妹，周氏哄骗她说："昨天夜晚做了个梦，十分不吉利，你家里所有深红色的东西，应该全取出来禳除灾殃。"堂妹相信了周氏的话，把红布都取出来给她，她就全部缝成军士的战袍。

何无忌夜晚在屏风里面草拟檄文，他的母亲，是刘牢之的姐姐，踏到凳子上暗中偷看，哭着说："我赶不上东海人吕母，是很显明的。但你能这样做，我还有什么遗憾？"询问一同起事的人还有谁，何无忌说："有刘裕。"母亲非常高兴，于是和他分析桓玄必定失败、起事必定成功的道理，来激励他。

二十七日，刘裕假称游玩打猎，和何无忌集合部众，得到一百

多人。二十八日，清晨，京口城门刚打开，何无忌穿着传达诏令的衣服，自称敕使，走在前面，部众跟着他一齐进城，立即杀死桓脩，用来示众。桓脩的司马刁弘率领文武僚属前来赴难，刘裕登上城墙，对他们说："郭江州已经在寻阳拥戴皇帝复位，我们都接到秘密的诏书，诛杀叛逆的党羽，现在，贼寇桓玄的首级，恐怕已挂在大航示众了。各位难道不是大晋的臣属吗？现在前来想干什么？"刁弘等人相信了他的话，召集部众返回。

裕问无忌曰："今急须一府主簿，何由得之？"无忌曰："无过刘道民。"道民者，东莞刘穆之也。裕曰："吾亦识之。"即驰信召焉。时穆之闻京口谨噪声，晨起，出陌头，属与信会。穆之直视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坏布裳为袴[1]，往见裕。裕曰："始举大义，方造艰难，须一军吏甚急，卿谁堪其选？"穆之曰："贵府始建，军吏实须其才，仓猝之际，略当无见逾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济矣。"即于坐署主簿。

孟昶劝桓弘其日出猎，天未明，开门出猎人；昶与刘毅、刘道规帅壮士数十人直入，弘方啖粥[2]，即斩之，因收众济江。裕使毅诛刁弘。

先是，裕遣同谋周安穆入建康报刘迈，迈虽酬许，意甚惶惧；安穆虑事泄，乃驰归。玄以迈为竟陵太守，迈欲亟之郡，是夜，玄与迈书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迈谓玄已知其谋，晨起，白之。玄大惊，封迈为重安

侯。既而嫌迈不执安穆，使得逃去，乃杀之，悉诛元德、扈兴、厚之等。

众推刘裕为盟主，总督徐州事，以孟昶为长史，守京口，檀凭之为司马。彭城人应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刘钟统之。丁巳，裕帅二州之众千七百人[3]，军于竹里[1]，移檄远近，声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于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帅部曲保据石头，扬武将军诸葛长民已据历阳。

玄移还上宫，召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扬州刺史新野王桓谦征讨都督，以殷仲文代桓脩为徐、兖二州刺史。谦等请亟遣兵击裕。玄曰："彼兵锐甚，计出万死，若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5]。彼空行二百里，无所得，锐气已挫，忽见大军，必惊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谦等固请击之，乃遣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相继北上。

玄忧惧特甚。或曰："裕等乌合微弱，势必无成，陛下何虑之深？"玄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檐石之储[6]，樗蒲一掷百万[7]；何无忌酷似其舅[8]；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注释】

①袴(kù 裤)：分穿在两脚胫上的套裤。

②啖(dàn 淡)：吃。

③二州：指兖州、徐州。

④竹里:地名,在今江苏句容北。

⑤覆舟山:山名,又称作龙舟山、玄武山,在今江苏南京市城区东北。

⑥檐(dàn 担):石:一石的粮食。用来形容贫困。

⑦樗(chū 出)蒲:古代博戏名。以掷骰子决胜负,得采有卢、雉、犊、白等称,看掷得的骰色而定。后来泛称赌博为樗蒲。

⑧"何无忌"句:何无忌的舅父是刘牢之。

【译文】

刘裕问何无忌说:"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府中主簿,从哪儿得到这样一个人呢?"何无忌说:"没有比刘道民更合适的了。"刘道民,就是东莞人刘穆之。刘裕说:"我也认识他。"立即派使者骑快马去召请他。当时,刘穆之听到京口喧哗的声音,早晨起床,走到路旁,正好和使者相遇。刘穆之双目直视前方,好久不说话,随后返回家中,撕开布衣服做套裤,前去会见刘裕。刘裕说:"刚开始发起正义的事业,正经历种种艰难,迫切需要一名军吏,你认为谁最适于担负这个职务?"刘穆之说:"贵府刚刚建立,军吏确实需要才能,在这紧张仓促的形势下,大概没有超过我的人了。"刘裕笑着说:"你能够屈尊就任,我的大事就成功了。"当即在座位上委任他为主簿。

孟昶劝桓弘在起事的这一天出城打猎,天还没有亮,打开城门放出了打猎的人;孟昶和刘裕、刘道规率领几十名强壮的兵士直接闯进去,桓弘正在吃米粥,马上杀了他,随之集合部众渡过长江。刘裕指派刘毅诛杀刁弘。

在这以前,刘裕派遣同党周安穆到建康通报消息给刘迈,刘迈虽然口头答应,心中却十分惶恐;周安穆担心事情泄露,于是快马赶回。桓玄委派刘迈担任竟陵太守,刘迈想立即赶往郡中,这天夜晚,桓玄给刘迈写信说:"北府的人心怎么样?你近来见到刘裕,他说了些什么?"刘迈以为桓玄已经知道刘裕他们的计划,早晨起来,就去报告给桓玄。桓玄非常惊讶,封刘迈为重安侯。随后又嫌刘迈

没有捉住周安穆，让他逃走了，就杀了刘迈，又把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等人全都杀了。

众人推举刘裕为盟主，总领徐州事务，刘裕委派孟昶担任长史，守卫京口，檀凭之担任司马。彭城人响应召募而来的人，刘裕都派郡主簿刘钟统领他们。二十九日，刘裕率领二州的部众一千七百人，驻扎在竹里，向远近传送檄文，声称益州刺史毛璩已经平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在寻阳复位，镇北参军王元德等人同率部众据守石头城，扬武将军诸葛长民已经占据历阳。

桓玄迁回上宫，召集侍从官员住进宫中；加授扬州刺史新野王桓谦为征讨都督，委派殷仲文代替桓脩担任徐、兖二州刺史。桓谦等人请求立即派遣军队攻打刘裕。桓玄说："他们的军队十分精锐，自知万死一生，势必拼命死战，我们如果有失误，他们的气势形成，我们的大事就完了，不如把大军屯驻在覆舟山来等待他们。他们白白地行走二百里，什么也得不到，锐气已经受到挫折，忽然见到大军，必然惊骇愕然；我们按兵不动，坚守阵地，不和他们交锋，他们寻找交战而不能如愿，自然四散逃走，这是上等的计策。"桓谦等人坚决请求攻打刘裕，桓玄才派遣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相继向北开进。

桓玄心中极端担忧害怕。有人说："刘裕等人是乌合之众，力量薄弱，按趋势必定不能成功，陛下何必过分地担忧？"桓玄说："刘裕足以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刘毅家中没有一石的粮食，赌博时骰子一掷就是一百万文钱的输赢；何无忌十分像他的舅舅；他们一同共创大业，怎么能说不能成功？"

2 南凉王傉檀畏秦之强，乃去年号，罢尚书丞郎官，遣参军关尚使于秦。秦王兴曰："车骑献款称藩，而擅兴兵造

大城，岂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先王之制也。车骑僻在遐藩，密迩勍寇，盖为国家重门之防；不图陛下忽以为嫌。"兴善之。儒檀求领凉州，兴不许。

3初，袁真杀朱宪[22]，宪弟绰逃奔桓温。温克寿阳，绰辄发真棺，戮其尸。温怒，将杀之，桓冲请而免之。绰事冲如父，冲薨，绰呕血而卒。刘裕克京口，以绰子龄石为建武参军。三月，戊午朔，裕军与吴甫之遇于江乘。将战，龄石言于裕曰："龄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军后。"裕义而许之。甫之，玄骁将也，其兵甚锐。裕手执长刀，大呼以冲之，众皆披靡，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23]。是甫敷帅数千人逆战，宁远将军檀凭之败死。裕进战弥厉，敷围之数重，裕倚大树挺战。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将刺之，裕瞋目叱之，敷辟易。裕党俄至，射敷中额而踣[24]，裕援刀直进。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孙为托。"裕斩之，厚抚其孤。裕以檀凭之所领兵配参军檀祗。祗，凭之之从子也。

玄闻二将死，大惧，召诸道术人推算及为厌胜。问群臣曰："朕其败乎？"吏部郎曹靖之对曰："民怨神怒，臣实惧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为怒？"对曰："晋氏宗庙，飘泊江滨[25]，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谏？"对曰："辇上君子皆以为尧、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谦及游击将军何澹之屯东陵[26]，侍中、后将军卞范之屯覆舟山西，众合二万。

己未，裕军食毕，悉弃其余粮，进至覆舟山东，使羸弱登山，张旗帜为疑兵，数道并前，旌满山谷。玄侦候者还，

云："裕军四塞，不知多少。"玄益忧恐，遣武卫将军庾赜之帅精卒副援诸军。谦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斗志。裕与刘毅等分为数队，进突谦陈；裕以身先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时东北风急，因纵火焚之，烟炎熛天⑦，鼓噪之音震动京邑，谦等诸军大溃。

【注释】

①车骑：车骑将军。姚兴曾任命秃发傉檀为车骑将军，故此处以"车骑"相称。

②"袁真"句：袁真杀朱宪，见本书第102卷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公元370年）。

③罗落桥：桥名，在今江苏南京市东北长江南岸。

④踣（bó 薄）：跌倒。

⑤"飘泊"句：晋氏宗庙神主，先是被迁到琅邪国，后又随晋安帝迁到寻阳，故称"飘泊江滨"。

⑥东陵：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城区江北。

⑦熛（biāo 彪）：闪动。

【译文】

2 南凉王秃发傉檀畏惧秦国的强大，于是取消年号，撤销尚书丞、郎等官职，派遣参军关尚出使到秦国。秦王姚兴说："车骑将军献上忠心，自称属国，可是擅自发兵建造大城，哪里是做臣属的道理呢？"关尚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自己的国家，是先代圣王的制度。车骑将军住在偏僻遥远的封地，靠近强大的敌寇，建造大城不过是为国家加固边防，想不到陛下忽然对这发生猜疑。"姚兴认为他回答得很好。秃发傉檀请求兼任凉州刺史，姚兴不同意。

3 当初，袁真杀死朱宪，朱宪的弟弟朱绰逃到了桓温那里。桓温攻下寿阳，朱绰就打开袁真的棺材，砍杀他的尸体。桓温发怒，打算

杀掉朱绰，桓沖求情，才饶了朱绰一命。朱绰侍奉桓冲如同侍奉父亲，桓沖逝世，朱绰吐血而死。刘裕攻下京口，委派朱绰的儿子朱龄石担任建武参军。三月，初一，刘裕的军队和吴甫之在江乘相遇。将要交战，朱龄石对刘裕说："我家几代承受桓氏的深厚恩惠，不想和桓氏兵器相交，请求安排在后卫部队。"刘裕认为他讲义气而答应了他的请求。吴甫之，是桓玄的勇将，他的军队十分精锐。刘裕手中拿着长刀，大声呼喊着向前冲击，吴甫之的部众望风披靡，当即杀死吴甫之，进军到罗落桥。皇甫敷率领几千人迎战，宁远将军檀凭之战败而死。刘裕向前作战更加勇猛，皇甫敷把他围在几层包围圈中，刘裕身靠着大树孤身奋战，皇甫敷说："你想怎么死法？"拔出长戟将要刺向刘裕，刘裕瞪着双眼叱骂，皇甫敷惊退。刘裕的同党顷刻赶到，射中皇甫敷的额头，皇甫敷跌倒在地，刘裕拿着刀直逼上前。皇甫敷说："你有上天佑护，我把子孙托付给你。"刘裕杀了他，优厚地抚恤他的子女。刘裕把檀凭之所率领的兵士配给参军檀祗。檀祗，是檀凭之的侄儿。

桓玄听说两个将领已死，非常恐惧，召集许多会方术的人推测吉凶，并想用法术制服刘裕的军队，问臣属们说："我就要失败了吗？"吏部郎曹靖之回答说："民众怨恨、神灵愤怒，臣下实在感到恐惧。"桓玄说："民众或许可能怨恨，神灵为什么愤怒呢？"曹靖之回答说："晋氏的宗庙，在长江之滨飘泊，大楚的祭祀，上不到祖父，这就是神灵愤怒的原因。"桓玄说："你为什么不规劝？"曹靖之回答说："陪坐在君王车上的君子们都认为当今是像尧、舜一样的时代，臣下怎么敢于进言？"桓玄沉默不语。命令桓谦和游击将军何澹之屯驻东陵，侍中、后将军卞范之屯驻覆舟山以西，部众共有二万。

初二，刘裕的军队吃完饭，把剩余的粮食全部扔掉，进军到覆舟山的东面，让身体瘦弱的人登上山头，挥舞旗帜作为疑惑敌人的军阵，分几路同时前进，兵士布满山谷。桓玄的侦察人员返回，说："刘裕的军队四面遍布，不知有多少人。"桓玄越发忧虑恐惧，派遣

武卫将军庾赜之率领精锐的兵士增援各军。桓谦等人的兵士很多是北府的人，一向畏惧、佩服刘裕，没有斗志。刘裕和刘毅等人分为几支队伍，进军突击桓谦的阵势；刘裕身先士卒，将领士兵都拼命死战，无不以一当百，呼喊声震动天地。这时，东北风吹得很急，刘裕的军队乘机放火焚烧桓谦的军阵，火焰弥漫天际，击鼓呐喊的声音震动京城，桓谦等各军全部溃败。

玄时虽遣军拒裕，而走意已决，潜使领军将军殷仲文具舟于石头；闻谦等败，帅亲信数千人，声言赴战，遂将其子升、兄子濬出南掖门。遇前相国参军胡藩，执马鞚谏曰[1]："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2]，皆是义故[3]，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驱令一战，一旦舍此，欲安之乎？"玄不对，但举策指天[4]；因鞭马而走，西趋石头，与仲文等浮江南走。经日不食，左右进粗饭，玄咽不能下，升抱其胸而抚之，玄悲不自胜。

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于马上抱方回与仲德对哭；追赠元德给事中，以仲德为中兵参军。裕止桓谦故营，遣刘钟据东府。庚申，裕屯石头城，立留台百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造晋新主，纳于太庙。遣诸将追玄，尚书王嘏帅百官奉迎乘舆，诛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宫，收图书、器物，封闭府库；有金饰乐器，裕问熹："卿得无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将军首建大义，劬劳王家，虽复不肖，实无情于乐。"裕笑

曰："聊以戏卿耳。"熹，焘之弟也。

壬戌，玄司徒王谧与众议推裕领扬州，裕固辞。乃以谧为侍中、领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谧推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刘毅为青州刺史，何无忌为琅邪内史，孟昶为丹杨尹，刘道规为义昌太守。

裕始至建康，诸大处分皆委之于刘穆之，仓猝立定，无不允惬。裕遂托以腹心，动止咨焉；穆之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时晋政宽弛，纲纪不立，豪族陵纵，小民穷蹙，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虽欲厘整，而科条繁密，众莫之从。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裕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不盈旬日，风俗顿改。

初，诸葛长民至豫州，失期，不得发。刁逵执长民，槛车送桓玄。至当利而玄败[5]，送人共破槛出长民，还趣历阳。逵弃城走，为其下所执，斩于石头，子侄无少长皆死，唯赦其季弟给事中骋。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阳，秦王兴以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咏之为豫州刺史，镇历阳，诸葛长民为宣城内史。

初，裕名微位薄，轻狡无行，盛流皆不与相知[6]，惟王谧独奇贵之，谓裕曰："卿当为一代英雄。"裕尝与刁逵樗蒲，不时输直，逵缚之马柳[7]。谧见之，责逵而释之，代之还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谧。

萧方等曰[8]：夫蛟龙潜伏，鱼虾亵之。是以汉高赦雍齿[9]，魏武免梁鹄[10]，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万乘之隙

也？今王谧为公，刁逵亡族，酬恩报怨，何其狭哉！

【注释】

①鞚(kòng 控)：马笼头。

②羽林：皇帝卫队的名称。

③义故：受有恩惠的故旧。

④“但举”句：桓玄举策指天，表示“上天亡我”之意。

⑤当利：渡口名，在今安徽和县东，为当利水入江之口。

⑥盛流：名流。

⑦仰(àng 盎)：拴马桩。

⑧萧方等(公元528～549年)：南朝史学家。字实相，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梁元帝(萧绎)长子。曾注范晔《后汉书》，未完成。著有《三十国春秋》。

⑨“是以”句：汉高祖刘邦不计较旧日怨仇而赦免雍齿，详见本书第11卷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⑩“魏武”句：东汉灵帝时，梁鹄为选部尚书，曹操想当洛阳令，梁鹄却任命他为北部尉。董卓之乱时，梁鹄投奔刘表，曹操破荆州，梁鹄心中恐惧，双手反绑到曹操那里认罪，曹操不记仇，把他安置在秘书省，以勤书自效。

【译文】

桓玄当时虽然派遣军队抵御刘裕，但是逃走的主意已经打定，暗中派领军将军殷仲文在石头城准备船只；听说桓谦等人战败，率领亲信几千人，声称前去交战，就带着他的儿子桓升、哥哥的儿子桓濬出了南掖门。遇到从前的相国参军胡藩，胡藩抓住马笼头规劝说：“现在羽林军中的射手还有八百人，都是有恩义的故旧，西方的人受了几代的恩惠，不驱使他们拼一死战，一旦放弃京城，将往哪

桓玄悲痛到自己不能承受的地步。

刘裕进入建康,王仲德抱着王元德的儿子王方回出来迎候刘裕,刘裕在马上抱着王方回,与王仲德相对哭泣;追赠王元德为给事中,以王仲德为中兵参军。刘裕住在桓谦原来的营垒中,派遣刘钟占据东府。初三,刘裕屯驻石头城,设立留台和各项官职,在宣阳门外焚毁桓温的牌位,又重新制造晋朝宗室的牌位,放进太庙中供奉。派遣各将领追赶桓玄,尚书王嘏率领文武官员奉迎皇帝,诛杀建康城中所有桓玄宗族中的人。刘裕派臧熹入宫,收拾图书、器物,封闭府库;其中有黄金装饰品和乐器,刘裕问臧熹:"你该不会想要这些东西吧?"臧熹严肃地说:"皇上被幽禁逼迫,流落在不该他去的地方,将军带头倡导大义,为王室操劳,我虽然不贤明,实在没有心情来享乐。"刘裕笑着说:"我不过同你开个玩笑罢了。"臧熹,是臧焘的弟弟。

初五,桓玄的司徒王谧和众人商议,推举刘裕兼任扬州刺史,刘裕坚决地推辞。于是以王谧为侍中,兼任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王谧推举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和徐州刺史,刘毅为青州刺史,何无忌为琅邪内史,孟昶为丹杨尹,刘道规为义昌太守。

刘裕刚到建康,各项重大事情的处理都委托给刘穆之,刘穆之在紧迫的情势下,对各项事情迅速作出决定,没有不令人感到允当、满意的。刘裕于是把他作为心腹,无论什么事都向他咨询;刘穆之也竭尽全力,诚心诚意,没有丝毫保留隐瞒。当时,晋国政令松弛,法度不能建立,豪门大族骄横放纵,下层民众穷困危迫,加上司马元显的政令互相矛盾,桓玄虽然想改革调整,但条文繁琐细密,众人无所适从。刘穆之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需要加以纠正;刘裕以身作则,首先以严格的法令进行管束;内外文武官员,都恭谨地履行职责,不超过十天,风气马上改变了。

当初,诸葛长民到达豫州,耽误了约定的日期,不能发动。刁逵

逮捕诸葛长民，用囚车押送给桓玄。到当利口时桓玄已失败，押送的人一起打破囚车，放出诸葛长民，回头赶往历阳。刁逵放弃城池逃走，被他的部下抓住，杀死在石头城，他的子弟家属，不分老幼全部被杀死，仅赦免他的小弟弟给事中刁骋。刁逵旧日的属吏藏匿了他弟弟的儿子刁雍，送到洛阳，秦王姚兴委任刁雍为太子中庶子。刘裕委派魏咏之担任豫州刺史，镇守历阳，诸葛长民担任宣城内史。

当初，刘裕名声小、地位低，轻浮狡猾，没有操行，社会名流都不同他交往，唯独王谧认为他奇特，格外地看重他，对刘裕说："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英雄。"刘裕曾经和刁逵玩樗蒲的博戏，赌输了不按时还赌债，刁逵把他捆绑在拴马桩上。王谧看到后，责备刁逵，释放了刘裕，替刘裕还了钱。因此，刘裕深深地怨恨刁逵而感激王谧。

萧方德说：蛟龙在水底潜伏时，鱼虾都敢戏弄它。所以汉高祖赦免了雍齿，魏武帝宽恕了梁鹄，怎么可以把做平民时结下的怨仇，在当天子后还视为嫌隙呢？现在王谧位至三公，刁逵却被灭族，刘裕如此地酬谢恩德、报复怨仇，心胸何等狭隘啊！

4 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绥谋袭裕，事泄，族诛；绥弟子慧龙为僧彬所匿[1]，得免。

5 魏以中上萧条，诏县户不满百者罢之。

6 丁卯，刘裕还镇东府。

7 桓玄至寻阳，郭昶之给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刘毅帅何无忌、刘道规等诸军追之。玄留龙骧将军何

澹之、前将军郭铨与郭昶之守湓口。玄于道自作《起居注》[2]，叙讨刘裕事，自谓经略举无遗策，诸军违节度，以致奔败。专覃思著述，不暇与群下议时事。《起居注》既成，宣示远近。

8 丙戌，刘裕称受帝密诏，以武陵王遵承制总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将军，因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9 刘敬宣、高雅之结青州大族及鲜卑豪帅谋杀南燕王备德，推司马休之为主。备德以刘轨为司空，甚宠信之。雅之欲邀轨同谋，敬宣曰："刘公衰老，有安齐之志[3]，不可告也。"雅之卒告之，轨不从。谋颇泄，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轨，杀之，追及雅之，又杀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间，闻桓玄败，遂来归，刘裕以敬宣为晋陵太守。

10 南燕主备德闻桓玄败，命北地王钟等将兵欲取江南，会备德有疾而止。

11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东宫，内外毕敬；迁除百官称制书，教称令书[4]。以司马休之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

庚寅，桓玄挟帝至江陵，桓石康纳之。玄更署置百官，以卞范之为尚书仆射。自以奔败之后，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罚，众益离怨。殷仲文谏，玄怒曰："今以诸将失律，天文不利，故还都旧楚；而群小纷纷，妄兴异议，方当纠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宽也。"荆、江诸郡闻玄播越，有上表奔问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贺迁新都。

初，王谧为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禅，谧手解帝玺绶，及

玄败，众谓谧宜诛，刘裕特保全之。刘毅尝因朝会，问谧玺绶所在。谧内不自安，逃奔曲阿[5]。裕笺告武陵王，迎还复位。

【注释】

①僧彬：和尚名。

②《起居注》：史学分类名目之一，专门记录帝王的言行。西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帝时，马皇后撰有《明帝起居注》。魏晋以后，各朝皇帝都有起居注的修撰。

③安齐之志：安居于齐地的志向。南燕地处春秋战国时的齐国领域，此处是以从前的齐国指代当时的南燕。

④"迁除"句：武陵王司马遵称"制书"、"令书"，意在同皇帝的诏书加以区别。

⑤曲阿：县名，治今江苏丹阳。

【译文】

4 尚书左仆射王愉和儿子荆州刺史王绥策划袭击刘裕，事情泄露，全族被诛灭；王绥弟弟的儿子被僧彬藏匿，得免一死。

5 魏国因中原萧条，人口凋零，下诏撤销居民不满一百户的县份。

6 初十，刘裕返回东府镇守。

7 桓玄到达寻阳，郭昶之给他提供武器用品，补充兵力。十四日，桓玄逼皇帝一同西上，刘毅率领何无忌、刘道规等各军追击。桓玄留下龙骧将军何澹之、前将军郭铨和郭昶之守卫湓口。桓玄在路途中亲自撰写《起居注》，叙述讨伐刘裕的事情，自认为战略谋划没有丝毫失策的地方，只是因为各路军队违背自己的调度，以致于失败溃逃。集中心思在著述上，没有空闲时间同臣属商议当时局势和对策。《起居注》写成后，颁布给远近的人看。

8 二十九日，刘裕声称接到皇帝的秘密诏书，命武陵王司马遵承受制命，总领文武官员治理国事，加授司马遵为侍中、大将军，于是大赦天下，只有桓玄一族不在宽宥之列。

9 刘敬宣、高雅之结交青州的豪门大族和鲜卑首领，谋图杀掉南燕王慕容备德，推举司马休之为首领。慕容备德委派刘轨担任司空，十分宠爱信任他。高雅之想邀约刘轨一同谋划，刘敬宣说："刘公年老体衰，有安居齐地的心意，不能告诉他。"高雅之最后还是告诉了刘轨，刘轨不听从。计划不断泄露出来，刘敬宣等人向南逃走，南燕人逮捕刘轨，杀了他，追上高雅之，又杀了他。刘敬宣、司马休之到了淮河、泗水之间，听说桓玄失败，于是前来归附刘裕，刘裕委派刘敬宣担任晋陵太守。

10 南燕君主慕容备德听说桓玄失败，命令北地王慕容钟等人率领军队，打算夺取长江以南地区，正巧慕容备德生病，就停止了出兵。

11 夏，四月，初二，武陵王司马遵迁入东宫，朝廷内外对他毕恭毕敬；任免文武官员称为"制书"，告谕下属称为"令书"。委派司马休之担任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

初三，桓玄挟持皇帝到江陵，桓石康接纳了他。桓玄重新委任文武官员，委派卞范之担任尚书仆射。自以为在失败溃逃之后，恐怕命令不能贯彻，于是又增加严厉的刑罚，众人越发怨恨、离心离德。殷仲文规劝，桓玄发怒说："现在因各将领不遵守法度，天象对我们不利，所以我要回到旧日的楚地建都；可是臣属们议论纷纷，随意提出不同意见，就应当以激烈的手段加以纠正，不可施行太宽容的政策。"荆州、江州各郡听说桓玄流离迁徙，有的上奏章远道问候起居平安，桓玄都不接受，另外命令各地庆贺迁居新都。

当初，王谧是辅佐桓玄登位的元勋，桓玄接受禅让时，王谧亲手解下皇帝的玉玺印绶；等到桓玄失败，众人认为应该诛杀王谧，刘裕特地保全他。刘毅曾利用朝廷集会的时候，询问王谧玉玺印绶

在哪里。王谧心中不安，逃到曲阿。刘裕写信禀报武陵王，迎回王谧，恢复原来的职位。

12 桓玄兄子歆引氐帅杨秋寇历阳，魏咏之帅诸葛长民、刘敬宣、刘钟共击破之，斩杨秋于练固[1]。

玄使武卫将军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帅数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无忌、刘道规至桑落洲[2]，庚戌，澹之等引舟师逆战。澹之常所乘舫[3]，羽仪旗帜甚盛。无忌曰："贼帅必不居此，欲诈我耳，宜亟攻之。"众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无益。"无忌曰："今众寡不敌，战无全胜，澹之既不居此舫，战士必弱，我以劲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则彼势沮而我气倍，因而薄之，破贼必矣。"道规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传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军中惊扰，无忌之众亦以为然，乘胜进攻澹之等，大破之。无忌等克湓口，进据寻阳，遣使奉送宗庙主祏还京师[4]。加刘裕都督江州诸军事。

桑落之战，胡藩所乘舰为官军所烧，藩全铠入水，潜行三十许步，乃得登岸。时江陵路已绝，乃还豫章。刘裕素闻藩为人忠直，引参领军军事。

13 桓玄收集荆州兵，曾未三旬，有众二万，楼船、器械甚盛。甲寅，玄复帅诸军挟帝东下，以苻宏领梁州刺史，为前锋；又使散骑常侍徐放先行，说刘裕等曰："若能旋军散甲，当与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

刘裕以诸葛长民都督淮北诸军事，镇山阳；以刘敬宣为江州刺史。

14 柔然可汗社仑从弟悦代大那谋杀社仑[5]，不克，奔魏。

15 燕王熙于龙腾苑起逍遥宫，连房数百，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6]。

16 西凉世子谭卒。

【注释】

①练固：地名，在今安徽和县西北。

②桑落洲：地名，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北长江中。

③舫(fǎng 仿)：船。

④祏(shí 石)：宗庙中放置牌位的石匣。

⑤那(nà 呐)：与"那"同。

⑥暍(yē 椰)：中暑。

【译文】

12 桓玄哥哥的儿子桓歆招引氐族首领杨秋进犯历阳，魏咏之率领诸葛长民、刘敬宣、刘钟一起打败了杨秋，把杨秋杀死在练固。

桓玄命令武卫将军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率领几千人，前去会合何澹之等人共同守卫湓口。何无忌、刘道规到达桑落洲，二十三日，何澹之等人带领水军迎战。何澹之平常所乘坐的船只，以羽毛装饰的旌旗插得很多。何无忌说："贼寇的首领必定不在这条船上，想欺诈我们而已，应该立即攻打它。"众人说："何澹之不在这条船中，得到了也没有益处。"何无忌说："现在我们的兵力比他们少，作战不一定完全得胜，何澹之既不在这条船上，上面的战士一定力量薄弱，我们用强劲的兵力攻打，必定能得到手，得到了它，他们的气势就会低落，而我们的气势就会倍增，乘机而逼近他们，就必然

能打败贼寇了。”刘道规说：“很好。”于是前往攻打，夺得了这条船，随之就呼喊说：“已经捉到何澹之了！”何澹之的军中惊讶纷扰，何无忌的部众也以为真的捉住了何澹之，乘胜进军攻打何澹之等人，打他们打得大败。何无忌等人攻下湓口，进军占据寻阳，派遣使者护送宗庙的牌位、石匣返回京城。加授刘裕为都督江州诸军事。

桑落洲的战斗中，胡藩所乘坐的船只被官府的军队烧毁，胡藩全身穿着铠甲跳入水中，潜水走了三十多步，才得以上岸。当时，到江陵的道路已经断绝，就回到了豫章。刘裕往日曾听说胡藩为人忠实正直，召请他参议领军将军的军务。

13 桓玄招收募集荆州的兵士，还不到三十天，就拥有二万人，高大的战船、军械兵器十分齐备。二十七日，桓玄又率领各军、挟持皇帝东下，委派荀宏兼任梁州刺史，充当前锋；又命令散骑常侍徐放先动身，劝告刘裕等人说：“如果能撤回军队，解散兵士，将与各位一道除旧布新，分别授予职位，使各位不失去名分。”

刘裕委派诸葛长民担任都督淮北诸军事，镇守山阳；委派刘敬宣担任江州刺史。

14 柔然可汗郁久闾社仑的堂弟郁久闾悦代大邢谋图杀死郁久闾社仑，没有成功，逃到魏国。

15 燕王慕容熙在龙腾苑兴造逍遥宫，几百间房舍连在一起，开凿曲光海，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兵士们不能休息，大半的人中暑而死。

16 西凉世子李谭去世。

17 刘毅、何无忌、刘道规、下邳太守平昌孟怀玉帅众自寻阳西上，五月，癸酉，与桓玄遇于峥嵘洲[1]，毅等兵不满万人，而玄战士数万，众惮之，欲退还寻阳。道规曰：“不

可！彼众我寡，强弱异势，今若畏懦不进，必为所乘，虽至寻阳，岂能自固？玄虽窃名雄豪，内实恇怯[2]；加之已经奔败，众无固心。决机两阵，将雄者克，不在众也。"因麾众先进，毅等从之。玄常漾舸于舫侧以备败走，由是众莫有斗心。毅等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烧辎重夜遁。郭铨诣毅降。

玄故将刘统、冯稚等聚党四百人袭破寻阳城。毅遣建威将军刘怀肃讨平之。怀肃，怀敬之弟也。

玄挟帝单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于巴陵。殷仲文时在玄舰，求出别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夏口，遂还建康。

己卯，玄与帝入江陵。冯该劝使更下战，玄不从；欲奔汉中就桓希[3]，而人情乖沮，号令不行。庚辰，夜中，处分欲发，城内已乱，乃与亲近腹心百余人乘马出城西走。至城门，左右于暗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杀害，前后交横。玄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范之在侧。

辛巳，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腾之帅文武为侍卫。

玄将之汉中；屯骑校尉毛脩之，璩之弟子也，诱玄入蜀，玄从之。宁州刺史毛璠，璩之弟也，卒于官。璩使其兄孙祐之及参军费恬帅数百人送璠丧归江陵，壬午，遇玄于枚回洲[4]。祐之、恬迎击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万盖等以身蔽玄，皆死。益州督护汉嘉冯迁抽刀，前欲击玄，玄拔头上玉导与之[5]，曰："汝何人，敢杀天子？"迁曰："我杀

天子之贼耳！"遂斩之，又斩桓石康、桓濟、庾赜之，执桓升送江陵，斩于市。乘舆返正于江陵，以毛脩之为骁骑将军。甲申，大赦，诸以畏逼从逆者一无所问。戊寅，奉神主于太庙。刘毅等传送玄首，枭于大桁。

【注释】

①峥嵘洲：地名，在今湖北黄冈西北长江中。

②恇(kuāng 匡)：害怕；惊慌。

③"欲奔"句：桓希其时为梁州刺史。

④枚回洲：地名，在今湖北江陵西南长江中。

⑤玉导：魏晋以来，冠帻有簪、有导。导的用途是引发入冠帻之内，地位尊贵者导以玉为质料。

【译文】

17 刘毅、何无忌、刘道规、下邳太守平昌人孟怀玉率领部众，从寻阳向西进发，五月，十七日，和桓玄在峥嵘洲相遇。刘毅等人的兵士不满一万人，而桓玄的战士有几万，众人畏惧桓玄的军队，想退回寻阳。刘道规说："不可以！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强弱形势不一样，现在如果畏惧怯懦，不敢前进，必定被他们抓住机会，即使我们退到了寻阳，又怎么能固守？桓玄虽然窃取英雄豪杰的声名，内心其实胆小怯懦；加之他已经战败溃逃，部众没有坚定的信心。两军对阵决战，将领勇猛的取胜，不在于人数的多少。"于是指挥部众率先前进，刘毅等人紧跟在后面。桓玄时常在战船旁停靠一艘快速小船，预备在战败时逃跑，因此，部众没有人有战斗的决心。刘毅等人乘着风势放火，所有精锐的兵士奋勇争先；桓玄的军队完全崩溃，烧毁轻重设备和物资，连夜逃跑。郭铨前往刘毅那里投降。

桓玄旧日的将领刘统、冯稚等人聚集党羽四百人发动袭击，攻下了寻阳城。刘毅派遣建威将军刘怀肃征讨，平定了他们。刘怀肃，

是刘怀敬的弟弟。

桓玄挟持皇帝,乘坐一条船向西逃跑,把永安何皇后和王皇后留在巴陵。殷仲文这时在桓玄坐的船上,请求到另外的船上收集逃散的兵士,乘机背叛桓玄,侍奉二位皇后逃到夏口,于是回到建康。

二十三日,桓玄和皇帝进入江陵。冯该劝说桓玄,让他再次东下作战,桓玄不听从;想逃到汉中去同桓希会合,但是人心离散,士气低落,号令不能贯彻。二十四日,半夜,桓玄准备妥当,将要出发,城内已经混乱,于是和亲近的心腹一百多人乘马出城,向西逃跑。到达城门时,左右的人在黑暗中砍杀桓玄,没有砍中,部属又互相残杀,尸体纵横遍地。桓玄勉强逃到船上,左右的人四处逃散,只有卞范之在旁边。

二十五日,荆州别驾王康产侍奉皇帝进入南郡治所的房舍,太守王腾之率领文武官员担任侍卫。

桓玄将要到达汉中;屯骑校尉毛脩之,是毛璩弟弟的儿子,诱骗桓玄进入蜀地,桓玄听从了他的意见。宁州刺史毛璠,是毛璩的弟弟,在任所去世。毛璩派他哥哥的孙子毛祐之和参军费恬带领几百人,护送毛璠的灵柩回到江陵,二十六日,在枚回洲和桓玄相遇。毛祐之、费恬迎击桓玄,箭如雨点般地落下,桓玄所宠幸的人丁仙期、万盖等人用身体保护桓玄,都被射死。益州督护汉嘉人冯迁抽出刀来,上前要刺杀桓玄,桓玄从头上拔出玉导给冯迁,说:"你是什么人,竟敢杀害天子!"冯迁说:"我不过是杀天子的贼寇而已!"于是杀了桓玄,又杀了桓石康、桓濟、庾赜之,捉住桓升,送到江陵,在街市上斩首。皇帝在江陵复位,委派毛脩之担任骁骑将军。二十八日,大赦天下,所有受威胁逼迫跟从叛逆的人一概不予以追究。二十三日,在太庙供奉从寻阳送归的晋国宗室祖先牌位。刘毅等人传送桓玄的首级到京城,悬挂在大桁示众。

毅等既战胜，以为大事已定，不急追蹑，又遇风，船未能进，玄死几一旬，诸军犹未至。时桓谦匿于沮中[1]，扬武将军桓振匿于华容浦[2]，玄故将王稚徽戍巴陵，遣人报振云："桓歆已克京邑，冯稚复克寻阳，刘毅诸军并中路败退。"振大喜，聚党得二百人，袭江陵，桓谦亦聚众应之。闰月，己丑，复陷江陵，杀王康产、王腾之。振见帝于行宫，跃马奋戈，直至阶下，问桓升所在。闻其已死，瞋目谓帝曰："臣门户何负国家，而屠灭若是？"琅邪王德文下床谓曰："此岂我兄弟意邪？"振欲杀帝，谦苦禁之，乃下马，敛容致拜而出。壬辰，振为玄举哀，立丧庭，谥曰武悼皇帝。

癸巳，谦等帅群臣奉玺绶于帝曰："主上法尧禅舜，今楚祚不终，百姓之心复归于晋矣。"以琅邪王德文领徐州刺史，振为都督八郡诸军事、荆州刺史，谦复为侍中、卫将军，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

振少薄行，玄不以子侄齿之。至是，叹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败。若使公在，我为前锋，天下不足定也。今独作此，安归乎？"遂纵意酒色，肆行诛杀。谦劝振引兵下战，已守江陵，振素轻谦，不从其言。

刘毅至巴陵，诛王稚徽。何无忌、刘道规进攻桓谦于马头[3]，桓蔚于龙泉[4]，皆破之。蔚，祕之子也。

无忌欲乘胜直趋江陵，道规曰："兵法屈申有时，不可苟进。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为竭力；振勇冠三军，难与争锋。且可息兵养锐，徐以计策縻之，不忧不克。"无忌不从。振逆战于灵溪[5]，冯该以兵会之，无忌等大败，死者千余

人。退还寻阳,与刘毅等上笺请罪。刘裕以毅节度诸军,免其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为雍州刺史,镇襄阳。

柳约之、罗述、甄季之闻桓玄死,自白帝进军至枝江[6],闻何无忌等败于灵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约之诣桓振伪降,欲谋袭振,事泄,振杀之。约之司马时延祖、涪陵太守文处茂收其余众,保涪陵。

六月,毛璩遣将攻汉中,斩桓希,璩自领梁州。

【注释】

①沮中:地名,即今湖北南漳、宜城蛮河流域一带。一说指今湖北沮河上游地区。

②华容浦:地名,在今湖北监利北。

③马头:城名,在今湖北公安西北,北与江陵隔江相望。

④龙泉:地名,在今湖北江陵北。

⑤灵溪:地名,在今湖北江陵西。

⑥枝江:县名,治今湖北枝江西南。

【译文】

刘毅等人获胜后,认为大局已定,没有急于追击,又遇逆风,船不能前进,以致桓玄死了将近十天,各军还没到达。这时,桓谦藏匿在沮中,扬武将军桓振藏匿在华容浦,桓玄旧日的将领王稚徽戍守巴陵,派人报告桓振说:"桓歆已经攻下京城,冯该又攻下寻阳,刘毅各军都在中途战败撤退。"桓振很高兴,聚集党羽,得到二百人,袭击江陵,桓谦也聚集部众响应他。闰月,初三,又攻下江陵,杀死王康产、王腾之。桓振到行宫去见皇帝,骑着快马拿着武器,一直闯到台阶之下,问桓升在哪里。听说桓升已被杀死,睁大眼睛对皇帝说:"臣下的家族哪里辜负了国家,要这样地屠杀诛灭全族上下

呢?"琅邪王司马德文从坐床上下来,对桓振说:"这哪里是我们兄弟的意思呢?"桓振想要杀死皇帝,桓谦苦苦地劝阻他,他才下马,脸色严肃地向皇帝叩拜后退出去。初六,桓振为桓玄举行哀礼,设立灵堂,定谥号为武悼皇帝。

初七,桓谦等人率领臣属向皇帝献上玉玺印绶说:"主上效法唐尧禅位于虞舜,现在楚国的福祚不长久,百姓的心意又归向晋王室了。"皇帝任命琅邪王司马德文兼任徐州刺史,桓振担任都督八郡诸军事、荆州刺史,桓谦又担任侍中、卫将军,加授江、豫二州刺史,皇帝身边的侍从仆役,都是桓振的心腹亲信。

桓振小时候品行轻薄,桓玄不把他当作子侄对待。到这时,桓振叹息说:"叔父从前不能早点信用我,以致有这次的失败。假使叔父还在,我担任前锋,天下是不难平定的。现在我独自做这件事,哪里是归宿呢?"于是放纵情欲,迷溺于酒色,肆意杀人。桓谦劝桓振率领军队东下作战,自己守卫江陵,桓振一向看不起桓谦,不听从他的意见。

刘毅到达巴陵,诛杀王稚徽。何无忌、刘道规进军,到马头攻打桓谦,到龙泉攻打桓蔚,把他们都打败了。桓蔚,是桓祕的儿子。

何无忌想乘胜一直开往江陵,刘道规说:"兵法书上讲,进军应有屈有伸,不可冒进。桓氏世代住在西楚,民众都为他们效力;桓振勇猛过人,全军第一,难以和他争斗以决胜负。可暂且让兵士休整,养精蓄锐,慢慢地用计策来制服他,不必担心不能取胜。"何无忌不听从。桓振在灵溪迎战,冯该率军队同他会合,何无忌等人大败,死了一千多人。退回到寻阳,和刘毅等人写信给刘裕,请求处分。刘裕因刘毅是节制调度各军的主将,免除他的青州刺史职位。桓振任用桓蔚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柳约之、罗述、甄季之听说桓玄死了,从白帝城进军到枝江,得知何无忌等人在灵溪失败,也就率领军队撤退。不久,罗述、甄季之都生病了,柳约之前往桓振那里假装投降,准备策划袭击桓振,事

情泄露,桓振杀了他。柳约之的司马时延祖、涪陵太守文处茂收集残余的部众,据守涪陵。

六月,毛璩派遣将领攻打汉中,杀了桓希,毛璩自己兼任梁州刺史。

18 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

19 燕苻昭仪有疾,龙城人王荣自言能疗之。昭仪卒,燕王熙立荣于公车门[1],支解而焚之。

20 八月,癸酉,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

21 魏置六谒官,准古六卿。

22 九月,刁骋谋反,伏诛,刁氏遂亡。刁氏素富,奴客纵横,专固山泽,为京口之患。刘裕散其资蓄,令民称力而取之,弥日不尽;时州郡饥弊,民赖之以济。

23 乞伏乾归及杨盛战于竹岭[2],为盛所败。

24 西凉公暠立子歆为世子。

25 魏主珪临昭阳殿改补百官,引朝臣文武,亲加铨择,随才授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伯封小县。其品第一至第四,旧臣有功无爵者追封之,宗室疏远及异姓袭封者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3],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造士才能秀异、武官堪为将帅者[4],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阙,则取于其中以补之。其官名多不用汉、魏之旧,仿上古龙官、鸟官[5],谓诸曹之使为鸬鸭,取其飞之迅疾也;谓候官伺察者为白鹭,取其延颈远望也;

余皆类比。

26 卢循寇南海，攻番禺。广州刺史濮阳吴隐之拒守百余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袭城而陷之，烧府舍、民室俱尽，执吴隐之。循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事，聚烧骨为共冢，葬于洲上，得骷髅三万余枚。又使徐道覆攻始兴，执始兴相阮腆之。

27 刘裕领青州刺史。

刘敬宣在寻阳，聚粮缮船，未尝无备，故何无忌等虽败退，赖以复振。桓玄兄子亮自称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击破之。

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复自寻阳西上，至夏口。桓振遣镇东将军冯该守东岸，扬武将军孟山图据鲁山城[6]，辅国将军桓仙客守偃月垒[7]，众合万人，水陆相援。毅攻鲁山城，道规攻偃月垒，无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溃，生禽山图、仙客，该走石城[8]。

28 辛巳，魏大赦，改元天赐。筑西宫。十一月，魏主珪如西宫，命宗室置宗师，八国置大师、小师，州郡亦各置师，以辨宗党，举才行，如魏、晋中正之职。

29 燕王熙与苻后游畋，北登白鹿山[9]，东逾青岭[10]，南临沧海而还[11]，士卒为虎狼所杀及冻死者五千余人。

30 十二月，刘毅等进克巴陵。毅号令严整，所过百姓安悦。刘裕复以毅为兖州刺史。

桓振以桓放之为益州刺史，屯西陵；文处茂击破之，放之走还江陵。

31 高句丽侵燕。

32 戊辰，魏主珪如豺山宫。

33 是岁，晋民避乱，襁负之淮北者道路相属。

【注释】

①公车门：皇宫的外门。凡出入宫禁的，到此都下车步行。又称司马门。

②竹岭：地名，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

③散官：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官，如特进、光禄大夫之类。

④造士：学而有成之士。

⑤龙官：相传太昊伏羲氏时，有龙瑞，故以龙命官，称龙官。如春官称为青龙，夏官称为赤龙，秋官称为白龙，冬官称为黑龙，中官称为黄龙。 鸟官：相传少昊氏时以鸟名官，称鸟官。如管历法的历正称为凤鸟，管开门的司开称为青鸟，等等。

⑥鲁山城：城名，在今湖北武汉市汉阳东北隅。

⑦偃月垒：城名，又称却月城，在今湖北武汉市汉口。

⑧石城：城名，在今湖北钟祥。

⑨白鹿山：山名，即今辽宁小凌河源松岭。

⑩青岭：山名，一名青陉，在今河北迁安北。

⑪"南临"句：沧海，在今河北滦县西南。

【译文】

18 秋，七月，二十三日，永安皇后何氏逝世。

19 燕国苻昭仪有病，龙城人王荣自称能治好她的病。昭仪死了，燕王慕容熙把王荣站着绑在公车门外，分解他的四肢后焚烧了他。

20 八月，十九日，把穆章皇后安葬在永平陵。

21 魏国仿照古代的六卿，设置六名谒官。

22 九月，刁骋阴谋反叛，补诛杀，刁氏于是亡族。刁氏一向富有，奴仆门客恣肆横行，独占山林川泽，成为京口民众的祸患。刘裕散发刁氏的资产积蓄，让民众尽自己的力气去拿，一整天都没拿光；

这时，州郡饥馑困顿，民众靠着刁氏的财产，得以度过难关。

23 乞伏乾归和杨盛在竹岭交战，被杨盛打败。

24 西凉公李暠立儿子李歆为世子。

25 魏国君主拓跋珪前往昭阳殿更换、补授文武官员，引见朝廷大臣和文官武将，亲自加以选拔，依据各人才能授予职位。爵位分为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伯封小县。官品为第一至第四品的旧日臣属，有功劳而没有爵位的追加封爵，血缘关系疏远的宗室和异姓承袭封爵的，各按等级降低爵位。又设置五个等级的散官，从第五品到第九品；文官上子才能优异、武官有能力担任将帅的，他们的等级也列为第五至第九品的范围；文武官员有了空缺，就从这些人中选取后补充。魏国官名大多不用汉、魏时期的旧名称，而仿照上古时期的龙官、鸟官，把各官曹的使者称为凫鸭，取凫鸭飞得迅速的意思；把担任斥候侦察的人称为白鹭，取白鹭伸着颈子张望远处的意思；其余的都与这些类似。

26 卢循进犯南海，攻打番禺。广州刺史濮阳人吴隐之抵御防守了一百多天，冬，十月，初九，卢循在夜晚袭击城池，攻下了番禺，把官舍、民宅全都烧光，活捉了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代理广州事务，把烧焦的尸骨集中起来做一个共同的大坟墓，埋葬在一个岛上，集中的骷髅有三万多个。又指派徐道覆攻打始兴，活捉始兴相阮腆之。

27 刘裕兼任青州刺史。

刘敬宣在寻阳，聚集粮食，修缮船只，从没有放松戒备，所以何无忌等人虽然战败撤退，依赖他又振作起来。桓玄哥哥的儿子桓亮自称江州刺史，进犯豫章，刘敬宣打败了他。

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又从寻阳西上，到达夏口。桓振派遣镇东将军冯该守卫东岸，扬武将军孟山图占据鲁山城，辅国将军桓仙客守卫偃月垒，军队总共一万人，水陆互相支援。刘毅攻打鲁山城，刘道规攻打偃月垒，何无忌在长江中进行控制，从辰时到午时，两座

城池全部崩溃，活捉了孟山图、桓仙客，冯该逃往石城。

28 二十八日，魏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天赐。建造西宫。十一月，魏国君主拓跋珪前往西宫，命令宗室设置宗师，八个贵族部落设置大师、小师，州郡也各自设置州师、郡师，来分辨宗族亲党，举荐有才能品行的人，就如同魏、晋中正的职责一样。

29 燕王慕容熙和苻皇后游玩打猎，向北登上白鹿山，向东越过青岭，向南到了沧海边才返回，兵士被虎狼咬死和冻死的有五千多人。

30 十二月，刘毅等人进军攻克巴陵。刘毅号令严明整肃，所经过的地方，百姓安定喜悦。刘裕又委任刘毅为兖州刺史。

桓振委派桓放之担任益州刺史，驻扎在西陵；文处茂打败了他，桓放之逃回江陵。

31 高句丽侵犯燕国。

32 十六日，魏国君主拓跋珪前往豺山宫。

33 这一年，晋国民众躲避战乱，扶老携幼逃到淮河以北的人，道路上接连不断。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一十四

晋纪三十六　起旃蒙大荒落，尽著雍涒滩，凡四年。

安皇帝己

义熙元年

1 春，正月，南阳太守扶风鲁宗之起兵袭襄阳，桓蔚走江陵。己丑，刘毅等诸军至马头。桓振挟帝出屯江津[1]，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许。辛卯，宗之击破振将温楷于柞溪[2]，进屯纪南[3]。振留桓谦、冯该守江陵，引兵与宗之战，大破之。刘毅等击破冯该于豫章口[4]，桓谦弃城走。毅等入江陵，执卞范之等，斩之。桓振还，望见火起，知城已陷，其众皆溃，振逃于涢川[5]。

乙未，诏大处分悉委冠军将军刘毅。

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忠于王室，特

宥其孙胤。以鲁宗之为雍州刺史，毛璩为征西将军、都督益·梁·秦·凉·宁五州诸军事，璩弟瑾为梁、秦二州刺史，瑗为宁州刺史。刘怀肃追斩冯该于石城，桓谦、桓怡、桓蔚、桓谧、何澹之、温楷皆奔秦。怡，弘之弟也。

2 燕王熙伐高句丽。戊申，攻辽东；城且陷，熙命将士："毋得先登，俟划平其城[6]，朕与皇后乘辇而入。"由是城中得严备，不克而还。

秦王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又命罗什翻译西域《经》、《论》三百余卷，大营塔寺，沙门坐禅者常以千数[7]。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3 乞伏乾归击吐谷浑大孩，大破之，俘万余口而还；大孩走死胡园[8]。视黑世子树洛干帅其余众数千家奔莫何川[9]，自称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树洛干轻徭薄赋，信赏必罚，吐谷浑复兴，沙、漒诸戎皆附之[10]。

4 西凉公暠自称大将军、大都督，领秦·凉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黄始梁兴闻行奉表诣建康。

5 二月，丁巳，留台备法驾迎帝于江陵，刘毅、刘道规留屯夏口，何无忌奉帝东还。

6 初，毛璩闻桓振陷江陵，帅众三万顺流东下，将讨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11]，参军巴西谯纵、侯晖出涪水[12]。蜀人不乐远征，晖至五城水口[13]，与巴西阳昧谋作乱[14]。纵为人和谨，蜀人爱之，晖、昧共逼纵为主。纵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纵登舆。纵又投地，叩头固

辞，晖缚纵于舆。还，袭毛瑾于涪城，杀之，推纵为梁、益二州刺史。璩至略城[15]，闻变，奔还成都，遣参军王琼将兵讨之，为纵弟明子所败，死者什八九。益州营户李腾开门纳纵兵[16]，杀璩入弟瑗，灭其家。纵称成都王，以从弟洪为益州刺史，以明子为巴州刺史，屯白帝。于是蜀大乱，汉中空虚，氐王杨盛遣其兄子平南将军抚据之。

7 癸亥，魏主珪还自豺山，罢尚书三十六曹[17]。

【注释】

①江津：地名，在今湖北沙市市东南。

②柞溪：河流名，源自今湖北江陵北，东流至潜江县西入扬夏水，今堙。

③纪南：城名，在今湖北江陵西北。

④像章口：地名，在今湖北江陵东南，即古夏水通长江之口。

⑤涓川：河流名，即今湖北涢水。

⑥剷(chǎn 产)：铲平。

⑦坐禅：僧尼佛教徒修行的功课，每天在一定时间静坐，排除一切杂念，使心神恬静自在。

⑧胡园：地名，《晋书·吐谷浑传》作"胡国"，似更近史实。

⑨莫何川：地名，在西倾山东北。西倾山，又称嵯台山、西强山，在今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

⑩沙、漫：即沙州(今青海贵德、贵南一带，因该地西有黄沙、草木不生而得名)、漫川(今洮河流域)。

⑪外水：河流名，即今四川成都市府河及其下游岷江。

⑫涪水：河流名，即今四川嘉陵江支流涪江。

⑬五城水口：地名，在今四川中江东南。

⑭昧(mò 莫)：日中不明。

⑮略城：城名，在今四川盐亭。

⑯营户：由军队管辖、世代担负常年性兵役的民户。

⑰"罢尚书"句:魏国设置尚书三十六曹,见本书第109卷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

【译文】

晋纪三十六　起乙巳(公元405年),止戊申(公元408年),共四年。

安皇帝己

义熙元年(乙巳,公元405年)

1 春,正月,南阳太守扶风人鲁宗之起兵袭击襄阳,桓蔚逃回江陵。初七,刘毅等各军到达马头。桓振挟持皇帝离开江陵,驻扎在江津,派遣使者请求割让江、荆二州,他便送回天子;刘毅等人不答应。初九,鲁宗之在柞溪打败桓振的将领温楷,进军屯驻纪南。桓振留下桓谦、冯该守卫江陵,率领军队和鲁宗之交战,把鲁宗之打得大败。刘毅等人在豫章口打败冯该,桓谦放弃城池逃跑。刘毅等人进入江陵,活捉卞范之等人,杀了他们。桓振返回,望见城中火光冲天,知道城池已经陷落,部众全部溃散,桓振逃到涢川。

十三日,朝廷诏令重大事情的处理全部委托给冠军将军刘毅。

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只有桓氏一族不加赦免;因桓冲忠于王室,特地宽宥他的孙子桓胤。委派鲁宗之担任雍州刺史,毛璩担任征西将军、都督益·梁·秦·凉·宁五州诸军事,毛璩的弟弟毛瑾担任梁、秦二州刺史,毛瑗担任宁州刺史。刘怀肃追击冯该到石城,杀了他,桓谦、桓怡、桓蔚、桓谧、何澹之、温楷都逃往秦国。桓怡,是桓弘的弟弟。

2 燕王慕容熙征伐高句丽。二十六日,攻打辽东;城池将要攻陷,慕容熙命令将领士兵:"不能抢先进城,等到铲平这座城池,我和皇后乘车进去。"因此,城中得以抓住时机严密防备,慕容熙没有攻下城池就返回了。

秦王姚兴委任鸠摩罗什为国师,像神明一般地敬奉他,亲自带

领臣属同和尚听鸠摩罗什讲授佛经，又命令鸠摩罗什翻译西域的三百多卷《经》、《论》，大规模建造佛塔、寺庙，坐禅的和尚，时常以千计数。公卿以下官员都信奉佛教，州郡因此受到影响，信奉佛教的，十家中就有九家。

3 乞伏乾归攻打吐谷浑首领慕容大孩，把他打得大败，俘虏一万多人后返回；慕容大孩逃跑，死在胡园。慕容视罴的世子慕容树洛干率领残余的部众几千家逃往莫何川，自称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慕容树洛干减轻劳役和赋税，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吐谷浑再度兴盛起来，沙州、瀍川一带各戎族都来归附他。

4 西凉公李暠自己称为大将军、大都督，兼任秦·凉二州牧，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初，派遣舍人黄始梁兴从小路前往建康，向东晋朝廷呈递奏章。

5 二月，初五，留台备好车驾，到江陵迎接皇帝，刘毅、刘道规留下来驻守夏口，何无忌侍奉皇帝回到东方。

6 当初，毛璩听说桓振攻下江陵，率领三万军队顺着长江东下，准备讨伐桓振，派他的弟弟西夷校尉毛瑾、蜀郡太守毛瑗从外水出发，参军巴西人谯纵、侯晖从涪水出发。蜀地的人不乐意到远方征战，侯晖到达五城水口，和巴西人阳昧策划作乱。谯纵为人和善谨慎，蜀地的人喜爱他，侯晖、阳昧一起逼谯纵做首领。谯纵不答应，逃走跳入江水中；侯晖等把他从水中拉起来，用兵器逼着他上车。谯纵又扑到地上，向众人叩头，坚决推辞，侯晖把谯纵绑到车子上。军队返回，到涪城袭击毛瑾，杀了他，推举谯纵担任梁、秦二州刺史。毛璩到达略城，听到兵变消息，赶回成都，派遣参军王琼率领军队讨伐谯纵，被谯纵的弟弟谯明子打败，死亡的人有十分之八九。益州的营户李腾打开城门，放进谯纵的军队，杀死毛璩和他的弟弟毛瑗，诛灭他的全家。谯纵自称成都王，委派堂弟谯洪担任益州刺史，委派谯明子担任巴州刺史，屯驻在白帝。这时，蜀地大乱，汉中空虚，氐王杨盛派遣他哥哥的儿子平南将军杨抚，占据了汉中。

7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珪从豺山返回,撤销尚书三十六曹。

8三月,桓振自郧城袭江陵[1],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战败,奔襄阳,振自称荆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怀肃自云杜引兵驰赴[2],与振战于沙桥[3],刘毅遣广武将军唐兴助之,临陈斩振,复取江陵。

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诣阙请罪,诏令复职。

尚书殷仲文以朝廷音乐未备,言于刘裕,请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给,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4]。"

庚子,以琅邪王德文为大司马,武陵王遵为太保,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刘毅为左将军,何无忌为右将军、督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刘道规为辅国将军、督淮北诸军事、并州刺史,魏咏之为征虏将军、吴国内史。裕固让不受;加录尚书事,又不受,屡请归藩。诏百官敦劝,帝亲幸其第;裕惶惧,复诣阙陈请,乃听归藩。以魏咏之为荆州刺史,代司马休之。

初,刘毅尝为刘敬宣宁朔参军[5],时人或以雄杰许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调度,岂得便谓此君为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宽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当以陵上取祸耳。"毅闻而恨之。及敬宣为江州,辞以无功,不宜授任先于毅等,裕不许。毅使人言于裕曰:"刘敬宣不豫

建义。猛将劳臣，方须叙报，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后。若使君不忘平生[6]，正可为员外常侍耳。闻已授郡，实为过优；寻复为江州，尤用骇惋。"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职，乃召还为宣城内史。

9 夏，四月，刘裕旋镇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诸军事，加领兖州刺史。

10 卢循遣使贡献。时朝廷新定，未暇征讨；壬申，以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循遗刘裕益智粽[7]，裕报以续命汤[8]。

循以前琅邪内史王诞为平南长史。诞说循曰："诞本非戎旅，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所厚[9]，若得北归，必蒙寄任，公私际会，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刘裕与循书，令遣吴隐之还，循不从。诞复说循曰："将军今留吴公，公私非计。孙伯符岂不欲华子鱼邪[10]？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于是循遣隐之与诞俱还。

【注释】

①郧城：城名，在今湖北安陆。

②云杜：县名，治今湖北京山。

③沙桥：地名，在今湖北江陵北。

④"正以"二句：刘裕这段话的含义是说，懂了音乐会荒废正业，所以不学音乐。

⑤"刘毅"句：刘敬宣担任宁朔将军时，刘毅做刘敬宣的参军。

⑥"若使君"句：刘裕曾参刘牢之军事，牢之父子一向厚待刘裕，刘毅遂有刘裕"不忘平生"之说。

⑦益智粽：用益智拌合米所做的粽子。益智，植物名。《艺文类聚》第 87 卷

引晋朝顾徽《广州记》说："益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为粽，味辛。"

⑧续命汤：汤羹名。卢循送"益智粽"给刘裕，内含侮辱之意，刘裕遂送"延续生命"的汤羹作为回报。

⑨刘镇军：指刘裕。裕其时担任镇军将军，故有此称。

⑩"孙伯符"句：孙伯符，即东汉末年的孙策；华子鱼，即华歆。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华歆被任命为豫章太守。时孙策略地江东，欲以豫章归孙策。孙策死后，曹操表召华歆。孙权不欲让华歆应召，华歆表示愿为孙权结好曹操而尽力，孙权于是高兴地送华歆前往许昌。

【译文】

8三月，桓振从郧城袭击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战败，逃往襄阳，桓振自称为荆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怀肃从云杜率领军队奔赴江陵，和桓振在沙桥交战；刘毅派遣广武将军唐兴援助刘怀肃，在军阵中杀了桓振，又夺取了江陵。

十三日，皇帝到达建康。十四日，文武官员前往宫廷请罪，皇帝诏令各官员恢复原来的职位。

尚书殷仲文因朝廷的音乐不完备，向刘裕进言，请求加以完善。刘裕说："现在没有时间顾及这件事，而且我生来不懂音乐。"殷仲文说："只要爱好它，自然就懂了。"刘裕说："正因为懂了就会爱好它，所以才不学习。"

十九日，委派琅邪王司马德文担任大司马，武陵王司马遵担任太保，刘裕担任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青二州刺史仍然保留，刘毅担任左将军，何无忌担任右将军、督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刘道规担任辅国将军、督淮北诸军事、并州刺史，魏咏之担任征虏将军、吴国内史。刘裕坚决推让，不接受；皇帝加授他为录尚书事，又不接受，多次请求回到属地。皇帝诏令文武官员敦促开导，皇帝亲自到他的宅第；刘裕惶恐畏惧，又前往宫廷陈述理由，才准许回到属地。委派魏咏之担任荆州刺史，接替司马

休之。

当初，刘毅曾经担任刘敬宣的宁朔参军，当时人有的称许他是个英雄豪杰。刘敬宣说："非凡的人才自然有他的格调、气度，怎么能说这个人是人中豪杰呢？这个人的禀性，外表上宽厚，内心却爱猜忌他人，喜欢夸耀自己，瞧不起别人，如果一旦有机会身居高位，也将会因为欺凌皇上而招致祸患。"刘毅听说后，对刘敬宣怀恨在心。等到朝廷任命刘敬宣担任江州刺史时，刘敬宣推辞说自己没有功劳，不应在刘毅等人之前授予职位，刘裕不答应。刘毅派人向刘裕进言说："刘敬宣没有参预最初发动起义的谋划。勇猛的将领、有功劳的臣子，正需要依据业绩进行封赏，像刘敬宣这类人，应该让他们留到后面再说。如果使君不忘记过去的情谊，只可以让他做个员外散骑常侍而已。听说已经授任他为太守，实在是过于优待；不久又担任江州刺史，尤其令人惊骇怅叹。"刘敬宣心中更加不安，自己上奏章请求解除职位，于是征召他回来担任宣城内史。

9 夏，四月，刘裕回到京口镇守，改授他为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诸军事，另外兼任兖州刺史。

10 卢循派遣使者到京城献上贡品。这时，朝廷刚刚安定下来，没有时间去征讨；二十一日，委派卢循担任广州刺史，委派徐道覆担任始兴相。卢循送益智粽给刘裕，刘裕以续命汤作为回报。

卢循委派从前担任过琅邪内史的王诞担任平南长史。王诞劝卢循说："我本来不是军旅出身，在这里没有用处；一向为刘镇军所厚爱，如果能回到北方，必定得到他的委任，在公私周旋交接之际，我一定恭敬地报答您的厚恩。"卢循十分赞同他的看法。刘裕给卢循写信，让他送吴隐之返回，卢循不听从。王诞又劝卢循说："将军现在留下吴公，于公于私都不是好计策。孙伯符难道不想留下华子鱼吗？只是因为一个地区不能容下两个主宰者而已。"于是，卢循遣送吴隐之和王诞一同返回。

11 初，南燕主备德仕秦为张掖太守[1]，其兄纳与母公孙氏居于张掖。备德之从秦王坚寇淮南也[2]，留金刀与其母别。备德与燕王垂举兵于山东，张掖太守苻昌收纳及备德诸子，皆诛之，公孙氏以老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狱掾呼延平，备德之故吏也，窃以公孙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岁而公孙氏病，临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东归，当以此刀还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凉。及吕隆降秦，超随凉州民徙长安[3]。平卒，段氏为超娶其女为妇。

超恐为秦人所录，乃阳狂行乞；秦人贱之，惟东平公绍见而异之，言于秦王兴曰："慕容超姿干瓌伟[4]，殆非真狂，愿微加官爵以縻之。"兴召见，与语，超故为谬对，或问而不答。兴谓绍曰："谚云：'妍皮不裹痴骨[5]'徒忘语耳。"乃罢遣之。

备德闻纳有遗腹子在秦[6]，遣济阴人吴辩往视之，辩因乡人宗正谦卖卜在长安[7]，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潜与谦变姓名逃归南燕。行至梁父，镇南长史悦寿以告兖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汉有卜者诈称卫太子[8]，今安知非此类也！"不礼之。超由是与法有隙。备德闻超至，大喜，遣骑二百迎之。超至广固，以金刀献于备德；备德恸哭，悲不自胜。封超为北海王，拜侍中、骠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开府，妙选时贤，为之僚佐。备德无子，欲以超为嗣。超入则侍奉尽欢，出则倾身下士，由是内外誉望翕然归之。

12 五月，桂阳太守章武王秀及益州刺史司马轨之谋反，

伏诛。秀妻，桓振之妹也，故自疑而反。

13 桓玄余党桓亮、苻宏等拥众寇乱郡县者以十数，刘毅、刘道规、檀祗等分兵讨灭之，荆、湘、江、豫皆平。诏以毅为都督淮南等五郡诸军事、豫州刺史，何无忌为都督江东五郡军事、会稽内史。

14 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引魏为援，清河、阳平二郡太守孙全聚众应之。六月，魏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将斛斯兰寇徐州[9]，围彭城。刘裕遣其弟南彭城内史道怜、东海太守孟龙符将兵救之，斩该及全，魏兵败走。龙符，怀玉之弟也。

15 秦陇西公硕德伐仇池，屡破杨盛兵；将军敛俱攻汉中拔成固，徙流民三千余家于关中。秋，七月，杨盛请降于秦。秦以盛为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

16 刘裕遣使求和于秦，且求南乡等诸郡，秦王兴许之。群臣咸以为不可。兴曰："天下之善一也。刘裕拔起细微，能诛讨桓玄，兴复晋室，内厘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数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10]。

八月，燕辽西太守邵颜有罪，亡命为盗；九月，中常侍郭仲讨斩之。

【注释】

①"南燕"句：慕容备德任前秦张掖太守事，见本书第102卷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公元370年）。

②"备德"句：苻堅寇淮南，即苻堅大举伐晋、秦晋双方在淝水大战之事，

详见本书第105卷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

③"超随"句:秦徙凉州民众之事,见本书第113卷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

④瓌(guī规)伟:魁伟。

⑤妍(yán研):美丽。

⑥遗腹子:在父亲死后出生的儿子。

⑦宗正:姓氏。

⑧"昔汉"句:汉昭帝时,有占卜者冒充戾太子刘据之事,详见本书第23卷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

⑨斛斯:鲜卑族姓氏。

⑩"遂割"句: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淮、汉以北郡县多降于后秦。姚兴所割让的十二州,大约都在汉水以北。

【译文】

11 当初,南燕君主慕容备德在秦国做官,任张掖太守,他的哥哥慕容纳和母亲公孙氏住在张掖。慕容备德跟随秦王苻坚进犯淮南,留下金刀和他的母亲告别。慕容备德和燕王慕容垂在山东起兵,张掖太守苻昌逮捕慕容纳和慕容备德的几个儿子,全部杀了他们,公孙氏因年老得以赦免,慕容纳的妻子段氏正怀孕,没有处决。狱吏呼延平,是慕容备德的旧日属吏,偷偷地带着公孙氏和段氏逃到羌族活动区域。段氏生下儿子慕容超,慕容超十岁时公孙氏病重,临死前,把金刀交给慕容超说:"你如能回到东方,应该把这把刀交还给你的叔叔。"呼延平又带着慕容超母子逃到凉国。等到吕隆投降秦国,慕容超随着凉州民众迁徙到长安。呼延平去世,段氏为慕容超娶他的女儿为妻。

慕容超担心被秦国人所录用,就假装发疯,向人乞讨;秦国人鄙视他,只有东平公姚绍见到后觉得他不是一般人,向秦王姚兴进言说:"慕容超身体魁伟,恐怕不是真的发疯,希望稍微赐予官职爵位来约束他。"姚兴召见,和慕容超交谈,慕容超故意错误地回答问

题，或者问了后不作回答。姚兴对姚绍说："谚语说'好皮肉不包笨骨头'，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于是把他放走。

慕容备德听说慕容纳有遗腹子在秦国，派遣济阴人吴辩前去查访，吴辩通过同乡人宗正谦在长安占卜算卦，把情况告诉慕容超。慕容超不敢告诉他的母亲和妻子，暗中和宗正谦变易姓名，逃回南燕。走到梁父，镇南长史悦寿把消息报告给兖州刺史慕容法。慕容法说："从前，汉朝有个占卜算卦的人假称是卫太子，现在怎么知道慕容超不是这一类的人呢？"不以礼仪接待慕容超。慕容超因此和慕容法有了嫌隙。

慕容备德听说慕容超到来，非常高兴，派遣三百名骑兵迎接他。慕容超到了广固，把金刀献给慕容备德；慕容备德哀伤地哭泣，悲痛到自己不能承受的地步。封慕容超为北海王，任命他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开府仪同三司，精选当时有才干的人，做他的僚属。慕容备德没有儿子，打算以慕容超为后嗣。慕容超入宫就侍奉慕容备德，使他十分欢悦，出宫就谦逊待人，礼贤下士，因此，朝廷内外的美好声誉都自然地归于慕容超。

12 五月，桂阳太守章武王司马秀和益州刺史司马轨之谋图反叛，被诛杀。司马秀的妻子，是桓振的妹妹，所以自己起了疑心，因而反叛。

13 桓玄的残余党羽桓亮、苻宏等人聚集部众，扰乱郡县，共有几十处，刘毅、刘道规、檀祗等人分别率军讨伐，消灭了他们，荆州、湘州、江州、豫州全部平定。皇帝下诏委派刘毅担任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豫州刺史，何无忌担任都督江东五郡军事、会稽内史。

14 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叛，招引魏国军队为外援，清河、阳平二郡太守孙全聚集部众响应他。六月，魏国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将斛斯兰进犯徐州，围攻彭城。刘裕派遣他的弟弟南彭城内史刘道怜、东海太守孟龙符率领军队援救，杀死刘该和孙全，魏国军队战败逃走。孟龙符，是孟怀玉的弟弟。

15 秦国陇西公姚硕德征伐仇池，屡次打败杨盛的军队；将军敛俱进攻汉中，攻下成固，迁徙流民三千多家到关中。秋，七月，杨盛到秦国请求投降。秦国委派杨盛担任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

16 刘裕派遣使者向秦国请求和解，并且请求割让南乡等各郡，秦王姚兴答应了。臣属们都认为不可以，姚兴说："天下的好事是共同的。刘裕从低微的地位崛起，能够讨伐、诛杀桓玄，复兴晋王室，内部革新各项政事，外部整顿勘定疆土，我为什么要珍惜几个郡，不去成全他的美事呢？"于是割让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个郡，归还给晋国。

八月，燕国辽西太守邵颜犯罪，逃亡后做了盗贼；九月，中常侍郭仲前往讨伐，杀了他。

17 汝水竭[1]，南燕主备德恶之，俄而寝疾；北海王超请祷之，备德曰："人主之命，短长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请，不许。

戊午[2]，备德引见群臣于东阳殿，议立超为太子。俄而地震，百官惊恐，备德亦不自安，还宫。是夜，疾笃，瞑不能言。段后大呼曰："今召中书作诏立超，可乎？"备德开目颔之。乃立超为皇太子，大赦。备德寻卒。为十余棺，夜，分出四门，潜瘗山谷[3]。

己未[4]，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为皇太后。以北地王钟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慕容法为征南大将军、都督徐·兖·扬·南兖四州诸军事，加慕容镇开

府仪同三司，以尚书令封孚为太尉，麴仲为司空，封嵩为尚书左仆射。癸亥[5]，虚葬备德于东阳陵，谥曰献武皇帝，庙号世宗。

超引所亲公孙五楼为腹心。备德故大臣北地王钟、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补外职。超以钟为青州牧，宏为徐州刺史。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领屯骑校尉，内参政事。封孚谏曰："臣闻亲不处外，羁不处内[6]。钟，国之宗臣，社稷所赖；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应参翼百揆，不宜远镇外方。今钟等出藩，五楼内辅，臣窃未安"。超不从。钟、宏心皆不平，相谓曰："黄犬之皮，恐终补狐裘也[7]。"五楼闻而恨之。

18 魏咏之卒，江陵令罗脩谋举兵袭江陵，奉王慧龙为主。刘裕以并州刺史刘道规为都督荆·宁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脩不果发，奉慧龙奔秦。

19 乞伏乾归伐仇池，为杨盛所败。

西凉公暠与长史张邈谋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逊；以张体顺为建康太守，镇乐涫[8]，以宋繇为敦煌护军，与其子敦煌太守让镇敦煌，遂迁于酒泉。

暠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9]，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10]，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雠，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颡[11]，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

20 十二月，燕王熙袭契丹。

【注释】

①汝水：河流名，出于齐国东安平(治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向东北方向流至巨定(治今山东广饶北)。

②戊午：九月己卯朔，无戊午，疑此下支日前脱"十月"二字，如此，则戊午为十月初十。

③瘞(yì 易)：掩埋；埋藏。

④己未：九月己卯朔，无己未。

⑤癸亥：九月己卯朔，无癸亥。

⑥"臣闻"二句：语出《左传》昭公十一年申无宇谏楚灵王之言"亲不在外，羁不在内"。羁：从其他地方前来寄居的人。

⑦"黄犬"二句：语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邹忌相齐，淳于髡对他说："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邹忌回答："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慕容钟、段宏引用这个典故，在于说明公孙五楼是个小人，终将乱国。

⑧乐涫：县名，治今甘肃酒泉东南。

⑨逆诈亿必：语本《论语·宪问篇》"不逆诈，不亿不信"及《子罕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逆诈，预先猜疑别人存心欺诈之意。亿必，大意为主观臆度，事先作肯定判断。

⑩莅(lì)：到，临。

⑪颖(lèi 类)：缺点、毛病。

【译文】

17 汝水枯竭，南燕君主慕容备德很焦虑，不久，生了重病；北海王慕容超请求为他祈祷，慕容备德说："君主的寿命，长短由上天决定，不是汝水所能控制的。"慕容超坚决请求，慕容备德不答应。

戊午日，慕容备德在东阳殿召见臣属，商议立慕容超为太子。突然发生地震，文武官员震惊恐慌，慕容备德也心中不安，回到宫中。这天夜晚，病情严重，闭着眼睛，不能说话。

段皇后大声呼喊说："现在召唤中书令撰写诏书立慕容超，可以吗？"慕容备德睁开眼睛，点了点头。于是立慕容超为皇太子，大赦境内。慕容备德不一会儿去世。他们制作了十多个棺材，夜晚，分别从四个城门抬出，秘密埋葬在山谷中。

己未日，慕容超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太上。尊奉段皇后为皇太后。委派北地王慕容钟担任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慕容法担任征南将军、都督徐·兖·扬·南兖四州诸军事，加授慕容镇为开府仪同三司，委派尚书令封孚担任太尉，鞠仲担任司空，封嵩担任尚书左仆射。癸亥日，在东阳陵埋葬没有慕容备德尸体的空棺材，给慕容备德定谥号为献武皇帝，庙号为世宗。

慕容超任用亲信公孙五楼为心腹。慕容备德从前的大臣北地王慕容钟、段宏等人都内心不安，请求补授外地的职务。慕容超委派慕容钟担任青州牧，段宏担任徐州刺史。慕容超又委派公孙五楼担任武卫将军，兼任屯骑校尉，在朝内参预政事。封孚规劝说："臣下听说亲属不能安置在外地，寄居的人不能安置在朝内。慕容钟，是国家的宗室重臣，是王室的支柱；段宏，在外戚中有美好的名望，为百姓所敬仰；正应当让他们辅助文武官员，不应该让他们到外地镇守。现在慕容钟等人出居外地，公孙五楼在朝内辅政，臣下私下里感到不安。"慕容超不听从。慕容钟、段宏心中都很不满，互相说："黄狗的皮，恐怕终究要补狐皮大衣了。"公孙五楼听说后对他们怀恨在心。

18 魏咏之去世，江陵令罗脩策划起兵袭击江陵，拥戴王慧龙为首领。刘裕委派并州刺史刘道规担任都督荆·宁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罗脩来不及起兵，陪同王慧龙逃往秦国。

19 乞伏乾归征伐仇池，被杨盛打败。

西凉公李暠和长史张邈商议把都城迁到酒泉，来逼近沮渠蒙逊；委派张体顺担任建康太守，镇守乐涫，委派宋繇担任敦煌护军，和他的儿子敦煌太守宋让镇守敦煌，于是迁都到酒泉。

李暠写下手谕告诫几个儿子，认为："执政的人对奖赏和惩罚应当态度审慎，不要凭自己的爱憎行事，亲近忠实正直的君子，疏远奸邪阿谀的小人，不要让身边的人窃取权柄。对于诋毁和赞誉，应当斟酌、辨别真伪，审理案情，一定要和颜悦色，推究情理，务必不要预先猜疑别人存心欺诈，不要主观臆度、过早就对事情作肯定判断，轻易地恶言恶语。一定要广泛征求意见，不要刚愎自用。我执政五年，虽然不能使民众休养生息，但是能宽容别人的错误，早上还是仇人，晚上就能成为知心朋友，大致上没有对不起新知旧友的地方，处事讲求公平，心胸坦荡，不心存偏爱，起初还不能完全包容他人，逐渐就能增损调适。考虑当前似乎不合算，从长久着眼则受用无穷，这样，在前代贤人面前差不多也没有羞愧了。"

20 十二月，燕王慕容熙袭击契丹。

二　年

1 春，正月，甲申，魏主珪如豺山宫。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县置三令长；刺史、令长各之州县。太守虽置而未临民，功臣为州者皆征还京师，以爵归第。

2 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击谯明子于白帝，破之。

3 燕王熙至陉北[1]，畏契丹之众，欲还，苻后不听；戊申[2]，遂弃辎重，轻兵袭高句丽。

4 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权幸，盘于游畋，封孚、韩谠屡谏不听。超尝临轩谓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对曰："桀、纣。"超惭怒，孚徐步而出，不为改容。鞠仲谓孚曰："与天子言，何得如是？宜还谢。"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

所耳！"竟不谢。超以其时望，优容之。

5 桓玄之乱，河间王昙之子国璠、叔璠奔南燕，二月，甲戌，国璠等攻陷弋阳。

6 燕军行三千余里，士马疲冻，死者属路，攻高句丽木底城[3]，不克而还。夕阳公云伤于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7 三月，庚子，魏主珪还平城；夏，四月，庚申，复如豺山宫；甲午[4]，还平城。

8 柔然社仑侵魏边。

9 五月，燕王宝之子博陵公虔、上党公昭，皆以嫌疑赐死。

10 六月，秦陇西公硕德自上邽入朝，秦王兴为之大赦；及归，送之至雍，乃还。兴事晋公绪及硕德皆如家人礼，车马、服玩，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国家大政，皆咨而后行。

【注释】

①陉北：地名，指冷陉山以北。冷陉山，即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坝后（一说即今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奎屯山）。

②戊申：正月丁丑朔，无戊申。

③木底城：城名，在今辽宁新宾西。

④甲午：四月丙午朔，无甲午。

【译文】

二年（丙午，公元 406 年）

1 春，正月，初八，魏国君主拓跋珪前往豺山宫。各州设置三个刺史，各郡设置三个太守，各县设置三个县令县长；刺史、县令县长各

自到州、县。太守虽然设置了,却不治理民众,功臣担任了刺史的,都征调回京城,保持爵位,回到私宅。

2 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到白帝城攻打谯明子,打败了他。

3 燕王慕容熙到达冷陉山以北,畏惧契丹人多,打算返回,苻皇后不听从;戊申日,抛弃轻重装备和物资,以轻装的部队袭击高句丽。

4 南燕君主慕容超猜忌暴虐,一天比一天严重,政事由受宠幸的权臣掌握,自己沉迷在游玩打猎的享乐中,封孚、韩谆屡次规劝,都不听从。慕容超曾经到前殿问封孚说:"我可以和前代哪个君主相比?"回答说:"夏桀、商纣。"慕容绍羞愧恼怒,封孚慢慢地走出去,不因此而改变神色。鞠仲对封孚说:"和天子说话,怎么能像这样呢?应该退回去道歉。"封孚说:"我年纪有了七十,只求死时得到合适的处所而已!"终究不肯道歉。慕容超因封孚是当时有名望的人,特地宽容了他。

5 桓玄作乱时,河间王司马昙的儿子司马国璠、司马叔璠逃到南燕,二月,二十八日,司马国璠等人攻下弋阳。

6 燕国军队走了三千多里,兵马疲倦受冻,死亡的在路上前后相接,攻打高句丽的木底城,没有攻下便返回了。夕阳公慕容云被箭射伤,并且畏惧燕王慕容熙的残暴,就以有病为理由辞去了官职。

7 三月,二十五日,魏国君主拓跋珪回到平城;夏,四月,十五日,又前往豺山宫;甲午日,回到平城。

8 柔然可汗郁久闾社仑侵犯魏国的边境。

9 五月,燕国君主慕容宝的儿子博陵公慕容虔、上党公慕容昭,都因事牵连而被怀疑,赐令自杀。

10 六月,秦国陇西公姚硕德从上邽入京朝见,秦王姚兴为此而大赦境内;等到姚硕德返归,姚兴送他到了雍城才回来。姚兴敬奉晋公姚绪和姚硕德,都用家庭亲人间的礼仪,车马、衣服、珍玩,首先献给二位叔父,自己使用次等的,国家大政,都征询他们的意见

后再施行。

11 秃发傉檀伐沮渠蒙逊，蒙逊婴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还[1]，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口于秦。秦王兴以为忠，以傉檀为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镇姑臧，征王尚还长安。凉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诣长安留尚，兴弗许。威见兴，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于兹五年[2]，土宇僻远，威灵不接，士民尝胆抆血[3]，共守孤城；仰恃陛下圣德，俯杖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贸马三千匹、羊三万口；贱人贵畜，无乃不可！若军国须马，直烦尚书一符，臣州三千余户，各输一马，朝下夕办，何难之有？昔汉武倾天下之资力，开拓河西，以断匈奴右臂。今陛下无故弃五郡之地忠良华族[4]，以资暴虏，岂惟臣州士民坠于涂炭，恐方为圣朝旰食之忧[5]。"兴悔之，使西平人车普驰止王尚，又遣使谕傉檀。会傉檀已帅步骑三万军于五涧[6]，普先以状告之；傉檀遽逼遣王尚；尚出自清阳门[7]，傉檀入自凉风门[8]。

别驾宗敞送尚还长安，傉檀谓敞曰："吾得凉州三千余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舍我去乎？"敞曰："今送旧君，所以忠于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贵州，怀远安迩之略如何？"敞曰："凉土虽弊，形胜之地。殿下惠抚其民，收其贤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获？"因荐本州文武名士十余人；傉檀嘉纳之。王尚至长安，兴以为尚书。

偁檀燕群臣于宣德堂,仰视叹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祎曰:"昔张文王始为此堂[9],于今百年,十有二主矣[10],惟履信思顺者可以久处。"偁檀善之。

12 魏主珪规度平城,欲拟邺、洛、长安,修广宫室。以济阳太守莫题有巧思,召见,与之商功[11]。题久侍稍怠,珪怒,赐死。题,含之孙也[12]。于是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淦南宫,阙门高十余丈,穿沟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三十日罢。

13 秋,七月,魏太尉宜都丁公穆崇薨。

14 八月,秃发偁檀以兴城侯文支镇姑臧,自还乐都;虽受秦爵命,然其车服礼仪,皆如王者。

15 甲辰,魏主珪如豺山宫,遂之石漠[13]。九月,度漠北;癸巳,南还长川[14]。

刘裕闻谯纵反,遣龙骧将军毛脩之将兵与司马荣期、文处茂、时延祖共讨之。脩之至宕渠,荣期为其参军杨承祖所杀,承祖自称巴州刺史,脩之退还白帝。

【注释】

①赤泉:地名,一名赤乌泉,在今甘肃武威西南。

②"于此"句: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吕隆降秦,至本年是第五年。

③抆(wěn 稳):擦。

④五郡之地:指汉武帝时开始设置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金城五郡。

⑤旰(gàn 干)食:晚食,指事忙不能按时吃饭。

⑥五涧:地名,在今甘肃武威南。

⑦清阳门：姑臧城东门。“清”，当作“青”。

⑧凉风门：姑臧城南门。

⑨张文王：指前凉王张骏。

⑩十有二主：十二人依次为张骏、张重华、张曜灵、张祚、张玄靓、张天锡、梁熙、吕光、吕绍、吕纂、吕隆、王尚。

⑪商功：《九章算术》篇名之一，内容是讲测量体积、计算用工的方法，这里引伸为规划、计算之意。

⑫“含之”句：莫含之事，见本书第89卷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

⑬石漠：地名，指今内蒙古四王子旗和察哈尔右翼后旗北部一带。

⑭长川：城名，在今内蒙古兴和西北。

【译文】

11 秃发傉檀征伐沮渠蒙逊，沮渠蒙逊环绕城池，严密防守。秃发傉檀到达赤泉后返回，向秦国献上三千匹马、三万只羊。秦王姚兴认为秃发傉檀忠诚，委派秃发傉檀担任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镇守姑臧，征召王尚回长安。凉州人申屠英等人派遣主簿胡威前往长安，请求留下王尚，姚兴不答应。胡威拜见姚兴，流着眼泪说：“臣下所在的凉州遵从君王的教化，至今已有五年，疆土偏僻遥远，朝廷的威力不能达到，官吏民众卧薪尝胆，擦拭鲜血，共同守卫孤立的城池；上靠陛下圣明的恩德，下仗贤明刺史的仁政，终于得以保全，直到今日。陛下为什么竟然拿我们换取三千匹马、三万只羊？轻视人而珍视牲畜，恐怕是不可以的吧！如果国家需要马匹，只要麻烦尚书省下一道命令，臣下州中三千多家，各家输纳一匹马，早上下令而晚上办成，有什么困难的呢？从前汉武帝用尽天下的物资、财力，开拓河西，来斩断匈奴的右臂。现在陛下无缘无故地放弃五郡土地上忠实善良的民众和贵族，来资助残暴的敌寇，这岂只是臣下州中官吏民众陷入泥潭、掉进火坑，恐怕就要成为圣明的朝廷吃饭都不得安宁的忧患啊！”姚兴很后悔，命令西平人车普骑快马去止住王尚，又派遣使者晓谕秃发傉檀。正巧，秃发傉檀

已经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驻扎在五涧，车普先把情况告诉了他；秃发傉檀于是逼迫王尚上路；王尚从清阳门出城，秃发傉檀从凉风门进城。

别驾宗敞送王尚回长安，秃发傉檀对宗敞说："我得到凉州三千多家，但心中寄予厚望的，只有你一人，为什么舍弃我离开呢？"宗敞说："现在护送旧日的长官，就是忠于殿下啊！"秃发傉檀说："我刚刚治理凉州，安抚远近的策略该是怎样的呢？"宗敞说："凉州虽然凋弊，却是地势优越便利的地方。殿下安抚民众，施予恩惠，选拔他们中的出众人才来建立功名，有什么目标不能达到呢？"于是推荐了本州十多个有名的文武人才；秃发傉檀高兴地接受他的意见和推荐。王尚到达长安，姚兴委任他为尚书。

秃发傉檀在宣德堂宴请文武官员，抬头仰望后叹息说："古人有句话说：'造房子的不住房，住房子的不造房。'这话是真的啊！"武威人孟祎说："从前张文王开始造这座殿堂，到现在一百年，经历过十二个主人了，只有履行信义顺应民心的人，才可以长久地住在这里。"秃发傉檀认为他说得对。

12 魏国君主拓跋珪规划营建平城，想仿照邺城、洛阳、长安，修治、扩充宫殿。因济阳太守莫题擅长精巧的构想，召见莫题，和他一起规划样式、计算工程量。莫题侍奉时间一长，稍微有些懈怠，拓跋珪发怒，赐令他自杀。莫题，是莫含的孙子。于是，调发八个部落五百里以内的成年男子修筑滏南宫，宫门有十多丈高，挖掘水沟池塘，扩大苑囿，规划建造外城，周围二十里，分别设置贸易场所和居住区，三十日完工。

13 秋，七月，魏国太尉宜都王穆崇逝世。

14 八月，秃发傉檀委派兴城侯秃发文支镇守姑臧，自己回到乐都；他虽然接受秦国的爵位官职，但车马服饰和礼仪，都和君王一样。

15 初一，魏国君主拓跋珪前往豺山宫，于是到了石漠。九月，穿

过沙漠向北行进；二十一日，向南回到长川。

刘裕听说谯纵反叛，派遣龙骧将军毛脩之率领军队，和司马荣期、文处茂、时延祖一起讨伐他。毛脩之到达宕渠，司马荣期被他的参军杨承祖杀死，杨承祖自称为巴州刺史，毛脩之退回到白帝。

16 秃发傉檀求好于西凉，西凉公暠许之。

沮渠蒙逊袭酒泉，至安珍[1]。暠战败城守，蒙逊引还。

17 南燕公孙五楼欲擅朝权，谮北地王钟于南燕主超，请诛之。南燕主备德之卒也，慕容法不奔丧，超遣使让之；法惧，遂与钟及段宏谋反。超闻之，征钟；钟称疾不至，超收其党侍中慕容统等，杀之。征南司马卜珍告左仆射封嵩数与法往来，疑有奸，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惧，泣告超曰："嵩数遣黄门令牟常说吾曰：'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2]。'我妇人识浅，恐帝见杀，即以语法，法为谋见误，知复何言？"超乃车裂嵩。西中郎将封融奔魏。

超遣慕容镇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仆射济阳王凝及韩范攻兖州[3]。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与群盗袭石塞城[4]，杀镇西大将军馀郁，国中振恐。济阳王凝谋杀韩范，袭广固，范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范并将其众，攻梁父，克之。法出奔魏，凝出奔秦。慕容镇克青州，钟杀其妻子，为地道以出，与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钟为始平太守，凝为侍中。

南燕主超好变更旧制，朝野多不悦；又欲复肉刑，增

置烹镮之法[5],众议不合而止。

冬,十月,封孚卒。

18 尚书论建义功,奏封刘裕豫章郡公,刘毅南平郡公,何无忌安成郡公,自余封赏有差。

19 梁州刺史刘稚反,刘毅遣将讨禽之。

20 庚申,魏主珪还平城。

21 乙亥[6],以左将军孔安国为尚书左仆射。

22 十一月,秃发傉檀迁于姑臧。

23 乞伏乾归入朝于秦。

24 十二月,以何无忌为都督荆·江·豫三州八郡军事、江州刺史[7]。

25 是岁,桓石绥与司马国璠、陈袭聚众胡桃山为寇[8],刘毅遣司马刘怀肃讨破之。石绥,石生之弟也。

【注释】

①安珍:县名,当作"安祺",安祺治今甘肃酒泉东。

②永康故事:后燕永康元年(公元396年),慕容宝杀死母亲段后(不是生身母亲),其事详见本书第108卷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

③"超遣"三句:当时,青州刺史治东莱(在今山东掖县),徐州刺史治莒城(在今山东莒县),兖州刺史治梁父(在今山东新泰西)。

④石塞城:城名,在今山东长清西南。

⑤烹镮(huàn 患)之法:把人放到锅中煮死、用车撕裂人体的刑罚。

⑥乙亥:十月癸卯朔,无乙亥。

⑦八郡:大约为荆州的武昌、江州的寻阳、豫章、庐陵、临川、鄱阳、南康、豫州的晋熙等八郡。

⑧胡桃山:山名,确址待考,大致上是在历阳郡(治今安徽和县)境内。

【译文】

16 秃发傉檀向西凉请求和好，西凉公李暠答应了。

沮渠蒙逊袭击酒泉，到达安珍。李暠战败，据城防守，沮渠蒙逊率军返回。

17 南燕公孙五楼想要独揽朝中大权，向南燕君主慕容超诬陷北地王慕容钟，请求诛杀他。南燕君主慕容备德去世时，慕容法没有奔丧，慕容超派遣使者责备他；慕容法畏惧，于是同慕容钟和段宏策划反叛。慕容超得知后，征召慕容钟；慕容钟称说有病，不到广固，慕容超逮捕他的同党侍中慕容统等人，杀了他们。征南司马卜珍控告左仆射封嵩多次和慕容法交往，怀疑有奸谋，慕容超逮捕封嵩，交付廷尉。太后畏惧，哭着告诉慕容超说："封嵩多次派遣黄门令牟常劝我说：'皇帝不是太后生的，恐怕会依照永康初年的旧例行事。'我是一个妇人，见识短浅，恐怕皇帝杀了我，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慕容法，慕容法替我出主意，以致被他所欺骗，现在虽然知道了，又有什么话可说呢？"慕容超于是用车裂刑罚处死封嵩。西中郎将封融逃往魏国。

慕容超派遣慕容镇攻打青州，慕容昱攻打徐州，右仆射济阳王慕容凝和韩范攻打兖州。慕容昱攻下莒城，段宏逃往魏国。封融和一群盗贼袭击石塞城，杀死镇西大将军馀郁，国中震惊恐慌。济阳王慕容凝策划杀掉韩范，袭击广固，韩范知道了他的计划，调集军队攻打慕容凝，慕容凝逃往梁父；韩范一并统领慕容凝的部众，攻打梁父，攻下来了。慕容法逃出投奔魏国，慕容凝逃出投降秦国。慕容镇攻下青州，慕容钟杀死他的妻子儿女，挖地道逃出城，和高都公慕容始都逃往秦国。秦国委派慕容钟担任始平太守，慕容凝担任侍中。

南燕君主慕容超喜好变更旧日的制度，朝野人士中很多人都不高兴；又想恢复肉刑，增加烹煮和车裂的刑罚，因大家一致认为不合适才作罢。

冬，十月，封孚去世。

18 尚书评定兴起义兵的功劳，奏请封刘裕为豫章郡公，刘毅为南平郡公，何无忌为安成郡公，其余的人各按等级封赏。

19 梁州刺史刘稚反叛，刘毅派遣将领讨伐，擒获了他。

20 十八日，魏国君主拓跋珪回到平城。

21 乙亥日，朝廷委派左将军孔安国担任尚书左仆射。

22 十一月，秃发傉檀迁到姑臧。

23 乞伏乾归到秦国朝见姚兴。

24 十二月，朝廷委派何无忌担任都督荆·江·豫三州八郡军事、江州刺史。

25 这一年，桓石绥和司马国璠、陈袭聚集部众，在胡桃山做贼寇，刘毅派遣司马刘怀肃讨伐，打败了他们。桓石绥，是桓石生的弟弟。

三　年

1 春，正月，辛丑朔[1]，燕大赦，改元建始。

2 秦王兴以乞伏乾归浸强难制，留为主客尚书，以其世子炽磐行西夷校尉，监其部众。

3 二月，己酉，刘裕诣建康，固辞新所除官，欲诣廷尉；诏从其所守，裕乃还丹徒。

4 魏主珪立其子脩为河间王，处文为长乐王，连为广平王，黎为京兆王。

5 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谓宜当朝政，悒悒不得志[2]；出为东阳太守，尤不乐。何无忌素慕其名；东阳，无忌所统[3]，仲

文许便道脩谒，无忌喜，钦迟之[4]。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过府；无忌以为薄己，大怒。会南燕入寇，无忌言于刘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虏不足忧也。"闰月，刘裕府将骆冰谋作乱，事觉，裕斩之。因言冰与仲文、桓石松、曹靖之、卞承之、刘延祖潜相连结，谋立桓胤为主，皆族诛之。

6 燕王熙为其后苻氏起承华殿，负土于北门，土与谷同价。宿军典军杜静载棺诣阙极谏，熙斩之。

苻氏尝季夏思冻鱼[5]，仲冬须生地黄[6]，熙下有司切责不得而斩之。

夏，四月，癸丑[7]，苻氏卒，熙哭之懑绝[8]，久而复苏；丧之如父母，服斩衰[9]，食粥。命百官于宫内设位而哭，使人按检哭者，无泪则罪之，群臣皆含辛以为泪。高阳王妃张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为殉，乃毁其襚靴中得弊毡[10]，遂赐死。右仆射韦璆等皆恐为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户率营陵，费殚府藏。陵周围数里，熙谓监作者曰："善为之，朕将继往。"

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号，出居外宫。

7 氐王杨盛以平北将军苻宣为梁州督护，将兵入汉中，秦梁州别驾吕莹等起兵应之；刺史王敏攻之。莹等求救于盛，盛遣军临沔口[11]，敏退屯武兴[12]。盛复通于晋，晋以盛为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五月，丙戌[13]，燕尚书郎苻进谋反，诛。进，定之子也。

【注释】

①辛丑朔:正月壬申朔,无辛丑。二月朔日为辛丑,疑本段编排略有误差。

②悒悒(yì义):忧愁不安。

③"东阳"二句:何无忌都督浙江东五郡,东阳属五郡之一。

④迟(zhì治):等待。

⑤"苻氏"句:季夏,农历六月;冻鱼,即鱼冻。六月时,煎鱼的汤汁因温度高不能冻结。

⑥"仲冬"句:仲冬,农历十一月;地黄,药用植物,可治妇女病,新鲜的称生地黄,采摘其根、叶的时间为二月、八月。

⑦癸丑:四月庚午朔,无癸丑。

⑧懑(mèn闷):烦闷、愤慨。

⑨斩衰(cuī崔):旧时五时丧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制的丧服,左右和下边不缝。子、未嫁女对父母,媳对公婆,承重孙对祖父母,妻对父,都服斩衰。

⑩隧(suì遂)靴:送丧时穿的靴子。

⑪浈(jìn尽)口:城名,又名白马城、阳平关、阳安关,即今陕西勉县(菜园子)西老勉县。

⑫武兴:城名,即今陕西略阳。

⑬丙戌:五月己亥朔,无丙戌。

【译文】

三年(丁未,公元407年)

1 春,正月,辛丑朔日,燕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始。

2 秦王姚兴因为乞伏乾归逐渐强大,难以控制,留下他担任主客尚书,委派他的世子乞伏炽磐代理西夷校尉职务,管理他的部众。

3 二月,初九,刘裕前往建康,坚决辞让新近任命他的职务,并打算到廷尉接受处罚;皇帝下诏顺从他的心意,刘裕才回到丹徒。

4 魏国君主拓跋珪立他的儿子拓跋脩为河间王,拓跋处文为长乐王,拓跋连为广平王,拓跋黎为京兆王。

5 殷仲广一向有才干声望,自认为应当执掌朝政,所以总是忧愁

不安，心情不舒畅；被调出去担任东阳太守，更是郁郁不乐。何无忌一向仰慕他的名声；东阳，在何无忌统辖区域内，殷仲文答应顺路去拜访，何无忌很高兴，恭敬地等待着他。可是殷仲文因仕途不顺，精神恍惚，竟没有到何无忌的都督府；何无忌认为殷仲文轻视自己，非常愤怒。恰巧南燕进犯，何无忌向刘裕进言说："桓胤、殷仲文才是心腹大患，北面的敌寇不值得担忧。"闰月，刘裕府中将领骆冰阴谋作乱，事情被发觉，刘裕杀了他。于是声称骆冰和殷仲文、桓石松、曹靖之、卞承之、刘延祖暗中互相勾结，策划拥立桓胤为君主，都全族诛灭。

6 燕王慕容熙为他的皇后苻氏建造承华殿，从北门外运土，土的价格与谷价相同。宿军典军杜静用车载着棺材，到宫中极力规劝，慕容熙杀了他。

苻氏曾经在盛夏想吃冻鱼，在严冬需要生地黄，慕容熙下令主管官员一定弄到，弄不到就杀掉他。

夏，四月，癸丑日，苻氏去世，慕容熙哭着气闷昏厥，好久才苏醒过来；对苻氏的丧礼就如同死了父母，穿最重的丧服，只喝稀粥。命令文武官员在宫内设灵位，一起哭泣，派人检查哭泣的人，如没有眼泪就治他的罪，臣属们都眼含辛辣的东西，刺激出眼泪。高阳王的妃子张氏，是慕容熙的嫂子，人长得漂亮，又聪明机敏，慕容熙想以她为殉葬的人，就拆开她送丧时穿的靴子，从中发现有不好的毛毡，从而赐令她自杀。右仆射韦璆等人都担心要殉葬，洗发洗身，等待命令。公卿以下官吏直到兵士民众，每户都去营造陵墓，府库中的积蓄全部用光。陵墓周围有几里长，慕容熙对监督营造的人说："好好地做，我将要随她进去了。"

二十八月，燕国太后段氏被去掉尊贵的名号，搬出宫外居住。

7 氐王杨盛委派平北将军苻宣担任梁州督护，率领军队进入汉中，秦国梁州别驾吕莹等人起兵响应他；刺史王敏攻打他。吕莹等人向杨盛请求救援，杨盛派遣军队前往沔口，王敏退到武兴屯驻。

杨盛又和晋国通好，晋国委派杨盛担任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杨盛于是委派苻宣代理梁州刺史职务。

五月，丙戌日，燕国尚书郎苻进谋图反叛，被诛杀。苻进，是苻定的儿子。

8 魏主珪北行至濡源[1]。

9 魏常山王遵以罪赐死。

10 初，魏主珪灭刘卫辰，其子勃勃奔秦[2]，秦高平公没弈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仪，性辩慧，秦王兴见而奇之，与论军国大事，宠遇逾于勋旧。兴弟邕谏曰："勃勃不可近也。"兴曰："勃勃有济世之才，吾方与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为安远将军，使助没弈干镇高平，以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之[3]，使伺魏间隙。邕固争以为不可。兴曰："卿何以不知其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众残，贪猾不仁，轻为去就；宠之逾分，恐终为边患。"兴乃止；久之，竟以勃勃为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4]，镇朔方。

魏主珪归所虏秦将唐小方于秦。秦王兴请归贺狄干，仍送良马千匹以赎狄伯支，珪许之[5]。

勃勃闻秦复与魏通而怒，乃谋叛秦。柔然可汗社仑献马八千匹于秦，至大城[6]，勃勃掠取之，悉集其众三万余人伪畋于高平川[7]，因袭杀没弈干而并其众。

勃勃自谓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称大夏天王、大单

于，大赦，改元龙升，置百官。以其兄右地代为丞相，封代公；力俟提为大将军，封魏公；叱于阿利为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罗引为司隶校尉，若门为尚书令，叱以鞬为左仆射，乙斗为右仆射。

贺狄干久在长安，常幽闭，因习读经史，举止如儒者。及还，魏主珪见其言语衣服皆类秦人，以为慕而效之，怒，并其弟归杀之。

11 秦王兴以太子泓录尚书事。

12 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13 汝南王遵之坐事死。遵之，亮之五世孙也。

【注释】

①濡源：地名，即今河北东北部滦河的上源。

②“其子”句：刘勃勃投奔后秦，见本书第100卷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

③三城：地名，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南。　朔方：郡名，治今陕西子长东南。

④三交：城名，确址待考，一说在今陕西宝鸡市西，一说在今陕西绥德县境。

⑤“秦王”二句：后秦扣留贺狄干，见本书第112卷晋安帝元兴元年（狄伯支、唐小方被擒也在这一年）。

⑥大城：县名，治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

⑦高平川：河流名，又名苦水、葫芦川，即今宁夏黄河支流清水河。

【译文】

8 魏国君主拓跋珪向北巡视，到达濡源。

9 魏国常山王拓跋遵因犯罪被赐令自杀。

10 当初，魏国君主拓跋珪消灭刘卫辰，刘卫辰的儿子刘勃勃逃

往秦国，秦国高平公没弈干把女儿嫁给他。刘勃勃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生性能言善辩，机智敏捷，秦王姚兴见到后认为他是个奇才，和他谈论国家军政大事，对他的宠爱超过旧日的有功之臣。姚兴的弟弟姚邕规劝说："刘勃勃是不可以亲近的。"姚兴说："刘勃勃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我正要和他一起平定天下，你们为什么要预先猜忌他呢？"于是委派刘勃勃担任安远将军，让他协助没弈干镇守高平，把三城、朔方各夷族以及刘卫辰的部众三万人配备给他，让他窥伺魏国的可乘之机。姚邕执意争辩，认为千万不可这样安排。姚兴说："你怎么知道刘勃勃的为人？"姚邕说："刘勃勃侍奉主上态度傲慢，统御下属手段残忍，贪婪狡猾，不讲仁义，随意归附或背叛别人；您过分地宠爱他，恐怕最终要成为边境上的祸患。"姚兴这才放弃了原来的安排；过了些时竟又委派刘勃勃担任安北将军、五原公，把三交五个鲜卑部落及各夷族二万多家配备给他，镇守朔方。

魏国君主拓跋珪把俘获的秦国将领唐小方归还给秦国。秦王姚兴请求放贺狄干回魏国，并送一千匹好马来赎回狄伯支，拓跋珪答应了。

刘勃勃听说秦国又和魏国和好，非常愤怒，于是策谋背叛秦国。柔然可汗郁久闾社仑献给秦国八千匹马，到达大城，刘勃勃把马匹抢掠过来，集中所有的部众三万多人，假装在高平川打猎，乘机突袭，杀死没弈干，吞并了他的部众。

刘勃勃自认为是夏后氏的后裔，六月，自称为大夏天王、大单于，大赦境内，改年号为龙升，设置文武官员。委派他的哥哥刘右地代担任丞相，封为代公；刘力俟提担任大将军，加封魏公；刘叱干阿利担任御史大夫，加封梁公；弟弟刘阿利罗引担任司隶校尉，刘若门担任尚书令，刘叱以鞬担任左仆射，刘乙斗担任右仆射。

贺狄干留在长安很久，时常被囚禁，于是利用这个时机研习经籍史册，举止言谈像个读书人。等到返回，魏国君主拓跋珪看到他的言谈和衣服都像秦国人，以为他是羡慕秦国人而仿效他们，很生

气，把他和他的弟弟贺归一起杀掉了。

11 秦王姚兴委派太子姚泓担任录尚书事。

12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13 汝南王司马遵之因犯罪被判死刑。司马遵之，是司马亮的五代孙。

14 癸亥，燕王熙葬其后苻氏于徽平陵，丧车高大，毁北门而出，熙被发徒跣[1]，步从二十余里。甲子，大赦。

初，中卫将军冯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于熙，熙欲杀之，跋亡命山泽。熙赋役繁数，民不堪命；跋、素弗与从弟万泥谋曰："吾辈还首无路[2]，不若因民之怨，共举大事，可以建公侯之业；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与乘车，使妇人御，潜入龙城，匿于北部司马孙护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与左卫将军张兴及苻进余党作乱。跋素与慕容云善，乃推云为主。云以疾辞，跋曰："河间淫虐[3]，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时也。公，高氏名家，何能为人养子[4]，而弃难得之运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陈等帅众攻弘光门，鼓噪而进，禁卫皆散走；遂入宫授甲，闭门拒守。中黄门赵洛生走告于熙，熙曰："鼠盗何能为？朕当还诛之。"乃置后柩于南苑，收发贯甲，驰还赴难。夜，至龙城，攻北门，不克，宿于门外。乙丑，云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

熙退入龙腾苑，尚方兵褚头逾城从熙，称营兵同心效顺，唯俟军至。熙闻之，惊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从沟下

潜遁，良久，左右怪其不还，相与寻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适。中领军慕容拔谓中常侍郭仲曰："大事垂捷，而帝无故自惊，深可怪也。然城内企迟[5]，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当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速来；若帝未还，吾得如意安抚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将壮士二千余人登北城。将士谓

冯万泥商议说："我们回去认罪这条路走不通了，还不如利用民众的怨恨，一起发动大事，可以建立封公封侯的业绩；事情如果不成功，再死也不算晚。"于是一起坐上车子，让妇女驾御，秘密混入龙城，藏在北部司马孙护的家中。等到慕容熙出城送葬，冯跋等人和左卫将军张兴以及苻进的残余党羽发动叛乱。冯跋一向和慕容云友好，于是推举慕容云为君主。慕容云以生病为理由加以推辞，冯跋说："河间王荒淫暴虐，民众神祇一同发怒，这是上天灭亡他的时候。您出生于高氏名门，怎么能做别人的养子，而放弃难以得到的机运呢？"扶着慕容云出了家门。冯跋的弟弟冯乳陈等人率领部众攻打弘光门，击鼓呐喊，一涌而进，守卫宫禁的兵士全部四散逃走；冯跋于是入宫，分发铠甲给众人，关闭城门，严密防守。中黄门赵洛生逃出去向慕容熙报告，慕容熙说："一群鼠辈盗贼能有什么作为？我将返回去诛杀他们。"于是把皇后的灵柩放置在南苑，收拢头发，穿上铠甲，快马赶回拯救危难。夜晚，到达龙城，攻打北门，攻不下来，就住在北门外面。二十八日，慕容云登上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正始。

慕容熙退到龙腾苑，尚方署的兵士褚头翻跃城墙，归依慕容熙，声称军营中的兵士同心效顺，只等大军到来。慕容熙听说后，却惊慌地跑出去，左右的人不敢靠近他。慕容熙从沟下面偷偷地逃走，过了很久，左右的人才奇怪他怎么没有返回，一同去寻找，只是拾到他的衣帽，不知道他到了哪里。中领军慕容拔对中常侍郭仲说："大事即将成功，皇帝却无缘无故地自己惊慌，是很奇怪的。然而城内的人正企盼等待，到了之后必定能成功，不能在这里停留。我应先赶去攻城，你留下来等待皇帝，见到了皇帝，就赶快进城；如果皇帝没有回来，我把城中安抚好之后，慢慢地迎接他也不算晚。"于是，与其他将领分别率领壮士二千多人登上北城。城中将领士兵以为慕容熙到了，都丢下兵器请求投降。随后见慕容熙长时间不到来，慕容拔的军队没有后继，众人心中疑惑恐惧，又下了城墙赶回

龙腾苑,继而都溃散逃走。慕容拔被城中的人杀死。二十九日,慕容熙穿着平民服装躲藏在树林中,被人抓获,送给慕容云,慕容云列举他的罪状后杀了他,并杀了他的几个儿子。慕容云又重姓高氏。

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献出令支,投降魏国,魏国委派慕容懿担任平州牧、昌黎王。慕容懿,是慕容评的孙子。

15 魏主珪自濡源西如参合陂,乃还平城。

16 秃发傉檀复贰于秦,遣使邀乞伏炽磐,炽磐斩其使送长安。

17 南燕主超母妻犹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恺使于秦以请之。秦王兴曰:"昔苻氏之败,太乐诸伎悉入于燕[1]。燕今称藩,送伎或送吴口千人[2],所请乃可得也。"超与群臣议之,左仆射段晖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亲之故遂降尊号;且太乐先代遗音,不可与也,不如掠吴口与之。"尚书张华曰:"侵掠邻国,兵连祸结,此既能往,彼亦能来,非国家之福也。陛下慈亲在人掌握,岂可靳惜虚名,不为之降屈乎?中书令韩范尝与秦王俱为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从之,乃使韩范聘于秦,称藩奉表。

慕容凝言于兴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可复臣,宜先使送伎。"兴乃谓范曰:"朕归燕王家属必矣;然今天时尚热,当俟秋凉。"八月,秦使员外散骑常侍韦宗聘于燕。超与群臣议见宗之礼,张华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诏。"

封逞曰："大燕七圣重光[3]，奈何一旦为竖子屈节？"超曰："吾为太后屈，愿诸君勿复言！"遂北面受诏。

18 毛脩之与汉嘉太守冯迁合兵击杨承祖，斩之。脩之欲进讨谯纵，益州刺史鲍陋不可。脩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实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涂已竭[4]；所以借命朝露者[5]，庶凭天威诛夷雠逆。今屡有可乘之机，而陋每违期不赴；臣虽效死寇庭，而救援理绝，将何以济？"刘裕乃表襄城太守刘敬宣帅众五千伐蜀，以刘道规为征蜀都督。

19 魏主珪如豺山宫。候官告[6]："司空庾岳，服饰鲜丽，行止风采，拟则人君。"珪收岳，杀之。

20 北燕王云以冯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7]，冯万泥为尚书令，冯素弗为昌黎尹，冯弘为征东大将，孙护为尚书左仆射，张兴为辅国大将军。弘，跋之弟也。

21 九月，谯纵称藩于秦。

22 秃发傉檀将五万余人伐沮渠蒙逊，蒙逊与战于均石[8]，大破之。蒙逊进攻西郡太守杨统于日勒[9]，降之。

【注释】

①"昔苻氏"二句：苻氏，指前秦。太乐，职官名，掌管宫廷乐人及奏乐事务。前秦灭亡时，歌舞艺人为西燕所得；西燕灭亡，入于后燕，后燕都城中山陷落，歌舞艺人逃到邺城，又为南燕所得。

②吴口：吴地的人，代指东晋的民众。

③大燕七圣：指前燕建立以来的七个君主，即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暐、慕容垂、慕容德、慕容超。西燕及后燕的多数君主不在计算之列。

④"臣之"二句：毛脩之的意思是说父亲毛璞、伯父毛璩被蜀地人所杀，只

求报仇,不求生路。

⑤朝露:早晨的露水。这里以露水的短暂比喻生命已不长久。

⑥候官:古代迎送宾客的官吏、负责斥候(侦察)敌情的军候、占卜吉凶的官吏,都称为候官。这里是指前一种官吏。

⑦"北燕"句:为了把高云之后的燕国同"后燕"相区别,史称高云之后的燕国为"北燕"。

⑧均石:地名,在今甘肃张掖东。

⑨日勒:县名,治今甘肃永昌王。

【译文】

15 魏国君主拓跋珪从濡源向西前往参合陂,然后才回到平城。

16 秃发傉檀又背叛秦国,派遣使者邀约乞伏炽磐,乞伏炽磐把他的使者杀死后送到长安。

17 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亲妻子还在秦国,慕容超派遣御史中丞封恺出使到秦国,请求秦国放了她们。秦王姚兴说:"从前苻氏失败,宫廷音乐和歌女艺人都为燕国所得。燕国现在如果能称臣,送上歌女艺人,或者送上一千吴地人,所请求的事才能办到。"慕容超和臣属们商议这件事,左仆射段晖说:"陛下继承帝位,守护国家,不能因个人亲情方面的缘故,就降低尊贵的称号;而且宫廷音乐是前代留下来的,不能送给别人,不如劫掠吴地的人送给他们。"尚书张华说:"侵犯劫掠邻近的国家,战争灾祸接连不断,我们既能前去,他们也能到来,不是国家的好事。陛下的母亲妻子在别人的控制之中,怎么能吝惜空虚的名号,不为她们而贬抑自己、委曲求全呢?中书令韩范曾经和秦王一同担任苻氏的太子舍人,如果派他前去,一定能达到愿望。"慕容超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派韩范出使到秦国,自称属国,献上奏章。

慕容凝向姚兴进言说:"燕王接回了他的母亲妻子,不可能再称臣,应该先让他送来歌女艺人。"姚兴于是对韩范说:"我要放回燕王的家属是肯定的;不过现在天气还炎热,应该等到秋天凉爽的

时候。”八月，秦国派员外散骑常侍韦宗到燕国回访。慕容超和臣属们商议和韦宗见面时的礼仪，张华说：“陛下先前已经呈递奏章，现在应该面向北方接受诏书。”封逞说：“大燕七朝圣明君主如日月的光芒前后辉耀，怎能突然间向那个小子低头屈服呢？”慕容超说：“我是为了太后而屈服，希望各位不要再说了！”于是面向北方接受诏书。

18 毛脩之和汉嘉太守冯迁把军队合在一起，攻打杨承祖，杀了他。毛脩之想要进军讨伐谯纵，益州刺史鲍陋不同意。毛脩之上奏章说：“人之所以看重生命，实在是因为有生存下去的道理，值得保护。而臣下的情况，生路已经断绝；之所以还维持短暂的生命，是希望凭借朝廷的威力来诛灭仇人叛逆。现在常有可以利用的时机，鲍陋却每次违背约定时间不来配合；臣下虽然愿意拼死命直捣敌寇老巢，但后援断绝，又怎么能成功呢！”刘裕于是上奏章举荐襄城太守刘敬宣率领五千兵士讨伐蜀地，委派刘道规担任征蜀都督。

19 魏国君主拓跋珪前往豺山宫。迎送宾客的官员报告：“司空庾岳，服饰鲜艳华丽，行为举止，言谈表情，都仿照君主。”拓跋珪逮捕庾岳，杀了他。

20 北燕王高云委派冯跋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冯万泥担任尚书令，冯素弗担任昌黎尹，冯弘担任征东大将军，孙护担任尚书左仆射，张兴担任辅国大将军。冯弘，是冯跋的弟弟。

21 九月，谯纵向秦国称臣。

22 秃发傉檀率领五万多人征伐沮渠蒙逊，沮渠蒙逊和他在均石交战，把他打得大败。沮渠蒙逊进军到日勒，攻打西郡太守杨统，迫使杨统降服。

23 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于秃发傉檀,秦以乞伏炽磐行河州刺史。

24 南燕主超使左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献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秦,秦王兴乃还超母妻,厚其资礼而遣之,超亲帅六宫迎于马耳关[1]。

25 夏王勃勃破鲜卑薛干等三部,降其众以万数,进攻秦三城已北诸戍,斩秦将杨丕、姚石生等。诸将皆曰:"陛下欲经营关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凭系。高平山川险固,土田饶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业草创,士众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诸将用命,关中未可图也。我今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不如以骁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后,救后则击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为我有[2]。待兴既死,嗣子暗弱,徐取长安,在吾计中矣。"于是侵掠岭北,岭北诸城门不昼启。兴乃叹曰:"吾不用黄儿之言[3],以至于此!"

勃勃求婚于秃发傉檀,傉檀不许。十一月,勃勃帅骑二万击傉檀,至于支阳[4],杀伤万余人,驱掠二万七千余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傉檀帅众追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军严整,未可轻也。不如从温圃北渡[5],趣万斛堆[6],阻水结营,扼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傉檀将贺连怒曰:"勃勃败亡之余,乌合之众,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傉檀从之。勃勃于阳武下峡凿凌埋车以塞路[7],勒兵逆击傉檀,大破之,追奔八十余里,杀伤万计,名臣勇

将死者什六七。儒檀与数骑奔南山[8]，几为追骑所得。勃勃积尸而封之，号为骷髅台。勃勃又败秦将张佛生于青石原[9]，俘斩五千余人。

儒檀惧外寇之逼，徙三百里内民皆入姑臧；国人骇怨，屠各成七儿因之作乱，一夕聚众至数千人。殿中都尉张猛大言于众曰："主上阳武之败，盖恃众故也，责躬悔过，何损于明？而诸君遽从此小人为不义之事，殿中兵今至，祸在目前矣！"众闻之，皆散；七儿奔晏然[10]，追斩之。军咨祭酒梁袤、辅国司马边宪等谋反，儒檀皆杀之。

26 魏主珪还平城。

27 十二月，戊子，武冈文恭侯王谧薨。

28 是岁，西凉公暠以前表未报，复遣沙门法泉间行奉表诣建康。

【注释】

①马耳关：关隘名，在今山东章丘西南马耳山上。

②岭北：地名，指九宗山以北。九宗山，在今陕西礼泉东北。河东，指今山西西南部。

③黄儿：姚兴的弟弟姚邕的小字。

④支阳：县名，通常写作"枝阳"，治今甘肃永登东南庄浪河东南。

⑤温围：河流名，即今甘肃皋兰附近黄河河段。

⑥万斛堆：地名，在今甘肃皋兰东北黄河北岸。

⑦阳武下峡：地名，在今甘肃靖远县境黄河上。

⑧南山：山名，在枝阳境内，枝阳见注④。

⑨青石原：地名，又名青石岸、青石岭，在今甘肃泾川西北。

⑩晏然：县名，治今甘肃武威西北。

【译文】

23 冬,十月,秦国河州刺史彭奚念叛变,投降秃发傉檀,秦国委派乞伏炽磐代理河州刺史职务。

24 南燕君主慕容超指派左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向秦国进献演奏宫廷音乐的歌舞艺人一百二十人,秦王姚兴于是送还慕容超的母亲、妻子,给予厚重的资财礼品,并给她们送行,慕容超亲自率领六宫嫔妃到马耳关迎接。

25 夏王刘勃勃打败鲜卑族薛干等三个部落,收降他们的部众以万计数,进军攻打秦国三城以北各据点,杀死秦国将领杨丕、姚石生等人。各将领都说:"陛下想夺取关中,应首先巩固自己的根基,使人心有个寄托维系的地方。高平那地方山川险要坚固,土地肥沃富饶,可以在那儿建立都城。"刘勃勃说:"你们只知道这一方面,不知道另一方面。我们的大业刚刚开创,兵士不多;姚兴也是一个时代的英雄,各将领为他效命,关中是不可能轻易攻取的。我们现在如全力固守一座城池,他们必定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我们的兵力不是他们的对手,立刻就会灭亡。不如率领骁勇的骑兵四处出击,来去如风,出其不意,他们救前面我们就袭击后面,他们救后面我们就攻打前面,使他们疲于奔命,我们却是随处谋食,悠闲自在。用不了十年,岭北、河东的大片地区就会全部为我们所有。等到姚兴死后,继位的儿子昏庸懦弱,我们再慢慢地夺取长安,这都在我的计划之中。"于是侵扰、劫掠岭北,岭北各城白天都不敢打开。姚兴这才叹息说:"我不听黄儿的话,才到了这个地步!"

刘勃勃向秃发傉檀请求联姻,秃发傉檀不同意。十一月,刘勃勃率领二万骑兵攻打秃发傉檀,到了支阳,杀死杀伤一万多人,驱赶掳掠二万七千多人、牛马羊几十万头返回。秃发傉檀率领部众追赶,焦朗说:"刘勃勃天生一副堂堂仪表,雄伟劲健,治理军队严格整齐,不能轻视他。不如从温围向北渡河,赶到万斛堆,凭着河流扎下大营,控制他的要害部位,这是百战百胜的策略。"秃发傉檀的将

领贺连发怒说："刘勃勃是战败逃亡余孽，率领着一群乌合之众，我们为什么要躲避他，向他显示我们的软弱？应该急速追击他！"秃发傉檀听从了他的意见。刘勃勃在阳武下峡谷中凿开冰块，埋下车辆，来堵塞道路，统领军队迎击秃发傉檀，把秃发傉檀打得大败，追击了八十多里，杀死杀伤的以万计数，秃发傉檀的名臣猛将死了十分之六七。秃发傉檀和几名骑兵逃往南山，差一点被追击的骑兵抓获。刘勃勃把尸体堆积起来用土覆盖，定名为骷髅台。刘勃勃又在青石原打败秦国将领张佛生，俘获、杀死五千多人。

秃发傉檀畏惧外敌的逼迫，把三百里以内的民众都迁入姑臧；国中人士惊骇怨恨，屠各部落首领成七儿利用这个时机发动叛乱，一个晚上就聚集部众几千人。殿中都尉张猛在众人中大声地说："主上在阳武的失败，主要是仗恃人多的缘故，他深自谴责，忏悔过失，哪里有损于他的英明呢？可是你们各位却突然跟着成七儿这个小人，做出不合道义的事来！宫殿中的军队现在就要到了，你们的灾祸就在眼前！"众人听说后，都逃散了；成七儿逃往晏然，南凉兵追上并杀了他。军咨祭酒梁裒、辅国司马边宪等人策划反叛，秃发傉檀把他们全部杀掉。

26 魏国君主拓跋珪回到平城。

27 十二月，二十三日，武冈文恭侯王谧逝世。

28 这一年，西凉公李暠因前次的奏章没有得到回复，又派遣和尚法泉从小路前往建康，呈递奏章。

四　年

1 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领司徒。

刘毅等不欲刘裕入辅政，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

史；或欲令裕于丹徒领扬州，以内事付孟昶。遣尚书右丞皮沈以二议咨裕，沈先见裕记室录事参军刘穆之，具道朝议。穆之伪起如厕，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从。"裕既见沈，且令出外，呼穆之问之。穆之曰："晋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位重，今日形势，岂得居谦，遂为守藩之将耶？刘、孟诸公，与公俱起布衣，共立大义以取富贵，事有先后，故一时相推，非为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噬。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谧，事出权道[1]；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将来之危，难可熟念。今朝议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辞又难，唯应云：'神州治本，宰辅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悬论，便暂入朝[2]，共尽同异。'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余人明矣。"裕从之。朝廷乃征裕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兖州，以诸葛长民为青州刺史，镇丹徒，刘道怜为并州刺史，戍石头。

2 庚申，武陵忠敬王遵薨。

3 魏主珪如豺山宫，遂至宁川[3]。

4 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为皇太后，妻呼延氏为皇后。超祀南郊，有兽如鼠而赤，大如马，来至坛侧。须臾，大风昼晦，羽仪帷幄皆毁裂[4]。超惧，以问太史令成公绥，对曰："陛下信用奸佞，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孙五楼等，俄而复用之。

5 北燕王云立妻李氏为皇后，子彭城为太子。

三月，庚申，葬燕王熙及苻后于徽平陵，谥熙曰昭文皇帝。

高句丽遣使聘北燕，且叙宗族，北燕王云遣侍御史李拔报之。

6 夏，四月，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卒；甲午[5]，以吏部尚书孟昶代之。

7 北燕大赦。

8 五月，北燕以尚书令冯万泥为幽、冀二州牧，镇肥如[6]；中军将军冯乳陈为并州牧，镇白狼[7]；抚军大将军冯素弗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务银提为尚书令。

9 谯纵遣使称藩于秦，又与卢循潜通。纵上表请桓谦于秦，欲与之共击刘裕。秦王兴以问谦，谦曰：臣之累世，蒙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资，顺流东下，士民必翕然响应。"兴曰：小水不容巨鱼，若纵之才力自足办事，亦不假君以为鳞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谦之成都，虚怀下士；纵疑之，置于龙格[8]，使人守之。谦泣谓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9]！"

【注释】

①"前者"句：授王谧为扬州扬史，见本书第113卷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4年）。　权道：变通的办法。

②蹔（zàn 赞）：暂时，同"暂"。

③宁州：河流名，当即今河北万全县西洋河支流马林河。

④羽仪：仪仗中羽毛装饰的旌旗之类。　帷幄（wéi wò 维沃）：帐幕。

⑤甲午：四月甲子朔，无甲午。

⑥肥如：县名，治今河北卢龙县。

⑦白狼:城名,在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南。

⑧龙格:地名,在今四川双流县境。

⑨姚主:后秦以外的人对后秦天王姚兴的称呼。

【译文】

四年(戊申,公元408年)

1 春,正月,初九,任命琅邪王司马德文兼任司徒。

刘毅等人不想让刘裕入朝辅佐政事,商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有人想让刘裕在丹徒兼任扬州刺史,把朝内事务交给孟昶。派遣尚书右丞皮沈带着两种方案,去向刘裕征询意见,皮沈首先会见刘裕的记室录事参军刘穆之,详细说明朝廷中的议论。刘穆之假装起身上厕所,秘密地写纸条告诉刘裕说:"皮沈的话不能听从。"刘裕见到皮沈后,让他暂且出去,召唤刘穆之来询问对策。刘穆之说:"晋国朝廷对朝政失去控制已有很久,天命已经转移。您复兴王室,功绩崇高,地位重要,在现在的形势下,怎么能一味谦让,做守卫藩地的将领呢!刘毅、孟昶等人,和您一起从平民起家,共同倡导大义,来谋取富贵,起事有先有后,所以暂时推举您为首领,并不是推诚相待,心服口服,早就定下了君臣的名分;大家势均力敌,终究会互相吞并。扬州刺史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职位,不能让给别人。从前授给王谧,是个变通的办法,现在如果再授给其他人,就会受人家控制。一旦失去权柄,就没有办法再得到它,将来的危险,难以想象。现在朝廷中有这样的议论,应该给予答复,如果肯定地说自己担任这个职务,选用词句有些困难,只是应该这样说:'扬州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宰辅地位崇高显要,这件事关系重大,不能空发议论,不久我将短时间上朝,共同讨论不同的意见。'您到了京城,他们必定不敢越过你,另外授予其他人,这是很清楚的事。"刘裕听从了他的建议。朝廷于是征召刘裕担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

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徐、兖二州刺史的职务仍然保留。刘裕上奏章请求解除兖州刺史职务，委派诸葛长民担任青州刺史，镇守丹徒，委派刘道怜担任并州刺史，戍守石头城。

2 二十五日，武陵忠敬王司马遵逝世。

3 魏国君主拓跋珪前往豺山宫，然后又到达宁川。

4 南燕君主慕容超尊奉他的母亲段氏为皇太后，妻子呼延氏为皇后。慕容超到南郊祭祀，有一头像老鼠的野兽，红毛，与马一样大，来到祭坛旁边。不一会儿，狂风大作，天色昏暗，以羽毛装饰的旗帜和帐幕全被吹坏撕裂。慕容超很恐惧，询问太史令成公绥，成公绥回答说："陛下任用奸佞的小人，诛杀有德行的贤俊良才，赋税繁多，劳役沉重，这就是招致灾异的原因。"慕容超于是大赦境内，罢黜公孙五楼等人，但没过多久，又任用公孙五楼等人。

5 北燕王高云立妻子李氏为皇后，儿子高彭城为太子。

三月，二十六日，把燕王慕容熙和苻皇后安葬在徽平陵，给慕容熙定谥号为昭文皇帝。

高句丽派遣使者到北燕访问修好，并且分辨相互间的血缘关系，北燕王高云派遣侍御史李拔前去作报答回访。

6 夏，四月，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去世；甲午日，委派吏部尚书孟昶接替他。

7 北燕大赦天下。

8 五月，北燕委派尚书令冯万泥担任幽、冀二州牧，镇守肥如；中军将军冯乳陈担任并州牧，镇守白狼；抚军大将军冯素弗担任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务银提担任尚书令。

9 谯纵派遣使者向秦国称臣，又和卢循暗中来往。谯纵向秦国上奏章，请示派桓谦前去，说是打算和桓谦一同攻打刘裕。秦王姚兴就这件事询问桓谦，桓谦说："臣下几代以来，对荆、楚民众有恩德，如果能够凭借巴、蜀的人力物力，顺长江东下，官吏民众必定一致响应。"姚兴说："浅水中容不得大鱼，如果谯纵的才能力量可以独

自办成大事，也不会借助你做他的帮手了。你应该自己珍重。"随之送桓谦上路。桓谦到了成都，态度谦虚，恭敬地对待有才能的人；谯纵怀疑他，把他安置在龙格，派人监守。桓谦哭着对几个弟弟说："姚主的话太神妙了！"

10 秦主兴以秃发傉檀外内多难[1]，欲因而取之，使尚书郎韦宗往觇之[2]。傉檀与宗论当世大略，纵横无穷。宗退，叹曰："奇才英器，不必华夏，明智敏识，不必读书，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经》之表，复自有人也。"归，言于兴曰："凉州虽弊，傉檀权谲过人，未可图也。"兴曰："刘勃勃以乌合之众犹能破之，况我举天下之兵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势变，返覆万端，陵人者易败，戒惧者难攻。傉檀之所以败于勃勃者，轻之也。今我以大军临之，彼必惧而求全。臣窃观群臣才略，无傉檀之比者，虽以天威临之[3]，亦未敢保其必胜也。"兴不听，使其子中军将军广平公弼、后军将军敛成、镇远将军乞伏乾归帅步骑三万袭傉檀，左仆射齐难帅骑二万讨勃勃。吏部尚书尹昭谏曰："傉檀恃其险远，故敢违慢；不若诏沮渠蒙逊及李暠讨之，使自相困毙，不必烦中国之兵也。"亦不听。

兴遗傉檀书曰："今遣齐难讨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傉檀以为然，遂不设备。弼济自金城，姜纪言于弼曰："今王师声言讨勃勃，傉檀犹豫，守备未严，愿给轻骑五千，掩其城门，则山泽之民皆为吾有，孤城无

援，可坐克也。”弼不从，进至漠口[4]，昌松太守苏霸闭城拒之。弼遣人谕之使降，霸曰：“汝弃信誓而伐与国，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进攻，斩之，长驱至姑臧。偑檀婴城固守，出奇兵击弼，破之，弼退据西苑。城中人王钟等谋为内应，事泄，偑檀欲诛首谋者而赦其余。前军将军伊力延侯曰：“今强寇在外，而奸人窃发于内，危孰甚焉？不悉坑之，何以惩后？”偑檀从之，杀五千余人。命郡县悉散牛羊于野，敛成纵兵抄掠，偑檀遣镇北大将军俱延、镇军将军敬归等击之，秦兵大败，斩首七千余级。姚弼固垒不出，偑檀攻之，未克。

秋，七月，兴遣卫大将军常山公显帅骑二万为诸军后继，至高平，闻弼败，倍道赴之。显遣善射者孟钦等五人挑战于凉风门，弦未及发，偑檀材官将军宋益等迎击，斩之。显乃委罪敛成，遣使谢偑檀，慰抚河外[5]，引兵还。偑檀遣使者徐宿诣秦谢罪。

夏王勃勃闻秦兵且至，退保河曲[6]。齐难以勃勃既远，纵兵野掠；勃勃潜师袭之，俘斩七千余人。难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7]，禽之，虏其将士万三千人。于是岭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万数，勃勃皆置守宰以抚之。

【注释】

①“秦主”句：秃发偑檀的内外之难，分别是指前一年（公元407年）的边宪、梁裒之乱、阳武之败。

②觇（chān 搀）：窥探。

③天威：上天的威严；帝王的威严。此处指后者。

④漠口:地名,在今甘肃永登西南。

⑤河外:地名,即河西(今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就是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

⑥河曲:地名,指今青海东南部黄河曲流处。

⑦木城:城名,当即大城,在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南。

【译文】

10秦国君主姚兴因为秃发傉檀内外都有灾难,想利用这个机会攻取他,派尚书郎韦宗前去窥探。秃发傉檀和韦宗谈论当代治国的远大谋略,方方面面,都讲得头头是道。韦宗告退,叹息说:"奇特的才能,英雄的气概,不一定只华夏才有,超群的智慧,敏锐的见识,不一定要读书才会具备,我现在才知道九州大地之外,《五经》以外的著作里,也还大有人在。"回去后,向姚兴进言说:"凉州虽然凋敝,秃发傉檀的权谋诡计超过常人,不可打他的主意。"姚兴说:"刘勃勃凭着一群乌合之众且能打败他,何况我要调动天下所有的军队去对付他呢?"韦宗说:"不是这样。形势改变,情况千变万化,但仗势欺人的人容易失败,谨慎小心的人却难以攻取。秃发傉檀之所以败给刘勃勃,就是轻敌的缘故。现在我们调动大军对付他,他必定畏惧,想方设法保全自己。臣下私下里观察所有臣属的才能谋略,没有比得上秃发傉檀的,即使凭陛下的威严亲自前去,也不敢保证必定取胜。"姚兴不听从,命令他的儿子中军将军广平公姚弼、后军将军敛成、镇远将军乞伏乾归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袭击秃发傉檀,左仆射齐难率领二万骑兵讨伐刘勃勃。吏部尚书尹昭规劝说:"秃发傉檀仗恃他的地势险要、距离遥远,所以敢于违抗、怠慢朝廷,不如诏令沮渠蒙逊和李暠讨伐他,使他们自相困扰、消耗力量,不必动用中国的兵力。"姚兴也不听从。

姚兴给秃发傉檀写信说:"现在派遣齐难讨伐刘勃勃,恐怕刘

勃勃向西逃窜，所以命令姚弼等人在河西截击他。”秃发傉檀认为真是这样，于是没有戒备。姚弼从金城渡过黄河，姜纪向姚弼进言说：“现在大军扬言讨伐刘勃勃，秃发傉檀犹豫不决，戒备不严，希望拨给我五千轻装的骑兵，突袭他的城门，这样，山野中的民众就全为我们所有，他困守孤城，没有外援，我们就可以轻易攻克它了。”姚弼不听从，进军到漠口，昌松太守苏霸关闭城门，抵御他们。姚弼派人晓谕他，让他投降，苏霸说：“你们抛弃信约盟誓，讨伐友好的国家，我只有一死而已，哪有投降的道理？”姚弼进军攻打，杀了他，长驱直入，到达姑臧。秃发傉檀环绕城池，严密防守，出动奇兵攻打姚弼，打败了他，姚弼退到西苑据守。城内的王钟等人策划充当内应，，事情泄露，秃发傉檀想杀掉主谋而赦免其余的人。前军将军伊力延侯说：“现在强大的敌寇在城外，奸邪的小人却在城内暗中发动叛乱，哪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不全部活埋他们，怎么惩戒后来的人？”秃发傉檀听从了他的建议，杀死五千多人。命令郡县把牛羊都驱散到野外，敛成放纵兵士去抢掠；秃发傉檀派遣镇北大将军俱延、镇军将军敬归等人攻打，秦国军队大败，被斩首的达七千多人。姚弼固守在营垒中不出战，秃发傉檀攻打他，没有攻下来。

秋，七月，姚兴派遣卫大将军常山公姚显率领二万骑兵，做各军的后援部队，到达高平，听说姚弼失败，日夜赶路前去救援。姚显派遣善于射箭的孟钦等五人，到凉风门挑战。弓弦还没来得及拉开，秃发傉檀的材官将军宋益等人迎击，杀了他们。姚显于是把罪责推给敛成，派遣使者向秃发傉檀道歉，慰问安抚河西一带的百姓之后，率领军队返回。秃发傉檀派遣使者徐宿前往秦国认错。

夏王刘勃勃听说秦国军队将要到来，退到河曲据守。齐难以为刘勃勃离得很远，放纵兵士到处抢掠；刘勃勃秘密派军队袭击，俘获、斩杀七千多人。齐难率领军队逃跑，刘勃勃追到木城，擒获了他，俘获他的将领士兵一万三千人。这时，岭北的夷人、汉人依附刘勃勃的以万计数，刘勃勃都设置郡守县令来安抚他们。

11 司马叔璠自蕃城寇邹山[1]，鲁郡太守徐邕弃城走，车骑长史刘钟击却之。

12 北燕王云封慕容归为辽东公，使主燕祀。

13 刘敬宣既入峡[2]，遣巴东太守温祚以二千人出外水[3]，自帅益州刺史鲍陋、辅国将军文处茂、龙骧将军时延祖由垫江转战而前[4]。谯纵求救于秦，秦王兴遣平西将军姚赏、南梁州刺史王敏将兵二万赴之。敬宣军至黄虎[5]，去成都五百里。纵辅国将军谯道福悉众拒蛤[6]，相持六十余日，敬宣不得进；食尽，军中疾疫，死者太半，乃引军还。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荆州刺史刘道规以督统降号建威将军。九月，刘裕以敬宣失利，请逊位，诏降为中军将军，开府如故。刘毅欲以重法绳敬宣，裕保护之；何无忌谓毅曰："奈何以私憾伤至公？"毅乃止。

14 乞伏炽磐以秦政浸衰，且畏秦之攻袭，冬，十月，招结诸部二万余人筑城于嵳峨山而据之[7]。

15 十一月，秃发傉檀复称凉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为王后，世子武台为太子[8]，录尚书事。左长史赵晁、右长史郭倖为尚书左、右仆射，昌松侯俱延为太尉。

16 南燕汝水竭；河冻皆合，而渑水不冰[9]。南燕主超恶之，问于李宣，对曰："渑水无冰，良由逼带京城，近日月也[10]。"超大悦，赐朝服一具。

17 十二月，乞伏炽磐攻彭奚念于枹罕，为奚念所败而还。

18 是岁，魏主珪杀高邑公莫题。初，拓跋窟咄之伐珪也[11]，题以珪年少，潜以箭遗窟咄曰："三岁犊岂能胜重载邪？"珪心衔之。至是，或告题居处倨傲、拟则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题而谓之曰："三岁犊果如何？"题父子对泣；诘朝，收斩之。

【注释】

①蕃城：城名，在今山东滕县。 邹山：山名，即邹峄山，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②峡：地名，即三峡（今长江上游瞿塘峡、巫峡、西陵峡）。

③外水：河流名，即今四川境内岷江。

④垫江：河流名，即今甘肃、四川境内嘉陵江及其上游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此处指四川境内嘉陵江河段。

⑤黄虎：城名，在今四川绵阳东南涪江畔。

⑥嶮（xiǎn 显）：高险。

⑦嫌峨（kāng láng 康郎）山：山名，确址不详，疑在今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东北、甘肃夏河县西南一带。

⑧"世子"句：秃发武台本名秃发虎台，唐代人作《晋书》，避唐帝祖先讳而改"虎"为"武"，《通鉴》因袭未改回。

⑨渑（shéng 绳）水：河流名，源自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镇东，北流入时水（今小清河）。

⑩"良由"二句：李宣在这里是以"日月"代指慕容超，故慕容超大为高兴。

⑪"拓跋"句：拓跋窟咄攻打拓跋珪之事，详见本书第106卷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

【译文】

11 司马叔璠从蕃城进犯邹山，鲁郡太守徐邕放弃城池逃走，车骑长史刘钟打败了司马叔璠。

12 北燕王高云封慕容归为辽东公，让他主持燕国宗庙的祭祀。

13 刘敬宣进入三峡后，派遣巴东太守温祚率领二千人从外水进军，亲自率领益州刺史鲍陋、辅国将军文处茂、龙骧将军时延祖，从垫江边作战边向前推进。谯纵向秦国请求救援，秦王姚兴派遣平西将军姚赏、南梁州刺史王敏率领二万军队赶往蜀地。刘敬宣的军队到达黄虎，距成都仅五百里。谯纵的辅国将军谯道福调集所有军队，占据险要地势进行抵抗，互相对抗六十多天，刘敬宣不能前进；粮食吃光，军营中发生瘟疫，死亡的人有一大半，只得率军返回。刘敬宣因指挥不力受到指控，被免除官职，封户削减三分之一，荆州刺史刘道规由督统的名位贬降为建威将军。九月，刘裕因刘敬宣作战失利，请求辞让职位，皇帝下诏贬降他为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职位仍旧保留。刘毅想用严厉的刑罚惩治刘敬宣，刘裕对刘敬宣加以保护；何无忌对刘毅说："怎么能因私人的恩怨损害天下的公道呢？"刘毅这才放弃自己的主张。

14 乞伏炽磐因秦国政治逐渐衰退，而且畏惧秦国的袭击，冬，十月，集结各部落二万多人在嵳峨山修筑城池，加以据守。

15 十一月，秃发傉檀又自称为凉王，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嘉平，设置文武官员。立夫人折掘氏为王后，世子武台为太子、录尚书事。左长史赵晁、右长史郭倖担任尚书左、右仆射。昌松侯秃发俱延担任太尉。

16 南燕汝水枯竭；所有河流都已结冰封河，滹水却不结冰。南燕君主慕容超心中很忌讳此事，询问李宣，李宣回答说："滹水没有结冰，实在是因为靠近京城，同日月接近的缘故。"慕容超非常高兴，赐给他一套朝会时穿的礼服。

17 十二月，乞伏炽磐到枹罕攻打彭奚念，被彭奚念打败后返回。

18 这一年，魏国君主拓跋珪杀死高邑公莫题。当初，拓跋窟咄征伐拓跋珪，莫题认为拓跋珪年纪小，暗中拿箭送给拓跋窟咄，说："三岁的小牛犊怎么能承受重载呢？"拓跋珪一直怀恨在心。到这时，有人告发莫题接人待物傲慢自大、举止仿效君主，拓跋珪派人

拿箭给莫题看，对他说："三岁的小牛犊到底怎么样？"莫题父子相对哭泣；第二天天亮，拓跋珪就将他抓起来杀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起屠维作噩，尽上章阏茂，凡二年。

安皇帝庚

义熙五年

1 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会群臣，叹太乐不备，议掠晋人以补伎。领军将军韩谆曰："先帝以旧京倾覆，戢翼二齐[1]。陛下不养士息民，以伺魏衅，恢复先业，而更侵掠南邻以广雠敌，可乎？"超曰："我计已定，不与卿言。"

2 辛卯，大赦。

3 庚戌，以刘毅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毅爱才好士，当世名流莫不辐凑，独扬州主簿吴郡张邵不往。或问之，邵曰："主公命世人杰[2]，何烦多问？"

4 秦王兴遣其弟平北将军沖、征虏将军狄伯支等帅骑四

万，击夏王勃勃。沖至岭北，谋还袭长安，伯支不从而止，因鸩杀伯支以灭口[3]。

5 秦王兴遣使册拜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仪。

6 二月，南燕将慕容兴宗、斛谷提、公孙归等帅骑寇宿豫[4]，拔之，大掠而去，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太乐教之。归，五楼之兄也。是时，五楼为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专总朝政，宗亲并居显要，王公内外无不惮之。南燕主超论宿豫之功，封斛谷提等并为郡、县公。桂林王镇谏曰："此数人者，勤民顿兵，为国结怨，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书都令史王俨谄事五楼[5]，比岁屡迁，官至左丞。国人为之语曰："欲得侯，事五楼。"超又遣公孙归等寇济南，俘男女千余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诏并州刺史刘道怜镇淮阴以备之。

7 乞伏炽磐入见秦太原公懿于上邽，彭奚念乘虚伐之。炽磐闻之，怒，不告懿而归，击奚念，破之，遂围枹罕。乞伏乾归从秦王兴如平凉；炽磐克枹罕，遣人告乾归，乾归逃还苑川[6]。

冯翊人刘厥聚众数千，据万年作乱[7]，秦太子泓遣镇军将军彭白狼帅东宫禁兵讨之，斩厥，赦其余党。诸将请露布，表言广其首级。泓不许，曰："主上委吾后事，不能式遏寇逆，当责躬请罪，尚敢矜诞自为功乎？"

秦王兴自平凉如朝那[8]，闻姚沖之谋，赐沖死。

【注释】

①"先帝"句:先帝,指慕容德。中山陷落时,慕容德放弃鄄城,据守滑台,滑台失守,又向东夺取齐地而据之。三齐,相当今山东大部地区。

②主公:指刘裕。刘裕兼任扬州刺史,张邵为他的主簿,故称为"主公"。

③鸩(zhèn 震):用毒酒害人。

④宿豫:县名,治今江苏宿迁东南旧黄河东北岸古城。

⑤尚书都令史:职官名。令史的职责是掌管文书,因令史人数多,特置都令史以总其事。

⑥"乾归"句:乞伏乾归为秦扣留事,见本书第114卷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

⑦万年:县名,治今陕西临潼东北。

⑧朝那:县名,治今宁夏固原东南。

【译文】

晋纪三十七

安皇帝庚

义熙五年(己酉,公元409年)

1 春,正月,初一,南燕君主慕容超在朝廷会见文武官员,叹息宫廷音乐不完备,商议劫掠晋国人来补充乐伎的人数。领军将军韩谠说:"先帝因旧日京城陷落,退守到三齐地区。陛下不考虑让兵士民众休养生息,以窥伺魏国的可乘之机,恢复先代基业,却反而侵犯劫掠南方的邻国,来增加仇敌,这可以吗?"慕容超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不跟你多说。"

2 初二,大赦天下。

3 二十一日,朝廷任命刘毅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刘毅喜爱人才,当时的知名人士没有谁不聚集到他的门下,唯独扬州主簿吴郡人张邵不前往。有人问他什么缘故,张邵说:"主公就是当代著名的豪杰,还用多问?"

4 秦王姚兴派遣他的弟弟平北将军姚沖、征虏将军狄伯支等人

率领四万骑兵，攻打夏王刘勃勃。姚沖到达岭北，策划回去袭击长安，因狄伯支不听从而作罢，姚沖于是毒死狄伯支来灭口。

5 秦王姚兴派遣使者任命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赐予他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可秉承制命封赏爵位、委任官职，一切礼仪和君王相同。

6 二月，南燕将领慕容兴宗、斛谷提、公孙归等人率领骑兵侵犯宿豫，攻下宿豫城，大肆掳掠后离去，挑选男女二千五百人交给太乐去训练。公孙归，是公孙五楼的哥哥。这时，公孙五楼担任侍中、尚书，兼任左卫将军，独掌朝政，宗族亲戚都占据显要职位，王公和内外官员没有不畏惧他们的。南燕君主慕容超评定宿豫一战中的功劳，斛谷提等人都封为郡公、县公。桂林王慕容镇规劝说："这几个人，使民众兵士疲敝劳顿，给国家结下怨仇，有什么功劳可以封赏？"慕容超发怒，不回答。尚书都令史王俨谄媚巴结公孙五楼，几年中多次升迁，职位到了尚书左丞。国中人士为此编出歌谣说："要想封侯，侍奉五楼。"慕容超又派遣公孙归等人侵犯济南，俘虏男女一千多人后离去。自彭城以南，民众都筑城堡聚集起来进行自卫。皇帝诏令并州刺史刘道怜镇守淮阴，来戒备南燕。

7 乞伏炽磐到上邽拜见秦国太原公姚懿，彭奚念趁他后方空虚出兵征伐。乞伏炽磐听说后，很愤怒，没同姚懿告别就返回去，攻打彭奚念，打败了他，于是包围枹罕。乞伏乾归跟随秦王姚兴前往平凉；乞伏炽磐攻下枹罕，派人告诉乞伏乾归，乞伏乾归逃回苑川。

冯翊人刘厥聚集几千部众，占据万年作乱，秦国太子姚泓派遣镇军将军彭白狼率领东宫禁卫军讨伐他，杀死刘厥，赦免他残余的党羽。各将领请求发布告，上奏章时多报杀伤贼寇的数量。姚泓不同意，说："主上把后方的事委托给我，我不能预防叛乱，应该谴责自己，请求治罪，哪还敢炫耀自夸，自认为有功呢？"

秦王姚兴从平凉前往朝那，得到姚沖的阴谋，赐令他自杀。

8 三月,刘裕抗表伐南燕,朝议皆以为不可,惟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以为必克,劝裕行。裕以昶监中军留府事。谢裕,安之兄孙也。

初,苻氏之败也,王猛之孙镇恶来奔,以为临澧令[1]。镇恶骑乘非长,关弓甚弱[2],而有谋略,善果断,喜论军国大事。或荐镇恶于刘裕,裕与语,说之,因留宿;明旦,谓参佐曰:"吾闻将门有将,镇恶信然。"即以为中军参军。

9 恒山崩[3]。

10 夏,四月,乞伏乾归如枹罕,留世子炽磐镇之,收其众得二万,徙都度坚山[4]。

11 雷震魏天安殿东序[5];魏主珪恶之,命左校以冲车攻东、西序[6],皆毁之。初,珪服寒食散[7],久之,药发,性多躁扰,忿怒无常,至是浸剧。又灾异数见,占者多言当有急变生肘腋。珪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朝廷人不自保,百官苟免,莫相督摄,盗贼公行,里巷之间,人为希少。珪亦知之,曰:"朕故纵之使然,待过灾年,更当清治之耳。"是时,群臣畏罪,多不敢求亲近;唯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或终日不归。浩,吏部尚书宏之子也。宏未尝忤旨,亦不谄谀,故宏父子独不被谴。

12 夏王勃勃率骑二万攻秦,掠取平凉杂胡七千余户,进

屯依力川⑧。

【注释】

①临澧：县名，治今湖南桑植。

②关(wān 湾)弓：拉弓。关通“弯”。

③恒山：山名，在今河北曲阳西北。

④度坚山：山名，确址待考，疑在今甘肃榆中西。

⑤东序：东面的墙。序，隔开正堂东西夹室的墙。

⑥冲车：古代攻城用的战车。

⑦寒食散：道家药名。服后身体发热，宜吃冷食，故称寒食散。配剂中有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等五石，故又称五石散，或简称散。

⑧依力川：地名，在今甘肃平凉东南。

【译文】

8 三月，刘裕上奏章请求征伐南燕，朝中商议都认为不可出兵，只有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认为必定取胜，劝刘裕出兵。刘裕委派孟昶担任监中军留府事。谢裕，是谢安哥哥的孙子。

当初，苻氏失败，王猛的孙子王镇恶前来投奔晋国，被任命为临澧令。王镇恶不擅长骑马，拉弓射箭的能力很低，但很有谋略，行事果断，喜欢谈论军政大事。有人向刘裕推荐王镇恶，刘裕和王镇恶交谈后，很高兴，于是留他住宿；第二天早上，对僚属说：“我听说名将家门出名将，王镇恶的确是这样。”当即委派他担任中军参军。

9 恒山崩塌。

10 夏，四月，乞伏乾归前往枹罕，留下世子乞伏炽磐镇守，收集部众，得到二万人，把都城迁到度坚山。

11 巨雷震坏魏国天安殿的东墙；魏国君主拓跋珪很忌讳此事，命令左校用攻城的战车撞击东墙、西墙，把两面的墙都毁坏了。当初，拓跋珪服用寒食散，时间一久，药性发作，性情变得暴躁烦闷，

喜怒无常，到这时逐渐严重。加上灾异不断出现，占卜的人大多说将有急剧的变故发生在身边。拓跋珪忧虑烦闷，心神不安，有时几天不进饮食，有时彻夜不眠，回顾从前的成败得失，不停地自言自语。怀疑臣属和身边的人都不可相信，每每在文武官员上前奏事时，追究他们从前的过错，将他们杀死；其余的人，如有脸色发生变化，或呼吸不均匀，或步调没有节奏，或话语出现差错，都被认为是早就怀恨在心，这时才能表露于外，往往亲手杀了他们，被杀死的人都堆在天安殿前。朝廷中人人朝不保夕，文武官员因循苟安，上下不相统摄，盗贼公然横行，街巷中，因此行人稀少。拓跋珪也知道这种情况，说："我故意放纵使情况如此，等过了灾年，再加以清理整治。"这时，臣属们害怕惹祸，大多不敢寻求亲近；只有著作郎崔浩恭敬勤恳从不懈怠，有时候整日不回家。崔浩，是吏部尚书崔宏的儿子。崔宏从没有违背拓跋珪的旨意，也不谄媚阿谀，所以只有崔宏父子没有受到谴责。

12 夏王刘勃勃率领二万骑兵攻打秦国，掳掠平凉各胡族七千多户，进军屯驻在依力川。

13 己巳，刘裕发建康，帅舟师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重，步进至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兵守之。或谓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险[1]，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唯无功，将不能自归，奈何？"裕曰："吾虑之熟矣，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进利虏获，退惜禾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2]，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敢为诸君保之。"

南燕主超闻有晋师，引群臣会议。征虏将军公孙五楼

曰："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帅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禾苗[3]，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求战不得，旬月之间，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超曰："今岁星居齐，以天道推之，不战自克。客主势殊，以人事言之，彼远来疲弊，势不能久。吾据五州之地，拥富庶之民，铁骑万群，麦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4]？不如纵使入岘，以精骑蹂之，何忧不克？"辅国将军广宁王贺赖卢苦谏不从，退谓五楼曰："必若此，亡无日矣！"太尉桂林王镇曰："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超不从。镇出，谓韩谆曰："主上既不能逆战却敌，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敌入腹，坐待攻围，酷似刘璋矣[5]。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6]。"超闻之，大怒，收镇下狱。乃摄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简士马，以待之。

刘裕过大岘，燕兵不出。裕举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见敌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虏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东莞[7]。超先遣公孙五楼、贺赖卢及左将军段晖等将步骑五万屯临朐；闻晋兵入岘，自将步骑四万往就之，使五楼帅骑进据巨蔑水[8]。前锋孟龙符与战，破之，五楼退走。裕以车四千乘为左右翼，方轨徐进，与燕兵战于

临朐南，日向昃[9]，胜负犹未决。参军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战，临朐城中留守必寡，愿以奇兵从间道取其城，此韩信所以破赵也[10]。"裕遣藩及咨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河内向弥潜师出燕兵之后，攻临朐，声言轻兵自海道至矣。向弥擐甲先登[11]，遂克之。超大惊，单骑就段晖于城南。裕因纵兵奋击，燕众大败，斩段晖等大将十余人，超遁还广固，获其玉玺、辇及豹尾[12]。裕乘胜逐北至广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众入保小城。裕筑长围守之，围高三丈，穿堑三重；抚纳降附，采拔贤俊，华、夷大悦。于是因齐地粮储，悉停江、淮漕运。

【注释】

①大峴(xiàn 现)：山名，即今山东临朐东南大峴山。

②临朐(qú 渠)：县名，治今山东临朐。

③芟(shān 山)除：除去。

④蹙(cù 促)：急促、紧迫。

⑤"酷似"句：东汉末刘璋坐以待毙，详见本书第67卷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

⑥"复为"句：先秦时期，吴越地区有断发文身(把头发截短并在皮肤上刺花纹)的风俗。慕容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南燕将为处在吴越地区的东晋所灭，韩谭要成为东晋的臣民了。

⑦东莞：县名，治今山东沂水。

⑧巨蔑水：河流名，即今山东潍河。

⑨昃(zè 仄)：太阳偏西。

⑩"此韩信"句：韩信破赵之事，见本书第9卷汉高帝三年(公元204年)。

⑪擐(huàn 患)：穿。

⑫豹尾：仪仗名。通常是在赤黄布上画豹文，安装在枪、幡之类器物上，用以象征君主的威严。挂豹尾的地方一般是君主出行时最后的一辆车子。

【译文】

13十一日，刘裕从建康出发，率领水军从淮河进入泗水。五月，到达下邳，留下船只、轻重装备和物资，步行前进，到达琅邪，所经过的地方都建筑城堡，留军队把守。有人对刘裕说："燕国人如果堵住大峴山的险要，或者艰壁清野，我们大军深入，不仅不能建立功业，还将不能安全返回，该怎么办？"刘裕说："我已考虑成熟了，鲜卑人贪得无厌，不知道长远的计策，进攻贪求俘获，退守吝惜禾苗，认为我们孤军深入，不能坚持多久；他们进军不过是占据临朐，后退则守卫广固，一定不会守住险要、肃清四野来防备我们，我敢向各位保证这一点。"

南燕君主慕容超听说晋国军队来犯，召集臣属商议对策。征虏将军公孙五楼说："吴地的军队轻捷果断，长处在速战速决，不能和他们争斗以决胜负；应该占据大峴，使他们不能进入我们的腹地，拖延时间，挫伤他们的锐气，然后慢慢挑选二千精锐的骑兵，沿着海边向南行进，断绝他们运粮的道路，另外命令段晖率领兖州的军队，沿着山路向东行进，前后夹击他们，这是上策。命令郡守县令各自凭借险阻自卫，估算自己需要的物资储蓄之外，其余的全部焚毁，割掉田野的庄稼，使敌人无从补充给养，他们军队在外，没有粮食，寻求作战又没有对手，一个月之间，就可以轻易制服他们，这是中策。放任贼寇进入大峴，出城迎战，这是下策。慕容超说："今年岁星处在与齐地对应的天际，按天道推测，不用交战就自然取胜。入侵者和保卫者的形势各不相同，从人力所及的范围来看，他们远道而来，疲劳困顿，肯定不能坚持多久。我们占据五个州的土地，拥有富足的民众，强大的骑兵成千上万，庄稼布满田野，为什么要割掉庄稼、迁徙民众，首先自己削弱自己呢？不如放他们进入大峴，用精锐的骑兵践踏他们，何必担忧不能取胜？"辅国将军广宁王慕容贺赖卢苦苦地规劝，慕容超就是不听，退朝后对公孙五楼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灭亡没有几天了！"太尉桂林王慕容镇说："陛下如

坚持认为骑兵适合于平地上的战斗，就应该出大峴迎战，作战不能取胜的话，还可以退守；不应该放任敌人进入大峴，自己放弃险要的地势。"慕容超不听从。慕容镇退出后，对韩谆说："主上既不肯远出迎战，打败敌人，又不肯迁徙民众、肃清四野，招引敌人进入腹地，坐等被敌人攻打包围，和刘璋太相像了。今年国家灭亡，我一定为国而死。你是中原人士，却又要断发文身了。"慕容超得知后，非常生气，逮捕慕容镇，关进监狱。于是撤回莒城、梁父两个据点的军队，修筑城濠，挑选兵马，等待晋国军队的到来。

刘裕经过大峴，燕国军队没有出来交战。刘裕举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的人说："您没见到敌人就先高兴起来，是为什么？"刘裕说："军队已通过险阻，兵士有拼死作战的决心；他们多余的粮食都放在田野中，我们没有缺乏粮食的忧愁。敌寇已经落入我们的掌心了。"六月，十二日，刘裕到达东莞。慕容超原先派遣公孙五楼、慕容贺赖卢和左将军段晖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人，屯驻在临朐；听说晋国军队进入峴山，亲自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前去临朐会合，命令公孙五楼率领骑兵进军，据守巨蔑水。晋国军队的前锋孟龙符和他交战，打败了他，公孙五楼退走。刘裕以四千辆兵车为左右两翼，列成方阵向前慢慢推进，和燕国军队在临朐南交战，太阳已经偏西，还没有决出胜负。参军胡藩向刘裕进言说："燕国集中所有军队出来交战，临朐城内留守的兵士必定很少，希望能率领一支出其不意的部队，从小路去攻取他们的城池，这是韩信用来打败赵国的办法。"刘裕派遣胡藩和咨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河内人向弥秘密率领军队，绕到燕国军队的后面，攻打临朐，声称轻装的军队从海路赶来了。向弥穿着铠甲首先登上城墙，于是攻下临朐。慕容超非常惊慌，单人匹马到城南同段晖会合。刘裕乘机指挥军队奋力战斗，燕国军队大败，杀死段晖等大将十多人，慕容超逃回广固，晋军缴获了他的玉玺、车辆和豹尾。刘裕乘胜追击到广固；十九日，攻下外城。慕容超收集部众，进入内城据守。刘裕筑起长长的围墙守在外

面，围墙高三丈，挖了三道地沟；招纳、安抚归降的人，选拔贤才俊杰，汉人、夷人都很高兴。于是利用齐地的粮食储蓄，完全停止长江、淮河的水路军粮运输。

超遣尚书郎张纲乞师于秦，赦桂林王镇，以为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引见，谢之，且问计焉。镇曰："百姓之心，系于一人。今陛下亲董六师，奔败而还，群臣离心，士民丧气。闻秦人自有内患[1]，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还者尚有数万，宜悉出金帛以饵之，更决一战。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敌；如其不然，死亦为美，比于闭门待尽，不犹愈乎？"司徒乐浪王惠曰："不然。晋兵乘胜，气势百倍，我以败军之卒当之，不亦难乎？秦虽与勃勃相持，不足为患；且与我分据中原，势如唇齿，安得不来相救？但不遣大臣则不能得重兵。尚书令韩范为燕、秦所重[2]，宜遣乞师。"超从之。

秋，七月，加刘裕北青、冀二州刺史[3]。

南燕尚书略阳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逾城来降，裕以为行参军。尊、苗皆超所委任以为腹心者也。

或谓裕曰："张纲有巧思，若得纲使为攻具，广固必可拔也。"会纲自长安还，太山太守申宣执之，送于裕。裕升纲于楼车[4]，使周城呼曰："刘勃勃大破秦军，无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发兵及遣使者至广固，裕辄潜遣兵夜迎之，明日，张旗鸣鼓而至。北方之民执兵负粮归裕者，日以千数，围城益急。张华、封恺皆为裕所获。超请割大峴

以南地为藩臣，裕不许。

秦王兴遣使谓裕曰："慕容氏相与邻好，今晋攻之急，秦已遣铁骑十万屯洛阳；晋军不还，当长驱而进。"裕呼秦使者谓曰："语汝姚兴：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当取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刘穆之闻有秦使，驰入见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无大小，必赐预谋，此宜善详[5]，云何遽尔答之？此语不足以威敌，适足以怒之。若广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审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相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赴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逆设此言？是自张大之辞也。晋师不出，为日久矣。羌见伐齐，殆将内惧，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注释】

①"闻秦人"句：指秦有刘勃勃的忧患。

②"尚书令"句：韩范为燕、秦所重之事，详见本书第114卷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

③"加刘裕"句：东晋立国江南，在淮南设南青、南冀二州，而称齐地的青州为北青州、冀州为北冀州。

④楼车：古代的战车，上设望楼，用来瞭望敌人。

⑤善详：善，指措辞认真推敲；详，指内容详尽周密。

【译文】

慕容超派遣尚书郎张纲向秦国请求援兵，赦免桂林王慕容镇，委派他担任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召见他，向他道歉，并且向他询问计策。慕容镇说："百姓的心，寄托在陛下一人身上。现在陛下

亲自统领六军，失败而回，臣属离心离德，官吏民众丧失了胆气。所说秦国人自己有内部的忧患，恐怕没有空闲分出军队救援我们。逃散的兵士返回的还有几万人，应该拿出所有的金银布帛来引诱他们，再决一死战。如果上天帮助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敌人；如果不是这样，死也是一件美事，这比关起门来等待灭亡，不还强得多吗？"司徒乐浪王慕容惠说："不对。晋国军队乘胜围攻，气势增长百倍，我们用已遭挫败的兵士来抵挡他们，不是太困难了吗？秦国虽然和刘勃勃相对峙，但不足以成为忧患；而且秦国和我国分别占据中原，按情势如同唇齿相依，怎么能不前来相救呢？只是不派遣大臣就不能请求到强大的兵力。尚书令韩范为燕国、秦国所重视，应该派遣他前去请求出兵救援。"慕容超听从了他的意见。

秋，七月，朝廷加授刘裕为北青、冀二州刺史。

南燕尚书略阳人垣尊和弟弟京兆太守垣苗翻过城墙，前来投降，刘裕委派二人担任行参军。垣尊、垣苗都是慕容超所信任、视为心腹的人。

有人对刘裕说："张纲有精巧的构思，如果得到张纲，命令他做攻城的器具，广固一定可以攻下。"恰巧张纲从长安返回，太山太守申宣捉住他，送给刘裕。刘裕让张纲登上战车，命令他围绕城池呼喊说："刘勃勃把秦国军队打得大败，秦国没有军队前来相救。"城中的人无不惊慌失色的。长江以南每次调兵和派遣使者到广固，刘裕就秘密派遣军队在夜晚迎接他们，第二天，打着旗帜、敲着战鼓到广固。北方的民众拿着兵器、背着粮食归附刘裕的，每天以千计数，围攻城池更加猛烈。张华、封恺都被刘裕擒获。慕容超请求割让大峴以南的土地，做晋的属国，刘裕不同意。

秦王姚兴派遣使者对刘裕说："慕容氏和我国相邻友好，现在晋国如此猛烈地进攻他们，秦国已经派遣十万强大的骑兵驻扎在洛阳；晋国军队不撤回，我们将长驱直入。"刘裕把秦国使者叫来对他说："告诉你们的姚兴：我消灭燕国之后，兵士休整三年，就将夺

取关中、洛阳;现在能自己送上门,就请赶快前来!"刘穆之听说有秦国使者来,骑快马赶去见刘裕,秦国的使者已经离开了。刘裕把他所说的话告诉给刘穆之,刘穆之埋怨他说:"平时事情无论大小,一定让我参与谋划,这件事应该周详地考虑、妥善地回答,为什么要仓卒地回答他呢?这段话不足以吓倒敌人,恰恰足以激怒他。如果广固没攻下来,羌族敌寇突然到来,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刘裕说:"这是用兵的策略,不是你所能了解的,所以没有告诉你。兵贵神速,他们如果真能来救援,一定害怕我们知道,哪能先派使者,预先说这番话?这是他们的夸大之词。晋国军队不外出征伐,已经很久了。羌人看到我们征伐齐地,恐怕将会内心恐惧,保全自己都来不及,怎么能救援别人呢?"

14 乞伏乾归复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复本位[1]。

15 慕容氏在魏者百余家,谋逃去,魏主珪尽杀之。

16 初,魏太尉穆崇与卫王仪伏甲谋弑魏主珪,不果;珪惜崇、仪之功,秘而不问。及珪有疾,杀大臣,仪自疑而出亡,追获之。八月,赐仪死。

17 封融诣刘裕降[2]。

18 九月,加刘裕太尉;裕固辞。

19 秦王兴自将击夏王勃勃,至贰城[3],遣安远将军姚详等分督租运。勃勃乘虚奄至,兴惧,欲轻骑就详等。右仆射韦华曰:"若銮舆一动[4],众心骇惧,必不战自溃,详营亦未必可至也。"兴与勃勃战,秦兵大败,将军姚榆生为勃勃所

禽，左将军姚文崇等力战，勃勃乃退，兴还长安。勃勃复攻秦敕奇堡、黄石固、我罗城[5]，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初，兴遣卫将军姚强帅步骑一万随韩范往就姚绍于洛阳，并力以救南燕，及为勃勃所败，追强兵还长安。韩范叹曰："天灭燕矣！"南燕尚书张俊自长安还，降于刘裕，因说裕曰："燕人所恃者，谓韩范必能致秦师也，今得范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范为散骑常侍，且以书招之。长水校尉王蒲劝范奔秦，范曰："刘裕起布衣，灭桓玄，复晋室，今兴师伐燕，所向崩溃，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则秦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于裕。裕将范循城，城中人情离沮。或劝燕主超诛范家。超以范弟谅尽忠无贰，并范家赦之。

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6]。

张纲为裕造攻具，尽诸奇巧；超怒，县其母于城上，支解之。

【注释】

①"公卿"句：乞伏乾归的公卿将帅降为僚佐偏裨，见本书第112卷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

②"封融"句：封融本为南燕官吏，逃往魏国见本书第114卷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现见到魏国杀慕容氏，故南逃投降刘裕。

③武城：城名。据胡注，武城在杏城西北。杏城，在今陕西黄陵西南故邑。

④銮（luán 鸾）舆：天子的车驾。也用来指代天子。

⑤敕奇堡：地名，在今甘肃平凉西北。黄石固：地名，在今宁夏固原东南。我罗城：城名，在今甘肃平凉西北。

⑥"段宏"句:段宏逃往魏国,见本书第114卷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

【译文】

14 乞伏乾归又登上秦王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更始,公卿以下官员都恢复原来的职位。

15 在魏国的慕容氏家族一百多家,策划逃走,魏国君主拓跋珪把他们全部杀死。

16 当初,魏国太尉穆崇和卫王拓跋仪埋伏兵士,谋图杀害魏国君主拓跋珪,没有成功;拓跋珪念及穆崇、拓跋仪的功劳,加以保密,不予以追究。等到拓跋珪生了病,诛杀大臣,拓跋仪自己起了疑心而出逃,被追赶抓获。八月,赐令拓跋仪自杀。

17 封融前往刘裕那里投降。

18 九月,朝廷加授刘裕为太尉;刘裕坚决推辞。

19 秦王姚兴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夏王刘勃勃,到达贰城,派遣安远将军姚详等人分别督运租谷。刘勃勃乘虚突然赶到,姚兴畏惧,想率领轻装的骑兵去会合姚详等人。右仆射韦华说:"如果陛下一动,众人心中惊骇畏惧,一定不交战就自行崩溃了,姚详的营垒也未必可以到达。"姚兴和刘勃勃交战,秦国军队大败,将军姚榆生被刘勃勃擒获,左将军姚文崇等人奋力作战,刘勃勃才退走,姚兴回到长安。刘勃勃又攻打秦国的敕奇堡、黄石固、我罗城,全部攻下来,迁徙七千多家到大城,委派他的丞相刘右地代兼任幽州牧,镇守大城。

当初,姚兴派遣卫将军姚强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跟随韩范到洛阳去会合姚绍,合并兵力去救援南燕。等到被刘勃勃打败,追姚强的军队返回长安。韩范叹息说:"上天要灭亡燕国了!"南燕尚书张俊从长安返回,投降刘裕,于是劝刘裕说:"燕国人所仗恃的,是认为韩范一定能够请来秦国的军队,现在如能得到韩范给城中人

看，燕国就必定投降了。”刘裕于是上奏章举荐韩范担任散骑常侍，并且写信招引他。长水校尉王蒲劝韩范逃往秦国，韩范说：“刘裕从一个平民起家，消灭桓玄，复兴晋王室，现在兴兵征伐燕国，所向披靡，这大概是上天所授，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燕国灭亡，秦国就在它的后面，我不能受两次羞辱了。”于是投降刘裕。刘裕带着韩范环绕城池行走，城中人心离散沮丧。有人劝燕国君主慕容超诛杀韩范一家。慕容超因韩范的弟弟韩谆竭尽忠贞，没有二心，就连同韩范一家都赦免了。

冬，十月，段宏从魏国投奔刘裕。

张纲替刘裕制造攻城的器具，每种都奇特精巧；慕容超发怒，把张纲的母亲悬挂在城墙上，分解她的四肢。

20 西秦王乾归立夫人边氏为皇后，世子炽磐为太子，仍命炽磐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以屋引破光为河州刺史，镇枹罕；以南安焦遗为太子太师，与参军国大谋。乾归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谓炽磐曰：“汝事之当如事吾。”炽磐拜遗于床下。遗子华至孝，乾归欲以女妻之。辞曰：“凡娶妻者，欲与之共事二亲也。今以王姬之贵[1]，下嫁蓬茅之士，诚非其匹，臣惧其阙于中馈[2]，非所愿也。”乾归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强卿。”乃以为尚书民部郎。

21 北燕王云自以无功德而居大位，内怀危惧，常畜养壮士以为腹心、爪牙。宠臣离班、桃仁专典禁卫，赏赐以巨万计，衣食起居皆与之同，而班、仁志愿无厌，犹有怨憾。戊

辰，云临东堂，班、仁怀剑执纸而入，称有所启。班抽剑击云，云以几扞之，仁以旁击云，杀之。

冯跋升洪光门以观变，帐下督张泰、李桑言于跋曰："此竖势何所至？请为公斩之！"乃奋剑而下，桑斩班于西门，泰杀仁于庭中。众推跋为主。跋以让其弟范阳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于昌黎，大赦，诏曰："陈氏代姜，不改齐国[3]，宜即国号曰燕。"改元太平，谥云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张氏为太后，立妻孙氏为王后，子永为太子，以范阳公素弗为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孙护为尚书令，张兴为左仆射，汲郡公弘为右仆射，广川公万泥为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陈为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侠放荡，尝请婚于尚书左丞韩业，业拒之。及为宰辅，待业尤厚；好申拔旧门[4]，谦恭俭约，以身帅下，百僚惮之，论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注释】

①王姬：周朝君王的女儿都是姬姓，后世因之称帝王的女儿为王姬。

②中饋：指妇女在家主持饮食之事。

③"陈氏"二句：春秋时期的齐国，国君为姜姓。公元前391年，田和（其祖先姓陈）取国君之位而代之，仍称齐国。

④旧门：时代久远的豪门大族。或释作故旧部属，故旧同门，似欠妥。

【译文】

20 西秦王乞伏乾归立夫人边氏为皇后，世子乞伏炽磐为太子，又任命乞伏炽磐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委派屋引破光担任河州刺史，镇守枹罕；委派南安人焦遗担任太子太师，参与军政大事

的谋划。乞伏乾归说："焦生不仅是著名的儒士，而且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对乞伏炽磐说："你侍奉他应当像侍奉我一样。"乞伏炽磐在坐床前叩拜焦遗。焦遗的儿子焦华十分孝顺，乞伏乾归想把女儿嫁给他。焦华推辞说："凡是娶妻的人，是想和她一同侍奉父母双亲。现在她以君王女儿的尊贵身份，下嫁给贫寒的士人，实在不般配，而且臣下担心她缺乏操持家务的能力，这不是我所愿意的。"乞伏乾归说："你的行为，是古人才做得到的事，我的女儿不能勉强你娶她。"于是任命焦华为尚书民部郎。

21 北燕王高云自认为没有功德却处于崇高的地位，心里感到危险恐惧，常常豢养一些豪侠壮士作为心腹、爪牙。他的宠臣离班、桃仁专门掌管宫廷警卫，赏赐的财物以万万计算，二人的衣食起居都和他相同，可是离班、桃仁内心仍不满足，还有怨言。十三日，高云前往东堂，离班、桃仁身上藏着剑，手拿着纸进去，声称有事要报告。离班抽出剑刺向高云，高云用茶几抵挡，桃仁从旁边刺高云，杀了他。

冯跋登上洪光门观察变故，帐下督张泰、李桑对冯跋说："这几个小人要闹到什么地步？请让我们为您杀了他们！"于是举剑跳下洪光门，李桑在西门杀死离班，张泰在殿堂中杀死桃仁。众人推举冯跋为君主，冯跋让给他的弟弟范阳公冯素弗，冯素弗不同意。冯跋于是在昌黎登上天王位，大赦境内，下诏说："陈氏取代姜氏，没改变齐国的名称，我们的国号应仍旧称为燕。"改年号为太平，给高云定谥号为惠懿皇帝。冯跋尊奉母亲张氏为太后，立妻子孙氏为王后，儿子冯永为太子，委派范阳公冯素弗担任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孙护担任尚书令，张兴担任左仆射，汲郡公冯弘担任右仆射，广川公冯万泥担任幽、平二州牧，上谷公冯乳陈担任并、青二州牧。冯素弗年青时豪爽侠义、放荡不羁，曾经向尚书左丞韩业求亲，韩业拒绝了他。等到担任宰辅，对待韩业格外优厚；喜爱提拔豪门大族中人，谦虚恭谨、俭朴节省，以身作则，官员们都敬畏他，议论的人

赞扬他有宰相的气度。

22 魏主珪将立齐王嗣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辄先杀其母,乃赐嗣母刘贵人死。珪召嗣谕之曰:"汉武帝杀钩弋夫人[1],以防母后豫政,外家为乱也。汝当继统,吾故远迹古人,为国家长久之计耳。"嗣性孝,哀泣不自胜。珪怒之。嗣还舍,日夜号泣,珪知而复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将不测,不如且避之,俟上怒解而入。"嗣乃逃匿于外,惟帐下代人车路头、京兆王洛儿二人随之。

初,珪如贺兰部,见献明贺太后之妹美[2],言于贺太后,贺太后曰:"不可。是过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夺也。"珪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清河王绍。绍凶很无赖,好轻游里巷,劫剥行人以为乐。珪怒之,尝倒悬井中,垂死,乃出之。齐王嗣屡诲责之,绍由是与嗣不协。

戊辰,珪谴责贺夫人,囚,将杀之,会日暮,未决。夫人密使告绍曰:"汝何以救我?"左右以珪残忍,人人危惧。绍年十六,夜,与帐下及宦者宫人数人通谋,逾垣入宫,至天安殿。左右呼曰:"贼至!"珪惊起,求弓刀不获,遂弑之。

己巳,宫门至日中不开。绍称诏,集百官于端门前,北面立。绍从门扉间谓百官曰[3]:"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众愕然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从王。"众乃知宫车晏驾,而不测其故,莫敢出声,唯阴平公烈大哭而去。烈,仪之弟也。于是朝野恟恟,人怀异志。

肥如侯贺护举烽于安阳城北[4]，贺兰部人皆赴之，其余诸部亦各屯聚。绍闻人情不安，大出布帛赐王公以下，崔宏独不受。

齐王嗣闻变，乃自外还，昼伏匿山中，夜宿王洛儿家。洛儿邻人李道潜奉给嗣，民间颇知之，喜而相告；绍闻之，收道，斩之。绍募人求访嗣，欲杀之。猎郎叔孙俊与宗室疏属拓跋磨浑自云知嗣所在[5]，绍使帐下二人与之偕往；俊、磨浑得出，即执帐下诣嗣，斩之。俊，建之子也。王洛儿为嗣往来平城，通问大臣，夜，告安远将军安同等。众闻之，翕然响应，争出奉迎。嗣至城西，卫士执绍送之。嗣杀绍及其母贺氏，并诛绍帐下及宦官宫人为内应者十余人；其先犯乘舆者，群臣脔食之[6]。

壬申，嗣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兴。追尊刘贵人曰宣穆皇后；公卿先罢归第不预朝政者，悉召用之。诏长孙嵩与北新侯安同、山阳侯奚斤、白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止车门右[7]，共听朝政，时人谓之八公。屈，磨浑之父也。嗣以尚书燕凤逮事什翼犍，使与都坐大官封懿等入侍讲论[8]，出议政事。以王洛儿、车路头为散骑常侍，叔孙俊为卫将军。拓跋磨浑为尚书，皆赐爵郡、县公。嗣问旧臣为先帝所亲信者为谁。王洛儿言李先。嗣召问先："卿以何才何功为先帝所知？"对曰："臣不才无功，但以忠直为先帝所知耳。"诏以先为安东将军，常宿于内，以备顾问。

朱提王悦，虔之子也，有罪，自疑惧。闰十一月，丁亥，悦怀匕首入侍，将作乱。叔孙俊觉其举止有异，引手掣之，

索怀中,得匕首,遂杀之。

23 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虚、危[9]。南燕灵台令张光劝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杀之。

24 柔然侵魏。

【注释】

①"汉武帝"句:汉武帝杀钩弋夫人,见本书第22卷汉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

②"见献明"句:拓跋珪的父亲拓跋寔,是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嫡长子,先昭成帝而死,追谥为献明皇帝,贺太后从夫谥。

③扉(fēi 非):门扇。

④安阳城:城名,在今河北阳原东南。

⑤猎郎:职官名。拓跋氏兴起于北方,爱好狩猎,故置猎郎,以豪门望族家有才能勇气的子弟充任。其职掌与汉代以来的期门郎、羽林郎相似。

⑥脔(luán 孪):切成小片的肉。

⑦止车门:皇宫的外门。出入宫禁者,都在此下车步行,故称止车门。又名司马门。

⑧都坐大官:职官名。魏称尚书都省为尚书都坐,都坐大官当即尚书长官。

⑨虚、危:星宿名,分别为二十八宿中北方玄武的第四、第五宿。虚宿二星,危宿三星。

【译文】

22 魏国君主拓跋珪准备立齐王拓跋嗣为太子;魏国旧例,凡是立继承人,就先杀死继承人的母亲,于是赐令拓跋嗣的母亲刘贵人自杀。拓跋珪召见拓跋嗣晓谕他说:"汉武帝杀钩弋夫人,来防止母后干预政事、外戚作乱。你将要继承皇位,所以我效法古人,不过是考虑国家的长远大计而已。"拓跋嗣生性孝顺,悲哀地哭泣,以致不能控制自己。拓跋珪对他大发脾气。拓跋嗣回到住处,日夜号啕大

哭，拓跋珪知道后又召见他。左右的人说："主上十分愤怒，你进宫将有难以预测的祸患，不如暂且躲避，等主上的怒气平息后再进宫。"拓跋嗣于是逃到外面躲起来。只有属下鲜卑人车路头、京兆人王洛儿二人跟随他。

当初，拓跋珪前往贺兰部落，见献明贺太后的妹妹长得美丽，告诉了贺太后，请求娶纳她为妾。贺太后说："不可以。太美的人，一定有不好的地方。而且她已有了丈夫，不能夺取。"拓跋珪暗地里派人杀了她的丈夫，然后娶了她，生下了清河王拓跋绍。拓跋绍凶暴蛮横，爱在街巷中轻薄地游逛，以劫夺行人为乐事。拓跋珪对他非常气愤，曾把他倒吊在井中，奄奄一息时，才把他拉出来。齐王拓跋嗣多次开导、责备他，拓跋绍因此和拓跋嗣不融洽。

十三日，拓跋珪斥责贺夫人，把她囚禁起来，准备杀她，赶上天黑，没有处决。贺夫人秘密派人告诉拓跋绍说："你怎么救我？"拓跋珪左右的人因拓跋珪残酷凶狠，人人感到危险恐惧。拓跋绍这时十六岁，夜晚，和手下兵士以及宦官宫女几个人串通，翻墙进宫，到达天安殿。左右的人呼叫说："贼寇到了！"拓跋珪惊慌地起床，找弓箭刀剑没有找到，拓跋绍于是杀了他。

十四日，宫门到中午没有打开。拓跋绍假称诏令，把文武官员集合在端门前，面向北方站着。拓跋绍从门缝里对文武官员说："我有叔父，也有哥哥，公卿大臣想跟从谁？"众人大为吃惊，脸色失常，没有人回答。过了很久，南平公长孙嵩说："跟从大王。"众人这时才知道君主已死，但不能推测死因，没有人敢出声，只有阴平公拓跋烈大声痛哭，转身离去。拓跋烈，是拓跋仪的弟弟。这时，朝野纷扰不安，每人心中怀着不同的想法。肥如侯贺护在安阳城的北面燃起烽火，贺兰部落的人都赶往那里，其余各部落也各自聚集到一起。拓跋绍听说人心不安，拿出大量的布帛赐给王公以下官吏，唯独崔宏不接受。

齐王拓跋嗣得知发生变故，就从外地返回，白天躲藏在山中，

夜晚住在王洛儿家里。王洛儿的邻居李道暗中侍奉拓跋嗣，民间渐渐有人知道，高兴得奔走相告；拓跋绍听说后，逮捕李道，杀了他。拓跋绍招募人查访拓跋嗣，想杀掉他。猎郎叔孙俊和皇家宗室比较疏远的亲属拓跋磨浑，自称知道拓跋嗣在哪里，拓跋绍命令手下两个兵士和他们一同前去捉拿；叔孙俊、拓跋磨浑出城后，就捉住这两个兵士前往拓跋嗣那里，杀了二人。叔孙俊，是叔孙建的儿子。王洛儿为拓跋嗣多次到平城，和大臣们联络，夜晚，告诉安远将军安同等人。众人听说后，一致响应，争相出城迎接。拓跋嗣到达城西，卫士捉住拓跋绍送给他。拓跋嗣杀死拓跋绍和他的母亲贺氏，并诛杀拓跋绍手下兵士及充当内应的宦官宫女十多人；对最先刺杀君主拓跋珪的人，臣属们把他的肉一块块地切割来吃了。

十七日，拓跋嗣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永兴。追尊刘贵人为宣穆皇后；原来罢免归家不参预朝中政事的公卿，全部召回任用。诏令长孙嵩和北新侯安同、山阳侯奚斤、白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在止车门右边，共同处理朝中政事，当时人称他们为八公。拓跋屈，是拓跋磨浑的父亲。拓跋嗣因尚书、燕凤、曾侍奉拓跋什翼犍，命令他和都坐大官封懿等人进宫则讲解经书，出宫则议论政事。委派王洛儿、车路头担任散骑常侍，叔孙俊担任卫将军。拓跋磨浑担任尚书，都赐封爵为郡公、县公。拓跋嗣问旧日臣属中先帝最亲近信任的是谁。王洛儿说是李先。拓跋嗣召见李先问他："你凭什么才能什么功劳被先帝赏识？"李先回答说："臣下没有才能没有功劳，只是凭忠实正直被先帝赏识而已。"拓跋嗣下诏委任李先为安东将军，时常住在宫内，以便随时向他征询意见。

朱提王拓跋悦，是拓跋虔的儿子，犯了罪，自己疑心恐惧。闰十一月，十三日，拓跋悦身藏匕首，入宫侍候，准备作乱。叔孙俊察觉出他的举动有些反常，伸手拉住他，搜索他的身上，找到匕首，于是杀了他。

23十二月，二十二日，太白星触犯虚宿、危宿。南燕灵台令张光

劝南燕君主慕容超出城投降，慕容超亲手杀了他。

24 柔然侵犯魏国。

六 年

1 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门[1]，朝群臣于城上。乙卯，超与宠姬魏夫人登城，见晋兵之盛，握手对泣。韩谠谏曰："陛下遭堙厄之运，正当努力自强以壮士民之志，而更为儿女子泣邪？"超拭目谢之。尚书令董诜劝超降，超怒，囚之。

2 魏长孙嵩将兵伐柔然。

3 魏主嗣以郡县豪右多为民患，悉以优诏征之。民恋土不乐内徙，长吏逼遣之，于是无赖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盗群起。嗣引八公议之曰："朕欲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绥抚，使之纷乱。今犯者既众，不可尽诛，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为盗，不罪而赦之，是为上者反求于下也，不如诛其首恶，赦其余党。"崔宏曰："圣王之御民，务在安之而已，不与之较胜负也。夫赦虽非正，可以行权。屈欲先诛后赦，要为两不能去[2]，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从，诛未晚也。"嗣从之。二月，癸未朔，遣将军于栗磾将骑一万讨不从命者，所向皆平。

4 南燕贺赖卢、公孙五楼为地道出击晋兵，不能却。城久闭，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继。超辇而登城，尚书悦寿说超曰："今天助寇为虐，战士凋瘁，独守穷城，绝

望外援,天时人事亦可知矣。苟历数有终,尧、舜避位,陛下岂可不思变通之计乎?"超叹曰:"废兴,命也。吾宁奋剑而死,不能衔璧而生!"

丁亥,刘裕悉众攻城。或曰:"今日往亡[3],不利行师。"裕曰:"我往彼亡,何为不利!"四面急攻之。悦寿开门纳晋师,超与左右数十骑逾城突围出走,追获之。裕数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4]。

裕忿广固久不下,欲尽坑之,以妻女赏将士。韩范谏曰:"晋室南迁,中原鼎沸,士民无援,强则附之,既为君臣,必须为之尽力。彼皆衣冠旧族,先帝遗民;今王师吊伐而尽坑之,使安所归乎?窃恐西北之人无复来苏之望矣[5]。"裕改容谢之,然犹斩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万余,夷其城隍,送超诣建康,斩之。

臣光曰:晋自济江以来,威灵不竞,戎狄横骜,虎噬中原。刘裕始以王师翦平东夏,不于此际旌礼贤俊,慰抚疲民,宣恺悌之风,涤残秽之政,使群士向风,遗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设,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荡壹四海,成美大之业,岂非虽有智勇而无仁义使之然哉?

【注释】

①天门:广固内城的南门。

②两不能去:诛杀和赦免都不能免除。即起先不能去掉诛杀,随后又不能去掉赦免。

③往亡:凶日名。也叫天门日。旧历每月都有,或在寅日,或在巳日。旧时

迷信，在往亡日中禁忌很多，如这天出兵被认为是不利的。

④“惟以”句：刘敬宣曾在桓玄当政时投奔南燕，故慕容超将母亲托付给他。

⑤来苏：从疾苦之中获得新生。语出《伪古文尚书·仲虺之诰》“后来其苏”。后，国君，指商汤；苏，复苏。

【译文】

六年（庚戌，公元410年）

1 春，正月，初一，南燕君主慕容超登上天门，在城墙上朝会文武官员。初二，慕容超和他的宠妃魏夫人登上城墙，见到晋国军队的强盛景况，紧握双手相对哭泣。韩谆规劝说：“陛下遭遇困厄的时运，正应该奋发图强，来鼓动官吏和百姓的斗志，怎么反倒像小女子一样哭哭啼啼呢？”慕容超擦干眼泪向他道歉。尚书令董谊劝慕容超投降，慕容超发怒，把他囚禁起来。

2 魏国长孙嵩率领军队征伐柔然。

3 魏国君主拓跋嗣因郡县中的豪强大多成为百姓的祸患，下诏书用优厚的条件征召他们。百姓依恋故土，不乐意迁往京城，郡县官吏逼迫着他们上路。于是，一些刁狡强横的青年出逃后聚在一起，各地盗贼横行。拓跋嗣召集八公商议这件事情说：“我想为百姓除害，但郡守县令不能安抚，使各地纷乱骚扰。现在犯罪的人很多，不可以全部杀掉，我想大赦境内来安定他们，怎么样？”元城侯拓跋屈说：“百姓逃亡做盗贼，不治罪而赦免他们，这是尊贵的人反过来请求卑贱的人了，不如诛杀领头作恶的人，赦免他们的余党。”崔宏说：“圣王治理民众，致力的只在于使他们安定而已，不知他们计较谁胜谁负。赦免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可以权宜行事。拓跋屈想要先诛杀后赦免，关键在于两方面都不能免省，哪里比得上一个赦免就平定了呢？赦免后还不听从，再诛杀也不算晚。”拓跋嗣听从了他的意见。二月，初一，派遣将军于栗磾率领一万骑兵讨伐不听从

命令的人，所到之处均被平定。

4 南燕慕容贺赖卢、公孙五楼挖掘地道，出城攻打晋国军队，没能打退。城门长久关闭，城中男女患软脚病的占了一大半，出城投降的前后相接。慕容超坐车登上城墙，尚书悦寿劝慕容超说："现在上天帮助敌寇作恶，我们的战士凋零疲惫，单独地守卫这困穷的城池，外援绝对没有希望，天时民意也可想而知了。如果国家命运已到尽头，即便尧、舜再世也得让位，陛下怎么能不考虑变通的计策呢？"慕容超叹息说："衰亡兴盛，都是天命。我宁可拿着剑战斗而死，也不能口衔璧玉而求生。"

初五，刘裕调集所有军队攻打内城。有人说："今天是往亡日，出兵不利。"刘裕说："我们前往他们灭亡，怎么会不利？"从四面猛烈攻城。悦寿打开城门放进晋国军队，慕容超和左右的几十名骑兵越过城墙，突围逃走，刘裕的军队追上，擒获了他。刘裕斥责他不投降的罪过，慕容超神情自若，一言不发，只是把母亲托付给刘敬宣而已。

刘裕忿恨广固久攻不下，想全部活埋城中的兵士，把他们的妻子女儿赏赐给晋国的将领士兵。韩范规劝说："晋王室向南迁徙，中原混乱不堪，官吏百姓没有依靠，谁强大就归附谁，既然有了君臣名分，就必须为君主竭尽全力。他们都是士大夫、名门望族，是先帝遗留下来的子民；现在王室的军队安抚苦难百姓，讨伐异族统治，而你却要全部活埋他们，究竟要让百姓归向何方呢？我私下里担心西北的民众从此不再有获得新生的希望了。"刘裕改变面容，向他道歉，但还是杀了王公以下官员三千人，籍没他们的家属一万多人，削平广固城濠，把慕容超押送建康，斩首示众。

臣司马光以为：晋国自从南渡长江以来，国势声威不能振作，戎狄横行，如猛虎般吞噬中原。直到刘裕才率领朝廷军队平定华夏东部地区，不在这个时候表彰、尊重贤才俊杰，慰问安抚疲惫的民众，宣扬和睦相处的风尚，荡涤残暴污秽的政

治，使所有士人闻风向往，遗留的黎民瞻足盼望，却反而恣意杀戮，来发泄心中一时的怨恨；考察他的所作所为，竟连苻氏、姚氏都不如，难怪他不能平定四海，完成美好伟大的事业！这难道不是虽有智谋勇气而没有仁义之心才使他这样的吗？

5 初，徐道覆闻刘裕北伐，劝卢循乘虚袭建康，循不从。道覆自至番禺说循曰："本住岭外[1]，岂以理极于此，传之子孙邪？正以刘裕难与为敌故也。今裕顿兵坚城之下，未有还期，我以此思归死士掩击何、刘之徒[2]，如反掌耳。不乘此机而苛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为腹心之疾；若裕平齐之后，息甲岁余，以玺书征君，裕自将屯豫章，遣诸将帅锐师过岭，虽复以将军之神武，恐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倾其根蒂，裕虽南还，无能为也。君若不同，便当帅始兴之众直指寻阳。"循甚不乐此举，而无以夺其计，乃从之。

初，道覆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3]，至始兴，贱卖之，居人争市之，船材大积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装舰，旬日而办。循自始兴寇长沙，道覆寇南康、庐陵、豫章，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顺流而下，舟械甚盛。时克燕之问未至，朝廷急征刘裕。裕方议留镇下邳，经营司、雍，会得诏书，乃以韩范为都督八郡军事、燕郡太守[4]，封融为勃海太守，檀韶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还。韶，祗之兄也。久之，刘穆之称范、融谋反，皆杀之。

6 安成忠肃公何无忌自寻阳引兵拒卢循。长史邓潜之谏曰:"国家安危,在此一举。闻循兵舰大盛,势居上流,宜决南塘[5],守二城以待之[6],彼必不敢舍我远下。蓄力养锐,俟其疲老,然后击之,此万全之策也。今决成败于一战,万一失利,悔将无及。"参军殷阐曰:"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兴溪子[7],拳捷善斗,未易轻也。将军宜留屯豫章,征兵属城,兵至合战,未为晚也;若以此众轻进,殆必有悔。"无忌不听。三月,壬申,与徐道覆遇于豫章,贼令强弩数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会西风暴急,飘无忌所乘小舰向东岸。贼乘风以大舰逼之,众遂奔溃。无忌厉声曰:"取我苏武节来[8]!"节至,执以督战。贼众云集,无忌辞色无挠,握节而死。于是中外震骇,朝议欲奉乘舆北走,就刘裕;既而知贼未至,乃止。

7 西秦王乾归攻秦金城郡,拔之。

8 夏王勃勃遣尚书胡金纂攻平凉,秦王兴救平凉,击金纂,杀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将军罗提攻拔定阳[9],坑将士四千余人。秦将曹炽、曹云、王肆佛等各将数千户内徙,兴处之湟山及陈仓[10]。勃勃寇陇右,破白崖堡[11],遂趣清水[12],略阳太守姚寿都弃城走,勃勃徙其民万六千户于大城。兴自安定追之。至寿渠川[13],不及而还。

【注释】

①"本住"句:岭外,指五岭之外。五岭,即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在今湘、赣与桂、粤等省交界处。东晋时交、广二州在五岭外。

②"我以"句:孙恩、卢循的部众大多为三吴地区人,加之长期被迫生活在

海中，故称为"思归死士"。 何、刘：指何无忌、刘毅。

③南康山：山名，即五岭之一的大庾岭，在今江西大庾、广东南雄二县之间。

④"乃以"句：八郡，当即青州往日所督齐、济南、乐安、城阳、东莱、长广、平昌、高密等八郡；燕郡，当是就南燕在广固所置燕都尹改称燕郡太守而已。

⑤"宜决"句：南塘，湖名，在今江西南昌市西。决开南塘，是想降低赣江水位，使卢循的水军难以通行。

⑥二城：指豫章、寻阳二城。

⑦溪子：对南方山区民众的侮辱性称呼。

⑧"取我"句：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以中郎将使持节出使匈奴，单于不放他回来，想要他投降。苏武坚贞不屈，持汉节在北海边牧羊十九年才得以返回，须发已全白了。后世遂以苏武节为忠贞的代名词。本处何无忌称他的符节为苏武节，表明他已抱定宁死不屈的决心。

⑨定阳：县名，治今陕西延安市东南固县镇。

⑩湟山：地名，确址不详，疑在距今陕西宝鸡较近的地方。 陈仓：县名，治今陕西宝鸡市渭水北岸。

⑪白崖堡：地名，在今甘肃清水县境。

⑫清水：县名，治今甘肃清水西北。

⑬寿渠川：地名，确址不详，待考。

【译文】

5 当初，徐道覆听说刘裕北伐，劝说卢循乘虚袭击建康，卢循没听从。徐道覆亲自赶到番禺，劝卢循说："我们住在五岭以南，难道是按道理该要这样，并要把这种状况传给子孙吗？只是因为难以和刘裕对抗的缘故。现在刘裕把军队驻扎在坚固的城池外面，没有返回的期限，我们凭着这些思念回归故土、不怕牺牲的兵士，去袭击何无忌、刘毅之流，简直易如反掌。不利用这个时机而苟且贪求一时的安宁，朝廷却时常把你看作心腹之患；如果刘裕平定齐地之后，军队休整一年多，用天子的诏书征召你，刘裕亲自率领军队屯驻豫章，派遣各路将领率领精锐部队越过五岭，到那时即便凭着将

军您的神明勇武,恐怕也不能抵挡。今天的机会,万万不可失去。如果攻下建康,摧毁他们的根基,即使刘裕返回南方,也无可奈何了。你如果不同意,我就要率领始兴的军队直捣寻阳了。"卢循很不乐意这个举动,但没有办法改变徐道覆的计划,只得听从他的意见。

当初,徐道覆在南康山砍伐造船只的木材,运到始兴,低价出卖,居民争相购买,造船的木材大量聚积,却没有引起人们的疑心。到这时,全部收取过来制造船只,十来天就完工了。卢循从始兴进犯长沙,徐道覆进犯南康、庐陵、豫章,各郡守国相都放弃职守逃跑。徐道覆顺着河流直下,船只器械十分充足。这时,消灭燕国的消息还没有送到,朝廷急忙征召刘裕。刘裕正商议留下来镇守下邳,收复司州、雍州,恰在这时,接到诏书,就委派韩范担任都督八郡军事、燕郡太守,封融担任勃海太守,檀韶担任琅邪太守;二十六日,率领军队返回。檀韶,是檀祗的哥哥。过了些时,刘穆之称说韩范、封融谋图反叛,把他俩都杀掉了。

6 安成忠肃公何无忌从寻阳率领军队抵御卢循。长史邓潜之规劝说:"国家安危,就在此一举。听说卢循的战船又大又多,还占据上游的便利形势,应当决开南塘,降低水位,守卫豫章、寻阳二城,等待他们前来,他们肯定不敢越过我们,远远地东下。我们积蓄力量,保养锐气,等到他们疲劳不堪,然后攻打,这是绝对安全的计策。现在在一次战斗中决定胜负,万一失败,后悔就来不及了。"参军殷阐说:"卢循所率领的部众都是三吴地区的老贼寇,身经百战,颇有勇力,始兴地区的蛮人,勇武迅捷,善于搏斗,不可以轻视。将军应留下来屯驻豫章,从所辖区域征调军队结集豫章城,军队到达后再交战,也不算晚;如果率领现在这些部众轻率地进发,恐怕一定要后悔的。"何无忌没听从。三月,二十日,同徐道覆在豫章相遇,贼寇命令几百名强弓射手登上西岸的小山,阻截射击。恰在这时,西风猛烈,把何无忌乘坐的小船吹到东岸。贼寇趁风势以大船逼近他,部众于是溃散逃跑。何无忌严厉地说:"拿我的苏武节来!"符节

到手后，拿着它指挥作战。贼寇的兵士像乌云一样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何无忌的言辞神色毫不屈服，握着符节壮烈牺牲。这时，朝廷内外震惊恐惧，朝中议论打算保护皇帝向北逃走，同刘裕会合；后来得知贼寇没有到达，才作罢。

7 西秦王乞伏乾归攻打秦国的金城郡，攻下来了。

8 夏王刘勃勃派遣尚书胡金纂攻打平凉，秦王姚兴救援平凉，攻打胡金纂，杀了他。刘勃勃又派遣哥哥的儿子左将军乞伏罗提攻下定阳，活埋定阳的将领士兵四千多人。秦国将领曹炽、曹云、王肆佛等人各自率领几千户迁往内地，姚兴把他们安置在湟山和陈仓。刘勃勃进犯陇西，攻下白崖堡，然后赶往清水，略阳太守姚寿都放弃城池逃跑，刘勃勃把略阳的民众一万六千户迁到大城。姚兴从安定追赶他，到达寿渠川，没有追上就返回了。

9 初，南凉王傉檀遣左将军枯木等伐沮渠蒙逊，掠临松千余户而还。蒙逊伐南凉，至显美，徙数千户而去。南凉太尉俱延复伐蒙逊，大败而归。是月，傉檀自将五万骑伐蒙逊。战于穷泉[1]，傉檀大败，单马奔还。蒙逊乘胜进围姑臧，姑藏人惩王钟之诛[2]，皆惊溃，夷、夏万余户降于蒙逊。傉檀惧，遣司隶校尉敬归及子佗为质于蒙逊以请和，蒙逊许之；归至胡坑[3]，逃还，佗为追兵所执，蒙逊徙其众八千余户而去。右卫将军折掘奇镇据石驴山以叛[4]。傉檀畏蒙逊之逼，且惧岭南为奇镇所据[5]，乃迁于乐都，留大司农成公绪守姑臧。傉檀才出城，魏安人侯谌等闭门作乱，收合三千余家，据南城，推焦朗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谌自称凉

州刺史,降于蒙逊。

10 刘裕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帅精锐步归。至山阳,闻何无忌败死,虑京邑失守,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6],问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贼尚未至,刘公若还,便无所忧。"裕大喜。将济江,风急,众咸难之。裕曰:"若天命助国,风当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风止。过江,至京口,众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没,表送章绶,诏不许。

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各将兵入卫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从弟也。毅闻卢循入寇,将拒之而疾作;既瘳,将行,刘裕遗毅书曰:"吾往习击妖贼[7],晓其变态。贼新获奸利,其锋不可轻。今修船垂毕,当与弟同举。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刘藩往,谕止之。毅怒,谓藩曰:"往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真不及刘裕邪?"投书于地,帅舟师二万发姑孰。

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寻阳,循自将攻湘中诸郡。荆州刺史刘道规遣军逆战,败于长沙。循进至巴陵,将向江陵。徐道覆闻毅将至,驰使报循曰:"毅兵甚盛,成败之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忧也。"循即日发巴陵,与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与循战于桑落洲[8],毅兵大败,弃船,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循所虏,所弃辎重山积。

初,循至寻阳,闻裕已还,犹不信,既破毅,乃得审问,与其党相视失色。循欲退还寻阳,攻取江陵,据二州以抗

朝廷[9]。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固争之。循犹豫累日，乃从之。

己未，大赦。裕募人为兵，赏之同京口赴义之科[10]。发民治石头城。议者谓宜分兵守诸津要，裕曰："贼众我寡，若分兵屯守，则测人虚实；且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今聚众石头，随宜应赴，既令彼无以测多少，又于众力不分。若徒旅转集，徐更论之耳。"

【注释】

①穷泉：地名，确址不详，其地大约距今甘肃武威市相近。

②"姑臧"句：王钟之诛，见本书第114卷晋安帝义熙四年（公元408年）。

③胡坑：地名，确址不详，待考。

④石驴山：山名，在今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境。

⑤岭南：地名，指洪池岭以南。洪池岭，在今甘肃武威东南。

⑥淮上：李延寿《南史》作"江上"。刘裕至山阳已渡淮河，《南史》作"江上"更合乎史实。译文据改。

⑦"吾往"句：孙恩、卢循都是天师道的信徒，天师道以左道惑众，故刘裕称之为"妖贼"。

⑧桑落洲：地名，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北长江中。

⑨二州：指荆州、江州。

⑩"赏之"句：刘裕当初讨伐桓玄，起兵于京口，参加者后来都得到了重赏，其标准称为"京口赴义之科"。

【译文】

9 当初，南凉王秃发傉檀派遣左将军枯木等人征伐沮渠蒙逊，掳掠临松一千多户后返回。沮渠蒙逊征伐南凉，到达显美，迁徙几千户后离开。南凉太尉秃发俱延又征伐沮渠蒙逊，被打得大败后返回。这个月，秃发傉檀亲自率领五万骑兵征伐沮渠蒙逊。双方在穷泉交战，秃发傉檀被打得大败，单人匹马逃回。沮渠蒙逊乘胜进军，

包围姑臧，姑臧人吸取王钟被杀的教训，都惊慌溃散，夷人、汉人一万多户投降沮渠蒙逊。秃发傉檀畏惧，派遣司隶校尉敬归和儿子敬佗到沮渠蒙逊那里做人质，来请求和解，沮渠蒙逊允准；敬归到达胡坑，逃回，敬佗被追赶的兵士捉住，沮渠蒙逊迁徙南凉的民众八千多户后离去。右卫将军折掘奇镇占据石驴山反叛，秃发傉檀畏惧沮渠蒙逊的逼迫，并且害怕岭南地区被折掘奇镇占据，于是迁徙到乐都，留下大司农成公绪守卫姑臧。秃发傉檀刚刚出城，魏安人侯谌等人关闭城门，发动叛乱，聚集三千多家，占据南城，推举焦朗担任大都督、龙骧大将军，侯谌自称为凉州刺史，投降沮渠蒙逊。

10 刘裕到达下邳，用船运载轻重装备和物资，亲自率领精锐部队步行返回。到达山阳时，听说何无忌战败而死，担心京城失守，卷起铠甲日夜兼程，和几十人到达长江边，向行人询问朝廷情况，行人说："贼寇还没有到，刘公如果回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了。"刘裕非常高兴。将要过江，风势很急，众人都认为有困难。刘裕说："如果上天有意帮助我们国家，大风将自然平息；如果不是这样，翻船淹死又有什么关系？"于是命令立即上船，船一启动风就停息了。过了江，到达京口，众人才彻底安下心来。夏，四月，初二，刘裕到达建康。因江州沦陷，刘裕上奏章送上印章组绶，请求辞职，皇帝下诏不予允准。

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各自率领军队到建康，参与守卫。刘藩，是豫州刺史刘毅的堂弟。刘毅听说卢循进犯，正要发兵抵御而疾病发作；病好以后，准备出发，刘裕写信给刘毅说："我往日多次攻打妖贼，知道他们狡诈多变的花招。妖贼刚获得侥幸胜利，他们的锋芒不可轻视。现在我整修船只接近完工，到时候将和兄弟你一同行动。平定之后，长江上游的重任，全都交给你。"又派遣刘藩前往，劝他停止出兵。刘毅发怒，对刘藩说："往日因他一时的功劳，推举他为同盟首领而已，你就认为我真的不如刘裕吗？"把刘裕的信甩到地上，率领三万水军从姑孰出发。

卢循刚进犯时，派徐道覆攻打寻阳，卢循自己率领军队攻打湘中各郡。荆州刺史刘道规派遣军队迎战，在长沙失败。卢循进军到巴陵，准备攻打江陵。徐道覆听说刘毅将要到来，派使者乘快马报告卢循说："刘毅的兵力十分强盛，成败的关键，决定于这一次交战，我们应合并兵力去摧毁他；如果这次交战取胜，江陵不值得担忧。"卢循当日就从巴陵出发，和徐道覆的军队会合后顺流而下。五月，初七，刘毅和卢循在桑落洲交战，刘毅的军队大败，抛弃船只，带领几百人步行逃走，其余的兵士都被卢循俘获，所抛弃的轻重装备和物资堆积如山。

当初，卢循到达寻阳，听说刘裕已经返回，还不相信；打败刘毅后，才从俘虏口中得到确切的消息，和他的党羽相互对看，脸色骤变。卢循想退回寻阳，攻下江陵，占据这二州来对抗朝廷。徐道覆认为应该立即乘胜前进，并执意力争。卢循犹豫了好几天，才听从了他的意见。

初八，大赦天下。刘裕募集民众当兵，对这些人的赏赐标准与京口发起义兵的赏赐条例相同，调发民众加固石头城。议论的人认为应该分出兵力守卫各个渡口要道，刘裕说："贼寇人多，我们人少，如果分出兵力去驻守，就会被他们推测出我们的虚实；而且一个地方失败，就会挫伤三军的斗志。现在把军队聚集在石头，根据需要开往各处，既让他们无法推测出我们兵力的多少，又使兵力不分散。如果各地军队逐渐集结，再慢慢商量其他措施吧。"

朝廷闻刘毅败，人情恟惧。时北师始还，将士多创病，建康战士不盈数千。循既克二镇[1]，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楼船高十二丈，败还者争言其强盛。孟昶、诸葛长民

欲奉乘舆过江[2]；裕不听。初，何无忌、刘毅之南讨也，昶策其必败，已而果然。至是，又谓裕必不能抗循，众颇信之，惟龙骧将军东海虞丘进廷折昶等，以为不然。中兵参军王仲德言于裕曰："明公命世作辅，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贼乘虚入寇，既闻凯还，自当奔溃。若先自遁逃，则势同匹夫，匹夫号令，何以威物？此谋若立，请从此辞。"裕甚悦。昶固请不已，裕曰："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耳。今兵士虽少，自足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窜伏草间苟求存活也。我计决矣，卿勿复言！"昶恚其言不行，且以为必败，因请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战，死复何晚？"昶知裕终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陈曰："臣裕北讨，众并不同，唯臣赞裕行计，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谨引咎以谢天下。"封表毕，仰药而死。

乙丑，卢循至淮口[3]，中外戒严。琅邪王德文都督宫城诸军事，屯中堂皇，刘裕屯石头，诸将各有屯守。裕子义隆始四岁，裕使咨议参军刘粹辅之，镇京口。粹，毅之族弟也。

裕见民临水望贼，怪之，以问参军张劭，劭曰："若节钺未反[4]，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观望？今当无复恐耳。"裕谓将佐曰："贼若于新亭直进[5]，其锋不可当，宜且回避，胜负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禽耳。"

徐道覆请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6]，数道攻裕。循欲以万全为计，谓道覆曰："大军未至，孟昶便望风自裁；以大势言之，自当计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乾没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决，乃叹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裕登石头城望循军，初见引向新亭，顾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7]，乃悦。于是众军转集。裕恐循侵轶，用虞丘进计，伐树栅石头、淮口，脩治越城[8]，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垒[9]，皆以兵守之。

刘毅经涉蛮、晋[10]，仅能自免，从者饥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贬，诏降为后将军。

【注释】

①二镇：指江州、豫州。

②"孟昶"句：孟昶想逃往江北，实际上江北没有多少地方可去，不过东走广陵，西据历阳而已。

③淮口：地名，即秦淮水入江之口。

④节钺：符节和斧钺。引申为对拥有节钺的大臣的尊称。

⑤新亭：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

⑥白石：营垒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

⑦蔡洲：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原为长江中沙洲，今已并陆。

⑧越城：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南。

⑨查浦垒：壁垒名，在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南。 药园垒：壁垒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秦淮河畔。 廷尉垒：壁垒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秦淮河口。

⑩蛮、晋：西阳（治今湖北黄冈东）上下蛮族所居之地称为蛮；民众交纳租

税承担劳役之地称为晋。

【译文】

朝廷听说刘毅战败,人心纷扰不安。这时,北伐的军队刚返回,将领士兵有很多人受伤得病,建康城中的战士不满几千。卢循攻下江、豫二州后,战士有十多万,船只车辆络绎不绝,绵延一百里,战船高达十二丈,战败逃回的人争相称说卢循军队的强盛。孟昶、诸葛长民想保护皇帝渡过长江,刘裕不听从。当初,何无忌、刘毅向南讨伐时,孟昶预测他们必然失败,后来果真如此。到这时,又认为刘裕必定不能抵御卢循,众人很相信他的预测,只有龙骧将军东海人虞丘进在朝廷上反驳孟昶等人,认为不会像孟昶所说的这样。中兵参军王仲德对刘裕说:"明公您上承天命,下顺时势而担任国家宰辅,刚刚建立巨大的功勋,声威震撼天下,妖贼乘虚进犯,得知明公凯旋而归,自然会溃散逃跑。如果我们首先自行逃跑,您的地位就会与一个平民百姓相同,平民百姓的号令,怎么能使人们敬畏服从呢?孟昶的这个计划如果决定下来,请允许我就此告辞。"刘裕十分高兴。孟昶执意请求,刘裕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兵力在外挫败倾覆,强大的贼寇逼向京城,人心恐惧不安,没有人有坚定的斗志;我们一旦向北迁徙,就会自行土崩瓦解,长江以北又哪里能赶到?即使能够到达,也不过拖延几天时间而已。现在兵士虽然少,还足以作一次决战。如果能够成功,则君臣共同庆幸;如果厄运一定要到来,我将死在晋王室的宗庙前,来实现我长久以来以生命报效国家的心愿,不能躲藏到山野中贪求活命。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你不要再说了!"孟昶对他的意见不被采纳深感怨恨,并且认为肯定会失败,因而请求先杀了自己。刘裕发怒说:"你暂且等打完一仗之后,再死又哪里晚呢?"孟昶知道刘裕终究不会采纳他的意见,于是上奏章直率地陈述说:"臣子刘裕北伐,众人都不赞同,只有臣下赞同刘裕出兵的计划,致使强大的贼寇乘机进犯,国家危难,是臣下的

罪过。现恭谨地承认过失，以死来向天下道歉。”奏章封缄完毕后，服毒而死。

十四日，卢循到达淮口，京城内外严密戒备。琅邪王司马德文担任都督宫城诸军事，驻扎在中堂大殿，刘裕驻扎在石头城，各路将领分别驻守。刘裕的儿子刘义隆这时四岁，刘裕派咨议参军刘粹辅佐他，镇守京口。刘粹，是刘毅远房的弟弟。

刘裕看到民众站在江边远望贼寇，感到奇怪。询问参军张劭，张劭说：“如果您不回来，民众逃跑都来不及，还怎么能观望贼寇？现在将不再恐惧了。”刘裕对将领僚属说：“贼寇如果从新亭直接推进，他们的锋芒不可抵挡，应该暂且回避，谁胜谁负实难预料；如果他们回头在西岸停泊，就要被我们擒获了。”

徐道覆请求从新亭到白石，焚毁船只登上陆地，分几路攻打刘裕。卢循想以保证绝对安全为目的，对徐道覆说：“大军还没到达，孟昶便听到风声就自杀了；根据大的趋势来说，他们将在很短时间内自行崩溃。现在想一下子决定胜负，侥幸取胜，既没有必胜的把握，又将损伤众多的兵士，不如按兵不动，等待他们投降。”徐道覆因卢循爱犹豫，缺乏决断能力，于是叹息说：“我终究会被卢公所牵累，事情肯定不能成功；假使我能有幸为一位英雄人物纵横驰骋，天下是不难平定的。”

刘裕登上石头城观望卢循的军队，起初见他们朝向新亭，回头看左右的人脸色都变了；后来见卢循的兵士回头停泊在蔡洲，才高兴起来。这时，各地军队逐渐集结。刘裕担心卢循突然袭击，采纳虞丘进的计策，砍伐树木，把石头、淮口用栅栏封锁，加固越城，修筑查浦、药园、廷尉三个壁垒，都派军队把守。

刘毅长途跋涉，穿过蛮族地区，勉强保住一条性命，随从的人饥饿疲劳，死亡的占十分之七八。十五日，到达建康，等待治罪。刘裕安慰勉励他，让他统领都督中外诸军事府中的留守事务。刘毅自己请求贬谪，皇帝下诏贬降他为后将军。

11 魏长孙嵩至漠北而还，柔然追围之于牛川[1]。壬申，魏主嗣北击柔然。柔然可汗社仑闻之，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尚幼，部众立社仑弟斛律，号蠕豆盖可汗。嗣引兵还参合陂[2]。

12 卢遁伏兵南岸[3]，使老弱乘舟向白石，声言悉众自白石步上。刘裕留参军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断查浦，戒令坚守勿动；裕及刘毅、诸葛长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贼此言，未必有实，宜深为之防。"裕曰："石头城险，且淮栅甚固，留卿在后，足以守之。"林之，穆夫之子也[4]。

庚辰，卢循焚查浦，进至张侯桥[5]。徐赤特将击之，林子曰："贼声往白石而屡来挑战，其情可知。吾众寡不敌，不如守险以待大军。"赤特不从，遂出战；伏兵发，赤特大败，单轲奔淮北。林子及将军刘钟据栅力战，朱龄石救之，贼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阳郡[6]。裕帅诸军驰还石头，斩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陈于南塘[7]。

13 六月，以刘裕为太尉、中书监，加黄钺；裕受黄钺，余固辞。以车骑中军司马庾悦为江州刺史。悦，准之子也。

14 司马国藩及弟叔藩、叔道奔秦。秦王兴曰："刘裕方诛桓玄，辅晋室，卿何为来？"对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者，裕辄除之；方为国患，甚于桓玄耳。"兴以国璠为扬州刺史，叔道为交州刺史。

15 卢循寇掠诸县无所得，谓徐道覆曰："师老矣，不如还寻阳，并力取荆州，据天下三分之二，徐更为建康争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还寻阳，留其党范崇民将

五千人据南陵[8]。甲子，裕使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钟、河间内史兰陵蒯恩、中军咨议参军孟怀玉等帅众追循。

16 乙丑，魏主嗣还平城。

17 西秦王乾归讨越质屈机等十余部[9]，降其众二万五千，徙于苑川。八月，乾归复都苑川。

18 沮渠蒙逊伐西凉，败西凉世子歆于马庙[10]，禽其将朱元虎而还。凉公暠以银二千斤、金二千两赎元虎；蒙逊归之，遂与暠结盟而还。

19 刘裕还东府，大治水军，遣建威将军会稽孙处、振武将军沈田子帅众三千自海道袭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众皆以为："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且分撤见力，非目前之急。"裕不从，敕处曰："大军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虏，卿至时，先倾其巢窟，使彼走无所归也。"

【注释】

①牛川：河流名，即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内塔布河（锡拉木林河）。

②参合陂：地名，即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岱海。

③南岸：指秦淮口南岸。

④"穆夫"句：孙恩起兵时，沈穆夫为其所署余姚令，刘牢之打败孙恩，穆夫被杀。详见本书第111卷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

⑤张侯桥：桥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

⑥丹阳郡：郡名，此处指丹阳郡治所，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

⑦南塘：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秦淮河南岸。

⑧南陵：地名，在今安徽贵池西南。

⑨"西秦王"句：越质，鲜卑部落名；屈机，越质部落首领。本书第107卷晋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及第108卷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中,越质屈机作"越质诘归"。

⑩马庙:古代祭祀马祖(马神名),其后又造庙祭祀,因之称其地为马庙。现确址不详,待考。

【译文】

11 魏国长孙嵩到达漠北后返回,柔然追击到牛川,包围了长孙嵩。二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向北攻打柔然。柔然可汗郁久闾社仑听说后逃走,死在途中;他的儿子郁久闾度拔还很年幼,部众拥立他的弟弟郁久闾斛律,名号为蠕豆盖可汗。拓跋嗣率领军队返回参合陂。

12 卢循在秦淮口南岸埋伏兵士,派年老体弱的兵士乘船向白石进发,声称所有部众从白石上岸交战。刘裕留下参军沈林子、徐赤特戍守南岸,切断通往查浦的道路,严令坚守,不准出动;刘裕和刘毅、诸葛长民向北出兵抵御。沈林子说:"妖贼这些话,不一定真实,应该对南岸严密防守。"刘裕说:"石头城很险要,而且秦淮河的栅栏十分坚固,留下你在这里,足够防守了。"沈林子,是沈穆夫的儿子。

二十九日,卢循焚烧查浦,进军到张侯桥。徐赤特准备出击,沈林子说:"妖贼声称前往白石,却屡次前来挑战,真情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的力量不是他们的对手,不如守住险阻来等待大军支援。"徐赤特不听从,于是出去交战;卢循埋伏的兵士突然出动,徐赤特大败,独自乘着一条船逃往秦淮河北岸。沈林子和将军刘钟据守栅栏,奋力作战,朱龄石前来救援他们,贼寇才退走。卢循率领精锐的部队大批地上岸,到达丹阳郡治所。刘裕率领各军迅速赶回石头城,杀了徐赤特,解下铠甲休息很久,才出兵在南塘布阵。

13 六月,委派刘裕担任太尉、中书监,授予黄钺;刘裕接受黄钺,其余的坚决辞让。朝廷委派车骑中军司马庾悦担任江州刺史。庾

悦，是庾准的儿子。

14 司马国璠和弟弟司马叔璠、司马叔道逃往秦国。秦王姚兴说："刘裕刚诛杀桓玄，辅佐晋王室，你们为什么还要前来投奔我？"他们回答说："刘裕削弱王室力量，臣下宗族中能修身有所建树的人，刘裕就除掉他；很快就要成为国家的祸患，比桓玄还厉害。"姚兴委派司马国璠担任扬州刺史，司马叔道担任交州刺史。

15 卢循进犯劫掠各县，没有什么收获，对徐道覆说："军队已经疲劳了，不如回到寻阳，合并兵力攻下荆州，占据天下的三分之二，慢慢再与建康方面较量胜负。"秋，七月，初十，卢循从蔡洲向南撤军，返回寻阳，留下他的党羽范崇民率领五千人据守南陵。十四日，刘裕命令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钟、河间内史兰陵人蒯恩、中军咨议参军孟怀玉等人，率领军队追击卢循。

16 十五日，魏国君主拓跋嗣返回平城。

17 西秦王乞伏乾归讨伐越质屈机等十多个部落，降服他们的部众二万五千户，迁徙到苑川。八月，乞伏乾归又以苑川为都城。

18 沮渠蒙逊征伐西凉，在马庙打败西凉世子李歆，擒获西凉将领朱元虎后返回。凉公李暠请用二千斤银子、二千两金子赎回朱元虎；沮渠蒙逊送回朱元虎，于是和李暠缔结盟约，然后返回。

19 刘裕回到东府，大力训练水军，派遣建威将军会稽人孙处、振武将军沈田子率领三千兵士，从海路袭击番禺。沈田子，是沈林子的哥哥。众人都认为："海路艰险遥远，一定要抵达是很困难的，而且分散了现有的兵力，进攻番禺也不是当务之急。"刘裕不听从，命令孙处说："大军在十二月初一定要打败妖贼，你到那时候，先捣毁他们的巢穴，使他们走投无路。"

20 谯纵遣侍中谯良等入见于秦，请兵以伐晋。纵以桓谦

为荆州刺史，谯道福为梁州刺史，帅众二万寇荆州；秦王兴遣前将军苟林帅骑兵会之。

江陵自卢循东下，不得建康之问，群盗互起。荆州刺史刘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帅天门太守檀道济、广武将军彭城到彦之入援建康[1]。道济，祗之弟也。

镇之至寻阳，为苟林所破。卢循闻之，以林为南蛮校尉，分兵配之，使乘胜伐江陵，声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谦于道召募义旧[2]，民投之者二万人。谦屯枝江[3]，林屯江津[4]，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道，闻诸长者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

雍州刺史鲁宗之帅众数千自襄阳赴江陵。或谓宗之情未可测，道规单马迎之，宗之感悦。道规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帅诸军攻谦。诸将佐皆曰："今远出讨谦，其胜难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动静，若来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脱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规曰："苟林愚懦，无他奇计，以吾去未远，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谦，往至便克；沈疑之间，已自还返。谦败则林破胆，岂暇得来？且宗之独守，何为不支数日？"乃驰往攻谦，水陆齐进。谦等大陈舟师，兼以步骑，战于枝江。檀道济先进陷陈，谦等大败。谦单轺奔苟林，道规追斩之。还，至涌口[5]，讨林，林走，道规遣咨议参军临淮刘遵帅众追之。初，谦至枝江，江陵士民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欲为内应；至是检得之，道规悉焚不视，

众于是大安。

21 江州刺史庾悦以鄱阳太守虞丘进为前驱，屡破卢循兵，进据豫章，绝循粮道。九月，刘遵斩苟林于巴陵。

桓石绥因循入寇，起兵洛口[6]，自号荆州刺史，征阳令王天恩自号梁州刺史[7]，袭据西城[8]。梁州刺史傅韶遣其子魏兴太守弘之讨石绥等，皆斩之，桓氏遂灭，韶，畅之孙也。

22 西秦王乾归攻秦略阳、南安、陇西诸郡，皆克之，徙民二万五千户于苑川及枹罕。

23 甲寅，葬魏主珪于盛乐金陵，谥曰宣武，庙号烈祖。

24 刘毅固求追讨卢循，长史王谧密言于刘裕曰："毅既丧败，不宜复使立功。"裕从之。冬，十月，裕帅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冠军将军刘敬宣等南击卢循，以刘毅监太尉留府[9]，后事皆委焉。癸巳，裕发建康。

【注释】

①天门：郡名，治今湖南石门。

②义旧：桓氏世居荆楚，旧恩所结，依道义而不相忘，故称为"义旧"。

③枝江：县名，治今湖北枝江西南。

④江津：地名，在今湖北沙市东南。

⑤涌口：地名，在今湖北洪湖县境长江北岸，即古涌水入江之口。

⑥洛口：地名，即今陕西洋县西滚河口。

⑦征阳：县名，据胡三省注，当依《晋书·地理志》作"微阳"，微阳治今湖北竹溪东。译文据改。

⑧西城：县名，治今陕西安康西北汉江北岸。

⑨监太尉留府：职官名，职责为督察太尉府留守事务。

【译文】

20 谯纵派遣侍中谯良等人到秦国朝拜，请求出兵协助征伐晋国。谯纵委派桓谦担任荆州刺史，谯道福担任梁州刺史，率领二万军队进犯荆州；秦王姚兴派遣前将军苟林率领骑兵去同他们会合。

江陵自从卢循东下之后，没有得到建康的消息，盗贼到处出现。荆州刺史刘道规派遣司马王镇之率领天门太守檀道济、广武将军彭城人到彦之，前往建康增援。檀道济，是檀祗的弟弟。

王镇之到达寻阳，被苟林打败。卢循听说后，委派苟林担任南蛮校尉，分出兵士配备给他，让他乘胜征伐江陵，声称徐道覆已经攻下建康。桓谦在途中召募有旧恩的部下，民众投奔他的有二万人。桓谦屯驻枝江，苟林屯驻江津，二处贼寇交相逼迫，江陵很多的官吏民众都怀有二心。刘道规于是集合将领士兵，向他们宣告说："桓谦现在就在附近，听说一些有地位的人有去依附的打算，我们从东方前来的文武官员足以办成大事；如果想离开的，我不会禁止。"于是在夜晚打开城门，到天亮还没关上。众人都害怕顺从，没有人离开。

雍州刺史鲁宗之率领几千兵士从襄阳赶赴江陵。有人认为鲁宗之的意图难以推测，刘道规却单人匹马去迎接，鲁宗之感动喜悦。刘道规派鲁宗之留守江陵，把他当作心腹，亲自率领各军攻打桓谦。各将领僚属都说："现在到很远的地方去讨伐桓谦，能否取胜难以肯定。苟林就在很近的江津，窥伺我们的动静，如果他们来攻打城池，鲁宗之不一定能坚守；万一有个差错，有利的形势就失去了。"刘道规说："苟林愚蠢怯懦，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计策，认为我离开城池不远，必定不敢攻城。我现在攻取桓谦，一到那里就能获胜；在他犹豫之际，我已返回。桓谦一失败，苟林就会吓破了胆，哪有空闲前来？而且鲁宗之独自守卫，怎么会不坚持几天呢？"于是急速前往攻打桓谦，水陆并进。桓谦等人大规模地出动水军，加上步兵骑兵，在枝江交战。檀道济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桓谦等人大败。

桓谦独自坐船投奔苟林，刘道规追上后杀了他。然后刘道规又率军返回，到达涌口，讨伐苟林，苟林逃走，刘道规派遣咨议参军临淮人刘遵率领军队追击。当初，桓谦到达枝江，江陵的官吏民众都给桓谦写信，报告城内的虚实，想要做他的内应；到这时，搜查到这些书信，刘道规全部烧掉，一封也不看，众人于是非常安心。

21 江州刺史庾悦派鄱阳太守虞丘进做前驱，多次打败卢循的军队，进军占据豫章，断绝卢循运输粮食的道路。九月，刘遵在巴陵杀死苟林。

桓石绥因卢循进犯，在洛口起兵，自称为荆州刺史，微阳令王天恩自称为梁州刺史，发动袭击，占据西城。梁州刺史傅韶派遣他的儿子魏兴太守傅弘之讨伐桓石绥等人，全部杀了他们，桓氏于是被灭绝。傅韶，是傅畅的孙子。

22 西秦王乞伏乾归攻打秦国的略阳、南安、陇西各郡，都攻下了，迁徙民众二万五千户到苑川和枹罕。

23 初五，魏国把君主拓跋珪安葬在盛乐的金陵，谥号为宣武，庙号为烈祖。

24 刘毅执意请求追击、讨伐卢循，长史王诞私下向刘裕进言说："刘毅战败后，不应再让他建立功劳。"刘裕听从了他的意见。冬，十月，刘裕率领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冠军将军刘敬宣等人，向南攻打卢循，委派刘毅担任监太尉留府，把出征后的事务都托付给他。十四日，刘裕从建康出发。

25 徐道覆率众三万趣江陵，奄至破冢[1]。时鲁宗之已还襄阳，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传循已平京邑，遣道覆来为刺史，江、汉士民感刘道规焚书之恩，无复贰志。道规使刘

遵别为游军，自拒道覆于豫章口[2]，前驱失利；遵自外横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赴水死者殆尽，道覆单舸走还湓口。初，道规使遵为游军，众咸以为强敌在前，唯患众少，不应分割见力，置无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游军之力，众心乃服。

26 鲜卑仆浑、羌句岂、输报、邓若等帅户二万降于西秦。

27 王仲德等闻刘裕大军且至，进攻范崇民于南陵；崇民战舰夹屯西岸[3]。十一月，刘钟自行觇贼，天雾，贼钩得其舸。钟因帅左右攻舰户[4]，贼遽闭户拒之，钟乃徐还，与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28 癸丑，益州刺史鲍陋卒。谯道福陷巴东，杀守将温祚、时延祖。

29 卢循兵守广州者不以海道为虞。庚戌，孙处乘海奄至，会大雾，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处抚其旧民，戮循亲党，勒兵谨守，分遣沈田子等击岭表诸郡。

30 刘裕军雷池[5]。卢循扬声不攻雷池，当乘流径下；裕知其欲战，十二月，己卯，进军大雷[6]。庚辰，卢循、徐道覆帅众数万塞江而下，前后莫见舳舻之际[7]。裕悉出轻舰，帅众军齐力击之；又分步骑屯于西岸，先备火具。裕以劲弩射循军，因风水之势以蹙之。循舰悉泊西岸，岸上军投火焚之，烟炎涨天；循兵大败，走还寻阳。将趣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8]；丙申，裕军至左里，不得进。裕麾兵将战，所执麾竿折，幡沈于水，众并怪惧。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战[9]，幡竿亦折，今者复然，贼必破矣。"即攻栅而进，循兵虽殊死

战，弗能禁。循单舸走，所杀及投水死者凡万余人。纳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刘藩、孟怀玉轻军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数千人，径还番禺；道覆走保始兴。裕版建威将军褚裕之行广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孙也。裕还建康。刘毅恶刘穆之，每从容与裕言穆之权太重，裕益亲任之。

31 燕广川公万泥、上谷公乳陈，自以宗室，有大功，谓当入为公辅。燕王跋以二蕃任重[10]，久而弗征，二人皆怨。是岁，乳陈密遣人告万泥曰："乳陈有至谋，愿与叔父图之。"万泥遂奔白狼，与乳陈俱叛，跋遣汲郡公弘与张兴将步骑二万讨之。弘先遣使谕以祸福；万泥欲降，乳陈不可。兴谓弘曰："贼明日出战，今夜必来惊我营，宜为之备。"弘乃密令人课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陈果遣壮士千余人来斫营，众火俱起，伏兵邀击，俘斩无遗。万泥、乳陈惧而出降，弘皆斩之。跋以范阳公素弗为大司马，改封辽西公；弘为骠骑大将军，改封中山公。

【注释】

①破冢：地名，在今湖北江陵东南。

②像章口：地名，在今湖北江陵东南，即古夏水通长江之口。

③西岸：其他几种版本作"两岸"，似更近史实。译文据改。

④舰户：船只的出入口，俗称为马门。

⑤雷池：地名，在今湖北黄梅和安徽宿松以南、望江西境长江北岸龙感湖、大官湖及泊湖一带。

⑥大雷：地名，在今安徽望江。

⑦舳舻（zhú lú 竹卢）：首尾衔接的船只。舳，船尾；舻，船头。

⑧左里：城名，即左蠡镇，在今江西都昌西北左蠡山下。

⑨"往年"句,覆舟之战,即刘裕讨伐桓玄的关键一战,见本书第113卷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2年)。

⑩二藩:两个军事要地。冯万泥为幽、平二州牧,镇守肥如;冯乳陈为并、青二州牧,镇守白狼。

【译文】

25 徐道覆率领三万军队赶赴江陵,突然到达破冢。这时,鲁宗之已经返回襄阳,刘道规派人追赶他,召他回来,又没有赶上,江陵城内人心极为震惊。又有人传说卢循已经攻下京城,派遣徐道覆来担任刺史,但江、汉地区的官吏民众感念刘道规烧毁书信的恩德,不再有二心。刘道规派刘遵单独率领一支军队作为游击队,自己到豫章口抵御徐道覆,先头部队失利;刘遵从外围拦腰截去,把徐道覆打得大败,杀死一万多人,加上跳进水中淹死的,差不多死光了,徐道覆独自乘船逃回湓口。当初,刘道规派刘遵分兵游击,众人都认为强大的敌寇在前,就担心人数少,不应分散现有兵力,安排在没有作为的地方。等到打败徐道覆,最后正是得力于游击军,众人心中才信服。

26 鲜卑首领仆浑、羌人首领句岂、输报、邓若等人率领二万户投降西秦。

27 王仲德等人听说刘裕的大军将要到来,进军到南陵攻打范崇民;范崇民的战船左右相对,驻扎在两岸。十一月,刘钟亲自前往窥探贼寇的布署,天气有雾,贼寇用铁钩钩住了他的船。刘钟于是率领随从人员攻打贼寇的船只入口处,贼寇赶紧关门抵御,刘钟于是从容返回,和王仲德一同攻打范崇民,范崇民逃走。

28 初五,益州刺史鲍陋去世。谯道福攻下巴东,杀死守卫的将领温祚、时延祖。

29 卢循守卫广州的军队没有戒备海路上的进攻。初二,孙处从海上突然赶到,恰巧大雾迷漫,从四面攻打广州,当天就攻下城池。

孙处安抚那里旧有的居民，诛杀卢循的亲信党羽，指挥军队严密防守，分别派遣沈田子等人攻打五岭以南各郡。

30 刘裕驻扎在雷池。卢循扬言不攻打雷池，将顺着长江直接东下；刘裕知道卢循想要交战，十二月，初一，进军驻扎到大雷。初二，卢循、徐道覆率领几万部众塞满长江，向下流开进，前后都看不到船队的头尾。刘裕出动所有的轻快战船，率领各军同心协力地反击；又分派步兵骑兵驻扎在西岸，先准备放火的用具。刘裕用强劲的弓箭射击卢循的军队，利用风向和水流的便利形势来逼迫他们。卢循的战船全部停泊在西岸，岸上刘裕的军队放火焚烧贼寇战船，火焰冲天，烟雾弥漫天空；卢循的军队大败，逃回寻阳。他们打算赶往豫章，就集中全力在左里构筑栅栏，阻塞通道；十八日，刘裕的军队到达左里，不能前进。刘裕指挥军队刚要交战，他所拿指挥旗的旗杆断了，指挥旗沉入水中，众人都奇怪畏惧。刘裕笑着说："往年覆舟山的战斗，指挥旗的旗杆也断了，现在又这样，贼寇一定要失败了，"于是立即下令攻打栅栏，向前推进，卢循的军队虽然拼命作战，也不能阻挡。卢循独自乘船逃跑，被杀死和跳进水中淹死的达一万多人。刘裕招纳投降归附的人，宽宥被迫参加的人，派遣刘藩、孟怀玉率领轻装的军队追击卢循。卢循收集逃散的兵士，还有几千人，直接回到番禺；徐道覆逃回始兴据守。刘裕临时委任建威将军褚裕之代理广州刺史。褚裕之，是褚裒的曾孙。刘裕回到建康。刘毅厌恶刘穆之，时常很严肃地向刘裕述说刘穆之的权力太大，刘裕反而更亲近重用刘穆之。

31 燕国广川公冯万泥、上谷公冯乳陈；自认为是宗室的人，有很大功劳，以为应该入朝做三公宰辅。燕王冯跋因二处要地责任重大，很久没征召他俩，二人都有怨气。这一年，冯乳陈秘密派人告诉冯万泥说："我有精密的计划，希望和叔父一同实现它。"冯万泥于是赶往白狼，和冯乳陈一起反叛，冯跋派遣汲郡公冯弘和张兴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讨伐他们。冯弘首先派遣使者向他们分析是非祸

福;冯万泥打算投降,冯乳陈不同意。张兴对冯弘说:"贼寇明天出城交战,今晚必定前来惊扰我们的军营,应该对他们加以戒备。"冯弘于是秘密命令兵士每人捆好十把草,预备火种,埋伏兵士来等待他们。这天夜晚,冯乳陈果然派遣强壮的兵士一千多人来偷袭军营,所有的火把一起点燃,埋伏的兵士四面拦击,冯乳陈的兵士都被俘虏、斩杀,无一遗漏。冯万泥、冯乳陈心中畏惧,出城投降,冯弘把他俩全都杀死。冯跋委派范阳公冯素弗担任大司马,改封为辽西公;冯弘担任骠骑大将军,改封为中山公。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一十六

晋纪三十八　起重光大渊献，尽阏逢摄提格，凡四年。

安皇帝辛

义熙七年

1 春，正月，己未，刘裕还建康。

2 秦广平公弼有宠于秦王兴，为雍州刺史，镇安定。姜纪谄附于弼，劝弼结兴左右以求入朝。兴征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弼遂倾身结纳朝士，收采名势，以倾东宫；国人恶之。会兴以西北多叛乱，欲命重将镇抚之；陇东太守郭播请使弼出镇[1]；兴不从，以太常索稜为太尉，领陇西内史，使招抚西秦。西秦王乾归遣使送所掠守宰，谢罪请降。兴遣鸿胪拜乾归都督陇西・岭北・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单于、河南王，太子炽磐为镇西将军、左贤

王、平昌公。

兴命群臣搜举贤才。右仆射梁喜曰:"臣累受诏而未得其人,可谓世之乏才。"兴曰:"自古帝王之兴,未尝取相于昔人,待将于将来,随时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识拔不明,岂得远诬四海乎?"群臣咸悦。

3 秦姚详屯杏城,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苏[2];勃勃遣平东将军鹿弈干追斩之,尽俘其众。勃勃南攻安定,破尚书杨佛嵩于青石北原[3],降其众四万五千;进攻东乡[4],下之,徙三千余户于贰城。秦镇北参军王买德奔夏,夏王勃勃问以灭秦之策,买德曰:"秦德虽衰,藩镇犹固,愿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买德为军师中郎将。秦王兴遣卫大将军常山公显迎姚详,弗及,遂屯杏城。

4 刘藩帅孟怀玉等诸将追卢循至岭表,二月,壬午,怀玉克始兴,斩徐道覆。

5 河南王乾归徙鲜卑仆浑部三千余户于度坚城,以子敕勃为秦兴太守以镇之[5]。

6 焦朗犹据姑臧[6],沮渠蒙逊攻拔其城,执朗而宥之;以其弟拏为秦州刺史,镇姑臧。遂伐南凉,围乐都,三旬不克;南凉王傉檀以子安周为质,乃还。

7 吐谷浑树洛干伐南凉,败南凉太子虎台。

【注释】

①陇东:郡名,治今陕西陇县东南。

②大苏:地名,在今陕西黄陵南。

③青石北原:地名,在今甘肃泾川西北。

④东乡：地名，在今甘肃泾川县境。

⑤秦兴：郡名，治今甘肃靖远西。

⑥"焦朗"句：焦朗占据姑臧，见本书第115卷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

【译文】

晋纪三十八　起辛亥（公元411年），止甲寅（公元414年），共四年

安皇帝辛

义熙七年（辛亥，公元411年）

1春，正月，十二月，刘裕回到建康。

2秦国广平公姚弼得到秦王姚兴的宠幸，担任雍州刺史，镇守安定。姜纪谄媚、依附姚弼，劝姚弼结交姚兴左右的人，以谋求进入朝廷。姚兴征召姚弼担任尚书令、侍中、大将军。姚弼于是谦恭地结交朝廷官员，博取名望声势，来压倒东宫；国中人士很厌恶他。正在这时，姚兴因西北时常出现叛乱，打算委任重要的将领去镇守安抚；陇东太守郭播请求派姚弼外出镇守；姚兴没听从，委派太常索稜担任太尉，兼任陇西内史，派他去招纳安抚西秦。西秦王乞伏乾归派遣使者送回所劫掠的郡守县令，表示道歉，请求投降。姚兴派遣鸿胪任命乞伏乾归为都督陇西·岭北·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单于、河南王，任命太子乞伏炽磐为镇西将军、左贤王、平昌公。

姚兴命令臣属们搜求、举荐德才兼备的人。右仆射梁喜说："臣下多次接受诏令却没发现合适的人选，可以说当代的确缺乏人才。"姚兴说："自古以来帝王兴起，从未在古人中选取宰相，也不曾等待后人来担任将领，都是随时代发展在当代选任人才，也都使国家得到治理。你自己不明白怎样识别选拔人才，怎么能远远地诽谤四海之内，普天之下没有人才呢？"臣属们都很高兴。

3 秦国将领姚详驻扎在杏城，受到夏王刘勃勃的逼迫，向南逃奔大苏；刘勃勃派遣平东将军鹿弈干追击，杀了他，全部俘获了他的部众。刘勃勃向南攻打安定，在青石北原打败秦国尚书杨佛嵩，使他的部众四万五千人投降；进军攻打东乡，攻下来了，迁徙三千多户到贰城。秦国镇北参军王买德投奔夏国，夏王刘勃勃向他询问灭亡秦国的计策，王买德说："秦国力量虽然衰弱，地方上的守卫力量还很坚固，希望暂且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刘勃勃委派王买德担任军师中郎将。秦王姚兴派遣卫大将军常山公姚显迎接姚详，没有赶上，于是驻扎在杏城。

4 刘藩率领孟怀玉等各将领，追击卢循到五岭以南，二月，初五，孟怀玉攻下始兴，杀死徐道覆。

5 河南王乞伏乾归把鲜卑仆浑部落三千多家迁到度坚城，委派他的儿子乞伏敕勃担任秦兴太守，在那里镇守。

6 焦朗仍然占据姑臧，沮渠蒙逊攻下了城池，捉住焦朗后宽恕了他；委派他的弟弟沮渠挐担任秦州刺史，镇守姑臧。于是征伐南凉，包围乐都，三十天没有攻下；南凉王秃发傉檀以儿子秃发安周做人质，沮渠蒙逊才返回。

7 吐谷浑可汗慕容树洛干征伐南凉，打败南凉太子秃发虎台。

8 南凉王傉檀欲复伐沮渠蒙逊，邯川护军孟恺谏曰："蒙逊新并姑臧，凶势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从，五道俱进，至番禾、苑藁[2]，掠五千余户而还。将军屈右曰："今既获利，宜倍道旋师，早度险厄。蒙逊善用兵，若轻军猝至，大敌外逼，徙户内叛，此危道也。"卫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骑，势不相及。今倍道而归则示弱，且捐弃资财，非计也。"

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兵大至，儒檀败走。蒙逊进围乐都，儒檀婴城固守，以子染干为质以请和，蒙逊乃还。

9 三月，刘裕始受太尉、中书监，以刘穆之为太尉司马，陈郡殷景仁为行参军。裕问穆之曰："孟昶参佐谁堪入我府者？"穆之举前建威中兵参军谢晦。晦，安兄据之曾孙也，裕即命为参军。裕尝讯囚，其旦，刑狱参军有疾，以晦代之；于车中一览讯牒，催促使下。相府多事，狱系殷积，晦随问酬辨，曾无违谬；裕由是奇之，即日署刑狱贼曹[3]。晦美风姿，善言笑，博赡多通，裕深加赏爱。

10 卢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围之，孙处拒守二十余日。沈田子言于刘藩曰："番禺城虽险固，本贼之巢穴；今循围之，或有内变。且孙季高众力寡弱[4]，不能持久，若使贼还据广州，凶势复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击循，破之，所杀万余人。循走，田子与处共追之，又破循于苍梧、郁林、宁浦[5]。会处病，不能进，循奔交州。

初，九真太守李逊作乱[6]，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讨斩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为交州刺史。诏书未至，循袭破合浦[7]，径向交州；慧度帅州府文武拒循于石碕[8]，破之。循余众犹三千人，李逊余党李脱等结集俚獠五千余人以应循[9]。庚子，循晨至龙编南津[10]；慧度悉散家财以赏军士，与循合战，掷雉尾炬焚其舰[11]，以步兵夹岸射之，循众舰皆然，兵众大溃。循知不免，先鸩妻子，召妓妾问曰："谁能从我死者？"多云："雀鼠贪生，就死实难。"或云："官尚当死[12]，某岂愿生！"乃悉杀诸辞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

尸斩之，并其父子及李脱等，函七首送建康。

【注释】

①邯川：城名，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南黄河北岸。

②番禾：郡名，治今甘肃永昌。 苕藿(tiáo diào 条吊)：地名，在今甘肃张掖东。

③刑狱贼曹：职官名，属尚书省，负责处理刑狱盗贼之事。

④孙季高：即孙处，处字季高。

⑤苍梧：郡名，治今广西梧州。 郁林：郡名，治今广西桂平西南古城。宁浦：郡名，治今广西横县西南七里、郁江南岸。

⑥九真：郡名，治今越南清化省清化西北东山县阳舍村。

⑦合浦：郡名，治今广西合浦东北。

⑧石碕(qí 奇)：地名，在今越南河内市东南。

⑨俚獠：对当地居民的侮辱性称呼，译文中"獠"改为"僚"。

⑩龙编：县名，治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

⑪雉尾炬：雉尾状的火炬。

⑫官：对君主、尊长的敬称。

【译文】

8 南凉王秃发傉檀打算再次征伐沮渠蒙逊，邯川护军孟恺规劝说："沮渠蒙逊刚吞并姑臧，凶猛的气势正旺盛，不能攻打。"秃发傉檀不听从，兵分五路，一起进军，到达番禾、苕藿，掳掠五千多户后返回。将军屈右说："现在已经获得利益，应该加倍赶路返回，尽快脱离危险的地方。沮渠蒙逊善于用兵，如果他率轻装的军队突然赶到，强大的敌人在外部逼迫，迁徙的民户在内部叛变，这是很危险的境地。"卫尉伊力延说："他们是步兵，我们是骑兵，按情势是比不上的。现在加倍赶路返回，就是向他们显示了我们的懦弱，而且要抛弃物资财产，不是好办法。"不久，大雾弥漫，风雨交加，沮渠蒙逊的军队大批赶到，秃发傉檀战败逃跑。沮渠蒙逊进军包围乐都，秃

发髫檀环绕城池，严密防守，用儿子秃发染干为人质来请求和解，沮渠蒙逊才返回。

9 三月，刘裕开始接受太尉、中书监的职位，委派刘穆之担任太尉司马，陈郡人殷景仁担任行参军。刘裕询问刘穆之说："孟昶的参谋僚属，谁够格进入我的府中？"刘穆之举荐曾任过建威中兵参军的谢晦。谢晦，是谢安的哥哥谢据的曾孙，刘裕当即任命谢晦为参军。刘裕曾经审讯囚犯，这天早晨，刑狱参军生病，以谢晦代替他；谢晦在前往公堂的车子里大略看过一遍诉讼状，一下子就作出判决。宰相府事情多，刑狱案件堆积，谢晦根据审问情况做相应的处理，从没有出现差误；刘裕因此对他另眼相看，当天就委任他为刑狱贼曹。谢晦风度翩翩，善于言谈逗趣，见多识广，刘裕非常赏识喜爱他。

10 卢循在退却途中收集兵士，到达番禺，于是围攻番禺，孙处抵御防守了二十多天。沈田子向刘藩进言说："番禺城池虽然险要坚固，但它原本是贼寇的巢穴；现在卢循包围它，或许会有内部的变乱。而且孙季高兵力弱小，不能长久坚持，如果让贼寇返回占据广州，凶狠的势头就会重新上升了。"夏，四月，沈田子率领军队救援番禺，攻打卢循，打败了他，杀死一万多人。卢循逃跑，沈田子和孙处一同追击他，又在苍梧、郁林、宁浦打败卢循。恰在这时，孙处生病，不能前进，卢循逃往交州。

当初，九真太守李逊发动叛乱，交州刺史交趾人杜瑗讨伐，杀了他。杜瑗去世，朝廷委派他的儿子杜慧度担任交州刺史。诏书没有到达，卢循发动袭击，攻下合浦，直接向交州开进；杜慧度率领州府的文武官员在石碕抵御卢循，打败了他。卢循的残余兵士还有三千人，李逊的残余党羽李脱等人聚集俚僚五千多人，响应卢循。二十四日，卢循在早晨到达龙编南面的渡口；杜慧度散发家中所有财产，来奖赏兵士，和卢循交战，投掷雉尾炬焚烧卢循的战船，派步兵在两岸射击，卢循的所有战船全部着火，兵士彻底崩溃。卢循知道

不能免于一死，先毒死妻子儿女，然后召来侍妾歌女问她们说："谁能跟着我去死？"多数人说："麻雀老鼠尚且贪图活命，让我们一同去死实在很难。"有的人说："您尚且要死，我哪里还愿活着？"卢循于是杀死那些不愿死的女子，然后自己投入水中。杜慧度捞取他的尸体杀了他，将他们父子和李脱等人的七颗人头装在木盒中，送到建康。

11 初，刘毅在京口，贫困，与知识射于东堂[1]。庾悦为司徒右长史，后至，夺其射堂；众人皆避之，毅独不去。悦厨馔甚盛[2]，不以及毅，毅从悦求子鹅炙，悦怒不与，毅由是衔之。至是，毅求兼督江州，诏许之。因奏称："江州内地，以治民为职，不当置军府彫耗民力，宜罢军府移镇豫章；而寻阳接蛮，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于是解悦都督、将军官，以刺史镇豫章。毅以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悦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摄严峻。悦忿惧，至豫章，疽发背卒。

12 河南王乾归徙羌句岂等部众五千余户于叠兰城[3]，以兄子阿柴为兴国太守以镇之；五月，复以子木弈干为武威太守，镇嵯峨城。

13 丁卯，魏主嗣谒金陵，山阳侯奚斤居守。昌黎王慕容伯儿谋反；己巳，奚斤并其党收斩之。

14 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领大单于，置四辅[4]。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献马三千匹于跋，求娶跋女乐浪

公主；跋命群臣议之。辽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许以妃嫔之女，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5]。"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乐浪公主妻之。

跋勤于政事，劝课农桑，省徭役，薄赋敛；每遣守宰，必亲引见，问为政之要，以观其能。燕人悦之。

15 河南王乾归遣平昌公炽磐及中军将军审虔伐南凉。审虔，乾归之子也。八月，炽磐兵济河[6]，南凉王傉檀遣太子虎台逆战于岭南[7]；南凉兵败，虏牛马十余万而还。

16 沮渠蒙逊帅轻骑袭西凉，西凉公暠曰："兵有不战而败敌者，挫其锐也。蒙逊新与吾盟，而遽来袭我，我闭门不与战，待其锐气竭而击之，蔑不克矣。"顷之，蒙逊粮尽而归，暠遣世子歆帅骑七千邀击之，蒙逊大败，获其将沮渠百年。

17 河南王乾归攻秦略阳太守姚龙于柏阳堡[8]，克之；冬，十一月，进攻南平太守王愔于水洛城[9]，又克之，徙民三千余户于谭郊[10]。遣乞伏审虔帅众二万城谭郊。十二月，西羌彭利发袭据枹罕，自称大将军、河州牧，乾归讨之，不克。

18 是岁，并州刺史刘道怜为北徐州刺史，移镇彭城。

【注释】

①东堂：东厢的堂屋。古代习射的地方。

②厨馔（zhuàn 赚）：厨房的食品。

③叠兰城：城名，在今甘肃临夏东南。

④四辅：即左辅、右辅、前辅、后辅。

⑤非类：不同族类。语出《左传》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⑥"炽磐"句:本句中的"河"指黄河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地段。

⑦岭南:地名,指洪池岭以南。洪池岭,在今甘肃武威东南。

⑧柏阳堡: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甘肃清水西南。

⑨水洛城:城名,在今甘肃庄浪。

⑩谭郊:地名,在今甘肃临夏西北。

【译文】

11 当初,刘毅在京口,贫穷困苦,和熟人在东堂练习射箭。庾悦是司徒右长史,最后到来,夺占了射箭的地方;众人都避开他,只有刘毅不离开。庾悦的饭菜十分丰盛,不拿给刘毅吃,刘毅向庾悦求要一只小鹅烧烤,庾悦发怒,不给他,刘毅因此记恨在心。到这时,刘毅请求兼管江州,皇帝下诏同意。刘毅于是上奏说:"江州是腹心地带,刺史以治理民众为职责,不应该设置军府来耗费民众的财力,应废除军府,迁到豫章镇守;而寻阳靠近蛮族,可以从州府中拨出一千兵士来协助寻阳郡的防务。"皇帝于是解除庾悦的都督、将军职位,以刺史的身份镇守豫章。刘毅派亲信将领赵恢统领一千兵士守卫寻阳;庾悦都督府的文武官员三千多人,全部并入刘毅府中,对庾悦的督察严厉苛刻。庾悦怨恨畏惧,到达豫章,背上毒疮发作而死。

12 河南王乞伏乾归迁徙羌族句岂等部落五千多户到叠兰城,委派哥哥的儿子乞伏阿柴担任兴国太守,在那里镇守;五月,又委派木弈干担任武威太守,镇守嵳峨城。

13 二十二日,魏国君主拓跋嗣拜谒金陵,山阳侯奚斤留守。昌黎王慕容伯儿阴谋反叛;二十四日,奚斤把他及其党羽逮捕,杀了他们。

14 秋,七月,燕王冯跋委派太子冯永兼任大单于,为他设置四位辅佐官员。

柔然可汗郁久闾斛律派遣使者献三千匹马给冯跋,请求娶冯

跋的女儿乐浪公主；冯跋命令臣属们商议这件事。辽西公冯素弗说："前代都把宗室少女嫁给各夷族，应该答应把妃嫔生的女儿嫁给他，乐浪公主不应下嫁给不同民族的人。"冯跋说："我正要取信于蛮荒地带的人，为什么要欺骗他？"于是把乐浪公主嫁给郁久闾斛律。

冯跋对政事勤勤恳恳，鼓励垦田种桑，减省徭役，降低赋税；每次派遣郡守县令，一定要亲自召见，询问他们治理政事的要领，来观察他们的才能。燕国人为之而欢悦。

15 河南王乞伏乾归派遣平昌公乞伏炽磐和中军将军乞伏审虔征伐南凉。乞伏审虔，是乞伏乾归的儿子。八月，乞伏炽磐的军队渡过黄河，南凉王秃发傉檀派遣太子秃发虎台在岭南迎战；南凉的军队战败，乞伏炽磐掳掠牛马十多万头后返回。

16 沮渠蒙逊率领轻装的骑兵袭击西凉，西凉公李暠说："军队有不用作战而打败敌人的，就是挫伤敌人的锐气。沮渠蒙逊刚和我们结盟，却突然来袭击我们，我们关起门来不和他们交战，等到他们的锐气衰竭后攻打他们，没有不取胜的。"不久，沮渠蒙逊粮食吃光后返回，李暠派遣世子李歆率领七千骑兵拦腰截击他们，沮渠蒙逊大败，李歆俘获沮渠蒙逊的将领沮渠百年。

17 河南王乞伏乾归到柏阳堡攻打秦国略阳太守姚龙，攻下了柏阳堡；冬，十一月，进军到水洛城攻打南平太守王愔，又攻下了水洛城，迁徙民众三千多户到谭郊。派遣乞伏审虔率领二万兵士在谭郊修筑城池。十二月，西羌首领彭利发发动袭击，占据枹罕，自称为大将军、河州牧，乞伏乾归讨伐他，没有取胜。

18 这一年，并州刺史刘道怜担任北徐州刺史，迁到彭城镇守。

八 年

1 春,正月,河南王乾归复讨彭利发,至奴葵谷[1]。利发南走,乾归遣振威将军乞伏公府追至清水,斩之,收羌户一万三千,以乞伏审虔为河州刺史镇枹罕而还。

2 二月,丙子,以吴兴太守孔靖为尚书右仆射。

3 河南王乾归徙都谭郊,命平昌公炽磐镇苑川。乾归击吐谷浑阿若干于赤水[2],降之。

4 夏,四月,刘道规以疾求归,许之。道规在荆州累年,秋毫无犯。及归,府库帷幕,俨然若旧。随身甲士二人迁席于舟中,道规刑之于市。

以后将军豫州刺史刘豫为卫将军、都督荆·宁·秦·淮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毅谓左卫将军刘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为长史南蛮[3],岂有见辅意乎?"敬宣惧,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无过虑。"

毅性刚愎,自谓建义之功与裕相埒[4],深自矜伐,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顺之,毅骄纵滋甚,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及败于桑落[5],知物情已去,弥复愤激。裕素不学,而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杨尹郗僧施,深相凭结。僧施,超之从子也。毅既据上流,阴有图裕之志,求兼督交、广二州,裕从之。毅又奏以郗僧施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毛脩之为南郡太守,裕亦许之,以刘穆之代僧施为丹杨尹。毅表求至京口辞墓,裕往会之于倪塘[6]。宁远将军胡藩言于裕曰:"公谓刘卫军终能为公下

乎⑦?”裕默然，久之，曰：“卿谓何如?”藩曰：“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毅以此服公；至于涉猎传记，一谈一咏，自许以为雄豪；以是搢绅白面之士辐凑归之。恐终不为公下，不如因会取之。”裕曰：“吾与毅俱有克复之功，其过未彰，不可自相图也。”

【注释】

①奴葵谷：地名，今地不详，疑在今甘肃临夏县境。

②赤水：河流名，即今甘肃陇西县东渭河支流赤亭水。

③“欲屈”句：本句中“长史南蛮”用法很少见，当是以“长史”为动词。不过，大意是清楚的，即要任用刘敬宣为南蛮校尉府长史。

④相埒(liè 列)：相等。

⑤“及败”句：刘毅在桑落洲被卢循打败，见本书第115卷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

⑥倪塘：地名，在今江苏江宁东南。

⑦刘卫军：即刘毅。毅为卫将军，故被称为刘卫军。

【译文】

八年(壬子，公元412年)

1 春，正月，河南王乞伏乾归又讨伐彭利发，到达奴葵谷。彭利发抛下部众向南逃跑，乞伏乾归派遣振威将军乞伏公府追击，追到清水，杀了他，俘获羌人一万三千户，委派乞伏审虔担任河州刺史，镇守枹罕，然后返回。

2 二月，初五，委派吴兴太守孔靖担任尚书右仆射。

3 河南王乞伏乾归把都城迁到谭郊，命令平昌公乞伏炽磐镇守苑川。乞伏乾归到赤水攻打吐谷浑首领阿若干，降服了他。

4 夏，四月，刘道规因生病请求回到京城，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刘道规在荆州任职多年，丝毫不侵犯民众的利益。等到回京，府库

中的帐幕，仍跟他刚到任时的样子相同。随身的两名卫士把坐卧的席子搬到船上，刘道规在街市上处决了他俩。

朝廷委派后将军豫州刺史刘毅担任卫将军、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刘毅对左卫将军刘敬宣说："我惭愧地担当西方的重任，想委屈你做南蛮校尉府长史，你可有辅助我的心意呢？"刘敬宣畏惧，报告给太尉刘裕，刘裕笑着说："一定让老兄平安无事，不要过分担忧。"

刘毅生来刚愎自用，自认为兴起义兵讨伐桓玄的功劳和刘裕相等，总是居功自夸，虽然职权政事都推给刘裕，但内心不服气；等到担任一地长官，时常心中闷闷不乐，认为没有达到愿望。刘裕每每忍让，顺从他，刘毅更加骄横放纵，曾经说："遗憾不能遇到刘邦、项羽，和他们争夺中原！"等到在桑落洲战败，知道已失去人心，更加恼怒愤恨。刘裕向来不读书，刘毅却涉猎过不少典籍，所以朝廷官员中有清高名望的人大多归附他，他因此和尚书仆射谢混、丹杨尹郗僧施深相结交，互为依靠。郗僧施，是郗超的侄儿。刘毅得到统辖长江上游的权力后，暗中有图谋刘裕的心计，请求兼督交、广二州军务，刘裕同意了。刘毅又奏请委派郗僧施担任南蛮校尉后军司马，毛脩之担任南郡太守，刘裕也同意了，委派刘穆之接替郗僧施担任丹杨尹。刘毅上奏章请求到京口向祖先坟墓告别，刘裕到倪塘去同他相会。宁远将军胡藩向刘裕进言说："您认为刘卫军最终能甘心居于您的下位吗？"刘裕沉默不语，过了很久，说："你认为该怎么办？"胡藩说："联合百万大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刘毅因您这方面的才能而佩服您；至于博览经籍史册，言谈吟咏，他自认为超群出众；因此朝中官员和白面书生向他聚集，归附于他。恐怕他最终不会甘居您的下位，不如利用相会的机会除掉他。刘裕说："我和刘毅都有消灭贼寇、复兴王室的功劳，他的罪行没有显露出来，不能图谋相害。"

5 乞伏炽磐攻南凉三河太守吴阴于白土[1]，克之，以乞伏出累代之。

六月，乞伏公府弑河南王乾归，并杀其诸子十余人，走保大夏[2]。平昌公炽磐遣其弟广武将军智达、扬武将军木弈干帅骑三千讨之；以其弟昙达为镇京将军，镇谭郊，骁骑将军娄机镇苑川。炽磐帅文武及民二万余户迁于枹罕。

秦人多劝秦王兴乘乱取炽磐，兴曰："伐人丧，非礼也。"夏王勃勃欲攻炽磐，军师中郎将王买德谏曰："炽磐，吾之与国，今遭丧乱，吾不能恤，又恃众力而伐之，匹夫犹且耻为，况万乘乎！"勃勃乃止。

6 闰月，庚子，南郡烈武公刘道规卒。

7 秋，七月，己巳朔，魏主嗣东巡，置四厢大将、十二小将[3]；以山阳侯斤、元城侯屈行左、右丞相。庚寅，嗣至濡源，巡西北诸部落。

8 乞伏智达等击破乞伏公府于大夏。公府奔叠兰城，就其弟阿柴；智达等攻拔之，斩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嵳峨南山，追获之，并其四子，辗之于谭郊[4]。

八月，乞伏炽磐自称大将军、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归于枹罕，谥曰武元，庙号高祖。

9 皇后王氏崩。

10 庚戌，魏主嗣还平城。

11 九月，河南王炽磐以尚书令武始崔勍为相国，侍中、太子詹事赵景为御史大夫，罢尚书令、仆、尚书六卿、侍中

等官。

12 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5]。

【注释】

①白土:城名,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东南。

②大夏:县名,治今甘肃广河西北。

③四厢:四个方面。厢,边、旁。

④轘(huàn 患):古代用车分裂人体的酷刑。

⑤僖皇后:晋安帝王皇后的谥号。

【译文】

5 乞伏炽磐到白土攻打南凉三河太守吴阴,攻下来了,委派乞伏出累代替吴阴。

六月,乞伏公府杀死河南王乞伏乾归,并杀死他的儿子十多人,逃到大夏据守。平昌公乞伏炽磐派遣他的弟弟广武将军乞伏智达、扬武将军乞伏木弈干率领三千骑兵讨伐乞伏公府;委派他的弟弟乞伏昙达担任镇京将军,镇守谭郊,骁骑将军乞伏娄机镇守苑川。乞伏炽磐率领文武官员和民众二万多户迁到枹罕。

秦国很多人劝秦王姚兴乘混乱的机会攻取乞伏炽磐,姚兴说:"在别人有丧事时去讨伐,是不合乎礼义的。"夏王刘勃勃想攻打乞伏炽磐,军师中郎将王买德规劝说:"乞伏炽磐,是我们盟国的首领,现在遭到死丧祸乱,我们不但不能救助,还仗恃人多征伐他,平民百姓尚且耻于做这种事,何况是有万乘之尊的君主呢?"刘勃勃于是停止。

6 闰月,初一,南郡烈武公刘道规去世。

7 秋,七月,初一,魏国君主拓跋嗣向东巡察,设置四厢大将、十二小将;委派山阳侯奚斤、元城侯拓跋屈代理左、右丞相。二十二日,拓跋嗣到达濡源,巡视西北各部落。

8 乞伏智达等人在大夏打败乞伏公府。乞伏公府逃往叠兰城，依附他的弟弟乞伏阿柴；乞伏智达等人进攻，攻下城池，杀死乞伏阿柴父子五人。乞伏公府逃往嵯峨南山，乞伏智达追赶，擒获了他，将他和他的四个儿子，在谭郊用车裂刑罚处死。

八月，乞伏炽磐自称大将军、河南王，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永康；将乞伏乾归埋葬在枹罕，谥号为武元，庙号为高祖。

9 皇后王氏逝世。

10 十二月，魏国君主拓跋嗣回到平城。

11 九月，河南王乞伏炽磐委派尚书令武始人翟勃担任相国，侍中、太子詹事赵景担任御史大夫，取消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六卿、侍中等官职。

12 初六，将僖皇后安葬在休平陵。

13 刘毅至江陵，多变易守宰，辄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万余人以自随。会毅疾笃，郗僧施等恐毅死，其党危，乃劝毅请从弟兖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伪许之。藩自广陵入朝，己卯，裕以诏书罪状毅，云与藩及谢混共谋不轨，收藩及混赐死。

初，混与刘毅款昵，混从兄澹常以为忧，渐与之疏；谓弟璞及从子瞻曰："益寿此性[1]，终当破家。"澹，安之孙也。

庚辰，诏大赦。以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为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刘道怜为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使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府事。裕疑长民难独任，乃加刘穆之建武将军，置

佐吏,配给资力以防之。

壬午,裕帅诸军发建康,参军王镇恶请给百舸为首驱。丙申,至姑孰,以镇恶为振武将军,与龙骧将军蒯恩将百舸前发[2],裕戒之曰:"若贼可击,击之;不可者,烧其船舰,留屯水际以待我。"于是镇恶昼夜兼行,扬声言刘兖州上[3]。

冬,十月,己未,镇恶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军居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人,对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语所留人:"计我将至城,便鼓严,令若后有大军状。"又分遣人烧江津船舰。镇恶径前袭城,语前军士:"有问者,但云刘兖州至。"津戍及民间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将朱显之欲出江津,问:"刘兖州何在?"军士曰:"在后。"显之至军后不见藩,而见军人担彭排战具[4],望江津船舰已被烧,鼓严之声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驰去告毅,行令闭诸城门。镇恶亦驰进,门未及下关,军人因得入城。卫军长史谢纯入参承毅,出闻兵至,左右欲引车归。纯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将安之?"驰还入府。纯,安兄据之孙也。镇恶与城内兵斗,且攻其金城[5],自食时至中晡[6],城内人败散。镇恶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诏及赦文并裕手书示毅,毅皆烧不视,与司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战。城内人犹未信裕自来,军士从毅自东来者,与台军多中表亲戚[7],且斗且语,知裕自来,人情离骇。逮夜,听事前兵皆散,斩毅勇将赵蔡,毅左右兵犹闭东西阁拒战。镇恶虑暗中自相伤犯,乃引军出围金城,开其南面。毅

虑南有伏兵，夜半，帅左右三百许人开北门突出。毛脩之谓谢纯曰："君但随仆去。"纯不从，为人所杀。

毅夜投牛牧佛寺[8]。初，桓蔚之败也，走投牛牧寺僧昌[9]，昌保藏之，毅杀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师容桓蔚[10]，为刘卫军所杀，今实不敢容异人。"毅叹曰："为法自弊，一至于此[11]！"遂缢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斩首于市，并子侄皆伏诛。毅兄模奔襄阳，鲁宗之斩送之。

初，毅季父镇之闲居京口，不应辟召，常谓毅及藩曰："汝辈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尔求财位，亦不同尔受罪累。"每见毅、藩导从到门，辄诟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数百步，悉屏仪卫，与白衣数人俱进。及毅死，太尉裕奏征镇之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固辞不至。

【注释】

①益寿：谢混的小字。

②蒯(kuǎi)：姓氏。

③刘兖州：指刘藩，刘藩被赐死前为兖州刺史。

④彭(páng 旁)排：盾牌。

⑤金城：城内的牙城(主将所居之城)。

⑥食时：上午。古时一日两餐，头餐在日出之后，隅中(将近中午的时间)之前，这段时间称为食时或蚤食。 中晡：晡时(下午三至五点)的正中时段，即下午四点。

⑦台军：朝廷的军队。台，尚书台的简称，魏晋以后是朝廷的代称。 中表：父亲姊妹(姑母)的儿女叫外表，母亲的兄弟(舅父)姊妹(姨母)的儿女叫内表，互称中表。

⑧牛牧佛寺：佛寺名，在今湖北江陵城北数公里处。

⑨"桓蔚"二句：桓蔚之败，见本书第114卷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

年)。僧昌:和尚名,姓氏不详。

⑩亡师:弟子对已去世的老师、师傅的称呼,现多称"先师"。

⑪"为法"句:这是战国时商鞅在变法失败后逃难途中说过的一段话。刘毅的境况与之正好相同。

【译文】

13 刘毅到达江陵,撤换很多郡守县令,擅自抽调豫州文武官员、江州一万多兵士跟随自己。恰在这时,刘毅病重,郗僧施等人担心刘毅死后,他的党羽处境危险,于是劝刘毅请求朝廷派堂弟兖州刺史刘藩来做自己的副手,太尉刘裕假装同意。刘藩从广陵到京城朝见,十二日,刘裕用皇帝名义下诏书,宣布刘毅的罪状,说刘毅同刘藩和谢混一同谋图造反,逮捕刘藩和谢混,赐令二人自杀。

当初,谢混和刘毅交往密切,谢混的堂兄谢澹常常为此担忧,渐渐和他疏远;对弟弟谢璞和侄儿谢瞻说:"益寿的这种性格,终究会自毁家门的。"谢澹,是谢安的孙子。

十三日,诏令大赦天下。委派从前任过会稽内史的司马休之担任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刘道怜担任兖·青二州刺史,镇守京口。派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做监太尉留府事。刘裕怀疑诸葛长民难以单独担负重任,于是加授刘穆之为建武将军,设置辅佐官吏,配备兵力,来提防他。

十五日,刘裕率领各军从建康出发,参军王镇恶请求配备给他一百条船充当先锋。二十九日,到达姑孰,委派王镇恶担任振武将军,和龙骧将军蒯恩率领一百条船先行出发,刘裕告诫他们说:"如果贼寇可以攻打,就攻打他们;如果不可以攻打,就烧毁他们的战船,停泊在岸边等我前来。"于是,王镇恶日夜赶路,对外声称刘兖州西上荆州了。

冬,十月,二十一日,王镇恶到达豫章口,离江陵城还有二十里,离船上岸步行。蒯恩的军队走在前面,王镇恶的军队紧随其后。

每只船上留一两人，在停船的对岸插起六七面旗帜，旗帜下放置战鼓，对留下来的人说："估计我们将要到达江陵城时，就猛敲战鼓，好像后面有大规模的军队到来的样子。"又分别派人烧掉江津的战船。王镇恶直接前去袭击城池，对前面的兵士说："如果有人询问，只说刘兖州到了。"渡口守卫的兵士和当地民众都没起疑心。离城池五、六里的时候，遇到刘毅的重要将领朱显之要到江津去，问王镇恶的兵士说："刘兖州在哪里？"兵士说："在后面。"朱显之到队伍后面没有见到刘藩，却看到兵士们挑着盾牌和兵器，望见江津的战船已被烧毁，敲鼓的声音非常大，知道不是刘藩西上，就跃上战马飞奔前去报告刘毅，刘毅迅速下令关闭各个城门。王镇恶也飞奔前进，门还没来得及关上，兵士们因之得以冲入城中。卫军长史谢纯入府参见刘毅，出府后听说有军队到来，左右的人想驾车返回，谢纯呵斥他们说："我是卫将军的下属，逃能逃到哪里去？"赶紧退回刘毅府中。谢纯，是谢安的哥哥谢据的孙子。王镇恶和城内兵士交战，并且攻打牙城，从上午到下午四点，城内兵士失败溃散。王镇恶挖穿牙城的墙进去，派人把诏书、赦免的文告以及刘裕的亲笔信送给刘毅看，刘毅全部烧掉，不瞧一眼，和司马毛脩之等人指挥兵士奋力作战。城内的人还不相信刘裕亲自前来，兵士中跟随刘毅从东方来的人，和朝廷军队的兵士很多是表兄弟之类亲戚，边作战边交谈，知道刘裕亲自前来，人心离散惊骇。到了夜晚，刺史府厅堂前的兵士全部逃散，王镇恶的兵士杀死刘毅的勇将赵蔡，刘毅身边的兵士还关上东西两扇门抵抗。王镇恶担心在黑暗中自相伤害，于是率领军队出去包围牙城，留出南面一条路。刘毅怀疑南面有埋伏的兵士，半夜时，率领身边大约三百人，打开北门突出重围。毛脩之对谢纯说："你只管跟随我离开。"谢纯不听从，被人杀死。

刘毅深夜中去投靠牛牧佛寺。当初，桓蔚溃败时，逃去投靠牛牧寺僧人昌，昌掩护、藏匿桓蔚，刘毅杀了昌。到这时，寺中僧人拒绝刘毅说："从前，先师收容桓蔚，被刘卫军杀死，现在实在不敢收

容其他人。"刘毅叹息说："制定法令到头来危害自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于是上吊而死。第二天，当地居民向上报告，王镇恶在街市上砍下他的首级，他的儿子侄儿全被诛杀。刘毅的哥哥刘模逃往襄阳，鲁宗之杀了他，将他的首级送到建康。

当初，刘毅的叔父刘镇之在京口闲居，不接受官府的延聘，时常对刘毅和刘藩说："凭你们的才能，足以实现志向，只是恐怕不能长久得势而已。我不依附你们而谋取财富职位，也不附和你们而遭受罪过的牵累。"每当看到刘毅、刘藩前呼后拥地到门前时，就咒骂他们。刘毅十分尊敬、畏惧他，离他的家门还有几百步，就挥退所有的仪仗侍卫，和几个穿平民服装的人一起进去。等到刘毅死后，太尉刘裕奏请朝廷征召刘镇之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刘镇之坚决推辞，不去就任。

14 仇池公杨盛叛秦，侵扰祁山[1]；秦王兴遣建威将军赵琨为前锋，立节将军姚伯寿继之，前将军姚恢出鹫峡[2]，秦州刺史姚嵩出羊头峡[3]，右卫将军胡翼度出汧城[4]，以讨盛。兴自雍赴之，与诸将会于陇口[5]。

天水太守王松恕言于嵩曰："先帝神略无方[6]，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无功而还；非杨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势险固耳。今以赵琨之众，使君之威，准之先朝，实未见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闻？"嵩不从。盛帅众与琨相持，伯寿畏懦不进，琨众寡不敌，为盛所败。兴斩伯寿而还。

兴以杨佛嵩为雍州刺史，帅岭北见兵以击夏[7]。行数

日，兴谓群臣曰："佛嵩每见敌，勇不自制，吾常节其兵不过五千人。今所将既多，遇敌必败，行已远，追之无及，将若之何？"佛嵩与夏王勃勃战，果败，为勃勃所执，绝亢而死。

15 秦立昭仪齐氏为后。

16 沮渠蒙逊迁于姑臧。

17 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杀郗僧施。初，毛脩之虽为刘豫僚佐，素自结于裕，故裕特宥之。赐王镇恶爵汉寿子。裕问毅府咨议参军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衅，倍其惠泽，贯叙门次[8]，显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纳之，下书宽租省调，节役原刑，礼辟名士，荆人悦之。

【注释】

①祁山：山名，在今甘肃西和东北。

②鸳峡：地名，在今甘肃西和东南。

③羊头峡：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甘肃甘谷县左近。

④汧城：城名，在今陕西陇县东南。

⑤陇口：地名，为陇道之口，确址不详，疑指陇关，在今陕西陇县西陇山东坡。

⑥先帝：指姚萇。

⑦岭北：指九宗山以北。九宗山，在今陕西礼泉东北。

⑧"贯叙"句：魏晋以来，用人讲究门第，申永之意是要严格按门第高下选拔官吏。贯叙，按次序叙录。

【译文】

14 仇池公杨盛背叛秦国，侵犯骚扰祁山；秦王姚兴派遣建威将军赵琨担任前锋，立节将军姚伯寿随后进发，前将军从鸳峡出发，

秦州刺史姚嵩从羊头峡出发，右卫将军胡翼度从汧城出发，去讨伐杨盛。姚兴从雍城前往，和各将领在陇口会合。

天水太守王松恕向姚嵩进言说："先帝神奇的谋略，无人可以预测，徐洛生以其杰出的才智辅佐王命，两次进入仇池，没有收获而回；并不是杨氏的智谋勇武能够保全自己，只是地势险要坚固而已。现在凭着赵琨的兵士，使君的声威，以前朝的情形为准来估计，实在看不到成功的可能性。使君完全了解这个形势，为什么不上奏章报告主上？"姚嵩不听从。杨盛率领部众和赵琨相对抗，姚伯寿畏缩不前，赵琨寡不敌众，被杨盛打败。姚兴杀死姚伯寿后返回。

姚兴委派杨佛嵩担任雍州刺史，率领岭北现有的军队攻打夏国。出发了几天，姚兴对臣属们说："杨佛嵩原先每次看见敌人，勇猛得不能克制住自己，我常常限制他的军队不超过五千人。现在率领的兵士多了，遇到敌人肯定失败，但他们已走得很远，追回他们又来不及了，该怎么办呢？"杨佛嵩和夏王刘勃勃交战，果然失败，被刘勃勃俘虏，扼断咽喉而死。

15 秦国立昭仪齐氏为皇后。

16 沮渠蒙逊把都城迁到姑臧。

17 十一月，十三日，太尉刘裕到达江陵，杀死郗僧施。当初，毛脩之虽然是刘毅的僚属，但一向和刘裕结交，所以刘裕特地宽宥了他。赐给王镇恶爵位为汉寿子。刘裕询问刘毅都督府中的咨议参军申永说："现在采取什么措施才可以？"申永说："消除往日的隔阂，加倍地施与恩惠，以门第高下为用人的次第，破格擢升有才能的人，所能采取的措施不过是这些而已。"刘裕采纳他的意见，下令减轻田租户调，减少劳役，放宽刑罚，用尊敬的礼节延聘知名人士，荆州民众大为欢悦。

18.诸葛长民骄纵贪侈，所为多不法，为百姓患，常惧太尉裕按之。及刘毅被诛，长民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杀韩信[1]。'祸其至矣！"乃屏人问刘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与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溯流远征，以老母稚子委节下[2]；若一豪不尽，岂容如此邪？"长民意乃小安。

长民弟辅国大将军黎民说长民曰："刘氏之亡，亦诸葛氏之惧也，宜因裕未还而图之。"长民犹豫未发，既而叹曰："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今日欲为丹徒布衣[3]，岂可得邪？"因遗冀州刺史刘敬宣书曰："盘龙狠戾专恣[4]，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敬宣报曰："下官自义熙以来，忝三州、七郡[5]，常惧福过灾生，思避盈居损。富贵之旨，非所敢当。"且使以书呈裕，裕曰："阿寿故为不负我也[6]。"

刘穆之忧长民为变，屏人问太尉行参军东海何承天曰："公今行济否？"承天曰："荆州不忧不时判，别有一虑耳。公昔年自左里还入石头，甚脱尔[7]；今还，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闻此言。"

裕在江陵，辅国将军王诞白裕求先下，裕曰："诸葛长民似有自疑心，卿讵宜便去[8]？"诞曰："长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轻身单下，必当以为无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过贲、育矣[9]。"乃听先还。

19 沮渠蒙逊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凉王光为三河王故事[10]。

20 太尉裕谋伐蜀，择元帅而难其人。以西阳太守朱龄石既有武干，又练吏职，欲用之。众皆以为龄石资名尚轻，难当重任；裕不从。十二月，以龄石为益州刺史，帅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等伐蜀，分大军之半二万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龄石之右，亦隶焉。

裕与龄石密谋进取，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11]。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12]。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堕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书封付龄石，署函边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所由。

毛脩之固请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诛杀，士人与毛氏有嫌，亦当以死自固，不许。

21 分荆州十郡置湘州。

22 加太尉裕太傅、扬州牧。

23 丁巳，魏主嗣北巡，至长城而还。

【注释】

①"昔年"二句：这是西汉初年故楚令尹薛公分析黥布谋反原因时说的一段话，语出《史记·黥布列传》，原文作"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意在说明黥布与彭、韩是"同功一体之人"，"自疑祸及身故反耳。"

②节下：秦汉时对将领的敬称，后来对使臣或地方郡吏也称为节下。

③"今日"句：诸葛长民是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南)人，侨居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南丹徒镇)，故有此言。

④盘龙：刘毅的小字。

⑤"忝三州"句：刘敬宣从北方返回后，任晋陵太守，迁江州，镇寻阳，兼领

郡事，征拜宣城内史，领襄城太守，迁镇蛮护军、安丰太守，梁国内史，又迁青州刺史，寻改冀州。

⑥阿寿：刘敬宣字万寿。故刘裕称之为阿寿。

⑦"公昔年"句："自左里还"，指公元410年在左里打败卢循后返回，见本书第115卷晋安帝义熙六年。　脱尔：简慢，轻率。

⑧讵(jù拒)：岂，表示反问。

⑨贲、育：传说中古代的二位勇士。

⑩"置官僚"句：吕光称三河王，见本书第107卷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

⑪"刘敬宣"二句：刘敬宣兵败黄虎，见本书第114卷晋安帝义熙四年(公元408年)。黄虎，城名，在今四川绵阳东南涪江畔。

⑫"贼谓"二句：外水，河流名，即今四川境内岷江；内水，河流名，即今四川境内涪江。二者之得名，是因为巴郡江州县(治今四川重庆)对着二水口，左称外水，右称内水。

【译文】

18诸葛长民骄横放纵，贪婪奢侈，所做的事大多不合法度，成为百姓的祸患，时常害怕太尉刘裕处治他。等到刘毅被杀，诸葛长民对他所亲近的人说："'去年剁彭越，今年杀韩信。'祸难就要临头了！"于是屏退他人，询问刘穆之说："众人传言，都说太尉对我不满，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刘穆之说："太尉溯流远征，把老母和幼子托付给节下；如果有一点点不信任的话，哪里能够这样呢？"诸葛长民的心情才稍微安定。

诸葛长民的弟弟辅国大将军诸葛黎民劝诸葛长民说："刘氏的灭亡，也是诸葛氏感到恐惧的事，应该趁刘裕没有返回就图谋他。"诸葛长民犹豫不决，没有行动，随后叹息说："贫贱时常常盼望富贵，富贵了却一定会面临种种危机。现在想要做丹徒的平民百姓，哪里能办到呢？"于是给冀州刺史刘敬宣写信说："刘盘龙狠毒暴戾，恣意妄为，自寻死路。心怀反叛思想的人已将全部消灭，天下就

要太平，富贵的事情，我们要共同享有。”刘敬宣回信说：“下官从义熙初年以来，惭愧地在三州、七郡任职，常常害怕福分太多灾祸会发生，总想避免盈满，安于不冒尖的地位。你所说富贵的意思，不是我所敢承受的。”并且派人把诸葛长民的信呈送刘裕，刘裕说：“阿寿到底是不会辜负我的。”

刘穆之担忧诸葛长民发动变乱，屏退他人，询问太尉行参军东海人何承天说：“太尉这次出兵能成功吗？”何承天说：“荆州不必担心不能马上平定，只是另有值得忧虑的事情。太尉往年从左里回到石头，十分轻率；现在返回，应该加倍慎重。”刘穆之说：“不是你，我听不到这样的话。”

刘裕在江陵，辅国将军王诞禀报刘裕，请求先行东下，刘裕说：“诸葛长民似乎自己起了疑心，你怎能立刻就离开？”王诞说：“诸葛长民知道我受到您的重视，现在轻装回去，必定会认为没有可忧虑的事，这样就可以稍微安定他的心意了。”刘裕笑着说：“你的勇气超过孟贲、夏育了。”于是同意王诞先返回。

19 沮渠蒙逊登上河西王的尊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玄始，设置文武官员仿照凉王吕光做三河王时的旧例。

20 太尉刘裕计划征伐蜀地，挑选主帅而又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因西阳太守朱龄石既有军事才干，又熟悉行政事务，打算起用他。众人都认为朱龄石的资历浅薄，名声轻微，难以担当重任；刘裕不听从。十二月，刘裕委派朱龄石担任益州刺史，率领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等人征伐蜀地，分出大军的一半二万人，配备给朱龄石。臧熹，是刘裕妻子的弟弟，职位在朱龄石之上，也隶属于朱龄石。

刘裕和朱龄石秘密商议进攻的策略，说：“刘敬宣往年出兵到黄虎，没有建功而返回。贼寇认为我们现在应该从外水前往，却料想我们将会出其不意仍然从内水到达。这样，他们必然用主要兵力守卫涪城，来防备我们从内水发起的进攻。我们如果向黄虎进军，

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现在我们率领大军从外水攻取成都，另派一支迷惑他们的军队从内水进军，这是制服敌人的妙计。"不过我担心这个计划先传了出去，贼寇摸清了虚实。于是另外写了一封信，密封后交给朱龄石，信函边上写着："到白帝才能打开。"各路军队虽然向前进发，却不知道是怎样部署的。

毛脩之固执地请求一同前往；刘裕担心毛脩之到蜀地，一定会诛杀很多人，当地人同毛氏有旧怨，也将拼命固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21 东晋从荆州中分出十个郡设置湘州。

22 朝廷加授太尉刘裕为太傅、扬州牧。

23 二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巡视北方，到达长城后返回。

九 年

1 春，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川[1]；甲寅，还宫。

2 太尉裕自江陵东还，骆驿遣辎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进。诸葛长民与公卿频日奉候于新亭，辄差其期。乙丑晦，裕轻舟径进，潜入东府。三月，丙寅朔旦，长民闻之，惊趋至门。裕伏壮士丁旿于幔中[2]，引长民却人间语，凡平生所不尽者皆及之。长民甚悦。丁旿自幔后出，于座拉杀之，舆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骁勇，格斗而死。并杀其季弟大司马参军幼民、从弟宁朔将军秀之。

3 庚午，秦王兴遣使至魏修好。

4 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马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3]；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

今,渐用颓驰,请申前制。"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所并省。

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让太傅、州牧。

5 林邑范胡达寇九真[4],杜慧度击斩之。

6 河南王炽磐遣镇东将军昙达、平东将军王松寿将兵东击休官权小郎、吕破胡于白石川[5],大破之,虏其男女万余口,进据白石城[6]。显亲休官权小成、吕奴迦等二万余户据白坑不服[7],昙达攻斩之,陇右休官悉降。秦太尉索稜以陇西降炽磐,炽磐以稜为太傅。

【注释】

①高柳川: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山西阳高西北。

②昵(wǔ 午):光明。 幔(màn 慢):帐幕。

③《庚戌》: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某月(月份不详)庚戌日诏令的简称。 土断:对由北方流寓到江南的民众,一律依现住地区登记注册,承担赋役。

④林邑:王国名,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

⑤"河南王"句:本句下原缺四十六字。

⑥白石城:城名,在今甘肃清水西北。

⑦白坑:地名,在今甘肃临夏县境。

【译文】

九年(癸丑,公元413年)

1 春,二月,十五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高柳川;十九日,回到宫中。

2 太尉刘裕从江陵向东返回;络绎不绝地把轻重装备和物资快速运送回去,但军队在原先预定时间里,总是停留不进。诸葛长民

和公卿大臣连日在新亭迎候；都因延期没有迎接到。三十日，刘裕乘轻便的船只快速前进，暗中进入东府。三月，初一早晨，诸葛长民听说后，大吃一惊，赶到刘裕门口。刘裕让壮士丁旿埋伏在帐幕中，迎进诸葛长民，屏退他人，和他闲谈，凡是平日没有尽情说出来的都说到了。诸葛长民十分高兴。丁旿从帐幕后出来，在座位上勒死了他，用车装上尸体交付廷尉。逮捕他的弟弟诸葛黎民，诸葛黎民一向勇猛，搏斗而死。刘裕还杀了诸葛长民的小弟弟大司马参军诸葛幼民、堂弟宁朔将军诸葛秀之。

3 秦王姚兴派遣使者到魏国重归和好。

4 太尉刘裕上奏章说："大司马桓温因'民众没有固定的根基，严重妨碍国家的治理'，通过颁布《庚戌诏书》，根据眼前的住地对民众加以登记，来统一国家的户籍；当时物资充足，国家富裕，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从那时到现在，管理逐渐放松，请求重申从前的制度。"于是，依照居住地点登记户口，只有住在晋陵的徐、兖、青三州的人，不在重新登记之列；各个因民众流寓而设置的郡县，被撤销合并了很多。

十三日，朝廷加授刘裕为豫州刺史。刘裕执意辞让太傅、扬州牧的职位。

5 林邑国王范胡达进犯九真，杜慧度反击，杀了他。

6 河南王乞伏炽磐派遣镇东将军乞伏昙达、平东将军王松寿率领军队，向东前往白石川，攻打休官部落首领权小郎、吕破胡，把他们打得大败，俘获男女一万多人，进占白石城。显亲的休官部落首领权小成、吕奴迦等二万多户占据白坑，不归附，乞伏昙达发动攻击，杀了他们，陇西的休官部落全部投降。秦国太尉索稜献出陇西，投降乞伏炽磐，乞伏炽磐委派索稜担任太傅。

7 夏王勃勃大赦,改元凤翔;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筑都城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1]。勃勃曰:"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宜名新城曰统万[2]。"阿利性巧而残忍,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则斩弓人,入则斩甲匠。又铸铜为一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属[3],饰以黄金,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由是器物皆精利。

勃勃自谓其祖从母姓为刘[4],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乃改姓赫连氏,言帝王系天为子,其徽赫与天连也;其非正统者,皆以铁伐为氏[5],言其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也。

8 夏,四月,乙卯,魏主嗣西巡,命郑兵将军奚斤、鸿飞将军尉古真、都将闾大肥等击越勤部于跋那山[6],大肥,柔然人也。

9 河南王炽磐遣安北将军乌地延、冠军将军翟绍击吐谷浑别统句旁于泣勤川[7],大破之。

10 河西王蒙逊立子政德为世子,加镇卫大将军、录尚书事。

11 南凉王傉檀伐河西王蒙逊,蒙逊败之于若厚坞[8],又败之于若凉[9];因进围乐都,二旬不克。南凉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逊,蒙逊以文支为广武太守。蒙逊复伐南凉,傉檀以太尉俱延为质,乃还。

蒙逊西如苕藿,遣冠军将军伏恩将骑一万袭卑和、乌啼二部[10],大破之,俘二千余落而还。

蒙逊寝于新台，阉人王怀祖击蒙逊伤足，其妻孟氏禽斩之。

蒙逊母车氏卒。

12 五月，乙亥，魏主嗣如云中旧宫。丙子，大赦。西河胡张外等聚众为盗；乙卯[11]，嗣遣会稽公长乐刘絜等屯西河招讨之。六月，嗣如五原。

【注释】

①朔方水：河流名，一名奢延水，即今陕西北部黄河支流无定河。 黑木：河流名，即今陕西横山西北长城外无定河北岸支流淖泥河。

②统万：城名，即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

③飞廉：传说中的神禽名，其形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翁仲：传说为秦代巨人之名，后世所铸高大的铜人因之称为翁仲。 铜驼：铜铸的骆驼。

④"勃勃"句：汉高祖将宗室女子嫁给匈奴单于冒顿，约为兄弟。冒顿子孙因之冒姓刘氏。

⑤"其非"二句：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本为铁弗氏，所以赫连勃勃将关系疏远的宗室称为铁伐氏。

⑥郑兵将军：据《北史》，当作"都兵将军"。 跋那山：山名，在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东南。

⑦别统：别部（聚居区域以外的部落）首领。 泣勤川：地名，或以为当作"泾勒川"今地不详。

⑧若厚坞：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甘肃武威南。

⑨若凉：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境。

⑩"蒙逊"句：卑和、乌啼，羌族部落，其时住在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

⑪乙卯：五月乙丑朔，无乙卯。胡三省以为，"恐是己卯"（即十五日）。

【译文】

7夏王刘勃勃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凤翔;委派叱干阿利兼任将作大匠,征发岭北十多万夷人、汉人,在朔方水以北、黑水以南建筑都城。刘勃勃说:"我正要统一天下,治理万国,应该把这座新城称作统万城。"叱干阿利性情善于谄媚阿谀,而且凶暴残酷,泥土蒸过以后才用来筑墙,锥子能刺进一寸深,就杀死筑这段墙的人,并把他们的尸体筑进城墙中。刘勃勃认为他忠诚,很信任他。凡是兵器造成,呈送给他,工匠一定有被杀死的:射铠甲射不穿就杀制造弓箭的人,射穿了就杀制造铠甲的人。又用铜铸成一个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类,都用黄金装饰,陈列在宫殿前。共杀工匠几千人,因此器物都很精巧、锐利。

刘勃勃自认为他的祖先依从母方姓氏姓刘,是不合礼法的。鉴于古人姓氏没有常规,就改姓为赫连氏,意思是帝王是上天的儿子,显赫盛大与天相连;凡是血缘关系已经疏远的亲属,都用铁伐做姓氏,意思是他们刚强锐利像铁一样,都能够征伐别人。

8夏,四月,二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向西巡视,命令郑兵将军奚斤、鸿飞将军尉古真、都将闾大肥等人,到跋那山攻打越勤部落。闾大肥,是柔然人。

9河南王乞伏炽磐派遣安北将军乌地延、寇军将军翟绍,到泣勤川攻打吐谷浑别部首领句旁,把他打得大败。

10河西王沮渠蒙逊立儿子沮渠政德为世子,加授他为镇卫大将军、录尚书事。

11南凉王秃发傉檀征伐河西王沮渠蒙逊,沮渠蒙逊在若厚坞打败他,又在若凉打败他;乘机进军包围乐都,二十天没有攻下。南凉湟河太守文支献出郡城,投降沮渠蒙逊,沮渠蒙逊委派文支担任广武太守。沮渠蒙逊又征伐南凉,秃发傉檀以太尉秃发俱延为人质,沮渠蒙逊才退兵。

沮渠蒙逊向西前往苕藿,派遣冠军将军伏恩率领一万骑兵袭

击卑和、乌啼两个部落，把他们打得大败，俘获两千多家后返回。

沮渠蒙逊在新台就寝，宦官王怀祖刺杀他，伤了他的脚，他的妻子孟氏把王怀祖擒获杀死。

沮渠蒙逊的母亲车氏去世。

12 五月，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云中旧日宫殿。十二日，大赦境内。西河胡人张外等人聚众抢掠；乙卯日，拓跋嗣派遣会稽公长乐人刘絜等屯驻西河，招降征讨他们。六月，拓跋嗣前往五原。

13 朱龄石等至白帝发函书，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从中水取广汉[1]，老弱乘高舰十余，从内水向黄虎。"于是诸军倍道兼行。谯纵果命谯道福将重兵镇涪城，以备内水。

龄石至平模[2]，去成都二百里；纵遣秦州刺史侯晖、尚书仆射谯诜帅众万余屯平模，夹岸筑城以拒之。龄石谓刘钟曰："今天时盛热，而贼严兵固险，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养锐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钟曰："不然。前扬声言大众向内水，谯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军猝至，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贼阻兵守险者，是其惧不敢战也。因其凶惧，尽锐攻之，其势必克。克平模之后，自可鼓行而进，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缓兵相守，彼将知人虚实。涪军忽来，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将又集[3]，此求战不获，军食无资，二万余人悉为蜀子虏矣。"龄石从之。

诸将以水北城地险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龄石曰："今

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北城，则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龄石帅诸军急攻北城，克之，斩侯晖、谯诜；引兵回趣南城，南城自溃。龄石舍船步进；谯纵大将谯抚之屯牛脾[4]，谯小苟塞打鼻[5]。臧熹击抚之，斩之，小苟闻之，亦溃。于是纵诸营屯望风相次奔溃。

戊辰，纵弃成都出走，尚书令马耽封府库以待晋师。壬申，龄石入成都，诛纵同祖之亲，余皆按堵，使复其业。纵出成都，先辞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也。"纵不从。谯道福闻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纵往投之。道福见纵，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业而弃之，将安归乎？人谁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纵以剑，中其马鞍。纵乃去，自缢死，巴西人王志斩其首以送龄石。道福谓其众曰："蜀之存亡，实系于我，不在谯王，今我在，犹足一战。"众皆许诺；道福尽散金帛以赐众，众受之而走。道福逃于獠中[6]，巴民杜瑾执送之，斩于军门。龄石徙马耽于越嶲[7]，耽谓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师，欲灭口也[8]，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绳而死。须臾，龄石使至，戮其尸。诏以龄石进监梁、秦州六郡诸军事，赐爵丰城县侯。

【注释】

①中水：河流名，又名中江，即今四川沱江。

②平模：城名，在今四川彭山东。

③良将：指谯道福。

④牛脾：县名，当作"牛鞞"，治今四川简阳西。

⑤打鼻：山名，在今四川彭山南岷江西岸。

⑥獠（lǎo 老）：古籍中对我国少数民族仡佬族的侮辱性称呼，译文中改用现名。

⑦越嶲（xī 吸）：郡名，治今四川会理西。

⑧"朱侯"二句：意为朱龄石盗取府库财物甚多，故杀马耽以灭口。

【译文】

13 朱龄石等人到达白帝，拆开刘裕的信，上面说："各军全部从外水攻取成都，臧熹从中水攻取广汉，年老体弱的人乘坐十几艘高大的战船，从内水向黄虎开进。"于是各军日夜赶路。谯纵果然命令谯道福率领主要兵力镇守涪城，来防备东晋军队从内水发起的进攻。

朱龄石到达平模，离成都二百里；谯纵派遣秦州刺史侯晖、尚书仆射谯诜率领一万多兵士屯驻平模，靠着两岸建筑城堡来抵御东晋军队。朱龄石对刘钟说："现在天气炎热，可是贼寇严密布防，守卫险阻，攻打他们未必能攻下来，只是白白增添兵士的疲劳困顿；我想暂且让兵士休整，蓄精养锐，来窥伺他们的可乘之机，怎么样？"刘钟说："不能这样。从前我们扬言大军从内水进军，谯道福不敢放弃涪城。现在主要兵力突然到达，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侯晖之流已经吓破了胆。贼寇集中兵力守卫险阻，这是因为他们心中畏惧，不敢交战。我们趁他们恐惧骚动的机会，集中精锐部队攻打，按情势肯定成功。攻下平模之后，就可以敲着战鼓行进，成都他们是肯定守不住了。相反，我们如果延缓进攻，加以防守，他们将会知道我们的虚实。守卫涪城的军队突然赶来，兵力会合后抵御我们，人心即可得以安定，良将又得以聚集，这样，我们寻求交战而又引不出他们，军粮又供应不上，二万多人就全部成为蜀人的俘虏了。"朱龄石听从了他的意见。

各将领因外水北面的城堡地势险要、兵士众多，想先攻打南

城，朱龄石说："现在屠灭南城，不足以攻破北城。如果集中精锐部队来攻下北城，南城不用攻打，就自然溃散了。"秋，七月，朱龄石率领各军猛烈攻打北城，攻下来了，杀死侯晖、谯诜；率领军队回头赶往南城，南城自行崩溃。朱龄石舍弃战船，步行前进；谯纵的大将谯抚之驻扎在牛鞞，谯小苟在打鼻把守。臧熹攻打谯抚之，杀了他，谯小苟听说后，也溃散了。于是，谯纵的各个营垒据点一听到风声，就一个接一个地崩溃逃散了。

初五，谯纵放弃成都逃跑，尚书令马耽封闭府库，等待东晋军队的到来。初九，朱龄石进入成都，诛杀和谯纵同宗的亲属，其余的都相安无事，让他们恢复本来的工作。谯纵出成都，先同祖先的坟墓告别，他的女儿说："逃走肯定不能免于一死，只是白取其辱；同样是死，应该死在先人的坟墓前。"谯纵不听从。谯道福听说平模失守，从涪城率领军队赶回来救援，谯纵前去投靠他。谯道福看见谯纵，发怒说："大丈夫有这样的功业却放弃它，将逃到哪里去呢？人，哪一个不死，怎么害怕到这种程度？"于是将剑投向谯纵，刺中了他的马鞍。谯纵只得离去，上吊而死，巴西人王志砍下他的首级，送给朱龄石。谯道福对众人说："蜀国的存亡，实际上决定于我，而不是谯王，现在有我在，还足以拼死一战。"众人都答应下来；谯道福散发所有的金银布帛，来赏赐众人，在家接过赏品就逃走了。谯道福逃到仡佬人居住区，巴地平民杜瑾捉住他送给朱龄石，在军营门前斩首。朱龄石把马耽迁到越嶲，马耽对他的部属说："朱侯不把我送到京城，是想杀人灭口，我一定不能免于一死。"于是在沐浴之后躺在床上，勒颈绝气而死。不一会，朱龄石的使者到来，杀戮他的尸体。皇帝下诏擢升朱龄石为监梁、秦州六郡诸军事，赐爵为丰城县侯。

14 魏奚斤等破越勤于跋那山西，徙二万余家于大宁[1]。

15 河西胡曹龙等拥部众二万人来入蒲子[2]，张外降之，推龙为大单于。

16 丙戌，魏主嗣如定襄大洛城[3]。

17 河南王炽磐击吐谷浑支旁于长柳川[4]，虏旁及其民五千余户而还。

18 八月，癸卯，魏主嗣还平城。

19 曹龙请降于魏，执送张外，斩之。

20 丁丑[5]，魏主嗣如豺山宫；癸未[6]，还。

21 九月，再命太尉裕为太傅、扬州牧；固辞。

22 河南王炽磐击吐谷浑别统掘逵于渴浑川[7]，大破之，虏男女二万三千。冬，十月，掘逵帅其余众降于炽磐。

23 吐京胡与离石胡出以眷叛魏[8]，魏主嗣命元城侯屈督会稽公刘絜、永安侯魏勤以讨之。丁巳，出以眷引夏兵邀击絜，禽之以献于夏；勤战死。嗣以屈亡二将，欲诛之；既而赦之，使摄并州刺史。屈到州，纵酒废事，嗣积其前后罪恶，槛军征还，斩之。

24 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请昏于秦，秦王兴许之。

25 是岁，以敦煌索邈为梁州刺史，苻宣乃还仇池[9]。初，邈寓居汉川[10]，与别驾姜显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镇汉川；显乃肉袒迎候，邈无愠色，待之弥厚。退而谓之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雠姜显，惧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于是阖境闻之皆悦。

【注释】

①大宁:地名,在今河北怀安东南。

②蒲子:县名,治今山西隰县,一说即今隰县东北蒲子村。

③大洛城:城名,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南。

④长柳川:地名,在今青海东南境。

⑤丁丑:八月癸巳朔,无丁丑。

⑥癸未:八月癸巳朔,无癸未。

⑦渴浑川:地名,在今甘肃靖远县城西南一百公里处。

⑧吐京:地名,在今山西石楼。　离石:地名,在今山西离石。

⑨"苻宣"句:苻宣入汉中,见本书第114卷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

⑩汉川:地域名,指汉水流域。

【译文】

14 魏国将领奚斤等人在跋那山西打败越勤部落,迁徙二万多家到大宁。

15 河西胡人曹龙等人拥有部众二万人,前来进犯蒲子,张外向他们投降,推举曹龙为大单于。

16 二十三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定襄大洛城。

17 河南王乞伏炽磐在长柳川攻打吐谷浑的支旁部落,俘虏支旁和他的民众五千多户后返回。

18 八月,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回到平城。

19 曹龙向魏国请求投降,捉住张外送给魏国。魏国杀了张外。

20 丁丑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豺山宫;癸未日,返回。

21 九月,朝廷再次任命太尉刘裕为太傅、扬州牧;刘裕执意推辞。

22 河南王乞伏炽磐到渴浑川攻打吐谷浑的别部首领掘逵,把他打得大败,俘虏男女二万三千人。冬,十月,掘逵率领他残余的部众,向乞伏炽磐投降。

23 吐京胡人和离石胡人出以眷叛变魏国，魏国君主拓跋嗣命令元城侯拓跋屈，统领会稽公刘絜、永安侯魏勤去讨伐他们。二十六日，出以眷招引夏国军队阻击刘絜，擒获刘絜后送给夏国；魏勤战死。拓跋嗣因拓跋屈损失两名将领，打算诛杀他；后来又赦免了他，让他代理并州刺史。拓跋屈到并州后，纵情饮酒，荒废政事，拓跋嗣累积他前后的罪恶，用囚车征召他回来，杀了他。

24 十一月，魏国君主拓跋嗣派遣使者到秦国求亲，秦王姚兴答应了他。

25 这一年，晋国委派敦煌人索邈担任梁州刺史，苻宣于是回到仇池。当初，索邈寄居汉川，和别驾姜显有嫌隙，十五年之后，索邈镇守汉川；姜显于是脱去上衣，裸露肢体，在路旁迎候，索邈没有不高兴的神色，对待他比其他人更为宽厚。退回私宅后对别人说："我从前寄居于此，多年不得志，如果报复姜显，害怕的人一定不少。只要别人信服就可以了，何必要通过报复得到一时的快意？"于是，全境的人听说后都很高兴。

十 年

1 春，正月，辛酉，魏大赦，改元神瑞。

辛巳，魏主嗣如繁畤；二月，戊戌，还平城。

2 夏王勃勃侵魏河东蒲子。

3 庚戌，魏主嗣如豺山宫。

4 魏并州刺史娄伏连袭杀夏所置吐京护军及其守兵。

5 司马休之在江陵，颇得江、汉民心。子谯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轻侠；太尉裕恶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杀国吏，诏诛其党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谢罪，请解所任，

不许。裕执文思送休之，令自训厉，意欲休之杀之；休之但表废文思，并与裕书陈谢。裕由是不悦，以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备之[1]。

6 夏，五月，辛酉，魏主嗣还平城。

7 秦后将军敛成讨叛羌，为羌所败，惧罪，出奔夏。

8 秦王兴有疾。妖贼李弘与氐仇常反于武城，兴舆疾往讨之，斩常，执弘而还。

9 秦左将军姚文宗有宠于太子泓，广平公弼恶之，诬文宗有怨言；秦王兴怒，赐文宗死，于是群臣畏弼侧目。弼言于兴，无不从者；以所亲天水尹沖为给事黄门侍郎，唐盛为治书侍御史，兴左右掌机要者，皆其党也。右仆射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承间言于兴曰："父子之际，人所难言；然君臣之义，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广平公弼，潜有夺嫡之志[2]，陛下宠之太过，假其威权；倾险无赖之徒辐凑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将有废立之计，信有之乎？"兴曰："岂有此邪？"喜等曰："苟无之，则陛下爱弼，适所以祸之；愿去其左右，损其威权，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庙、社稷。"兴不应。大司农宝温、司徒左长史王弼皆密疏劝兴立弼为太子，兴虽不从，亦不责也。

兴疾笃，弼潜聚众数千人，谋作乱。姚裕遣使以弼逆状告诸兄在藩镇者，于是姚懿治兵于蒲坂，镇东将军、豫州牧洸治兵于洛阳，平西将军谌治兵于雍，皆欲赴长安讨弼。会兴疾瘳，见群臣，征虏将军刘羌泣以告兴。梁喜、尹昭请诛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杀弼，亦当夺其权任。"兴不

得已，免弼尚书令，使以将军、公还第③。懿等各罢兵。

懿、洸、谌与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兴，求见，兴曰："汝等正欲论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论，陛下所宜垂听；若懿等言非是，便当寘之刑辟，奈何逆拒之？"于是引见懿等于咨议堂。宣流涕极言，兴曰："吾自处之，非汝曹所忧。"抚军东曹属姜虬上疏曰："广平公弼，衅成逆者，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④；今圣朝之乱，起自爱子，虽欲含忍掩蔽，而逆党扇惑不已，弼之乱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绝祸端。"兴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儿为口实，将何以处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决。"兴默然。

【注释】

①豫州六郡：指宣城、襄城、淮南、庐江、安丰、历阳六郡。

②夺嫡：以庶子夺取嫡子的地位，即夺取继承权。

③"使以"句：姚弼还第时为大将军、广平公。

④"昔文王"句：文王，指周文王。"刑于寡妻"，语出《诗经·大雅·思齐篇》。刑，法，这里作动词用，意思为周文王以礼法对待其妻（从《郑笺》之说）。寡妻，嫡妻。

【译文】

十年（甲寅，公元414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神瑞。

二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繁畤；二月，初九，回到平城。

2 夏王赫连勃勃入侵魏国河东郡蒲子县。

3 二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豺山宫。

4 魏国并州刺史娄伏连出兵偷袭，杀死夏国所设置的吐京护军

及其守卫的兵士。

5 司马休之在江陵,很得长江、汉水一带的民心。儿子谯王司马文思在建康,性情凶狠残暴,喜爱交结轻佻和负气仗义的人;太尉刘裕憎恨他。三月,主管官员举奏司马文思擅自用板子打死封国官吏,皇帝下诏诛杀他的党羽,而宽宥司马文思。司马休之上奏疏认罪,请求解除所担任的职务,没被准许。刘裕捉住司马文思,押送给司马休之,让他自己严厉地管教,意思是要司马休之杀死司马文思;司马休之只是上奏章废黜司马文思,并且给刘裕写信道歉。刘裕因此不高兴,委派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统豫州六郡军务,来戒备司马休之。

6 夏,五月,初三,魏国君主拓跋嗣回到平城。

7 秦国后将军敛成讨伐反叛的羌人,被羌人打败,害怕治罪,逃奔到夏国。

8 秦王姚兴生病。以怪诞邪说迷惑人心的贼寇李弘和氐人仇常在武城反叛,姚兴带病坐车前往讨伐,杀死仇常,活捉李弘后返回。

9 秦国左将军姚文宗得到太子姚泓的宠幸,广平公主姚弼憎恨他,诬陷姚文宗说过对姚兴不满的话;秦王姚兴发怒,赐令姚文宗自杀,于是,文武官员畏惧姚弼,不敢正眼看他。姚弼向姚兴进言,没有不听从的;委派亲信天水人尹沖担任给事黄门侍郎,唐盛担任治书侍御史,姚兴身边掌管机要事务的人,都是他的党羽。右仆射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抓住机会向姚兴进言说:"父子之间的事情,别人难以插言;不过君臣之间的道义,并不比父子关系微薄,所以臣下等人不能保持沉默。广平公姚弼,暗中有夺取嫡子地位的心计,陛下对他过分地宠爱,给予他威势权力;狡诈阴险之辈都聚集在他身边依附他。路上行人都说陛下有废立太子的打算,真的有这种事吗?"姚兴说:"哪里有这种事?"梁喜等人说:"如果没有,那么陛下宠爱姚弼,恰恰害了他;希望调走他身边的人,削弱他的威势权力,这样,不仅使姚弼获得安宁,也是使宗庙、国家获得安宁的

措施。"姚兴没答应。大司农宝温、司徒左长史王弼都秘密上奏疏劝姚兴立姚弼为太子，姚兴虽然没听从，也没斥责他们。

姚兴病重，姚弼暗中聚集部众几千人，阴谋作乱。姚裕派遣使者把姚弼叛逆的情形，通报给在各地任军政长官的几个哥哥，于是，姚懿在蒲坂训练军队，镇东将军、豫州刺史姚洸在洛阳训练军队，平西将军姚谌在雍城训练军队，都准备赶往长安讨伐姚弼。正在这时，姚兴病情好转，召见文武官员，征虏将军刘羌哭着把姚弼阴谋作乱的事报告给姚兴。梁喜、尹昭请求诛杀姚弼，并且说："如果陛下不忍心杀死姚弼，也应该剥夺他的职位权力。"姚兴不得已，免除姚弼尚书令的职位，让他以将军、公爵的身份返回私宅。姚懿等人停止军事行动。

姚懿、姚洸、姚谌和姚宣都回到都城，让姚裕进宫报告姚兴，请求接见，姚兴说："你们只不过想谈论姚弼的事情而已，我已经知道了。"姚裕说："姚弼如果有可以谈论的事情，陛下应该亲自听一听；如果姚懿等人的话不符合事实，就应该用刑罚处治他们，为什么要预先拒绝他们呢？"于是，在咨议堂召见姚懿等人。姚宣流着眼泪，毫无隐瞒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姚兴说："我自己会处理这件事，这不是你们应该担忧的事。"抚军东曹属吏姜虬上奏疏说："广平公姚弼，嫌隙已经形成，谋反的情形明显，路上行人都知道。从前周文王的教化，以礼法对待嫡妻；现在圣明朝廷的祸乱，将由心爱的儿子引起，虽然想宽容掩盖，但叛逆的党羽不断地蛊惑煽动，姚弼作乱的心意怎么能够消除？应该遣散凶恶的党徒，来断绝祸患的根源。"姚兴把姜虬的奏疏拿给梁喜看，说："天下人都把我的儿子作为谈话的资料，我该如何处置呢？"梁喜说："假若真像姜虬所说的那样，陛下应早日裁断决定。"姚兴沉默不语。

10 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凉，南凉王傉檀欲讨之。邯川护军孟恺谏曰[1]："今连年饥馑，南逼炽磐，北逼蒙逊，百姓不安。远征虽克，必有后患；不如与炽磐结盟通籴，慰抚杂部，足食缮兵，俟时而动。"傉檀不从，谓太子虎台："蒙逊近去，不能猝来；旦夕所虑，唯在炽磐。然炽磐兵少易御，汝谨守乐都，吾不过一月必还矣。"乃帅骑七千袭乙弗，大破之，获马牛羊四十余万。

河南王炽磐闻之，欲袭乐都，群臣咸以为不可。太府主簿焦袭曰："傉檀不顾近患而贪远利，我今伐之，绝其西路[2]，使不得还救，则虎台独守穷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时，必不可失。"炽磐从之，帅步骑二万袭乐都。虎台凭城拒守，炽磐四面攻之。

南凉抚军从事中郎尉肃言于虎台曰："外城广大难守，殿下不若聚国人守内城[3]，肃等帅晋人拒战于外[4]，虽有不捷，犹足自存。"虎台曰："炽磐小贼，旦夕当走，卿何过虑之深？"虎台疑晋人有异心，悉召豪望有谋勇者闭之于内。孟恺泣曰："炽磐乘虚内侮，国家危于累卵。恺等进欲报恩，退顾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台曰："吾岂不知君之忠笃？惧余人脱生虑表，以君等安之耳。"

一夕，城溃，炽磐入乐都，遣平远将军捷虔帅骑五千追傉檀，以镇南将军谦屯为都督河右诸军事、凉州刺史，镇乐都；秃发赴单为西平太守，镇西平；以赵恢为广武太守，镇广武；曜武将军王基为晋兴太守，镇浩亹[5]；徙虎台

及其文武百姓万余户于枹罕。赴单，乌孤之子也。

【注释】

①邯川：城名，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南黄河北岸。

②西路：指乐都（今青海乐都）的西路，这是秃发傉檀从乙弗部落返回乐都的必经之地。

③国人：指鲜卑秃发部落中人。他们是秃发氏政权的基本力量，故称"国人"。

④晋人：指汉人，以这些汉人曾经做过晋国的臣民而得名。

⑤浩亹（mén门）：县名，治今甘肃永登西南大通河东岸。

【译文】

10 唾契汗、乙弗等部落都背叛南凉，南凉王秃发傉檀想要讨伐他们。邯川护军孟恺规劝说："现在连年发生饥荒，南面受乞伏炽磐的逼迫，北面受沮渠蒙逊的逼迫，百姓不安宁。远途征讨虽然得胜，必定留下后患；不如和乞伏炽磐缔结盟约，互相周济粮食，慰劳安抚各部落，积蓄粮食，训练军队，等待时机再采取行动。"秃发傉檀不听从，对太子秃发虎台说："沮渠蒙逊刚刚离开，不会突然前来；早晚所担忧的，只是乞伏炽磐。然而乞伏炽磐兵士少，容易抵御，你小心地守卫乐都，我不过一个月，就必定回来了。"于是率领七千骑兵袭击乙弗部落，把他们打得大败，掠取马牛羊四十多万头。

河南王乞伏炽磐听说后，想袭击乐都，臣属们都认为不可以。太府主簿焦袭说："秃发傉檀不顾近处的忧患，却贪图远处的利益，我们现在征伐他，断绝他西边的道路，使他不能返回去救援，这样，秃发虎台独力守卫孤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擒获他。这是上天灭亡秃发傉檀的时机，一定不能失去。"乞伏炽磐听从他的意见，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袭击乐都。秃发虎台凭借城池固守，乞伏磐四面围攻。

南凉抚军从事中郎尉肃向秃发虎台进言说："外城太大，难以据守，殿下不如聚集您的同族人守卫内城，我们几个人率领汉人在外面抵御作战，虽然不能获胜，还足以保存自己。"秃发虎台说："乞伏炽磐这一小股贼寇，早晚就要逃走，你为什么如此过分忧虑呢？"秃发虎台怀疑汉人有二心，把豪门望族中有智谋有勇力的人全部关在内城。孟恺哭着说："乞伏炽磐趁我们内部空虚欺侮我们，国家处境极其危险。我们进一步想报答国家的恩惠，退一步要顾及妻子儿女的安危，人人想尽死效力，而殿下怎么竟然怀疑到这种地步呢？"秃发虎台说："我哪里不知道你的忠诚笃实？只是担心其他人万一发生意外，以你们来安抚他们而已。"

一天晚上，城池崩溃，乞伏炽磐进入乐都，派遣平远将军捷虔率领五千骑兵追赶秃发傉檀，委派镇南将军谦屯担任都督河右诸军事、凉州刺史，镇守乐都；秃发赴单担任西平太守，镇守西平；委派赵恢担任广武太守，镇守广武；曜武将军王基担任晋兴太守，镇守浩亹；把秃发虎台和他的文武官员、百姓一万多户迁到枹罕。秃发赴单，是秃发乌孤的儿子。

11 河间人褚匡言于燕王跋曰："陛下龙飞辽、碣[1]，旧邦族党，倾首朝阳[2]，以日为岁，请往迎之。"跋曰："道路数千里，复隔异国，如何可致？"匡曰："章武临海[3]，舟楫可通，出于辽西临渝[4]，不为难也。"跋许之，以匡为游击将军、中书侍郎，厚资遣之。匡与跋从兄买、从弟睹自长乐帅五千余户归于和龙[5]，契丹、库莫奚皆降于燕。跋署其大人为归善王。跋弟丕避乱在高句丽，跋召之，以为左仆射，封常山公。

12 柔然可汗斛律将嫁女于燕，斛律兄子步鹿真谓斛律曰："幼女远嫁忧思，请以大臣树黎等女为媵[6]。"斛律不许。步鹿真出，谓树黎等曰："斛律欲以汝女为媵，远适他国。"树黎恐，与步鹿真谋使勇士夜伏于斛律穹庐之后，伺其出而执之，与女皆送于燕，立步鹿真为可汗而相之。

初，社仑之徙高车也[7]，高车人叱洛侯为之乡导以并诸部，社仑德之，以为大人。步鹿真与社仑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为主。"大檀者，社仑季父仆浑之子也，领别部镇西境，素得众心。步鹿真归而发兵围叱洛侯，叱洛侯自杀。遂引兵袭大檀，大檀逆击，破之，执步鹿真及社拔，杀之，自立为可汗，号牟汗纥升盖可汗。

斛律至和龙，燕王跋赐斛律爵上谷侯，馆之辽东，待以客礼，纳其女为昭仪。斛律上书请还其国，跋曰："今弃国万里，又无内应，若以重兵相送，则馈运难继，兵少则不足成功，如何可还？"斛律固请，曰："不烦重兵，愿给三百骑，送至敕勒[8]，国人必欣然来迎。"跋乃遣单于前辅万陵帅骑三百送之。陵惮远役，至黑山[9]，杀斛律而还。大檀亦遣使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于燕。

13 六月，泰山太守刘研等帅流民七千余家，河西胡酋刘遮等帅部落万余家，皆降于魏。

14 戊申，魏主嗣如豺山宫；丁亥[10]，还平城。

【注释】

①辽、碣:指辽山、碣石山。辽山,即今辽宁清原东北三通背岭;碣石山,即今河北昌黎西北仙台山。二者并称,泛指今辽河流域及其以东地区。

②"旧邦"二句:冯跋是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长乐在辽、碣之西,故褚匡称长乐宗族乡党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翘首远望。

③章武:郡国名,治今河北大城。

④临渝:县名,治今辽宁抚宁东榆关站。

⑤和龙:城名,在今辽宁朝阳。

⑥媵(yìng 映):陪嫁的人。

⑦"社仑"句:郁久闾社仑迁到高车部落故地,见本书第112卷晋安帝元兴元年。

⑧敕勒:部落名,又称铁勒、高车,其时居住在贝加尔湖南。

⑨黑山:山名,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⑩丁亥:六月己丑朔,无丁亥。

【译文】

11 河间人褚匡向燕王冯跋进言说:"陛下在辽、碣登上帝位,故土的宗族乡党,翘首东望,度日如年,请求前往迎接他们。"冯跋说:"道路相距几千里,又隔着别的国家,怎么能迎接到?"褚匡说:"章武靠近海边,船只可以航行,渡河到辽西临渝,不算太难。"冯跋答应了,委派褚匡担任游击将军、中书侍郎,给予丰厚的资财,派他前去。褚匡和冯跋的堂兄冯买、堂弟冯睹,从长乐率领五千多户回到和龙。契丹、库莫奚部落都向燕国投降,冯跋封他们的大人为归善王。冯跋的弟弟冯丕当时尚在高句丽逃避战乱,冯跋召他回来,任命为左仆射,封为常山公。

12 柔然可汗郁久闾斛律将要把女儿嫁给燕王,郁久闾斛律哥哥的儿子郁久闾步鹿真对他说:"年青的女儿嫁到远方,令人担忧思念,请求把大臣树黎等人的女儿做为陪嫁的侍妾。"郁久闾斛律不答应。郁久闾步鹿真退出后,对树黎等人说:"郁久闾斛律想把你们

的女儿做陪嫁的侍妾，远远地送到别国。”树黎恐惧，和郁久闾步鹿真策划，派勇士在夜晚埋伏在郁久闾斛律的毡帐后面，等他出来时捉住他，把他和他的女儿都送给燕王。树黎拥立郁久闾步鹿真为可汗，自己做宰相。

当初，郁久闾社仑迁徙到高车，高车人叱洛侯做他的向导，兼并了各部落，郁久闾社仑感激他，任命他为大人。郁久闾步鹿真和郁久闾社仑的儿子郁久闾社拔一起到叱洛侯家中，奸淫他的年青的妻子，他的妻子告诉郁久闾步鹿真说：“叱洛侯想拥戴郁久闾大檀为可汗。”郁久闾大檀，是郁久闾社仑的叔父郁久闾仆浑的儿子，统领别部镇守西部地区，一向很得人心。郁久闾步鹿真回去后，调集军队围攻叱洛侯，叱洛侯自杀。郁久闾步鹿真于是又率领军队袭击郁久闾大檀，郁久闾大檀迎击，打败了他们，活捉郁久闾步鹿真和郁久闾社拔，杀了他俩，自立为可汗，称作牟汗纥升盖可汗。

郁久闾斛律到达和龙，燕王冯跋赐予郁久闾斛律上谷侯的爵位，把他安置在辽东，以宾客的礼仪接待，娶他的女儿为昭仪。郁久闾斛律上奏章请求回到自己的国家，冯跋说：“现在距离你的国家有一万里，又没有内部的接应，如果用大规模军队送你返回，粮食运输难以接济上，兵士太少又不能成功，怎么能返回？”郁久闾斛律执意请求，说：“不必动用大规模军队，希望给予三百名骑兵，送到敕勒，国中人士肯定会高兴地来迎接。”冯跋于是派遣单于前辅万陵率领三百名骑兵护送他。万陵畏惧远途跋涉，到达黑山，杀了郁久闾斛律之后返回。郁久闾大檀也派遣使者，献给燕国三千匹马、一万只羊。

13 六月，晋国泰山太守刘研等人率领流亡的民众七千多家、河西胡人首领刘遮等人率领部落一万多家，都投降魏国。

14 二十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豺山宫；丁亥日，返回平城。

15 乐都之溃也;南凉安西将军樊尼自西平奔告南凉王傉檀,傉檀谓其众曰:"今妻子皆为炽磐所虏,退无所归,卿等能与吾藉乙弗之资,取契汗以赎妻子乎?"乃引兵西;众多逃还,傉檀遣镇北将军段苟追之,苟亦不还。于是将士皆散,唯樊尼与中军将军纥勃、后军将军洛肱、散骑侍郎阴利鹿不去,傉檀曰:"蒙逊、炽磐昔皆委质于吾[1],今而归去,不亦鄙乎?四海之广,无所容身,何其痛也!与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长兄之子[2],宗部所寄;吾众在北者户垂一万,蒙逊方招怀士民,存亡继绝,汝其从之;纥勃、洛肱亦与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适不容,宁见妻子而死!"遂归于炽磐,唯阴利鹿随之。傉檀谓利鹿曰:"吾亲属皆散,卿何独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归;然委质为臣,忠孝之道,难以两全。臣不才,不能为陛下泣血求救邻国[3],敢离左右乎?"傉檀叹曰:"知人固未易。大臣亲戚皆弃我去,今日忠义终始不亏者,唯卿一人而已!"

傉檀诸城皆降于炽磐,独尉贤政屯浩亹,固守不下。炽磐遣人谓之曰:"乐都已溃,卿妻子皆在吾所,独守一城,将何为也?"贤政曰:"受凉王厚恩为国藩屏。虽知乐都已陷,妻子为禽,先归获赏,后顺受诛;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归命;妻子小事,岂足动心?若贪一时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炽磐乃遣虎台以手书谕之,贤政曰:"汝为储副,不能尽节,面缚于人,弃父忘君,堕万世之业,贤政义士,岂效汝乎?"闻傉檀至左南[4],乃降。

炽磐闻傉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宾之礼。秋,七月,

炽磐以傉檀为骠骑大将军，赐爵左南公，南凉文武，依才铨叙。岁余，炽磐使人鸩傉檀；左右请解之，傉檀曰："吾病岂宜疗邪？"遂死，谥曰景王。虎台亦为炽磐所杀。傉檀子保周、贺，俱延子覆龙，利鹿孤孙副周，乌孤孙承钵。皆奔河西王蒙逊，久之，又奔魏。魏以保周为张掖王，覆龙为酒泉公，贺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钵昌松公。魏主嗣爱贺之才，谓曰："卿之先与朕同源，赐姓源氏。"

【注释】

①"蒙逊"句：沮渠蒙逊向秃发利鹿孤称臣，见本书第112卷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乞伏炽磐父子归依秃发利鹿孤，见本书第111卷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

②"樊尼"句：秃发樊尼大概是秃发乌孤的儿子。

③"不能"句：本句暗引春秋时期申包胥之事。申包胥，楚国公族。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五战及郢"（今湖北江陵北），申包胥奉命至秦求援，站立秦廷，痛哭七日七夜，勺饮不入口，秦终于出车五百乘，援楚复国。

④左南：县名，治今青海民和西北黄河北岸。

【译文】

15 乐都崩溃时，南凉安西将军秃发樊尼从西平赶去禀报南凉王秃发傉檀，秃发傉檀对他的部众说："现在妻子儿女都被乞伏炽磐俘虏，想退没有可去的地方，你们能和我凭借乙弗的力量，攻取契汗来赎回妻子儿女吗？"于是率领军队向西行进；部众有很多人逃回，秃发傉檀派遣镇北将军段苟追赶他们，段苟也一去不复返。于是，将领士兵都逃散了，只有秃发樊尼和中军将军秃发纥勃、后军将军秃发洛肱、散骑侍郎阴利鹿没有离开，秃发傉檀说："沮渠蒙逊、乞伏炽磐往日都送人质给我们，现在去归顺他，不也是很可耻

的事吗？四海广阔，没有地方容身，是何等的痛心！与其聚集在一起共同去死，不如分散开，有的还能保全性命。秃发樊尼，是我大哥的儿子，身上寄托着宗族的希望；我们在北方的部众户数将近一万，沮渠蒙逊正在招徕、安抚官吏百姓，使灭亡的国家复存，使断绝的后嗣再续，你就去跟从他吧！秃发纥勃、秃发洛肱也和秃发樊尼一起去。我年纪老了，到什么地方都无人接纳，宁可见到妻子儿女后去死！"于是归降乞伏炽磐，只有阴利鹿跟随他。秃发傉檀对阴利鹿说："我的亲属全都逃散，你为什么独自留下来？"阴利鹿说："臣下年老的母亲在家中，不是不想回去；不过委身做臣子，忠孝的道义，难以两相保全。臣下没有才能，不能替陛下悲痛地哭泣，请求邻国的救助，哪敢离开陛下的身边呢？"秃发傉檀叹息说："了解一个人实在不容易。大臣亲戚都抛弃我而离开，到现在还尽忠仗义、始终不辜负我的，只有你一人而已！"

秃发傉檀的各个城池都投降乞伏炽磐，只有尉贤政驻扎在浩亹，顽强坚守不投降。乞伏炽磐派人对他说："乐都已经崩溃，你的妻子儿女都在我这里，独自守卫一座城池，是为了什么呢？"尉贤政说："我蒙受凉王的深厚恩情，做国家的藩篱屏障。虽然知道乐都已经陷落，妻子儿女被擒获，先归顺的获得赏赐，后归顺的遭到诛杀；但是不知道主上的存亡，不敢归顺听命；妻子儿女是小事情，哪里值得为之动摇意志？如果贪图一时的利益，忘记受主上托付的重任，大王又哪能任用这种人呢？"乞伏炽磐于是命令秃发虎台用亲笔信晓谕他，尉贤政说："你是储君，不能尽心竭力，保全节操，双手反绑，投降别人，背弃父亲，忘记君主，毁掉万代的基业，我是忠义的人，怎么能效法你？"听说秃发傉檀到了左南，才投降。

乞伏炽磐听说秃发傉檀到达，派遣使者到郊外迎接，以上等宾客的礼仪接待。秋，七月，乞伏炽磐委派秃发傉檀担任骠骑大将军，赐爵为左南公，南凉的文武官员，依据才能选拔任用。一年多以后，乞伏炽磐派人毒死秃发傉檀；左右的人请求为他解毒，秃发傉檀

说："我的病哪里能治疗呢？"于是死去，谥号为景王。秃发虎台也被乞伏炽磐杀死。秃发傉檀的儿子秃发保周、秃发贺，秃发俱延的儿子秃发覆龙，秃发利鹿孤的孙子秃发副周，秃发乌孤的孙子秃发承钵，都投奔河西王沮渠蒙逊，过了一段时间，又投奔魏国。魏国封秃发保周为张掖王，秃发覆龙为酒泉公，秃发贺为西平公，秃发副周为永平公，秃发承钵为昌松公。魏国君主拓跋嗣喜爱秃发贺的才能，对他说："你的祖先和我是同一个起源，给你赐姓为源氏。"

16 八月，戊子，魏主嗣遣马邑侯陋孙使于秦，辛丑，遣谒者于什门使于燕，悦力延使于柔然。于什门至和龙，不肯入见，曰："大魏皇帝有诏，须冯王出受，然后敢入。"燕王跋使人牵逼令入；什门见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项，什门曰："冯王拜受诏，吾自以宾主致敬，何苦见逼邪？"跋怒，留什门不遣，什门数众辱之。左右请杀之，跋曰："彼各为其主耳。"乃幽执什门，欲降之，什门终不降。久之，衣冠弊坏略尽，虮虱流溢[1]；跋遗之衣寇，什门皆不受。

17 魏主嗣以博士王谅为平南参军，使以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尉太真书与太尉裕相闻[2]。太真，古真之弟也。

18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19 冬，十月，河南王炽磐复称秦王，置百官。

20 燕主跋与夏连和，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乌洛孤如燕莅盟[3]。

21 十一月，壬午，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

财，非家所赍，悉簿为赃。

22 西秦王炽磐立妃秃发氏为后。

23 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击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冻死及堕指者什二三。

24 河内人司马顺宰自称晋王，魏人讨之，不克。

25 燕辽西公素弗卒，燕王跋比葬七临之。

26 是岁，司马国璠兄弟聚众数百潜渡淮，夜入广陵城。青州刺史檀祗领广陵相，国璠兵直上听事，祗惊出，将御之，被射伤而入，谓左右曰："贼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备；但击五鼓[4]，彼惧晓，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国璠兵果走。

27 魏博士祭酒崔浩为魏主嗣讲《易》及《洪范》[5]，嗣因问浩天文、术数[6]；浩占决多验，由是有宠，凡军国密谋皆预之。

28 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为王后，子璝为太子；封子延为阳平公，昌为太原公，伦为酒泉公，定为平原公，满为河南公，安为中山公。

【注释】

①虮(jǐ几)：虱子的卵。

②相州：州名，治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

③"夏王"句：按春秋时惯例，列国之间释仇通好，国君不参加会盟，必派使臣参加。赫连勃勃与燕会盟，即循此例。

④"但击"句：古代都市中，设更夫打更，击鼓一声代表一更天，以下依次类推，直至五更。五更是天快亮的时候，故檀祗派人击鼓五声，使司马国璠误以为天快亮而撤退。

⑤《洪范》:《尚书》篇名。相传为商末箕子所作,以此向周武王陈述天地间的大法。

⑥术数: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断人事吉凶,如占候、卜筮、星命等。

【译文】

16 八月,初一,魏国君主拓跋嗣派遣马邑侯陋孙出使秦国,十四日,派遣谒者于什门出使燕国,悦力延出使柔然。于什门到达和龙,不肯入宫拜见,说:"大魏皇帝有诏书,等冯王出来拜受,然后才敢入宫。"燕王冯跋派人牵着他,逼迫他入宫;于什门见到冯跋不叩拜,冯跋派人按下他的颈项,于什门说:"冯王叩拜接受诏书,我自然以宾客主人的礼节向冯王施礼,何必如此逼迫我呢?"冯跋发怒,扣留于什门,不放他回去,于什门多次当众侮辱冯跋。左右的人请求杀掉于什门,冯跋说:"他不过是效忠他的主子而已。"于是囚禁于什门,想降服他,于什门始终不投降。过了一段时间,于什门的衣服帽子都破烂了,虮子、虱子遍布全身;冯跋送给他衣服帽子,于什门都不接受。

17 魏国君主拓跋嗣委派博士王谅担任平南参军,命令他拿着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尉太真写给晋国太尉刘裕的信,到晋国互通音讯。尉太真,是尉古真的弟弟。

18 九月,初一,发生日食。

19 冬,十月,河南王乞伏炽磐又称为秦王,设置文武官员。

20 燕王冯跋和夏国结成盟国,夏王赫连勃勃派遣御史中丞乌洛孤前往燕国,参与盟誓。

21 十一月,二十七日,魏国君主拓跋嗣派遣使者巡视各州,核查郡守县令的财产,凡不是从家里携带的东西,都作为赃物登记。

22 西秦王乞伏炽磐立妮子秃发氏为王后。

23 十二月,初一,柔然可汗郁久闾大檀侵犯魏国;十一日,魏国

君主拓跋嗣向北反击他。郁久闾大檀逃走，拓跋嗣派遣奚斤等人追击，遇上大雪天气，士兵冻死的和冻掉手指的，占十分之二三。

24 河内人司马顺宰自称为晋王，魏国人讨伐他，没有取胜。

25 燕国辽西公冯素弗去世，燕王冯跋在他安葬前，七次前往哀悼、痛哭。

26 这一年，司马国璠兄弟聚集部众几百人，偷偷渡过淮河，在夜晚进入广陵城。青州刺史檀祗兼任广陵相，司马国璠的兵士一直进入厅堂，檀祗震惊，出来观察，打算抵御他们，却被射伤，然后退了回去，对左右的人说："贼寇趁天黑才能进来，想在我们不防备时突袭；只管敲鼓五声，他们害怕天亮，必定会逃走。"左右的人照他的话去做，司马国璠的兵士果然逃走。

27 魏国博士祭酒崔浩替魏国君主拓跋嗣讲解《易经》和《洪范》，拓跋嗣于是向崔浩询问天象变化、占卜预测之类的道理；崔浩占卜吉凶，大多应验，因此受到宠幸，凡是军政大事的秘密策划，都让他参预。

28 夏王赫连勃勃立夫人梁氏为王后，儿子赫连瑞为太子；封儿子赫连延为阳平公，赫连昌为太原公，赫连伦为酒泉公，赫连定为平原公，赫连满为河南公，赫连安为中山公。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一十七

晋纪三十九　起旃蒙单阏，尽柔兆执徐，凡二年。

安皇帝壬

义熙十一年

1 春，正月，丙辰，魏主嗣还平城。

2 太尉裕收司马休之次子文宝、兄子文祖，并赐死；发兵击之。诏加裕黄钺，领荆州刺史。庚午，大赦。

3 丁丑，以吏部尚书谢裕为尚书左仆射。

4 辛巳，太尉裕发建康。以中军将军刘道怜监留府事，刘穆之兼右仆射；事无大小，皆决于穆之。又以高阳内史刘钟领石头戍事，屯冶亭[1]。休之府司马张裕、南平太守檀范之闻之，皆逃归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鲁宗之自疑不为太尉裕所容，与其子竟陵太守轨起兵应休之。二月，

休之上表罪状裕,勒兵拒之。

裕密书招休之府录事参军南阳韩延之,延之复书曰:"承亲帅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惶骇。辱疏,知以谯王前事[2],良增叹息。司马平西体国忠贞[3],款怀待物。以公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表逊位;况以大过,而当嘿然邪?前已表奏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正当如此;而遽兴兵甲,所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4]?'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士!来示云'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处怀期物,自有由来'者乎?刘藩死于闾阖之门,诸葛毙于左右之手[5];甘言诧方伯,袭之以轻兵[6];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贵府将佐及朝廷贤德,寄命过日。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7]。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8]。不复多言。"裕视书叹息,以示将佐曰:"事人当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翘,字显宗,乃更其字曰显宗,名其子曰翘,以示不臣刘氏。

5 琅邪太守刘朗帅二千余家降魏。

【注释】

①冶亭:地名,在今江苏南京东门至蒋山之间。

②"知以"句:谯王,指司马文思。司马文思之事,见本书第116卷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

③司马平西：指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其时担任平西将军。

④“所谓”句：这是春秋时晋国大夫里克说过的一句话，语见《左传》僖公十年。

⑤“刘藩”二句：阊阖(chāng hé 昌合)之门：皇宫的正门。刘藩、诸葛长民之死，分见本书第116卷晋安帝义熙八年、九年(公元412、413年)。

⑥“甘言”二句：指袭击刘毅之事，见本书第116卷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

⑦“比迹”句：都僧施原为丹杨尹，随刘毅西上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其事详见本书第116卷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

⑧“当与”句：臧洪(公元160～195年)，东汉末官吏。字子源，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东)人。年十五，以父功任童子郎，举孝廉，补即丘长。董卓专权时，他说服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等联兵讨卓。后归袁绍，任青州刺史，徙东郡太守。因事与袁绍结怨，被袁绍围困于东郡，城破被杀。臧洪不负旧日长官张超、拒绝投降袁绍之事，详见本书第61卷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

【译文】

晋纪三十九　起乙卯(公元415年)，止丙辰(公元416年)，共二年。

安皇帝壬

义熙十一年(乙卯，公元415年)

1 春，正月，初二，魏国君主拓跋嗣回到平城。

2 太尉刘裕逮捕司马休之的次子司马文宝、司马休之哥哥的儿子司马文祖，一并赐令他们自杀；调发军队攻打司马休之。皇帝下诏加授黄钺给刘裕，任命他兼任荆州刺史。十六日，大赦天下。

3 二十三日，委派吏部尚书谢裕担任尚书左仆射。

4 二十七日，太尉刘裕从建康出发。委派中军将军刘道怜担任监留府事，刘穆之兼任右仆射；政事无论大小，都由刘穆之决定。又委派高阳内史刘钟兼领石头城戍守事务，驻扎在冶亭。司马休之府中

司马张裕、南平太守檀范之听说后，都逃回建康。张裕，是张邵的哥哥。雍州刺史鲁宗之疑心自己不会为太尉刘裕所容忍，和他的儿子竟陵太守鲁轨起兵，响应司马休之。二月，司马休之上奏章列举刘裕的罪状，统领军队抵御刘裕。

刘裕秘密写信，招诱司马休之府中录事参军南阳人韩延之，韩延之回信说："承蒙你亲自统领兵马，远远地踏上西部地区，全境内的官吏百姓，无不恐惶惊骇。你屈尊给我来信，使我知道出兵是因为谯王以前的事，实在使我增添了不少感叹。司马平西尽心国事，忠诚坚贞，胸襟开阔，待人诚恳。因你有匡正旧恶、复兴王室的功绩，国家靠你得到拯救，所以推心置腹，以诚相见，每件事都征询尊重你的意见。谯王往日因微小的事情被弹劾，司马平西还自己上奏章请求免职；何况是有大的过错，他能保持沉默吗？前次已经上奏章废黜谯王，所没有做的只是夺取谯王的性命而已。拿出真心诚意相待，也只应该这样做；你却匆忙调动军队，就如古人说的'想给别人加上罪名，何愁找不到借口呢？'刘裕足下，四海以内的人，谁人看不清你这个心思？你却还要欺骗国中才能出众的人！来信说'诚挚待人，历来如此'，现在征伐人家的长官，却以利益引诱人家，难道这真可以说是'诚挚待人，历来如此'吗？刘藩死在皇宫正门外，诸葛长民死在你身边的人手中；先用甜言蜜语欺诳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再用轻装的军队袭击他；于是使你坐席上没有诚信的人，京城外没有对你放心的诸侯，你却自以为得计，实在太可耻了！你府中的将领僚属和朝廷中贤明有德的人，不能自主，苟且度日。我实在庸俗浅薄，但曾从有德行的君子那里学过做人的道理，像司马平西这种有崇高德行的人，怎能没有甘愿为他献出生命的部属呢？我一定不能自己投向虎口，否则，和郗僧施那些人同一行迹，是很清楚的。假使上天助长制造死丧祸乱的人，各家学术纷争，我将和臧洪一同游于九泉之下。不再多说了。"刘裕看到回信，为之叹息，拿给他的将领僚属们看，说："侍奉主人，就应该像这样。"韩延之因

刘裕的父亲名叫刘翘，表字显宗，于是改自己的表字为显宗，给他的儿子取名为韩翘，以此来表示不向刘氏屈服。

5 琅邪太守刘朗率领二千多家，投降魏国。

6 庚子，河西胡刘云等帅数万户降魏。

7 太尉裕使参军檀道济、朱超石将步骑出襄阳。超石，龄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刘虔之将兵屯三连，立桥聚粮以待，道济等积日不至。鲁轨袭击虔之，杀之。裕使其婿振威将军东海徐逵之统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为前锋，出江夏口[1]。逵之等与鲁轨战于破冢，兵败，逵之、允之、渊子皆死，独蒯恩勒兵不动。轨乘胜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渊子，林子之兄也。

裕军于马头[2]，闻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帅诸将济江。鲁轨、司马文思将休之兵四万，临峭岸置陈，军士无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诸将谏，不从，怒愈甚。太尉主簿谢晦前抱持裕，裕抽剑指晦曰："我斩卿！"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建武将军胡藩领游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录来，欲斩之。藩顾曰："正欲击贼，不得奉教！"乃以刀头穿岸，劣容足指，腾之而上；随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战。休之兵不能当，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溃，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轨留石城。裕命阆中侯下邳赵伦之、太尉参军沈林之攻之；遣武陵内史王镇恶、以舟师追休之等。

有群盗数百夜袭冶亭，京师震骇；刘钟讨平之。

8 秦广平公弼谮姚宣于秦王兴，宣司马权丕至长安，兴责以不能辅导，将诛之；丕惧，诬宣罪恶以求自免。兴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狱，命弼将三万人镇秦州。尹昭曰："广平公与皇太子不平，今握强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讳，社稷必危。'小不忍，乱大谋[3]'，陛下之谓也。"兴不从。

9 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执守将姚逵，坑士卒二万人。秦王兴如北地，遣广平公弼及辅国将军敛曼嵬向新平，兴还长安。

10 河西王蒙逊攻西秦广武郡，拔之。西秦王炽磐遣将军乞伏魋尼寅邀蒙逊于浩亹[4]，蒙逊击斩之；又遣将军折斐等帅骑一万据勒姐岭[5]，蒙逊击禽之。

11 河西饥胡相聚于上党，推胡人白亚栗斯为单于，改元建平。以司马顺宰为谋主[6]，寇魏河内。夏，四月，魏主嗣命公孙表等五将讨之。

【注释】

①江夏口：地名，在今湖北监利西，即古夏水通长江之口。

②马头：城名，在今湖北公安西北，北与江陵隔长江相望。

③"小不忍"二句：语出《论语·卫灵公篇》。大谋，大的计划或决策。二句意为在小问题上不忍耐，会把大局搞乱。

④魋(tuí 颓)。

⑤勒姐岭：地名，一作勒且岭，在今青海乐都西南。

⑥"以司马"句：司马顺宰起兵事，见本书第116卷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

【译文】

6 十六日，河西胡人刘云等人率领几万户投降魏国。

7 太尉刘裕命令参军檀道济、朱超石率领步兵骑兵，出兵到襄阳。朱超石，是朱龄石的弟弟。江夏太守刘虔之率兵驻扎在三连，修筑桥梁，聚积粮食，等待他们到来，檀道济等人却过了很多天没有赶到。鲁轨袭击刘虔之，杀了他。刘裕命令他的女婿振威将军东海人徐逵之，统领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做前锋，出兵到江夏口。徐逵之等人和鲁轨在破冢交战，军队失败，徐逵之、王允之、沈渊子全都战死，只有蒯恩指挥兵士，稳住了阵脚。鲁轨乘胜奋力攻打，没有攻下来，才退走。沈渊子，是沈林子的哥哥。

刘裕驻扎在马头，听说徐逵之战死，十分愤怒；三月，二十九日，率领各将领渡过长江。鲁轨、司马文思率领司马休之的四万军队，依傍陡峭的河岸布置军阵，刘裕的兵士没有能攀登上去的。刘裕亲自披上铠甲，想要攀登，各将领规劝，他不听从，怒气更大。太尉主簿谢晦上前抱住刘裕，刘裕抽出佩剑指着谢晦说："我杀死你！"谢晦说："天下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您！"建武将军胡藩带领流动的军队，正在江津，刘裕召唤胡藩，让他攀登，胡藩有迟疑的神色。刘裕命令左右的人把他抓来，要杀掉他。胡藩回头说："正想要攻打贼寇，不能接受这个命令！"于是用刀尖在河岸戮出小洞，勉强能容纳脚趾，踩着小洞飞身而上；跟随他上去的人逐渐增多。上岸后，勇往直前，奋力作战。司马休之的军队抵挡不住，渐渐后退。刘裕的军队乘机猛攻，司马休之的军队大败，于是攻下江陵。司马休之、鲁宗之都向北逃走，鲁轨留守石城。刘裕命令阆中侯下邳人赵伦之、太尉参军沈林之攻打鲁轨；派遣武陵内史王镇恶率领水军追击司马休之等人。

几百名盗贼在夜晚袭击冶亭，京城人心震动恐惧；刘钟讨伐，平定了他们。

8 秦国广平公姚弼在秦王姚兴面前诬陷姚宣，姚宣的司马权丕

到达长安,姚兴责备他不能辅佐引导姚宣,准备杀了他;权丕畏惧,诬告姚宣犯罪,来谋求免除自己的死罪。姚兴发怒,派遣使者到杏城,逮捕姚宣,关进监狱,命令姚弼率领三万人镇守秦州。尹昭说:"广平公和皇太子不和,现在在外地掌握强大的军队,陛下一旦逝世,国家必定有危难。'小问题不忍耐,会把大局搞乱',就是说陛下的吧!"姚兴不听从。

9 夏王赫连勃勃攻打秦国的杏城,攻下来了,活捉守卫的将领姚逵,活埋兵士二万人。秦王姚兴前往北地,派遣广平公姚弼和辅国将军敛曼嵬率军开往新平,姚兴返回长安。

10 河西王沮渠蒙逊攻打西秦的广武郡,攻下来了。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将军乞伏魋尼寅,到浩亹阻击沮渠蒙逊,沮渠蒙逊反击,杀了他。乞伏炽磐又派遣将军折斐等人率领一万骑兵,据守勒姐岭,沮渠蒙逊反击,擒获折斐等人。

11 河西遭受饥荒的胡人聚集在上党,推举胡人白亚栗斯为单于,改年号为建平。以司马顺宰为主要谋士,进犯魏国河内郡。夏,四月,魏国君主拓跋嗣命令公孙表等五名将领讨伐他们。

12 青、冀二州刺史刘敬宣参军司马道赐,宗室之疏属也。闻太尉裕攻司马休之,道赐与同府辟闾道秀、左右小将王猛子谋杀敬宣[1],据广固以应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语,左右悉出户。猛子逡巡在后,取敬宣备身刀杀敬宣。文武佐吏即时讨道赐等,皆斩之。

13 己卯,魏主嗣北巡。

14 西秦王炽磐子元基自长安逃归,炽磐以为尚书左仆射。

15 五月，丁亥，魏主嗣如大甯。

16 赵伦之、沈林子破鲁轨于石城，司马休之、鲁宗之救之不及，遂与轨奔襄阳，宗之参军李应之闭门不纳。甲午，休之、宗之、轨及谯王文思、新蔡王道赐、梁州刺史马敬、南阳太守鲁范俱奔秦[2]。宗之素得士民心，争为之卫送出境。王镇恶等追之，尽境而还。

初，休之等求救于秦、魏，秦征虏将军姚成王及司马国璠引兵至南阳，魏长孙嵩至河东，闻休之等败，皆引还。休之至长安，秦王兴以为扬州刺史，使侵扰襄阳。侍御史唐盛言于兴曰："据符谶之文，司马氏当复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于外，犹纵鱼于渊也；不如以高爵厚礼；留之京师。"兴曰："昔文王卒免羑里[3]，高祖不毙鸿门[4]，苟天命所在，谁能违之？脱如符谶之言，留之适足为害。"遂遣之。

17 诏加太尉裕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以兖、青二州刺史刘道怜为都督荆·湘·益·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荆州刺史。道怜贪鄙，无才能，裕以中军长史晋陵太守谢方明为骠骑长史、南郡相，道怜府中众事皆咨决于方明。方明，沖之子也。

18 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诣河西王蒙逊，谕以朝廷威德。蒙逊遣舍人黄迅诣龄石，且上表言："伏闻车骑将军裕欲清中原，愿为右翼[5]，驱除戎虏。"

19 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乌洛孤与蒙逊结盟，蒙逊遣其弟湟河太守汉平莅盟于夏。

【注释】

①同府:司马道赐与辟闾道秀同为刘敬宣的僚属,故称为同府。辟闾:复姓。

②"休之"句:本句中的司马道赐,与前文中的司马道赐不是一人。

③"告文王"句:文王,指周文王;羑(yǒu 酉)里,地名,在今河南汤阴一带。周文王曾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后释放。

④"高祖"句:高祖:指汉高祖刘邦。刘邦在鸿门脱险之事,见本书第9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

⑤右翼:正面右侧的部队。古代以西为右,右侧即西侧。

【译文】

12 青、冀二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司马道赐,是宗室中血缘关系已疏远的亲属。听说太尉刘裕攻打司马休之,司马道赐和同僚辟闾道秀、左右小将王猛子策划杀死刘敬宣,占据广固,来响应司马休之。初三,刘敬宣召见辟闾道秀,屏退其他人,单独和他谈话,身边的人都离开了房门。王猛子慢慢地走在后面,取出刘敬宣的防身佩刀杀死刘敬宣。刘敬宣手下的文武属官立即讨伐司马道赐等人,把他们全部杀死。

13 二十七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向北巡视。

14 西秦王乞伏炽磐的儿子乞伏元基从长安逃回去;乞伏炽磐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

15 五月,初五,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大甯。

16 赵伦之、沈林子在石城打败鲁轨,司马休之、鲁宗之救援他没有来得及,于是和鲁轨逃往襄阳,鲁宗之的参军李应之关上城门,不放他们进去。十二日,司马休之、鲁宗之、鲁轨和谯王司马文思、新蔡王司马道赐、梁州刺史马敬、南阳太守鲁范一起逃往秦国。鲁宗之一向很得官吏民众的欢心,都争着护送他出境。王镇恶等人追击他,到了边界就返回了。

当初,司马休之等人向秦国、魏国请求救援,秦国征虏将军姚

成王和司马国璠率领军队到达南阳，魏国长孙嵩到达河东，听说司马休之等人失败，都率领军队返回。司马休之到达长安，秦王姚兴任命他为扬州刺史，派他侵犯骚扰襄阳。侍御史唐盛向姚兴进言说："根据符命谶纬书籍的记载，司马氏将重新得到河南、洛阳地区。现在让司马休之在外地统领军队，犹如把鱼放到深水中；不如用高等爵位和厚重的礼节，把他留在京城。"姚兴说："从前周文王终于从羑里免死，汉高祖没有在鸿门丧生，如果天命垂青一个人，谁人能违抗？假如真的像符命谶纬中所说的，留下司马休之恰恰足以成为祸害。"于是派遣司马休之出了长安。

17 皇帝下诏加授太尉刘裕为太傅、扬州牧，可以带剑、穿鞋上殿，入宫朝见不必碎步快走，司仪宣读行礼仪式时不称姓名。委派兖、青二州刺史刘道怜担任都督荆·湘·益·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荆州刺史。刘道怜贪婪鄙陋，没有才能，刘裕委派中军长史晋陵太守谢方明担任骠骑长史、南郡相，刘道怜府中所有事务，都咨询谢方明，由他裁决。谢方明，是谢冲的儿子。

18 益州刺史朱龄石派遣使者前往河西王沮渠蒙逊那里，宣扬朝廷的威势和恩德。沮渠蒙逊派遣舍人黄迅前往朱龄石那里，并且上奏章说："听说车骑将军刘裕想肃清中原，我愿意做他的右翼部队，协从驱逐戎族强盗。"

19 夏王赫连勃勃派遣御史中丞乌洛孤和沮渠蒙逊缔结盟约，沮渠蒙逊派遣他的弟弟湟河太守沮渠汉平到夏国，参与盟誓。

20 西秦王炽磐率众三万袭湟河，沮渠汉平拒之，遣司马隗仁夜出击炽磐，破之。炽磐将引去，汉平长史焦昶、将军段景潜召炽磐，炽磐复攻之；昶、景因说汉平出降。仁勒壮

士百余据南门楼，三日不下，力屈，为炽磐所禽。炽磐欲斩之，散骑常侍武威段晖谏曰："仁临难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厉事君。"乃囚之。炽磐以左卫将军匹达为湟河太守，击乙弗窟乾，降其三千余户而归。以尚书右仆射出连虔为都督岭北诸军事、凉州刺史[1]；以凉州刺史谦屯为镇军大将军、河州牧。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晖又为之请，炽磐免之，使还姑臧。

21 戊午[2]，魏主嗣行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广甯[3]；秋，七月，癸未，还平城。

22 西秦王炽磐以秦州刺史昙达为尚书令，光禄勋王松寿为秦州刺史。

23 辛亥晦，日有食之。

24 八月，甲子，太尉裕还建康，固辞太傅、州牧，其余受命。以豫章公世子义符为兖州刺史。

25 丁未[4]，谢裕卒；以刘穆之为左仆射。

26 九月，己亥，大赦。

27 魏比岁霜旱，云、代之民多饥死。太史令王亮、苏坦言于魏主嗣曰："按谶书，魏当都邺，可得丰乐。"嗣以问群臣，博士祭酒崔浩、特进京兆周澹曰："迁都于邺，可以救今年之饥，非久长之计也。山东之人，以国家居广汉之地[5]，谓其民畜无涯，号曰'牛毛之众'。今留兵守旧都，分家南徙，不能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6]，情见事露，恐四方皆有轻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伤者必多。又，旧都守兵既少，屈丐、柔然将有窥窬之心[7]；举国而来，云中、

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8]，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布濩林薄之间[9]，敦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来春草生，湩酪将出[10]，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则事济矣。"嗣曰："今仓廪空竭，既无以待来秋，若来秋又饥，将若之何？"对曰："宜简饥贫之户，使就食山东；若来秋复饥，当更图之，但方今不可迁都耳。"嗣悦曰："唯二人与朕意同。"乃简国人尤贫者诣山东三州就食[11]，遣左部尚书代人周几帅众镇鲁口以安集之[12]。嗣躬耕藉田[13]，且命有司劝课农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注释】

①岭北：指洪池岭以北。洪池岭，在今甘肃武威东南。

②戊午：五月癸未朔，无戊午。

③广宁：郡名，治今河北涿鹿。

④丁未：八月壬子朔，无丁未。

⑤"以国家"句：广汉，据《北史·崔浩传》，当作"广漠"，译文据改。

⑥参居：搀杂居住。参，义同搀。

⑦屈丐：北魏对赫连勃勃的称呼。在北方语言中，屈丐是卑下的意思。

⑧"朝廷"句：从恒山到代郡，有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东南）、倒马关（在今河北唐县西北）等险阻。

⑨布濩（hù 户）：散布、遍布。

⑩湩酪（zhòng lào 众涝）：奶酪。湩，乳汁。

⑪山东三州：指定州、相州、冀州。

⑫鲁口：城名，在今河北饶阳。

⑬藉田：古时帝王在春耕前亲耕农田，以奉祀宗庙，而且含有鼓励农耕的意思。

【译文】

20 西秦王乞伏炽磐率领三万军队袭击湟河，沮渠汉平抵抗他，派遣司马隗仁在夜晚出城攻打乞伏炽磐，打败了他。乞伏炽磐准备撤退，沮渠汉平的长史焦昶、将军段景暗中招引乞伏炽磐，乞伏炽磐又发起进攻；焦昶、段景于是劝说沮渠汉平出城投降。隗仁指挥一百多名壮士据守南门城楼，三天都没被攻下来，最后力量耗尽，被乞伏炽磐擒获。乞伏炽磐想杀掉他，散骑常侍武威人段晖规劝说："隗仁面临危难不怕死，是一个忠臣，应该宽宥他，来激励侍奉君主的人。"于是把他囚禁起来。乞伏炽磐委派左卫将军匹达担任湟河太守，攻打乙弗窟乾，收降那里三千多户后返回。委派尚书右仆射出连虔担任都督岭北诸军事、凉州刺史；委派凉州刺史谦屯担任镇军大将军、河州牧。隗仁在西秦度过五年，段晖又为他求情，乞伏炽磐赦免了他，让他回到姑臧。

21 戊午日，魏国君主拓跋嗣行进到濡源，于是到达上谷、涿鹿、广甯等地；秋，七月，初二，回到平城。

22 西秦王乞伏炽磐委派秦州刺史昙达担任尚书令，光禄勋王松寿担任秦州刺史。

23 三十日，发生日食。

24 八月，十三日，太尉刘裕回到建康，坚决推辞太傅、扬州牧职务，其余的都接受诏令任命。委派豫章公世子刘义符担任兖州刺史。

25 丁未日，谢裕去世；委派刘穆之担任左仆射。

26 九月，十九日，大赦天下。

27 魏国连年下霜干旱，云中、代郡的民众很多人饿死。太史令王亮、苏坦向魏国君主拓跋嗣进言说："按谶纬书籍所说，魏国应该定都邺城，可以得到富足欢乐。"拓跋嗣征询臣属们的意见，博士祭酒崔浩、特进京兆人周澹说："迁都到邺城，可以解除今年的饥荒，但不是长久的计策。太行山以东的人，因国家居住在辽阔的沙漠地

带，以为我们的民众牲畜多得无法计算，称作是'像牛毛那样多'。现在留下军队守卫旧都城，分别迁到南方居住，不能布满各州的土地，掺杂居住在郡县之中，实情显露出来，恐怕四周的国家都会对我们产生轻视侮辱的心理；而且百姓不习惯南方的水土，得病死亡的人一定很多。另外，守卫旧都城的兵力少了，屈丐、柔然部落将产生伺隙而动的想法，集中国中所有兵力前来，云中、平城肯定危险，朝廷隔着恒山、代郡间远达一千里的险阻，难以前往救援。这样，声名和实利都要受到损害。现在住在北方，假使太行山以东有变乱，我们以轻装的骑兵南下，分布在山林草丛之中，谁能知道人数的多少？百姓望见人马急行所扬起的尘土就会畏惧服从，这就是我们国家之所以制服华夏民众的缘故啊。来年春天杂草生长，奶酪就能大量供应，加上青菜水果，等到了秋天粮食成熟，难关就度过去了。"拓跋嗣说："现在仓库已经空竭，没有办法等到来年秋天，而且，如果来年秋天又发生饥荒，该怎么办呢？"二人回答说："应该核查出饥饿贫困的家庭，让他们到太行山以东去谋生；如果来年秋天还有饥荒，将另想办法，但是目前不能迁都。"拓跋嗣高兴地说："只有你们二人和我的意见相同。"于是挑选鲜卑人中尤其贫困的家庭，到太行山以东三州去谋生，派遣左部尚书鲜卑人周儿率领部众镇守鲁口，来安置抚恤他们。拓跋嗣亲自耕种农田，并且命令主管官员鼓励、督促民众耕田种桑；第二年，粮食大丰收，民众因此富裕安乐。

28 夏赫连建将兵击秦，执平凉太守姚军都，遂入新平。广平公弼与战于龙尾堡[1]，禽之。

29 秦王兴药动[2]。广平公弼称疾不朝，聚兵于第。兴闻

之，怒，收弼党唐盛、孙玄等，杀之。太子泓请曰："臣不肖，不能缉谐兄弟，使至于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国家安，愿赐臣死；若陛下不忍杀臣，乞退就藩。"兴恻然悯之，召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与之谋，囚弼，将杀之，穷治党与；泓流涕固请，乃并其党赦之。泓待弼如初，无忿恨之色。

30 魏太史奏："荧惑在匏瓜中[3]，忽亡不知所在，于法当入危亡之国，先为童谣妖言，然后行其祸罚。"魏主嗣召名儒十余人使与太史议荧惑所诣。崔浩对曰："按《春秋左氏传》：'神降于莘[4]'，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5]，辛未之朝[6]，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二日。庚之与午，皆主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长安，荧惑必入秦矣。"众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间安知所诣？"浩笑而不应。后八十余日，荧惑出东井[7]，留守句己[8]，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9]，童谣讹言，国人不安，间一岁而秦亡。众人乃服浩之精妙。

31 冬，十月，壬子，秦王兴使散骑常侍姚敞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魏主嗣以后礼纳之；铸金人不成，乃以为夫人[10]，而宠遇甚厚。

32 辛酉，魏主嗣如沮洳城[11]；癸亥，还平城。十一月丁亥，复如豺山宫；庚子，还。

33 西秦王炽磐遣襄武侯昙达等将骑一万击南羌弥姐、康薄于赤水[12]，降之；以王孟保为略阳太守，镇赤水。

34 燕尚书令孙护之弟伯仁为昌黎尹，与其弟叱支乙拔

皆有才勇，从燕王跋起兵有功[13]，求开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杀之。进护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以慰其心，护怏怏不悦，跋鸩杀之。辽东太守务银提自以有功，出为边郡，怨望，谋外叛，跋亦杀之。

35 林邑寇交州，州将击败之。

【注释】

①龙尾堡：地名，在今陕西岐山东。

②药动：因服食寒食散而药性发作。

③荧惑：火星别名。因隐现不定，令人迷惑，故名。 匏(páo 咆)瓜：星名，一名天鸡，在天津(俗称银河)九星以南。

④"按春秋"二句：这里的《春秋左氏传》，不是目前常为人们引用的左丘明的《春秋传》，而是谶纬书籍中的一种，属神秘预言性质。 莘：地名，即莘邑，春秋虢地，在今河南陕县东南。

⑤庚午之夕：指八月十九日晚上。为与下文干支日的推算相对应，这里不作翻译。

⑥辛未之朝：指八月二十日早上。译文处理同注⑤。

⑦东井：星宿名，即井宿，有主星八颗，属双子座。

⑧句(gōu 勾)己：指荧惑星(火星)运行时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去而复来，环绕而行如同钩子形状，又可形成己字状，故称句己。

⑨昆明池：池名，西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开凿，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丰水和潏水之间，周围四十里。一为准备和昆明国作战训练水军，二为解决长安水源不足的困难。

⑩"魏主"二句：按北魏前代的传例，立嗣、立后都要由候选者亲手铸金人，根据铸成与否决定取舍。

⑪沮洳城：城名，在今河北兴和西北。

⑫赤水：河流名，即今甘肃陇西县东渭河支流赤亭水。

⑬"从燕王跋"句：起兵即诛杀慕容熙之事，详见本书第114卷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

【译文】

28 夏国赫连建率领军队攻打秦国，擒获平凉太守姚军都，于是进入新平。广平公姚弼和赫连建在龙尾堡交战，擒获了他。

29 秦王姚兴药毒发作。广平公姚弼推说有病，不进京探望，在府第聚集军队。姚兴听说后，逮捕姚弼的党羽唐盛、孙玄等人，杀了他们。太子姚泓请求说："臣下不能像父亲一样，使兄弟间和睦相处，致使姚弼到了这个地步，都是臣下的罪过。如果臣下死去而国家安定，希望赐令臣下自杀；如果陛下不忍心杀掉臣下，乞求退居封国。"姚兴心中忧伤，怜悯姚泓，召集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和他们商议，囚禁姚弼，准备杀死他，彻底追查惩治他的党羽；姚泓流着眼泪坚决请求，才赦免了姚弼和他的党羽。姚泓对待姚弼像当初一样，没有愤怒怨恨的神色。

30 魏国太史上奏："荧惑在匏瓜五星之间，忽然消失，不知到了哪里，依照推占的常法，荧惑将进入面临灭亡境地的国家所对应的天际，先造出童谣和流言来向这个国家谴告，然后再降临灾祸加以惩罚。"魏国君主拓跋嗣召集十多个著名的儒生，让他们和太史研究荧惑所到的地方。崔浩回答说："按照《春秋左氏传》：'神灵降临到莘邑'，以它降临的那一天可以推测出它所谴告的国家。庚午日的晚上，辛未日的早晨，天上阴云密布；荧惑的消失，应该是在这两天。庚和午，都指代秦地；辛代表西夷。现在姚兴占据长安，荧惑必定进入与秦地对应的天际了。"众人都发怒说："天上星辰消失，人间怎能知道它所到的地方？"崔浩笑着不回答。八十多天后，荧惑出现在东井，在那里逗留环绕，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开。秦国发生大旱灾，昆明池水枯竭，童谣传言到处出现，民心不安，过了一年，秦国灭亡。众人才佩服崔浩推占事物的精确神妙。

31 冬，十月，初二，秦王姚兴派遣散骑常侍姚敞等人送他的女儿西平公主到魏国，魏国君主拓跋嗣以皇后的礼仪迎娶她；铸金人没有成功，于是以西平公主为夫人，但对她的宠爱待遇十分厚重。

32 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沮洳城；十三日，返回平城。十一月，初八，又前往豺山宫；二十一日，返回平城。

33 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襄武侯昙达等人率领一万骑兵，到赤水攻打南羌的弥姐、康薄部落，把他们降服；委派王孟保担任略阳太守，镇守赤水。

34 燕国尚书令孙护的弟弟孙伯仁担任昌黎尹，和他的弟弟孙叱支乙拔都有才能勇力，跟随燕王冯跋起兵有功，请求开府仪同三司的职位没有得到，有怨言，冯跋把他俩都杀了。提升孙护为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来安慰他的心，孙护心中闷闷不乐，冯跋毒死了他。辽东太守务银提自认为有功劳，被调到边郡任职，心中怨恨，策划投奔外国，冯跋也杀了他。

35 林邑进犯交州，州中将领打败了他们。

十二年

1 春，正月，甲申，魏主嗣如豺山宫；戊子，还平城。

2 加太尉裕兖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1]；以世子义符为豫州刺史。

3 秦王兴使鲁宗之将兵寇襄阳，未至而卒。其子轨引兵入寇，雍州刺史赵伦之击败之。

4 西秦王炽磐攻秦洮阳公彭利和于瀰川[2]，沮渠蒙逊攻石泉以救之[3]。炽磐至沓中[4]，引还。二月，炽磐遣襄武侯昙达救石泉，蒙逊亦引去。蒙逊遂与炽磐结和亲。

5 秦王兴如华阴，使太子泓监国，入居西宫。兴疾笃，还长安。黄门侍郎尹沖谋因泓出迎而杀之。兴至，泓将出迎，

宫臣谏曰："主上疾笃，奸臣在侧，殿下今出，进不得见主上，退有不测之祸。"泓曰："臣子闻君父疾笃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对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书姚沙弥谓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舆幸广平公第；宿卫将士闻乘舆所在，自当来集，太子谁与守乎？且吾属以广平公之故，已陷名逆节，将何所自容？今奉乘舆以举事，乃杖大顺，不惟救广平之祸，吾属前罪亦尽雪矣。"沖以兴死生未可知，欲随兴入宫作乱，不用沙弥之言。

兴入宫，命太子泓录尚书事，东平公绍及右卫将军胡翼度典兵禁中[5]，防制内外。遣殿中上将军敛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内之武库。

兴疾转笃，其妹南安长公主问疾，不应。幼子耕儿出，告其兄南阳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决计。"愔即与尹沖帅甲士攻端门，敛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闭门拒战。愔等遣壮士登门，缘屋而入，及于马道。泓侍疾在咨议堂，太子右卫率姚和都率东宫兵入屯马道南。愔等不得进，遂烧端门，兴力疾临前殿，赐弼死。禁兵见兴，喜跃，争进赴贼，贼众惊忧；和都以东宫兵自后击之，愔等大败。愔逃于骊山，其党建康公吕隆奔雍，尹沖及弟泓来奔。兴引东平公绍及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入内寝，受遗诏辅政。明日，兴卒。泓秘不发丧，捕南阳公愔及吕隆、大将军尹元等，皆诛之，乃发丧，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泓命齐公恢杀安定太守吕超[6]。恢犹豫久之，乃杀之。泓疑恢有贰心，恢由是惧，阴聚兵谋作乱。泓葬兴于偶陵，谥曰文桓皇帝，庙号

高祖。

初，兴徙李闰羌三千户于安定[7]。兴卒，羌酋党容叛，泓遣抚军将军姚赞讨降之，徙其酋豪于长安，余遣还李闰。北地太守毛雍据赵氏坞以叛[8]，东平公绍讨禽之。时姚宣镇李闰，参军韦宗闻毛雍叛，说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国家之难，未可量也，殿下不可不为深虑。邢望险要[9]，宜徙据之，此霸王之资也。"宣从之，帅户三万八千，弃李闰，南保邢望。诸羌据李闰以叛，东平公绍进讨，破之。宣诣绍归罪，绍杀之。

【注释】

①二十二州：即徐、南徐、豫、南豫、兖、南兖、青、冀、幽、并、司、郢、荆、江、湘、雍、梁、益、宁、交、广、南秦等二十二州。

②强川：地名，一作强川口，在今甘肃南部西倾山南。

③石泉：地名，在今甘肃临夏西北。

④沓中：地名，在今甘肃舟曲县以西、岷县西南一带。

⑤"东平"句：姚绍，是姚兴的弟弟。

⑥"泓命"句：吕超和吕隆是兄弟，故姚泓下令杀死吕超。

⑦李闰：地名，又作李闰堡、李闰镇，在今陕西蒲城东北，为后秦重要军事据点。

⑧赵氏坞：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陕西耀县境。

⑨邢望：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陕西大荔县境。

【译文】

十二年（丙辰，公元 416 年）

1 春，正月，初六，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豺山宫；初十，回到平城。

2 朝廷加授太尉刘裕为兖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军事，总共统领二

十二州军务;委派刘裕的世子刘义符担任豫州刺史。

3 秦王姚兴命令鲁宗之率领军队进犯晋国的襄阳,鲁宗之没有到达襄阳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鲁轨率领军队进犯,雍州刺史赵伦之打败了他。

4 西秦王乞伏炽磐到溢川攻打秦国洮阳公彭利和,沮渠蒙逊攻打西秦的石泉来救援彭利和。乞伏炽磐到达沓中,率军返回。二月,乞伏炽磐派遣襄武侯乞伏昙达救援石泉,沮渠蒙逊也率领军队撤离。沮渠蒙逊于是和乞伏炽磐通婚和解。

5 秦王姚兴前往华阴,命令太子姚泓主持国政,姚泓迁入西宫居住。姚兴病重,返回长安。黄门侍郎尹沖策划在姚泓出宫迎接时乘机杀掉他。姚兴到达,姚泓将要出宫迎接,宫中臣属劝阻说:"主上病重,奸臣在他的身旁,殿下现在出去,进不能见到主上,退有难以预测的祸患。"姚泓说:"做臣属儿子的,听说君主父亲病重而安稳地坐着不出去,怎么能安心呢?"宫中臣属回答说:"保全身体来安定国家,这是最大的孝行。"姚泓这才没出去。尚书姚沙弥对尹沖说:"太子不出宫迎接,应该侍奉主上到广平公的府第;守卫宫廷的将领士兵听说主上所在的地方后,自然会来聚集,太子还有谁为他守卫呢?而且我们因广平公的缘故,名字已落入叛逆的行列,将到哪里安身?现在挟持主上而发动大事,可以依仗正当的理由,不仅解除了广平公的祸患,我们以前的罪名也全部洗刷掉了。"尹沖因为姚兴的生死还不能测知,想跟随姚兴进宫后再作乱,不采用姚沙弥的意见。

姚兴进宫,命令太子姚泓总领尚书奏事,东平公姚绍和右卫将军胡翼度在宫中掌管军队,防范内外事变。派遣殿中上将军敛曼嵬收缴姚弼府第中的铠甲武器,放进武器库房。

姚兴的病情加重,她的妹妹南安长公主来探问疾病,不回答。幼子姚耕儿出宫,告诉他的哥哥南阳公姚愔说:"主上已经逝世了,应赶快定下计策。"姚愔立即和尹沖率领披甲的战士攻打端门,敛

曼鬼、胡翼度等人统率军队，关上宫门抵抗。姚愔等人派遣强壮的兵士登上宫门，顺着房屋进去，到了后宫马道。姚泓在咨议堂伺候姚兴的疾病，太子右卫率姚和都率领东宫的兵士进去，屯驻在马道的南面。姚愔等人不能前进，于是焚烧端门，姚兴勉强支撑着到达前殿，赐令姚弼自杀。宫廷兵士看到姚兴，欢呼雀跃，争先恐后地冲向叛贼，叛贼的兵士惊恐混乱；姚和都率领东宫兵士从后面攻打，姚愔等人大败。姚愔逃到骊山，他的同党建康公吕隆逃到雍城，尹冲和弟弟尹泓前来投奔晋国。姚兴召东平公姚绍和姚赞、梁喜、尹昭、敛曼鬼进入卧室，接受遗诏辅佐朝政。第二天，姚兴去世。姚泓保守秘密，没有公告于众，逮捕南阳公姚愔和吕隆、大将军尹元等人，把他们全部诛杀后，才发布讣告，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永和。姚泓命令齐公姚恢杀死安定太守吕超。姚恢犹豫了很久，才杀了吕超。姚泓怀疑姚恢有二心，姚恢因此而畏惧，暗中聚集军队，策划发动叛乱。姚泓将姚兴安葬在偶陵，定谥号为文桓皇帝，庙号为高祖。

当初，姚兴把李闰的羌人三千户迁徙到安定。姚兴去世，羌人首领党容反叛，姚泓派遣抚军将军姚赞讨伐，降服了他们，把他们中的上层人士迁到长安，其余的遣送回李闰。北地太守毛雍占据赵氏坞反叛，东平公姚绍讨伐，擒获了他。这时，姚宣镇守李闰，参军韦宗听说毛雍反叛，劝姚宣说："主上刚即位，声威德行还不显著，国家的危难，不可估量，殿下不可不深入地考虑。邢望地势险要，应该迁到那里据守，这是成就霸王业绩的资本。"姚宣听从他的建议，率领三万八千户，放弃李闰，往南去据守邢望。各羌人部落占据李闰反叛，东平公姚绍进军讨伐，打败了他们。姚宣前往姚绍那里认罪，姚绍杀了他。

6 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严将伐秦，诏加裕领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义符为徐、兖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请启行戎路[1]，脩敬山陵；诏许之。

7 夏，四月，壬子，魏大赦，改元泰常。

8 西秦襄武侯昙达等击秦秦州刺史姚艾于上邽，破之，徙其民五千余户于枹罕。

9 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领北雍州刺史[2]。

10 六月，丁巳，魏主嗣北巡。

11 并州胡数万落叛秦，入于平阳，推匈奴曹弘为大单于，攻立义将军姚成都于匈奴堡[3]。征东将军姚懿自蒲坂讨之，执弘，送长安；徙其豪右万五千落于雍州。

12 氐王杨盛攻秦祁山，拔之，进逼秦州。秦后将军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与上邽守将姚嵩追之。夏王勃勃帅骑四万袭上邽，未至，嵩与盛战于竹岭[4]，败死。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杀秦州刺史姚军都及将士五千余人，因毁其城；进攻阴密[5]，又杀秦将姚良子及将士万余人；以其子昌为雍州刺史，镇阴密。征北将军姚恢弃安定，奔还长安，安定人胡俨等帅户五万据城降于夏。勃勃使镇东将军羊苟儿将鲜卑五千镇安定，进攻秦镇西将军姚谌于雍城，谌委镇奔长安。勃勃据雍，进掠郿城[6]。秦东平公绍及征虏将军尹昭等将步骑五万击之，勃勃退趋安定，胡俨闭门拒之，杀羊苟儿及所将鲜卑，复以安定降秦。绍进击勃勃于马鞍坂[7]，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还。勃勃归杏城。杨盛复遣兄子倦击秦，至陈仓，秦敛曼嵬击却之。夏王勃勃复遣兄子

提南侵泄阳[8]，秦车骑将军姚裕等击却之。

13 凉司马索承明上书劝凉公暠伐河西王蒙逊，暠引见，谓之曰："蒙逊为百姓患，孤岂忘之？顾势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当为孤陈之；直唱大言，使孤东讨，此与言'石虎小竖，宜肆诸市朝'者何异？"承明惭惧而退。

14 秋，七月，魏主嗣大猎于牛川，临殷繁水而还[9]；戊戌，至平城。

15 八月，丙午，大赦。

【注释】

①启行戎路：语本《诗经·小雅·六月篇》"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行（háng 航），行列。诗句大意为"大型战车有十乘，冲开敌垒勇难挡"。司马德文引用这一诗句，是请求出征之意。

②"加太尉"句：西晋初置雍州于长安，永嘉之乱后，雍州流民南至樊沔一带，孝武帝时便在襄阳侨立雍州。现在刘裕准备夺取长安，故加授北雍州刺史。

③匈奴堡：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山西临汾县或襄汾县一带。

④竹岭：地名，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

⑤阴密：县名，治今甘肃灵台西南。

⑥郿城：县名，治今陕西眉县东渭河北岸。

⑦马鞍坂：地名，在今甘肃平凉县境。

⑧泄阳：据《晋书·姚泓载记》，当作"池阳"，译文从之。池阳，县名，治今陕西泾阳县西北。

⑨殷繁水：河流名，在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北境一带。

【译文】

6 二月，朝廷加授刘裕为中外大都督。刘裕严密戒备，准备征伐秦国，皇帝诏令刘裕兼任司、豫二州刺史，委派他的世子刘义符担

任徐、兖二州刺史。琅邪王司马德文请求率领军队在前面开路，到洛阳收整王室陵墓；皇帝下诏同意。

7 夏，四月，初五，魏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泰常。

8 西秦襄武侯乞伏昙达等人到上邽，攻打秦国秦州刺史姚艾，打败了他，迁徙民众五千多家到枹罕。

9 五月，十七日，朝廷委派刘裕兼任北雍州刺史。

10 六月，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向北巡视。

11 并州胡人几万家背叛秦国，进入平阳，推举匈奴人曹弘为大单于，到匈奴堡攻打立义将军姚成都。征东将军姚懿从蒲坂讨伐他们，擒获曹弘，送往长安，迁徙他们中的豪门大族一万五千家到雍州。

12 氐王杨盛攻打秦国的祁山，攻下来了，进军逼向秦州。秦国后将军姚平救援秦州；杨盛率领军队撤退，姚平和上邽守将姚嵩追击。夏王赫连勃勃率领四万骑兵袭击上邽，还没赶到，姚嵩和杨盛在竹岭交战，战败而死。赫连勃勃攻打上邽，二十天之后，攻克了该城，杀死秦州刺史姚军都和将领士兵五千多人，随之毁坏上邽城；进军攻打阴密，又杀死秦国将领姚良子和将领士兵一万多人；委派他的儿子赫连昌担任雍州刺史，镇守阴密。征北将军姚恢放弃安定，逃回长安，安定人胡俨等人率领五万户占据城池，投降夏国。赫连勃勃命令镇东将军羊苟儿率领五千鲜卑人，镇守安定，进军到雍城，攻打秦国镇西将军姚谌，姚谌放弃他所镇守的地方，逃回长安。赫连勃勃占据雍城，进军攻打郿城。秦国东平公姚绍和征虏将军尹昭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人，回击赫连勃勃，赫连勃勃退回安定，胡俨关闭城门抗拒他，杀死羊苟儿和他所率领的鲜卑人，又献出安定，投降秦国。姚绍进军马鞍坂，攻打赫连勃勃，打败了他，追击到朝那，没有赶上就返回了。赫连勃勃回到杏城，杨盛又派遣哥哥的儿子杨倦攻打秦国，到达陈仓，秦国将领敛曼嵬打退了他。夏王赫连勃勃又派遣哥哥的儿子赫连提向南侵略池阳，秦国车骑将军姚

裕等人打退了他。

13 凉国司马索承明上奏章劝凉公李暠征伐河西王沮渠蒙逊，李暠召见索承明，对他说："沮渠蒙逊是百姓的祸患，我怎么会忘记？只是我们的力量还不能除掉他而已。你如果有一定能制服他的计策，应该向我陈述；如果只是说大话，让我向东讨伐，这和说'石虎这小子，应该在街市上杀了他'的人有什么差别？"索承明羞愧恐惧地退了出去。

14 秋，七月，魏国君主拓跋嗣在牛川大规模地打猎，直到殷繁水才返回；二十三日，到达平城。

15 八月，初一，大赦天下。

16 宁州献琥珀枕于太尉裕[1]。裕以琥珀治金创，得之大喜，命碎捣分赐北征将士。

裕以世子义符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刘穆之为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2]，入居东府，总摄内外；以太尉左司马东海徐羡之为穆之之副；左将军朱龄石守卫殿省，徐州刺史刘怀慎守卫京师，扬州别驾从事史张裕任留州事。怀慎，怀敬之弟也。

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湊，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悉皆赡举。又喜宾客，言谈赏笑，弥日无倦。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未尝独餐。尝白裕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

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外一毫不以负公。"中军咨议参军张邵言于裕曰:"人生危脆,必当远虑。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尊业如此,苟有不讳,处分云何?"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

丁巳,裕发建康,遣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军自淮、淝向许、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3],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趋武关[4],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5],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锋诸军,开巨野入河[6]。遵考,裕之族弟也。刘穆之谓王镇恶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不克关中,誓不复济江!"

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广陵辄率众至涂中掩讨亡命。刘穆之恐祗为变,议欲遣军。时檀韶为江州刺史,张邵曰:"今韶据中流,道济为军首,若有相疑之迹,则大府立危[7],不如逆遣慰劳以观其意,必无患也。"穆之乃止。

【注释】

①琥珀(hǔ pò 虎破):古代松柏树脂的化石。可以做装饰品,也可以入药。

②二府:指刘义符的中军府、监军府。监太尉留府事,当时称作监军。

③阳城:县名,治今河南登封东南。

④武关:地名,在今陕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

⑤石门: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北。

⑥巨野:地名,为大沼泽,在今山东巨野北。

⑦大府:指太尉留府,代指整个京城。

【译文】

16宁州进献琥珀枕给太尉刘裕。刘裕因琥珀可以治疗刀箭造成的创伤，得到琥珀枕后非常高兴，命令捣碎之后分别赏赐给到北方征伐的将领士兵。

刘裕委派世子刘义符担任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刘穆之担任左仆射，兼任监军、中军二府军司，搬进东府居住，总管朝廷内外事务；委派太尉左司马东海人徐羡之担任刘穆之的副手；左将军朱龄石守卫宫廷，徐州刺史刘怀慎守卫京城，扬州别驾从事史张裕担任扬州留后事。刘怀慎，是刘怀敬的弟弟。

刘穆之在内总管朝中政事，在外供给军队的需求，处理事情快如流水，没有积压拖延的事情。宾客从四面八方而来，请求和诉讼千头万绪，内外咨询禀报，屋里坐满了人；刘穆之眼睛观看文书讼辞，手中书写回涵，耳朵听别人谈话，口里还能应酬对答，互相之间没有混淆错乱，全都处理得很圆满。又喜欢客宾往来，闲谈玩赏，整日都不疲倦。稍有空闲，就练习书法，抄写书籍，对照古籍加以校正。性格奢侈豪华，吃饭一定用一丈见方的桌子，早上就预备十人的饭菜，从来没有独自一人进餐。他曾经对刘裕说："我家本来贫穷低贱，衣食不足。自从任职以来，虽然时常想到要节约减省，但早晚所需要的食物，还是嫌过于丰盛了，除此之外，没有一丝一毫对不起您的地方。"中军咨议参军张邵向刘裕进言说："人的生命脆弱，一定要有长远的考虑。假若刘穆之遭遇不幸，谁能代替他？您的功业已到这种程度，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您说该怎样处置？"刘裕说："这自然要委托给刘穆之和你了。"

十二月，刘裕从建康出发，派遣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率领步兵，从淮河、淝水向许昌、洛阳进发，派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赶往阳城，派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赶往武关，派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水军出兵到石门，从汴水进入黄河，委派冀州刺史王仲德统领前锋各军，开掘巨

野沼泽,进入黄河。刘遵考,是刘裕的远房弟弟。刘穆之对王镇恶说:"刘公现在把征伐秦国的重任交给你,你要努力呀!"王镇恶说:"我如果不攻下关中,发誓不再渡过长江!"

刘裕出发后,青州刺史檀祗从广陵擅自率领部众到涂中,讨伐逃亡的人。刘穆之担心檀祗发动变乱,商议要派遣军队。这时,檀韶担任江州刺史,张邵说:"现在檀韶占据长江中游,檀道济是北伐军队的前锋,如果有怀疑他们的迹象,太尉府马上就有危险,不如先派遣使者慰劳檀祗,来观察他的意向,这样一定没有祸患。"刘穆之于是停止了军事行动。

17 初,魏主嗣使公孙表讨白亚栗斯,曰:"必先与秦洛阳戍将相闻,使备河南岸,然后击之。"表未至,胡人废白亚栗斯,更立刘虎为率善王。表以胡人内自携贰,势必败散,遂不告秦将而击之,大为虎所败,士卒死伤甚众。

嗣谋于群臣曰:"胡叛逾年,讨之不克,其众繁多,为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复发兵,妨民农务,将若之何?"白马侯崔宏曰:"胡众虽多,无健将御之,终不能成大患。表等诸军,不为不足,但法令不整,处分失宜,以致败耳。得大将素有威望者将数百骑往摄表军,无不克矣。相州刺史叔孙建前在并州,为胡、魏所畏服,诸将莫及,可遣也。"嗣从之,以建为中领军,督表等讨虎。九月,戊午[1],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虎及司马顺宰皆死,俘其众十万余口。

18 太尉裕至彭城,加领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谟为从事史。

初，王廞之败也[2]，沙门昙永匿其幼子华，使提衣袱自随。津逻疑之。昙永呵华曰："奴子何不速行？"棰之数十，由是得免；遇赦，还吴。以其父存亡不测，布衣蔬食，绝交游不仕，十余年。裕闻华贤，欲用之，乃发廞丧，使华制服[3]。服阕，辟为徐州主簿。

王镇恶、檀道济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将王苟生以漆丘降镇恶[4]，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道济[5]，诸屯守皆望风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济攻拔其城，执遵，杀之。进克许昌，获秦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众千余人来降，太尉裕版为参军。林子与神虎共攻仓垣[6]，克之，秦兖州刺史韦华降。神虎擅还襄邑，林子杀之。

【注释】

①戊午：九月乙亥朔，无戊午。

②"王廞"句：王廞兵败失踪之事，详见本书第109卷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

③制服：丧服。这里用为动词。

④漆丘：地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

⑤项城：城名，在今河南沈丘。

⑥仓垣：城名，一名仓垣亭，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

【译文】

17 当初，魏国君主拓跋嗣派公孙表讨伐白亚栗斯，说："一定要事先告知秦国洛阳守城，让他们戒备黄河南岸，然后攻打。"公孙表还没赶到，胡人废黜白亚栗斯，另立刘虎为率善王。公孙表认为胡

人内部分裂,终究会失败溃散,于是不告知秦国将领就攻打,被刘虎打得大败,兵士死伤非常多。

拓跋嗣和臣属们商议,说:"胡人反叛已超过一年,讨伐他们不能取胜,他们的部众繁多,造成的祸患日益加深。现在深秋季节,不能再调发兵士,以免妨碍民众的农业生产,到底该怎么办呢?"白马侯崔宏说:"胡人部众虽然繁多,没有勇将统领,终究不能成为大的祸患。公孙表等各军,力量不是不足,只是法令不严明,指挥失当,才招致失败而已。如能挑选一员素有威望的大将,率领几百骑兵前去统御公孙表的军队,没有不取胜的。相州刺史叔孙建从前在并州,为胡人、汉人所敬畏,各将领都赶不上他,可以派他前去。"拓跋嗣听从他的建议,委派叔孙建担任中将军,统领公孙表等人讨伐刘虎。九月,戊午日,把刘虎打得大败,杀死一万多人,刘虎和司马顺宰都死了,俘获刘虎的部众十多万人。

18 太尉刘裕到达彭城,朝廷委派他兼任徐州刺史;刘裕以太原人王玄谟为从事史。

当初,王廞失败,僧人昙永藏匿他的小儿子王华,让他提着衣被跟随自己。渡口巡逻的人对王华有疑心。昙永呵斥王华说:"小奴才,怎么不快点走?"打了王华几十棍,因此得以逃脱;遇到大赦,回到吴地。因父亲生死不明,王华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茶淡饭,不同他人交往,不做官,度过了十多年。刘裕听说王华有才能,想任用他,于是为王廞治丧,让王华穿三年丧服。服丧完毕,征召他为徐州主簿。

王镇恶、檀道济进入秦国疆域,所到之处连连获胜。秦国将领王苟生献出漆丘,投降王镇恶,徐州刺史姚掌献出项城,投降檀道济,各个戍守据点都是听到风声就投诚归附。只有新蔡太守董遵不投降,檀道济攻下城池,捉住董遵,杀了他。进军攻下许昌,擒获秦国颍川太守姚垣和大将杨业。沈林之从汴水进入黄河,襄邑人董神虎聚集部众一千多人,前来投降。太尉刘裕暂时委任他为参军。沈

林子和董神虎一同攻打仓垣，攻下来了，秦国兖州刺史韦华投降。董神虎擅自返回襄邑，沈林子杀了他。

秦东平公绍言于秦主泓曰："晋兵已过许昌；安定孤远，难以救卫，宜迁其镇户[1]，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虽晋、夏交侵，犹不亡国。不然，晋攻豫州，夏攻安定，将若之何。事机已至，宜在速决。"左仆射梁喜曰："齐公恢有威名，为岭北所惮，镇人已与勃勃深仇，理应守死无贰。勃勃终不能越安定远寇京畿；若无安定，虏马必至于郿。今关中兵足以拒晋，无为豫自损削也。"泓从之。吏部郎懿横密言于泓曰："恢于广平之难，有忠勋于陛下。自陛下龙飞绍统，未有殊赏以答其意。今外则置之死地，内则不豫朝权，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迁者十室而九，若恢拥精兵数万，鼓行而向京师，得不为社稷之累乎？宜征还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怀不逞之心，征之适所以速祸耳。"又不从。

王仲德水军入河，将逼滑台。魏兖州刺史尉建畏懦，帅众弃城，北渡河。仲德入滑台，宣言曰："晋本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之守将弃城遽去。"魏主嗣闻之，遣叔孙建、公孙表自河内向枋头[2]，因引兵济河，斩尉建于城下，投尸于河。呼仲德军人，问以侵寇之状；仲德使司马竺和之对曰："刘太尉使王征虏自河入洛[3]，清扫山陵，非敢为寇于魏地。魏之守将自弃滑台去，王征虏借空城以息

兵,行当西引,于晋、魏之好无废也;何必扬旗鸣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问太尉裕。裕逊辞谢之曰:"洛阳,晋之旧都,而羌据之;晋欲修复山陵久矣。诸桓宗族,司马休之、国璠兄弟,鲁宗之父子,皆晋之蠹也,而羌收之以为晋患。今晋将伐之,欲假道于魏,非敢为不利也。"魏河内镇将于栗磾有勇名,筑垒于河上以备侵轶。裕以书与之,题曰"黑矟公麾下④"。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标,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为黑矟将军。

【注释】

①镇户:镇守的民户。姚萇之时,以安定为根本;后得关中,以安定为重镇,迁徙民众充实到那里,因之称为镇户。

②枋头:地名,在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

③王征虏:即王仲德,王仲德其时为征虏将军。

④矟(shuò 朔):兵器名,杆子比较长的矛。

【译文】

秦国东平公姚绍向秦国君主姚泓进言说:"晋国军队已经过了许昌;安定孤立遥远,唯以救援守卫,应该迁徙在那里镇守的民户,前来充实京郊,这样可以得到十万精锐的兵士,即使晋国、夏国交相侵犯,也不会亡国。否则,晋国攻打豫州,夏国攻打安定,该怎么办呢?事情的紧要关头已经到了,应该迅速决定。"左仆射梁喜说:"齐公姚恢有威武的名声,为岭北的人所畏惧,镇守的兵士已经和赫连勃勃结下深仇大恨,按道理应当拼死守卫,没有二心。赫连勃勃终究不能越过安定,远远地前来进犯京城;如果没有安定,敌寇的战马必定到达郿县。现在关中的军队足以抵御晋国军队,不要事先自己削弱自己。"姚泓听从了他的意见。吏部郎懿横秘密地向姚

泓进言说："姚恢在广平公造成的祸难中，对陛下尽忠，立下功勋。陛下自登上皇位继承大统以来，对他没有特殊的赏赐来酬报他的忠心。现在在外把他放在必定败亡送命的地方，在内不让他参与朝廷决策，安定的民众自己认为孤立危险，受敌寇逼迫，想要向南迁徙的，十家中就有九家，如果姚恢拥有几万精锐的兵士，敲着战鼓开向京城，岂不成了国家的灾祸吗？应该征召姚恢回到朝廷，来安慰他的心。"姚泓说："姚恢如果怀有反叛的心意，征召他恰恰是招致灾祸。"对懿横的建议又没听从。

王仲德的水军进入黄河，将要逼迫滑台。魏国兖州刺史尉建畏惧怯懦，率领部队放弃城池，向北渡过黄河。王仲德进入滑台，宣称说："晋国本来要用七万匹布帛向魏国借路，没想到魏国的守将放弃城池，突然离开了。"魏国君主拓跋嗣听说后，派遣叔孙建、公孙表从河内赶往枋头，于是率领军队渡过黄河，在滑台城外杀死尉建，把他的尸体抛到黄河里。呼喊王仲德军中的人，询问他们进犯的情况；王仲德派司马竺和之回答说："刘太尉命令王征虏从黄河进入洛阳，修整晋王室陵墓，不敢进犯魏国。魏国守将自己放弃滑台离开，王征虏借用空城来休整兵士，马上就要向西开进，对于晋国、魏国之间的友好没有妨碍；何必要举着旗帜、插着战鼓，来炫耀武力呢？"拓跋嗣命令叔孙建询问太尉刘裕。刘裕用谦逊的言辞道歉说："洛阳，是晋国旧日的都城，然而羌人占据了它；晋国想修整王室陵墓很久了。桓氏宗族中人，司马休之、司马国璠兄弟，鲁宗之父子，都是晋国的蛀虫，可是羌人收留他们，成为晋国的祸患。现在晋国准备征伐羌人，想向魏国借路，不敢对魏国有不利的举动。"魏国镇守河内的将领于栗磾有勇猛的名声，在黄河边构筑营垒，防备晋国军队的侵扰。刘裕写信给他，称他为"黑稍公麾下"。于栗磾喜爱使用黑色长矛，并将它作为自己的标志，所以刘裕这样称呼他。魏国因此而任命于栗磾为黑稍将军。

19 冬，十月，壬戌，魏主嗣如豺山宫。

20 初，燕将库傉官斌降魏[1]，既而复叛归燕。魏主嗣遣骁骑将军延普渡濡水击斌[2]，斩之；遂攻燕幽州刺史库傉官昌、征北将军库傉官提，皆斩之。

21 秦阳城、荥阳二城皆降，晋兵进至成皋[3]。秦征南将军陈留公洸镇洛阳，遣使求救于长安。秦主泓遣越骑校尉阎生帅骑三千救之，武卫将军姚益男将步卒一万助守洛阳，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陕津[4]，为之声援。宁朔将军赵玄言于洸曰："今晋寇益深，人情骇动；众寡不敌，若出战不捷，则大事去矣。宜摄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师之救。金墉不下，晋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战而坐收其弊也。"司马姚禹阴与檀道济通，主簿阎恢、杨虔，皆禹之党也，共嫉玄，言于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婴城示弱，得无为朝廷所责乎？"洸以为然，乃遣赵玄将兵千余南守柏谷坞[5]，广武将军石无讳东戍巩城[6]。玄泣谓洸曰："玄受三帝重恩[7]，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为奸人所误，后必悔之。"既而成皋、虎牢皆来降[8]，檀道济等长驱而进，无讳至石关[9]，奔还。龙骧司马荥阳毛德祖与玄战于柏谷，玄兵败，被十余创，据地大呼。玄司马蹇鉴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创已重，君宜速去！"鉴曰："将军不济，鉴去安之？"与之皆死。姚禹逾城奔道济。甲子，道济进逼洛阳，丙寅，洸出降。道济获秦人四千余人，议者欲尽坑之以为京观[10]。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夷、夏感悦，归之者其众。阎生、姚益男未至，闻洛阳已

没，不敢进。

己丑[11]，诏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竭五陵[12]，置守卫。太尉裕以冠军将军毛脩之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阳。

22 西秦王炽磐使秦州刺史王松寿镇马头[13]，以逼秦之上邽。

23 十一月，甲戌，魏主嗣还平城。

24 太尉裕遣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从北来，穆之由是愧惧发病。弘，珣之子也。十二月，壬申，诏以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辞不受。

25 西秦王炽磐遣使诣太尉裕，求击秦以自效。裕拜炽磐平西将军、河南公。

【注释】

①库傉官：三字姓。

②濡水：河流名，即今河北东北部滦河。

③成皋：县名，治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

④陕津：地名，一名茅津，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黄河上。

⑤柏谷坞：地名，一名钩锁坞，在今河南偃师东南洛河南岸。

⑥巩城：城名，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⑦三帝：指姚萇、姚兴、姚泓。

⑧虎牢：关隘名，在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位于大伾山上，形势险要，历来为兵争之地。

⑨石关：地名，在今河南偃师西。

⑩京观:古代交战,胜者为了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首,封土成高冢,称为京观。

⑪己丑:十月乙巳朔,无己丑。

⑫五陵:指晋宣帝的高原陵、景帝的峻平陵,文帝的崇阳陵,武帝的峻阳陵,惠帝的太阳陵。

⑬马头:城名,在今甘肃礼县东北。

【译文】

19 冬,十月,十八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豺山宫。

20 当初,燕国将领库傉官斌投降魏国,不久又叛变魏国,归附燕国。魏国君主拓跋嗣派遣骁骑将军延普渡过濡水,攻打库傉官斌,杀了他,于是攻打燕国幽州刺史库傉官昌、征北将军库傉官提,把他们全都杀了。

21 秦国阳城、荥阳二城全部投降,晋国军队推进到成皋。秦国征南将军陈留公姚洸镇守洛阳,向长安请求救援。秦国君主姚泓派遣越骑校尉阎生率领三千骑兵救援洛阳,武卫将军姚益男率领一万步兵协助守卫洛阳,又派遣并州牧姚懿向南戍守陕津,作为对洛阳的声援。宁朔将军赵玄向姚洸进言说:"现在晋国贼寇越来越深地进入我国疆域,人心恐惧不安;我们兵力少于他们,如果出城交战不能取胜,失败就成定局,无法挽回了。应该收缩各据点的军队,稳固地守卫金墉城,来等待西部军队的救援。金墉城不失守,晋国军队必定不敢越过我们向西开进,这样,我们可以不用交战,坐着等待他们精疲力竭,再收取利益。"司马姚禹暗中和檀道济交结,主簿阎恢、杨虔,都是姚禹的同党,都憎恨赵玄,向姚洸进言说:"殿下凭着英明神武的谋略,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现在环绕城池固守,显示我们的虚弱,能不被朝廷责怪吗?"姚洸认为他们说得对,于是派遣赵玄率领一千多兵士向南守卫柏谷坞,广武将军石无讳向东戍守巩城。赵玄哭着对姚洸说:"我蒙受三位皇帝的厚重恩情,所抱的

志向只有献身而已。只是明公不采纳忠臣的意见，被奸邪的人所迷惑，今后一定要后悔的。”不久，成皋、虎牢的军队都来向晋国军队投降，檀道济等人率军长驱直入，石无讳到达石关，逃了回去。龙骧司马荥阳人毛德祖和赵玄在柏谷交战，赵玄的军队失败，受伤十多处，手支撑在地上大声叫喊。赵玄的司马蹇鉴冒着被杀的危险，抱着赵玄哭泣，赵玄说：“我的伤势已经很重，你应该赶快离开！”蹇鉴说：“将军不能生存，我离开后到哪里去？”于是和赵玄一同死去。姚禹翻过城墙，投奔檀道济。二十日，檀道济进逼洛阳，二十二日，姚洸出城投降。檀道济擒获秦国兵士四千多人，议事的人想把这些人全部活埋，堆起一座土丘。檀道济说：“讨伐罪人，安抚民众，就在今天！”把秦国被俘兵士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去。于是，夷人、汉人感激欢悦，归附的人特别多。阎生、姚益男还没赶到，听说洛阳已经陷落，不敢前进。

己丑日，皇帝下诏派遣兼司空高密王司马恢之修复、拜谒五座祖先陵墓，设置守卫的人。太尉刘裕委派冠军将军毛脩之担任河南、河内二郡太守，代理司州事务，戍守洛阳。

22 西秦王乞伏炽磐命令秦州刺史王松寿镇守马头，来逼迫秦国的上邽。

23 十一月，初一，魏国君主拓跋嗣回到平城。

24 太尉刘裕派遣左长史王弘回到建康，委婉地要求朝廷加赐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这时，刘穆之掌管留守重任，可是指令却从北方发来，刘穆之因此而惭愧畏惧，生了病。王弘，是王珣的儿子。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下诏任命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赐十郡，爵号为宋公，加赐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兼任的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仍旧保留。刘裕辞让，不接受。

25 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使者前往太尉刘裕那里，请求攻打秦国，来表达自己效忠晋国的心意。刘裕任命乞伏炽磐为平西将军、

河南公。

26 秦姚懿司马孙畅说懿使袭长安，诛东平公绍，废秦主泓而代之。懿以为然，乃散谷以赐河北夷、夏[1]，欲树私恩。左常侍张敞、侍郎左雅谏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与国同之。今吴寇内侵，四州倾没[2]，西虏扰边，秦、凉覆败[3]，朝廷之危，有如累卵。谷者，国之本也，而殿下无故散之；虚损国储，将若之何？"懿怒，笞杀之。

泓闻之，召东平公绍密与之谋。绍曰："懿性识鄙浅，从物推移，造此谋者，必孙畅也。但驰使征畅，遣抚军将军赞据陕城，臣向潼关为诸军节度。若畅奉诏而至，臣当遣懿帅河东见兵共御晋师；若不受诏命，便当声其罪而讨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计也。"乃遣姚赞及冠军将军司马国璠、建义将军蛇玄屯陕津，武卫将军姚驴屯潼关。

懿遂举兵称帝，传檄州郡，欲运匈奴堡谷以给镇人。宁东将军姚成都拒之，懿卑辞诱之，送佩刀为誓，成都不从。懿遣骁骑将军王国帅甲士数百攻成都，成都击禽之，遣使让懿曰："明公以至亲当重任，国危不能救，而更图非望；三祖之灵[4]，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将纠合义兵，往见明公于河上耳。"于是传檄诸城，谕以逆顺，征兵调食以讨懿。懿亦发诸城兵，莫有应者，惟临晋数千户应懿。成都引兵济河，击临晋叛者，破之。镇人安定郭纯等起兵围懿。东

平公绍入蒲坂，执懿，诛孙畅等。

27 是岁，魏卫将军安城孝元王叔孙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谓其妻桓氏曰："生同其荣，能没同其戚乎？"桓氏乃缢而祔焉[5]。

28 丁零翟猛雀驱掠吏民，入白涧山为乱[6]；魏内都大官河内张蒲与冀州刺史长孙道生讨之。道生，嵩之从子也。道生欲进兵击猛雀，蒲曰："吏民非乐为乱，为猛雀所迫胁耳。今不分别，并击之，虽欲返善，其道无由，必同心协力，据险以拒官军，未易猝平也。不如先遣使谕之，以不与猛雀同谋者皆不坐，则必喜而离散矣。"道生从之，降者数千家，使复旧业。猛雀与其党百余人出走，蒲等追斩猛雀首；左部尚书周几穷讨余党，悉诛之。

【注释】

①河北：郡名，治今山西芮城西。或以为当为河北县，县治也在今山西芮城西。

②四州：指徐州（镇项城）、兖州（镇仓垣）、豫州（镇洛阳）、荆州（当镇上洛）。

③"秦、凉"句：指赫连勃勃攻下上邽，沮渠蒙逊进入姑臧。

④三祖：指姚弋仲、姚苌、姚兴，他们的庙号分别为始祖、太祖、高祖。

⑤祔（音附）：合葬。

⑥白涧山：山名，又作白涧岭，在今山西阳城西北。

【译文】

26 秦国姚懿的司马孙畅游说姚懿，让他袭击长安，诛杀东平公姚绍，废黜秦国君主姚泓而取代他。姚懿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散发粮食，赏赐给河北郡的夷人、汉人，想树立自己的恩德。左常侍张

敞、侍郎左雅规劝说:"殿下以主上同母弟的身份,处于独当一面的地位,安危祸福,与国家连在一起。今日吴地贼寇侵犯我国,四个州沦陷,西面的敌寇骚扰边境,秦州、凉州惨败覆没,朝廷的危险,如同垒起来的鸡蛋一样。粮食,是国家的根本,殿下却无缘无故地散发,白白地耗费国家的积蓄,将来怎么办呢?"姚懿发怒,用鞭子打死了他俩。

姚泓听说这事后,召回东平公姚绍,和他秘密谋划。姚绍说:"姚懿性格卑鄙,见识浅陋,心意往往以别人的意见为转移,首先提出这个主张的,一定是孙畅。只需要派使者快速召回孙畅,调遣抚军将军姚赞占据陕城,臣下到潼关协调各军。如果孙畅接受诏令返回,臣下将派遣姚懿率领河东现有的军队,共同抵御晋国的军队;如果孙畅不接受诏令,就将宣扬他的罪恶而讨伐他。姚泓说:"叔父的话,是安定国家的大计。"于是派遣姚赞和冠军将军司马国璠、建义将军蛇玄屯驻陕津,武卫将军姚驴屯驻潼关。

姚懿于是起兵,自称皇帝,传布檄令到各州郡,打算转运匈奴堡的粮食来供给自己的部众。宁东将军姚成都抗拒他,姚懿用谦卑的言辞引诱他,送佩刀为盟誓的证物,姚成都不听从。姚懿派遣骁骑将军王国率领几百披甲的战士攻打姚成都,姚成都回击,擒获了他们,派遣使者责备姚懿说:"明公以主上的至亲骨肉承担重任,国家危难不能救助,却反而图谋非分的妄想;三位祖先的神灵,难道肯保佑明公吗?我将聚合正义的军队,前往黄河边与明公相见。"于是传布檄令给各城池,晓谕正义叛逆的道理,征召兵士,调集粮食,讨伐姚懿。姚懿也调发各城兵士,却没有响应的,只有临晋几千户响应姚懿。姚成都率领军队渡过黄河,攻打临晋反叛的人,打败了他们。镇守的兵士安定人郭纯等人起兵包围姚懿。东平公姚绍进入蒲坂,捉住姚懿,诛杀孙畅等人。

27 这一年,魏国卫将军安城孝元王叔孙俊去世。魏国君主拓跋嗣十分惋惜,对叔孙俊的妻子桓氏说:"在世时能一同享受荣华,死

后能和他一同承担悲哀吗?"桓氏于是自缢,与叔孙俊合葬在一起。

28 丁零首领翟猛雀驱赶劫掠官吏民众,进入白涧山作乱;魏国内都大官河内人张蒲和冀州刺史长孙道生讨伐他。长孙道生,是长孙嵩的侄儿。长孙道生想进军攻打翟猛雀,张蒲说:"官吏民众并不乐意作乱,只是被翟猛雀逼迫裹胁而已。现在不加区别,一并加以攻打,官吏民众虽想弃恶从善,但回头的路没有了,必定与翟猛雀同心协力,占据险要地势抵御官府军队,那就不容易马上平定了。不如先派遣使者晓谕他们,凡不是和翟猛雀一同策划反叛的人,都不治罪,这样,他们必定高兴地四散离开。"长孙道生听从了他的意见,前来投降的几千家,都让他们恢复旧日的产业。翟猛雀和他的党羽几百人逃走,张蒲等人追击,斩下翟猛雀的首级;左部尚书周儿对翟猛禽的残余的党羽穷追猛打,全部诛杀了他们。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　起强圉大荒落，尽屠维协洽，凡三年

安皇帝癸

义熙十三年

1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2 秦主泓朝会百官于前殿，以内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将军齐公恢帅安定镇户三万八千，焚庐舍，自北雍州趋长安，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之恶；扬威将军姜纪帅众归之，建节将军彭完都弃阴密奔还长安。恢至新支，姜纪说恢曰："国家重将、大兵皆在东方，京师空虚，公亟引轻兵袭之，必克。"恢不从，南攻郿城；镇西将军姚谌为恢所败，长安大震。泓驰使征东平公绍，遣姚裕及辅国将军胡翼度屯澧西[1]。扶风太守姚俊等皆降于

恢。东平公绍引诸军西还，与恢相持于灵台[2]，姚赞留宁朔将军尹雅为弘农太守，守潼关，亦引兵还。恢众见诸军四集，皆有惧心；其将齐黄等诣大军降。恢进兵逼绍，赞自后击之，恢兵大败，杀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恸，葬以公礼。

3 太尉裕引水军发彭城，留其子彭城公义隆镇彭城。诏以义隆为监徐·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徐州刺史。

4 凉公暠寝疾，遗命长史宋繇曰："吾死之后，世子犹卿子也，善训导之。"二月，暠卒。官属奉世子歆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大赦，改元嘉兴。尊歆母天水尹氏为太后；以宋繇录三府事[3]。谥暠曰武昭王，庙号太祖。

5 西秦安东将军木弈干击吐谷浑树洛干，破其弟阿柴于尧杆川[4]，俘五千余口而还。树洛干走保白兰山[5]，惭愤发疾，将卒，谓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树洛干卒，阿柴立，自称骠骑将军、沙州刺史。谥树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并其旁小种，地方数千里，遂为强国。

6 河西王蒙逊遣其将袭乌啼部[6]，大破之；又击卑和部[7]，降之。

【注释】

①澧西：地名。关中无澧水，据胡三省注，当作"沣西"。译文从之。

②灵台：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③三府：指大都督大将军府、凉公府、州牧府。

④尧杆川：地名，在塞外，今地不详。

⑤白兰山：山名，即今青海黄河源西北布尔汗布达山。

⑥乌啼部：部落名，其时居住在今甘肃山丹县境。

⑦卑和部：部落名，其时居住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

【译文】

晋纪 起丁巳(公元417年),止己未(公元419年),共三年

安皇帝癸

义熙十三年(丁巳,公元417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2 秦国君主姚泓在前殿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因内忧外患交相逼迫,君臣相对哭泣。征北将军齐公姚恢率领镇守安定的三万八千户,焚毁房舍,从北雍州赶往长安,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传布檄令到各州郡,想要铲除君主身旁的恶人;扬威将军姜纪率领部众归附他,建节将军彭完都放弃阴密,逃回长安。姚恢到达新支,姜纪劝姚恢说:"国家重要的将领、大股的部队都在东方,京城空虚,您马上率领轻装的部队袭击,一定能攻下。"姚恢不听从,向南攻打郿城;镇西将军姚谌被姚恢打败,长安大为震动。姚泓派使者乘快马征召东平公姚绍,派遣姚裕和辅国将军胡翼度驻扎在沣水以西。扶风太守姚俊等人都向姚恢投降。东平公姚绍率领各军回到西方,和姚恢在灵台相对峙,姚赞留下宁朔将军尹雅担任弘农太守,守卫潼关,也率领军队返回。姚恢的部众见各军从四方汇集,都有害怕的心意;他的将领齐黄等人前去向大军投降。姚恢进军逼近姚绍,姚赞从他的后面发起攻击,姚恢的军队大败,杀死姚恢和他的三个弟弟。姚泓为姚恢悲恸地哭泣,用公爵的礼仪安葬了他。

3 太尉刘裕率领水军从彭城出发,留他的儿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皇帝下诏委派刘义隆担任监徐·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徐州刺史。

4 凉公李暠患病,临终命令长史宋繇说:"我死之后,世子就像您的儿子一样,您要好好地教育引导他。"二月,李暠去世。官属拥戴世子李歆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兼凉州牧。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嘉兴。尊奉李歆的母亲天水人尹氏为太后;委派宋繇担任录三府事。给李暠定谥号为武昭王,庙号为太祖。

5 西秦安东将军乞伏木弈干攻打吐谷浑可汗慕容树洛干，在尧杆川打败了他的弟弟慕容阿柴，俘虏五千多人后返回。慕容树洛干逃到白兰山据守，惭愧愤怒，引起疾病，将要去世，对慕容阿柴说："我的儿子慕容拾虔年幼懦弱，现在把大事委托给你。"慕容树洛干去世，慕容阿柴即位，自称为骠骑将军、沙州刺史。给慕容树洛干定谥号为武王。慕容阿柴逐渐派军队兼并周围的小部落，土地方圆几千里，于是成为强国。

6 河西王沮渠蒙逊派遣他的将领袭击乌啼部落，把他们打得大败；又攻打卑和部落，使他们降服了。

7 王镇恶进军滍池，遣毛德祖袭尹雅于蠡吾城[1]，禽之；雅杀守者而逃。镇恶引兵径前，抵潼关。

檀道济、沈林子自陕北渡河，拔襄邑堡[2]，秦河北太守薛帛逃河东。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于蒲坂，不克。别将攻匈奴堡，为姚成都所败。

辛酉，荥阳守将傅洪以虎牢降魏。

秦主泓以东平公绍为太宰、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改封鲁公，使督武卫将军姚弯等步骑五万守潼关，又遣别将姚驴救蒲坂。

沈林子谓檀道济曰："蒲坂城坚兵多，不可猝拔，攻之伤众，守之引日。王镇恶在潼关，势孤力弱，不如与镇恶合势并力以争潼关；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溃矣。"道济从之。

三月，道济、林子至潼关。秦鲁公绍引兵出战，道济、林子奋击，大破之，斩获以千数。绍退屯定城[3]，据险拒守，

谓诸将曰:"道济等兵力不多,悬军深入,不过坚壁以待继援。吾分军绝其粮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鸾屯大路以绝道济粮道。

鸾遣尹雅将兵与晋战于关南,为晋兵所获,将杀之。雅曰:"雅前日已当死,幸得脱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虽殊,君臣之义一也。晋以大义行师,独不使秦有守节之臣乎?"乃免之。

丙子夜,沈林子将锐卒袭鸾营,斩鸾,杀其士卒数千人。绍又遣东平公赞屯河上以断水道;沈林子击之,赞败走,还定城。薛帛据河曲来降[4]。

太尉裕将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将溯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秦主泓亦遣使请救于魏。魏主嗣使群臣议之,皆曰:"潼关天险,刘裕以水军攻之甚难;若登岸北侵,其势便易。裕声言伐秦,其志难测。且秦,婚姻之国[5],不可不救也。宜发兵断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图秦久矣。今姚兴死,子泓懦劣,国多内难。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敌也。今柔然寇边,民食又乏,若复与裕为敌,发兵南赴则北寇愈深,救北则南州复危[6],非良计也。不若假之水道,听裕西上,然后屯兵以塞其东。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夫为国计者,惟社稷是利,岂顾一女子乎?"议者犹曰:"裕西入关,则恐吾断其后,腹背

受敌；北上，则姚氏必不出关助我，其势必声西而实北也。”嗣乃以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又遣振威将军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将步骑十万屯河北岸。

【注释】

①蠡吾城：城名，据胡三省注，当作蠡城，在今河南宜阳西北（蠡吾城在今河北博野西南），译文从之。

②襄邑堡：地名，在今山西芮城西北。

③定城：城名，在今陕西华阴东。

④河曲：地名，指今山西芮城西风陵渡一带黄河曲流处。

⑤“且秦”二句：姚兴嫁女于魏国君主拓跋嗣，见本书第117卷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

⑥南州：指魏国南部的相州濒河各郡。

【译文】

7 王镇恶进军到澠池，派遣毛德祖到蠡城袭击尹雅，擒获了他；尹雅杀死看守的人逃走。王镇恶率领军队一直向前，抵达潼关。

檀道济、沈林子从陕城北面渡过黄河，攻下襄邑堡，秦国河北太守薛帛逃往河东。又到蒲坂攻打秦国并州刺史尹昭，没有攻下。别部将领攻打匈奴堡，被姚成都打败。

十九日，晋国守卫荥阳的将领傅洪献出虎牢，投降魏国。

秦国君主姚泓委派东平公姚绍担任太宰、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赐予黄钺，改封为鲁公，命令他统领武卫将军姚鸾等步兵骑兵五万人守卫潼关，又派遣别部将领姚驴救援蒲坂。

沈林子对檀道济说：“蒲坂城池坚固，兵士众多，攻打它损伤兵力，围困它又要拖延时间。王镇恶在潼关，形势孤立，力量薄弱，不如和王镇恶汇合，集中力量争夺潼关；如果攻下潼关，尹昭不用进攻，就自行崩溃了。”檀道济听从了他的意见。

三月，檀道济、沈林子到达潼关。秦国鲁公姚绍率领军队出城交战，檀道济、沈林子奋力攻击，把姚绍打得大败，杀死俘获的以千计数。姚绍后退，屯驻定城，凭借险阻抵御，对各将领说："檀道济等人兵力不多，孤军深入，不过是坚守城垒，等待后面的援助。我们分兵断绝他们运粮的道路，可以轻易擒获他们。"于是派遣姚鸾驻扎在要道上，来断绝檀道济运粮的道路。

姚鸾派遣尹雅率领军队和晋国军队在潼关南面交战，被晋国军队擒获，将要杀掉他。尹雅说："我前些天已经该死了，侥幸逃脱到现在，死本来是心甘情愿的。不过夷族、华夏虽然种族不同，君臣间的道义却是一样的。晋国依照大义出兵，难道不能让秦国有保持节操的臣子吗？"于是免他一死。

初四晚上，沈林子率领精锐的兵士袭击姚鸾的营垒，杀死姚鸾以及他的兵士几千人。姚绍又派遣东平公姚赞驻扎在黄河边，断绝水路；沈林子攻打姚赞，姚赞战败逃走，回到定城。薛帛占据河曲，前来向晋国军队投降。

太尉刘裕率领水军从淮河、泗水进入清河，准备溯流向西进发，预先派遣使者向魏国借路；秦国君主姚泓也派遣使者向魏国请求救援。魏国君主拓跋嗣命令臣属们商议这件事，都说："潼关有天然的险阻，刘裕用水军攻打它十分困难，如果上岸向北侵犯，形势就便利容易了。刘裕扬言征伐秦国，他内心的目的却难以预测。而且秦国，是和我们有婚姻关系的国家，不能不救助。应该调遣军队，断绝黄河上游的通道，使刘裕不能向西开进。"博士祭酒崔浩说："刘裕图谋攻取秦国已经很久了。现在姚兴死去，儿子姚泓懦弱无能，国内祸难又很多。刘裕乘秦国危难时征伐，心中的打算是一定要夺取。如果阻拦他向上游进军的道路，他心中愤怒，必定上岸向北侵犯，这样，我们就会代替秦国受到攻打。现在柔然进犯边境，民众粮食又缺乏，如果再和刘裕对抗，调兵开往南面，北面的敌寇就会更加深入地进犯我国境，救援北面，南面的州郡又有危险，这不

是好计策。不如把水路借给刘裕，听凭刘裕向西进发，然后聚集军队阻塞他的东面。假若刘裕取胜，必定感激我们借给他道路；不能取胜的话，我们没有失去救援秦国的名声；这是最适宜的计策。而且南北习俗不同，假使国家放弃恒山以南地区，刘裕必定不能用吴、越地区的军队，和我们争夺黄河以北的土地，怎能成为我们的祸患呢？为国家考虑问题，只能看是否有利于国家，哪能顾及一个女子呢？"议事的人还是说："刘裕向西进入关中，担心我们截断他的退路，会腹背受敌；向北开进，姚氏必定不会出函谷关援助我们，他势必会声称向西而实际上向北开进。"拓跋嗣于是委派司徒长孙嵩担任督山东诸军事，又派遣振威将军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率领步兵骑兵十万人，驻扎在黄河北岸。

庚辰，裕引军入河，以左将军向弥为北青州刺史，留戍碻磝[1]。

初，裕命王镇恶等："若克洛阳，须大军到俱进。"镇恶等乘利径趋潼关，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众心疑惧，或欲弃辎重还赴大军。沈林子按剑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许、洛已定，关右将平，事之济否，系于前锋。奈何沮乘胜之气，弃垂成之功乎？且大军尚远，贼众方盛，虽欲求还，岂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顾，今日之事，当自为将军办之，未知二三君子将何面见相公之旗鼓邪[2]？"镇恶等遣使驰告裕，求遣粮援。裕呼使者，开舫北户，指河上魏军以示之曰："我语令勿进，今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军？"镇恶乃亲至弘农，说谕百姓，百姓竞送义租，军食复

振。

魏人以数千骑缘河随裕军西行;军人于南岸牵百丈[3],风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略。裕遣军击之,裁登岸则走,退则复来。夏,四月,裕遣白直队主丁旿帅仗士七百人、车百乘[4],渡北岸,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5],两端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毦[6],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动。裕先命宁朔将军朱超石戒严,白毦既举,超石率二千人驰往赴之,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7],魏人见营阵既立,乃进围之;长孙嵩帅三万骑助之,四面肉薄攻营,弩不能制。时超石别赍大锤及稍千余张,乃断稍长三四尺,以锤锤之,一稍辄洞贯三四人。魏兵不能当,一时奔溃,死者相积;临陈斩阿薄干,魏人退还畔城[8]。超石帅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追击。又破之,杀获千计。魏主嗣闻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秦鲁公绍遣长史姚洽、宁朔将军安鸾、护军姚墨蠡、河东太守唐小方率众二千屯河北之九原[9],阻河为固,欲以绝檀道济粮援。沈林子邀击,破之,斩洽、墨蠡、小方,杀获殆尽。林子因启太尉裕曰:"绍气盖关中,今兵屈于外,国危于内,恐其凶命先尽,不得以脅齐斧耳。"绍闻洽等败死,愤恚,发病呕血,以兵属东平公赞而卒。赞既代绍,众力犹盛,引兵袭林子,林子复击破之。

太尉裕至洛阳,行视城堑,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赐衣服玩好,直二千万。

【注释】

①碻磝：地名，在今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边。南岸有碻磝城，为魏晋时军事要地。

②相公：指刘裕。

③百丈：用以牵引船只的篾缆。

④白直队主：刘裕挑选强壮勇敢的白丁（平民）入直左右，称为白直，其统领者称白直队主。

⑤却月阵：半月形的阵势。

⑥毦（ěr 耳）：羽毛装饰的物品，这里指羽毛装饰的旗帜。

⑦彭排：盾牌。彭，意为旁；彭排意为"在旁排敌御攻"。

⑧畔城：城名，在今山东聊城西。

⑨九原：地名，在今山西新绛北。

【译文】

初八，刘裕率领军队进入黄河，委派左将军向弥担任北青州刺史，留下来戍守碻磝。

当初，刘裕命令王镇恶等人："如果攻下洛阳，等待大军到达后一起前进。"王镇恶等人乘胜直接赶往潼关，遭到秦国军队的抵抗，不能前进，时间一长，缺乏粮食，众人心中疑惑恐惧，有人想抛下轻重装备和物资，回头与大军会合。沈林子手按剑柄，发怒说："刘相公立志肃清天下，现在许昌、洛阳已经平定，关中即将平定，事情成功与否，决定于前锋。为什么要挫伤乘胜前进的气势，放弃即将完成的功业呢？而且大军离开我们还远，贼寇的力量正旺盛，我们虽然想回去，怎么能做得到呢？我接受命令后已不顾惜性命，今天的事情，我将率领所属部众去办理，不知道各位君子将有什么脸面去见相公的旌旗战鼓？"王镇恶等人派遣使者飞马禀报刘裕，请求支援粮食兵力。刘裕叫来使者，打开战船北面的窗户，把黄河边的魏国军队指给他看，说："我说过，让你们不要前进，现在却轻率地深入敌境。岸上的情形如此，怎么能派遣出军队？"王镇恶于是亲自到

弘农，劝说、开导百姓，百姓竞相送交租谷，军中粮食又充足起来。

魏国人派出几千骑兵，沿着黄河随刘裕向西行进；刘裕的兵士在南岸用缆绳牵引船只，风大水急，有的船漂到北岸，船上的兵士往往被魏国人杀死。刘裕派遣军队攻打他们，刚上岸他们就逃跑，一退回他们又来了。夏，四月，刘裕派遣白直队主丁旿率领卫士七百人、战车一百辆，渡河到北岸，离水边一百多步，摆开半月形的阵势，两端环绕到河边，每辆车上安排七名卫士，事情完毕后，让他们竖起一面用羽毛装饰的白旗；魏国人不明白他们的用意，都没有行动。刘裕事先命令宁朔将军朱超石严密戒备，白旗一举，朱超石率领二千人飞奔过去会合，带着大弓箭一百张，每辆车上增加二十人，在车辕上设置盾牌。魏国人见阵势已形成，于是进军围攻；长孙嵩率领三万骑兵协助，从四面以身血战，攻打营垒，晋国的弓箭压不住他们。这时，朱超石另外带有大铁锤和一千多支铁矟，于是把铁俔截断成三四尺长，用铁锤敲打它们，使它们变得锐利，一矟就戳穿三四人。魏国军队不能抵挡，顷刻间溃散逃跑，死亡的人互相堆积；在战阵中杀死阿薄干，魏国人退回畔城。朱超石率领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追击，又打败他们，杀死俘获的以千计数。魏国君主拓跋嗣听说后，这才后悔没有采纳崔浩的意见。

秦国鲁公姚绍派遣长史姚洽、宁朔将军安鸾、护军姚墨蠡、河东太守唐小方率领二千兵士，屯驻黄河北岸的九原，凭借黄河为险阻，想以此来断绝檀道济的粮食运输道路。沈林子拦腰进击，打败了他们，杀死姚洽、姚墨蠡、唐小方，二千兵士差不多都被杀死，俘获了。沈林子于是禀报太尉刘裕说："姚绍的威名遍及关中，现在军队在外面受挫，国内危机四伏，恐怕他这倒霉的命运要提前结束，不能润滑您征伐的斧钺了。"姚绍听说姚洽等人战败被杀，愤怒怨恨，病情发作，口吐鲜血，把兵权交给东平公姚赞，随后去世。姚赞接替姚绍后，兵力还很强盛，率领军队袭击沈林子，沈林子又打败了他。

太尉刘裕到达洛阳，巡视城墙壕沟，嘉奖毛脩之修缮的功劳，赏赐给他衣服珍玩，价值二千万文钱。

8 丁巳，魏主嗣如高柳[1]；壬戌，还平城。

9 河西王蒙逊大赦。遣张掖太守沮渠广宗诈降以诱凉公歆，歆发兵应之。蒙逊将兵三万伏于蓼泉[2]，歆觉之，引兵还。蒙逊追之，歆与战于解支涧[3]，大破之，斩首七千余级。蒙逊城建康，置戍而还。

10 五月，乙未，齐郡太守王懿降于魏，上书言："刘裕在洛，宜发兵绝其归路，可不战而克。"魏主嗣善之。

崔浩侍讲在前，嗣问之曰："刘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对曰："克之。"嗣曰："何故？"对曰："昔姚兴好事虚名而少实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争。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对曰："胜之。垂藉父兄之资，修复旧业，国人归之，若夜虫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关，不能进退，我以精骑直捣彭城、寿春，裕将若之何？"对曰："今西有屈丐[4]，北有柔然，窥伺国隙。陛下既不可亲御六师，虽有精兵，未睹良将。长孙嵩长于治国，短于用兵，非刘裕敌也。兴兵远攻，未见其利；不如且安静以待之。裕克秦而归，必篡其主。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雍、秦，此无异

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趋尚不同，适足为寇敌之资耳。愿陛下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审矣。"浩曰："臣尝私论近世将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祸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国破家覆，孤子一身[5]，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报义，而乘时微利[6]，盗有一方[7]，结怨四邻，撅竖小人[8]，虽能纵暴一时，终当为人所吞食耳。"嗣大悦，语至夜半，赐浩御缥醪十觚、水精盐一两[9]，曰："朕味卿言，如此盐、酒，故欲与卿共飨其美。"然犹命长孙嵩、叔孙建各简精兵伺裕西过，自成皋济河，南侵彭、沛；若不时过，则引兵随之。

11 魏主嗣西巡至云中，遂济河，畋于大漠。

12 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以诸公为之[10]。

13 秋，七月，太尉裕至陕。沈田子、傅弘之入武关，秦戍将皆委城走。田子等进屯青泥[11]，秦主泓使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峣柳以拒之[12]。

14 西秦相国翟勃卒；八月，以尚书令昙达为左丞相，左仆射元基为右丞相，御史大夫麴景为尚书令，侍中翟绍为左仆射。

【注释】

①高柳：县名，治今山西阳高西北。

②蓼(lǔ 路)泉：地名，在今甘肃张掖西北约一百公里处。

③解支涧：地名，据《晋书·安帝纪》，当作"鲜支涧"，鲜支涧在今甘肃高

台西南。译文据改。

④屈丐：北魏人对赫连勃勃的称呼。在当时北方语言中，“屈丐”是卑下的意思。

⑤孤孑（jié 杰）：孤单、单独。

⑥徼（jiǎo 绞）利：谋求利益。

⑦“盗有”句：赫连勃勃乘机建国，见本书第114卷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

⑧撅（juē 嗟）竖：卑劣。

⑨缥醪（láo 劳）：没有过滤的青白色的酒。缥，青白色。 觚（gū 姑）：古代酒器名，容三升。 水精盐：透明如水晶的盐。

⑩诸公：指三公以及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官员。

⑪青泥：地名，在今陕西蓝田。

⑫蟯（yáo 尧）柳：地名，在今陕西蓝田南。

【译文】

8 十六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高柳；二十一日，返回平城。

9 河西王沮渠蒙逊大赦境内。派遣张掖太守沮渠广宗假装投降，来引诱凉公李歆，李歆调兵接应沮渠广宗。沮渠蒙逊率领三万军队埋伏在蓼泉，李歆觉察到他的阴谋，率领军队返回。沮渠蒙逊追赶，李歆和他在鲜支涧交战，把他打得大败，杀死七千多人。沮渠蒙逊在建康加固城池，设置戍守据点后返回。

10 五月，二十四日，齐郡太守王懿投降魏国，上奏章说：“刘裕在洛阳，应该调遣军队断绝他的退路，这样可以不用交战而获胜。”魏国君主拓跋嗣认为他说得对。

崔浩在身旁侍奉，讲解经典，拓跋嗣问他说：“刘裕征伐姚泓，果真能取胜吗？”崔浩回答说：“能取胜。”拓跋嗣说：“为什么？”崔浩回答说：“从前姚兴喜好追求虚名，很少讲求实效，儿子姚泓生性懦弱，身体多病，兄弟之间互相争斗。刘裕乘他们危难时出兵，兵士精锐，将领勇猛，怎能不取胜？”拓跋嗣说：“刘裕的才能与慕容垂相比

怎么样?"崔浩回答说:"胜过慕容垂。慕容垂凭借父兄的资本,恢复旧日的基业,部落中的人归附他,如同夜间的虫子飞向火光,稍微依赖他们,就能很容易地建立功勋。刘裕从贫贱低微的地位上崛起,没有一尺土地的凭借,讨伐、消灭桓玄,复兴晋王室,在北方擒获慕容超,在南方斩下卢循的首级,所指向的地方,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如果不是他的才能超过一般人,怎么能像这样呢?"拓跋嗣说:"刘裕进入关中后,一时之间不能前进后退,我们用精锐的骑兵直捣彭城、寿春,刘裕该怎么办?"崔浩回答说:"现在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窥伺我国的衅隙。陛下既不能亲自统率六军,虽然有精锐的兵士,但找不到优秀的将领。长孙嵩擅长治理国家,指挥军队却能力不足,不是刘裕的对手。调发军队远出攻伐,看不到有什么利益;不如暂且静下心来,等待时机。刘裕攻下秦国后返回,肯定要篡夺皇位。关中汉人、戎人杂居,风俗强劲剽悍,刘裕想把荆州、扬州的治理方法施行到函谷关内的秦地,这与脱下衣服包火、张开罗网捕捉老虎没有什么不同;虽然留下军队守卫,人心不融洽,风尚不一致,恰恰足以成为敌寇的有利条件而已。希望陛下停止用兵,让民众休养生息,来观察事态的变化,秦地终究将为我国所有,我们可以坐着守住它。"拓跋嗣笑着说:"你分析得很周到。"崔浩说:"臣下曾私下评论近代做将相的臣子:像王猛治理国家,是苻坚的管仲;慕容恪辅佐年幼的君主,是慕容暐的霍光;刘裕平定祸乱,是司马德宗的曹操。"拓跋嗣说:"屈丐这个人怎么样?"崔浩说:"屈丐在国破家亡之后,孤身一人,寄居在姚氏那里,接受姚氏的官职爵位。不考虑报答恩德,反而乘着时机谋取利益,霸占一方,和四面的邻国结下怨仇;卑劣小人,虽然能短时间横行霸道,终究将为别人所吞并。"拓跋嗣非常高兴,谈到半夜,赐给崔浩十觚自己饮用的缥醪、一两水精盐,说:"我品味你的话,就如同饮用这种盐和酒,所以想和你共同享受它们的美味。"但是,还是命令长孙嵩、叔孙建各自挑选精锐的兵士,等刘裕向西开进后,从成皋渡过黄河,向南侵犯

彭城、沛郡；如果刘裕不很快地推进，就率领军队跟随在后。

11 魏国君主拓跋嗣向西巡视到云中，于是渡过黄河，在大沙漠地带打猎。

12 魏国设置天地、东南西北四方共六部大人，以三公及地位相当的官员充任。

13 秋，七月，太尉刘裕到达陕城。沈田子、傅弘之进入武关，秦国戍守的将领都放弃城池逃走。沈田子等人进军，屯驻在青泥，秦国君主姚泓命令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驻峣柳，来抵御他们。

14 西秦相国翟勃去世；八月，委派尚书令乞伏昙达担任左丞相，左仆射乞伏元基担任右丞相，御史大夫翟景担任尚书令，侍中翟绍担任左仆射。

15 太尉裕至阌乡[1]。沈田子等将攻峣柳，秦主泓欲自将以御裕军，恐田子等袭其后，欲先击灭田子等，然后倾国东出，乃帅步骑数万，奄至青泥。田子本为疑兵，所领裁千余人，闻泓至，欲击之；傅弘之以众寡不敌止之，田子曰："兵贵用奇，不必在众。且今众寡相悬，势不两立，若彼结围既固，则我无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营陈未立，先薄之，可以立功。"遂帅所领先进，弘之继之。秦兵合围数重。田子抚慰士卒曰："诸君冒险远来，正求今日之战，死生一决，封侯之业于此在矣！"士卒皆踊跃鼓噪，执短兵奋击，秦兵大败，斩馘万余级[2]，得其乘舆服御物。秦主泓奔还灞上。

初，裕以田子等众少，遣沈林子将兵自秦岭往助之，

至则秦兵已败，乃相与追之，关中郡县多潜送款于田子。

辛丑，太尉裕至潼关，以朱超石为河东太守，使与振武将军徐猗之会薛帛于河北，共攻蒲坂。秦平原公璞与姚和都共击之，猗之败死，超石奔还潼关。东平公赞遣司马国璠引魏兵以蹑裕后。

王镇恶请帅水军自河入渭以趋长安，裕许之。秦恢武将军姚难自香城引兵而西[3]，镇恶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还屯石桥以为之援[4]，镇北将军姚强与难合兵屯泾上以拒镇恶。镇恶使毛德祖进击，破之，强死，难奔长安。

东平公赞退屯郑城[5]，太尉裕进军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桥，胡翼度屯石积[6]，东平公赞屯灞东，泓屯逍遥园[7]。

镇恶溯渭而上，乘蒙冲小舰[8]，行船者皆在舰内；秦人见舰行而无行船者，皆惊以为神。壬戌旦，镇恶至渭桥，令军士食毕，皆持仗登岸，后登者斩。众既登，渭水迅急，舰皆随流，倏忽不知所在[9]。时泓所将尚数万人。镇恶谕士卒曰："吾属并家在江南，此为长安北门，去家万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则骸骨不返，无他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众腾踊争进，大破姚丕于渭桥。泓引兵救之，为丕败卒所蹂践，不战而溃；姚谌等皆死，泓单马还宫。镇恶入自平朔门[10]，泓与姚裕等数百骑逃奔石桥。东平公赞闻泓败，引兵赴之，众皆溃去；胡翼度降于太尉裕。

泓将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于泓曰："晋人将逞其欲，虽降必不免，不如引决。"泓怃然不应[11]。佛念登宫墙

自投而死。癸亥，泓将妻子、群臣诣镇恶垒门请降，镇恶以属吏。城中夷、晋六万余户，镇恶以国恩抚慰，号令严肃，百姓安堵。

【注释】

①阌(wén 文)乡：地名，即今河南灵宝西北文乡。

②馘(guó 国)：古代战争中割取敌人的左耳计数献功。

③香城：地名，在今陕西大荔东南朝邑镇东。

④石桥：桥名，在今陕西华县西石堤河上。

⑤郑城：城名，在今陕西华县。

⑥石积：地名，在今陕西华县西南。

⑦逍遥园：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⑧蒙冲：古代战船。其制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使敌人不能靠近，矢石不能攻入。

⑨倏(shū 殊)忽：忽然。

⑩平朔门：长安城北门。

⑪怃(wǔ 武)然：形容失望的样子。

【译文】

15 太尉刘裕到达阌乡。沈田子等人将要攻打峣柳，秦国君主姚泓想亲自率领军队来抵御刘裕的军队，担心沈田子等人袭击他的背后，打算先攻打沈田子等人，然后出动全国兵力向东开进；于是率领步兵骑兵几万人，突然到达青泥。沈田子率领的本来是迷惑敌人的军队，只不过一千多人，听说姚泓到达，想要出击；傅弘之因力量相差太大，阻止他，沈田子说："用兵贵在出奇制胜，不一定在人数多少。而且现在力量相差很远，按情势不能同时并存，如果他们的包围圈稳固了，我们就没有地方可逃。不如趁他们刚到达，营垒阵势还没建立，先冲击他们，可以立下功勋。"于是率领所属部众先

行前进,傅弘之紧跟在后面。秦国军队将晋国这支军队重重包围。沈田子安抚兵士说:"各位冒着危险,远道而来,正是寻求今日的战斗,拼死拼活决一战,封侯的业绩就在这里啦!"兵士们都情绪高昂,击鼓呐喊,拿着短兵器奋勇冲击,秦国军队大败,斩下首级一万多颗,缴获秦国君主的车驾和服饰用品。秦国君主姚泓逃回灞上。

当初,刘裕因沈田子等人的兵士少,派遣沈林子率领兵士从秦岭前去协助他,刚赶到,秦国军队已经失败,于是一同追击,关中很多的郡县都暗中向沈田子表示归附。

初二,太尉刘裕到达潼关,委派朱超石担任河东太守,命令他和振武将军徐猗之到河北同薛帛会合,一同攻打蒲坂。秦国平原公姚璞与姚和都共同回击,徐猗之战败而死,朱超石逃回潼关。东平公姚赞派遣司马国璠带领魏国军队,尾随在刘裕的后面。

王镇恶请求率领水军自黄河进入渭水,赶往长安,刘裕同意了。秦国恢武将军姚难从香城率领军队向西退却,王镇恶追击他;秦国君主姚泓从灞上率领军队返回石桥驻守,做姚难的后援,镇北将军姚强和姚难合并兵力,驻扎在泾水边,来抵御王镇恶。王镇恶命令毛德祖进军攻打,打败了他们,姚强战死,姚难逃回长安。

东平公姚赞退到郑城驻守,太尉刘裕进军逼近他。姚泓命令姚丕守卫渭桥,胡翼度驻守石积,东平公姚赞驻守灞水以东,姚泓驻守逍遥园。

王镇恶沿渭河溯流而上,乘坐蒙冲小船,划船的人都在船里面;秦国人看到船只前进而看不到划船的人,都很惊讶,认为很神奇。二十三日早上,王镇恶到达渭桥,命令兵士们吃饭后,都拿着兵器上岸,后上岸的杀头。兵士们上岸后,渭水湍急,船只都随着水流漂走,转眼之间不知到哪里去了。这时,姚泓率领的兵士还有几万人。王镇恶晓谕兵士们说:"我们都住在长江以南,这里是长安的北门,距离家乡达一万里,现在船只、衣服、粮食都已随水流漂走。今日进军交战如果获胜,功劳名声就会都很显赫;如果不能获胜,就

连尸骨也回不了家乡，再没有其他的路了。你们要努力呀！”于是亲自带头，冲在前面，部众都情绪高昂，奋勇争先，在渭桥把姚丕打得大败。姚泓率领军队救援，被姚丕战败的兵士冲撞践踏，没有交战就溃散了；姚谌等人都被杀死，姚泓单人匹马逃回宫廷。王镇恶从平朔门进入长安，姚泓和姚裕等几百骑兵逃往石桥。东平公姚赞听说姚泓失败，率领军队赶去，部众都溃散逃走；胡翼度投降太尉刘裕。

姚泓准备出去投降，他的儿子姚佛念，年方十一岁，对姚泓说：“晋国人将要发泄他们的怨气，即使投降，也一定不能免死，不如自杀。”姚泓惆怅迷惘，没有回答。姚佛念登上宫墙，跳下来摔死。二十四日，姚泓率领妻子儿女、臣属到王镇恶军营门前，请求投降，王镇恶把他们交给有关官员看管。城中夷人、汉人六万多户，王镇恶施以恩惠，以晋国朝廷的名义安抚慰问，号令严明，百姓安居乐业。

九月，太尉裕至长安，镇恶迎于灞上。裕劳之曰：“成吾霸业者卿也！”镇恶再拜谢曰：“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学冯异邪[1]？”镇恶性贪，秦府库盈积，镇恶盗取，不可胜纪；裕以其功大，不问。或谮诸裕曰：“镇恶藏姚泓伪辇，将有异志。”裕使人觇之，镇恶剔取其金银，弃辇于垣侧，裕意乃安。

裕收秦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送诣建康[2]。其余金玉、缯帛、珍宝，皆以颁赐将士[3]。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东平公赞帅宗族百余人诣裕降，裕皆杀之。送姚泓至建康，斩于市。

裕以薛辩为平阳太守,使镇捍北道。

裕议迁都洛阳。咨议参军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骇动。今暴师日久,士卒思归,迁都之计,未可议也。"裕乃止。

羌众十余万口奔陇上[4],沈林子追击至槐里[5],俘虏万计。

河西王蒙逊闻太尉裕灭秦,怒甚。门下校郎刘祥入言事[6],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7]!"遂斩之。

初,夏王勃勃闻太尉裕伐秦,谓群臣曰:"姚泓非裕敌也。且其兄弟内叛,安能拒人?裕取关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将南归;留子弟及诸将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马砺兵,训养士卒,进据安定,秦岭北郡县镇戍皆降之。裕遣使遗勃勃书,约为兄弟;勃勃使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报书而阴诵之,对裕使者,口授舍人使书之。裕读其文,叹曰:"吾不如也!"

16 广州刺史谢欣卒;东海人徐道期聚众攻陷州城,进攻始兴,始兴相彭城刘谦之讨诛之。诏以谦之为广州刺史。

17 癸酉,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赐、鲁轨、韩延之、刁雍、王慧龙及桓温之孙道度、道子、族人桓谧、桓璲、陈郡袁式等皆诣魏长孙嵩降。秦匈奴镇将姚成都及弟和都举镇降魏。魏主嗣诏民间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赏之。冬,十月,己酉,嗣召长孙嵩等还。司马休之寻卒于魏。魏赐国璠爵淮南公、道赐爵池阳子、鲁轨爵襄阳公。刁雍表求南鄙自效,嗣以雍为建义将军。雍聚众于河、济

之间，扰动徐、兖；太尉裕遣兵讨之，不克。雍进屯固山[8]，众至二万。

18 诏进宋公爵为王，增封十郡；辞不受。

19 西秦王炽磐遣左丞相昙达等击秦故将姚艾，艾遣使称藩，炽磐以艾为征东大将军、秦州牧。征王松寿为尚书左仆射。

20 十一月，魏叔孙建等讨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9]，平之。

【注释】

①冯异（？～公元 34 年）：东汉初将领。字公孙，颍川城父（今河南宝丰东）人。好读书，通《左传》、《孙子兵法》。新莽时，以郡掾监五县，对抗起义军。后归刘秀，渐升至偏将军，从刘秀破王郎，封应侯。为人谦退不伐，诸将并坐论功时，冯异常退避树下，军中因之称他为“大树将军”。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封阳夏侯，任征西大将军，击败赤眉军。后进军西北，卒于军中。

②彝器：古代青铜祭祀器物，如钟鼎之类。 土圭：古代用以测量日影、正四时和测度土地的器具。 浑仪：古代观察天体位置的仪器，类似现在的天球仪。 记里鼓：记录里程的车子。车上二层，皆有木人，车行齿轮转动，每行一里，下层木人击鼓一槌，行十里，上层木人击钟一次。 指南车：指示方向的车子。车上安装的罗盘，时刻指着南北方向。

③缯（zēng 增）：古代对丝织品的统称。

④陇上：地名，泛指陇山以西地区，约当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

⑤槐里：地名，即今陕西兴平东南南佐村。

⑥门下校郎：职官名，职责是监察文武官员，刺探臣民言行、发现可疑之处，直接禀报君主或执政大臣。

⑦“敢研研”句：研研，《晋书·沮渠蒙逊传》作“妍妍”，于义为长，译文从之。 妍（yán 炎）：美丽。

⑧固山：地名，在今山东长清东南。

⑨西山:山名,在今河北宣化东北。

【译文】

九月,太尉刘裕到达长安,王镇恶到灞上迎接他。刘裕慰劳他说:"完成我霸主业绩的,是你啊。"王镇恶一再叩头,谦让说:"这是明公的声威,各位将领的力量,我有什么功劳呢?"刘裕笑着说:"你想学冯异吗?"王镇恶性情贪婪,秦国府库中物资堆积,王镇恶从中窃取,无法计数;刘裕因为他的功劳大,不追究。有人向刘裕诬陷他说:"王镇恶收藏姚泓的车驾,将有反叛的心意。"刘裕派人窥探,王镇恶剔除车驾上的金银后,把车驾抛在院墙外,刘裕的心意才安定下来。

刘裕收集秦国的彝器、浑天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送到建康。其余的金银玉石、绫罗绸缎、珍珠宝器,都拿出来赏赐给将领士兵。秦国平原公姚璞、并州刺史尹昭献出蒲坂投降,东平公姚赞率领宗族中一百多人前往刘裕那里投降,刘裕将他们全部杀了。刘裕把姚泓押送到建康,在街市上杀了他。

刘裕委派薛辩担任平阳太守,命令他镇守、捍卫北部边境。

刘裕提议把都城迁到洛阳,咨议参军王仲德说:"不寻常的事情,本来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一旦迁都,必然引起恐惧骚动。现在,军队在外已经很久,兵士盼望归家,迁都的计划,不能讨论。"刘裕于是才作罢。

羌族十多万人向西逃往陇上,沈林子追击到槐里,俘虏的以万计数。

河西王沮渠蒙逊听说太尉刘裕灭掉秦国,十分愤怒。门下校郎刘祥进去向他禀报事情,沮渠蒙逊说:"你听说刘裕进入关中,竟敢一副笑脸!"于是杀了他。

当初,夏王赫连勃勃听说太尉刘裕征伐秦国,对臣属们说:"姚泓不是刘裕的对手。而且兄弟在内部叛乱,怎么能抵御别人?刘裕

攻下关中是肯定的了。不过，刘裕不能长久停留，必将回到南方；留下子弟和各将领守卫，我再去攻取就如同拾取草芥一样容易了。”于是喂饱战马，磨利兵器，训练士卒，进军占据安定，秦国岭北的郡县和重镇戍所都向他投降。刘裕派遣使者送信给赫连勃勃，相约结为兄弟之国；赫连勃勃派中书侍郎皇甫徽写回信，自己默记在心，当着刘裕使者的面，口授给中书舍人，让他照写。刘裕读回信中的文字，叹息说：“我赶不上他！”

16 广州刺史谢欣去世；东海人徐道期聚集部众，攻下州城，进军攻打始兴，始兴相彭城人刘谦之讨伐，诛杀了他。皇帝下诏任命刘谦之为广州刺史。

17 初四，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赐、鲁轨、韩延之、刁雍、王慧龙和桓温的孙子桓道度、桓道子、同族的人桓谧、桓璲、陈郡人袁式等人，都前去向魏国长孙嵩投降。秦国镇守匈奴堡的将领姚成都和弟弟姚和都献出城池营垒，投降魏国。魏国君主拓跋嗣下诏，民间如有得到姚氏子弟而送到平城的，给予奖赏。冬，十月，十一日，拓跋嗣征召长孙嵩等人返回。司马休之不久在魏国去世。魏国赐给司马国璠爵位为淮南公、司马道赐爵位为池阳子、鲁轨爵位为襄阳公。刁雍上奏章请求在南部边境效力，拓跋嗣任命刁雍为建义将军。刁雍在黄河、济水之间聚集部众，侵扰晋国的徐州、兖州；太尉刘裕派遣军队讨伐他，不能取胜。刁雍进军屯驻固山，部众达到二万人。

18 皇帝下诏晋升宋公刘裕的爵位为王，增封十个郡；刘裕辞让不接受。

19 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左丞相乞伏昙达等人，攻打旧日秦国的将领姚艾，姚艾派遣使者称臣，乞伏炽磐委派姚艾担任征东大将军、秦州牧。征召王松寿担任尚书左仆射。

20 十一月，魏国叔孙建等人讨伐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人，平定了他们。

21 辛未,刘穆之卒,太尉裕闻之,惊恸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

穆之之卒也,朝廷恇惧[1],欲发诏,以太尉左司马徐羡之代之。中军咨议参军张邵曰:"今诚急病,任终在徐;然世子无专命[2],宜须咨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从事中郎谢晦曰:"休元轻易[3],不若羡之。"乃以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杨尹,代管留任。于是朝廷大事常决于穆之者,并悉北咨。

裕以次子桂阳公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雍·东秦二州刺史[4]。义真时年十二。以太尉咨议参军京兆王脩为长史,王镇恶为司马,领冯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为中兵参军,仍以田子领始平太守,德祖领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为雍州治中从事史。

先是,陇上流户寓关中者,望因兵威得复本土,及置东秦州,知裕无复西略之意,皆叹息失望。

关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长安,王镇恶功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峣柳之捷,与镇恶争功不平。裕将还,田子及傅弘之屡言于裕曰:"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裕私谓田子曰:"钟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瓘故也[5]。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则勿任,任则勿疑。"裕既

委镇恶以关中，而复与田子有后言，是斗之使为乱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⑥。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

【注释】

①恇(kuāng 匡)惧：害怕、惊慌。

②世子：指刘裕的世子刘义符。

③休元：王弘的表字。

④"领雍"句：东秦州，治所与雍州设在一起，实际上形同虚设。

⑤"钟会"句：钟会(公元225～264年)，三国时魏大臣。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少博学，有才艺。齐王曹芳正始中，为秘书郎，迁尚书中书侍郎。高贵乡公曹髦即位，赐爵关内侯，为司马昭重要谋士。后迁黄门侍郎，以讨诸葛诞有功，迁司隶校尉。景元二年(公元262年)，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次年，与邓艾分兵灭蜀。后因谋叛被杀。　卫瓘(公元220～291年)，西晋大臣。字伯玉，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人。魏末，任侍中，邓艾、钟会伐蜀，瓘为监军。钟会叛乱，瓘将其平定(详见本书第78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即公元264年)。入晋后，官至司空，并与汝南王司马亮受武帝遗诏同辅惠帝，得罪惠帝贾皇后，贾后指使楚王司马玮将瓘杀害。

⑥丰、鄗(hào 号)：周朝国都名，鄗，现通常写作"镐"。丰，即丰邑，在今陕西长安西北沣河西岸。镐，即镐京，在今陕西长安西北丰镐村附近，周武王时迁都于此。

【译文】

21 初三，刘穆之去世，太尉刘裕听说后，震惊悲痛，连日里哀伤惋息。起初，刘裕想留在长安，规划治理西北，但各将领僚属都因长久征战，想要回去，大多不愿留下来。恰巧刘穆之去世，刘裕因朝廷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于是决定返回东方。

刘穆之去世后，朝廷惊慌畏惧，打算颁布诏令，委派太尉左司

马徐羡之接替刘穆之。中军咨议参军张邵说："现在的确形势急迫，重任终归落在徐羡之身上；不过世子不能擅自决定，应该征询太尉的意见。"刘裕想用王弘来接替刘穆之。从事中郎谢晦说："王休元轻佻浮躁，不如徐羡之。"于是朝廷委派徐羡之担任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杨尹，代替刘穆之掌管留守事务。于是，平常由刘穆之决定的朝廷大事，都要到北方直接向刘裕咨询。

刘裕委派次子桂阳公刘义真担任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兼任雍·东秦二州刺史。刘义真这时十二岁。刘裕委派太尉咨议参军京兆人王脩担任长史，王镇恶担任司马，兼任冯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都担任中兵参军，又委派沈田子兼任始平太守，毛德祖兼任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担任雍州治中从事史。

在这以前，陇上寓居在关中的流民，盼望凭借军威，得以返回故土；等到设置东秦州，知道刘裕不再有向西征伐的心意，都叹息失望。

关中人一向敬重王猛，刘裕攻克长安，王镇恶的功劳最大，因此南方将领都忌妒他。沈田子自认为有峣柳大捷的功劳，和王镇恶争功，心中不满。刘裕将要返回，沈田子和傅弘之多次向刘裕进言说："王镇恶的老家在关中，不能信赖他。"刘裕说："现在留下你们文武官员和精锐兵士一万人，他若想作乱，只足以自取灭亡而已。不要多说了。"刘裕私下里对沈田子说："钟会之所以不能达到叛乱的目的，是因为有卫瓘的缘故。俗话说：'一只凶猛的野兽，赶不上一群狐狸。'你们十多人，怎么会怕王镇恶？"

臣司马光以为：古人说过，"怀疑一个人就不要任用他，任用他就不要怀疑。"刘裕把关中委托给王镇恶后，又和沈田子背后谈话，这是使他们争斗，造成祸乱。可惜呀！延续一百年的敌寇，广阔一千里的境土，历经艰难困苦得到手，却轻而易举地失去，使丰、镐古都又落入敌寇手中。荀子说："兼并容易

做到，凝结成一体很难。”的确是这样啊！

22 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1]，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诚多诸君怀本之志，今以次息与文武贤才共镇此境[2]，勉与之居。”十二月，庚子，裕发长安，自洛入河，开汴渠而归[3]。

23 氐豪徐骇奴、齐元子等拥部落三万在雍，遣使请降于魏。魏主嗣遣将军王洛生、河内太守杨声等西行以应之。

24 闰月，壬申，魏主嗣如大甯、长川[4]。

25 秦、雍人千余家推襄邑令上谷冠赞为主以降于魏，魏主嗣拜赞魏郡太守。久之，秦、雍人流入魏之河南、荥阳、河内者，户以万数，嗣乃置南雍州，以赞为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阳；立雍州郡县以抚之。赞善于招怀，流民归之者，三倍其初。

26 夏王勃勃闻太尉裕东还，大喜，问于王买德曰：“朕欲取关中，卿试言其方略。”买德曰：“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复以中原为意。此天以关中赐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险要，宜先遣游军断之；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然后传檄三辅，施以威德，则义真在网罟之中[5]，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抚军大将军璝都督前锋诸军事，帅骑二万向长安，前

将军昌屯潼关，以买德为抚军右长史，屯青泥，勃勃将大军为后继。

27是岁，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卒。

【注释】

①长安十陵：指西汉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十一陵，仅称十陵，是举其大数。三秦父老把西汉刘姓统治者称为刘裕的祖先，是企图把刘裕留在关中。

②次息：次子。息，儿子。

③汴渠：运河名，自今河南荥阳东北接黄河，东南经今开封市南、民权县与商丘市北，复东南经今安徽砀山、萧县北，至江苏徐州市北入泗水。魏晋时为中原通往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水运干道。

④长川：城名，在今内蒙古兴和西北。

⑤罟(gǔ 古)：捕鱼的网。

【译文】

22三秦地区的民众听说刘裕将要返回，到刘裕门前流着眼泪诉说："残留下来的民众受不到朝廷的教化，到现在有一百年了，刚看到汉人的衣着穿戴，人人互相道贺。长安十陵是您家的坟墓，咸阳宫殿是您家的住宅，舍弃这里，想要到哪里去呢？"刘裕为此很伤感，宽慰他们说："我接受朝廷的命令，不能擅自留下来。实在感激各位怀念先辈的心意，现在委派次子和贤明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共同镇守这片疆域，希望你们之间好好相处。"十二月，初三，刘裕从长安出发，从洛阳进入黄河，开通汴渠后返回。

23氐族豪强徐骇奴、齐元子等人拥有部落三万户，住在雍城，派遣使者向魏国请求投降。魏国君主拓跋嗣派遣将军王洛生、河内太守杨声等人向西开进，去接应他们。

24 闰月，初五，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大甯、长川。

25 秦州、雍州人一千多家推举襄邑令上谷人寇赞为首领，向魏国投降，魏国君主拓跋嗣任命寇赞为魏郡太守。过了些时，秦州、雍州人流亡到魏国的河南、荥阳、河内三郡的，户数以万计数，拓跋嗣于是设置南雍州，委派寇赞担任刺史，封他为河南公，治所设在洛阳；设置雍州郡县来安抚流民。寇赞善于招徕怀柔，归附他的流民，是当初的三倍。

26 夏王赫连勃勃听说太尉刘裕返回东方，非常高兴，询问王买德说："我想夺取关中，你来谈谈方法谋略。"王买德说："关中是块形势十分优越便利的地方，然而刘裕却以幼小的儿子守卫，匆忙返回，正想急于篡夺皇位，再没有空闲把中原放在心上。这是上天把关中赐给我们，时机不可失去。青泥、上洛，是贯通南北的要地，应该先派遣游动的军队切断它们的通道；东面堵住潼关，断绝他们向东归逃的水陆通道；然后传布檄令到三辅地区，恩威并施，这样刘义真就如同处于网罗之中，不难擒获。"赫连勃勃于是委派他的儿子抚军大将军赫连璝担任都督前锋诸军事，率领二万骑兵开往长安，前将军赫连昌屯驻潼关，委派王买德担任抚军右长史，屯驻青泥，赫连勃勃亲自率领大军做为后援力量。

27 这一年，魏国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去世。

十四年

1 春，正月，丁酉朔，魏主嗣至平城，命护高车中郎将薛繁帅高车、丁零北略，至弱水而还[1]。

2 辛巳[2]，大赦。

3 夏赫连璝至渭阳，关中民降之者厚给[illegible]

子将兵拒之，畏其众盛，退屯刘迴堡[3]，遣使还报王镇恶。镇恶谓王脩曰："公以十岁儿付吾属，当共思竭力；而拥兵不进，虏何由得平？"使者还，以告田子。田子与镇恶素有相图之志，由是益忿惧。未几，镇恶与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军中讹言："镇恶欲尽杀南人，以数十人送义真南还，因据关中反。"辛亥，田子请镇恶至傅弘之营计事；田子求屏人语，使其宗人沈敬仁斩之幕下，矫称受太尉令诛之。弘之奔告刘义真，义真与王脩被甲登横门以察其变[4]。俄而田子帅数人来，言镇恶反，脩执田子，数以专戮，斩之；以冠军将军毛脩之代镇恶为安西司马。傅弘之大破赫连璝于池阳，又破之于寡妇渡[5]，斩获其众，夏兵乃退。

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严。琅邪王德文先归建康。

裕闻王镇恶死，表言"沈田子忽发狂易[6]，奄害忠勋。"追赠镇恶左将军、青州刺史。

以彭城内史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领河东太守，镇蒲坂；征荆州刺史刘道怜为徐、兖二州刺史。

裕欲以世子义符镇荆州，以徐州刺史刘义隆为司州刺史，镇洛阳。中军咨议张邵谏曰："储贰之重，四海所系，不宜处外。"乃更以义隆为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彦之为南蛮校尉，张邵为司马，领南郡相，冠军功曹王昙首为长史，北徐州从事王华为西中郎主簿，沈林子为西中郎参军。义隆尚幼，府事皆决于邵。昙首，弘之弟也。裕谓义隆曰："王昙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

以南郡公刘义庆为豫州刺史。义庆，道怜之子也。

裕解司州，领徐、冀二州刺史。

4 秦王炽磐以乞伏木弈干为沙州刺史⑦，镇乐都。

【注释】

①弱水：河流名，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境。

②辛巳：正月丁酉朔，无辛巳。

③刘回堡：地名，在今陕西兴平西南。

④横门：长安城北出东头第一门。

⑤寡妇渡：地名，在今甘肃庆阳北。

⑥狂易：神经失常后性情狂暴，改变了常态。

⑦"秦王"句：姚氏的后秦已灭，西秦始单称为"秦"。

【译文】

十四年（戊午，公元 418 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君主拓跋嗣到达平城，命令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领高车、丁零部落向北进军，到达弱水后返回。

2 辛巳日，大赦天下。

3 夏国赫连瑰到达渭阳，关中投降他的民众，道路上接连不断。龙骧将军沈田子率领军队抵御，畏惧夏国军队的人多势众，退守刘回堡，派遣使者回长安报告王镇恶。王镇恶对王脩说："刘公把十岁的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应共同竭尽全力；沈田子拥有众多兵士却不前进，敌寇怎么能够平定？"使者回去，把这些话告诉了沈田子。沈田子和王镇恶一向有铲除对方的心意，因此更加憎恨畏惧。不久，王镇恶和沈田子一起出兵到北地，抵御夏国军队，军中传言："王镇恶想杀光南方人，以几十人送刘义真回南方，然后占据关中反叛。"十五日，沈田子邀约王镇恶到傅弘之军营中商议事情；沈田子请求屏退其他人单独谈话，派他同宗的人沈敬仁把王镇恶杀死

在营帐中,假称是接受太尉的命令而诛杀他。傅弘之赶去报告刘义真,刘义真和王脩穿上铠甲,登上横门观察事态的变化。不久,沈田子率领几十人前来,称说王镇恶反叛,王脩捉住沈田子,斥责他擅自诛杀将领的罪行,杀了他;委派冠军将军毛脩之代替王镇恶担任安西司马。傅弘之在池阳把赫连璝打得大败,又在寡妇渡打败了他,杀死、俘获的人很多,夏国军队于是撤退。

二十六日,太尉刘裕到达彭城,解除戒严状态。琅邪王司马德文先行回到建康。

刘裕听说王镇恶被杀,上奏章说:"沈田子忽然神经错乱,杀害忠良功臣。"追赠王镇恶为左将军、青州刺史。

朝廷委派彭城内史刘遵考担任并州刺史,兼任河东太守,镇守蒲坂;征召荆州刺史刘道怜担任徐、兖二州刺史。

刘裕打算委派世子刘义符镇守荆州,委派徐州刺史刘义隆担任司州刺史,镇守洛阳。中军咨议参军张邵规劝说:"继承人的地位很贵重,维系着天下人心,不应派驻外地。"于是另外委派刘义隆担任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委派南郡太守到彦之担任南蛮校尉,张邵担任司马,兼任南郡相,冠军功曹王昙首担任长史,北徐州从事王华担任西中郎主簿,沈林子担任西中郎参军。刘义隆年纪还很小,府中事务都由张邵决定。王昙首,是王弘的弟弟。刘裕对刘义隆说:"王昙首沉稳刚毅,有见识度量,是做宰相的人才,你每件事都应咨询他。"

朝廷委派南郡公刘义庆担任豫州刺史。刘义庆,是刘道怜的儿子。

刘裕解除司州刺史职务,兼任徐、冀二州刺史。

4 秦王乞伏炽磐委派乞伏木弈干担任沙州刺史,镇守乐都。

5 二月，乙弗乌地延帅户二万降秦。

6 三月，遣使聘魏。

7 夏，四月，己巳，魏徙冀、定、幽三州徒河于代都[1]。

8 初，和龙有赤气四塞蔽日，自寅至申[2]，燕太史令张穆言于燕王跋曰："此兵气也。今魏方强盛，而执其使者[3]，好命不通，臣窃惧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东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安东将军李先、给事黄门侍郎奚观帅精骑二万袭燕，又命骁骑将军延普、幽州刺史尉诺自幽州引兵趋辽西，为之声势，嗣屯突门岭以待之[4]。道生等拔乙连城[5]，进攻和龙，与燕单于右辅古泥战，破之，杀其将皇甫轨。燕王跋婴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万余家而还。

9 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赦国中殊死以下，崇继母兰陵萧氏为太妃，以太尉军咨祭酒孔靖为宋国尚书令，左长史王弘为仆射，领选，从事中郎傅亮、蔡廓皆为侍中，谢晦为右卫将军，右长史郑鲜之为奉常，行参军殷景仁为秘书郎，其余百官，悉依天朝之制[6]。靖辞不受。亮，咸之孙[7]，廓，谟之曾孙[8]；鲜之，浑之玄孙[9]；景仁，融之曾孙也[10]。景仁学不为文，敏有思致；口不谈义，深达理体；至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

10 魏天部大人白马文贞公崔宏疾笃，魏主遣侍臣问病，一夜数返。及卒，诏群臣及附国渠帅皆会葬。

11 秋，七月，戊午，魏主嗣至平城。

12 九月，甲寅，魏人命诸州调民租，户五十石，积于定、相、冀三州。

13 河西王蒙逊复引兵伐凉，凉公歆将拒之，左长史张体顺固谏，乃止。蒙逊芟其秋稼而还。

歆遣使来告袭位。冬，十月，以歆为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酒泉公[11]。

14 姚艾叛秦，降河西王蒙逊，蒙逊引兵迎之。艾叔父隽言于众曰："秦王宽仁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为从河西王西迁？"众咸以为然，乃相与逐艾，推隽为主，复归于秦。秦王炽磐征隽为侍中、中书监，赐爵陇西公，以左丞相昙达为都督洮·罕以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秦州牧[12]，镇南安。

【注释】

①徒河：本为地名，在今辽宁锦州。这里用为种族名，前燕时，徒河人随慕容氏外迁，留居冀、定、幽三州者，魏人遂将其称为徒河。

②寅：时辰名，早晨三至五时为寅时。　申：时辰名，下午三至五时为申时。

③"而执"句：指扣留魏国使者于什门，见本书第116卷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

④突门岭：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河北西北部。

⑤乙连城：城名，确址待考，疑在今辽宁建昌县或河北青龙县一带。

⑥天朝：皇帝的朝廷称为天朝，这是相对于分封诸王或藩国而言。本处指晋朝廷。

⑦傅咸(公元239～294年)：西晋官吏。字长虞，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武帝咸宁初(公元275年)，袭父傅玄爵为清泉侯，任尚书右丞、冀州刺史等职。后迁司徒左长史，在位多所执正，反对奢侈风尚，认为"奢侈之费，甚

于天灾。”又任京兆尹、司隶校尉等职，打击京城一带门阀士族，卒于官。

⑧蔡谟（公元291～366年）：东晋大臣。字道明，陈留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人。东晋初渡江，累迁至侍中。苏峻之乱时，为吴国内史，以官封济阳男。历任太傅、太尉、司空、录尚书事、司徒等职。以除司徒三年不就职，被免为庶人。详见本书第98卷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

⑨郑浑：三国时魏官吏。字文公，河南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南）人。东汉末为下蔡长、邵陵令，所在课使耕桑，无不举赡。曹操辟为丞相掾属，迁左冯翊，又任上党太守等职。魏文帝时，又迁阳平、沛郡等郡太守，曾在萧、相二县兴陂遏，开稻田，百姓号曰“郑陂”。明帝时迁将作大匠，旋卒。

⑩“殷之”句：殷融事迹，详见本书第94卷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

⑪七郡：指敦煌、酒泉、晋兴、建康、凉兴、会稽、广夏等七郡（后二郡为李暠所置）。

⑫洮、罕：指临洮（今甘肃岷县）、枹罕（今甘肃临夏西南）。

【译文】

5 二月，乙弗乌地延率领二万户投降秦国。

6 三月，晋国派遣使者到魏国通问修好。

7 夏，四月，初四，魏国把冀、定、幽三州的徒河人迁到代都。

8 当初，和龙有红色的气体，四周弥漫，遮住了太阳，从寅时一直持续到申时，燕国太史令张穆向燕王冯跋进言说：“这是有战争的气象。现在魏国正强盛，我们却扣留他们的使者，通好的使命不相往来，臣下私下里为这事而畏惧。”冯跋说：“我正考虑这件事。”五月，魏国君主拓跋嗣向东巡视，到达濡源和甘松，派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安东将军李先、给事黄门侍郎奚观，率领二万精锐的骑兵袭击燕国，又命令骁骑将军延普、幽州刺史尉诺从幽州率领军队赶往辽西，为他们增添声威和气势，拓跋嗣驻扎在突门岭，等待捷报。长孙道生等人攻下乙连城，进军攻打和龙，和燕国单于右辅古泥交战，打败了他，杀死他的将领皇甫轨。燕王冯跋环绕城池固守，魏国

人攻打，没有攻下来，掳掠民众一万多家后返回。

9 六月，太尉刘裕开始接受相国、宋公、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的诏命，赦免封国内死罪以下的囚犯，尊崇继母兰陵人萧氏为太妃，委派太尉军咨祭酒孔靖担任宋国尚书令，左长史王弘担任仆射，兼任官吏任免事务，从事中郎傅亮、蔡廓都担任侍中，谢晦担任右卫将军，右长史郑鲜之担任奉常，行参军殷景仁担任秘书郎，其余文武官员，都仿照晋朝廷的制度。孔靖推辞，不接受。傅亮，是傅咸的孙子；蔡廓，是蔡谟的曾孙；郑鲜之，是郑浑的玄孙；殷景仁，是殷融的曾孙。殷景仁好学而不写文章，反应敏捷，有思想意趣；口中不谈礼义，却深明治国的大体；至于国家典章、朝廷礼仪、旧时法规、文书格式，无不撰述记载，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有出仕的心意。

10 魏国天部大人白马文贞公崔宏病重，魏国君主派遣侍奉的臣子询问病情，一夜来回几次。等到崔宏去世，诏令臣属和附属部落的首领都一起去参加葬礼。

11 秋，七月，二十四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到达平城。

12 九月，二十一日，魏国朝廷命令各州征调民众的租谷，每户五十石，储存在定、相、冀三州。

13 河西王沮渠蒙逊又率领军队征伐凉国，凉公李歆准备抵御，左长史张体顺坚决地劝阻，才作罢。沮渠蒙逊割取凉国的秋粮后返回。

李歆派遣使者到晋国来报告他已继位的事。冬，十月，晋朝廷任命李歆为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酒泉公。

14 姚艾背叛秦国，投降河西王沮渠蒙逊，沮渠蒙逊率领军队迎接姚艾。姚艾的叔父姚隽对众人说："秦王宽厚仁慈，有胸襟气度，我们完全可以安心地留下来侍奉他，为什么要跟着河西王向西迁徙？"众人都认为有道理，于是一起驱逐姚艾，推举姚隽为首领，又归附秦国。秦王乞伏炽磐征召姚隽为侍中、中书监，赐爵位为陇西公，委派左丞相乞伏昙达担任都督洮·罕以东诸军事、征东大将

军、秦州牧，镇守南安。

15 刘义真年少，赐与左右无节，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谮脩于义真曰："王镇恶欲反，故沈田子杀之。脩杀田子，是亦欲反也。"义真信之，使左右刘乞等杀脩。

脩既死，人情离骇，莫相统壹。义真悉召外军入长安，闭门拒守。关中郡县悉降于夏。赫连璝夜袭长安，不克。夏王勃勃进据咸阳，长安樵采路绝。

宋公裕闻之，使辅国将军蒯恩如长安，召义真东归；以相国右司马朱龄石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1]，代镇长安。裕谓龄石曰："卿至，可敕义真轻装速发，既出关，然可徐行。若关右必不可守，可与义真俱归。"又命中书侍郎朱超石慰劳河、洛。

十一月，龄石至长安。义真将士贪纵，大掠而东，多载宝货、子女，方轨徐行。雍州别驾韦华奔夏[2]。赫连璝帅众三万追义真；建威将军傅弘之曰："公处分亟进；今多将辎重，一日行不过十里，虏追骑且至，何以待之？宜弃车轻行，乃可以免。"义真不从。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断后，力战连日。至青泥，晋兵大败，弘之、恩皆为王买德所禽；司马毛脩之与义真相失，亦为夏兵所禽。义真行在前，会日暮，夏兵不穷追，故得免；左右尽散，独逃草中。中兵参军段宏单骑追寻，缘道呼之，义真识其声，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3]，行矣！必不两全，可刎身头以

南，使家公望绝④。”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义真于背，单马而归。义真谓宏曰：“今日之事，诚无算略；然丈夫不经此，何以知艰难？”

【注释】

①“以相国”句：晋国原本已在襄阳设置雍州，本句中的“雍州”为北雍州。

②“雍州”句：韦华原本为后秦臣属，见晋军东归，故投奔夏国。

③身：自身，晋人常用作第一人称。

④家公：对自己父亲的称呼，犹今言家父。

【译文】

15 刘义真年纪小，赏赐左右的人没有节制，王脩每每加以抑制。左右的人都很怨恨，向刘义真诬陷王脩说：“王镇恶想要反叛，所以沈田子杀了他。王脩杀死沈田子，这也是想要反叛。”刘义真相信他们的话，命令身边亲信刘乞等人杀死王脩。

王脩死后，人心离散、惊慌，互不相统属。刘义真把外地的军队全部召入长安，关闭城门防守。关中郡县都投降夏国。赫连璝在夜晚袭击长安，没有攻下。夏王赫连勃勃进军占据咸阳，长安打柴的道路被断绝了。

宋公刘裕听到这个消息，命令辅国将军蒯恩前往长安，征召刘义真回到东方；委派相国右司马朱龄石担任都督关中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接替刘义真镇守长安。刘裕对朱龄石说：“你到了长安，可以命令刘义真以轻便的装备快速前进，出了函谷关，然后可以慢慢行进。如果关西确实不能守住，可以和刘义真一同返回。”又命令中书侍郎朱超石慰问黄河、洛水一带的军民。

十一月，朱龄石到达长安。刘义真的将领士兵贪婪放纵，满载着贵重物品、女子，两车并排，慢慢行走。雍州别驾韦华逃往夏国。赫连璝率领三万兵士追击刘义真；建威将军傅弘之说：“宋公吩咐

要快速前进；现在带上众多的轻重装备和物资，一天行进不超过十里，敌寇追击的骑兵即将赶到，怎么能对付他们？应该放弃车辆，轻装前进，才可以避免祸难。”刘义真不听从。不久，夏国军队大批地赶到，傅弘之、蒯恩在后面掩护，连续奋战了几天。到达青泥，晋国军队大败，傅弘之、蒯恩都被王买德擒获；司马毛脩之和刘义真走散，也被夏国军队擒获。刘义真走在前面，正巧天色已晚，夏国军队没有拼命追赶，所以得以逃脱；左右的人都逃散了，独自逃进草丛中。中兵参军段宏单人匹马地追赶寻找，沿路呼喊刘义真，刘义真听出了段宏的声音，出来和他会合，说：“你不是段中兵吗？我在这里，一起走吧！如果两人不能同时保全，可以割下我的头向南返回，让我的父亲不再寄托希望。”段宏哭着说：“无论生死都要在一起，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把刘义真绑在自己背上，骑着一匹马返回。刘义真对段宏说：“今日的事情，实在是没有算计谋略；不过，大丈夫不经过这样的失败，怎么知道事业的艰难？”

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勃勃裸之，弘之叫骂而死。勃勃积人头为京观，号曰骷髅台。长安百姓逐朱龄石，龄石焚其宫殿，奔潼关。勃勃入长安，大飨将士，举觞谓王买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验，可谓算无遗策。此觞所集，非卿而谁？”以买德为都官尚书，封河阳侯。

龙骧将军王敬先戍曹公垒[1]，龄石往从之。朱超石至蒲坂，闻龄石所在，亦往从之。赫连昌攻敬先垒，断其水道；众渴，不能战。城且陷，龄石谓超石曰：“弟兄俱死异域，使老亲何以为心？尔求间道亡归，我死此，无恨矣。”超

石持兄泣曰:"人谁不死,宁忍今日辞兄去乎?"遂与敬先及右军参军刘钦之皆被执送长安,勃勃杀之;钦之弟秀之悲泣不欢燕者十年。钦之,穆之之从兄子也。

宋公裕闻青泥败,未知义真存亡,刻日北伐。侍中谢晦谏以"士卒疲弊,请俟他年";不从。郑鲜之上表,以为:"虏闻殿下亲征,必并力守潼关。径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舆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且虏虽得志,不敢乘胜过陕者,犹摄服大威,为将来之虑故也。若造洛而反,虏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边患。况大军远出,后患甚多。昔岁西征,刘钟狼狈[2];去年北讨,广州倾覆[3];既往之效,后来之鉴也。今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吴群盗攻没诸县,皆由困于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领颙颙以望殿下之返旆[4],闻更北出,不测浅深之谋,往还之期,臣恐返顾之忧更在腹心也。若虑西虏更为河、洛之患者,宜结好北虏[5];北虏亲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矣。"会得段宏启,知义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义真为建威将军、司州刺史;以段宏为宋台黄门郎[6],领太子右卫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为河东太守,代刘遵考守蒲坂。

【注释】

①曹公垒:营垒名,公元3世纪初曹操所筑,在今陕西潼关东北。

②"昔岁"二句:指农民军袭击冶亭、刘钟仓促应战之事,见本书第117卷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

③"去年"二句:指徐道期攻陷广州之事,见本卷上年(公元417年)。

④颙颙(yóng 喁):仰慕的样子。 旆(pèi 配):旌旗。

⑤北虏：指魏国。

⑥宋台：刘裕封国的政权机构，实为刘宋王朝政权机构的雏形。

【译文】

夏王赫连勃勃想使傅弘之投降，傅弘之不屈服。赫连勃勃脱光他的衣服，傅弘之高声大骂而死。赫连勃勃把晋国军队的人头堆积成山丘，称为骷髅台。长安的百姓驱逐朱龄石，朱龄石焚毁宫殿，逃往潼关。赫连勃勃进入长安，大举犒赏将领士兵，举着酒杯对王买德说："你往日的话，一年就应验了，可以说是谋划精确，没有丝毫差误。这杯酒，不敬你敬谁呢？"委任王买德为都官尚书，封为河阳侯。

龙骧将军王敬先戍守曹公垒，朱龄石前去投奔他。朱超石到达蒲坂，听说朱龄石所在的地方后，也前去曹公垒依从王敬先。赫连昌攻打王敬先的营垒，切断他的水源；众人口渴，不能作战。城池将要陷落，朱龄石对朱超石说："兄弟都死在异域他乡，使父母怎么安心？你寻小路逃回去，我死在这里，也没有遗憾了。"朱超石抱着哥哥哭泣说："人生谁能不死，我现在怎么忍心辞别哥哥离开呢？"于是和王敬先以及右军参军刘钦之都被擒，押送到长安，赫连勃勃杀了他们；刘钦之的弟弟刘秀之悲伤地哭泣，十年间不曾参加欢歌宴饮。

宋公刘裕听说青泥战败的消息，不知道刘义真的生死，定下日期，准备北伐。侍中谢晦以"兵士疲劳，请求等到来年"的话进行规劝；刘裕不听从；郑鲜之上奏表，认为："敌寇听说殿下亲自征讨，必定合并兵力守卫潼关。直接前去攻打，恐怕不容易攻下来；如果殿下屯驻洛阳，就不必烦劳圣体了。而且敌寇虽然目的得逞，但不敢乘胜越过陕城，这是由于还畏惧殿下的威名，替将来的后路考虑的缘故。如果到了洛阳就返回，敌寇肯定又要产生揣度我们实力的野心，或许会增加边境的祸患。何况大军远出征讨，后患很多。往年

向西征战，刘钟处境窘迫；去年向北讨伐，广州陷落；过去的证验，就是今后的借鉴。现在各州发生大水灾，民众粮食匮乏，三吴地区的盗贼攻下各县，都是由于为征战服役而受困的缘故。江南的官吏百姓，伸长脖子盼望殿下归来，忽然听说又要北伐，不知道计谋的高下，往返的期限，臣下恐怕后顾之忧更要发生在腹心地带了。如果担心西方的敌寇进一步成为黄河、洛水地区的祸患，应该和北方的敌寇结盟和好；同北方的敌寇和好，黄河以南就安定了，黄河以南安定，济水、泗水地区就平静了。"恰在这时，接到段宏的报告，知道刘义真得以幸免，刘裕于是放弃了北伐打算，只是登上城头，向北眺望，感慨地流下眼泪而已。贬降刘义真为建威将军、司州刺史；委派段宏担任宋台黄门郎，兼任太子右卫率。刘裕委派天水太守毛德祖担任河东太守，代替刘遵考守卫蒲坂。

16 夏王勃勃筑坛于灞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17 西秦王炽磐东巡；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余户于枹罕。

18 彗星出天津[1]，入太微[2]，经北斗，络紫微[3]，八十余日而灭。魏主嗣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今四海分裂，灾咎之应，果在何国？朕甚畏之。卿辈尽言，勿有所隐！"众推崔浩使对，浩曰："夫灾异之兴，皆象人事，人苟无衅，又何畏焉？昔王莽将篡汉，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国家主尊臣卑，民无异望。晋室陵夷，危亡不远；彗之为异，其刘裕将篡之应乎！"众无以易其言。

19 宋公裕以谶云"昌明之后尚有二帝[4]"，乃使中书侍郎

王韶之与帝左右密谋鸩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饮食寝处，未尝暂离；韶之伺之经时，不得间。会德文有疾，出居于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缢帝于东堂。韶之，廙之曾孙也。裕因称遗诏，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20 是岁，河西王蒙逊奉表称藩，拜凉州刺史。

21 尚书右仆射袁湛卒。

【注释】

①“彗星”句：彗星的出现，古人常视为是除旧布新的先兆，故魏国君主对此加以注意。天津，星名，现在一般称为银河。

②太微：星垣名，有十星，为三垣之一。古代星象学家将其视为“天帝南宫”。

③紫微：星垣名，有十五星，为三垣之一。古代星象学家将其视为“天帝中宫”。

④吕明：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表字。

【译文】

16 夏王赫连勃勃在灞上建筑祭坛，登上皇帝位，改年号为昌武。

17 西秦王乞伏炽磐向东巡视；十二月，迁徙上邽民众五千多户到枹罕。

18 彗星穿过天津，进入太微垣，经过北斗星，联结紫微垣，八十多天后才消失。魏国君主拓跋嗣又召集一些儒生、方术之士，问他们说：“现在四海分裂，灾祸征兆的应验，到底在哪个国家？我十分畏惧这件事。你们畅所欲言，不要有所隐讳！”众人推举崔浩，让他回答，崔浩说：“灾异的产生，都对应人间事务，人事上如果没有问题，又畏惧什么呢？从前王莽将要篡夺汉朝天下，彗星的出入，正好与现在相同。我国君主尊贵，臣属卑微，民众没有不安分的想法。晋

国王室衰微，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彗星的怪异现象，大概是刘裕将要篡夺皇位的应验吧！”众人没有不同的意见。

19 宋公刘裕因谶书中说“昌明之后还有两个皇帝”，于是指使中书侍郎王韶之和皇帝身边的人密谋毒死皇帝，然后立琅邪王司马德文。司马德文时常陪在皇帝的身边，饮食起居，从没有过短暂的离开；王韶之窥伺了很长时间，没有机会。碰巧司马德文生病，到外面居住。十七日，王韶之用宽散的衣服将皇帝勒死在东堂。王韶之，是王廙的曾孙。刘裕于是假称遗诏，拥戴司马德文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

20 这一年，河西王沮渠蒙逊献上奏章，自称藩属，晋国朝廷任命他为凉州刺史。

21 尚书右仆射袁湛去世。

恭皇帝[1]

元熙元年

1 春，正月，壬辰朔，改元。

2 立琅邪王妃褚氏为皇后；后，裒之曾孙也。

3 魏主嗣畋于犊渚[2]。

4 甲午，征宋公裕入朝，进爵为王；裕辞。

5 癸卯，魏主嗣还平城。

6 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

7 刺刘道怜司空出镇京口[3]。

8 夏将叱奴侯提帅步骑二万攻毛德祖于蒲坂，祖不能御，全军归彭城。二月，宋公裕以德祖为荥阳太守，戍虎

牢。

9 夏主勃勃征隐士京兆韦祖思。祖思既至，恭惧过甚，勃勃怒曰："我以国士征汝，汝乃以非类遇我！汝昔不拜姚兴，今何独拜我？我在，汝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汝曹弄笔，当置我于何地邪？"遂杀之。

群臣请都长安。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历世帝王之都，沃饶险固？然晋人僻远，终不能为吾患。魏与我风俗略同，土壤邻接，自统万距魏境裁百余里[4]，朕在长安，统万必危；若在统万，魏必不敢济河而西。诸卿适未见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于长安置南台，以赫连璝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勃勃还统万，大赦，改元真兴。

勃勃性骄虐，视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手自杀之。群臣迕视者凿其目[5]，笑者决其唇，谏者先截其舌而后斩之。

【注释】

①恭皇帝：即司马德文（公元386～421年），字德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东晋孝武帝之子。初封琅邪王，历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后加侍中，领司徒、录尚书六条事。安帝元兴初（公元402年），迁车骑大将军。桓玄执政，进位太宰。玄篡位，以德文为石阳县公。晋室复兴，仍为琅邪王。历任大司马、领司徒等职。刘裕谋杀安帝后，立德文为帝，是为恭帝。在位一年，刘裕篡晋，以恭帝为零陵王，一年后杀之。

②悛渚：地名，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东南、托克托县附近黄河北岸一带。

③"刺刘道怜"句：据胡三省注，"刺"当作"救"，"司空"前脱"以"字，译文据改。

④统万:城名,即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

⑤迕(wǔ 伍):相遇。

【译文】

恭皇帝

元熙元年(己未,公元419年)

1 春,正月,初一,改年号为元熙。

2 立琅邪王妃褚氏为皇后;皇后,是褚裒的曾孙。

3 魏国君主拓跋嗣在犊渚打猎。

4 初三,皇帝征召宋公刘裕入朝,升爵位为王;刘裕推辞。

5 十二日,魏国君主拓跋嗣返回平城。

6 二十九日,将安皇帝安葬在休平陵。

7 皇帝敕令刘道怜以司空的身份出去镇守京口。

8 夏国将领叱奴侯提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到蒲坂攻打毛德祖,毛德祖抵抗不住,全部军队退回彭城。二月,宋公刘裕委派毛德祖担任荥阳太守,戍守虎牢。

9 夏国君主赫连勃勃征召隐士韦祖思。韦祖思到了以后,过分地恭敬畏惧,赫连勃勃发怒说:"我把你当作杰出人才征召来,你却我把我当平庸的人对待!你从前不叩拜姚兴,为什么现在偏偏叩拜我?我在世,你还不把我当作帝王;我死后,你们摇笔杆子的,将把我作践到什么地步?"于是杀了韦祖思。

群臣请求定都长安。赫连勃勃说:"我哪里不知道长安是历代帝王的都城,肥沃富饶、险要坚固?只是晋国人偏僻遥远,终究不能成为我们的祸患。魏国和我们风俗相同,疆域相邻,从统万城到魏国领土,才不过一百多里,我在长安,统万必定危险;如果在统万,魏国必定不敢渡过黄河向西拓展。各位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群臣都说:"这不是我们想得到的。"于是在长安设置南台,委派赫连璝兼任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赫连勃勃返回统万,大赦境

内，改年号为真兴。

赫连勃勃生性骄横暴虐，把人民当作草芥看待。常常登上城头，弓箭、佩剑放在身旁，心中不高兴或怨愤时，就亲手杀人。臣属中有目光和自己对视的，就凿他的眼睛，随意发笑的就裂开他的嘴唇，敢于规劝的，先截断他的舌头，然后杀死他。

10 初，司马楚之奉其父荣期之丧归建康[1]，会宋公称诛翦宗室之有才望者[2]，楚之叔父宣期、兄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蛮中。及从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汝、颍间，聚众以谋复雠。楚之少有英气，能折节下士，有众万余，屯据长社[3]。裕使刺客沐谦往刺之。楚之待谦甚厚。谦欲发，未得间，乃夜称疾，知楚之必往问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赍汤药往视疾，情意勤笃，谦不忍发，乃出匕首于席下，以状告之曰："将军深为刘裕所忌，愿勿轻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为之防卫。

王镇恶之死也，沈田子杀其兄弟七人，唯弟康得免，逃就宋公裕于彭城，裕以为相国行参军。康求还洛阳视母；会长安不守，康纠合关中徙民，得百许人，驱帅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城。时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马文荣者，帅乞活千余户屯金墉城南[4]；又有司马道恭，自东垣帅三千人屯城西，司马顺明帅五千人屯陵云台[5]，司马楚之屯柏谷坞。魏河内镇将于栗磾游骑在芒山上[6]，攻逼交至，康坚守六旬。裕以康为河东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

走[7]。康劝课农桑,百姓甚亲赖之。

司马顺明、司马道恭及平阳太守薛辩皆降于魏,魏以辩为河东太守以拒夏人。

【注释】

①"司马"句:司马荣期被暗杀事,见本书第114卷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

②"会宋公"句:据其他版本,"宋公"下"称"字当为"裕"字,译文据此。

③长社:县名,治今河南长葛东北。

④乞活:西晋惠帝时,并州饥荒,吏民随东燕王司马腾东下,称为"乞活"。此后,流徙谋食者,也被称为"乞活"。

⑤陵云台:台阁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魏晋洛阳城内。

⑥芒山:山名,在今河南永城东北。

⑦"平等"句:上文中,没有其名为"平"的人,此处疑有脱误。

【译文】

10当初,司马楚之运送他父亲司马荣期的灵柩回建康,恰在这时,宋公刘裕诛杀晋国宗室中有才能声望的人,司马楚之的叔父司马宣期、哥哥司马贞之都被杀死,司马楚之逃亡藏匿到竟陵蛮族区域。等到他的堂祖司马休之从江陵投奔秦国,司马楚之逃亡到汝水、颍水一带,聚集部众,图谋报仇。司马楚之年青,有威武的气概,能降低身份,谦恭地对待有才能的人,拥有部众一万多人,屯驻在长社。刘裕派刺客沐谦前去刺杀他。司马楚之对待沐谦十分热情。沐谦想动手,得不到机会,于是在夜晚称说有病,知道司马楚之必定前去问候,想在那个时候刺杀他。司马楚之果然自己送汤药去探望病情,情意真挚厚重,沐谦不忍心下手,于是从席下取出匕首,把实情告诉司马楚之,说:"将军深为刘裕所恨恨,希望不要轻率,以便保全自己。"于是投身到司马楚之手下侍奉他,做他的卫士。

王镇恶死的时候，沈田子杀死他兄弟七人，只有弟弟王康逃脱，逃到彭城归依宋公刘裕，刘裕委任他为相国行参军。王康请求回到洛阳探望母亲；恰在这时，长安失守，王康纠集关中流民，得到一百来人，驱使寄居洛阳的侨民七百多户，共同保卫金墉城。这时，晋国宗室中有很多人逃亡到黄河以南，有个叫司马文荣的，率领流徙谋食的民众一千多户屯驻在金墉城南；又有司马道恭，从东垣率领三千人屯驻金墉城西，司马顺明率领五千人屯驻在陵云台，司马楚之屯驻在柏谷坞。魏国镇守河内的将领于栗磾，派遣游动的骑兵活动在芒山上，围攻逼迫交相到来，王康坚守了六十天。刘裕委派王康担任河东太守，派遣军队救援他，平等都四散逃走。王康鼓励、督促耕田种桑，百姓十分亲近、信赖他。

司马顺明、司马道恭和平阳太守薛辩都向魏国投降，魏国委派薛辩担任河东太守，抵御夏国军队。

11 夏，四月，秦征西将军孔子帅骑五千讨吐谷浑觅地于弱水南[1]，大破之，觅地帅其众六千降于秦，拜弱水护军。

12 庚辰，魏主嗣有事于东庙[2]，助祭者数百国；辛巳，南巡至雁门。五月，庚寅朔，魏主嗣观渔于滱水[3]；己亥，还平城。

13 凉公歆用刑过严，又好治宫室，从事中郎张显上疏，以为："凉土三分[4]，势不支久。兼并之本，在于务农；怀远之略，莫如宽简。今入岁已来，阴阳失序，风雨乖和；是宜减膳彻悬[5]，侧身脩道，而更繁刑峻法，缮筑不止，殆非所以致兴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兴[6]，二世以四海而灭，前车

之轨,得失昭然。太祖以神圣之姿,为西夏所推[7],左取酒泉,右开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遗志,混壹凉土,侔纵张后[8],将何以下见先王乎?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脩政事,外礼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臣谓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逊,亦惧蒙逊方为社稷之忧。"歆览之,不悦。

主簿氾称上疏谏曰:"天之子爱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灾异以戒告之,改者虽危必昌,不改者虽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9],敦煌谦德堂陷[10];八月,效谷地裂;二年,元日,昏雾四塞;四月,日赤无光;二旬乃复;十一月,狐上南门;今兹春、夏,地频五震;六月,陨星于建康。臣虽学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请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闻见,不复能远论书传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11],西平地裂,狐入谦光殿前;俄而秦师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为凉州[12],不抚百姓,专为聚敛,建元十九年[13],姑臧南门崩,陨石于闲豫堂;明年为吕光所杀。段业称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余所;既而先王龙兴于瓜州[14],蒙逊篡弑于张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谷,先王鸿渐之地[15],谦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征也。日者,太阳之精,中国之象;赤而无光,中国将衰。谚曰:'野兽入家,主人将去。'狐上南门,亦变异之大者也。今蛮夷益盛,中国益微。愿殿下亟罢宫室之役,止游畋之娱,延礼英俊,爱养百姓,以应天变,防未然。"歆不从。

【注释】

①弱水：河流名，上游为今甘肃山丹河，下游即山丹河与甘州河合流后的黑河，入内蒙古境称额济纳河。

②东庙：太祖拓跋珪的祭庙，建在白登山（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之东。因白登山之西另建有拓跋珪曾祖拓跋郁律、祖拓跋什翼犍、父拓跋寔的三座祭庙，因而分别称为东庙西庙。

③淫水：河流名：即今河北遵化沙河。源自县北长城外，南流经县西，折西南注入庚水（今沽河）。

④"凉土"句：指凉州分别为李氏（西凉）、沮渠氏（北凉）、乞伏氏（西秦）所瓜分。

⑤"是宜"句：按先秦制度，天子膳食为马、牛、羊、犬、豕、鸡六牲，诸侯膳食为三牲。悬、乐悬，天子为宫悬（室中四面悬挂钟磬等乐器），诸侯为轩悬（室中三面悬挂钟磬等乐器）。遇灾年，膳食乐悬的标准降低，而且灾情越严重，降得越厉害。

⑥"昔文王"句：文王，指周文王。文王从岐山创业时，疆土不过百里。

⑦"太祖"二句：太祖，指李暠。李暠为西夏所推之事，见本书第112卷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

⑧张后：指前凉创始者张轨及其子孙。

⑨癸卯：西凉李歆嘉兴元年（公元417年）三月癸酉朔，无癸卯。

⑩谦德堂：前凉统治者张骏占据河西，在姑臧建谦光殿，宫殿得名于专制一方仍然敬奉晋国，"虽谦而光"。李暠占据敦煌，也称臣于晋，故殿名仿张氏之例，称谦德堂。

⑪咸安：东晋简文帝年号，共用二年，元年为公元371年。

⑫"梁熙"句：前秦任命梁熙为凉州刺史，在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

⑬建元：前秦君主苻坚的年号。共用二十一年，元年为公元365年。

⑭瓜州：州名，治今甘肃敦煌西。李暠起事之初，尚无瓜州。其后迁到姑臧，始在敦煌设置瓜州。

⑮"效谷"二句：鸿渐，语出《周易·渐卦》，意为飞鸿渐进于高位。李暠最初为效谷令，故称作鸿渐之地。

【译文】

11 夏,四月,秦国征西将军乞伏孔子率领五千骑兵,到弱水以南讨伐吐谷浑首领觅地,把他打得大败,觅地率领他的部众六千人投降秦国,秦国任命他为弱水护军。

12 二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祭祀东庙,陪同祭祀的有几百个部落;二十二日,向南巡视到雁门。五月,初一,魏国君主拓跋嗣在滏水观看捕鱼;初十,返回平城。

13 凉公李歆施用刑罚过于严厉,又喜爱建造宫室,从事中郎张显上奏疏,认为:"凉州被瓜分成三部分,这种局面按情势不能延续多久。兼并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生产;怀柔远方的谋略,莫过于政治宽松、刑罚简略。今年入春以来,阴阳失去秩序,风雨不调和;这就应该减省膳食、撤除乐器,虔诚地修身养性,却反而严刑峻法,不停地修建宫室,这恐怕不是使国家达到兴隆景象的做法。从前周文王凭着一百里的地方兴起,秦二世拥有四海之内的土地却被灭亡,前面车辆的轨迹,成败得失是一目了然的。太祖凭着圣明的英姿,为中国西部民众所推举,东面取得酒泉,西面开拓西域。殿下不能继承太祖的遗志,统一凉州,和张氏王公相媲美,将怎样到地下再见先王呢?沮渠蒙逊,是夷人中的杰出人物,对内整饬政事,对外尊重有才华的人,作战时,和兵士同时进退;百姓敬重他,乐意为他效力。臣下以为殿下不但不能消灭沮渠蒙逊,还害怕沮渠蒙逊将成为我国的忧患。"李歆看过后,不高兴。

主簿氾称上奏疏规劝说:"上天像对待子女一样地爱护君主,情意恳切到了极点;所以当政治不清明时,先降下灾异来警告他,能改正的,虽然危险也一定会昌盛起来;不改正的,虽然安定也必定灭亡。元年,三月,癸卯日,敦煌谦德堂陷落;八月,效谷地面裂开;二年,正月初一,昏暗的大雾四处弥漫;四月,太阳一片红色,没有光芒,二十天后才恢复原状;十一月,狐狸登上南门城楼;今年春季、夏季,连续发生五次地震;六月,陨石坠落在建康。臣下的学问

虽然不足以考证古事，但年龄已有五十九岁，请求为陛下略微说一些耳闻目睹的灾异，不再远谈史书记载的事情。就在咸安初年，西平地面裂开，狐狸进入到谦光殿前；不久，秦国军队突然到来，都城失守。梁熙担任凉州刺史后，不安抚百姓，专意搜刮钱财，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门倒塌，陨石坠落在闲豫堂；次年被吕光杀死。段业在凉州称王，三年之中，五十多个地方发生地震；不久，先王在瓜州登位，沮渠蒙逊也在张掖谋杀君王，篡夺王位。这些都是眼前现成的事例，殿下知道得很清楚。效谷，是先王的发祥地；谦德堂，是先王登上尊位的殿堂；地基陷落，地面裂开，是有大灾难的征兆。太阳，是阳气的精华，是京城的象征；现在太阳一片红色而没有光芒，预示京城将要衰微。谚语说：'野兽进入家中，主人将要离去。'狐狸登上南门，也算得上是很大的灾异了。现在蛮夷地区日益强盛，京城地区更加衰微。希望殿下赶紧废除宫室的劳役，停止出游打猎的娱乐，延聘卓越的人才，爱护百姓，来应答上天的警告，在祸患发生以前就加以预防。"李歆不听从。

14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进爵之命。八月，移镇寿阳[1]，以度支尚书刘怀慎为督淮北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彭城。

15 辛未，魏主嗣东巡；甲申，还平城。

16 九月，宋王裕自解扬州牧。

17 秦左卫将军匹达等将兵讨彭利和于溢川，大破之，利和单骑奔仇池；获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户于枹罕，溢川羌三万余户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松寿为益州刺史，镇溢川。

18 宋王裕以河南苦寒，乞西、徙司州刺史[illegible]

史，镇石头。萧太妃谓裕曰："道怜汝布衣兄弟[2]，宜用为扬州。"裕曰："寄奴于道怜[3]，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太妃曰："道怜年出五十，岂不如汝十岁儿邪？"裕曰："义真虽为刺史，事无大小，悉由寄奴。道怜年长，不亲其事，于听望不足。"太妃乃无言。道怜性愚鄙而贪纵，故裕不肯用。

19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20 十二月，癸亥，魏主嗣西巡至云中，从君子津西渡河[4]，大猎于薛林山[5]。

21 辛卯[6]，宋王裕加殊礼[7]，进王太妃为太后，世子为太子。

【注释】

①"移镇"句：自灭后秦归来，刘裕一直屯驻在彭城，至此始离开彭城。

②"道怜"句：刘道怜为萧太妃所生，故萧太妃为刘道怜求扬州刺史之职。

③寄奴：刘裕的小字。

④君子津：渡口名，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上。

⑤薛林山：山名，在今内蒙古河套东北部一带。

⑥辛卯：十二月丁巳朔，无辛卯。

⑦"宋王"句：据《宋书·武帝纪中》，刘裕所受殊礼为"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这种礼仪表明，刘裕离正式登基，已只有一步之遥。

【译文】

14 秋，七月，宋公刘裕开始接受进爵为王的诏命。八月，迁到寿阳镇守，委派度支尚书刘怀慎担任督淮北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守彭城。

15 十三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向东巡视；二十六日，返回平城。

16 九月，宋王刘裕自己解除扬州牧的职务。

17 秦国左卫将军乞伏匹达等人率领军队，到瀑川讨伐彭利和，把他打得大败，彭利和单人匹马逃往仇池；乞伏匹达俘获彭利和的妻子儿女，迁徙羌族豪强三千户到枹罕，瀑川羌人三万多户都像从前一样安居乐业。冬，十月，秦国委派尚书右仆射王松寿担任益州刺史，镇守瀑川。

18 宋王刘裕因黄河以南凋零残破，二十八日，调任司州刺史刘义真为扬州刺史，镇守石头。萧太妃对刘裕说："道怜是你贫贱时患难与共的兄弟，应该任用他为扬州刺史。"刘裕说："我对于道怜，哪里有什么吝惜的？扬州是立足的根本，事务非常多，不是道怜所能胜任的。"太妃说："道怜年纪超过五十，难道赶不上你十岁的小孩吗？"刘裕说："义真虽然担任刺史，事情无论大小，都由我决定。道怜年纪大，如果不亲自处理事务，有损他的名声威望。"太妃这才无话可说。刘道怜生性愚昧浅陋，又贪婪放纵，所以刘裕不肯重用他。

19 十一月，初一，发生日食。

20 十二月，初七，魏国君主拓跋嗣向西巡视到云中，从君子津向西渡过黄河，在薛林山大规模地狩猎。

21 辛卯日，皇帝向宋王刘裕加授特殊的礼仪，王太妃进号为太后，世子改称为太子。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一十九

宋纪一　起上章涒滩，尽昭阳大渊献，凡四年。

高祖武皇帝[1]

永初元年

1 春，正月，己亥，魏主还宫[2]。

2 秦王炽磐立其子乞伏暮末为太子[3]，仍领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赦，改元建弘。

3 宋王欲受禅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宴饮，从容言曰："桓玄篡位[4]，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惟盛称功德，莫谕其意。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还外，乃悟，而宫门已闭，亮叩扉请见，王即开门见之。亮入，但曰：

"臣暂宜还都。"王解其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亮曰："数十人可也。"即时奉辞。亮出，已夜，见长星竟天[5]，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亮至建康[6]，夏，四月，征王入辅。王留子义康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7]，镇寿阳[8]，义康尚幼，以相国参军南阳刘湛为长史[9]，决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10]，博涉书史，不为文章，不喜谈议。王甚重之。

4 五月，乙酉，魏更谥宣武帝曰道武帝[11]。

5 魏淮南公司马国璠、池阳子司马道赐谋外叛，司马文思告之[12]。庚戌，魏主杀国璠、道赐，赐文思爵郁林公。国璠等连引平城豪桀[13]，坐族诛者数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玄之当坐。魏主以玄之燕朝旧族，欲宥其一子。玄之曰："弟子磨奴早孤，乞全其命。"乃杀玄之四子而宥磨奴。

6 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讽晋恭帝禅位于宋[14]，具诏草呈帝，使书之。帝欣然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书赤纸为诏。

甲子，帝逊于琅邪第，百官拜辞，秘书监徐广流涕哀恸。

丁卯，王为坛于南郊，即皇帝位。礼毕，自石头备法驾入建康宫[15]。徐广又悲感流涕，侍中谢晦谓之曰："徐公得无小过！"广曰："君为宋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事，固不可同。"广，邈之弟也。

帝临太极殿,大赦,改元。其犯乡论清议[16],一皆荡涤,与之更始。

裴子野论曰[17]:昔重华受终,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顽民迁洛,天下之恶一也,乡论清议,除之,过矣!

7 奉晋恭帝为零陵王;优崇之礼,皆仿晋初故事,即宫于秣陵县[18],使冠军将军刘遵考将兵防卫。降褚后为王妃。

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皇妣赵氏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萧氏为皇太后。上事萧太后素谨,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尝失时刻。

诏晋氏封爵,当随运改,独置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五公[19],降爵为县公及县侯,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20],其宣力义熙[21]、豫同艰难者,一仍本秩。

庚午,以司空道怜为太尉,封长沙王。追封司徒道规为临川王[22],以道怜子义庆袭其爵。其余功臣徐羡之等,增位进爵各有差。

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23],王镇恶为龙阳县侯[24]。上每叹念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25]'!"又曰:"穆之死,人轻易我。"

立皇子桂阳公义真为庐陵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26],义康为彭城王[27]。

己卯,改《泰始历》为《永初历》[28]。

【注释】

[16]宋武帝:即刘裕,他以晋朝宋王身份接受晋恭帝的禅让而登基称

帝，为南朝宋的开国皇帝。

②魏主：北朝魏国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拓跋嗣，公元409～424年在位。

③秦王炽磐：西秦第三代国王乞伏炽磐，鲜卑人，公元412～428年在位。

④桓玄：人名，东晋大臣，逼晋安帝禅让，自立为帝，刘裕起兵讨伐，桓玄战败被杀。详见本书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二年至三年。

⑤长星：彗星的一种，古人认为长星出现，预示人间更换帝王和朝代，是除旧布新的象征。

⑥建康：地名，东晋、宋都建都于此，在今江苏省南京市。

⑦豫州：州名，东晋及宋的豫州，在淮河以西，治所在豫州，即今安徽寿县。 司州：州名，宋初的司州治所在虎牢，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雍州：州名，宋初治所在襄阳，即今湖北襄樊市。 并州：州名，宋初治所在蒲阪，即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

⑧寿阳：地名，在今安徽寿县。

⑨相国参军：刘裕被东晋封为相国，参军为其属官之一，负责谋划或文翰工作。

⑩管、葛：管仲，诸葛亮，古代著名大臣，分别辅佐齐桓公、刘备建成大业，被视为宰相的典范。

⑪道武帝：北朝魏国第一代皇帝拓跋珪，公元386～408年在位。

⑫司马国璠、司马道赐、司马文思：人名。本是东晋王族，因与刘裕有矛盾，先后投降后秦，后秦灭亡后又投降北魏。

⑬平城：北魏首都，在今山西大同市。

⑭晋恭帝：东晋最后一任皇帝司马德文，在位仅公元419年一年，即禅让给刘裕。

⑮石头：城名，位于建康之西，负山临江，为守护建康的军事要塞，在今江苏南京西面的清凉山。

⑯乡论清议：社会对于某人某事是否符合名教道德的议论评价。

⑰裴子野：人名，史学家，著有《宋略》20卷，记述南朝宋国一代事迹。

⑱秣陵县：县名，治所在今南京南中华门外。

⑲始兴：地名，在今广东韶关东南。 庐陵：地名，在今江西吉水县东北。 始安：地名，在今广西桂林市。 长沙：地名，在今湖南长沙市。 康乐：地名，在今江西万载县。

⑳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晋代著名政治家,其事迹详见本书晋纪。

㉑义熙:东晋安帝的年号,公元405～418年,这期间是刘裕势力大发展时期。

㉒临川:地名,在今江西临川县西。

㉓南康:地名,在今江西赣州市东北。

㉔龙阳:地名,在今湖南汉寿县。

㉕人之云亡,邦国殄瘁(tiǎn cuì 舔粹):这是《诗经·大雅·瞻卬》里的两句话,意指贤人奔亡之后,国家为之困苦不堪。

㉖宜都:地名,在今湖北宜都县。

㉗彭城:地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㉙《泰始历》:以西晋武帝泰始年号命名的历法。 《永初历》:即把《泰始历》改为以宋武帝永初年号命名的历法。

【译文】

宋纪一 起公元420年,止423年,共四年。

高祖武皇帝

永初元年(庚申,公元420年)

1 春季,正月,十四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回到平城皇宫。

2 秦国国王乞伏炽磐立他的儿子乞伏暮末为太子,仍兼任抚军大将军、指挥中外各军军务的都督,大赦国内,改年号为建弘。

3 宋王刘裕想让晋恭帝把帝位禅让给他,但难以开口,于是召集自己的朝臣宴会聚饮,从容说道:"桓玄篡夺帝位时,晋的政权已经转移。我首先倡导大义,复兴晋帝的王位,尔后南征北伐,终于平定了四海,大功告成,事业显著,结果受到九锡的赏赐。现在年纪将要衰老垂暮,而地位荣誉如此崇高至极,事物最忌讳鼎盛满盈,不可以长久平安无事;现在我想奉还受封的爵位,回到京师建康退休养老。"大臣们只是极力称颂刘裕的功德,没有人明白他的用意。日落天晚,在坐朝臣散去。中书令傅亮回到宫外,才领悟过来,但宫门已经关闭。傅亮敲门请求晋见,宋王立即开门见他。傅亮进入宫内,

只说："臣应暂时返回京都。"宋王明白他的意思，不再说其他的话，只说："要多少人自随护送？"傅亮说："几十个人就够了。"当时告辞。傅亮出了王宫，已是夜里，看见拖着长尾的彗星横贯天空，拍着大腿感叹道："我平常不相信天文的占验，现在才相信天文是灵验的了。"傅亮到了建康，夏季，四月，晋帝召宋王进京辅政。宋王留下儿子刘义康担任指挥豫州·司州·雍州·并州四个州各军军务的都督和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城。刘义康还年幼，宋王让相国参军南阳人刘湛当长史，裁决都督府和豫州的事务。刘湛自幼年就有主管事务的志向，常常自比为管仲和诸葛亮，广泛涉猎群书和历史，不写文章，不喜谈论。宋王非常倚重他。

4 五月，初二，魏国更改宣武帝的谥号为道武帝。

5 魏国的淮南公司马国璠、池阳子司马道赐谋划在外叛乱，司马文思报告此事。二十七日，魏国君主杀死司马国璠、司马道赐，赏赐司马文思郁林公的爵位。司马国璠等人牵连平城的豪门大族，连坐而被诛杀宗族的有几十个人，章安侯封懿的儿子封玄之受到连坐。魏国君主因为封玄之是前燕的旧世族，想免杀他的一个儿子。封玄之说："我弟弟的儿子磨奴幼年就成了孤儿，请求保全他的性命。"于是杀了封玄之的四个儿子而赦免了封磨奴。

6 六月，初九，宋王到达建康。傅亮委婉暗示晋恭帝禅让帝位给宋王，写好了诏书的草稿呈给晋恭帝，让晋恭帝抄写为正式的诏书。晋恭帝欣然拿起笔，对左右的人说："桓玄篡位的时候，晋朝已经没有天下了，重新被刘公挽救延续下来，将近二十年；今天禅让的事，本来就是我所心甘情愿的。"于是抄写在红纸上成为正式诏书。

十一日，晋恭帝在琅邪王的府邸退位，百官朝拜告辞，秘书监徐广流泪哀伤悲恸。

十四日，宋王在建康南郊设置坛台，登上皇帝宝座。典礼完毕，从石头城乘着备好的帝王车队进入建康皇宫。徐广又悲哀感伤而

流泪，侍中谢晦对他说："徐公岂非过分了一点！"徐广说："你为宋朝辅佐王命，我是晋朝王室的遗老，悲哀与欢喜的事，本来就不可能相同。"徐广，是徐邈的弟弟。

皇帝驾临太极殿，宣布大赦，更改年号为永初。那些违犯乡论清议的人，一律都洗除罪名，给予更新的机会。

裴子野评论说：以前舜接受尧的禅让，流放了四个最凶恶的罪人；周武王战胜殷朝，把顽固不从的殷民迁到洛邑。天下的罪恶都是一样的，皇帝取消乡论清议，错了啊！

7 朝廷尊奉晋恭帝为零陵王；优遇崇敬的礼节，都仿照晋初对待禅位的魏陈留王曹奂的旧例，在旧秣陵县住进王宫，派冠军将军刘遵考率兵防卫。又把恭帝的褚皇后降为王妃。

皇帝追尊皇父刘翘为孝穆皇帝，皇母赵氏为孝穆皇后；尊奉王太后萧氏为皇太后。皇帝事奉萧太后素来敬慎，到即帝位时；皇帝年纪已大，每天清晨入宫朝见太后，未曾误过时间。

皇帝下诏，宣告晋朝的封爵应当随着国运改变，只设置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五个公，把其爵位降级为县公或县侯，以奉祀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其余在义熙年间出力而共同参与艰难的功臣，一律保留原来的官爵。

十七日，以司空刘道怜为太尉，封为长沙王。追封司徒刘道规为临川王，以道怜的儿子刘义庆世袭道规的爵位。其余的功臣徐羡之等人，增高官位升进爵位各有等差。

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王镇恶为龙阳县侯。皇帝常感叹怀念刘穆之，说："穆之不死，应当帮助我治理天下。可说是'人一死去，国家伤病'！"又说："穆之一死，别人都轻视我。"

立皇子桂阳公刘义真为庐陵王，彭城公刘义隆为宜都王，刘义康为彭城王。

二十六日，把《泰始历》改名为《永初历》。

8 魏主如翳犊山[1]，遂至冯滦池[2]。闻上受禅，驿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验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

9 秋，七月，丁酉，魏主如五原[3]。

10 甲辰，诏以凉公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酒泉公[4]；秦王炽磐为安西大将军。

11 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林邑[5]，大破之，所杀过半。林邑乞降，前后为所钞掠者皆遣还。慧度在交州，为政纤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爱之；城门夜开，道不拾遗。

12 丁未[6]，魏主如云中[7]。

13 河西王蒙逊欲伐凉[8]，先引兵攻秦浩亹[9]。既至，潜师还屯川岩[10]。

凉公歆欲乘虚袭张掖[11]；宋繇、张体顺切谏，不听。太后尹氏谓歆曰："汝新造之国，地狭民希，自守犹惧不足，何暇伐人！先王临终，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宁民，以俟天时。言犹在耳，奈何弃之！蒙逊善用兵，非汝之敌，数年以来，常有兼并之志。汝国虽小，足为善政，修德养民，静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将归汝；若其休明，汝将事之；岂得轻为举动，侥冀非望！以吾观之，非但丧师，殆将亡国！"亦不听。宋繇叹曰："今兹大事去矣！"

歆将步骑三万东出。蒙逊闻之曰："歆已入吾术中；然闻吾旋师，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将进攻黄谷[12]，歆闻之，喜，进入都渎涧[13]。蒙逊引兵击之，战于怀城[14]，歆大败。或劝歆还保酒泉。歆曰："吾违老母之言以取败，不杀此胡，何面目复见我母！"遂勒兵战于蓼泉[15]，为蒙

逊所杀。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预[16]、领羽林右监密、左将军眺、右将军亮西奔敦煌[17]。

蒙逊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为吏部郎中,委之选举;凉之旧臣有才望者,咸礼而用之。以其子牧犍为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与翻等奔敦煌奔北山[18]。蒙逊以索嗣之子元绪行敦煌太守[19]。

蒙逊还姑臧[20],见凉太后尹氏而劳之。尹氏曰:"李氏为胡所灭,知复何言!"或谓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何傲之!且国亡子死,曾无忧色,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为儿女子之悲乎!吾老妇人,国亡家破,岂可复惜余生,为人臣妾乎!惟速死为幸耳。"蒙逊嘉而赦之,娶其女为牧犍妇。

14 八月,辛未,追谥妃臧氏为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

15 闰月,壬午,诏晋帝诸陵悉置守卫。

16 九月,秦振武将军王基等袭河西王蒙逊胡园戍[21],俘二千余人而还。

17 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绪粗险好杀,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张弘密信招恂。冬,恂帅数十骑入敦煌,元绪东奔凉兴[22]。承等推恂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改元永建。河西王蒙逊遣世子政德攻敦煌,恂闭城不战。

18 十二月,丁亥,杏城羌酋狄温子帅三千余家降魏[23]。

19 是岁,魏姚夫人卒,追谥昭哀皇后。

【注释】

①翳犊山：山名，在平城之西，五原之东，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北。

②冯漓池：地名，即五原盐池，分为白盐池、黑盐池，分别在今宁夏盐池县北和陕西定边县西北。

③五原：地名，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④高昌：郡名，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 酒泉：郡名，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当时为西凉国都。

⑤交州：州名，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东北。 林邑：古国名，又叫占城，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

⑥丁未：原文作"己未"，据章校应作"丁未"，今改正之。

⑦云中：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

⑧河西王：即北凉国王，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沮渠蒙逊即河西王位，故又称河西王，实际在位时间为公元401年至433年。 凉：西凉，李暠建国，公元400年至421年存在，在北凉之西。

⑨秦：指西秦王国，在北凉之东。 浩亹（gào mén 告门）：县名，治所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南大通河东岸。

⑩川岩：地名，在今甘肃武威县境内。

⑪张掖：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当时为北凉西部重镇。

⑫黄谷：地名，在今青海民和县境内。

⑬都浚涧：地名，在今甘肃张掖县境内。

⑭怀城：地名，在今甘肃张掖县境内。

⑮蓼（liǎo 了）泉：地名，在今祁连山西北。

⑯新城：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新城县。

⑰敦煌：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县，当时为西凉所占。

⑱北山：山名，即今河西走廊北侧诸山的总名。

⑲行：兼代较低级的官职叫做行。

⑳姑臧：地名，北凉都城，在今甘肃省武威县。

㉑胡园：地名，今址不详。 戍：军事据点。

㉒凉兴：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安西县东。

㉓杏城：镇名，在今陕西黄陵县西南故邑。

【译文】

8 魏国君主前往翳犊山，到了冯滷池，听说刘裕接受了禅让，派驿使召来崔浩，告诉他说："卿往年的预言应验了，朕到今天才相信天道。"

9 秋，七月，十五日，魏国君主到了五原。

10 二十二日，宋武帝下诏任命凉公李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酒泉公；任命秦王乞伏炽磐为安西大将军。

11 交州刺史杜慧度攻打林邑，大破林邑军队，被斩杀的超过一半。林邑求降，把前后抢劫虏掠的财物人员都送还。杜慧度在交州，管理政事细致严密，就像管理家庭一样，官吏和民众对他既畏惧又敬爱；城门夜里开着，路上没人拾取遗落的财物。

12 二十五日，魏国君主到云中。

13 河西王沮渠蒙逊打算攻伐西凉，先带部队进攻西秦的浩亹；已到了浩亹，暗中带部队回来驻扎在川岩。

西凉公李歆想乘虚袭击沮渠蒙逊的张掖；大臣宋繇、张体顺极力劝谏，李歆不听。太后尹氏对李歆说："你这新建的国家，地域狭小人民稀少，自我守卫还怕不够，哪里有空进攻别人！先王临终时，恳切地告诫你，用兵要非常慎重，保守国境安宁民众，来等待天时。他的话还在耳边，为什么要抛弃不听！蒙逊善于用兵，不是你能敌得过的，多年以来，他常有兼并我国的用心。你的国家虽然很小，足够实行善政，修养道德养育人民，安静地对待蒙逊。他如果昏庸残暴，人民自然会归附于你；如果他的政治美好明智，你就应奉事他；怎能轻举妄动，侥幸企求非分的梦想！据我看来，这次用兵，不但会丧失部队，恐怕还要亡国！"李歆还是不听。宋繇哀叹说："现在国家的大事完了！"

李歆带领步兵骑兵三万人向东出发。蒙逊听到这个消息说："李歆已落入我的计谋中；但他听说我回师，必定不敢前进。"于是在西部边境宣扬，说已经攻克浩亹，将进攻黄谷。李歆听说此消息，

非常高兴，率军进入都渎涧。蒙逊带兵攻击他，在怀城展开激战，李歆大败。有人劝李歆退守酒泉。李歆说："我违背老母的话而遭到失败，不杀掉蒙逊这个胡虏，有什么脸面再见我母亲！"于是强令部队在蓼泉与蒙逊再次决战，被蒙逊杀死。李歆的弟弟酒泉太守李翻、新城太守李预、领羽林右监李密、左将军李眺、右将军李亮向西逃奔敦煌。

蒙逊进入酒泉，禁止部队侵犯掠夺民众，当地士民安居不乱。蒙逊任命宋繇为吏部郎中，把选拔举用官吏的事委托给他；凉国的旧臣中有才能和名望的，都礼待而任用他们。任命他的儿子沮渠牧犍为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是李翻的弟弟，与李翻等人抛弃敦煌逃到北山。蒙逊任命索嗣的儿子索元绪代理敦煌太守。

蒙逊回到姑臧，见到凉国太后尹氏而慰问她。尹氏说："李氏被胡人灭了，知道还有什么话可说！"有人对尹氏说："现在你们母子的性命在别人的手中掌握着，为何如此傲慢地待人！况且你在国家灭亡儿子被杀时，也不曾有忧惧的脸色，是为什么？"尹氏曰："存亡生死，都有天命，我为什么要像普通人那样，做出小儿女人的悲愁之态呢！我这个老妇人，国亡家破，岂能再怜惜余生，当别人的臣妾呢！只有赶快死去才是幸事啊。"蒙逊对此非常赞赏，于是赦免了她，并娶她的女儿做沮渠牧犍的媳妇。

14 八月，十九日，皇帝给妃子臧氏追赠谥号为敬皇后。二十一日，册立王太子刘义符为皇太子。

15 闰八月，初一，皇帝下诏给东晋历代皇帝陵墓全部设置守卫。

16 九月，西秦振武将军王基等袭击河西王沮渠蒙逊的胡园戍，俘获二千多人后返回。

17 李恂在敦煌时，有仁惠的德政；索元绪粗鲁阴险好杀，大失人心。敦煌郡的当地人宋承、张弘寄密信招李恂回来。冬季，李恂率数十骑兵进入敦煌，索元绪向东逃到凉兴。宋承等人推举李恂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改年号为永建。河西王沮渠蒙逊派世子沮渠政

德进攻敦煌,李恂关闭城门不接战。

18 十二月,初七,杏城羌人首领狄温子率三千多家投降魏国。

19 这一年,魏国姚夫人逝世,给她追加谥号为昭哀皇后。

二 年

1 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论曰:夫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

2 以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司徒[1],尚书仆射徐羡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中书令傅亮为尚书仆射。

3 辛未,魏主嗣行如公阳[2]。

4 河西王蒙逊帅众二万攻李恂于敦煌。

5 秦王炽磐遣征北将军木弈干、辅国将军元基攻上邽[3],遇霖雨而还。

6 三月,甲子,魏阳平王熙卒。

7 魏主发代都六千人筑苑[4],东包白登[5],周三十余里。

8 河西王蒙逊筑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许。恂将宋承等举城降,恂自杀。蒙逊屠其城,获恂弟子宝,囚于姑臧。于是西域诸国皆请□□称臣朝贡[6]。

9 夏,四月,己卯朔,诏所在淫祠自蒋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10 吐谷浑王阿柴遣使降秦[7],秦王炽磐以阿柴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州牧、白兰王[8]。

11 六月，乙酉，魏主北巡至蟠羊山[9]；秋，七月，西巡至河。

12 河西王蒙逊遣右卫将军沮渠鄯善、建节将军沮渠苟生帅众七千伐秦。秦王炽磐遣征北将军木弈干等帅众骑五千拒之，败鄯善等于五涧[10]，虏苟生，斩首二千而还。

13 初，帝以毒酒一甖授前琅邪郎中令张伟，使酖零陵王，伟叹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道自饮而卒。伟，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辄令秀之兄弟方便杀之。王自逊位，深虑祸及，与褚妃共处一室，自煮食于床前，饮食所资，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与兄右卫将军叔度往视妃，妃出就别室相见。兵人逾垣而入，进药于王。王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杀之。帝帅百官临于朝堂三日。

14 庚戌，魏主还宫。

15 冬，十月，己亥，诏以河西王蒙逊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11]。

16 己亥，魏主如代[12]

17 十一月，辛亥，葬晋恭帝于沖平陵，帝帅百官瞻送。

18 十二月，丙申，魏主西巡，至云中。

19 秦王炽磐遣征西将军孔子等帅骑二万击契汗秃真于罗川[13]。

20 河西王蒙逊所署晋昌太守唐契据郡叛[14]，蒙逊遣世子政德讨之。契，瑶之子也。

【注释】

①扬州:州名,治所在建康,即今江苏南京市。

②公阳:地名,今址不详。

③上邽(guī龟):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

④代都:地名,在今山西大同市。

⑤白登:地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⑥请□□:据章校"请□□"当作"诣蒙逊",译文即据此译出。

⑦吐谷(yù 裕)浑:国名,吐谷浑人建立的王国,在今青海西藏一带。

⑧开府仪同三司:加衔之一,三司指太尉、司徒、司空,三司皆有官属,开府仪同三司是指与三司体制待遇相同。 安州:吐谷浑的领地,西秦称之为安州。 白兰:山名,在今青海黄河源西北布尔汗布达山,白兰王之号即以此命名。

⑨蟠羊山:山名,在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南。

⑩五涧:地名,在今甘肃武威县南。

⑪凉州:州名,治所在姑臧,即今甘肃武威县。

⑫代:郡名,治所在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市。

⑬罗川:县名,治所在今甘肃正宁县西南。

⑭晋昌: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南。

【译文】

二年(辛酉,公元421年)

1 春,正月,十二日,宋武帝祭祀南郊,实行大赦。

裴子野评论说:祭祀天地,是举办每年例行的大事;而赦免那些有罪之人,又为的什么呢?

2 皇帝任命扬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为司徒,尚书仆射徐羡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中书令傅亮为尚书仆射。

3 二十二日,魏国君主拓跋嗣行抵公阳。

4 河西王沮渠蒙逊率领军队二万人到敦煌进攻李恂。

5 秦王乞伏炽磐派征北将军木弈干、辅国将军元基进攻上邽,遇到大雨而撤军返回。

6 三月，十六日，魏国阳平王拓跋熙逝世。

7 魏国君主征发代都六千人修筑宫苑，向东包括白登，周围长达三十多里。

8 河西王沮渠蒙逊修筑堤坝堵水来淹敦煌；李恂请求投降，沮渠蒙逊不允许。李恂部将宋承等人献城投降，李恂自杀。沮渠蒙逊屠杀全城，擒获李恂弟弟的儿子李宝，囚禁在姑臧。于是西域各国都向蒙逊称臣朝贡。

9 夏，四月，初一，皇帝下诏：自蒋子文以下的各地淫祠一律废除；但其先代贤良和因功勋德行而立祠的，不在废除之例。

10 吐谷浑王阿柴派遣使节投降西秦，秦王乞伏炽磐封阿柴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州牧、白兰王。

11 六月，初八，魏国君主向北巡游到蟠羊山；秋七月，向西巡游到黄河。

12 河西王沮渠蒙逊派遣右卫将军沮渠鄯善、建节将军沮渠苟生率领部众七千人讨伐西秦。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征北将军木弈干等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抗拒他们，在五涧河打败沮渠鄯善等人，俘虏沮渠苟生，斩首二千，然后返回。

13 当初，皇帝拿一罐毒酒给前琅邪王的郎中令张伟，要他毒死零陵王司马德文，张伟叹气说："毒死君主来求活，不如死了！"于是在途中自饮毒酒而死。张伟，是张邵的哥哥。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都是零陵王王妃的兄长，零陵王每生一个男孩，皇帝总是命令秀之兄弟找机会偷偷杀死男婴。零陵王自退位以后，深恐祸害降临，与褚妃共住一室，自家在床前煮饭，饮食所需用的东西，都由褚妃亲手操办，所以刘宋的人总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九月，皇帝令褚淡之与兄右卫将军叔度去看望褚妃，褚妃离开居住的房间到别的房间相见。兵士们跳墙而入，向零陵王进药。王不肯饮用，说："按佛教的教义，自杀的人不再得到人身。"兵士们用被子将他包住闷死了。皇帝率领文武百官到朝堂哭了三天。

14 初五，魏国君主回到宫中。

15 冬，十月，二十四日，皇帝下诏任命河西王沮渠蒙逊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

16 二十四日，魏国君主前往代郡。

17 十一月，初七，刘宋朝廷埋葬晋恭帝司马德文于沖平陵，皇帝亲自率领百官瞻仰送葬。

18 十二月，二十二日，魏国君主向西巡游，到达云中。

19 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征西将军孔子等人率骑兵二万在罗川攻击契汗秃真。

20 河西王沮渠蒙逊署置的晋昌太守唐契占据郡城发动叛乱，沮渠蒙逊派世子沮渠政德讨伐他。唐契，是唐瑶的儿子。

21 上之为宋公也，谢瞻为宋台中书侍郎，其弟晦为右卫将军。时晦权遇已重，自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门巷填咽。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素以恬退为业，不愿干豫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以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于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故向亲旧陈说，用为戏笑，以绝其言。及上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忧惧。是岁，瞻为豫章太守[1]，遇病不疗。临终，遗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2]，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励，为国为家。"

三 年

1 春，正月，甲辰朔，魏主自云中西巡，至屋窦城[3]。

2 癸丑，以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刺史如故，江州刺史王弘为卫将军[4]、开府仪同三司，中领军谢晦为领军将军兼散骑常侍、入直殿省、总统宿卫。徐羡之起自布衣，又无术学，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颇工奕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晓万事，安异同。"尝与傅亮、谢晦宴聚，亮、晦才学辩博，羡之风度详整，时然后言，郑鲜之叹曰："观徐、傅言论，不复以学问为长。"

3 秦征西将军孔子等大破契汗秃真，获男女二万口，牛羊五十余万头。秃真帅骑数千西走，其别部树奚帅户五千降秦。

4 二月，丁丑，诏分豫州淮以东为南豫州，治历阳[5]，以彭城王义康为刺史。又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治临湘[6]，以左卫将军张邵为刺史。

5 丙戌，魏主还宫。

6 三月，上不豫，太尉长沙王道怜、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并入侍医药。群臣请祈祷神祇，上不许，唯使侍中谢方明以疾告宗庙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时多符瑞，及贵，史官审以所闻，上拒而不答。

檀道济出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镇广陵[7]，悉监淮

南诸军。

皇太子多狎群小，谢晦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上曰："庐陵何如？"晦曰："臣请观焉。"出造庐陵王义真，义真盛欲与谈，晦不甚答。还曰："德轻于才，非人主也。"丁未，出义真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是后，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复详载矣。

【注释】

①豫章：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

②启体：指受之父母的整个身体，要以小心翼翼的态度保全它。

③屋窦城：地名，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南。

④江州：州名，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

⑤南豫州：州名，治所在历阳，在今安徽和县。

⑥湘州：州名，治所在临湘，在今湖南长沙市。

⑦南兖州：州名，治所在广陵，即在今江苏扬州市。

【译文】

21 皇帝当初为宋公时，谢瞻为宋公台府的中书侍郎，他弟弟谢晦为右卫将军。当时谢晦的权势和恩遇已很重，从台府所在地彭城回到京都家中时，宾客像车辐凑集车轴一样聚集而来，使门前街巷挤满了人群。谢瞻在家见此情形大为惊骇，对谢晦说："你的声望和官位还不高，而人们如此趋附奉承于你！我们家向来以恬淡退避为原则，不愿意干预时政，平日交游的不过是亲戚朋友而已。而你竟然权势倾倒朝野，这难道是家门的福气吗？"于是用篱笆隔开门庭，说："我不忍心看到这种场面。"等回到彭城，谢瞻对宋公说："臣下

本是清贫的士人，父祖的官位也不过是二千石的级别。我弟弟年仅三十，志向平庸，才能一般，可是荣耀却居台府之冠，职位权任显要而近密。福禄过去则灾祸产生，其报应不远，特地乞求降职罢黜，以保存衰败的家门。"前后多次陈述这个请求。谢晦有时拿朝廷机密事情告诉谢瞻，谢瞻故意向亲戚旧友陈说这些事，做为戏笑，以此来使谢晦住口。等到宋公即位称帝，谢晦以其佐助王命的功劳，官位更高，权任益重，谢瞻则愈益忧愁恐惧。这一年，谢瞻担任豫章太守，遇到有病而不加治疗。临终时，留给谢晦的信说："我能有幸保全父母给予的身体发肤，还有什么遗恨呢！弟弟多思自我勉励，为国为家。"

三年（壬戌，公元422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君主从云中向西巡游，到达屋窦城。

2 初十，皇帝任命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原任的刺史照旧；任命江州刺史王弘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任命中领军谢晦为领军将军兼散骑常侍，入殿值班，总管宫城夜间防卫。徐羡之由平民起家，又没有术数学问，只是凭着志气力量和器度，一旦身居朝廷高位，朝野人士都推崇佩服，都说他有担任宰相的名望。徐羡之平日沉默寡言，忧愁与喜悦从不表现在脸上；他颇擅长奕棋，但观看别人对局，又常常好像不懂棋，当时的人更因此而推重他。傅亮、蔡廓常说："徐公通晓万事，善于协调异同纠纷。"徐羡之曾与傅亮、谢晦聚会饮宴，傅亮、谢晦有才华学识而善言谈，徐羡之风度安详严肃，时机适当才发言，郑鲜之感叹说："看徐、傅的言论，就不再以学问为长处了。"

3 秦国征西将军孔子等人大败契汗秃真，俘获男女二万人，牛羊五十多万头。秃真率骑兵数千向西逃走，他手下的另一部将树奚率民户五千向秦国投降。

4 二月，初四，皇帝下诏：把豫州淮水以东划分出来做为南豫州，治所在历阳，以彭城王刘义康为刺史。又从荆州分出十个郡置为湘

州，治所在临湘，以左卫将军张邵为刺史。

5 十三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回宫。

6 三月，皇帝身体不适，太尉长沙王刘道怜、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一起进宫侍奉皇帝就医吃药。群臣请求祈祷天地神祇，皇帝不允许，只让侍中谢方明把自己的疾病向宗庙祖先报告而已。皇帝生性不相信神奇鬼怪，在低微时曾有许多祥瑞符应出现，等到富贵时，史官拿以前听说的符瑞之事咨询他时，他矢口拒绝，不作答复。

檀道济出任镇北将军和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淮南各路军队都由他监管。

皇太子刘义符常与一些奸佞小人亲近玩乐，谢晦对皇上说："陛下年事已高，应考虑万世长存的大计，国家政权至关重要，千万不可让无才的人担此重任。"皇帝说："庐陵王怎么样？"谢晦说："臣请求去观察他一下。"出来造访庐陵王刘义真，义真非常想与谢晦交谈，可谢晦却不大理会他。谢晦回来对皇帝说："庐陵王德行比才能低，不是做人主的人选。"初五，皇帝命令刘义真出任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此后，大州州牧大抵都加授都督之职，有的都督所辖竟多达五十个州，已无法再详细记载了。

7 帝疾瘳，己未，大赦。

8 秦、雍流民南入梁州[1]；庚申，遣使送绢万匹，且漕荆、雍之谷以赈之[2]。

9 刁逵之诛也，其子弥亡命。辛酉，弥帅数十人入京口[3]，太尉留府司马陆仲元击斩之[4]。

10 乙丑，魏河南王曜卒。

11 夏，四月，甲戌，魏立皇子焘为太平王，拜相国，加大将军；丕为乐平王，弥为安定王，范为乐安王，健为永昌王，崇为建宁王，俊为新兴王。

12 乙亥，诏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王[5]。

13 秦王炽磐以折冲将军乞伏是辰为西胡校尉，筑列浑城于汁罗以镇之[6]。

14 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诫之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又为手诏曰："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帝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被服居处，俭于布素，游宴甚稀，嫔御至少。尝得后秦高祖从女，有盛宠，颇以废事；谢晦微谏，即时遣出。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岭南尝献入筒细布[7]，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之物。内外奉禁，莫敢为侈靡。

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马氏为皇后。后，晋恭帝女海盐公主也。

15 魏主服寒食散[8]，频年药发，灾异屡见，颇以自忧。遣中使密问白马公崔浩曰："属者日食赵、代之分。朕疾弥年不愈，恐一旦不讳，诸子并少，将若之何？其为我思身后之

计!"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代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贤公卿以为师傅,左右信臣以为宾友;入总万机,出抚戎政。如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奸宄息望,祸无自生矣。皇子焘年将周星[69],明叡温和,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必待成人然后择之,倒错天伦,则召乱之道也。"魏主复以问南平公长孙嵩,对曰:"立长则顺,置贤则人服;焘长且贤,天所命也。"帝从之,立太平王焘为皇太子,使之居正殿临朝,为国副主。以长孙嵩及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代人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官总己以听焉,帝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侍臣曰:"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同晓解俗情,明练于事;观达于政要,识吾旨趣;浩博闻强识,精察天人;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以此六人辅相太子,吾与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于天下矣。"

嵩实姓拔拔,斤姓达奚,观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时,魏之群臣出于代北者,姓多重复,及高祖迁洛,始皆改之。旧史恶其烦杂难知,故皆从后姓以就简易,今从之。

魏主又以典东西部刘絜、门下奏事代人古弼、直郎徒河卢鲁元忠谨恭勤,使之给侍东宫,分典机要,宣纳辞令。太子聪明,有大度;群臣时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当决之汝曹国主也。"

【注释】

①秦：秦州，在今甘肃天水一带，当时为西秦的领土。 雍：雍州，当时为夏的领土，在今陕西西安一带。 梁：梁州，在今陕西汉中一带，当时为刘宋的领土。

②荆：荆州，在今湖北江陵一带，当时为刘宋的领土，治所在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市。 雍：雍州，刘宋的雍州治所在襄阳，即今湖北襄樊市。

③京口：地名，在今江苏镇江市，为建康附近军事重镇。

④留府司马：官名，留府即太尉的留守府衙，司马，为太尉手下最高级的官佐。

⑤仇池：郡名，治所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 武都：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

⑥汁罗：即罗川，在今甘肃正宁县。 列浑城：城名，在今甘肃合化县境内。

⑦筒细布：把蜘蛛密闭于竹筒中，以蛛丝织成的细布。

⑧寒食散：道家的一种药方，服用后身体发热，宜吃冷食，故名寒食散。

⑨周星：古人观测木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故以周星代指十二年或十二岁。

【译文】

7 皇帝疾病稍好，十七日，宣布大赦。

8 秦州、雍州的流浪难民南下进入刘宋所辖的梁州；十八日，朝廷派遣使臣送去绢绸一万匹，并漕运荆州、雍州的谷米到梁州来救济他们。

9 刁逵被诛杀时，他儿子刁弥逃跑了。十九日，刁弥率数十人进入京口，太尉留府的司马陆仲元攻击杀死了他。

10 二十三日，魏国的河南王拓跋曜去世。

11 夏，四月，初一，魏国册立皇子拓跋焘为太平王，拜为相国，加授大将军之职；又立皇子拓跋丕为乐平王，拓跋弥为安定王，拓跋范为乐安王，拓跋健为永昌王，拓跋崇为建宁王，拓跋俊为新兴王。

12 初三，皇帝下诏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王。

13 秦王乞伏炽磐任命折冲将军乞伏是辰为西胡校尉，在汁罗修筑列浑城来镇守西胡。

14 五月，皇帝病重，召来太子刘义符，告诫他说："檀道济虽有才干胆略，但没有远大志向，不像他哥哥檀韶有难以驾御的气魄。徐羡之、傅亮，当不会有叛逆的图谋。谢晦数次跟从我征伐，很懂得机谋权变，日后如果发生变异，必定是这人。"又亲自写下遗诏："后代如果有年幼的君主，朝廷事务全部委托宰相办理，母后不必临朝主政。"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一起接受照顾幼主的遗命。二十一日，皇帝在西殿驾崩。皇帝生前性格清淡简朴，很少欲望，严整而有法度，穿着服装和起居生活，比平民还节俭，游玩宴会很稀少，后宫嫔妃也不多。曾得到后秦高祖姚兴的侄女，万分宠爱，因此荒废政事；谢晦微言劝谏，他立刻就把她遣送出宫。财宝绢帛都放在宫外的府库，宫内没有私藏。岭南的官员曾经贡献筒细布，一匹布有八丈长，皇帝厌恶这布精美华丽耗费人力，就交付有关部门弹劾送布的太守，把筒细布还给了他，并下令岭南禁止制作这种布。皇帝的公主出嫁，遣送的嫁妆不超过二十万，其中没有锦绣之类的精品，宫内宫外奉行禁令，无人敢奢侈靡费。

太子刘义符即皇帝位，年仅十七岁，诏令大赦天下，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立妃子司马氏为皇后。皇后，就是晋恭帝的女儿海盐公主。

15 魏国君主拓跋嗣服用寒食散，连年药性发作，灾异现象屡屡出现，他自己为此颇为担忧。于是派遣禁中密使暗地询问白马公崔浩说："最近在赵、代的分野发生日食。朕的病又连年不愈，我担心一旦去世，诸位皇子都还年少，那该怎么办？希望你能为我考虑身后的计划。"崔浩说："陛下正值壮年，疾病也即将痊愈。如果您一定要听我的意见，就请让我陈述瞎子一般的愚见。自从我圣明的魏国

像龙一样兴起建立以来，一直不重视设立皇储，所以永兴初年，国家几乎倾覆。现在应早早确立东宫太子，选择贤明公卿大臣做为太子的师傅，以左右的亲信大臣做为宾客朋友；在内总理朝政，在外总管军务。这样，陛下就可以优闲游玩不问政事，颐养精神保养天年。到您逝世之后，国家就有了成熟的君主，民众也有所归附，奸邪的人不敢再有野心，灾祸也就无从产生。皇子拓跋焘年近十二岁，贤明聪慧，性情温和，以长子立为太子，这是礼法的重大原则。如果一定要等到皇子成人之后才选择太子，就是颠倒了人伦次序，这是召来祸乱的原因。"魏国君主又以此事问南平公长孙嵩。他回答说："立长子为太子则名正言顺，置贤能者为太子则众人信服；拓跋焘既为长子而且贤明，这是上天的旨意。"魏帝听从了他俩的意见，立太平王拓跋焘为皇太子，让他坐正殿亲自主持朝政，做为国家的副主。又让长孙嵩和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太子的左辅臣，坐在东厢，面向西方；让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代人丘堆为右辅臣，坐在西厢，面向东方；共同辅弼太子。其余朝廷文武百官都总括己职，听候差遣。魏帝退避住在西宫，时常暗地窥视太子，听他如何决断，非常高兴，对近侍之臣说："长孙嵩是有多年功德的老臣，经历事奉过四代皇帝，功在国家；奚斤明辩迅捷而有智谋，闻名远近；安同通晓了解世俗人情，处事精明老练；穆观通达政务机要，懂得我的意图；崔浩博闻强记，能精确察知天人之间的奥秘；丘堆虽无多大才能，但对公事专心谨慎。用这六人辅助太子，我与你们巡视四方边境，讨伐叛乱，安抚臣服者，就是以得志于天下了。"

实际上长孙嵩姓拔拔，奚斤姓达奚，穆观姓丘穆陵，丘堆姓丘敦。这时期，魏国群臣中，凡出身于代郡以北的人，大多仍保持复姓，到魏高祖迁都洛阳后，才都改为单姓。以前的史书嫌他们的姓烦杂难记，所以都按他们以后的姓记事以求简易，现在也依从这个方法。

魏国君主拓跋嗣又因典东西部刘絜、门下奏事代郡人古弼、古

郎徒河人卢鲁元忠诚谨慎恭敬勤敏，让他们服侍东宫太子，分别掌管机要，接纳言辞宣布政令。太子聪明，有宏大气度。群臣有时上奏疑难问题，拓跋嗣回答说："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情，当由你们当今国主皇太子裁决。"

16 六月，壬申，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尚书令，以领军将军谢晦领中书令，侍中谢方明为丹杨尹[1]。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则以渐移变，使无迹可寻。

17 戊子，长沙景王道怜卒。

18 魏建义将军刁雍寇青州[2]，州兵击破之。雍收散卒，走保大乡山[3]。

19 秋，七月，己酉，葬武皇帝于初宁陵，庙号高祖。

20 河西王蒙逊遣前将军沮渠成都帅众一万，耀兵岭南[4]，遂屯五涧。九月，秦王炽磐遣征北将军出连虔等帅骑六千击之。

21 初，魏主闻高祖克长安[5]，大惧，遣使请和，自是每岁交聘不绝。及高祖殂，殿中将军沈范等奉使在魏，还，及河，魏主遣人追执之，议发兵取洛阳、虎牢、滑台[6]。崔浩谏曰："陛下不以刘裕欺起[7]，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丧伐之，虽得之不足为美。且国家今日亦未能一举取江南也，而徒有伐丧之名，窃为陛下不取。臣谓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使义声布于天下，则江南

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帅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出师，可以兵不疲劳，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刘裕乘姚兴之死而灭之[18]，今我乘裕丧而伐之，何为不可？”浩曰：“不然。姚兴死，诸子交争，故裕乘釁伐之[19]。今江南无釁，不可比也。”魏主不从，假司空奚斤节，加晋兵大将军、行扬州刺史，使督宋兵将军·交州刺史周凡、吴兵将军·广州刺史公孙表同入寇。

22 乙巳，魏主如滍南宫[10]，遂如广甯[11]。

23 辛亥，魏人筑平城外郭[12]，周围三十二里。

24 魏主如乔山[13]，遂东如幽州[14]；冬，十月，甲戌，还宫。

【注释】

①丹杨：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

②青州：在今山东淄博一带。

③大乡山：地址不详。

④岭南：指洪池岭之南。洪池岭在今甘肃武威东南。

⑤长安：县名，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⑥洛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虎牢：在今河南荥阳西北的汜水镇，为历代兵争之地。 滑台：在今河南滑县，北临古黄河，当时为南北争夺要地。

⑦歔（xū 虚）：忽然。

⑧姚兴：后秦的文恒帝。

⑨釁（xìn 信）：同“衅”。缝隙，指可被他人利用的内部不和。

⑩滍（tí 提）南宫：在滍水之南修建的宫殿。滍水，即今河北遵化县的沙河。

⑪广甯：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涿鹿县。

⑫平城:北魏的都城,在今山西大同东北。

⑬乔山:在今河北怀来县。

⑭幽州:在今北京一带。

【译文】

16 六月,初一,皇上任命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和尚书令,领军将军谢晦兼任中书令,侍中谢方明为丹阳尹。谢方明善于治理州郡,所到之处都有擅长治理的名声;他继任代替前任官员,不改变前任的政策措施,若有一定要改动的政令,他就逐渐地加以改变,使改动无迹可寻。

17 十七日,长沙景王刘道怜去世。

18 魏国建义将军刁雍入侵刘宋的青州,青州守兵打败了他。刁雍收聚散兵,逃到大乡山固守。

19 秋,七月,初八,朝廷将武皇帝刘裕安葬在初宁陵,定庙号为高祖。

20 河西王沮渠蒙逊派前将军沮渠成都率军一万到洪池岭之南炫耀武力,于是驻扎在五涧。九月,秦王乞伏炽磐派征北将军出连虔等人率骑兵六千攻击沮渠成都。

21 当初,魏国君主拓跋嗣听说宋高祖刘裕攻克长安,十分恐惧,派出使节向他求和,从此每年交往互访不断。等到宋高祖驾崩,刘宋殿中将军沈范等人正奉命出使在北魏,辞别返回,走到黄河,魏国君主派人追来抓住他们,并召集群臣商议发兵攻取洛阳、虎牢、滑台。崔浩劝谏说:"陛下不因为刘裕忽然崛起而轻视他,接纳他的使节和贡物,刘裕也恭敬地事奉陛下。不幸他现在死了,突然乘着丧事讨伐他们,即使得手也不能算是光彩的事。况且我国现在也还不能一举攻取江南,而白白地落个乘丧讨伐的恶名,臣私下认为陛下这个主意不可取。臣以为,我们应派人去吊唁祭奠,慰问刘裕的孤儿弱妇,同情他们遭遇凶灾的不幸,使我们仁义的名声传布天

下，这样，江南不用进攻就自行顺服了。何况刘裕刚死，他的党羽尚未离散，大兵逼临边境，他们肯定会同心协力，率军抗战，我们灭宋的大功未必能成功。不如暂缓出兵，等他们强臣争夺权力，变故灾难必然发生，然后命令将领出兵攻伐，这样，兵士还不曾疲劳，就可以坐收淮北的大片土地。"魏国君主说："刘裕趁姚兴之死而灭了秦国，现在我乘刘裕去世而去进攻刘宋，为什么不可以？"崔浩说："这可不一样。姚兴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们互相争夺王位，所以刘裕乘机攻击秦国。现在江南没有缝隙可乘，不可相比。"魏国君主不听，授予司空奚斤统率军队的符节，加封为晋兵大将军、代理扬州刺史，命他统领宋兵将军·交州刺史周几、吴兵将军·广州刺史公孙表共同入侵刘宋。

22 初五，魏国君主拓跋嗣行抵滍南宫，最后又到达广甯。

23 十一日，魏国人修筑平城的外城墙，周长三十二里。

24 魏国君主拓跋嗣行抵乔山，然后又向东到达幽州；冬，十月，初五，返回皇宫。

25 魏军将发，公卿集议于监国之前，以先攻城与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长于守城。昔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时克，挫伤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此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则洛阳、滑台、虎牢更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不则为囿中之物，何忧其不获也！"公孙表固请攻城，魏主从之。

于是奚斤等帅步骑二万济河，营于滑台之东。时司州

刺史毛德祖戍虎牢[1]，东郡太守王景度告急于德祖[2]，德祖遣司马翟广等将步骑三千救之。

先是，司马楚之聚众在陈留之境[3]，闻魏兵济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为征南将军、荆州刺史，使侵扰北境。德祖遣长社令王法政将五百人戍邵陵[4]，将军刘怜将二百骑戍雍丘以备之[5]。楚之引兵袭怜，不克。会台送军资，怜出迎之，酸枣民王玉驰以告魏[6]。丁酉，魏尚书滑稽引兵袭仓垣[7]，兵吏悉逾城走，陈留太守冯翊严稜诣斤降。魏以王玉为陈留太守，给兵守仓垣。

奚斤等攻滑台，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责之。壬辰，自将诸国兵五万余人南出天关[8]，逾恒岭[9]，为斤等声援。

26 秦出连虔与河西沮渠成都战，禽之。

27 十一月，魏太子焘将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弥与安同居守。

庚戌，奚斤等急攻滑台，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马阳瓒为魏所执，不降而死。魏主以成皋侯荀儿为兖州刺史，镇滑台。

斤等进击翟广等于土楼[10]，破之，乘胜进逼虎牢；毛德祖与战，屡破之。魏主别遣黑矟将军于栗磾将三千人屯河阳[11]，谋取金墉[12]，德祖遣振威将军窦晃等缘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13]，遣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叔孙建将兵自鲁郡济河，[illegible]、兖。豫州刺史刘粹遣治中高道璋将步骑五百据项城[14]，徐州刺史王仲德将兵屯湖陆[15]。于栗磾济河，与奚斤并力攻窦晃等，破之。

魏主遣中领军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闾大肥将兵七千人会周几、叔孙建南渡河，军于碻磝[17]。癸未，兖州刺史徐琰弃尹卯南走[18]。于是泰山、高平、金乡等郡皆没于魏[19]。叔孙建等东入青州，司马爱之、季之先聚众于济东[20]，皆降于魏。

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东莞竺夔镇东阳城[21]，遣使告急。己丑，诏南兖州刺史檀道济监征讨诸军事，与王仲德共救之。庐陵王义真遣龙骧将军沈叔狸将三千人就刘粹，量宜赴援。

28 秦王炽磐征秦州牧昙达为左丞相、征东大将军。

【注释】

①司州：地名，在今河南洛阳一带。

②东郡：地名，在今河南滑县一带。

③陈留：地名，在今河南开封东。

④长社：地名，在今河南长葛县东北。邵陵：在今河南郾城县东。

⑤雍丘：地名，在今河南杞县。

⑥酸枣：地名，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

⑦仓垣：地名，在今河南开封西北。

⑧天关：地名，在今河北唐县东北。

⑨恒岭：即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

⑩上楼：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之东。

⑪河阳：在今河南孟县西北。

⑫金墉：城堡名，在今河南洛阳北。

⑬冀州：地名，在今河北冀县。

⑭平原：地名，在今山东平原县。

⑮项城：地名，在今河南沈丘县。

⑯湖陆：地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⑰碻磝(què áo 确熬):城名,在今山东茌平县。

⑱尹卯: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南。

⑲泰山:郡名,在今山东泰安。 高平:地名,在今山东巨野县。 金乡:在今山东金乡县。

⑳济东:济水之东。

㉑东阳:在今山东益都县。 东莞:地名,在今山东沂水县。

【译文】

25 魏国南征大军即将出发,公卿大臣们在监国太子拓跋焘殿前会集商议,争论是先攻取城池还是先略占土地。

奚斤主张先攻城,崔浩说:"南方人擅长守城。以前前秦的苻氏进攻襄阳,一年多也没能攻克城池。现在我们用大军停下来攻打小城,如果不及时攻克,就会挫伤军队气势,而敌人能够缓缓地严整前来,我军疲惫而对方气盛,这是很危险的办法。不如分兵攻占土地,直到淮水为止,四处设置官守宰吏,收聚田租粮谷,而洛阳、滑台、虎牢已落在我军的北面,对南方的救援感到绝望,肯定会沿着黄河向东逃跑;否则,他们就成了我们兽园中的猎物,哪里要担心不能擒获他们呢!"公孙表执意请求先攻城,拓跋嗣最后听从了这个意见。

于是,奚斤等人率步兵骑兵二万渡过黄河,在滑台的东面扎下大营。当时刘宋司州刺史毛德祖戍守虎牢,东郡太守王景度向毛德祖告急,毛德祖派司马翟广等人率步兵骑兵二千人救援王景度。

在这之前,原东晋的皇族司马楚之在陈留境内聚集力量,听说魏兵渡过黄河,立即派使者前往迎接,向魏军投降。魏国任命司马楚之为征南将军、荆州刺史,让他侵扰刘宋的北部边境。毛德祖派长社县令王法政率五百人戍守邵陵,将军刘怜率二百骑戍守雍丘以防备司马楚之。司马楚之带兵袭击刘怜,不胜。正巧这时官府送来军队给养,刘怜出城迎接给养,酸枣平民王玉飞驰前去报告魏

军。二十八日，魏国尚书滑稽带兵袭击仓垣，宋的兵与官吏全都跳墙逃跑，宋的陈留太守冯翊人严稜到奚斤处投降。魏任命王主为陈留太守，给他兵防守仓垣。

奚斤等人进攻滑台，不能攻下，请求增兵，魏国君主拓跋嗣发怒，严厉斥责了他。二十三日，拓跋嗣亲自率领北方各国联军五万余人南下穿过天关，越过恒山，声援奚斤等人。

26 秦国征北将军出连虔与河西王的前将军沮渠成都交战，活捉了沮渠成都。

27 十一月，魏国太子拓跋焘率军出京屯驻塞上，派安定王拓跋弥和北新公安同留守都城。

十一日，奚斤等人急攻滑台，攻克了它。刘宋东郡太守王景度逃走；王景度手下的司马阳瓒被魏军活捉，拒不投降而被杀死。魏国君主拓跋嗣任命成皋侯荀儿为兖州刺史，镇守滑台。

奚斤等人进攻据守在土楼的翟广等人，攻破土楼，乘胜进逼虎牢；毛德祖与奚斤接战，屡次击败奚斤。魏国君主拓跋嗣另派黑稍将军于栗磾带三千人屯驻在河阳，计划夺取金墉城，毛德祖派振威将军窦晃等人沿河布防抗拒于栗磾。十二月，二十八日，魏国君主来到冀州，派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叔孙建带兵从平原渡河，扫荡青州、兖州。刘宋豫州刺史刘粹派治中高道瑾带步骑兵五百人占据项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带兵屯驻湖陆。魏国黑稍将军于栗磾渡过黄河，与奚斤合力进攻窦晃等人，打败了窦晃的军队。

魏国君主拓跋嗣派中领军代郡人娥清和期思侯奚然人闾大肥率军七千人会同周几、叔孙建向南渡过黄河，驻扎在碻磝城。十五日，刘宋兖州刺史徐琰放弃尹卯城向南逃跑。于是刘宋泰山、高平、金乡等郡都被魏军占领。叔孙建等人向东进入青州，原来的东晋皇族司马楚之、司马季之早先已聚众在济水以东，这时都向魏投降。

二十日，魏国军队进逼虎牢。刘宋青州刺史东莞人竺夔镇守东阳城，派遣使者向朝廷告急。二十一日，新即位的皇帝刘义符下诏

命令南兖州刺史檀道济监管征讨诸军事务，与王仲德共同救援东阳。庐陵王刘义真派龙骧将军沈叔狸率三千人到刘粹处，衡量机宜以便赴援。

28 秦王乞伏炽磐征召秦州牧昙达担任左丞相和征东大将军。

营阳王

景平元年

1 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

2 辛丑，帝祀南郊。

3 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弃城走[1]。魏主以栗磾为豫州刺史，镇洛阳。

4 魏主南巡恒岳，丙辰，至邺[2]。

5 己未，诏征豫章太守蔡廓为吏部尚书[3]，廓谓傅亮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事尚书徐羡之[4]，羡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措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云然。

沈约论曰：蔡郭固辞铨衡，耻为志屈；岂不知选、录同体，义无偏断乎！良以主暗时难，不欲居通塞之任[5]。远矣哉！

6 庚申，檀道济军于彭城[6]。

魏叔孙建入临淄[7]，所向城邑皆溃。竺夔聚民保东阳

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据山险，芟夷禾稼，魏军至，无所得食。济南太守垣苗帅众依夔[8]。

刁雍见魏主于邺，魏主说："叔孙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为青州刺史，给雍骑，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济河向青州者凡六万骑，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抚慰士民，皆送租供军。

7 柔然寇魏边。二月，戊辰，魏筑长城，自赤城西至五原[9]，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卒，以备柔然。

8 丁丑，太皇太后萧氏殂。

9 河西王蒙逊及吐谷浑王阿柴皆遣使入贡。庚辰，诏以蒙逊为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10]、骠骑大将军、凉州牧、河西王；以阿柴为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

10 二月，壬子，葬孝懿皇后于兴宁陵[11]。

【注释】

①河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洛阳。

②邺：地名，在今河北临漳县。

③豫章：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④录事尚书：据胡三省注，当作"录尚书事"，此为主管朝廷机要的官职。

⑤通塞：指吏部选拔人才得其人则贤路通达，不得其人则贤路堵塞。古代用人是以任人唯贤为原则的，故以通塞为衡量吏部工作的标准。

⑥彭城：地名，在今江苏徐州。

⑦临淄：地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的临淄。

⑧济南：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济南。

⑨赤城：地名，在今河北赤城县。五原：地名，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⑩凉州:地名,范围在今甘肃中部一带,当时的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秦州:地名,范围在今甘肃东部一带,当时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河州:地名,范围在今甘肃临夏一带,治所在今甘肃临夏西南。沙州:地名,范围在今甘肃西部一带,治所在今甘肃敦煌西。

⑪兴宁陵:陵墓名,在今江苏丹徒县内。

【译文】

营阳王

景平元年(癸亥,公元423年)

1 春季,正月,初一,刘宋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景平。

2 初二,皇帝刘义符到南郊祭祀。

3 魏国于栗磾进攻金墉城,初五,刘宋河南太守王涓之弃城逃跑。魏国君主任命于栗磾为豫州刺史,镇守洛阳。

4 魏国君主拓跋嗣到南边巡游北岳恒山,十八日,抵达邺城。

5 二十一日,皇帝下诏征召豫章太守蔡廓担任吏部尚书,蔡廓对傅亮说:"选拔任免官吏的事如果全部交付给我,就不再讲什么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能接受这个职务。"傅亮把蔡廓的话告诉录尚书事徐羡之,羡之说:"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的官职全部交付给蔡,我等不再挂怀操心;自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上的官职,还是应该由我们共同商量,统一意见。"蔡廓说:"我不能在徐干木签过名的文件的纸尾上署名!"于是不接受任命。干木,是徐羡之的小名。官吏选拔任免调补升迁的公文通常写在黄纸上,然后由录尚书事和吏部尚书连名签署,所以蔡廓这样说。

沈约评论说:"蔡廓坚决推辞铨衡人才的吏部尚书之任,以委屈自己的意志为耻辱;他哪里是不知道吏部典选和录尚书兼录诸曹尚书事是同为一体的工作,在原则上不能偏重在一方面来做决断吗?实在是因为君主愚昧时势艰难,而不想担当选拔人才的重任。他的见识多么深远啊!

6 二十二日，檀道济驻军在彭城。

魏国楚兵将军叔孙建进入临淄，大军所到，刘宋城镇都崩溃。青州刺史竺夔集中民众保卫东阳城，那些没入城的百姓，就让他们各自依据山势险要，割光庄稼，魏军到达后，无处取得粮食。济南太守垣苗率众投靠竺夔。

刁雍在邺城晋见魏国君主拓跋嗣，拓跋嗣说："叔孙建等人进入青州，百姓都躲藏逃避，攻城攻不下。他向来佩服你的威信，现在派你去帮助他。"于是任命刁雍为青州刺史，拨给刁雍马匹，让他沿途招募兵士以攻取青州。魏国渡过黄河向青州进军的骑兵大约六万，刁雍招募兵士得到五千人，他安抚慰问各地绅士民众，士民们都送租粮供应刁雍军队。

7 柔然侵略魏国边境。二月，初一，魏国修筑长城，从赤城向西直到五原，绵延二千多里，全面配置戍守士兵，来防备柔然。

8 初十日，太皇太后萧氏去世。

9 河西王沮渠蒙逊和吐谷浑王阿柴都派遣使节前来进贡。十三日，朝廷下诏任命沮渠蒙逊为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凉州牧、河西王；任命阿柴为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

10 三月，十五日，安葬孝懿皇后在兴宁陵。

11 魏奚斤、公孙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邺遣兵助之。毛德祖于城内穴地入七丈，分为六道，出魏围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参军范道基等帅之，从穴中出，掩袭其后。魏军惊忧，斩首数百级，焚其攻具而还。魏兵虽退散，随复更合，攻之益急。

奚斤自虎牢将步骑三千攻颍川太守李元德等于许昌[1]，元德等败走。魏以颍川人庾龙为颍川太守，戍许昌。

毛德祖出兵与公孙表大战，从朝至晡，杀魏兵数百，会奚斤自许昌还，合击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余人，复婴城自守。

魏主又遣万余人从白沙渡河[2]，屯濮阳南[3]。

朝议以项城去魏不远，非轻军所抗，使刘粹召高道瑾还寿阳；若沈叔狸已进，亦宜且追[4]。粹奏："虏攻虎牢，未复南向，若遽掇军舍项城，则淮西诸郡无所凭依；沈叔狸已顿肥口[5]，又不宜遽退。"时李元德帅散卒二百至项，刘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请宥其奔败之罪，朝议并许之。

乙巳，魏主畋于韩陵山[6]，遂如汲郡[7]，至枋头[8]。

初，毛德祖在北，与公孙表有旧。表有权略，德祖患之，乃与交通音问；密遣人说奚斤，云表与之连谋。每答表书，多所治定；表以书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与太史令王亮少同营署，好轻侮亮；亮奏"表置军虎牢东，不得便地[9]，故令贼不时灭。"魏主素好术数，以为然，积前后忿，使人夜就帐中缢杀之。

乙卯，魏主济自灵昌津[10]，遂如东郡、陈留。

叔孙建将三万骑逼东阳城，城中文武才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时出奇兵袭魏，破之。魏步骑绕城列阵十余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堑，魏人填其三重，为幢车以攻城[11]，夔遣人从地道中出，以大麻绠挽之令折。魏人复作长围，进攻愈急。历时浸久，城转堕坏，战士多死伤，余

众困乏，且暮且陷。檀道济至彭城，以司、青二州并急，而所领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与王仲德兼行先救之。

甲子，刘粹遣李元德袭许昌，斩庾龙。元德因留绥抚，并上租粮。

魏主至盟津[12]。于栗磾造浮桥于冶阪津[13]。乙丑，魏主引兵北济，西如河内[14]。娥清、周几、阎大肥徇地至湖陆、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尽攻破高平诸县，灭数千家，虏掠万余口；兖州刺史郑顺之戍湖陆，以兵少不敢出。

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楼拔助奚斤攻虎牢[15]；毛德祖随方抗拒，颇杀魏兵，而将士稍零落。

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皋[16]，绝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众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阳观《石经》[17]。遣使祀嵩高[18]。

叔孙建攻东阳，堕其北城三十许步；刁雍请速入，建不许，遂不克。及闻檀道济等将至，雍又谓建曰："贼畏官军突骑，以锁连车为函陈。大岘已南[19]，处处狭隘，车不得方轨，雍请将所募兵五千据险以邀之，破之必矣。"时天暑，魏军多疫。建曰："兵人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全军而返，计之上也。"己巳，道济军于临朐[20]。壬申，建等烧营及器械而遁；道济至东阳，粮尽，不能追。竺夔以东阳城坏，不可守，移镇不其城[21]。

叔孙建自东阳趋滑台，道济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济停军湖陆，仲德未至尹卯，闻魏兵已远，还就道济。刁雍遂

留镇尹卯，招集谯、梁、彭、沛民五千余家[22]，置二十七营以领之。

【注释】

①颍川：郡名，治所在许昌，即今河南许昌市。

②白沙：黄河渡口之一，在今河北临漳县东南。

③濮阳：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当时在黄河南岸。

④追：张敦仁校，当作"退"，可从。

⑤肥口：地名，即今安徽东肥河北流折向西北进入淮河的地方。

⑥韩陵山：在今河南安阳东北。

⑦汲郡：在今河南汲县西南。

⑧枋头：黄河渡口之一，在今河南浚县东南的淇门渡。

⑨便地：堪舆学中称有利于己方而不利于敌方的方位，占据这种方位便能克敌制胜。魏主相信堪舆等术数，所以王亮以此来说动魏主。

⑩灵昌津：黄河渡口之一，古称延津，十六国时，石勒进攻刘曜，由此渡河，恰逢河水结冰，以为有神灵相助，故改名灵昌津，在今河南汲县东。

⑪橦(chōng 冲)车：即攻城的冲撞车。

⑫盟津：黄河古渡口之一，又写作孟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

⑬治阪津：黄河渡口之一，又名汉祖渡，在今河南孟县西的黄河北岸。

⑭河内：在今河南沁阳县。

⑮并州：在今山西一带。

⑯成皋：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西，古代为黄河之南的东西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

⑰《石经》：东汉时蔡邕所写的石刻经书。

⑱嵩高：即嵩山。

⑲大峴：山名，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

⑳临朐：地名，在今山东临朐县。

㉑不其城：在今山东即墨县西南。其(丁基)。

㉒谯：谯郡，在今安徽亳县。 梁：梁郡，在今河南商丘市。 彭：彭城郡，在今江苏徐州市。 沛：沛郡，在今江苏沛县。

【译文】

11 魏国奚斤、公孙表等共同进攻虎牢，魏国君主拓跋嗣从邺城派兵相助。毛德祖在虎牢城内挖地道，深入七丈，分作六道，直通魏军包围圈外；招募敢死的勇士四百人，派参军范道基等率领，从地道中钻出，偷袭魏军背后。魏军惊慌失措，范道基等杀死魏军数百人，烧毁魏军攻城器械，然后返回城中。魏军虽然后退散乱，但很快又重新集合起来更加猛烈地进攻虎牢。

魏将奚斤从虎牢率步骑兵三千人进攻驻在许昌的刘宋颍川太守李元德等，李元德等人败逃。魏国让颍川人庾龙担任颍川太守，戍守许昌。

毛德祖带兵出城与魏将公孙表大战，从清晨到午后，杀死魏兵数百名。恰巧魏将奚斤从许昌回师，合击毛德祖，将毛德祖打得大败，损丧士兵一千多人，毛德祖又据城自守。

魏国君主拓跋嗣又派一万多人从白沙渡过黄河，驻扎在濮阳南边。

朝廷大臣商议战况，认为项城离魏国不远，不是少数部队所能抵抗敌军的地方，命令豫州刺史刘粹召治中高道瑾回寿阳；如果龙骧将军沈叔狸已进军，也应暂且后退。刘粹上奏章说："敌虏进攻虎牢，未再南进，如果突然撤军舍弃项城，淮河以西各郡就无处依靠；沈叔狸已进驻肥口，又不宜马上后退。"这时李元德率散兵二百人到了项城，刘粹派李元德协助高道瑾戍守项城，请求朝廷宽恕李元德在许昌失败逃跑的罪过，朝廷商议后都同意了。

初八，魏国君主拓跋嗣在韩陵山围猎，随后去了汲郡，到达枋头。

当初，毛德祖在北方，与公孙表有旧交。公孙表有权谋计策，德祖担心他，就与公孙表沟通音信；暗中派人告诉奚斤，说公孙表与毛德祖连络谋划。每次回公孙表的信，多在上面涂改后才写定；公孙表拿信给奚斤看，奚斤怀疑他，把这事报告魏国君主拓跋嗣。在

这以前，公孙表和太史令王亮年轻时同在一个官署，公孙表喜欢轻视侮辱王亮；这时王亮向魏国君主上奏说："公孙表在虎牢东面布置军队，没有指挥方位，故意让敌寇不致及时灭亡。"魏国君主向来爱好术数，认为是这样，累积前后怨恨，派人晚上到公孙表营帐中勒死了他。

十八日，魏国君主拓跋嗣从灵昌津渡过黄河，然后前往东郡、陈留。

魏将叔孙建率三万骑兵进逼东阳城，城中文武官兵仅一千五百人，青州刺史竺夔、济南太守垣苗竭力固守，时常派出奇兵攻击魏军，击破敌阵。魏步兵骑兵绕城列阵十多里，大规模制造攻城器具；竺夔派人挖了四道壕沟，魏军填平了三道，又制做撞车来攻城，竺夔派人从地道中出去，用粗麻绳将撞车拉翻折断。魏军又进行大包围，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历时一久，城墙崩塌，战士死伤很多，剩余的兵士又困又乏，城池早晚都可能陷落。镇北将军檀道济到达彭城，认为司州和青州形势都很紧急，但自己统领的兵少，不能够分兵赴援；青州路近，竺夔的兵力弱，于是和王仲德昼夜兼行先救青州。

二十七日，刘粹派李元德袭击许昌，斩杀魏国委任的颍川太守庾龙。李元德于是留在许昌安抚民众，并上缴租粮。魏国君主拓跋嗣到达盟津。于栗磾在冶阪津建造浮桥。

二十八日，魏国君主带兵北渡黄河，西去河内。魏将娥清、周几、闾大肥攻掠土地，先后到达湖陆、高平，民众聚居在屯堡中用箭射魏军。娥清等人把高平等县全部攻破，屠灭数千家，虏掠一万多人；兖州刺史郑顺之戍守湖陆，因兵少不敢出击。

魏国君主拓跋嗣又派并州刺史伊楼拔协助奚斤进攻虎牢；毛德祖随机抵抗，斩杀魏兵颇多，而自己的将士也逐渐稀少。

夏，四月，初一，魏国君主拓跋嗣抵达成皋，断绝虎牢去黄河汲水的通道。又停留了三天，亲自督军攻城，还是不能攻下，于是前往

洛阳观看《石经》，派使者祭祀嵩山。

魏将叔孙建攻打东阳，攻塌东阳北面城墙三十多步宽；刁雍请求迅速攻进城去，叔孙建不允许，结果没能攻克。等上所说檀道济等人将到，刁雍又对叔孙建说："敌贼害怕我官军突击的骑兵，用锁连结车辆做成方阵。大峴山以南，道路狭隘，车辆不能并行，我请求率领我自己招募的五千兵士占据险要，阻击宋军，一定能打败他们。"当时天气炎热，魏军兵士很多染上疫病。叔孙建说："兵士染上疫病的过了半数，如果相持不休，士兵自会死光，何须再战！现保全军队返回，才是上策。"初三，檀道济驻军在临朐。初六，魏将叔孙建等烧毁营帐和器械，领兵逃遁；檀道济到达东阳城，粮草完了，不能追击。竺夔因东阳城墙崩坏，不能再守，于是移兵镇守不其城。

魏将叔孙建从东阳向滑台进军，檀道济分派王仲德进军尹卯。檀道济驻军湖陆，王仲德未到尹卯，听说魏军已走远，返回与檀道济会合。刁雍于是留守尹卯城，招集谯、梁、彭城、沛等郡的百姓五千多家，设置二十七座营寨以统领他们。

12 蛮王梅安帅渠帅数十人入贡于魏。初，诸蛮本居江、淮之间，其后种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1]，西通巴、蜀，北接汝、颍[2]，往往有之。在魏世不甚为患；及晋，稍益繁昌，渐为寇暴。及刘、石乱中原[3]，诸蛮无所忌惮，渐复北徙，伊阙以南[4]，满于山谷矣。

13 河西世子政德攻晋昌[5]，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宝同奔伊吾[6]，招集遗民，归附者至二千余家，臣于柔然；柔然以契为伊吾王。

14 秦王炽磐谓其群臣曰："今宋虽奄有江南，夏人雄据

关中，皆不足与也。独魏主奕世英武，贤能为用，且谶云：'恒代之北当有真人'，吾将举国而事之。"乃遣尚书郎莫者阿胡等入见于魏，贡黄金二百斤，并陈伐夏方略。

15 闰月，丁未，魏主如河内，登太行，至高都[7]。

叔孙建自滑台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围二百日，无日不战，劲兵战死殆尽，而魏增兵转多。魏人毁其外城，毛德祖于其内更筑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毁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昼夜相拒，将士眼皆生创；德祖抚之以恩，终无离心。时檀道济军湖陆，刘粹军项城，沈叔狸军高桥[8]，皆畏魏兵强，不敢进。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泄虎牢地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马渴乏，被创者不复出血，重以饥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将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说："我誓与此城俱毙，义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将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将军代人豆代田执德祖以献。将佐在城中者，皆为魏所虏，唯参军范道基将二百人突围南还。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

奚斤等悉定司、兖、豫诸郡县，置守宰以抚之。魏主命周几镇河南[9]，河南人安之。

徐羡之、傅亮、谢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诏勿问。

16 徐羡之兄子吴郡太守珮之颇豫政事[10]，与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结为党友。时谢晦久病，不堪见客。珮之等疑其诈疾，有异图，乃称羡之意以告傅亮，欲令亮作诏诛之。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顾命，岂可自相诛戮！诸君果行此事，亮当角巾步出掖门耳。"珮之等

乃止。

17 五月，魏主还平城。

18 六月，己亥，魏宜都文成王穆观卒。

19 丙辰，魏主北巡，至参合陂[11]。

20 秋，七月，尊帝母张夫人为皇太后。

21 魏主如三会屋侯泉[12]；八月，辛丑，如马邑[13]，观滹源。

22 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逊命世子政德击之。政德轻骑进战，为柔然所杀；蒙逊立次子兴为世子。

23 九月，乙亥，魏主还宫。召奚斤还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几镇枋头；以司马楚之所将户口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14]，以益豫州。

24 冬，十月，癸卯，魏人广西宫外垣，周二十里。

25 秃发傉檀之死也，河西王蒙逊遣人诱其故太子虎台，许以番禾、西安二郡处之[15]，且借之兵，使伐秦，报其父仇，复取故地。虎台阴许之，事泄而止。秦王炽磐之后，虎台之妹也，炽磐待之如初。后密与虎台谋曰："秦本我之仇雠，虽以婚姻待之，盖时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遗令不治者，欲全济子孙故也。为人子者，岂可臣妾于仇雠而不思报复乎！"乃与武卫将军越质洛城谋弑炽磐。后妹为炽磐左夫人，知其谋而告之，炽磐杀后及虎台等十余人。

【注释】

①寿春：地名，在今安徽寿县。

②汝、颍：汝水、颍水，均在今河南中部。

③刘、石：刘聪、石勒，晋代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先后在中原地区发动战

乱，造成很大破坏。

④伊阙：一名龙门，又名阙口，在今河南洛阳市南。

⑤晋昌：在今甘肃安西县锁阳城。

⑥伊吾：在今新疆哈密县。

⑦高都：地名，在今山西晋城东北。

⑧高桥：在今山东沂水县东北。

⑨河南：在今河南洛阳。

⑩吴郡：在今江苏苏州市。

⑪参合陂：在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岱海。

⑫三会：地名，在今山西忻县西北。

⑬马邑：在今山西朔县。

⑭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在今河南中部南部一带。

⑮番禾：在今甘肃永昌一带。　西安：在今甘肃张掖东南。

【译文】

12 中原蛮王梅安率手下头领数十人向魏国进贡。当初，各族蛮人本来居住在江、淮之间，其后同种族部落滋生蔓延，散布在好几个州，东连寿春，西通巴、蜀，北到汝水颍水，到处都有蛮族居住。在三国曹魏时，还不大为患；到晋代，逐步繁盛，渐渐开始抢劫暴掠。到刘聪、石勒作乱中原时，各蛮族无所忌惮，逐渐又向北方迁徙，于是自伊阙以南，蛮族布满山谷了。

13 河西王的世子沮渠政德进攻晋昌，攻克了它。唐契和他的弟弟唐和、外甥李宝一起逃到伊吾，招集离散的民众，归附的人多达二千余家，向柔然称臣；柔然封唐契为伊吾王。

14 西秦王乞伏炽磐对他的群臣说："现在宋国虽拥有江南，夏国雄据关中，都不值得赞许。只有魏国君主世代英武，任用贤能，而且谶语说：'恒、代以北必当有真人出现'，我将举国事奉魏国君主。"于是派尚书郎莫者阿胡等人到魏国觐见魏国君主拓跋嗣，贡献黄金二百斤，并陈述讨伐夏国的方略。

15 闰四月，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前往河内，登太行山，到达高都。

魏将叔孙建从滑台西进与奚斤会合，一同攻打虎牢。虎牢被围困二百天，没有一天不交战，守城劲兵几乎全部战死，而魏国增兵渐多。魏军攻毁虎牢的外城，毛德祖在城内又筑起三层城墙来抵抗魏军，魏军又攻毁两层城墙。德祖只守着最后一道城墙，昼夜抵抗，将士的眼睛都生了疮，毛德祖以恩义安抚将士，他们始终都没有叛离之心。当时檀道济驻军湖陆，刘粹驻军项城，沈叔狸驻军高桥，都害怕魏军强大，不敢前进。二十一日，魏军挖地道来泄漏虎牢城中井水，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守军无法防护井水；城中人马又渴又累，受伤的人流血刚止住，又加上饥饿和疫病。魏军仍然猛攻虎牢，二十三日，虎牢城失陷；将士打算扶毛德祖突围，毛德祖说："我发誓与此城一起毁灭，大义所在，我决不能让城亡而身存！"魏国君主拓跋嗣命令将士："碰上毛德祖，必须活捉他。"魏国将军代郡人豆代田捉住毛德祖献给拓跋嗣。刘宋军队在城中的将领，也都被魏军俘虏，只有参军范道基率二百人突围回到南方。魏军士卒病死者也有十分之二三。

奚斤等人将司州、兖州、豫州各郡县全部平定，设置郡守县宰来安抚百姓。魏国君主拓跋嗣任命周几镇守河南，河南的民众安定了。

徐羡之、傅亮、谢晦因丧失领土，向皇帝上表自我弹劾；皇帝下诏不予问罪。

16 徐羡之哥哥的儿子吴郡太守徐珮之经常干预政事，与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结为同党。当时谢晦长期生病，不能见客；徐珮之等人怀疑他是装病，另有阴谋，于是伪称徐羡之的意思来告诉傅亮，想让傅亮作诏书诛杀谢晦。傅亮说："我们三个人一同接受先帝的顾命，怎能自相残杀！诸君果真做出这事，傅亮当脱去官帽头戴角巾，徒步走出宫殿旁门了。"徐珮之等人方才

罢休。

17 五月，魏国君主拓跋嗣回到京都平城。

18 六月，初四，魏国宜都文成王穆观去世。

19 二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巡视北方，到达参合陂。

20 秋，七月，皇帝尊奉母亲张夫人为皇太后。

21 魏国君主拓跋嗣抵达三会的屋侯泉；八月，初七，前往马邑，观看滹水的源头。

22 柔然侵犯河西，河西王沮渠蒙逊命令世子沮渠政德迎战。沮渠政德率轻骑突进接战，被柔然人杀死；沮渠蒙逊立次子沮渠兴为世子。

23 九月，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嗣回宫。召奚斤返回平城，留兵守虎牢；派娥清、周几镇守枋头；以司马楚之率领的民户设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个郡，以扩充豫州辖地。

24 冬，十月，初十，魏国人扩建西宫外墙，周长二十里。

25 当初，南凉国王秃发傉檀被毒死时，河西王沮渠蒙逊派人引诱他的太子秃发虎台，许诺以番禾、西安二郡安置他，而且借给他军队，让他讨伐西秦，为父报仇，收复故地。秃发虎台暗中答应了，后因事情泄漏而停止。西秦王乞伏炽磐的王后，是秃发虎台的妹妹，乞伏炽磐对待他像以前一样。王后暗中与秃发虎台谋划说："西秦本是我们的仇人，虽然以婚姻关系对待我们，也只是权宜之计罢了。先王的逝世，又不是上天的意旨；临终嘱咐不让治疗，是想保全救济子孙。做人的子女，怎能给仇人当臣妾而不想报仇呢！"于是与武卫将军越质洛城谋划杀死西秦王乞伏炽磐。王后的妹妹是炽磐的左夫人，知道这个阴谋后报告了乞伏炽磐，乞伏炽磐杀了王后和秃发虎台等十几个人。

26 十一月，魏周几寇许昌，许昌溃，颍川太守李元德奔项。戊辰，魏人围汝阳[1]，汝阳太守王公度奔项。刘粹遣其将姚耸夫等将兵助守项城。魏人夷[illegible]，毁钟城[2]，以立封疆而还。

27 己巳，魏太宗殂[3]。壬申，世祖即位[4]，大赦。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5]。庙号太宗。

魏主追尊其母杜贵嫔为密皇后。自司徒长孙嵩以下普增爵位。以襄城公卢鲁元为中书监，会稽公刘絜为尚书令，司卫监尉眷、散骑[illegible]郎刘洁任等八人分典四部[6]。眷，古真之弟子也[7]。

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结时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亲任之，使兼长秋卿，监典后宫，出入卧内。年一百一十，乃听归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骑访焉。又十年乃卒。

左光禄大夫崔浩研精经术，练习制度，凡朝廷礼仪，军国书诏，无不关掌。浩不好老、庄之书，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肯为败俗之书以乱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为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毁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归第，然素知其贤，每有疑议，辄召问之。浩纤妍洁白如美妇，常自谓才比张良而稽古过之。既归第，因修服食养性之术[8]。

初，嵩山道士寇谦之，谧之弟也，修张道陵之术[9]，自言尝遇老子降，命谦子继道陵为天师，授以辟谷轻身之术及《科戒》二十卷[10]，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谱文，云老

子之玄孙也。授以《图籙真经》六十余卷，使之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11]，其中数篇，李君之手笔也。谦之奉其书献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独师事之，从受其术，且上书赞明其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必有天应，《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12]，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岂可以世俗常虑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帝欣然，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谦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之东南，重坛五层；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设厨会数千人。

臣光曰：老、庄之书，大指欲同死生，轻去就。而为神仙者，服饵修炼以求轻举，炼草石为金银，其为术正相戾矣；是以刘歆《七略》叙道家为诸子[13]，神仙为方技。其后复有符水、禁咒之术[14]，至谦之遂合而为一；至今循之，其讹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书而信谦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为不智[15]；如谦之者，其为爰居亦大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

【注释】

①汝阳：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

②鍾城：在今河南尉氏县西北，是三国魏太尉鍾繇的故乡，故名鍾城。

③魏太宗：即北魏明元帝拓跋嗣。

④世祖：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名佛貍。

⑤金陵：北魏帝王诸陵都称金陵，在北魏故都盛乐，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县。

⑥四部：即东、西、南、北四部。

⑦古真：尉古真，事见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年。

⑧服食养性：服食指服用长生不老药，养性指练气功，均为道教求长生的方法。

⑨张道陵：东汉人，专修五斗米道，俗所谓张天师，为道教旁支之一。

⑩辟谷轻身：指不食五谷，服药行气，可使身轻举，是道家方术。《科戒》：有关道教的种种戒律科条，是模仿佛教的戒律而来，道教之有戒律，即始于此。

⑪天宫静轮之法：道家修练气功以求长生的一种方法，或以为这是一本书名。

⑫《河图》、《洛书》：古代传说，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上有圆点组成的图案，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上有类似的图案，伏羲依二图形画成河图、洛书，成为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源头之一。

⑬刘歆《七略》：西汉学者刘歆在其父刘向整理皇家藏书的基础上编成的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共分六大类，加上一个总类，故名七略。

⑭符水、禁咒：此即张道陵之术，用画图符的方法使普通水变得有药力，用念咒语的方法禁止鬼神作祟，以此为人祛病消灾，自寇谦之以后，成为道教的道士作法的主要内容之一。

⑮臧文仲祀爰居：春秋时，一种海鸟叫爰居，因避风而停在鲁国东门之外，鲁大夫臧文仲让国人祭祀爰居，以求平安。孔子认为这是臧文仲不明智的举动之一。

【译文】

26 十一月，魏国将领周儿侵犯许昌，许昌溃败，颍川太守李元德逃到项城。初五，魏军围攻汝阳，汝阳太守王公度也逃到项城。豫州刺史刘粹派他的将领姚耸夫等人带兵援助，固守项城。魏军夷平许昌城墙，毁坏钟城城墙，确立魏、宋新边界，而后返回。

27 初六，魏太宗拓跋嗣逝世。初九，魏世祖拓跋焘即位，宣布大赦。十二月，初八，魏国将明元帝安葬在金陵。庙号为太宗。

魏世祖追尊他母亲杜贵嫔为密皇后。自司徒长孙嵩以下普遍增加爵位。任命襄城公卢鲁元为中书监,会稽公刘絜为尚书令,司卫监尉眷、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人分管四部。尉眷,是尉古真弟弟的儿子。

魏国任命河内镇将代郡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管三十六曹事务。罗结这时年纪为一百零七岁,精神不衰,魏国君主拓跋焘认为他忠诚,亲近信任他,让他兼长秋卿之职,监管后宫,可以进出君主的卧房寝室;到一百一十岁时,拓跋焘才准他告老回家,但朝廷每次遇到重大事情,仍派人骑马去询问他。又过了十年才逝世。

魏国左光禄大夫崔浩钻研精通儒家经义,熟习各种典章制度,凡是朝廷的礼节仪式,军务国事的文书诏令,无不由他负责掌管。崔浩不爱好老子、庄子的书,说:"这是虚构骗人的学说,不近人情。老聃熟习礼制,是孔子所求教的老师,怎么肯写这种败坏礼法的书来扰乱先王的政治呢!"他尤其不信佛教的教义,说:"为什么尊奉这个胡人的神!"到魏世祖拓跋焘即位,他左右的人常诋毁崔浩;拓跋焘不得已,命崔浩保留公爵,退休回家,但他向来知道崔浩贤达,每当朝廷有疑难争议,总是召他来询问。崔浩皮肤细腻洁白如美女一样,常自称才能比得上张良而考察古代历史与典章制度方面超过了张良。退休之后,便修练服食养性之术。

当初,嵩山道士寇谦之,是寇谦之的弟弟,修练张道陵的法术,自称曾遇见老子降临,命谦之继承张道陵为天师,授给辟谷轻身的法术和《科戒》二十卷,让他清理整顿道教。寇谦之又遇到神仙李谱文,自称是老子的玄孙。他授给寇谦之《图箓真经》六十余卷,让寇谦之辅助北方太平真君;又出示天宫静轮之法,其中数篇,就是李君亲手所写。寇谦之把他所得到的书奉献给魏国君主拓跋焘。但朝野上下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些书,只有崔浩把寇谦之当作老师来事奉,跟随他学习方术,并且上书说明此事道:"臣听说圣明的君王接受天命,必定有上天赐给祥瑞相应,《河图》《洛书》都是借动物背

上的图纹来寄托言语，不像现在人与神面接相对，亲手所写粲然可观，文辞意旨深刻奥妙，自古以来无法相比；怎能因世俗通常的想法而忽视上天神灵的旨意！臣私下为之害怕。”拓跋焘十分高兴，派谒者敬奉宝玉丝帛和猪牛羊去祭祀嵩岳，迎来寇谦之留在山中的弟子，以此尊奉天师，显扬新的教法，向天下宣扬传播。又在平城的东南方修成天师道场，道坛重迭五层；给一百二十名道士发放衣服粮食，每月设厨房，聚会的达数千人。

臣司马光认为：老子、庄子的书，主要意旨是想把生与死同等看待，轻视人世利禄富贵的得失。而修练神仙的，是服用药饵进行修练以求能体轻飞升，冶炼草石变成金银，这方法正与老庄的旨意相反；所以刘歆《七略》将道家叙列为诸子一类，神仙家为方技一类。其后又有符水、禁咒的方术，到寇谦之时才把道家、神仙家及符咒合而为一；至今仍然遵循这一套，其错误实在是大啊！崔浩不喜欢佛教、老庄之书而信寇谦之的言论，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前臧文仲祭祀爱居鸟，孔子认为不明智；像寇谦之这种人，比爱居鸟可大多了。《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就是“思无邪”。君子对于学术的选择，能不谨慎吗！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二十

宋纪二　起阏逢困敦，尽强圉单阏，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1]

元嘉元年

1 春，正月，魏改元始光。

2 丙寅，魏安定殇王弥卒。

3 营阳王居丧无礼，好与左右狎暱，游戏无度。特进致仕范泰上封事曰[2]："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鼓鞞在宫[3]，声闻于外。黩武掖庭之内，喧哗省闼之间，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远近之怪。陛下践阼，委政宰臣，实同高宗谅闇之美[4]；而更亲狎小人，惧非社稷至计，经世之道也。"不听。泰，甯之子也[5]。

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

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灵运，玄之孙也[6]，性褊傲，不遵法度；朝廷但以文义处之，不以为有实用。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延之，含之曾孙也，嗜酒放纵。

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7]，延之为始安太守[8]。

义真至历阳[9]，多所求索，执政每裁量不尽与；义真深怨之，数有不平之言，又表求还都，咨议参军庐江何尚之屡谏，不听。时羡之等已密谋废帝，而次立者应在义真；乃因义真与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恶，废为庶人，徙新安郡[10]。前吉阳令堂邑张约之上疏曰[11]："庐陵王少蒙先皇优慈之遇，长受陛下睦爱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怀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骄恣之愆。至于天姿夙成，实有卓然之美，宜在容养，录善掩瑕，训尽义方，进退以渐。今猥加剥辱，幽徙远郡，上伤陛下常棣之笃[12]，下令远近惟然失图[13]。臣伏思大宋开基造次，根条未繁，宜广树藩戚，敦睦以道。人谁无过，贵能自新；以武皇之爱子，陛下之懿弟，岂可以其一眚，长致沦弃哉！"书奏，以约之为梁州府参军[14]，寻杀之。

4 夏，四月，甲辰，魏主东巡大宁[15]。

5 秦王炽磐遣镇南将军吉毗等帅步骑一万南伐白苟、车

孚、崔提、旁为四国[16]，皆降之。

【注释】

①太祖文皇帝：为南朝宋第三个皇帝，名刘义隆，小字车儿，为宋武帝刘裕第三子。武帝死后，长子刘义符继位，在位仅两年便被废黜杀死，死时为营阳王，故史书称他为营阳王，而无帝号。

②特进：对功德突出的大臣赐给的官位。　封事：密封的奏章。大臣上书奏事，为防泄露，用皂囊封缄，故称封事，也叫封章。

③鞞(bī 鼻)：鞞鼓，一种小鼓。

④高宗谅闇(yīn 阴)：高宗，商代第二十三任帝王武丁。他为父王宋丧，三年不言，不问政事。

⑤宁：范宁，晋代儒学家，曾为春秋谷梁传作注，留传至今。

⑥玄：谢玄，在淝水之战中，以精兵八千打败苻坚，以功被晋王朝封为康乐县公。谢灵运是谢玄之子谢瑛的儿子。

⑦永嘉：郡名，治所在今浙江温州市。

⑧始安：郡名，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市。

⑨历阳：在今安徽和县。

⑩新安郡：治所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北。

⑪吉阳：县名，治所在今湖北竹溪县西。　堂邑：在今江苏六合县北。

⑫常棣：《诗·小雅》中的一篇诗的名目，相传为周公宴饮兄弟时的乐歌，所以后人以常棣比喻兄弟手足。

⑬恇(kuàng 况)然：恐惧的样子。

⑭梁州：在今陕西汉中市一带。

⑮大宁：在今河北怀安县东南。

⑯白苟：白苟等四国，为当时羌人部落，地址不详。

【译文】

宋纪二　起公元424年，止427年，共四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

元嘉元年(甲子，424年)

1 春，正月，魏国改年号为始光。

2 初四，魏国安定殇王拓跋弥逝世。

3 营阳王刘义符守丧期间行为举止违犯礼仪，爱和左右侍从亲近玩笑，游玩没限度。退休的特进范泰向营阳王上封事说："臣听说陛下时常在后花园，练习武艺，鼓鼙在皇宫内，而鼓声却传到宫外。在皇宫深处打闹拚杀，在宫殿之间喧哗戏闹，不但不足以威服四方夷民，只能使远近的人们产生怪诞的感觉。陛下登基之后，把政务委托给宰相大臣，实际上与殷高宗守丧谅阴的美誉相同；但您却与小人亲近狎弄，恐怕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好方法和管理社会的好策略。"营阳王不听。范泰，是范甯的儿子。

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敏捷聪明，喜爱文章义理，但性格轻浮不稳，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友好亲密。曾说："我得志的时候，让灵运、延之当宰相，慧琳当西豫州都督。"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性格偏急高傲，不遵守法度；朝廷只以擅长文章对待他，不认为他有实用。谢灵运自认为自己的才能应参予朝廷机要大事，心中常常愤懑不平。颜延之，是颜含的曾孙，嗜酒放纵。

徐羡之等人厌恶刘义真与谢灵运等人交游，刘义真原来的下属范晏委婉地告诫刘义真，刘义真说："灵运空洞粗疏，延之狭隘浅薄，是魏文帝曹丕所说'古今文人多不拘小节'的那种人；我只是与他们性格相合，不能遗忘与之交谈时的开悟与赏心罢了。"于是徐羡之等人以为谢灵运、颜延之挑拨煽动不同意见，责难毁谤执政者，出调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颜延之为始安太守。

刘义真到达历阳，向朝廷索求甚多，执政者每次都减少数量不照数给予；刘义真深深怨恨他们，屡次有愤愤不平的话，又上表请求返回京都，他手下的咨议参军庐江人何尚之屡次劝谏，刘义真不听。当时徐羡之等人已经密谋废除少帝刘义符，而依次立为帝的人应是义真；于是借义真与少帝有嫌隙，先上奏列举义真的罪恶，废

他为庶人，迁到新安郡。原来的吉阳县令堂邑人张约之为此上奏疏说："庐陵王小时蒙受先皇帝优厚慈爱的待遇，长大后受到陛下和睦仁爱的恩惠，所以内心的想法一定会说出来，怀藏的念头一定会表现出来，容或犯了做臣子的规矩，以致招来骄傲放纵的罪过。至于他的天生姿质早年成熟，实际上有卓越的才华，应予以宽容教养，记下他的长处而掩蔽他的缺点，尽着道义原则训导他，逐渐地改变他。现在枉曲地加以废黜羞辱，幽禁迁徙远方州郡，上则损伤陛下兄弟手足的笃爱之情，下则让远近的人惊慌失措。臣俯伏思考大宋王朝开创基业尚为仓卒，根枝尚不繁盛，应广为树立藩卫亲戚，用正道来敦厚和睦相互关系。人谁没过错，可贵的是能够自我改正；以武皇帝的爱子，陛下的贤弟，岂能因他一点过失，就让他长期遭到放逐和遗弃呢！"奏疏呈上之后，朝廷派张约之当梁州府参军，不久就杀了他。

4 夏，四月，十四日，魏国君主向东巡游到大宁。

5 秦王乞伏炽磐派镇南将军吉毗等人率步兵骑兵一万人向南攻打白苟、车孚、崔提、旁为四个部落，全部降服了他们。

6 徐羡之等以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先朝旧将，威服殿省，且有兵众，乃召道济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1]；五月，皆至建康，以废立之谋告之。

甲申，谢晦以领军府屋败，悉令家人出外，聚将士于府内；又使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夜，邀檀道济同宿，晦悚动不得眠，道济就寝便熟，晦以此服之。

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2]，亲自沽卖；又与左右引船为乐，夕，游天渊池，即龙舟而寝。乙酉诘旦，道济引兵居前，

羡之等继其后，入自云龙门；安泰等先诫宿卫，莫有御者。帝未兴，军士进杀二侍者，伤帝指，扶出东阁，收玺绶，群臣拜辞，卫送故太子宫。

侍中程道惠劝羡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义恭。羡之等以宜都王义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称皇太后令，数帝过恶，废为营阳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统，赦死罪以下。又称皇太后令，奉还玺绂；并废皇后为营阳王妃，迁营阳王于吴[3]。使檀道济入守朝堂。王至吴，止金昌亭[4]；六月，癸丑，羡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门[5]，追者以门关踣而弑之。

裴子野论曰：古者人君养子，能言而师授之辞，能行而傅相之礼。宋之教诲，雅异于斯，居中则任仆妾，处外则近趋走。太子、皇子，有帅，有侍，是二职者，皆台皁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则，导达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于礼义，识不达于今古，谨敕者能劝之以吝啬，狂愚者或诱之以凶慝。虽有师傅，多以耆艾大夫为之；虽有友及文学，多以膏粱年少为之；具位而已，亦弗与游。幼王临州，长史行事，宣传教命，又有典籤[6]；往往专恣，窃弄威权，是以本根虽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继奸回，虽恶物丑类，天然自出，然习则生常，其流远矣。降及太宗[7]，举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为也。呜呼！有国有家，其鉴之矣！

7 傅亮帅行台百官奉法驾迎宜都王于江陵[8]。祠部尚书蔡廓至寻阳[9]，遇疾不堪前；亮与之别。廓曰："营阳在吴，

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将可得邪!"时亮已与羡之议害营阳王,乃驰信止之,不及。羡之大怒曰:"与人共计议,如何旋背即卖恶于人邪!"羡之等又遣使者杀前庐陵王义真于新安。

羡之以荆州地重[10],恐宜都王至,或别用人,乃亟以录命除领军将军谢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精兵旧将,悉以配之。

秋,七月,行台至江陵,立行门于城南,题曰"大司马门"。傅亮帅百僚诣门上表,进玺绂,仪物甚盛。宜都王时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谬降大命,顾己兢悸,何以克堪!辄当暂归朝廷,展哀陵寝,并与贤彦申写所怀。望体其心,勿为辞费。"府州佐史并称臣,请题牓诸门,一依宫省;王皆不许。教州、府、国纲纪[11],宥所统内见刑,原逋责。

诸将佐闻营阳、庐陵王死,皆以为疑,劝王不可东下。司马王华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虽嗣主不纲,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12];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庐陵严断,将来必不自容;以殿下宽叡慈仁,远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又,羡之等五人,同功并位,孰肯相让!就怀不轨,势必不行。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贪生过深,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当长驱六辔,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复欲为宋昌邪[13]!"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皆劝王行,昙首仍陈天人符应[14],王乃曰:

"诸公受遗，不容背义。且劳臣旧将，内外充满，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华总后任，留镇荆州。王欲使到彦之将兵前驱，彦之曰："了彼不反，便应朝服顺流；若使有虞，此师既不足恃，更开嫌隙之端，非所以副远迩之望也。"会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彦之权镇襄阳。

甲戌，王发江陵，引见傅亮，号泣，哀动左右。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悲哭呜咽，侍侧者莫能仰视。亮流汗沾背，不能对；乃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深自结纳。王以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参军朱容子抱刀处王所乘舟户外，不解带者累旬。

【注释】

①江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②华林园：晋王朝在建康宫城北角所建御花园。

③吴：今江苏苏州市。

④金昌亭：在吴的西门内，因西门名昌门，故名金昌亭。

⑤昌门：吴城西门，又作阊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建。

⑥典籤：官名，负责为府州长官讨论事务时记录签署。南朝宋多以年幼皇子做大州藩镇，而皇子们又多以左右亲信任典籤，故权力甚大。

⑦太宗：即宋明帝刘彧，公元465～471年在位。

⑧行台：魏晋至隋唐时尚书台（省）的临时分支机构；又叫行尚书台或行台省。　江陵：在今湖北江陵县。

⑨祠部尚书：官名，负责尚书省的祠部、仪曹两个部门，若设右仆射，则不设祠部尚书，故相当于右仆射。　寻阳：在今江西九江市。

⑩荆州：在今湖北北部一带。

⑪纲纪：长官的下属官吏们。

⑫晋宣帝：司马懿，在曹魏时大权在握，实际已控制朝廷大权，但未正式篡位，其后人尊他为晋宣帝。　王大将军：王敦，东晋元帝时拥兵自立，起兵反

叛，后病死。

⑬宋昌：西汉代王刘恒的中尉，诸吕之乱后，大臣议立代王为帝，代王疑虑，宋昌为他分析形势，使他下定决心进京登基，即汉文帝。事见本书卷13，公元前180年。

⑭天人符应：天象和人间各种预示将有新的帝王出现的祥瑞征兆，古人非常迷信这种符应。

【译文】

6 徐羡之等人因为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前朝的旧将，威望令朝廷各部信服，且有军队在握，于是召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入京朝见；五月，二人都到建康，羡之等把废立皇帝的密谋告诉他们。

二十四日，谢晦借口领军府房屋毁坏，让家里的人全部迁往外地，聚集将士在领军府内；又让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夜里，邀请檀道济同住，谢晦惊惶激动不能入眠，檀道济一就寝就睡熟了，谢晦因此佩服他。

当时少帝刘义符在华林园开设一排店铺，亲自买卖；又和左右亲近拉船取乐，晚上，到天渊池游玩，并就在龙舟上入寝。二十五日，凌晨，檀道济带兵在前，徐羡之等人紧随其后从云龙门进入；邢安泰等人先已告诫夜间守卫的兵士，因此没有抵抗的人。少帝刘义符尚未起床，军士进去杀死两个侍者，砍伤少帝的手指，扶他来到东阁，收了皇帝的玉玺绶带，群臣下拜辞别，军士护送刘义符到原太子宫。

侍中程道惠劝徐羡之等人立皇帝的弟弟南豫州刺史刘义恭为新皇帝。徐羡之等人认为宜都王刘义隆向来有良好名望，又出现不少吉祥的符瑞，于是假称皇太后的命令，列举刘义符的罪过，废黜他为营阳王，让宜都王继承帝位，同时赦免死罪以下的犯人。又借称皇太后的命令，奉还皇帝的印玺；并且废黜皇后为营阳王妃，将营阳王迁徙到吴。让檀道济进入守卫朝廷殿堂。营阳王到吴，停住

在金昌亭；六月，二十四日，徐羡之等人让邢安泰去金昌亭弑杀营阳王。营阳王有力气，冲出昌门逃走，追杀的人用门栓杠把他打翻在地，杀了他。

裴子野评论说：古代帝王养育儿子，在他会说话时就让老师教他文辞，会走路时就让师傅教他礼仪。宋朝帝王对儿子的教诲，与此大不相同，住在宫中则任随仆奴婢女，到处面去就与跟班的奴仆接近。太子、皇子，有帅又有侍两种官陪侍，这两种官职都是低贱的奴仆。限制皇子太子的举止，教授皇子太子做事的原则，引导他们行善或作恶，无不依靠帅、侍；但这种人言谈不涉及到礼义，见识不通古今，若是谨慎小心的人则用吝啬劝导太子皇子，若是狂妄愚昧的人则用凶恶邪暴来引诱太子皇子。虽有师傅的官职，但多是用年老的大夫担任；虽然设有"友"和文学的官职，但多是用贵族子弟担任；这些官职只是虚设其位罢了，太子皇子也不与他们交游。宋朝多让年幼的亲王监临州郡，但实际是由长史执行政务；宣布传达朝廷的教令，又有典籤之官主管；这些长史典籤往往专横放纵，窃据威权，所以皇室的人口虽然很多但端正优良的人才却很少。继位的君主年纪幼弱，而奸邪的人世代相继，虽然恶人丑类，是天然自出的，但是习见就变成惯常，其流弊实在是太远了！到了宋太宗刘彧，全天下的人都唾弃他，也是亲昵奸邪小人造成的。呜呼！有国有家的人，千万要以此为鉴啊！

7 傅亮率领行台百官尊奉着皇帝的车驾到江陵去迎接宜都王。祠部尚书蔡廓，走到寻阳，生病不能前进；傅亮与他告别。蔡廓说："营阳王在吴应厚加供养；一旦发生不幸，你们几个人就有弑杀君主的罪名，想立身在世上，又怎么可能呢？"当时傅亮已经和徐羡之商议谋害营阳王，于是派人飞驰送信制止这件事，但没来得及。徐羡之得信后大为生气说："和别人一起谋划事情，怎么转身就将罪名转嫁给他人呢！"徐羡之等又派使者在新安郡杀了前庐陵王刘义

真。

徐羡之因荆州地方重要,怕宜都王到京城后,或许另外任命人去守荆州,于是急忙用录尚书事的命令任命领军将军谢晦兼任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打算让谢晦在外做为声援,又把精兵旧将全部配备给他。

秋,七月,行台抵达江陵,在江陵城南建立象征性宫门,上面题字为"大司马门"。傅亮率百官上门献上奏章,进献皇帝印玺和绶带,仪式和器物非常隆盛。宜都王刘义隆当时年仅十八岁,下令说:"我实在是无德无才,上天错降大命给我,回顾自己真是惶恐不安,我将凭什么才承受得住这天降大命!只好暂且回到朝廷,在先祖陵墓之前抒发哀情,并与贤能大臣申说衷肠。望体察我的心情,不要再多说其他的事。"他原来下属的府州官佐令史都自称为臣,请求改动各门上的题名,全都仿照京城宫殿部司的名称;宜都王都不允许。命所属各州、府、国的官吏们宽恕辖区内服刑的犯人,赦免负债的人。

众将领官佐听说营阳王、庐陵王死了,都认为可疑,劝宜都王不要东下回京。司马王华说:"先皇帝对天下有大功劳,是四海的人们所敬服的;虽然继位的君主行为不合规矩,但皇家的威望仍未改变。徐羡之是个中等才能的贫寒士人,傅亮是个出身平民的读书人,很显然都没有晋宣帝、王大将军那样的野心,他们接受先帝的遗托,地位高权势重,不会突然就敢以违背恩德而造反。他们害怕庐陵王严厉的裁断,将来肯定不能自保;殿下宽厚聪明慈祥仁爱,是远近人们都知道的,他们此次越过次序率众前来奉迎,是希望因此得到殿下的好感;荒谬不经的传言,肯定不是真的。另外,徐羡之等五人,功劳地位都差不多,谁肯让谁!即便有谁心怀不轨,也势必不能得逞。被废黜的君主如果还活着,他们担心自己将来遭受灾祸,才导致杀害营阳王与庐陵王的事发生。这都是由于他们过分贪生怕死,又哪里敢一朝之间就突然动起叛逆之心!他们这样做,不

过是想稳操权柄，巩固地位，以便得到年轻君主的尊敬和优待。殿下只管乘上六匹马拉的御驾前往，来满足上天与民众的心愿。"宜都王说："你是想当第二个宋昌吗？"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都劝宜都王前去京都。王昙首还陈述了天上人间的各种祥瑞符应。宜都王刘义隆才说："徐羡之等诸公接受先帝遗托，不会违背道义。况且功臣旧将，布满朝廷内外，现有兵力又足够控制叛军，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于是宜都王刘义隆命令王华总管他走后的职任，留守荆州。宜都王想让到彦之带兵先行一步，到彦之说："既然知道他们不会造反，您就应穿上皇袍顺流而下；倘若发生变故，我这支军队不仅抵御不了，还会造成相互间猜疑隔阂苗头，这样做是不能满足远近人民对我们的希望的。"正巧这时雍州刺史褚叔度去世，宜都王刘义隆就派到彦之暂时镇守襄阳。

十五日，宜都王从江陵出发，接见了傅亮。宜都王大声哭泣，悲哀之情感动了左右的人。接着询问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死亡和废黜的始末，悲伤不已，呜咽哭泣，侍卫在旁的人没人能抬起头来。傅亮当时冷汗直流，背部透湿，不能回答；于是分派心腹到到彦之，王华等处，与他们密切交结。宜都王派王府及荆州的文武官员整理兵备自卫，从建康来的行台文武官员费尽心机也不能接近宜都王的队伍。中兵参军朱容子手抱大刀立于宜都王乘坐的大船门外，衣带不解地守卫了数十天。

8 魏主还宫。

9 秦王炽磐遣太子暮末帅征北将军弈干等步骑三万出貂渠谷[1]，攻河西白草岭、临松郡[2]，皆破之，徙民二万余口而还。

10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群臣迎拜于新亭[3]。徐羡之问傅亮曰："王可方谁？"亮曰："晋文、景以上人[4]。"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

丁酉，王谒初宁陵，还，止中堂[5]。百官奉玺绶，王辞让数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备法驾入宫，御太极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

戊戌，谒太庙。诏复庐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孙脩华、谢妃还建康[6]。

庚子，以行荆州刺史谢晦为真。晦将行，与蔡廓别，屏人问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晦始惧不得去，既发，顾望石头城喜曰[7]："今得脱矣！"

癸卯，徐羡之进位司徒，王弘进位司空，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谢晦进号卫将军，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

有司奏车驾依故事临华林园听讼。诏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讯。"

帝以王昙首、王华为侍中，昙首领右卫将军，华领骁骑将军，朱容子为右军将军。

11 甲辰，追尊帝母胡婕妤曰章皇后。封皇弟义恭为江夏王[8]，义宣为竟陵王[9]，义季为衡阳王[10]；仍以义宣为左将军，镇石头。

徐羡之等欲即以到彦之为雍州，帝不许；征彦之为中领军，委以戎政。彦之自襄阳南下，谢晦已至镇，虑彦之不

过已。彦之到杨口[11]，步往江陵，深布诚款；晦亦厚自结纳。彦之留马及利剑、名刀以与晦，晦由此大安。

12 柔然纥升盖可汗闻魏太宗殂，将六万骑入云中[12]，杀掠吏民，攻拔盛乐宫[13]。魏世祖自将轻骑讨之，三日二夜至云中。纥升盖引骑围魏主五十余重，骑逼马首，相次如堵；将士大惧，魏主颜色自若，众情乃安。纥升盖以弟子於陟斤为大将，魏人射杀之；纥升盖惧，遁去。尚书令刘絜言于魏主曰："大檀自恃其众[14]，必将复来，请俟收田毕，大发兵为二道，东西并进以讨之。"魏主然之。

13 九月，丙子，立妃袁氏为皇后；耽之曾孙也[15]。

14 冬，十月，吐谷浑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诸子弟谓之曰："先公车骑[16]，以大业之故，舍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于纬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当奉慕璝为主"。纬代者，阿柴之长子；慕璝者，阿柴之母弟、叔父乌纥提之子也[17]。

阿柴又命诸子各献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谕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则易折，众则难摧。汝曹当戮力一心，然后可以保国宁家。"言终而卒。

慕璝亦有才略，抚秦、凉失业之民及氐、羌杂种至五六百落，部众转盛。

【注释】

①貂渠谷：在今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西北。

②白草岭:在今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西北。 临松郡:治所在今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南马蹄镇。

③新亭:在今南京市南。

④晋文、景:晋文公重耳,春秋时晋国国君,经在外国长年流浪后回国,使晋国强盛起来。 景,汉景帝刘启,是历史上有名的贤明君主。

⑤中堂:在建康城秦淮河之北,宫城之南,晋时为太学,释奠先圣孔子的所在。

⑥孙脩华:刘义真的母亲。 谢妃:刘义真的妃子。

⑦石头城:在今江苏南京西面的清凉山上。楚威王时始建,三国吴孙权重筑并改名为石头城,负山面江,扼守江险,为军事要地。

⑧江夏:郡名,治所在今武昌。

⑨竟陵:在今湖北钟祥县一带。

⑩衡阳:在今湖南株洲一带。

⑪杨口:在今湖北潜江县西北,即古代杨水进入沔水之口。

⑫云中:原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北魏时云中郡治所移到盛乐,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的土城子。

⑬盛乐宫:北魏原建都盛乐,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盛乐宫指盛乐城中的王宫。

⑭大檀:纥升盖可汗的名字,其全名为郁久闾大檀。

⑮耽:袁耽,东晋成帝时任历阳太守,事见本书卷95,成帝咸康元年(335年)。

⑯先公:指吐谷浑第八代可汗武王慕容树洛干。

⑰乌纥提:吐谷浑第七代可汗,与阿柴为同母异父兄弟,又因他娶第六代可汗之妻,故又是阿柴的叔父。

【译文】

8 魏国君主回到王宫。

9 秦王乞伏炽磐派太子乞伏暮末率征北将军弈干等步骑兵三万人从貂渠谷出击,进攻河西王的白草岭、临松郡,都攻破了,迁徙民众二万余口一同返回。

10 八月，初八，宜都王刘义隆到达建康，朝廷文武群臣到新亭迎接拜见。徐羡之问傅亮说："宜都王可以比谁？"傅亮说："可说是比晋文公、汉景帝还要高明的人。"徐羡之说："他一定能明白我们为国的一片忠心。"傅亮说："未必。"

初九，宜都王祭拜其父刘裕的陵墓初宁陵，回来，停在中堂。百官向他奉献印玺与绶带，宜都王辞让了四次之后，才接受了印玺，在中堂登上皇帝宝座。备好御驾仪仗进入皇宫，登上太极前殿，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元嘉，文武百官都加官二级。

初十，新皇帝刘义隆拜祭祖庙。下诏恢复庐陵王刘义真以前的封号，迎回他的灵柩及他的母亲孙修华、王妃谢氏回到建康。

十二日，皇帝下诏任命代理荆州刺史谢晦为正式刺史。谢晦即将赴任，与蔡廓告别，屏退其他人后问蔡廓："我能幸免于难吗？"蔡廓说："您接受先帝的顾命，把社稷托付给您。废掉昏君扶立明主，在大义上没有什么不可。但是杀了人家两位兄长却又以此向他称臣，拥有震动君主权威之忌，又占据上游重镇，以古推今，能自免祸患是很难的。"谢晦开始还害怕不能离开建康，登船出发之后，回头望着石头城高兴地说："现在我终于得以脱身了！"

十五日，徐羡之被晋升为司徒，王弘被晋升为司空，傅亮被加授开府仪同三司，谢晦被晋升为卫将军，檀道济被晋升为征北将军。

朝廷各有关部门奏请皇帝，应按照惯例驱车前去华林园听取司法辩论。皇帝下诏说："朕对于政务刑法尚有许多不熟悉的地方；可像先前一样，由徐羡之、王弘二公推审讯问。"

皇帝任命王昙首、王华为侍中，王昙首兼任右卫将军，王华兼任骁骑将军，朱容子担任右军将军。

11 十六日，皇帝追尊生母的母亲胡婕妤为章皇后。封皇弟刘义恭为江夏王，刘义宣为竟陵王，刘义季为衡阳王，仍以刘义宣任左将军，镇守石头城。

徐羡之等人想就让到彦之任雍州刺史，皇帝不允许；征召到彦之为中领军，把军权委任给他，到彦之从襄阳南下，谢晦已到达荆州，担心彦之不过访自己。彦之到达杨口，步行前往江陵，真切地表白了诚意；谢晦也与到彦之深厚交结。到彦之留下马匹和利剑名刀送给谢晦，谢晦由此彻底放心。

12 柔然纥升盖可汗听说魏太宗拓跋嗣去世，率六万骑兵进入云中郡，屠杀掠夺官吏和民众，攻陷盛乐王宫。魏世祖拓跋焘亲自率领轻装骑兵讨伐柔然军，三天两夜赶到云中。纥升盖带领骑兵包围了魏世祖五十几层，柔然铁骑首尾紧接，一个挨一个如铜墙铁壁；魏军将士大为恐惧，魏国君主拓跋焘却镇定自若，面不改色，众将士的情绪才安定下来。纥升盖让弟弟之子於陟斤做大将，魏军射死了於陟斤；纥升盖害怕了，率军逃走。尚书令刘絜对拓跋焘说："纥升盖郁久闾大檀自己仗着兵力多，肯定会重来，请等到将庄稼收割完毕，我们再调动大军，兵分两路，东西并进，讨伐柔然。"拓跋焘同意了他的意见。

13 九月，十八日，皇帝立妃子袁氏为皇后；袁氏是袁耽的曾孙女。

14 冬，十月，吐谷浑威王阿柴去世。阿柴有儿子二十人。阿柴病重，将他的子弟们召来，对他们说："先王车骑将军，因汗国大业的缘故，舍弃了他儿子拾虔而把王位传给我；我岂敢私顾儿子纬代而忘了先君的意愿呢！我死之后，你们应奉慕璝为君主。"纬代，是阿柴的长子；慕璝，是阿柴的同母弟、叔父乌纥提的儿子。

阿柴又命令儿子们各献上一枝箭，取出一枝交给其弟慕利延让他折这枝箭。慕利延折断了它。阿柴又取出十九枝箭让慕利延折，慕利延就不能折断。阿柴于是告谕他们："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吗？一枝箭就容易折断，许多枝在一起就难以摧毁。你们应当协力同心，然后就可以捍卫国家保全家族。"说完就死了。

慕璝也确有才能胆略，安抚秦州、凉州的无业流民，以及氐、羌

等众多部族达五六百个部落，于是他境内的部落人众渐渐昌盛起来。

15 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将军长孙翰、安北将军尉眷北击柔然，魏主自将屯柞山[1]。柔然北遁，诸军追之，大获而还。翰，肥之子也[2]。

16 诏拜营阳王母张氏为营阳太妃。

17 林邑王范阳迈寇日南、九德诸郡[3]。

18 宕昌王梁弥忽遣子弥黄入见于魏。宕昌，羌之别种也。羌地东接中国，西通西域，长数千里，各有酋帅，部落分地，不相统摄；而宕昌最强，有民二万余落，诸种畏之。

19 夏主将废太子瑒而立少子酒泉公伦。瑒闻之，将兵七万北伐伦。伦将骑三万拒之，战于高平[4]，伦败死。伦兄太原公昌将骑一万袭瑒，杀之，并其众八万五千，归于统万[5]。夏主大悦，立昌为太子。

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门：东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凉，北曰平朔。

二 年

1 春，正月，徐羡之、傅亮上表归政；表三上，帝乃许之。丙寅，始亲万机。羡之仍逊位归第；徐佩之、程道惠及吴兴太守王韶之等并谓非宜[6]，敦劝甚苦；乃复奉诏视事。

2 辛未，帝祀南郊，大赦。

3 己卯，魏主还平城。

4 二月，燕有女子化为男；燕主以问群臣。尚书左丞傅权对曰："西汉之末，雌鸡化为雄，犹有王莽之祸。况今女化为男，臣将为君之兆也。"

5 三月，丙寅，魏主尊保母窦氏为保太后。密后之殂也，世祖尚幼，太宗以窦氏慈良，有操行，使保养之。窦氏抚视有恩，训导有礼，世祖德之，故加以尊号，奉养不异所生。

6 丁巳，魏以长孙嵩为太尉，长孙翰为司徒，奚斤为司空。

7 夏，四月，秦王炽磐遣平远将军叱卢犍等袭河西镇南将军沮渠白蹄于临松，擒之，徙其民五千余户于枹罕[7]。

8 魏主遣龙骧将军步堆等来聘，始复通好。

9 六月，武都惠文王杨盛卒[8]。初，盛闻晋亡，不改义熙年号，谓世子玄曰："吾老矣，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称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来告丧，始用元嘉年号。

10 秋，七月，秦王炽磐遣镇南将军吉毗等南击黑水羌酋丘担[9]，大破之。

11 八月，夏武烈帝殂，葬嘉平陵，庙号世祖；太子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12 王弘自以始不预定策，不受司空；表让弥年，乃许之。乙酉，以弘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3 冬，十月，丘担以其众降秦，秦以担为归善将军；拜折冲将军乞伏信帝为平羌校尉以镇之。

【注释】

①柞山：在今山西大同市西。

②长孙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大将，多有战功。

③日南：郡名。辖境在今越南中部北起横山南抵大岭地区。 九德：郡名。在今越南义静省大部。

④高平：在今宁夏固原县。

⑤统万：夏国都城，在今陕西靖边县。

⑥吴兴：在今浙江湖州市。

⑦枹罕：西秦都城，在今甘肃临夏县。

⑧武都：在今甘肃武都县一带。

⑨黑水羌：在今甘肃舟曲县西南一带的羌族人。

【译文】

15 十二月，魏国君主拓跋焘命安集将军长孙翰、安北将军尉眷到北方攻打柔然，魏国君主亲自率军驻扎在柞山。柔然向北逃跑，魏国各路军队乘胜追击，大获而回。长孙翰，是长孙肥的儿子。

16 皇帝下诏，拜营阳王母亲张氏为营阳太妃。

17 林邑王范阳迈侵犯日南、九德等郡。

18 宕昌王梁弥忽派儿子弥黄到魏国求见。宕昌，是羌族的支族。羌人的地域东方与中国连接，西方与西域相通，长约数千里，各部落有酋长首领，不同的部落分别居住不同地区，不互相统辖；而其中以宕昌部落最强，有民众二万多聚落，各支族都惧怕他们。

19 夏国君主赫连勃勃将要废黜太子赫连瑰而册立少子酒泉公赫连伦。赫连瑰闻讯，率兵七万北伐赫连伦。赫连伦率骑兵三万抗拒他，双方战于高平，赫连伦战败而死。赫连伦的兄长太原公赫连昌率骑兵一万袭击赫连瑰，杀了他，合并他的八万五千军队，回到统万。夏国君主大喜，于是立赫连昌为太子。

夏国君主爱自我矜傲尊大，将他都城的四门命名为：东门叫招魏，南门叫朝宋，西门叫服凉，北门叫平朔。

二年(乙丑,公元425年)

1 春,正月,徐羡之、傅亮上奏归还政权;上了三次奏疏,皇帝才允准了他们。初十,皇帝开始亲自处理国家政务。徐羡之仍然退位回宅;徐佩之、程道惠和吴兴太守王韶之等人都说这样做不适宜,苦苦地敦促规劝徐羡之回朝;徐羡之才又奉皇帝诏命处理政务。

2 十五日,皇帝到南郊祭祀天神,宣布大赦。

3 二十三日,魏国君主拓跋焘回到平城。

4 二月,燕国有一女子变为男性;燕国君主冯跋拿这事询问朝中文武百官。尚书左丞傅权回答说:"西汉末年,母鸡变为公鸡,就有王莽篡政的灾祸。何况现在女子变为男性,这是臣下将变为君主的兆头啊。"

5 三月,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焘尊奉保姆窦氏为保太后。在密皇后死的时候,世祖还年幼,太宗拓跋嗣因窦氏慈爱善良,有良好品德,就让她抚养。窦氏抚养照顾世祖有深厚恩情,训导世祖很有礼节,世祖很感激她,所以现在给她加封尊号,奉养她就跟亲生母亲一样。

6 初二,魏国君主任命长孙嵩为太尉,长孙翰为司徒,奚斤为司空。

7 夏,四月,秦王乞伏炽磐派平远将军叱卢犍等人在临松城袭击河西王镇南将军沮渠白蹄,活捉了沮渠白蹄,迁移他的民众五千多户到枹罕。

8 魏国君主拓跋焘派龙骧将军步堆等人前来宋国访问,双方才又恢复了友好往来。

9 六月,武都惠文王杨盛去世。当初,杨盛听说晋朝灭亡,坚持不改晋的义熙年号,对世子杨玄说:"我老了,当终生做晋朝的臣民;你好好事奉宋国皇帝。"等杨盛死,杨玄自称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派遣使节来宋国讣告丧事,开始使用宋国的元嘉年号。

10 秋，七月，秦王乞伏炽磐派镇南将军吉毗等到南方攻打黑水羌首领丘担，大破羌军。

11 八月，夏国武烈帝赫连勃勃驾崩，葬在嘉平陵，庙号为世祖；太子赫连昌登上皇帝宝座。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承光。

12 王弘自己因为开始时没参预确定废立的计划，而不愿接受司空之职；上奏表辞让了满一年时间，皇帝才允准了他的请求。初二，皇帝任命王弘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3 冬，十月，黑水羌首领丘担带其部下投降秦国，秦国任命丘担为归善将军；又拜折冲将军乞伏信帝为平羌校尉来镇抚黑水羌。

14 癸卯，魏主大伐柔然，五道并进；长孙翰等从东道，出黑漠①，廷尉卿长孙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间②，魏主从中道，东平公娥清出栗园③，奚斤等从西道，出尔寒山④。诸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度漠击之。柔然部落大惊，绝迹北走。

15 十一月，以武都世子玄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16 初，会稽孔甯子为帝镇西咨议将军，及即位，以甯子为步兵校尉；与侍中王华并有富贵之愿，疾徐羡之、傅亮专权，日夜构之于帝。会谢晦二女当适彭城王义康、新野侯义宾，遣其妻曹氏及长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诛羡之、亮，并发兵讨晦，声言当伐魏，又言拜京陵⑤，治行装舰。亮与晦书曰："薄伐河朔，事犹未已，朝野之虑，忧惧者多。"又言"朝士多谏北征，上当遣外监万幼宗往相咨访。"时朝廷处分异常，其谋颇泄。

三 年

1春，正月，谢晦弟黄门侍郎曄驰使告晦，晦犹谓不然，以傅亮书示咨议参军何承天曰："计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虑我好事，故先遣此书。"承天曰："外间所闻，咸谓西讨已定，幼宗岂有上理！"晦尚谓虚妄，使承天豫立答诏启草，言伐虏宜须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得寻阳人书，言"朝廷将有大处分，其事已审"，使其辅国府中兵参军乐冏封以示晦。晦问承天曰："若果尔，卿令我云何？"对曰："蒙将军殊顾，常思报德。事变至矣，何敢隐情！然明日戒严，动用军法，区区所怀，惧不得尽。"晦惧曰："卿岂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举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其次，以腹心将兵屯义阳[6]，将军自帅大众战于夏口[7]；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粮易给，聊且决战，走复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与卫军咨议参军琅邪颜邵谋举兵，邵饮药而死。

晦立幡戒严，谓司马庾登之曰："今当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备御刘粹。"登之曰："下官亲老在都，又素无部众，情计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问诸将佐："战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蛮司马周超对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辨，下官请解司马、南郡以授之[8]。"晦即于坐命超为司马，领南义阳太守[9]。转登之为长史，南郡如故。登之，蕴之孙也。

帝以王弘、檀道济始不预废弑之谋，弘弟昙首又为帝

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且召道济，欲使讨晦。王华等皆以为不可，帝曰："道济止于胁从，本非创谋，杀害之事，又所不关；吾抚而使之，必将无虑。"乙丑，道济至建康。

丙寅，下诏暴羡之、亮、晦杀营阳、庐陵王之罪，命有司诛之，且曰："晦据有上流，或不即罪，朕当亲帅六师为其过防。可遣中领军到彦之即日电发，征北将军檀道济骆驿继路，符卫军府州，以时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刘粹等断其走伏。罪止元凶，余无所问。"

是日，诏召羡之、亮。羡之行至西明门外，谢瞻正直，遣报亮云："殿内有异处分。"亮辞以嫂病暂还，遣使报羡之，羡之还西州[10]，乘内人问讯车出郭，步走至新林[11]，入陶灶中自经死。亮乘车出郭门，乘马奔兄迪墓，屯骑校尉郭泓收之。至广莫门，上遣中书舍人以诏书示亮，并谓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亮读诏书讫，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顾托。黜昏立明，社稷之计也。欲加之罪，其无辞乎！"于是诛亮而徙其妻子于建安[12]；诛羡之二子，而宥其兄子佩之。又诛晦子世休，收系谢瞻。

帝将讨谢晦，问策于檀道济，对曰："臣昔与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为少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戎事恐非其长。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讨之，可未陈而擒也。"丁卯，征王弘为待中、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以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乐冏复遣使告谢晦以徐、傅及瞻等已诛。晦先举羡

之、亮哀,次发子弟凶问,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从高祖征讨,指麾处分,莫不曲尽其宜;数日间,四远投集,得精兵三万人。乃奉表称羡之、亮等忠贞,横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执权,不专为国,初废营阳,陛下在远,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拥以号令,谁敢非之!岂得泝流三千里,虚馆七旬,仰望鸾旗者哉!故庐陵王,于营阳之世积怨犯上,自贻非命。不有所废,将何以兴!耿弇不以贼遗君父[13],臣亦何负于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昙首、王华险躁猜忌,谗构成祸。今当举兵以除君侧之恶。"

【注释】

①黑漠:在今内蒙古兴和县北部一带。

②白漠:在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北部一带。

③栗园:今址不详。

④尔寒山:今址不详。

⑤京陵:即兴宁陵,在今江苏镇江市。

⑥义阳:在今河南信阳市。

⑦夏口:在今湖北武昌。

⑧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

⑨南义阳:为晋末所置侨郡,属荆州,治所在今湖南安乡县西南。

⑩西州:当时扬州刺史治所在台城(即宫城)之西,故叫西州,都在建康城内。

⑪新林:建康以北二十里处。

⑫建安:在今福建建瓯县南。

⑬耿弇:东汉光武帝的大将,在讨伐张步与之大战时,闻光武将至,谓手下将士:不能将贼虏遗留给君父,因而大败张步。事见卷四十一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

【译文】

14 二十一日，魏国君主大规模讨伐柔然，兵分五路，齐头并进：长孙翰等人从东路，由黑漠出击，廷尉卿长孙道生等人从白漠、黑漠之间出击，魏国君主从中路进军，东平公娥清从栗园出击，奚斤等人从西路，由尔寒山出击。各路大军来到大漠南边，舍弃辎重，轻装骑兵，只带十五天粮食，渡过沙漠攻打柔然。柔然部落大惊，向北逃窜不见踪影。

15 十一月，皇帝任命武都王世子杨玄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16 当初，会稽人孔甯子为宋文帝镇西咨议参军，到文帝即位后，让孔甯子当步兵校尉；与侍中王华都有追求富贵的愿望，痛恨徐羡之、傅亮专权，日夜在文帝面前讲徐、傅二人的坏话。正巧这时谢晦的两个女儿嫁给彭城王刘义康和新野侯刘义宾，派他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休送女儿到建康。文帝想诛杀徐羡之、傅亮，并且发兵讨伐谢晦，于是声称要讨伐魏国，说要去拜谒京陵，准备出行的舰船。傅亮寄给谢晦的信说："朝廷即将讨伐黄河以北地区，事情并不会因此了结，朝廷内外很多人对此深感忧虑和恐惧。"又说"朝廷大臣多劝阻北伐，皇上可能要派外监官万幼宗去你处咨询访问。"当时朝廷处理事务的措施往往违背常规，其清洗计划常常泄漏。

三年（丙寅，公元 426 年）

1 春，正月，谢晦的弟弟黄门侍郎谢嚼派人飞驰告诉谢晦，谢晦还不以为然，并把傅亮的信给咨议参军何承天看，说："估计万幼宗一二天就要到。傅公担心我好惹事，所以先寄来这封信。"何承天说："我在外面听到的消息，都说朝廷向西讨伐的计划已定，万幼宗岂有到这里来的道理！"谢晦还说何承天的说法虚妄不实，让何承天预先起草回答诏书的启书，说讨伐北虏应等到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得到寻阳熟人的来信，说"朝廷将有大的决策举动，这件事已经很明显"，程道惠派他辅国府的中兵参军乐冏封了这封信给谢晦看。谢晦问何承天说："如果真有此事，你让我说什么？"何承天回答

说："承蒙将军的特殊照顾，我常想回报将军的恩德。事变已经到了，哪里敢隐瞒实情！但倘若明天戒严，动用军法，我心里一点点想法，恐怕是不能完全说出来的。"谢晦恐惧地说："你难道想让我自杀吗？"何承天说："还没到这个地步。凭帝王的威重，发动全国的力量来攻打一个州，力量的大小已很悬殊，道义的顺逆又有不同。逃到境外以求自身保全，这是上计。其次，是派心腹将领带兵屯驻义阳，将军自率大军在夏口与朝廷开战。如果战败，就赶到义阳以便逃出北方边境，这是次一等的计策。"谢晦沉思了很久才说："荆州是用兵的地方，兵力粮草容易接济，不妨先与朝廷决战，战败再走也还不晚！"于是派何承天撰写檄文；又和卫军咨议参军琅邪人颜邵谋划起兵之事，颜邵却因此喝毒药自杀。

谢晦树起大旗实行戒严，对司马庾登之说："现在我要亲自东下，想委屈你带三千人守城，防御刘粹。"庾登之说："下官的亲人父老都在都城，又向来没有自己的部众，我心里计划再三，不敢接受这个命令。"谢晦又问其他将佐："战士三千足够守城不？"南蛮司马周超回答说："不但可以守住城池，如果有敌人从外面来犯，还可以杀敌立功。"庾登之于是说："周超肯定能当此大任，下官请求解除司马、南郡太守的职务授给周超。"谢晦当即就在座位上命令周超为司马，兼任南义阳太守。转任庾登之为长史，南郡太守照旧保留。庾登之，是庾蕴的孙子。

皇帝因王弘、檀道济开始时不参预废弑营阳王和庐陵王的阴谋，王弘的弟弟王昙首又受到皇帝的亲信委任，在事变即将发生时，皇帝派密使报告王弘，并且召来檀道济，打算派他讨伐谢晦。王华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做，皇帝说："檀道济只是胁从，本不是首谋，杀害二王的事，又与他无关，我召抚并任用他，不必担心什么。"十五日，檀道济抵达建康。

十六日，皇帝下诏公布徐羡之、傅亮、谢晦杀死营阳王、庐陵王的罪状，命令主管部门诛杀他们，并且说："谢晦占据长江上游，或

许不会认罪伏诛，朕将亲率朝廷大军前去防御。可派中领军到彦之即日火速发兵，征北将军檀道济陆续发兵，后继为援，传符节通知各卫军和府州，及时收捕翦除谢晦。已命令雍州刺史刘粹等人截断谢晦逃窜藏伏的去路。制罪只限于元凶，其余的人都不过问。"

这一天，皇帝下诏召见徐羡之、傅亮。徐羡之走到西明门外，谢瞻正在宫中值班，派人报告傅亮说："宫内有异常活动。"傅亮称嫂子有病，暂时回家，派人报告徐羡之，徐羡之返回西州，乘坐宫内人员问讯的车子出了城，步行到新林，走进一个陶窑中自缢而死。傅亮乘车出了外城门，乘马逃奔哥哥傅迪的坟墓，屯骑校尉拘捕了他。走到广莫门，皇上派中书舍人拿诏书给傅亮看，并对傅亮说："由于您在江陵请我即位时的忠诚，朕会让您的儿子们安然无恙。"傅亮读完诏书，说："傅亮承蒙先帝对我这布衣平民的垂爱，接受先帝临终嘱托。废黜昏君扶立明主，本是为了江山社稷的长远大计。要想给我加上罪名，哪里会找不到托辞呢？"于是诛杀了傅亮，把他的妻儿迁移到建安；还诛杀了徐羡之的两个儿子，但饶恕了徐羡之哥哥的儿子徐佩之。又杀了谢晦的长子谢世休，拘捕了谢瞻。

皇帝即将讨伐谢晦之前，向檀道济询问计策，檀道济回答说："臣以前和谢晦一起跟随先帝北征，当时入关的十条计策，有九条是谢晦提出的，他富有才能，深谙谋略，大概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但他未曾单独率领军队决战取胜，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恐怕不是他的长处。臣了解谢晦的智谋，谢晦熟悉臣的勇猛。现在臣奉皇上命令去讨伐他，可以未等布阵就擒获他。"十七日，皇帝征召王弘，任命他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和扬州刺史，任命彭城王刘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个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乐冏又派人向谢晦报告徐羡之、傅亮及谢瞻等人已被杀。谢晦于是先为徐羡之、傅亮举哀，接着发布自家子弟的凶讯，然后亲自走出阅兵的射堂部署军队。谢晦跟随高祖刘裕征讨，指挥调动军队，莫不适宜妥当，几天之间，四方远处的军队前来投奔，集中到谢

晦手下,共得精兵三万人。于是发布通告宣称徐羡之、傅亮等人忠贞不二,却惨遭冤枉,被残酷杀害。又说:"臣等如果图谋执掌朝廷大权,而不是专心为国家着想,当初废黜营阳王时,今天的陛下还在远方,武皇帝的儿子中还有年幼的,我们拥立幼小君主来号令天下,谁敢非难我们!哪里用得着溯江而上三千里,空虚帝位七十天,来仰望陛下的鸾旗呢!原庐陵王,在营阳王在位时,对皇帝积有怨恨,冒犯皇上,自取非命。不有所废黜,又怎么会有兴起!东汉的耿弇不把贼虏留给君父,臣等这样做又有什么对不起宋朝皇室呢!这都是王弘、王昙首、王华阴险、狂暴,猜忌功臣,进献谗言,挑拨离间,才造成今天这场灾难。我们现在应当发兵以清除君王身边的恶人。"

2 秦王炽磐复遣使如魏,请用师于夏。

3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详视,使驰白帝曰:"此儿形貌异常,必破国亡家,不可举。"即欲杀之。帝狼狈至后殿户外,手拨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谅闇,故秘之。闰月,丙戌,始言劭生。

4 帝下诏戒严,大赦,诸军相次进路以讨谢晦。晦以弟邀为竟陵内史[1],将万人总留任,帅众二万发江陵,列舟舰自江津至于破冢[2],旌旗蔽日。叹曰:"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

晦欲遣兵袭湘州刺史张邵[3],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与晦善[4],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击之。"晦以书招邵,邵不从。

5 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建安太守郑鲜之为右仆射。敬弘，廙之曾孙也。

庚申，上发建康。命王弘与彭城王义康居守，入居中书下省；侍中殷景仁参掌留任。帝姊会稽长公主留止台内，总摄六宫。

谢晦自江陵东下，何承天留府不从。晦至江口[5]，到彦之已至彭城洲[6]。庾登之据巴陵[7]，畏懦不敢进；会霖雨连日，参军刘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寻至，东军方强，惟宜速战。"登之恇怯，使小将陈祐作大囊，贮茅悬于帆樯，云可以焚舰，用火宜须晴，以缓战期。晦然之，停军十五日。乃使中兵参军孔延秀攻将军萧欣于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栅，陷之。诸将咸欲退还夏口[8]，到彦之不可，乃保隐圻[9]。晦又上表自讼，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枭四凶于庙庭[10]，悬三监于绛阙[11]，臣便勒众旋旗，还保所任。"

初，晦与徐羡之、傅亮为自全之计：以为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12]，各有强兵，足以制朝廷；羡之、亮居中秉权，可得持久。及闻道济帅众来上，惶惧无计。

道济既至，与到彦之军合，牵舰缘岸。晦始见舰数不多，轻之，不即出战。至晚，因风帆上，前后连咽；西人离沮，无复斗心。戊辰，台军至忌置洲尾[13]，列舰过江，晦军一时皆溃。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还江陵。

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刘粹自陆道帅步骑袭江陵，至沙桥[14]；周超帅万余人逆战，大破之，士卒伤死者过半。俄而晦败问至。初，晦与粹善，以粹子旷之为参军；帝疑之，王

弘曰："粹无私，必无忧也。"及受命南讨，一无所顾，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杀旷之，遣还粹所。

丙子，帝自芜湖东还[15]。

晦至江陵，无他处分，唯愧谢周超而已。其夜，超舍军单舸诣到彦之降。晦众散略尽，乃携其弟遯等七骑北走。遯肥壮，不能乘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陆延头[16]，为主光顺之所执[17]，槛送建康。

【注释】

①竟陵：在今湖北钟祥县。

②江津：在今湖北沙市东南，又名奉城。 破冢：在今湖北江陵县东南。

③湘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

④益州：在今四川省中部。

⑤江口：即西江口，又名三江口，在今湖南岳阳市北，为洞庭湖水入江处。

⑥彭城洲：在今湖南临湘县西北的长江南岸。

⑦巴陵：即今湖南岳阳市。

⑧夏口：在今湖北武昌。

⑨隐圻：在今湖南临湘县西北的长江南岸，又名隐矶。

⑩四凶：古代尧时，舜把共工、驩兜、三苗、鲧称为四凶，一一处罚。

⑪三监：西周初年，以管叔、蔡叔、霍叔监管殷朝遗民，称为三监。后三监与殷人共同反叛，周公一一平定他们。 绛阙：比喻王都的门阙。四凶三监，都是比喻宋文帝身边的亲信大臣。

⑫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市。

⑬忌置洲：在今湖南岳阳市北。

⑭沙桥：在江陵之北。

⑮芜湖：在今安徽芜湖市。

⑯安陆：在今湖北安陆县。 延头：在今湖北大悟东南。

⑰戍主：宋、齐至隋有戍主、戍副官职，为军事据点的长官和副官。

【译文】

2 秦王乞伏炽磐又派使者去魏国，请求魏国对夏国用兵。

3 当初，袁皇后生下皇子刘劭，皇后自己仔细审视了以后，派人飞快报告皇帝刘义隆说："这儿子形貌异常，以后肯定会破国亡家，不可留下。"就想杀掉他。皇帝慌忙跑到皇后宫殿门外，用手拨开围幔上前劝阻，袁皇后这才作罢。因为当时皇帝尚在守丧，所以把这事隐秘不宣。闰正月，初六，才宣布皇子刘劭诞生。

4 皇帝下诏实行戒严，宣布大赦，各军相继进发讨伐谢晦。谢晦让弟弟谢遯担任竟陵内史，率领一万人总管留守，亲自率领二万人从江陵出发，他手下的舰船从江津一直排列到破冢，旌旗飘扬，遮天蔽日。谢晦感叹说："恨不能让这大军成为保护帝王的大军。"

谢晦打算派兵袭击湘州刺史张邵，何承天因张邵的哥哥益州刺史张茂度与谢晦友善，说："张邵的意图，我们还不清楚，不应匆忙袭击他。"谢晦写信招抚张邵，张邵没有听从。

5 二月，初九，皇帝任命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建安太守郑鲜之为右仆射。王敬弘，是王廙的曾孙。

十一日，皇帝从建康出发。命王弘和彭城王刘义康留守建康，进入中书下省居住；又命侍中殷景仁参预掌管留守的重任；命自己的姐姐会稽长公主留守皇宫，总管六宫。

谢晦自江陵东下，何承天留守刺史府没跟去。谢晦到达江口，到彦之已到了彭城洲。庾登之占据巴陵，畏惧懦怯不敢进军；正好大雨连天，参军刘和之说："彼此都有雨；檀征北将军很快就到，东边的军队正强盛，只应速战。"庾登之胆怯，让小将陈祐制做大口袋，装上茅草悬挂在桅杆上，称说这样可以焚烧敌舰，但用火攻应等到晴天，因此要求延缓战期。谢晦同意了庾登之的意见，停军十五天。然后命令中兵参军孔延秀在彭城洲进攻将军萧欣，打败了他。又进攻彭城洲口的防卫栅栏，攻陷了它。官军众将领都想退回夏口，到彦之不同意，于是保守隐圻。谢晦又向皇帝上奏书自我辩

护，并且对自己所取得的胜利颇为骄傲，说："陛下如果把四凶在朝廷斩首示众，将三监的首级悬挂在皇宫城楼上，臣就收住兵众，调转旌旗，返回我的任所守卫。"

当初，谢晦和徐羡之、傅亮商量自我保全的计策；认为谢晦占据上游，而檀道济镇守广陵，各自拥有强大兵力，足够控制朝廷；徐羡之、傅亮位居朝廷把持大权，这样就可以持久平安。等到听说檀道济率大军前来进攻，谢晦惶恐不安无计可施。

檀道济到了之后，与到彦之的部队会合，牵引舰船沿江上停靠。谢晦开始看到舰船为数不多，轻视对方，没立即出战。到[illegible]上，官军舰船借着东风扬起风帆，长驱而上，前后相连，塞满江面；西边谢晦的军队军心离散，士气沮丧，再也没有斗志了。十九日，朝廷军队到达忌置洲尾，排列战舰冲过长江，谢晦军队一下子都崩溃了。谢晦夜间逃出，投奔巴陵，找到一条小船返回江陵。

在此之前，皇帝派雍州刺史刘粹从陆路率步兵骑兵袭击江陵，到达沙桥；周超率万余人迎战，大败刘粹，刘粹士兵死伤过半。不久，谢晦失败的消息传到。当初，谢晦与刘粹友善，任命刘粹的儿子刘旷之为参军；皇帝怀疑刘粹，王弘说："刘粹大公无私，不用担心。"等到刘粹接受命令南下讨伐谢晦，毫无顾忌，皇帝因此对刘粹格外赞赏。谢晦也不杀刘旷之，将刘旷之送回到刘粹那里。

十七日，皇帝自芜湖向东返回。

谢晦到达江陵，没有做出新的打算和布署，只是对周超感到惭愧和抱歉。当夜，周超舍弃部队单独乘船到到彦之那里投降了。谢晦的军队几乎逃光了，于是带他弟弟谢遯等七匹马向北逃窜。谢遯肥胖，不能骑马，谢晦只好经常沿路等他，走得不快。三十日，到达安陆延头，被戍主光顺之抓获，用槛车押送建康。

到彦之至马头[1]，何承天自归。彦之因监荆州府事，以周超为参军；刘粹以沙桥之败告，乃执之。于是诛晦、嚼、遯及其兄弟之子，并同党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发徒跣，与晦诀曰："大丈夫当横尸战场，奈何狼藉都市！"庾登之以无任，免官禁锢；何承天及南蛮行参军新兴王玄谟等皆见原[2]。晦之走也，左右皆弃之，唯延陵盖追随不舍，帝以盖为镇军功曹督护[3]。

晦之起兵，引魏南蛮校尉王慧龙为援。慧龙帅众一万拔思陵戍[4]，进围项城，闻晦败，乃退。

益州刺史张茂度受诏袭江陵；晦败，茂度军始至白帝[5]。议者疑茂度有贰心，帝以茂度弟邵有诚节，赦不问，代还。

三月，辛巳，帝还建康，征谢灵运为秘书监，颜延之为中书侍郎，赏遇甚厚。

帝以慧琳道人善谈论，因与议朝廷大事，遂参权要，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方筵七八，座上恒满。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书佐。会稽孔觊尝诣之，遇宾客填咽，暄凉而已。觊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屦失所矣！"

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遣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诸州郡县，观察吏政，访求民隐；又使郡县各言损益。丙午，上临延贤堂听讼，自是每岁三讯[6]。

左仆射王敬弘，性恬淡，有重名；关署文案，初不省

读。尝预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悦,虽加礼敬,不复以时务及之。

六月,以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侍中如故。华以王弘辅政,王昙首为上所亲任,与己相埒,自谓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故华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事中,皆当时要官也。

华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俱为侍中,风力局干,冠冕一时。上尝与四人于合殿宴饮,甚悦。既罢出,上目送良久,叹曰:"此四贤,一时之秀,同管喉唇,恐后世难继也。"

黄门侍郎谢弘微与华等皆上所重,当时号曰五臣。弘微,琰之从孙也。精神端审,时然后言,婢仆之前不妄语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从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异不伤物,同不害正,吾无间然。"

上欲封王昙首、王华等,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因出封诏以示之。昙首固辞曰:"近日之事,赖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上乃止。

【注释】

①马头: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北,北与江陵县隔着长江相望。

②新兴:在今山西忻县。

③镇军功曹督护:即镇军将军府的功曹兼参军督护,是为二职。

④思陵戍：在今河南淮阳县西北。

⑤白帝：在今四川奉节县。

⑥三讯：指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如此才定其罪。

【译文】

到彦之率军到达马头，何承天自己向他归顺。到彦之于是监管荆州府的政务，任命周超为参军；刘粹将沙桥之战被周超打败一事报告给到彦之，到彦之便逮捕了周超。于是，朝廷下令诛杀谢晦、谢曙、谢遐及他们兄弟的儿子，谢晦同党孔延秀、周超等人也被斩杀。谢晦的女儿彭城王妃披发赤脚，与谢晦诀别说："大丈夫应当横尸沙场，怎能犯上为逆在都市中被斩首陈尸！"庾登之因无实权，免除官职禁锢在家；何承天和南蛮行参军新兴人王玄谟等人都被饶恕。谢晦逃跑时，左右的人都舍弃他，只有延陵盖追随不舍，皇帝任命延陵盖为镇军功曹督护。

谢晦起兵时，招引魏国南蛮校尉王慧龙为援军。王慧龙率军一万人攻下思陵戍，又进军包围项城，听说谢晦失败，就撤退了。

益州刺史张茂度接受诏命袭击江陵；谢晦失败时，张茂度的部队才到达白帝城。朝廷议论的人怀疑张茂度有二心，皇帝因张茂度弟弟张邵有忠诚节义，赦免张茂度不问罪，派人代替他的官职让他返回京都。

三月，初二，皇帝回到建康，征召谢灵运任秘书监，颜延之任中书侍郎，赏赐待遇很优厚。

皇帝因慧琳道人善于谈论，就常同他商议朝廷大事。慧琳因此得以参与权力机要，一时间四方宾客都拥到他的门庭，门口等候召见的车经常有数十辆，四方赠送财物的人们络绎不绝，每天要同时开七、八桌筵席，座位常是满满的。慧琳穿着高木屐，披着貂皮衣，设置通呈、书佐等办事人员。会稽人孔觊曾去拜见他，正遇上宾客塞满门巷，两人相见，只是寒暄而已。孔觊感慨地说："竟有了黑衣

宰相,可说是鞋帽穿错了地方。"

夏,五月,十七日,皇帝任命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彦之任南豫州刺史。派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别巡行各州郡县,视察吏政,访求民间疾苦;又让各郡县分别讲述政治上的得失。二十八日,皇上亲临延贤堂听取司法诉讼,从此,每年都实行三讯审定工作。

左仆射王敬弘,生性恬淡,有隆盛名望;但他对衙门里的文件,从来都不预先审阅。他曾参预皇上的听讼大事,皇上拿一件可疑的案件询问他,王敬弘却不回答。皇上气得变了脸色,问左右侍臣:"为什么不把案件的卷宗副本呈文交仆射?"王敬弘说:"臣已经阅读过卷宗副本了,现在正百思不得其解呢。"皇上很不高兴,虽对他还很礼貌敬重,但不再让他过问时政了。

六月,皇帝任命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仍照旧保留侍中一职。王华看到王弘辅佐帝政,王昙首又受到皇上的亲近信任,他们地位与自己相当,自认为有能力无法完全施展,常叹息说:"宰相同时有好几人,天下哪能得到治理!"当时,宰相一职没有固定的官员担任,只要是君主与他商议政事,将机密事情相委托的人,都能算是宰相,所以王华有这样一番感叹的话。也有担任侍中而不是宰相的;但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都是当时的要职。

王华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都是侍中,风度能力局度才干,拔尖于一时。皇上曾和四人在合殿宴饮,非常高兴。宴会完了四人出殿,皇上目送他们很长时间,叹道:"这四位贤人,是一时的优秀人物,共同掌管喉舌重任,恐怕后世很难有后继出现。"

黄门侍郎谢弘微与王华等人都受到皇上器重,当时号称五臣。谢弘微,是谢琰的堂孙。他精神端庄严谨,时机适当才开口说话,在婢仆面前从不随便谈笑;因此无论尊卑大小,都敬重他如神明一般。他的堂叔谢混特别看重他,常说:"微子与人意见不同时不会伤

害别人，与人意见相同时又不会危害正义，我对他没什么可挑剔的。”

皇上打算封赏王昙首、王华等人，拍着御床说：“这个宝座不是你们弟兄，不会有今天。”于是拿出封赏的诏书给他们看。王昙首执意推辞说：“最近的事，全靠陛下英明，有罪的人被抓获；臣等怎可因国家的灾难来谋求自身的荣显呢！”皇上这才停止封赏。

6 魏主诏问公卿：“今当用兵，赫连、蠕蠕[1]，二国何先？”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皆曰：“赫连土著，未能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获；不及，则猎于阴山[2]，取其禽兽皮角以充军实。”太常崔浩说：“蠕蠕鸟集兽逃，举大众追之则不能及，轻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敌。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政刑残虐，人神所弃，宜先伐之。”尚书刘絜、武京侯安原请先伐燕。于是魏主自云中西巡至五原，因畋于阴山，东至和兜山[3]；秋，八月，还平城。

7 诏殿中将军吉恒聘于魏。

8 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为太子。

9 秦王炽磐伐河西，至廉川[4]，遣太子暮末等步骑三万攻西安[5]，不克，又攻番禾[6]。河西王蒙逊发兵御之，且遣使说夏主，使乘虚袭枹罕[7]。夏主遣征南大将军呼卢古将骑二万攻苑川[8]，车骑大将军韦伐将骑三万攻南安[9]。炽磐闻之，引归。九月，徙其境内老弱、畜产于浇河及莫河仍寒川[10]，留左丞相昙达守枹罕。韦伐攻拔南安，获秦秦州刺史

翟爽、南安太守李亮。

10 吐谷浑握逵等帅部众二万落叛秦，奔昴川[11]，附于吐谷浑王慕璝。

11 大旱，蝗。

12 左光禄大夫范泰上表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谢晦妇女犹在尚方，唯陛下留意。"有诏原之。

13 魏主闻夏世祖殂，诸子相图，国人不安，欲伐之。长孙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劳，大檀闻之，乘虚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钩己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人相应，不可失也。"嵩固争之，帝大怒，责嵩在官贪污，命武士顿辱之。于是遣司空奚斤帅四万五千人袭蒲阪，[12]宋兵将军周几帅万人袭陕城[13]，以河东太守薛谨为乡导。谨，辩之子也。

魏主欲以中书博士平棘李顺总前驱之兵[14]，访于崔浩，浩曰："顺诚有筹略；然臣与之婚姻，深知其为人果于去就，不可专委。"帝乃止。浩与顺由是有隙。

冬，十月，丁巳，魏主发平城。

14 秦左丞相昙达与夏呼卢古战于嶓峎山[15]，昙达兵败。十一月，呼卢古、韦伐进攻枹罕。秦王炽磐迁保定连[16]。呼卢古入南城，镇京将军赵寿生率死士三百人力战，却之。呼卢古、韦伐又攻沙州刺史出连虔于湟河[17]，虔遣后将军乞伏万年击败之。又攻西平[18]，执安西将军库洛干，坑战士五千余人，掠民二万余户而去。

15 仇池氐杨兴平求内附[19]。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

平太守庞谘据武兴[20]。氐王杨玄遣其弟难当将兵拒谘，谘击走之。

16 魏主行至君子津[21]，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22]。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余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23]，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将军。魏军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杀获数万，得牛马十余万。魏主谓诸将曰："统万未可得也，他年当与卿等取之。"乃徙其民万余家而还。

夏弘农太守曹达闻周几将至[24]，不战而走；魏师乘胜长驱，遂入三辅[25]。会几卒于军中，蒲阪守将东平公乙斗闻奚斤将至[26]，遣使诣统万告急。使者至统万，魏军已围其城；还，告乙斗曰："统万已败矣。"乙斗惧，弃城西奔长安[27]，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兴先守长安，乙斗至，与助兴弃长安，西奔安定[28]。十二月，斤入长安，秦、雍氐羌皆诣斤降。

17 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聚党百余人，谋以明年正会于殿中作乱，事觉，壬戌，收斩之。

18 营阳太妃张氏卒。

19 秦征南将军吉毗镇南溢[29]，陇西人辛澹帅户三千据城逐毗，毗走还枹罕，澹南奔仇池。

20 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隐。天兴中[30]，诏采诸漏户，令输缯帛；于是自占为紬茧罗縠户者甚众，不隶郡县；赋役不

均。是岁,始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

【注释】

①赫连:指夏,其君主姓赫连。 蠕蠕:指柔然。因魏太武帝认为柔然无知,形状类似虫,故蔑称之为蠕蠕。南朝宋、齐两朝则称之为芮芮。蠕(rán然)。

②阴山:即今内蒙古的阴山山脉。

③和兜山:在阴山之东。

④康川:在今青海民和县西北。

⑤西安:在今甘肃张掖县东南。

⑥番禾:在今甘肃省永昌县。

⑦枹罕: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南。西秦乞伏炽磐曾都于此。

⑧苑川:在今甘肃榆中县东北。

⑨南安: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北。

⑩浇河:在今青海省贵德县南。 莫河:在今青海省同仁县。 仍寒川:在今青海同仁县西顷山北。

⑪昴川:在今青海省西宁市西南。

⑫蒲阪:在今山西永济县。

⑬陕城:在今河南省陕县。

⑭平棘:地名,在今河北赵县东南。

⑮嶷峹山:在今甘肃榆中县。

⑯定连:城名。在今甘肃临夏县东南。西秦乞伏炽磐曾都于此。

⑰湟河:在今青海化隆县南。

⑱西平:在今青海西宁市。

⑲仇池:在今陕西略阳县西北。

⑳梁:梁州,治所设在汉中,即今陕西汉中市。 南秦:南秦州,治所也在汉中。当时镇守汉中者都兼此二州刺史。 武兴:在今陕西略阳县。

㉑君子津: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上。

㉒统万:在今陕西靖边县。

㉓内三郎:北魏设立的宿卫之官,即卫士,由三郎将领之。又北魏道武帝

天兴初置幢主、幢将主内三郎。

㉔弘农：在今河南灵宝县。

㉕三辅：在今陕西关中地区。

㉖东平：地名，在今山东东平县。

㉗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市。

㉘安定：在今甘肃省泾川县。

㉙南瀛：在今甘肃省南部西顷山南。

㉚天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年号（398～404年）。

【译文】

6 魏国君主下诏询问公卿大臣："现在应当用兵，赫连和蠕蠕这两国，我们应先讨伐谁？"长孙嵩、长孙翰、奚斤都说："赫连是土著，不会作乱成祸。不如先讨伐蠕蠕，如果能追上他们，可以大有俘获；即使追不上，我们就在阴山狩猎，取阴山的禽兽皮角来充作军队物资。"太常崔浩说："蠕蠕像飞鸟一样聚集又像野兽一样逃散，发动大军追击他们则追不上，用轻便部队追击他们则又不能够制服他们。赫连氏领土不过千里，政治暴虐，刑罚残酷，人与神都抛弃他，应先攻伐他们。"尚书刘絜、武京侯安原请求先攻伐燕国。于是魏国君主从云中向西巡游到五原，顺便在阴山围猎，向东到达和兜山；秋，八月，回到平城。

7 皇帝诏令殿中将军吉恒到北魏访问。

8 燕国太子冯永去世，立次子冯翼为太子。

9 秦王乞伏炽磐攻打河西，到达廉川，派太子乞伏暮末等人率步兵骑兵三万人进攻西安，未能攻克，又进攻番禾。河西王沮渠蒙逊发兵抵御暮末，又派使节游说夏国君主，让夏国乘虚袭击秦国首都枹罕。夏国国王派征南大将军呼卢古率骑兵二万人进攻苑川，车骑大将军韦伐率骑兵三万攻击南安。乞伏炽磐听说此事，率兵撤回。九月，迁徙其境内的老弱和牲畜到浇河和莫河的仍寒川，留下左丞相昙达守卫枹罕。韦伐攻克南安，俘获秦国的秦州刺史翟爽、南安

太守李亮。

10 吐谷浑握逵等人率部下二万个聚落背叛秦国，逃奔到昴川，依附吐谷浑王慕璝。

11 天下大旱，发生蝗灾。

12 左光禄大夫范泰上书说："妇人有'三从'的大义，没有自己作主的道理。谢晦家的妇女还在尚方官署做苦役，请陛下对此留心。"于是皇帝下诏令宽恕她们。

13 魏国君主听说夏世祖赫连勃勃死后，儿子们互相攻杀，国中人心不安，打算攻伐夏国。长孙嵩等人都说："他们如果据城防守，以逸待劳，柔然首领郁久闾大檀要是听说了，乘虚侵犯，这是很危险的作法。"崔浩说："几年以来，火星曾两次停留在羽林星座，绕着羽林星做钩己状运行，这个星象的预占是秦国要灭亡；今年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一起出现在东方，这对西伐有利。上天的征兆与人事互相感应；机不可失啊！"长孙嵩固执争辩力阻伐夏，魏国君主大为恼怒，责怪长孙嵩在任职内贪污，命武士强按他的头碰地来侮辱他。于是魏国君主派司空奚斤率四万五千人袭击蒲阪，宋兵将军周几率一万人袭击陕城，让河东太守薛瑾作向导。薛瑾，是薛辩的儿子。

魏国君主打算让中书博士平棘人李顺总管前驱部队，为此向崔浩询问，崔浩说："李顺确实有谋略；但臣与他联姻，深知他为人在趋就与背离的方面相当果决，不能特别委以重任。"魏国君主就停止了这个任命。崔浩与李顺因此而产生隔阂裂痕。

冬，十月，十一日，魏国君主从平城出发。

14 秦国左丞相昙达与夏国呼卢古在嵳峨山大战，昙达兵败。十一月，呼卢古、韦伐进军攻打枹罕。秦王乞伏炽磐迁都退保定连城。呼卢古进入枹罕南城，秦国镇京将军赵寿生率领敢死队三百人拼死战斗，打退呼卢古。呼卢古、韦伐又在湟河攻打沙州刺史出连虔，出连虔派后将军乞伏万年击败呼卢古。呼卢古又攻打西平，捉住秦

国安西将军库洛干，活埋战士五千多人，俘虏民众二万余户而返回。

15 仇池的氐族人杨兴平请求归附宋国。梁州、南秦州刺史吉翰派始平太守庞谘占据武兴，氐族首领杨玄派他弟弟杨难当率兵抵抗庞谘，庞谘击退了杨难当。

16 魏国君主行军到君子津，遇上天气严寒，黄河河面结冰合成一片。初三，魏国君主率轻装骑兵二万渡过黄河袭击夏国首都统万。初七，冬至，夏国国王正与群臣宴会，魏军忽然来到，夏国上下惊扰。魏国君主驻军在黑水，离城三十余里。夏国君主出城迎战而失败，退逃进城。城门还没来得及关上，魏国内三郎豆代田率兵乘胜进入西宫，焚烧西宫西门；宫门关闭，豆代田越过宫墙逃出。魏国君主拜豆代田为勇武将军。魏军当夜住扎在城北。初八，分兵四处抢掠，杀人并俘获好几万，获得牛马十几万。魏国君主对诸将说："统万是不能得到了，他年我当与大家来攻取它。"于是迁徙统万城民一万多家后返回。

夏国弘农太守曹达听说魏将周几将要到来，不战而逃；魏军乘胜长驱直入，于是进入三辅地区。适逢周几死在军中，蒲阪守将东平公乙斗听说魏将奚斤将要到来，派使者到统万告急求援。使者到了统万，魏军已包围了统万城；使者回来告诉乙斗说："统万已败了。"乙斗害怕，放弃蒲阪城向西逃奔长安，奚斤于是攻克蒲阪。夏国君主的弟弟赫连助兴起先防守长安，乙斗到了，与赫连助兴一起放弃长安，向西逃奔安定。十二月，奚斤进入长安，秦州、雍州的氐族羌族人都向奚斤投降。河西王沮渠蒙逊和氐族首领杨玄听说了，都派使节归附魏国。

17 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聚集党羽一百多人，计划在明年正月朝会时在殿中作乱，事情发觉，十七日，收捕斩杀了他。

18 营阳太妃张氏去世。

19 秦国征南将军吉毗镇守南溢，陇西人辛澹率三千户民众占据

南漫城赶走吉毗，吉毗逃走回到枹罕，辛澹向南逃奔仇池。

20 魏国当初占领中原，民众多逃跑隐藏。天兴年间，魏国下诏清查各处漏籍的户口，命令他们缴纳布帛；于是自报为绸缎纺织户的民户很多，不隶属郡县；这样中原百姓的赋役不均匀。这一年，才下诏罢除所有不隶属于郡县的户口，把他们直属郡县。

四　年

1 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

2 乙酉，魏主还平城，统万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才六七。

己亥，魏主如幽州[1]。夏主遣平原公定帅众二万向长安。魏主闻之，伐木阴山，大造攻具，再谋伐夏。

3 山羌叛秦[2]。二月，秦王炽磐遣左丞相昙达招慰武始诸羌[3]，征南将军吉毗招慰洮阳诸羌[4]。羌人执昙达送夏；吉毗为羌所击，奔还，士马死伤者什八九。

4 魏主还平城。

5 乙卯，帝如丹徒[5]；己巳，谒京陵[6]。初，高祖既贵，命藏微时耕具以示子孙。帝至故宫，见之，有惭色。近侍或进曰："大舜躬耕历山，伯禹亲事水土。陛下不觀遗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穑之艰难乎！"

6 三月[7]，丙子，魏主遣高凉王礼镇长安。礼，斤之孙也。又诏执金吾桓贷造桥于君子津。

7 丁丑，魏广平王连卒。

8 丁亥，帝还建康。

9 戊子，尚书右仆射郑鲜之卒。

10 秦王炽磐以辅国将军段晖为凉州刺史，镇乐都[8]；平西将军麴景为沙州刺史，镇西平[9]；宁朔将军出连辅政为梁州刺史，镇赤水[10]。

11 夏，四月，丁未，魏员外散骑常侍步堆等来聘。

12 庚戌，以廷尉王徽之为交州刺史[11]，征前刺史杜弘文。弘文有疾，自舆就路；或劝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杖节三世，常欲投躯帝庭，况被征乎！"遂行，卒于广州[12]。弘文，慧度之子也。

13 魏奚斤与夏平原公定相持于长安。魏主欲乘虚伐统万，简兵练士，部分诸将，命司徒长孙翰等将三万骑为前驱，常山王素等将步兵三万为后继，南阳王伏真等将步兵三万部送攻具，将军贺多罗将精骑三千为前候。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发平城，命龙骧将军代人陆俟督诸军镇大碛以备柔然[13]。辛巳，济君子津。

14 壬午，中护军王华卒。

15 魏主至拔邻山[14]，筑城，舍辎重，以轻骑三万倍道先行。群臣咸谏曰："统万城坚，非朝夕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与步兵、攻具一时俱往。"帝曰："用兵之术，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后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进，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食尽兵疲，外无所掠，进退无地。不如以轻骑直抵其城，彼见步兵未至，意必宽弛；吾羸形以诱之；彼或出战，则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军士去家二千余里，又隔大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15]。故以之攻城则不足，决战则有余矣。"遂行。

16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注释】

①幽州：在今北京一带。

②山羌：居住在武始郡和洮阳南山的羌族人。

③武始：在今甘肃临洮县。

④洮阳：在今甘肃临潭县。

⑤丹徒：在今江苏镇江市。

⑥京陵：宋文帝祖先的陵墓，在丹徒。

⑦三月：原文作"二月"，今据章校改。

⑧乐都：在今青海省乐都县。

⑨西平：在今青海省西宁市。

⑩赤水：在今甘肃岷县东北。

⑪交州：在今越南北部，治所在今河内。

⑫广州：在今广东广州市。

⑬大碛：今地不详。

⑭拔邻山：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

⑮置之死地而后生：语出《孙子·九地篇》。

【译文】

四年(丁卯，公元427年)

1 春，正月，初七，皇帝祭祀南郊。

2 十一日，魏国君主回到平城。从统万迁徙的民户多在中途死亡，能到达平城的人才有十分之六七。

二十五日，魏国君主到幽州。夏国君主派平原公赫连定率兵二万向长安进发。魏国君主听到这个消息，派人到阴山伐木，大规模制造攻城器具，再次策划讨伐夏国。

3 山羌背叛秦国。二月，秦王乞伏炽磐派左丞相昙达招慰武始地区各部羌人，征南将军吉毗招慰洮阳地区各部羌人。羌人捉住昙达

送到夏国；吉毗被羌人袭击，逃回；战士马匹死伤十分之八九。

4 魏国君主回到平城。

5 十一日，皇帝前往丹徒。二十五日，祭祀拜谒祖先陵墓。当初，宋高祖刘裕富贵之后，命人收藏微贱时用过的农具，用来向子孙展示。皇帝到了高祖当年的故宫，看到这些农具，脸上显出惭愧的神色。亲近侍从中有人上前进言说："大舜曾亲身在历山耕作，伯禹曾亲自从事治理水上的工作。陛下不看到先帝的遗物，怎知先帝至高的德行，和耕种的艰难呢！"

6 三月，初三，魏国君主派高凉王拓跋礼镇守长安。拓跋礼，是拓跋斤的孙子。又下诏命执金吾恒贷在君子津造桥。

7 初四，魏国广平王拓跋连去世。

8 十四日，皇帝回到建康。

9 十五日，尚书右仆射郑鲜之去世。

10 秦王乞伏炽磐任命辅国将军段晖为凉州刺史，镇守乐都；平西将军翰景为沙州刺史，镇守西平；宁朔将军出连辅为梁州刺史，镇守赤水。

11 夏，四月，初四，魏国员外散骑常侍步堆等人来宋国问。

12 初七，皇帝任命廷尉王徽之为交州刺史，征召前刺史杜弘文回京。杜弘文有疾，自己准备车子上路；有人劝他等病好了再上路，杜弘文说："我们杜家三辈执仗帝节镇守边疆，常想投身皇帝宫庭，何况被征召去京呢！"于是上路成行，死在广州。杜弘文，是杜慧度的儿子。

13 魏国大将奚斤与夏国平原公赫连定在长安相持不下。魏国君主打算乘虚讨伐统万，简选、训练士兵，部署诸将，命司徒长孙翰等人率三万骑兵为前驱，常山王拓跋素等人率步兵三万为后续部队，南阳王拓跋伏真等人率步兵三万护送攻城器具，将军贺多罗率精锐骑兵三千为前哨。拓跋素，是拓跋遵的儿子。五月，魏国君主从平城出发，命令龙骧将军代郡人陆俟督领各军镇守大碛以防备柔

然。初九,魏军渡过君子津。

14 初十,中护军王华去世。

15 魏国君主到达拔邻山,修筑城墙,舍弃辎重,用轻骑兵三万加倍速度先行进发。群臣都劝谏说:"统万城墙坚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攻克的。现在轻兵讨伐它,前攻不能攻克,后退无所依靠,不如与步兵和攻城器械一起前进。"魏国君主说:"用兵的方法,攻城是最下策;必不得已,然后才用攻城的方法。现在以步兵和攻城器械一同前进,敌方必然害怕而坚守城池。如果攻城不能及时攻克,粮食吃光,兵士疲惫,外面没有可掠夺的东西,进退都无立脚之地。不如用轻骑兵直接抵达统万城下,敌方看到我方步兵未到,思想必然松懈;我方用兵弱的表面现象引诱他们,敌方或许会出城迎战,这样他们就要被擒获了。这样做之所以可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兵士离家二千余里,又隔着黄河,正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用轻兵攻城虽不足,但用来决战则有余啊。"于是大军出发。

16 六月,初一,发生日食。

17 魏主至统万,分军伏于深谷,以少众至城下。夏将狄子玉降魏,言:"夏主闻有魏师,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统万坚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后徐往,内外击之,蔑不济矣。'故夏主坚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军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帅骑五千西掠居民。

魏军士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军粮尽,士卒食菜,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宜急击之。夏主从之,甲辰,将步骑三万出城。长孙翰等皆言:"夏兵步陈难陷,宜避其锋。"魏主曰:"吾远来求贼,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击,彼奋

我弱，非计也。”遂收众伪遁，引而疲之。

夏兵为两翼，鼓噪追之，行五六里，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晦冥。宦者赵倪，颇晓方术，言于魏主曰：“今风雨从贼上来，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贪进不止，后军已绝，宜隐军分出，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骑为左右队以掎之。魏主马蹶而坠，几为夏兵所获；拓跋齐以身捍蔽，决死力战，夏兵乃退。魏主腾马得上，刺夏尚书斛黎文，杀之，又杀骑兵十余人，身中流矢，奋击不辍，夏众大溃。齐，翳槐之玄孙也。

魏人乘胜逐夏主至城北，杀夏主之弟河南公满及兄子蒙逊，死者万余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1]。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齐固谏，不听。夏人觉之，诸门悉闭；魏主因与齐等入其宫中，得妇人裙，系之槊上，魏主乘之而上，仅乃得免。会日暮，夏尚书仆射问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长孙翰将八千骑追夏主至高平[2]，不及而还。

乙巳，魏主入城，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颁赐将士有差。

初，夏世祖性豪侈，筑统万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高五仞，其坚可以厉刀斧。台榭壮大，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穷极文采。魏主顾谓左右曰：“蕞尔国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得夏太史令张渊、徐辩，复以为太史令。得故晋将毛脩之、秦将军库洛干，归库洛干于秦，以毛脩之善烹调，用为太官令。魏主见夏著作郎天水赵逸所为文，誉夏主太过，怒曰："此竖无道，何敢如是！谁所为邪？当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贬，多过其实，盖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纳夏世祖三女为贵人。

奚斤与夏平原公定犹相拒于长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仆丘堆帅骑五千略地关右[3]。定闻统万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还。清、堆攻夏武城[4]，拔之。

魏主诏斤等班师。斤上言："赫连昌亡保上邽，鸠合余烬，未有蟠据之资；今因其危，灭之为易。请益铠马，平昌而还。"魏主不许。斤固请，乃许之，给斤兵万人，遣将军刘拔送马三千匹[5]，并留娥清、丘堆使共击夏。

辛酉，魏主自统万东还，以常山王素为征南大将军、假节，与执金吾桓贷、莫云留镇统万。云，题之弟也。

【注释】

①上邽：在今甘肃天水市。

②高平：在今宁夏固原县。

③关右：在函谷关以西的地区。

④武城：在今陕西黄陵县西北。

⑤千：原作"十"，据甲十六行本、乙十一行本及孔本改。

【译文】

17 魏世祖到达统万，分兵埋伏在深谷中，以少数兵士到城下。夏国大将狄子玉投降魏军，说："夏国君主听说有魏军，派使者召平原

公赫连定回来，赫连定说：'统万城坚固峻拔，不易攻克。等我活捉奚斤，然后慢慢前往，内外攻击魏军，没有不成功的。'所以夏主坚守而等待赫连定。"魏帝对此很担心，于是退军以显示兵力弱，派娥清及永昌王拓跋健率骑兵五千向西掠夺居民。

魏军士兵中有获罪而逃奔夏国的人，说魏军粮食吃完，士兵们吃菜，辎重留在后方，步兵未到，应急忙攻击魏军。夏国君主听从了他，初二，率步兵骑兵三万人出城。长孙翰等人都说："夏国军队的阵势难以攻破，应避开他们的锋芒。"魏国君主说："我远道而来求杀贼兵，只怕他不出城。现在已经出城了，却避开而不去攻打，敌人士气昂奋而我军就被削弱，这不是好计策。"于是聚集军队假装逃走，引诱夏军而使他们疲乏。

夏军分为两翼，擂鼓呐喊追击魏军，前行了五六里，就赶上有风雨从东南方来，尘沙飞扬，天昏地暗。宦官赵倪，很懂得方术，对魏国君主说："现在风雨从贼兵方向来，我军面向风雨，敌军背靠风雨，天不助我们；而且将士饥渴，希望陛下收回骑兵躲避一下，等日后再来攻打吧！"崔浩喝斥他说："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而来早已定下必胜之计，一天之中，怎能改变计划！贼军贪图进击，不知停止，后继的军队已断绝，我们应隐蔽军队，分头出击，出其不意攻击敌人。刮风下雨，在于人们如何运用，岂有一成不变的道理！"魏国君主说："好！"于是将骑兵分为左右两队来夹击敌军。魏国君主因马失前蹄而坠落下马，几乎被夏军士兵俘获；拓跋齐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魏国君主，拼死力战，夏兵才后退。魏国君主腾身上马，刺中夏国尚书斛黎文，杀了他，又杀了骑兵十几人，他自己也中了流箭，但仍奋击不休，夏军大为溃败。拓跋齐，是拓跋翳槐的玄孙。

魏军乘胜追击夏国君主，直到统万城北，杀了夏国君主的弟弟河南公赫连满及他哥哥的儿子赫连蒙逊，死了一万多人。夏国君主来不及进统万城，就逃向上邽。魏国君主穿着普通服装追逐逃跑的夏兵，进了统万城；拓跋齐再三劝阻，魏国君主不听。夏人发觉魏国

君主进了城，各个城门全都关闭，魏国君主于是和拓跋齐等人跑进夏国王宫中，弄到一些妇人的裙子，绑在铁槊上，魏国君主利用它爬上城墙，才算逃脱，没被抓获。正好日暮黄昏时候，夏国尚书仆射问至保护夏国君主的母亲出城逃走。魏国长孙翰率八千骑兵追击夏国君主到了高平，未追上就返回了。

初三，魏国君主进入统万城，俘获夏国的王、公、卿、将、校以及夏国君主的几位母后、皇后、嫔妃、姊妹、宫女多达万人，马三十多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国库中的珍宝、车旗、器物等不可胜数，魏国君主把这些东西分赐给魏军将士各有等差。

当初，夏世祖赫连勃勃性情奢侈，修筑了统万城，城高十仞，城基厚三十步，上宽十步，宫城城墙高五仞。城墙坚硬可以磨砺刀斧。城内台亭楼阁，雄伟壮观，都雕镂图画，披上绮罗锦绣，文饰精致，色彩华丽，无以复加。魏国君主回头对左右的人们说："蕞尔小国，却如此过分地奴役百姓，能不亡国吗？"

魏军俘获夏国的太史令张渊、徐辩，又让他二人担任魏国的太史令。俘获原来晋朝将领毛修之、秦国的将军库洛干，将库洛干归还给西秦，因毛修之善于烹调，用他当太官令。魏国君主看到夏国著作郎天水人赵逸所写的文章，赞誉夏国君主太过分，生气说："这小子不像话，怎敢像这样写！这是谁写的文章？应当尽快查办他！"崔浩说："文士写文章褒贬人物，大多都言过其实，这是因为不得已，不值得怪罪！"这事才算作罢。魏国君主收纳夏世祖的三个女儿做贵人。

魏将奚斤与夏平原公赫连定还在长安对峙着。魏国君主命令宗正娥清和太仆丘堆率骑兵五千开赴关右，攻占土地。赫连定听说统万城已被攻陷，于是逃奔上邽；奚斤追击到雍城，没追上就返回了。娥清、丘堆进攻夏国的贰城，攻占了它。

魏国君主诏令奚斤等人班师回朝。奚斤上书说："赫连昌逃跑，据守上邽，纠集残兵，没有长久盘据的资本；现在利用他的危难，消

灭他是容易的。请求增加铠甲马匹，平定赫连昌后再回去。"魏国君主不允许。奚斤再三请求，才允许了他，拨给奚斤兵士一万人，派将军刘拔送马三千匹，并且留下娥清、丘堆让他们共同攻打夏国残余力量。

十九日，魏国君主从统万城向东回师，让常山王拓跋素为征南大将军，借凭符节，与执金吾桓贷、莫云留下镇守统万城。莫云，是莫题的弟弟。

18 秦王炽磐还枹罕。

19 秋，七月，己卯，魏主至柞岭[1]。柔然寇云中，闻魏已克统万，乃遁去。

20 秦王炽磐谓群臣曰："孤知赫连氏必无成，冒险归魏，今果如孤言。"八月，遣其叔父平远将军渥头等入贡于魏。

21 壬子，魏主还至平城，以所获颁赐留台百官有差。

魏主为人，壮健鸷勇，临城对陈，亲犯矢石，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由是将士畏服，咸尽死力。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群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2]：'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3]，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每以为财者军国之本，不可轻费。至于赏赐，皆死事勋绩之家，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命将出师，指授节度，违之者多致负

败。明于知人，或拔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长，不论本末。所察精敏，下无遁情，赏不违贱，罚不避贵，虽所甚爱之人，终无宽假。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然性残忍，果于杀戮，往往已杀而复悔之。

22 九月，丁酉，安定民举城降魏[4]。

23 氐王杨玄遣将军苻白作围秦梁州刺史出连辅政于赤水[5]；城中粮尽，民执辅政以降。辅政至骆谷[6]，逃还。冬，十月，秦以骁骑将军吴汉为平南将军、梁州刺史、镇南漒[7]。

24 十一月，魏主遣军司马公孙轨兼大鸿胪，持节策拜杨玄为都督荆、梁等四州诸军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轨责让之，欲奉策以还，玄惧而郊迎。魏主善之，以轨为尚书。轨，表之子也。

25 十二月，秦梁州刺史吴汉为群羌所攻，帅户二千还于枹罕[8]。

26 魏主行如中山[9]；癸卯，还平城[10]。

【注释】

①柞岭：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北。

②萧何：西汉高祖刘邦的丞相。事见本书卷11，汉高祖七年。

③屈丐：北魏称赫连勃勃为屈丐，是轻蔑的称呼。　蒸土筑城：指夏国用蒸过的土筑统万城。

④安定：在今甘肃泾川县，当时属夏国。

⑤赤水：在今甘肃临夏县南。

⑥骆谷：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的洛峪集。

⑦南漒：在强川之南，故称南漒，即今甘肃南部的西倾山之南。

⑧枹罕：在甘肃临夏县。

⑨中山：在今河北省定县。

⑩平城：北魏的首都，在今山西大同市。

【译文】

18 秦王乞伏炽磐回到枹罕。

19 秋，七月，初七，魏国君主到达柞岭。柔然侵犯云中，听说魏国已攻克统万，于是逃走。

20 秦王乞伏炽磐对群臣说："我知道赫连氏肯定不会有成就，冒险归顺魏国，现在果然像我说的那样。"八月，派他叔父平远将军乞伏渥头等人到魏国进贡。

21 十一日，魏国君主回到平城，把俘获的东西颁发赏赐给留守首都的百官，多少不等。

魏国君主这个人，壮健勇猛，无论攻打城池，还是两军对阵，他都敢于亲身冒着乱箭飞石冲锋陷阵，即使身边死伤的人接连不断，他仍神色自若；因此将士们无不畏惧佩服他，都尽死力作战。他生性节俭，穿用吃喝，只要够了就行，从不多求。群臣请求增高京都城墙和修筑皇宫说："《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隘，以守卫他的国家。'另外萧何又说：'天子以四海为家，皇宫如果不雄壮不华丽，无法加重威严。'"魏国君主说："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国家安全的保证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城池险峻。'屈丐蒸土筑统万城而我却灭了他，难道是在于城池不坚固吗？现在天下还没有平定，正需要民众的力量，土木修建之事，是我所不能做的。萧何的回答，也不是什么雅训之言。"魏国君主常认为财力是军事国事的根本，不可以轻率使用。至于赏赐财物，也都是赏赐给为国捐躯、功勋卓著的家庭，而对于皇亲国戚，贵族宠幸，却不曾随意给予。每逢任命将领出动军队，他都亲自指挥节制调度，违犯他命令的人多导致失败。他很善于发现人才，有时把有才能的士兵从卒伍之中提拔起来，只看重人的才能而用人所长，而从不计较这个人的出身背景。听取意见观察事情，

精明敏锐，手下的人没有可以隐瞒的私情，赏赐不会遗漏低贱之人，惩罚也不会避忌权贵之士，即使是非常喜爱的人，也决不会得到宽恕。他常常说："法这个东西，朕与天下的人共同执行它，哪里敢轻率乱用呢！"但他性情残忍，在杀戮方面很果断，往往杀了过后又后悔。

22 九月，二十六日，安定城的民众献城投降魏国。

23 氐王杨玄派将军苻白作在赤水城包围秦国梁州刺史出连辅政，城中粮食吃完了，民众捉住出连辅政来投降。出连辅政到骆谷，逃回来了。冬，十月，秦国命骁骑将军吴汉任平南将军、梁州刺史，镇守南漒。

24 十一月，魏国君主派军司马公孙轨兼任大鸿胪，带符节策命去封拜杨玄为都督荆·梁等四州诸军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到了杨玄的境内，杨玄不出城迎接。公孙轨斥责他，打算带着策命返回，杨玄害怕了，赶紧到郊外迎接。魏国君主认为公孙轨做得好，让公孙轨当尚书。公孙轨，是公孙表的儿子。

25 十二月，秦国梁州刺史吴汉被羌人群众攻打，率领民户二千返回枹罕。

26 魏国君主出行到中山；初四又回到平城。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纪三　起著雍执徐，尽上章敦牂，凡三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元嘉五年

1 春，正月，辛未，魏京兆王黎卒。

2 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性聪察，在州职事修治。左光禄大夫范泰谓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还入朝，共参朝政。"弘纳其言。时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逊位，帝不许。

3 秦商州刺史领浇河太守姚濬叛[1]，降河西，秦王炽磐以尚书焦嵩代濬，帅骑三千讨之。二月，嵩为吐谷浑元绪所执。

4 魏改元神䴥[2]。

5 魏平北将军尉眷攻夏主于上邽，夏主退屯平凉[3]。奚斤进军安定，与丘堆、娥清军合。斤马多疫死，士卒乏粮，乃深垒自固。遣丘堆督租于民间，士卒暴掠，不设微备，夏主袭之，堆兵败，以数百骑还城。夏主乘胜，日来城下钞掠，不得刍牧，诸将患之，监军侍御史安颉曰："受诏灭贼，今更为贼所困，退守穷城；若不为贼杀，当坐法诛，进退皆无生理。而诸王公晏然曾不为计乎？"斤曰："今军士无马，以步击骑，必无胜理，当须京师救骑至合击之。"颉曰："今猛寇游逸于外，吾兵疲食尽，不一决战，则死在旦夕，救骑何可待乎！等于就死，死战，不亦可乎！"斤又以马少为辞。颉曰："今敛诸将所乘马，可得二百匹，颉请募敢死之士出击之，就不能破敌，亦可以折其锐。且赫连昌猾而无谋，好勇而轻，每自出挑战，众皆识之。若伏兵掩击，昌可擒也。"斤犹难之。颉乃阴与尉眷等谋，选骑待之。既而夏主来攻城，颉出应之。夏主自出陈前搏战，军士识其貌，争赴之。会天大风扬尘，昼昏，夏主败走；颉追之，夏主马蹶而坠，遂擒之。颉，同之子也。

夏大将军、领司徒、平原王定收其余众数万，奔还平凉，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胜光。

三月，辛巳，赫连昌至平城，魏主馆之于西宫，门内器用皆给乘舆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将军，赐爵会稽公。以安颉为建节将军，赐爵西平公；尉眷为宁北将军，进爵渔阳公。

魏主常使赫连昌侍从左右，与之单骑共逐鹿，深入山涧。昌素有勇名，诸将咸以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惧！"亲遇如初。

奚斤自以为元帅，而昌为偏裨所擒，深耻之。乃舍辎重，赍三日粮，追夏主于平凉。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从，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马髦岭④，夏军将遁，会魏小将有罪亡归于夏，告以魏军食少无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后夹击之，魏兵大溃，斤及娥清、刘拔皆为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

丘堆守辎重在安定，闻斤败，弃辎重奔长安，与高凉王礼偕奔蒲阪，夏人复取长安。魏主大怒，命安颉斩丘堆，代将其众，镇蒲阪以拒之。

【注释】

①商州：州治在今甘肃省敦煌县。　　浇河：在今青海贵德县南。

②神麚（jiā 家）：麚，公鹿，因猎获神鹿而改元。

③平凉：在今甘肃平凉县。

④马髦岭：又叫马髦山，在今宁夏固原县西南。

【译文】

宋纪三　起公元 428 年，止 430 年，共三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元嘉五年（戊辰，公元 428 年）

1 春，正月，初二，魏国的京兆王拓跋黎去世。

2 荆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天性聪明，善于体察人心，在荆州把职务内的事办理得很好。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

务繁重,权要之位很难久居。你们兄弟已达到盛隆满盈的地步,应当在内心深存自我降抑的思想。彭城王,是皇帝的次弟,应召回朝廷,共同参与朝政。"王弘采纳他的意见。当时发生严重旱灾,疾疫流行,王弘上书引咎退位,皇帝不允许。

3 秦国商州刺史兼浇河太守姚濬反叛,投降河西王,秦王乞伏炽磐任命尚书焦嵩代替姚濬,率骑兵三千讨伐姚濬。二月,焦嵩被吐谷浑首领慕容元绪活捉。

4 魏国改年号为神䴥。

5 魏国平北将军尉眷在上邽攻打夏国君主赫连昌,夏国君主后退屯扎平凉。奚斤进军安定,与丘堆、娥清的军队会合。奚斤部下的马匹大多病死,士兵缺乏粮食,于是深沟高垒自防固守。派丘堆在民间催租,兵士残暴掠夺,不设警备,夏国君主袭击丘堆部队,丘堆兵败,只带数百骑兵回到城中。夏国君主乘胜进军,每天来城下抢掠,魏军不能出城割草牧马,各将领十分担心,监军侍御史安颉说:"我们接受诏令来消灭贼军,现在反被贼军围困,退守孤城;若不被贼军杀害,当依法诛死,进退都没有活的道理。而各位王公安然自得却不想想办法吗?"奚斤说:"现在军士没马,用步兵攻击骑兵,肯定没有获胜的道理,当等待京师的救援骑兵到了联合攻打贼军。"安颉说:"现在凶猛的敌寇在城外游逸,我们兵士疲劳粮食吃光,不一决死战,那么死在旦夕,救兵哪里还能等待呢?同样去死,拼死一战,不也是可以吗?"奚斤又以马少为借口而不出战。安颉说:"现在集中各将领所骑的马,可得二百匹,我安颉请求召募敢死的士兵出城攻打敌军,即便不能打败敌人,也可以挫伤他们的锐气。而且赫连昌猖狂而无谋略,好逞勇而轻率行动,每次都亲自出阵挑战,大家都认识他。如果埋伏下兵士偷袭他,赫连昌就可以被活捉。"奚斤还是认为这样做很难。安颉于是暗地和尉眷等人谋划,选了骑兵等待赫连昌。不久,夏主赫连昌前来攻城,安颉出城应战。夏主赫连昌亲自冲出阵前搏战,魏国军士认识他的相貌,争着冲向

他。正巧天上刮起大风，尘沙飞扬，白天变得昏暗，夏国君主战败逃跑；安颉追击他，夏国君主马失前蹄，坠落下马，于是安颉活捉了他。安颉，是安同的儿子。

夏国大将军、领司徒、平原王赫连定收聚赫连昌剩余士兵数万人，逃回平凉，登上皇帝宝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胜光。

三月，十三日，赫连昌到了平城，魏国君主让他住在西宫，里面的器物用具都是供给皇帝用具的副品，又把妹妹始平公主嫁给赫连昌做妻子；给予他常忠将军称号，赏赐他爵位为会稽公。又任命安颉为建节将军，赐爵为西平公；任命尉眷为宁北将军，进爵为渔阳公。

魏国君主常常让赫连昌侍从在身边，和赫连昌单独骑马共同追逐野鹿，深入山涧。赫连昌向来有勇猛的名声，各位将领都认为魏国君主不能这样做。魏国君主说："天命在我，又有什么可怕的！"对赫连昌仍然亲近善待如当初一样。

奚斤自以为身为元帅，而赫连昌却被偏将擒获，深感耻辱。于是舍弃辎重，带三天的粮食，开往平凉追击夏国君主赫连定。娥清打算沿着河流前进，奚斤不听从，从北道拦截赫连定的逃路。走到马髦岭，夏军将要逃走，正巧魏军的一员小将有罪逃跑到夏国，向夏国君主报告魏军粮食少又没有水。夏国君主于是分兵拦截奚斤，前后夹击，魏兵大败，军阵崩溃，奚斤和娥清、刘拔都被夏军擒获，士兵被杀死的有六七千人。

丘堆在安定守护辎重，听说奚斤军败，抛弃辎重逃向长安，与高凉王拓跋礼一同逃奔蒲阪，夏军又夺取了长安。魏国君主听说此事大怒，命安颉斩杀丘堆，代替他率领他的军队，镇守蒲阪来抵抗夏兵。

6 夏,四月,夏主遣使请和于魏,魏主以诏谕之使降。

7 壬子,魏主西巡;戊午,畋于河西;大赦。

8 五月,秦文昭王炽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

9 平陆令河南成粲复劝王弘逊位[1],弘从之,累表陈请。帝不得已,六月,庚戌,以弘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0 甲寅,魏主如长川[2]。

11 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庙号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为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以镇军大将军、河州牧谦屯为骠骑大将军[3],征安北将军、凉州刺史段晖为辅国大将军、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将军千年为镇北将军、凉州牧,镇湟河[4],以征北将军木弈干为尚书令、车骑大将军,以征南将军吉毗为尚书仆射、卫大将军。

河西王蒙逊因秦丧,伐秦西平[5],西平太守麴承谓之曰:"殿下若先取乐都[6],则西平必为殿下之有;苟望风请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逊乃释西平,攻乐都。相国元基帅骑三千救乐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绝其水道,城中饥渴,死者太半。东羌乞提从元基救乐都,阴与河西通谋,下绳引内其兵,登城者百余人,鼓噪烧门;元基帅左右奋击,河西兵乃退。

初,文昭王疾病,谓暮末曰:"吾死之后,汝能保境则善矣。沮渠成都为蒙逊所亲重,汝宜归之。"至是,暮末遣使诣蒙逊,许归成都以求和。蒙逊引兵还,遣使入秦吊祭。暮末厚资送成都,遣将军王伐送之。蒙逊犹疑之,使恢武

将军沮渠奇珍伏兵于扪天岭[7]，执伐并其骑士三百人以归。既而遣尚书郎王杼送伐还秦，并遗暮末马千匹及绵罽银缯。秋，七月，暮末遣记室郎中马艾如河西报聘。

12 魏主还宫。八月，复如广甯观温泉[8]。

柔然纥升盖可汗遣其子将万余骑寇魏边，魏主自广甯还，追之，不及；九月，还宫。

冬，十月，甲辰，魏主北巡；壬子，畋于牛川[9]。

13 秦凉州牧乞伏千年，嗜酒残虐，不恤政事，秦王暮末遣使让之，千年惧，奔河西。暮末以叔父光禄大夫沃陵为凉州牧，镇湟河。

14 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骑二千伐魏济阳、陈留[10]。

15 魏主还宫。

16 魏定州丁零鲜于台阳等二千余家叛[11]，入西山[12]，州郡不能讨；闰月，魏主遣镇南将军叔孙建讨之。

17 十一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18 魏主如西河校猎[13]；十二月，甲申，还宫。

19 河西王蒙逊伐秦，至磐夷[14]，秦相国元基等将骑五千拒之。蒙逊还攻西平，征虏将军出连辅政等将骑二千救之。

【注释】

①平陆：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北。　河南：在今河南洛阳。

②长川：在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

③河州：在今甘肃临夏县。

④湟河：在今青海化隆县。

⑤西平:在今青海西宁市。

⑥乐都:在今青海省乐都县。

⑦扪天岭:在今甘肃永靖县西。

⑧广甯:在今河北涿鹿县。

⑨牛川: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境内的塔布河。

⑩徐州:在今江苏徐州市。 济阳: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堌镇。 陈留: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

⑪定州:在今河北定县。

⑫西山:即今太行山。

⑬西河:黄河的一段,在今山西大同之西。

⑭磐夷:确址不详。

【译文】

6 夏,四月,夏主赫连定派使节到魏国求和,魏国君主用诏书告谕夏主让他投降。

7 十五日,魏国君主巡察西方;二十一日,在河西狩猎,宣布大赦。

8 五月,秦国文昭王乞伏炽磐去世,太子乞伏暮末即王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永弘。

9 平陆县令河南人成粲又劝司徒王弘退位,王弘听从了他,多次上书陈述请求。皇帝不得已,六月,十四日,任命王弘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0 十八日,魏国君主前往长川。

11 秦国把文昭王埋葬在武平陵,庙号称太祖。秦王乞伏暮末任命右丞相乞伏元基为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任命镇军大将军、河州牧乞伏谦屯为骠骑大将军,征召安北将军、凉州刺史段晖任辅国大将军、御史大夫,任命叔父右禁将军乞伏千年为镇北将军、凉州牧,镇守湟河,任命征北将军木弈干为尚书令、车骑大将军,任命征南将军吉毗为尚书仆射、卫大将军。

河西王沮渠蒙逊趁秦国办理丧事，进攻秦国的西平，西平太守麴承对蒙逊说："殿下如果先攻取乐都，那么西平城肯定为殿下所有；如果我现在望风而降，这也是明主您所痛恨的。"蒙逊于是放弃西平，进攻乐都。秦相国乞伏元基率骑兵三千救援乐都，刚进入乐都城，而河西的兵就赶到了，进攻乐都外城，攻克了外城；又断绝乐都城的水源，城中的人又饥又渴，死者有一大半。东羌乞提跟随乞伏元基援救乐都，暗中与河西王勾结谋划，从城上放下绳子引进河西王的士兵，登上城墙的士兵有一百多人，击鼓呐喊烧城门；乞伏元基率左右的士兵奋力抗击，河西王的士兵才退却了。

当初，秦国文昭王乞伏炽磐病重，对乞伏暮末说："我死后，你能保住领土就不错了。沮渠成都受到沮渠蒙逊的亲信和重视，你应把他送回去。"到这时，乞伏暮末派使节去见蒙逊，答应让沮渠成都回去，来谋求和好。蒙逊带兵返回，派使节到秦国吊唁哀悼文昭王乞伏炽磐。暮末用丰厚的物品送沮渠成都回去，派将军王伐送他。蒙逊还是怀疑秦国，派恢武将军沮渠奇珍在扪天岭埋伏兵士，活捉王伐及其骑兵三百人后返回。之后又派尚书郎王杼送王伐回到秦国，并送给暮末一千匹马和刺绣毛毯、银色缯帛。秋，七月，暮末派记室郎中马艾到河西回访。

12 魏国君主回到王宫。八月，又到广甯观看温泉。

柔然纥升盖可汗派他的儿子率一万多骑兵侵犯魏国边境，魏国君主从广甯返回，追赶柔然军队，没追上；九月，返回王宫。

冬，十月，初十，魏国君主巡察北方；十八日，在牛川围猎。

13 秦国凉州牧乞伏千年，嗜酒残暴，不问政事，秦王乞伏暮末派使者责备他，千年害怕，投奔河西。暮末让叔父光禄大夫乞伏沃陵任凉州牧，镇守湟河。

14 徐州刺史王仲德派步兵骑兵二千人攻击魏国济阳、陈留。

15 魏国君主回宫。

16 魏国定州的丁零部落酋长鲜于台阳等二千多家背叛魏国，进

入西山，州郡无力讨伐；闰十月，魏国君主派镇南将军叔孙建讨伐丁零部落。

17 十一月，初一，发生日食。

18 魏国君主到西河围猎；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宫。

19 河西王沮渠蒙逊进攻秦国，到达磐夷，秦相国乞伏元基等人率骑兵一万五千抵抗他们。沮渠蒙逊又转过来攻打西平，征虏将军出连辅政等率骑兵二千救援西平。

20 秘书监谢灵运，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上唯接以文义，每侍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意，讽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令还会稽[1]；而灵运游饮自若，为法司所纠，坐免官。

21 是岁，师子王刹利摩诃及天竺迦毗黎王月爱皆遣使奉表入贡[2]，表辞皆如浮屠之言[3]。

22 魏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卒。

六 年

1 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录，以授彭城王义康，帝优诏不许。癸丑，以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4]。弘与义康二府并置佐领兵，共辅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远大权，每事推让义康；由是义康专总内外之务。

又以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侍中刘湛为南蛮校尉，行府州事。帝与义恭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

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5]，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6]，矫性齐美；关羽、张飞[7]，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

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8]，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

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

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

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

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

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2 夏酒泉公隽自平凉奔魏。

3 丁零鲜于台阳等请降于魏，魏主赦之。

4 秦出连辅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逊拔西平，执太守麴承。

5 二月，秦王暮末立妃梁氏为皇后，子万载为太子。

6 三月，丁巳，立皇子劭为太子；戊午，大赦。

7 辛酉，以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帝以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苏氏甚谨。苏氏卒，帝往临哭，欲追加封爵，使群臣议之，景仁以为古典无之，乃止。

8 初，秦尚书陇西辛进从文昭王游陵霄观，弹飞鸟，误中秦王暮末之母，伤其面。及暮末即位，问母面伤之由，母以状告。暮末怒，杀进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9 夏，四月，癸亥，以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吏部尚书济阳江夷为右仆射。

【注释】

①会稽：在今浙江绍兴市。

②师子国：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　天竺：国名，即今印度。

③浮屠：即梵语佛陀的音译，这里当指佛经。

④南徐：南徐州，宋武帝永初二年以设在京口的徐州为南徐州，而淮北的徐州只称徐州。南徐州管辖南东海、南琅邪等郡。

⑤卫青：西汉将领，前后七次出击匈奴，屡立战功，封长平侯，其姊为汉武帝皇后。

⑥西门：西门豹，战国时魏国人。他为人性急，为纠正自己，常佩带柔皮以缓抑自己。　安于：董安于，性格缓慢，常佩带弓弦以自警。

⑦关羽、张飞：事见第69卷魏文帝黄初二年。

⑧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先扶助武王灭殷，又扶助成王巩固政权，为古人一致推崇的丞相典范。

【译文】

20 秘书监谢灵运，自以为凭着名望资历才能，应参与时政；但皇上只欣赏他的文才，每次只让他随侍宴会谈论赏玩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望地位本来在谢灵运之下，却都受重用恩遇，谢灵运心里很不平，多次假称有病而不参加朝会，不进宫值班；有时到城外游玩闲逛，走出去近二百里，十几天不回来，既不上书告知，又不请急事之假。皇上不想伤大臣的面子，委婉劝令谢灵运自己辞职。谢灵运于是上书陈述有病，皇上恩准他休假，命令他回会稽；但谢灵运仍像没事一样游玩饮宴，被法司纠弹，坐罪免官。

21 这一年，师子国国王剎利摩诃及天竺国迦毗黎王月爱都派使节奉国书进贡，国书的文辞都像佛经上的言语。

22 魏国的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死。

六年（己巳，429 年）

1 春，正月，王弘上书请求解除扬州刺史和录尚书事的职务，把它们授给彭城王刘义康，皇帝下诏给予优厚待遇而不允许解职。二十日，任命刘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兼南徐州刺史。王弘与刘义康两府都设置官佐统领军队，共同辅助朝政。王弘已经多有疾病，而且一心想推卸和远离大权，凡事都推让给刘义康；因此刘义康独自总揽朝廷内外的事务。

皇帝又任命抚军将军江夏王刘义恭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任命侍中刘湛为南蛮校尉，摄行府州事务。皇帝写信给刘义恭，告诫他说："治理天下非常艰难，国家事务非常沉重，虽说是守成，实也不易。国家兴隆衰败安危，都在我们弟兄手上，怎可不感念帝王大业，来之不易并寻思为治之理，对肩负的重担大为惶惧呢！

你性子褊狭急躁，心里想到什么，就一定要达到目的；有时心里虽没有什么欲望，却会因外界影响而滋生邪念；这最坏事，应想着加以改正克制。卫青用礼节对待士大夫，但也对小人有恩；西门

豹、董安于，矫正自己的性情，美名都为后世传颂；关羽、张飞，任性偏激同遭毁败；你审视自己，处理事情，应深刻借鉴这些人的经验教训！

如果以后发生与现在不同的事，嗣位的皇子年幼，司徒刘义康就要担当周公的角色，你可不能不尽敬顺辅弼的责任。那时天下的安危，就取决于你们两人了。

你一个月自己用钱不可超过三十万，若能节省到这个数之下，就更好。西楚荆州的官府房舍，我大略还较熟悉，估计应当不用改建，每天都追求新异。凡是审讯狱讼这类事大多应当时裁决，很难能预先考虑，这实为困难。到审讯那一天，应胸怀宽广，谦虚待人、广泛听取意见，小心谨慎，不要按自己的喜怒对待别人。能够选择好的意见而听从它，美德自会归于自己；不可只按自己的意见自行裁决，以独自裁断而自傲！

名位和相应的车服仪制一定要谨慎珍惜，不可轻易给予别人；对亲近的人封赐爵位，尤其应该认真估量斟酌。我对身边的人虽然很少恩惠，但听听外面的议论也没有认为我这样做不对。

仗着权势欺凌别人，别人自然不服；用威严对待别人，别人不会厌恶；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声色娱乐嬉戏游玩，不宜过分；赌博饮酒打鱼围猎，这些事全都不要做。供应使用服务自身的东西，都要有节制，奇服异器，不应提倡。

你还应多引见官府里的办事人员。相见次数不多，则彼此不亲近；不亲近，就无法了解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思想不能知晓，又怎么知道民间的各种具体事务呢！”

2 夏国酒泉公赫连隽从平凉投奔魏国。

3 丁零人鲜于台阳等人请求向魏国投降，魏国君主赦免了他们。

4 秦国出连辅政等人没有到达西平，河西王沮渠蒙逊攻陷西平，活捉太守麴承。

5 二月，秦王乞伏暮末立妃子梁氏为皇后，立儿子乞伏万载为太子。

6 三月，二十五日，皇帝立皇子刘劭为太子；二十六日，宣布大赦。

7 二十九日，皇帝任命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皇帝因章太后早死，奉养章太后的母亲苏氏十分恭谨，苏氏去世，皇帝前往哭吊，打算给她追加爵位，让群臣商议这件事，殷景仁认为这在古代礼典中没有规定，皇帝才作罢。

8 当初，秦国尚书陇西人辛进跟随文昭王游陵霄观，弹射飞鸟，误中秦王乞伏暮末的母亲，打伤了她的脸。等到暮末及位，问母亲脸伤的原因，母亲把当时的情形告诉了暮末。暮末大怒，斩杀辛进及其五族亲属共二十七人。

9 夏，四月，初二，皇帝任命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临川王刘义庆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济阳人江夷为尚书右仆射。

10 初，魏太祖命尚书邓渊撰《国记》十余卷，未成而止。世祖更命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续成之，为《国书》三十卷。颖，渊之子也。

11 魏王将击柔然，治兵于南郊，先祭天，然后部勒行陈。内外群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独崔浩劝之。

尚书令刘絜等共推太史令张渊、徐辩使言于魏主曰："今兹己巳，三阴之岁[1]，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群臣因共赞之曰："渊等少时尝谏苻坚南伐，坚不从而败，所言无不中，不可违

也。"魏主意不决,诏浩与渊等论难于前。

浩诘渊、辩曰:"阳为德,阴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则肆诸市朝,大则陈诸原野;今出兵以讨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窃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2]。蠕蠕、高车[3],旄头之众也。愿陛下勿疑。"渊、辩复曰:"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劳士马以伐之?"浩曰:"渊、辩言天道,犹是其职,至于人事形势,尤非其所知。此乃汉世常谈[4],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何则?蠕蠕本国家北边之臣,中间叛去[5]。今诛其元恶,收其良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世人皆谓渊、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问之:属者统万未亡之前,有无败征?若其不知,是无术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时赫连昌在坐,渊等自以未尝有言,惭不能对。魏主大悦。

既罢,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国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远循,前无所获,后有强寇,将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则无以待南寇。南人闻国家克统万以来,内怀恐惧,故扬声动众以卫淮北。比吾破蠕蠕,往还之间,南寇必不动也。且彼步我骑,彼能北来,我亦南往;在彼甚困,于我未劳。况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刘裕之雄杰,吞并关中,留其爱子,辅以良将,精兵数万,犹不能守,全军覆没[6],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况义隆今日君臣,非裕时之

比；主上英武，士马精强，彼若果来，譬如以驹犊斗虎狼也，何惧之有！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制，自宽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钞。今掩其不备，必望尘骇散。牡马护牝，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不过数日，必聚而困弊，可一举而灭也。暂劳永逸，时不可失，患在上无此意。今上意已决，奈何止之！"寇谦之谓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

先是，帝因魏使者还，告魏主曰："汝趣归我河南地[7]！不然，将尽我将士之力。"魏主方议伐柔然，闻之，大笑，谓公卿曰："龟鳖小竖，自救不暇，夫何能为！就使能来，若不先灭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敌，非良策也。吾行决矣。"

庚寅，魏主发平城，使北平王长孙嵩、广陵公楼伏连居守。魏主自东道向黑山[8]，使平阳王长孙翰自西道向大娥山[9]，同会柔然之庭。

【注释】

①三阴之岁：这是选择术的说法，天干的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地支的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此年为己巳年，干支皆为阴，这是三阴。而干与支又相合在己巳，这又是一阴，故云三阴之岁，即三阴之年。

②旄头之国：指北方少数民族国家，古称胡人。古代占星术，以二十八宿的昴宿为旄头，即胡人之星，所以月行掩昴，占卜上就预示天子大破旄头之国。

③高车：当时北方民族之一，为匈奴的后代，即敕勒（铁勒）族的别称。

④汉世常谈:自韩安国、王父偃到严尤,都持这种论调,故称为汉世常谈。

⑤中间叛去:事见本书卷108,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

⑥全军覆没:事见本书卷118,晋安帝义熙十四年。

⑦河南:指黄河南边。

⑧黑山: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罕山。

⑨大娥山:今地不详。

【译文】

10 当初,魏太祖拓跋珪命令尚书邓渊撰写《国记》十余卷,未完成就停止了。魏世祖拓跋焘又命崔浩和中书侍郎邓颖等续成此事,写成《国书》三十卷。邓颖,是邓渊的儿子。

11 魏国君主将要袭击柔然,在南郊练兵,首先祭祀天神,然后布署部队排列阵势。朝廷内外群臣都不想出行远征,保太后坚决阻止这次行动;只有崔浩劝魏主出兵。

尚书令刘絜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让他俩对魏主说:"今年为己巳年,是三阴聚集的年头,木星遮掩月亮,太白金星出现在西方,出现这种星象就不能用兵。北伐肯定要失败,即使战胜,也对皇上不利。"群臣于是都称赞他们说:"张渊等人年轻时曾经劝阻苻坚南伐晋朝,苻坚不听而失败,他们所说的事没有说不中的,不可违背呀。"魏国君主心里不痛快,诏令崔浩与张渊等人在自己面前辩论。

崔浩诘问张渊、徐辩说:"阳为恩德,阴为刑杀;所以,发生日食就要修行恩德,发生月食就要修整刑罚。帝王用刑,小的就是在市朝上处决罪犯,大的就是陈兵原野对敌国用兵;现在出兵去讨伐有罪之国,乃是修整刑罚的举动。臣私下观察星象,连年以来,月亮运行遮掩昴宿,至今仍是这样。这种星象的占测是,三年之中将有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是旄头星的部众。愿陛下不要迟疑。"张渊、徐辩又说:"蠕蠕,是荒外无用的东西,占领它的土地也不能

耕种来收获粮食，获得它的民众也不能让他们臣服而役使，他们移动轻快来去无常，难以攻取和制服；有什么值得急不可待，劳动兵马去讨伐他们呢？"崔浩说："张渊、徐辩讲天文星象，还是他们的职分，至于人间事务及当前形势，恐怕就不是他们所知晓的。这乃是汉代的老生常谈，在现在施行，太不合乎时宜了。为什么呢？蠕蠕本是我们国家北方边陲的臣属，中途背叛离去。现在诛杀他们的元凶，收聚他们的良民，使他们恢复往日的赋役，不是没有用的。世人都说张渊、徐辩通晓数术，能明白准确地占卜决断成功或失败，臣请试问他们：前不久统万城未灭亡之前，有没有败亡的征兆？如果他们不知道，这是没有方术；知道而不说，这是不忠。"

这时夏国原来的国王赫连昌在坐，张渊等人自知未曾说过有败亡征兆，惭愧不能回答。魏国君主十分高兴。

辩论结束后，公卿大臣中有人怪罪崔浩说："现在南方寇贼正在窥伺我国的空隙，而我们却丢开他们而向北讨伐；如果蠕蠕向远方逃循，我军前方没有收获，后方又有强劲敌寇，将如何对待呢？"崔浩说："事情不会这样。现在不先破蠕蠕，就无法对付南寇。南人听说我国攻克统万以来，内心怀有恐惧，所以扬言要调动军队来保卫淮北。等我们打败蠕蠕，往返这段时间，南寇肯定不会采取什么行动。而且他们是步兵，我们是骑兵，他们能北来，我们也能南往；这种行动在他们十分困难，在我们并不辛劳。何况南北风俗不同，水陆作战都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使我国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交给南人，他们也不一定能守住。为什么这样说？凭刘裕的雄才大略，吞并了关中，留下他的爱子，并有良将辅助，拥有数万精兵，还是守不住关中，最后全军覆没。号哭之声，至今也未停止。何况刘义隆这朝的君臣，不能与刘裕那时的君臣相比；我主上英明勇武，兵强马壮，他们如果真来，好比用马驹牛犊搏斗虎狼一样，有什么可怕！蠕蠕仗着地域遥远，以为我国力量不能控制他们，自己松懈日子已很久了；所以夏天就分散民众放牧畜养，秋天牲畜肥壮了

才聚集起来,离开寒冷的北方面向温暖的南方,南来侵犯掠夺。现在攻其不备,他们肯定望尘惊散。公马护母马,母马恋马驹,奔跑驰骋难以控制,得不到水和草,不过数天,定会又重新聚集,但困乏疲惫,可以一举消灭他们。短暂的辛劳,可换来长久的安逸,时不可失啊,怕皇上没有这个意图。现在皇上意图已定,为什么要阻止他!"寇谦之对崔浩说:"蠕蠕真可攻克吗?"崔浩说:"定能攻克。只怕各位将领眼光短小,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战事不能完全成功罢了。"

在此之前,皇帝因为魏国使者回国,告诉魏国君主说:"你快归还我黄河以南的土地!不然,我将尽我国将士之力将它夺回!"当时魏国君主正商议讨伐柔然之事,听说这话,大笑,对公卿们说:"龟鳖一样的小孩子,自救还来不及,又能干什么!即使能来,如果我们不先消灭蠕蠕,乃是坐等寇来,腹背受敌,不是好办法。我的行动决定了。"

二十九日,魏国君主从平城出发,让北平王长孙嵩、广陵公楼伏连留守平城。魏国君主从东路向黑山出击,让平阳王长孙翰从西路向大娥山出击,在柔然王庭会师。

12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13 王敬弘固让尚书令,表求还东。癸巳,更以敬弘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听其东归。

14 丁未,魏主至漠南,舍辎重,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至栗水[1]。柔然纥升盖可汗先不设备,民畜满野,惊怖散去,莫相收摄。纥升盖烧庐舍,绝迹西去,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东部,闻有魏寇,帅众欲就其兄;遇长孙翰,翰邀击,

大破之，杀其大人数百。

15 夏主欲复取统万，引兵东至侯尼城[2]，不敢进而还。

16 河西王蒙逊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国元基守枹罕，迁保定连[3]。

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据罕幵谷以应河西[4]，暮末击破之，进至治城[5]。

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据汧川以叛[6]，暮末讨之，为幼眷所败，还于定连。

蒙逊至枹罕，遣世子兴国进攻定连。六月，暮末逆击兴国于治城，擒之，追击蒙逊至谭郊[7]。

吐谷浑王慕璝遣其弟没利延将骑五千会蒙逊伐秦，暮末遣辅国大将军段晖等邀击，大破之。

17 柔然纥升盖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窜伏山谷，杂畜布野，无人收视。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园水[8]，分军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斩甚众。高车诸部乘魏兵势，钞掠柔然。柔然种类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亡虑数百万。

魏主循弱水西行[9]，至涿邪山[10]，诸将虑深入有伏兵，劝魏主留止，寇谦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从。秋，七月，引兵东还；至黑山，以所获班赐将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闻魏兵至，不知所为，乃焚穹庐，以车自载，将数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无人统领，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魏主深悔之。

纥升盖可汗愤悒而卒，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

18 武都孝昭王杨玄疾病，欲以国授其弟难当。难当固辞，请立玄子保宗而辅之；玄许之。玄卒，保宗立。难当妻姚氏劝难当自立，难当乃废保宗，自称都督雍·凉·秦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19 河西王蒙逊遣使送谷三十万斛以赎世子兴国于秦，秦王暮末不许。蒙逊乃立兴国母弟菩提为世子，暮末以兴国为散骑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注释】

①栗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翁金河。

②侯尼城：在今甘肃平凉县东部。

③定连：在今甘肃临夏县东南。

④罕开谷：在今甘肃临夏县西部。

⑤治城：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北。

⑥汧川：在今甘肃临夏县境内。

⑦谭郊：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北。

⑧菟园水：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图音河。

⑨弱水：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

⑩涿邪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尔泰山脉东南部。

【译文】

12 五月，初一，发生日食。

13 王敬弘坚决辞让尚书令，上书请求东还会稽。初二，皇帝改任王敬弘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让他东归会稽。

14 十六日，魏国君主到达漠南，舍弃辎重，率轻装骑兵每人两马

袭击柔然，到达栗水。柔然的纥升盖可汗事先不曾设下警备，民众牲畜布满原野，惊恐分散逃去，没有人能收聚统摄。纥升盖烧掉帐篷，向西逃走，不见踪迹，没人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他的弟弟匹黎先负责柔然东部军务，听说魏军侵犯，想率领部众向其兄靠拢；遇上长孙翰，长孙翰截击，大败匹黎先，杀死他手下头领数百人。

15 夏国君主打算收复统万，带兵东到候尼城，不敢前进而退回。

16 河西王沮渠蒙逊讨伐秦国，秦王乞伏暮末留下相国乞伏元基守卫枹罕，自己退保定连城。

南安太守翟承伯等人占据罕开谷来呼应河西王，秦王暮末打败了他，进军到达治城。

西安太守莫者幼眷占据汧川背叛秦国，秦王暮末讨伐他，被莫者幼眷打败，回到定连。

河西王蒙逊到枹罕，派世子兴国进攻定连。六月，暮末在治城迎击兴国，擒获兴国，追击蒙逊到谭郊。

吐谷浑国王慕璝派他弟弟没利延率骑兵五千会合蒙逊攻打秦国，慕末派辅国大将军段晖等人拦击，大败没利延和蒙逊。

17 柔然纥升盖可汗逃走之后，部落四处逃散，窜到山谷藏伏起来，牲畜杂混遍布原野，没有人收聚照管。魏国君主顺着栗水向西行进，到达菟园水，分军搜索讨伐，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的范围内，俘获斩杀甚多。高车各部乘着魏国得胜的兵势，抢掠柔然。柔然族人前后投降魏国的有三十多万个聚落，俘获战马一百多万匹，畜产、车子篷帐，满布山野水泽，不下数百万。

魏国君主顺着弱水向西行进，到达涿邪山。各将领担心再向前深入会有伏兵，劝魏国君主停止，寇谦之拿崔浩的话告诉魏国君主，魏国君主不听从。秋，七月，引兵东归。到达黑山，把俘获的人员财物颁发赏赐给将士们多少不等。之后又听到投降的人说："可汗在此之前已经生病，听说魏国军到了，不知怎么办，于是焚烧帐篷，用车子载着自己，率领几百人进入南山。民众和牲畜慌乱地聚

集起来，无人统领，魏国军队与可汗相距一百八十里；追兵没到，可汗才慢慢西逃，只是这样才得以幸免。"后来听凉州的胡人商贾说："如果再前进两天，就把柔然全消灭了。"魏国君主深为后悔。

纥升盖可汗愤恨闷悒而死，他的儿子吴提继位，称号敕连可汗。

18 武都孝昭王杨玄病重，想把国家传给他弟弟杨难当。杨难当执意推辞，请立杨玄儿子杨保宗而由自己辅助保宗，杨玄同意了杨难当的请求。杨玄去世，杨保宗继位。杨难当的老婆姚氏劝杨难当自立为王，杨难当于是废黜杨保宗，自称都督雍·凉·秦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19 河西王沮渠蒙逊派使者送谷三十万斛给秦国想赎回世子沮渠兴国，秦王乞伏暮末不同意。蒙逊于是立兴国的同母弟沮渠菩提为乞伏太子，暮末让兴国当散骑常侍，把自己的妹妹平昌公主嫁给兴国为妻。

20 八月，魏主至漠南，闻高车东部屯已尼陂[1]，人畜甚众，去魏军千余里，遣左仆射安原等将万骑击之。高车诸部迎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百余万。

冬，十月，魏主还平城。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2]，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命长孙翰、刘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镇抚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氈皮为之价贱。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以赏其谋画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铜铤于酢器中，夜有所见，即以铤画

纸作字以记其异。魏主每如浩家，问以灾异，或仓猝不及束带；奉进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为之举箸，或立尝而还。魏主常引浩出入卧内，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尽忠规谏，勿有所隐。朕虽或时忿恚，不从卿言，然终久深思卿言也。"尝指浩以示新降高车渠帅曰："汝曹视此人尫纤懦弱[64]，不能弯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怀，乃过于兵甲。朕虽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决，前后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书曰："凡军国大计，汝曹所不能决者，皆当咨浩，然后施行。"

21 秦王暮末之弟轲殊罗烝于文昭王左夫人秃发氏，暮末知而禁之。轲殊罗惧，与叔父什寅谋杀暮末，奉沮渠兴国以奔河西。使秃发氏盗门钥，钥误，门者以告暮末。暮末悉收其党，杀之，而赦轲殊罗。执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负汝死，不负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尸于河。

22 夏主少凶暴无赖，不为世祖所知。是月，畋于阴槃[65]，登苛蓝山[66]，望统万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业者，岂有今日之事乎！"

23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星昼见，至晡方没。河北地暗。

24 魏主西巡，至柞山[67]。

25 十二月，河西王蒙逊、吐谷浑王慕璝皆遣使入贡。

26 是岁，魏内都大官中山文懿公李先、青·冀二州刺史安同皆卒。先年九十五。

27 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七 年

1 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浑王慕璝为征西将军、沙州刺史、陇西公。

2 庚子，魏主还宫；壬寅，大赦；癸卯，复如广甯[7]，临温泉。

3 二月，丁卯，魏阳平威王长孙翰卒。

4 戊辰，魏主还宫。

【注释】

①巴尼陂：今地不详。

②濡源：今地不详。

③尫(wāng 汪)：瘦弱。

④阴槃：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又名阴盘。

⑤苛蓝山：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南。

⑥柞山：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北。

⑦广甯：在今河北涿鹿县。

【译文】

20 八月，魏国君主到达大漠以南，听说高车东部屯驻巴尼陂，人口牲畜很多，离魏军一千多里，派尚书左仆射安原等率一万骑兵攻击他们。高车各部落迎着魏军投降的有数十万聚落，获得马牛羊百余万。

冬，十月，魏国君主回到平城。迁移柔然、高车的投降依附之民到大漠以南，东到濡源，西到五原阴山，三千里之中，让他们耕种放牧，收取贡赋；命长孙翰、刘絜、安原和侍中代郡人古弼共同镇抚他们。从此魏国民间马牛羊和皮货等因此价格低贱。

魏国君主给崔浩加官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以奖赏他谋画

的功劳。崔浩善于观测天文，常放一把铜铤在醋器中，夜里有所发现，就用铜铤画纸写字来记录天文的异变。魏国君主每次到崔浩家，都要问灾异之事，有时崔浩仓猝来不及系衣带；给魏国君主供奉的饭菜，也来不及做得很精美，魏国君主肯定要为这顿饭菜动动筷子，或者站着尝尝才回去。魏国君主曾带崔浩出入他的卧房之内，从容地对崔浩曰："你才智渊博，事奉我的祖父和父亲，明著忠诚达三代人，所以我一向亲近信任你。你应竭尽忠诚规劝谏说，不要有所隐瞒。我虽然有时生气忿怒，不听你的话，但终究会深思你的话。"他曾经指着崔浩给新近投降的高车首领说："你们看这人细瘦懦弱，不能弯弓持矛，但他胸中所怀有的智谋，却超过兵甲。我虽有征伐的志向但不能自行决断，可是前后征伐有所成功，都是此人教诲的。"又敕令尚书说："凡是军国大计，你们所不能决断的，都应咨询崔浩，然后实施执行。"

21 秦王暮末的弟弟轲殊罗乱伦与文昭王的左夫人秃发氏私通，暮末知道此事而加以禁止。轲殊罗害怕，与叔父什寅谋划杀害暮末，然后带上沮渠兴国投奔河西。让秃发氏偷门钥匙，钥匙拿错了，守门的人报告暮末。暮末将他的党羽全部逮捕，杀了他们，而赦免轲殊罗。暮末活捉什寅，鞭打他，什寅说："我背叛了你，甘愿受死，不愿挨你的鞭子！"暮末怒，剖开他的腹部，把尸体扔在河里。

22 夏国君主年少时凶暴无赖，不被夏世祖了解。这一月，在阴槃围猎，登上苛蓝山，望着统万城哭泣说："先帝如果让我继承大业的话，难道有今天的事吗！"

23 十一月，初一，发生日食，但日食不尽剩下钩状的光芒；星星白天出现，到下午才隐没；河北地方昏暗。

24 魏国君主巡视西方，到达柞山。

25 十二月，河西王沮渠蒙逊、吐谷浑国王慕璝都派使者前来进贡。

26 这一年，魏国内都大官中山文懿公李先、青·冀二州刺史安

同都去世了。李先年纪九十五岁。

27 秦国地震,野草都违反时令,生长出来。

七年(庚午,430年)

1 春,正月,初六,皇帝任命吐谷浑国王慕璝为征西将军、沙州刺史、陇西公。

2 十三日,魏国君主回到皇宫;十五日,宣布大赦;十六日,又到广宁,观看温泉。

3 二月,初十日,魏国阳平威王长孙翰去世。

4 十一日,魏国君主回到皇宫。

5 帝自践位以来,有恢复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诏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又使骁骑将军段宏将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将兵一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将兵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义欣,道怜之子也。

先遣殿中将军田奇使于魏,告魏主曰:"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发未燥,已闻河南是我地。此岂可得!必若进军,今当权敛戍相避,须冬寒地净,河冰坚合,自更取之。"

甲午,以前南广平太守尹沖为司州刺史。

长沙王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以游击将军胡藩戍广陵,行府州事。

6 壬寅,魏封赫连昌为秦王。

7 魏有新徙敕勒千余家[1],苦于将吏侵渔,出怨言,期以

草生马肥，亡归漠北。尚书令刘絜、左仆射安原奏请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曰："此曹习俗，放散日久，譬如囿中之鹿，急则奔突，缓之自定。吾区处自有道，不烦徙也。"絜等固请不已，乃听分徙三万余落于河西，西至白盐池[2]。敕勒皆惊骇，曰："圈我于河西，欲杀我也！"谋西奔凉州。刘絜屯五原河北[3]，安原屯悦拔城以备之[4]。癸卯，敕勒数千骑叛北走，絜追讨之；走者无食，相枕而死。

8 魏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因请悉诛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绝其乡导。魏主使公卿议之，皆以为当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湿，入夏之后，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气郁蒸，易生疾疠，不可行师。且彼既严备，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则粮运不继；分军四掠，则众力单寡，无以应敌。以今击之，未见其利。彼若果能北来，宜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此万全之计也。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牛马成群。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魏主乃止。

诸将复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简幽州以南劲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严备以拒之。"公卿皆以为宜如所请，并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为将帅，使招诱南人。浩曰："非长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闻国家悉发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舰，随以轻骑，谓国家欲存立司马

氏，诛除刘宗；必举国震骇，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并心竭力，以死争之，则我南边诸将无以御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敌，乃所以速之也。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故楚之之徒，往则彼来，止则彼息，其势然也。且楚之等皆纤利小才，止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国家兵连祸结而已。昔鲁轨说姚兴以取荆州[5]，至则败散，为蛮人掠卖为奴，终于祸及姚泓[6]，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为然。浩乃复陈天时，以为南方举兵必不利，曰："今兹害气在扬州，一也；庚午自刑[7]，先发者伤，二也；日食昼晦，宿值斗、牛，三也；荧惑伏于翼、轸，主乱及丧，四也；太白未出，进兵者败，五也，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万全。今刘义隆新造之国，人事未洽；灾变屡见，天时不协；舟行水涸，地利不尽。三者无一可，而义隆行之，必败无疑。"魏主不能违众言，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备之。

【注释】

①敕勒：即高车，当时北方民族之一。

②白盐池：在今宁夏盐池县北。

③五原河：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的黄河。

④悦拔城：在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

⑤鲁轨说姚兴：事见本书卷117，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⑥姚泓：姚兴之子，姚兴死后，他即位为后秦国王，不久即被刘裕攻灭。

⑦庚午自刑：此年为庚午年，按五行学说，庚为金，午为火，火克金，是自相刑克，故庚与午相遇为自刑，即自己刑杀自己的象征，不利用兵，否则将自伤。

【译文】

5 皇帝自登上帝位以来，一直怀有恢复黄河以南失地的志向。三月，初二，下诏选拔带甲士兵五万人给右将军到彦之，统率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的舰船部队进入黄河，又让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锐骑兵八千人直接逼向虎牢，派豫州刺史刘德武带兵一万人继后进发，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带兵三万人监督征讨各军的事务。刘义欣，是刘道怜的儿子。

皇帝事先还派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到魏国，告诉魏国君主说："黄河以南的土地原是宋国领土，中间被你们侵占，现在应当修复旧有的国界，与黄河以北的国家无关。"魏国君主勃然大怒，说："我出生后头发还未干，就已听说黄河以南的土地是我们的领土。这怎么可以让你们得到！如果你们一定要进军攻取，我现在暂且收回戍守军队来避让，等到冬季寒冷地上干净，河水结冰，坚如平地时，我自然会再来攻取它。"

初八，皇帝任命前任南广平太守尹冲为司州刺史。

长沙王刘义欣出发镇守彭城，作为各支部队的声援；派游击将军胡藩戍守广陵，代行当地府州的职务。

6 十六日，魏国册封赫连昌为秦王。

7 魏国有新迁徙的敕勒族人一千多家，不堪忍受魏国将领官吏的侵扰压榨之苦，怨声载道，企图在野草生长牧马肥壮时，逃归大漠以北。尚书令刘絜、左仆射安原上奏请求乘黄河的冰面还未溶解，把他们迁到河西，到明年春天河冰解冻，使他们不能向北逃遁。魏国君主说："这些人的习俗，放牧散居日子长久，好比苑囿中的鹿群，逼急了就乱跑乱冲，对它们宽松一些自会平静。我处理安排自有办法，不用麻烦迁徙。"

刘絜等人执意请求不止，魏国君主于是听从他们将敕勒人分迁三万多聚落到河西，西到白盐池。敕勒人都惊恐不安，说："把我们圈在河西，是想杀我们！"谋划向西逃到凉州。刘絜屯驻在五原，

黄河北面，安原驻扎在悦拔城以防备他们西逃。十七日，敕勒人数千骑兵反叛向北逃走，刘絜追赶讨伐他们；逃走的人没粮食吃，相互枕着死去。

8 魏国南部边境的诸位将领上书说："宋国人戒备森严，即将入侵，请发兵三万，抢先在他们未发动进攻之前，迎击他们，足以挫败他们的锐气；让他们不敢深入境内。"于是请把黄河以北在边境上的流民全部杀光，以便根绝宋兵的向导。魏国君主让公卿大臣讨论这事，大臣们都认为应当这样做。崔浩说："不行。南方地势低下潮湿，入夏之后，雨水正多，草木繁盛茂密，地上的水气浓郁蒸腾，容易产生疾病，不可行军。而且他们既然严密戒备，城市的守卫就一定坚固。我军停留屯扎下来长久攻城，粮食运输就会跟不上；分兵四处抢掠，军力就会单薄寡弱，无法应对敌军。以现在的条件攻击敌人，未看到进攻的利益，敌方如果真能北来侵犯，应等他们劳累疲倦，秋季天凉马匹肥壮，从敌人那里取得粮食，慢慢前进攻打敌人，这才是万全之计。朝廷群臣及西北的守将，跟从陛下征伐，在西方平定赫连氏，在北方攻破蠕蠕，获得很多美女和珍宝，牛马成群。南方边境的将领们听说后羡慕他们，也想向南抢掠来获取财物，都是在为自己的私利打算，为国家惹事，不可听从。"魏国君主于是就停止。

南方诸将又上书："南方敌军已经到达，我们所统领的兵少，乞求选拔幽州以南的劲兵来援助我们戍守，并请到漳水造船严密戒备来抗拒宋兵。"公卿大臣都认为应允准他们的请求，并部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人为将帅，让他们招募引诱南方人。崔浩说："这不是长久之计，司马楚之等人都是南方人所畏忌的人，现在南人听说我国把幽州以南的精兵全部发动，大造舰船，跟随轻装骑兵在后，认为我国想存立司马氏，诛灭刘氏宗国；这样肯定会全国震惊，害怕灭亡，会悉数发动精锐部队，并心尽力，以死抗争，这样我国南方诸将就无法抵御他们。现在公卿们想以我国的威力吓退敌

人，结果只能是加速他们的行动。虚张声势而召来实际的祸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司马楚之之流，前去攻打宋国，宋国军队肯定北来，停止进攻则宋国军队也就止息，情势就是这样。而且司马楚之等人都是贪图细利的小才，只能招来聚合轻薄无赖之徒而不能完成大的功业，只会使国家兵连祸接罢了。以前鲁轨劝说姚兴夺取荆州，兵到荆州则失败崩溃，被南蛮抢去卖了做奴仆，最终灾祸连及姚泓，这是现成的效验。"魏国君主却不以为然。崔浩于是又陈述天时，认为南方举兵必定不利，说："今年害气在扬州，这是一；庚午为自刑，先发兵者受损伤，这是二；发生日食和白昼昏暗，星宿正值斗宿、牛宿，这是三；火星隐伏在翼宿、轸宿，这种星象表示有祸乱和丧事，这是四；太白金星未出现，进兵者失败，这是五。那兴隆国家的君主，先修治人间的事务，其次尽其地理上的有利条件，然后观察天时，所以万次举事万次成功。现在刘义隆的新建国家，人事未搞好；灾变屡次出现，天时不协调；船行而水干，地利未尽有。三方面没一个具备，而刘义隆要行战事，必败无疑。"魏国君主不能违背众人的意见，于是诏令冀州、定州、相州造船三千艘，选拔幽州以南的戍兵集聚在黄河上以防备宋兵。

9 秦乞伏什寅母弟前将军白养、镇卫将军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秦王暮末皆杀之。

10 夏，四月，甲子，魏主如云中。

11 敕勒万余落复叛走，魏主使尚书封铁追讨，灭之。

12 六月，己卯，以氐王杨难当为冠军将军、秦州刺史、武都王。

13 魏主使平南大将军、丹阳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马楚之

为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屯颍川以备宋[1]。

14 吐谷浑王慕璝将其众八千袭秦定连,秦辅国大将军段晖等击走之。

15 到彦之自淮入泗,水渗,日行才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须昌[2]。乃泝河西上。

魏主以河南四镇兵少[3],命诸军悉收众北渡。戊子,魏碻磝戍兵弃城去;戊戌,滑台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鸿胪阳平公杜超为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太宰[4],进爵阳平王,镇邺,为诸军节度。超,密太后之兄也。庚戌,魏洛阳、虎牢戍兵皆弃城去。

到彦之留朱脩之守滑台,尹沖守虎牢,建武将军杜骥守金墉。骥,预之玄孙也。诸军进屯灵昌津[5],列守南岸,至于潼关。于是司、兖既平,诸军皆喜,王仲德独有忧色,曰:"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堕其计。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戍北归,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将复南来,岂可不以为忧乎!"

16 甲寅,林邑王范阳迈遣使入贡,自陈与交州不睦,乞蒙恕宥。

17 八月,魏主遣冠军将军安颉督护诸军,击到彦之。丙寅,彦之遣裨将吴兴姚耸夫渡河攻冶坂[6],与颉战;耸夫兵败,死者甚众。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会丹杨王大毗屯河上以御彦之。

18 燕太祖寝疾,召中书监申秀、侍中阳哲于内殿,属以后事。九月,病甚,辇而临轩,命太子翼摄国事,勒兵听政,

以备非常。

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恶翼听政，谓翼曰："上疾将瘳，奈何遽欲代父临天下乎！"翼性仁弱，遂还东宫，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矫诏绝内外，遣阍寺传问而已，翼及诸子、大臣并不得见，唯中给事胡福独得出入，专掌禁卫。

福虑宋夫人遂成其谋，乃言于司徒、录尚书阎事、中山公弘，弘与壮士数十人被甲入禁中，宿卫皆不战而散。宋夫人命闭东阁，弘家僮库斗头劲捷有勇力，逾阁而入，至于皇堂，射杀女御一人。太祖惊惧而殂，弘遂即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祸，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群公不奔丧，疑有逆谋，社稷将危。吾备介弟之亲，遂摄大位以宁国家；百官扣门入者，进陛二等。"

太子翼帅东宫兵出战而败，兵皆溃去，弘遣使赐翼死。太祖有子百余人，弘皆杀之。谥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长谷陵。

【注释】

①颍川：在今河南许昌市东。

②颍昌：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北。

③河南四镇：指金墉、虎牢、滑台、碻磝。

④冀·定·相三州：冀州在今河北冀县，定州在今河北定县，相州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⑤灵昌津：在今河南汲县东的古黄河上。

⑥冶坂：又名汉祖渡，在今河南孟县西黄河北岸。

【译文】

9 秦国乞伏什寅的同母弟弟前将军白养、镇卫将军去列，因什寅的死，有怨言，秦王暮末把他们都杀了。

10 夏，四月，初八，魏国君主到达云中。

11 敕勒人一万多聚落又叛逃，魏国君主让尚书封铁追赶讨伐，消灭了他们。

12 六月，二十四日，朝廷任命氐王杨难当为冠军将军、秦州刺史、武都王。

13 魏国君主派平南大将军、丹阳王大毗屯驻黄河边，任命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封他为琅邪王，屯驻颍川以防备宋国入侵。

14 吐谷浑国王慕璝率领部众八千人袭击秦国定连，秦国辅国大将军段晖等人击退了他们。

15 到彦之从淮水进入泗水，河水很浅，每天行进才十里；从四月到秋季七月，才到须昌。然后溯河西上。

魏国君主因河南四镇兵少，命令各军悉数收聚兵众北渡黄河。初四，魏国碻磝戍兵弃城而去；十四日，滑台戍兵也撤离而去。十六日，魏国君主任命大鸿胪阳平公杜超为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太宰，增进爵位为阳平王，镇守邺城，作为各军的总指挥。杜超，是密太后的哥哥。二十六日，魏国洛阳、虎牢的戍兵都弃城撤走。

到彦之留朱修之镇守滑台，尹冲镇守虎牢，建武将军杜骥镇守金墉。杜骥，是杜预的玄孙。各路军队进驻灵昌津，列守黄河南岸，直到潼关。这时司州、兖州已经平定，各路军队都欢天喜地，只有王仲德面有忧色，说："各位贤将不熟悉北方人的真伪，一定会堕入他们的圈套。胡虏虽然仁义不够，但凶狡有余，他们现在收敛戍兵北归，一定合力集结。如果黄河冰面封合，将会重新南来，怎能不为此担忧呢！"

16 二十日，林邑王范阳迈派使节前来进贡，自己主动陈述与交州不和睦，乞求宽恕。

17 八月，魏国君主派冠军将军安颉监督统领各路军队，攻打到彦之。十二日，到彦之派偏将吴兴人姚耸夫渡过黄河进攻冶坂，与安颉激战；姚耸夫兵败，死者很多。二十四日，魏国君主派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会合丹阳王大毗屯扎黄河岸边，防御到彦之。

18 燕太祖病倒了，召中书监申秀、侍中阳哲到内殿，嘱托后事。九月，病重，坐车临朝，命太子冯冀摄理国事，统领军队，主持朝政，以防备非常事件发生。

燕太祖的宋夫人想立她儿子受居，厌恶冯冀听政，对冯冀说："皇上病将痊愈，为何急忙就想代替父亲统治天下呢！"冯冀性格仁厚懦弱，于是回到东宫，每天三次去看望父亲病情。宋夫人假传太祖诏命，阻止朝廷内外官吏进宫探望，只派宦官传话，冯冀及其他几位皇子、大臣都不能见太祖，只有中给事胡福能单独出入，专门掌管宫廷禁卫。

胡福担心宋夫人的阴谋得逞，就对司徒、录尚书事、中山公冯弘说，冯弘与壮士数十人披甲进入禁中，值夜班的守卫都不战而逃散。宋夫人命令关闭东边小门，冯弘的家奴库斗头强劲敏捷有勇力，跳过阁门进入宫内，到达皇堂，射死宫女一人。燕太祖惊惧而死，冯弘于是即天王宝位，派人巡城宣告说："上天降下凶祸，天王去世，太子不待候太祖疾病，群臣不奔丧，怀疑有叛逆阴谋，社稷将有危险。我以天王大弟亲缘关系，摄理天王大位以安宁国家；百官敲门入宫朝见的，进升官级二等。"

太子冯冀率领东宫士兵出战失败，兵士都溃散离去，冯弘派使者赐冯冀死。燕太祖有儿子一百多人，冯弘将他们都杀了。冯弘给燕太祖谥号叫文成皇帝，葬在长谷陵。

19 己丑，夏主遣其弟谓以代伐魏鄜城[1]，魏平西将军始

平公隗归等击之，杀万余人，谓以代遁去。夏主自将数万人邀击隗归于鄜城东，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广阳公度洛孤守平凉，遣使来求和，约合兵灭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宋，以西属夏。

魏主闻之，治兵将伐夏，群臣咸曰："刘义隆兵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义隆乘虚济河，则失山东矣[2]。"魏主以问崔浩，对曰："义隆与赫连定遥相招引，以虚声唱和，共窥大国，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连鸡，不得俱飞，无能为害也。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鄄，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伫儿情见，此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统万，遂袭平凉，以卫兵将军王斤镇蒲坂。斤。建之子也。

20 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众。

21 冬，十月，以竟陵王义宣为南徐州刺史，犹戍石头。

22 戊午，立钱署，铸四铢钱。

23 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还保东平[3]。

乙亥，魏安颉自委粟津济河[4]，攻金墉。金墉不治既久，又无粮食；杜骥欲弃城走，恐获罪。初，高祖灭秦，迁其钟虡于江南[5]，有大钟没于洛水，帝使姚耸夫将千五百人往取之。骥绐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粮食亦足，所乏者人

耳。今虏骑南渡，当相与并力御之；大功既立，牵钟未晚。”耸夫从之。既至，见城不可守，乃引去，骥遂南遁。丙子，安颉拔洛阳，杀将士五千余人。杜骥归，言于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耸夫及城遽走，人情沮败，不可复禁。”上大怒，诛耸夫于寿阳[6]。耸夫勇健，诸偏裨莫及也。

魏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7]。到彦之恐其南渡，遣裨将王蟠龙泝流夺其船，杜超等击斩之。安颉与龙骧将军陆侯进攻虎牢，辛巳，拔之；尹沖及荥阳太守清河崔模降魏。

24 秦王暮末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乌讷阗请迎于魏，魏人许以平凉、安定封之[8]。暮末乃焚城邑，毁宝器，帅户万五千，东如上邽。至高田谷[9]，给事黄门侍郎郭恒谋劫沮渠兴国以叛；事觉，暮末杀之。夏主闻暮末将至，发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10]，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浑。

25 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凉，夏上谷公社干等婴城固守；魏主使赫连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将军古弼等将兵趣安定。夏主自鄜城还安定，将步骑二万北救平凉，与弼遇，弼伪退以诱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车驰击之，夏兵大败，斩首数千级。夏主还走，登鹑觚原[11]，为方陈以自固，魏兵就围之。

【注释】

①鄜城：在今陕西洛川县东南。

②山东：指太行山、恒山之东的河北之地。

③东平：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北。

④委粟津：在今山东范县东古黄河上。

⑤虡(jù句):悬挂钟磬的木架的直木。

⑥寿阳:在今安徽寿县。

⑦七女津:地址不详,疑在山东范县境内古黄河上。

⑧安定:在今甘肃泾川县北泾河北岸。

⑨高田谷:地址不详,疑在今甘肃陇西县东。

⑩南安: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

⑪鹑觚原:在今陕西长武县西北。

【译文】

19 初六日,夏国君主派他弟弟谓以代进攻魏国鄜城,魏国平西将军始平公隗归等人攻打谓以代,斩杀一万多人,谓以代逃走。夏国君主亲自率领数万人在鄜城东迎击隗归,留下他弟弟上谷公社干、广阳公度洛孤守卫平凉,派使者来宋国求和,约定合兵消灭魏国,事先划分黄河以北的土地:恒山以东属于宋国,恒山以西属于夏国。

魏国君主听说这消息,立即练兵准备讨伐夏国,群臣都说:"刘义隆的军队还在黄河中游,丢下他向西走,前面的敌寇未必能战胜,而刘义隆乘虚渡过黄河,那恒山以东的土地就失去了。"魏国君主来问崔浩,崔浩回答说:"刘义隆与赫连定遥相联络呼应,用虚声相互唱和,一起窥伺我们这个大国,刘义隆希望赫连定进军,赫连定等着刘义隆先行,都不敢先进军;好比拴在一起的鸡,不能一起飞,是不能造成祸害的。臣当初说刘义隆的军队来,当屯驻停止在黄河中游,分两路北上,东路向冀州进军,西路冲击鄄城,若像这样,陛下就应自行讨伐他,不能慢行。现在则不是这样。刘义隆的军队东西排列长达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人,队形分散势力薄弱。照这样看来,这软弱小儿的真心可见,这不过是想巩固河防以自守,没有北渡黄河的意思。赫连定这残存之根很容易摧毁,一击就倒。战胜赫连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前进,就会威震南方极远地区,江、淮以北就没有直立的草了。圣明的决策只由一人发出,不是

愚昧没远见的人所能想得到的，希望陛下不要迟疑。”二十一日，魏国君主到达统万，于是袭击平凉，让卫兵将军王斤镇守蒲坂。王斤，是王建的儿子。

20 秦国从正月起就没有下雨，直到九月，民众流亡叛离者很多。

21 冬，十月，皇帝任命竟陵王刘义宣任南徐州刺史，仍戍守石头城。

22 初五日，朝廷设立钱署，铸造四铢钱。

23 到彦之、王仲德沿着黄河设置守卫，回师守护东平。

二十二日，魏国安颉从委粟津渡过黄河，攻打金墉城。金墉城墙已很久没有修整，又无粮食；守将杜骥想弃城逃跑，又怕获罪。当初，高祖刘裕灭后秦，将后秦的钟架迁移到江南，有一口大钟沉没在洛水中，现在皇帝让姚耸夫带一千五百人前去打捞。杜骥骗姚耸夫说：“金墉城已修整完好，粮食亦充足，所欠缺者只是人。现在敌虏骑兵南渡黄河，我们应同心协力抵御他们；大功告成，再把钟拉出来也不晚。”姚耸夫听从了这个意见。到了金墉城，看到城不可防守，就带兵撤离，杜骥于是向南逃跑。二十三日，魏国安颉攻克洛阳，杀死守城将士五千多人。杜骥逃回朝廷，对皇帝说：“我本来想拼死固守金墉城，姚耸夫到了城下马上就逃走，使得军心沮败，不能再禁止。”皇上大怒，在寿阳诛杀姚耸夫。姚耸夫勇敢劲健，是众多偏将没人赶得上的。

魏国黄河以北各路军队集结于七女津。到彦之怕他们南渡，派偏将王蟠龙溯流而上夺取魏军船只，魏将杜超等人迎击斩杀了他。魏将安颉与龙骧将军陆侯进攻虎牢，二十八日，攻克虎牢；守将尹沖及荥阳太守清河人崔模投降魏国。

24 秦王暮末被河西王逼迫，派大臣王愷、乌讷阗到魏国请求派兵援助，魏国人允许把平凉、安定封给秦王。暮末于是焚烧城邑，打坏宝器，率一万五千民户，向东迁到上邽。走到高田谷时，给事黄门侍郎郭恒谋划劫持沮渠兴国叛逃；事情败露，暮末杀了他。夏国君

主听说暮末将要到达，发兵抵抗他。暮末停留守卫南安，其原来的领土都落入吐谷浑的手中。

25 十一月，初三，魏国君主到达平凉，夏国上谷公社干等据城固守；魏国君主让赫连昌招降他们，不投降，于是让安西将军古弼等人带兵直捣安定。夏国君主从郿城回到安定，带步骑兵两万人北救平凉，与古弼遭遇，古弼伪装后退来引诱他；夏国君主紧追不舍，魏国君主让高车人飞速增援攻打夏兵，夏兵大败，斩首数千级，夏国君主向回逃窜，登上鹑觚原，布成方阵来自我固守，魏兵赶上去包围了他。

26 壬辰，加征南大将军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帅众伐魏。

甲午，魏寿光侯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而南。

到彦之闻洛阳、虎牢不守，诸军相继奔败，欲引兵还。殿中将军垣护之以书谏之，以为宜使竺灵秀助朱脩之守滑台，自帅大军进拟河北，且曰："昔人有连年攻战，失众乏粮，犹张胆争前，莫肯轻退。况今青州丰穰[1]，济漕流通[2]，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朝廷受任之旨邪！"彦之不从。护之，苗之子也[3]。

彦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阳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势也。今虏去我犹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卒必散。当引舟入济，至马耳谷口[4]，更详所宜。"彦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动；且将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济[5]。南至历城[6]，焚舟弃甲，走趋彭城。竺灵秀弃须昌，南

奔湖陆，青、兖大扰。长沙王义欣在彭城，将佐恐魏兵大至，劝义欣委镇还都，义欣不从。

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众曰："贼众我寡，奈何轻敌之甚！"承之曰："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27 魏军围夏主数日，断其水草，人马饥渴。丁酉，夏主引众下鹑觚原。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夏众大溃，死者万余人。夏主中重创，单骑走，收其余众，驱民五万，西保上邽。魏人获夏主之弟丹杨公乌视拔、武陵公秃骨及公侯以下百余人。是日，魏兵乘胜进攻安定，夏东平公乙斗弃城奔长安，驱略数千家，西奔上邽。

28 戊戌，魏叔孙建攻竺灵秀于湖陆，灵秀大败，死者五千余人。建还屯范城①。

29 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还临平凉，掘堑围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赐复七年。夏陇西守将降魏。

30 辛丑，魏安颉督诸军攻滑台。

31 河西王蒙逊遣尚书郎宗舒等入贡于魏，魏主与之宴，执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闻崔公，此则是也。才略之美，于今无比。朕动止咨之，豫陈成败，若合符契，未尝失也。"

【注释】

①青州：在今山东东阳县一带。

②济:济水,源出河南王屋山,流经河南、山东而入海。

③苗之子也:垣苗之子,垣苗,宋武帝刘裕时的边将;镇守黄河与济水会合处,俗称垣苗城,祖孙三代皆著名边将。

④马耳谷:即马耳关,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南。

⑤清:清水,古代济水下游别名。

⑥历城:在今山东历城。

⑦范城:在今山东梁山县西北。

【译文】

26 初十,皇帝加封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总管征讨诸军军务,率军伐魏。

十二日,魏国寿光侯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渡过黄河,大举南下。

到彦之听说洛阳、虎牢失守,各路军队相继逃奔失败,想带兵返回。殿中将军垣护之用书信规劝他,认为应让竺灵秀帮助朱脩之守滑台,而到彦之亲自率领大军进发,直捣黄河以北,并且说:"从前有人连年攻战,丧失军卒缺乏粮食,还壮胆争赴向前,没人肯轻易后退。何况现在青州地区粮食丰熟,济水漕运畅通,军士马匹吃得饱又休息得好,我军威力没有损伤。如果白白放弃滑台,坐视成功的事业丧失,难道是朝廷授以重任的本意吗!"到彦之没听从。垣护之,是垣苗的儿子。

到彦之想烧毁舰船步行后退,王仲德说:"洛阳已沦陷,虎牢就不可守,这是很自然的形势。现在敌骑离我们还有千里,滑台还有强兵,如果立刻舍弃舰船南逃,士卒必定四散。我们应当乘船进入济水,至马耳谷口,再详细考虑应当怎么办。"到彦之先前已有眼病,到这时大为恶化;而且将士发生疫病,于是带军从清水进入济水。向南到达历城,烧毁舰船丢弃盔甲,步行赶往彭城。竺灵秀放弃须昌城,向南逃到湖陆。青州、兖州大为惊慌。长沙王刘义欣在彭城,手下将佐害怕魏国大军很快赶到,劝刘义欣放弃镇守地返回京

都，刘义欣没听从。

魏军攻打济南，济南太守武进人萧承之率数百人抗拒魏兵。魏军大量集结，萧承之命令手下士兵隐蔽起来，打开城门。众人说："贼众我寡，怎能如此轻敌！"萧承之说："现在我们困守孤城，事情已极端危急；如果再向敌寇示弱，必然被敌寇屠杀，只有表现出强劲来等待敌寇才行。"魏国人怀疑济南有伏兵，就带兵离开了。

27 魏军包围夏国君主赫连定好几天，切断水源和粮草，夏国人马饥渴。十五日，夏国君主带领兵众冲下鹑觚原。魏国武卫将军丘眷攻打他们，夏兵大败，被杀一万多人。夏国君主身受重伤，单人匹马逃走，收聚剩余的军卒，驱使民众五万人，向西退保上邽。魏人俘获夏国君主的弟弟丹杨公乌视拔、武陵公秃骨以及公侯以下官员一百多人。这一天，魏兵乘胜前进攻击安定，夏国东平公乙斗弃城逃奔到长安，驱赶抢掠数千家民众，向西逃奔上邽。

28 十六日，魏将叔孙建攻打驻守在湖陆的竺灵秀，灵秀大败，被杀五千多人。叔孙建屯驻在范城。

29 十七日，魏国君主到达安定。十八日，回返，亲临平凉，挖掘壕沟包围平凉。安慰刚刚投降归附的人，赦免秦州、雍州的民众，恩赐免税七年的优待。夏国陇西守将投降魏国。

30 十九日，魏将安颉统领各路军队进攻滑台。

31 河西王沮渠蒙逊派尚书郎宗舒等人向魏国进贡，魏国君主和他们饮宴，握着崔浩的手给宗舒等人看，说："你们所听说的崔公，这就是他。他才能谋略的高妙，在当今无人可比。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向他咨询，预先陈说成功失败，就像符节契书相合一样，不曾误失过。"

32 魏以叔孙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诸军事。

33 魏尚书库结帅骑五千迎秦王暮末。秦卫将军吉毗以为不宜内徙，暮末从之，库结引还。

南安诸羌万余人叛秦，推安南将军、督八郡诸军事、广甯太守焦遗为主[1]，遗不从；乃劫遗族子长城护军亮为主，帅众攻南安。暮末请救于氐王杨难当。难当遣将军苻献帅骑三千救之，暮末与之合击诸羌。诸羌溃，亮奔还广甯，暮末进军攻之。以手令与焦遗使取亮，十二月，遗斩亮首出降，暮末进遗号镇国将军。秦略阳太守弘农杨显以郡降夏[2]。

34 辛酉，以长沙王义欣为豫州刺史，镇寿阳。寿阳士荒民散，城郭颓败，盗贼公行；义欣随宜经理，境内安业，道不拾遗，城府完实，遂为盛藩。芍陂久废[3]，义欣修治堤防，引河水入陂，溉田万余顷，无复旱灾。

35 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广阳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凉。

关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献于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赐代田，命斤膝行执酒以奉代田，谓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赐代田爵井陉侯，加散骑常侍、右卫将军，领内都幢将。

夏长安、临晋、武功守将皆走[4]，关中悉入于魏。魏主留巴东公延普镇安定，以镇西将军王斤镇长安。壬申，魏主东还，以奚斤为宰士[5]，使负酒食以从。

王斤骄矜不法，信用左右，调役百姓；民不堪命，南奔汉川者数千家[6]。魏主案治得实，斩斤以徇。

36 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皆下狱免官，兖州刺

史竺灵秀坐弃军伏诛。上见垣护之书而善之，以为北高平太守⑦。

彦之之北伐也，甲兵资实甚盛；及败还，委弃荡尽。府藏、武库为之空虚。他日，上与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问尚书库部郎顾琛："库中仗犹有几许！"琛诡对："有十万人仗。"上既问而悔之，得琛对，甚喜。琛，和之曾孙也。

37 彭城王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义康意犹怏怏，欲得扬州，形于辞旨；以弘弟昙首居中，为上所亲委，愈不悦。弘以老病，屡乞骸骨，昙首自求吴郡，上皆不许。义康谓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宜卧治！"昙首劝弘减府中文武之半以授义康，上听割二千人，义康乃悦。

【注释】

①广宁：在今甘肃漳县西南。

②略阳：在今甘肃秦安县。

③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建于春秋时期，又名龙泉陂。

④长安：在今陕西西安。 临晋：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 武功：在今陕西扶风县东南。

⑤宰士：负责皇上膳饮的职官，奚斤因军败被俘，魏帝让他任此职以羞辱他。

⑥汉川：在今陕西汉中县。

⑦北高平：在今山东邹平西南。

【译文】

32 魏国派叔孙建总管冀、青等四州诸军事。

33 魏国尚书库结率骑五千迎接秦王暮末，秦国卫将军吉毗认为不宜内迁，暮末听从了他的意见，库结引兵返回

南安各羌族部落一万余人反叛秦国，推举安南将军、督八郡诸军事、广甯太守焦遗为首领，焦遗不答应；羌人就劫持焦遗同族儿子长城护军焦亮为首领，率部众攻打南安。暮末向氐王杨难当求救。杨难当派将军苻献率骑兵三千救援南安，暮末与苻献合兵攻打各部羌人。羌人溃败，焦亮逃回广甯，暮末进军攻打。暮末用手令给焦遗让他攻取焦亮；十二月，焦遗斩了焦亮的头出城投降，暮末为焦遗加封镇国将军。秦国略阳太守弘农人杨显献出略阳郡投降夏国。

34 初九，皇帝任命长沙王刘义欣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寿阳土地荒芜民众流散，城墙颓坏，盗贼公然横行；刘义欣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治理，境内民众安居乐业，道不拾遗，城郭府库完好充实，于是成为强盛的藩镇。芍陂长期废坏，刘义欣修理堤坝，引黄河水流入芍陂，灌溉田地一万多顷，不再有旱灾。

35 十五日，夏国上谷公社干、广阳公度洛孤出城投降，魏国攻克平凉。

魏国关中侯豆代田在平凉找到奚斤、娥清等人，献给魏国君主。魏国君主把夏国君主的王后赐给豆代田，命奚斤跪下用膝盖行走，捧酒献给豆代田，对奚斤说："保全你的生命的人，是豆代田。"魏国君主赐封豆代田为井陉侯，加官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兼领内都幢将。

夏国长安、临晋、武功等处守将都逃走，潼关之内全部纳入魏国版图。魏国君主留下巴东公延普镇守安定，派镇西将军王斤镇守长安。二十日，魏国君主向东返回京城，让奚斤担任宰上，让他捧着酒食跟随左右。

王斤骄矜不遵守法度，纵容左右亲信，任意调动役使百姓；百姓不堪忍受，向南逃奔汉川的人有数千家。魏国君主查案属实，斩王斤示众。

36 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都被投入监狱免除官职，兖

州刺史竺灵秀因丢弃军队依法斩首。皇上见到垣护之的书而称赞他，让他担任北高平太守。

到彦之北伐时，盔甲兵器军需物资十分丰富；等到失败回来，丢弃得干干净净，国家府库、武器库因此空虚。有一天，皇上和群臣宴饮，有远方归降的人在坐。皇上问尚书库部郎顾琛："仓库中武器还有多少？"顾琛谎称："有十万人的兵器。"皇上问了之后就后悔了，得到顾琛的回答，很高兴。顾琛，是顾和的曾孙。

37 彭城王刘义康与王弘共同掌管尚书事务，刘义康心中还怏怏不快，想得到扬州刺史的职位，在言辞上毫不掩饰；又因为王弘的弟弟王昙首身居朝廷中枢，受到皇上的亲信重任，更不高兴。王弘因年老有病，屡次乞求皇上恩准他退休回乡，王昙首自己要求到吴郡任职，皇上都不允许。刘义康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天下难道应该躺着治理！"王昙首劝王弘削减其府中文武官员的一半交给刘义康，皇上允许分出二千人，刘义康才高兴。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纪四　起重光协洽，尽旃蒙大渊献，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

元嘉八年

1 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兴。

2 丙申，檀道济等自清水救滑台，魏叔孙建、长孙道生拒之。丁酉，道济至寿张，遇魏安平公乙旃眷[1]，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击，大破之；转战至高梁亭[2]，斩魏济州刺史悉烦库结[3]。

3 夏主击秦将姚献，败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韦伐帅众一万攻南安。城中大饥，人相食。秦侍中·征虏将军出连辅政·侍中·右卫将军乞伏延祚、吏部尚书乞伏跋跋逾城奔夏；秦王暮末穷蹙，舆榇出降[4]，并沮渠兴国送于上

邺。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广宁[5]，泣谓其父遗曰："大人荷国宠灵，居藩镇重任。今本朝颠覆，岂得不率见众唱大义以殄寇雠！"遗曰："今主上已陷贼庭，吾非爱死以忘义，顾以大兵追之，是趣绝其命也。不如择王族之贤者，奉以为主而伐之，庶有济也。"楷乃筑坛誓众，二旬之间，赴者万余人。会遗病卒，楷不能独举事，亡奔河西。

4 二月，戊午，以尚书右仆射江夷为湘州刺史[6]。

5 檀道济等进至济上，二十余日间，前后与魏三十余战，道济多捷。军至历城，叔孙建等纵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草谷，道济军乏食，不能进；由是安颉、司马楚之等得专力攻滑台，魏主复使楚兵将军王慧龙助之。朱脩之坚守数月，粮尽，与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台，执脩之及东郡太守申谟[7]，虏获万余人。谟，钟之曾孙也[8]。

6 癸酉，魏主还平城，大飨，告庙，将帅及百官皆受赏，战士赐复十年。

于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饿死。尚书令刘絜言于魏主曰："自顷边寇内侵，戎车屡驾；天赞圣明，所在克殄；方难既平，皆蒙优锡。而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实经世之大本，府库之所资。今自山以东，遍遭水害，应加哀矜，以弘覆育。"魏主从之，复境内一岁租赋。

7 檀道济等食尽，自历城引还；军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众恟惧，将溃。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军见之，谓道济资粮有余，以降者为妄而斩之。时道济兵少，魏兵甚盛，骑士四合。道济命军士皆

被甲，己白服乘舆，引兵徐出。魏人以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济全军而返。

青州刺史萧思话闻道济南归，欲委镇保险[9]，济南太守萧承之固谏，不从。丁丑，思话弃镇奔平昌[10]；参军刘振之戍下邳[11]，闻之，亦委城走。魏军竟不至，而东阳积聚已为百姓所焚。思话坐征，系尚方[12]。

【注释】

①乙旃眷：魏献帝命其叔父的后裔为乙旃氏，此为乙旃氏之来源。

②高梁亭：地址不详，当在今山东东平县或东阿县境。

③济州：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

④榇(chèn 衬)：棺材。

⑤太子司直：负责纠劾官僚及统率府兵。

⑥湘州：在今湖南长沙市。

⑦东郡：郡治在白马，即滑台地区，在今河南滑县。

⑧钟：中钟，事见本书卷95、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

⑨镇：指青州州治所在的东阳城，即今山东益都县东南。

⑩平昌：在今山东诸城县。

⑪下邳：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

⑫尚方：负责制办宫廷器物的官职及其机构。

【译文】

宋纪四　起公元431年，止公元435年，共五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

元嘉八年(辛未，公元431年)

1 春，正月，初一，燕国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天兴。

2 十五日，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等人从清水出发援救滑台，魏国寿光侯叔孙建、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抵抗他们。十六日，檀道济到达

寿张，遭遇魏国安平公乙旃眷，檀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力攻击，大败乙旃眷；接着转战到高梁亭，斩杀魏国济州刺史悉烦库结。

3 夏国君主赫连定攻打秦国将领姚献，打败了他；于是派他叔父北平公赫连韦伐率军一万人攻打南安。南安城中严重饥荒，人与人相啖。秦国侍中·征虏将军出连辅政·侍中·右卫将军乞伏延祚、吏部尚书乞伏跋跋翻越城墙逃奔夏国；秦王乞伏暮末走投无路，用车子载着棺材出城投降，连同沮渠兴国送到上邽。秦国的太子司直焦楷逃奔广宁，哭着对他父亲焦遗说："父亲大人身受国家宠爱和重任，身居藩镇重任。现在本朝已经倾覆，怎能不率领军众倡导大义，消灭寇仇呢！"焦遗说："现在君主已身陷贼人庭院，我不是爱死而忘了大义，但是用大兵追赶敌人，这只会加速断送君主的性命。不如选择王族中的贤人，尊奉为君主来讨伐敌人，或许还有成功的希望。"焦楷于是筑起高台集中军士盟誓，二十天之间，赶来的人一万余。不巧焦遗病故，焦楷不能独立发动这项大事，逃亡投奔河西王。

4 二月，初七，皇帝任命尚书右仆射江夷担任湘州刺史。

5 檀道济等人进军到济水岸边，二十多天的时间中，前后与魏军作战三十多次，檀道济大多获胜。宋军抵达历城，魏国叔孙建等人派轻装骑兵往来截击，或前或后，焚烧宋军粮草，檀道济的军队缺乏粮食，不能继续前进。因此魏国冠军将军安颉、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等人能集中力量攻打滑台，魏国君主又让楚兵将军王慧龙增援安颉。守将朱脩之坚守数月，粮食吃光，与士卒一起用烟熏出老鼠充饥。初十，魏军攻克滑台，活捉朱脩之和东郡太守申谟，虏获一万多人。申谟，是申钟的曾孙。

6 二十二日，魏国君主回到平城，大摆宴席犒赏将士，祭告祖庙，将帅及文武百官都受到奖赏，战士一律恩赐免除十年赋税。

这时候魏国南部边境地区发生大水，民众大多饿死。尚书令刘

絜对魏国君主说："最近边境敌寇内侵，军车屡次出动；上天赞助圣明的君主，所到之处都消灭了敌人；四方的敌难已经平定，将士百官都蒙受优厚赏赐。但郡县方国的百姓，虽然没有参加征讨，但辛勤从事农桑，来供应军队和国家的需要，他们实在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国家仓库的来源。现在自恒山以东，普遍遭受水害，应加以哀怜和同情，以光大皇上覆护养育的恩德。"魏国君主听从了他，免除境内一年的租赋。

7 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等人粮食吃光，从历城率军返回；军士中有逃亡投降魏国的人，把情况全部告诉了魏军。魏人追赶檀道济，宋军人心慌慌，即将溃散。檀道济夜里吆喝着用斗量沙，把所剩余的少量粮米覆盖在沙堆上。到早上，魏军看到覆粮的沙堆，以为道济粮食足足有余，认为投降的人谎报军情，杀了他。当时檀道济兵少，而魏军很多，骑兵从四面会合包围过来。檀道济命军士都披上盔甲，自己穿着白色服装乘车，带兵慢慢出发。魏人以为有伏兵，不敢逼近，并稍稍后退，檀道济才得以保全军队，平安返回。

青州刺史萧思话听说檀道济返回南方，打算放弃东阳城凭据险要自保，济南太守萧承之坚决劝阻，萧思话不听。二十六日，萧思话放弃东阳城逃奔平昌；参军刘振之戍守下邳，听说此事，也放弃下邳城逃走。魏军竟然没有到来，但东阳城内积聚的粮草已被百姓焚烧了。萧思话因罪被召回京城，囚禁在尚方。

8 燕王立夫人慕容氏为王后。

9 庚戌[1]，魏安颉等还平城[2]。魏主嘉朱脩之守节，妻以宗女。

初，帝之遣到彦之也，戒之曰："若北国兵动，先其未

至，径前入河；若其不动，留彭城勿进[3]。”及安颉得宋俘，魏主始闻其言。谓公卿曰：“卿辈前谓我用崔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始皆自谓逾人，至于归终，乃不能及。”

司马楚之上疏，以为诸方已平，请大举伐宋，魏主以兵久劳，不许。征楚之为散骑常侍，以王慧龙为荥阳太守[4]。

慧龙在郡十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归附者万余家。帝纵反间于魏，云：“慧龙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执司马楚之以叛。”魏主闻之，赐慧龙玺书曰：“刘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复遣刺客吕玄伯刺之，曰：“得慧龙首，封二百户男，赏绢千匹。”玄伯诈为降人，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使人探其怀，得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耳。”释之。左右谏曰：“宋人为谋未已，不杀玄伯，无以制将来。”慧龙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义为扞蔽，又何忧乎！”遂舍之。

10 夏，五月，庚寅，魏主如云中[5]。

11 六月，乙丑，大赦。

12 夏主杀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13 夏主畏魏人之逼，拥秦民十余万口，自冶城济河[6]，欲击河西王蒙逊而夺其地。吐谷浑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宁州刺史拾虔帅骑三万，乘其半济，邀击之，执夏主定以归，沮渠兴国被创而死。拾虔，树洛干之子也。

14 魏之边吏获柔然逻者二十余人，魏主赐衣服而遣之。

柔然感悦。闰月,乙未,柔然敕连可汗遣使诣魏,魏主厚礼之。

15 魏主遣散骑侍郎周绍来聘,且求昏;帝依违答之。

16 荆州刺史江夏王义恭[7],年寖长,欲专政事,长史刘湛每裁抑之,遂与湛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诘让义恭,且和解之。是时,王华、王昙首皆卒,领军将军殷景仁素与湛善,自帝以时贤零落,征湛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共参政事。以雍州刺史张邵代湛为抚军长史[8]、南蛮校尉。

顷之,邵坐在雍州营私蓄聚,赃满二百四十五万,下廷尉,当死。左卫将军谢述上表,陈邵先朝旧勋,宜蒙优贷。帝手诏酬纳,免邵官,削爵土。述谓其子综曰:"主上矜邵夙诚,特加曲恕,吾所言谬会,故特见酬纳耳。若此迹宣布,则为侵夺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综对前焚之。帝后谓邵曰:"卿之获免,谢述有力焉。"

【注释】

①庚戌:二月无此日,疑有误。

②平城:在今山西大同市。

③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市。

④荥阳:在今河南荥阳县。

⑤云中: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

⑥治城:原作"治城",据甲十一行本改。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北。

⑦荆州: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

⑧雍州: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

【译文】

8 燕国国王把夫人慕容氏立为皇后。

9 庚戌日，魏国冠军将军安颉等人回到平城。魏国君主嘉许滑台守将朱脩之坚守气节，用皇族宗室的女儿给他做妻子。

当初，皇帝派遣到彦之时，告诫他说："如果北国军队出动，抢先在他们未赶到之前，直接前进进入黄河；如果他们不出动，你就停在彭城不要前进。"等到安颉抓获宋军俘虏，魏国君主才听说这个话。对公卿说："你们以前说我用崔浩的计谋是错的，惊怕恐惧，顽固劝阻。常常获胜的人，开始时都自以为超过别人，直到最后，才知道赶不上别人。"

魏国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上疏，认为各方面的敌军都已平定，请求大举发兵讨伐宋国。魏国君主因为军队长久辛劳，没有同意。把司马楚之征召回朝担任散骑常侍，任命王慧龙为荥阳太守。

王慧龙在荥阳郡十年，农业和战备同时进行治理，名声和成绩广为传扬，归往依附的人有一万多家。皇帝派人到魏国进行挑拨反间，说："王慧龙自认为功劳高而地位低，想引宋兵入侵乘机捉住司马楚之背叛魏国。"魏国君主听说此话，赐给王慧龙一封加盖皇帝印玺的信说："刘义隆把将军看得像老虎一样害怕，想靠中伤来加害将军；我自然明白这一点。没根据的风言风语，我想不值得介意。"皇帝又派刺客吕玄伯暗杀王慧龙，说："得到王慧龙的头，封你为二百户的男爵，赏给绢绸一千匹。"吕玄伯诈称是宋军降兵，请求屏退众人，有话要对王慧龙单独说，王慧龙心生怀疑，让人摸玄伯怀中，搜出一把一尺长的刀。吕玄伯叩头请处死，王慧龙说："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主子行事的。"就放了他。王慧龙左右的人劝阻说："宋国人的阴谋还没结束，不杀了玄伯，就无法制止将来的刺客。"王慧龙说："死生都是命中注定，他又怎能害得到我！我用仁义做掩护，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于是放了吕玄伯。

10 夏，五月，十一日，魏国君主到达云中。

11 六月，十六日，皇帝宣布大赦。

12 夏国君主杀了秦国国王乞伏暮末及其王族五百人。

13 夏国君主害怕魏国军队攻逼，胁迫秦国民众十余万人，从冶城渡过黄河，想攻打河西王沮渠蒙逊，并夺取他的土地。吐谷浑国王慕璝派益州刺史慕利延、宁州刺史拾虔率骑兵三万，乘夏国人正在渡河的时候，拦腰截击，活捉夏国君主赫连定返回，沮渠兴国身受重伤而死。拾虔，是前任国王慕容树洛干的儿子。

14 魏国的边境官吏俘获柔然巡逻兵二十多人，魏国君主赏给衣服，然后送他们回去。柔然人既感动又高兴。闰六月，十六日，柔然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派使节到魏国朝见，魏国君主优厚礼遇他们。

15 魏国君主派散骑侍郎周绍前来访问，同时向宋国求婚，皇帝含含糊糊回答了他。

16 荆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年龄渐大，想独自掌管政务，负责替他管理政事的长史刘湛常常抑止他，因此和刘湛有了嫌隙。皇帝心里看重刘湛，派人责备刘义恭，并且和解他们的关系。这时，王华、王昙首都死了，领军将军殷景仁向来与刘湛友善，建议皇帝因当时贤能纷纷逝去，召刘湛担任太子詹事，加官给事中，共同参与朝廷政务。让雍州刺史张邵代替刘湛任抚军长史、南蛮校尉。

不久，张邵在雍州营私舞弊，聚敛财物，赃款达二百四十五万，交廷尉审理，判处死刑。左卫将军谢述上书，陈述张邵在前朝的旧有功勋，应受优待和宽恕。皇帝亲手写了诏书采纳谢述的意见，罢免张邵官职，削除张邵的封地。谢述对他儿子谢综说："皇上怜恤张邵从前多年的忠诚，特地违背常法加以宽恕，我所说的话碰巧合了皇上的心意，所以才被接纳了。如果这个事宣扬出去，就是侵夺皇上恩德，是最不可做的事情。"让谢综当面把奏章烧掉。皇帝后来对张邵说："你的获免，谢述在当中出了不少力。"

17 秋，七月，己酉，魏主如河西[1]。

18 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逊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19 吐谷浑王慕璝遣侍郎谢太宁奉表于魏，请送赫连定。己丑，魏以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

20 左仆射临川王义庆固求解职；甲辰，以义庆为中书令，丹杨尹如故[2]。

21 九月，癸丑，魏主还宫。庚申，加太尉长孙嵩柱国大将军[3]，以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道生性清俭，一熊皮涂泥[4]，数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历颂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22 魏主欲选使者诣河西，崔浩荐尚书李顺，乃以顺为太常，拜河西王蒙逊为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行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凉王，王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册曰："盛衰存亡，与魏升降。北尽穷发，南极庸、岷[5]，西被崐岭，东至河曲[6]，王实征之，以夹辅皇室。置将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如汉初诸侯王故事。

23 壬申，魏主诏曰："今二寇摧殄，将偃武修文，理废职，举逸民。范阳卢玄[7]、博陵崔绰[8]、赵郡李灵[9]、河间邢颖[10]、勃海高允[11]、广平游雅[12]、太原张伟等[13]，皆贤隽之胄，冠冕周邦[14]。《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差次叙用。崔绰以母老固辞。玄等皆拜中书博士。玄，谌之曾孙[15]；灵，顺之从父兄也。

玄舅崔浩，每与玄言，辄叹曰："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16]。"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浩不从，由是得罪于众。

24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17]："反逆者族；其余当死者听入金、马赎罪；杀人者听与死家牛马、葬具以平之；盗官物，一备五；私物，一备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决辞讼，无系讯连逮之苦，境内安之。太祖入中原[18]，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删定，务崇简易。季年被疾，刑罚滥酷；太宗承之[19]，吏文亦深。冬，十月，戊寅，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沈诸渊。初令官阶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阙左悬登闻鼓以达冤人。

25 魏主如漠南[20]。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干帅所部数万骑[21]，驱鹿数百万头，诣魏主行在[22]。魏主大猎以赐从官。十二月，丁丑，还宫。

26 是岁，凉王改元义和。

27 林邑王范阳迈寇九德[23]，交州兵击却之[24]。

【注释】

①河西：指今甘肃、青海两省境内的黄河以西地区，即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一带。

②丹杨：指宋国京城建康，即今江苏省南京市。

③柱国大将军：柱国大将军的官号自此开始出现，为最高级别的将军称号。

④鞔泥：披在马匹身上的皮制品，起遮挡泥土的作用，古名叫做 鞔(chàn 颤)。

⑤庸：上庸，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 岷：岷山，在今四川松潘县境内。

⑥河曲：指今青海东南部的黄河弯曲地区。

⑦范阳：在今河北涿县。

⑧博陵：在今河北安平县。

⑨赵郡：在今河北省赵县。

⑩河间：在今河北省献县。

⑪勃海：在今河北省南皮县。

⑫广平：在今河北省鸡泽县。

⑬太原：在今山西省太原市。

⑭周邦：即州邦。胡三省注曰，周为州的误字。

⑮谌：卢谌，人名，活动在东晋前期的后赵境内，冉闵之败时，死于乱兵之中。

⑯子真：卢玄的字。

⑰魏昭成帝：北魏前身代国国王拓跋什翼犍，公元 338 至 376 年在位，谥号为昭成帝。

⑱太祖：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公元 386 至 408 年在位。

⑲太宗：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公元 408 年至 423 年在位。

⑳漠南：蒙古高原大沙漠之南。

㉑敕勒：即高车，北方民族之一。 莫弗：敕勒人称其酋长为莫弗。 库若干：人名，即这位莫弗的名字。

㉒行在：古时称皇帝离开京城外出时的临时驻扎地叫行在，即出行时所在之地的意思。

㉓九德：在今越南义安省荣市。

㉔交州：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

【译文】

17 秋，七月，初一日，魏国君主到达河西地区。

18 八月，初七，河西王蒙逊派儿子沮渠安周到魏国做人质性侍

从。

19 吐谷浑国王慕璝派侍郎谢太宁到魏国献上奏章，表示愿意遣送赫连定给魏国。十一日，魏国任命慕璝为大将军和西秦王。

20 左仆射临川王刘义庆执意请求解除职务；二十六日，皇帝任命刘义庆为中书令，丹杨尹一职照旧不变。

21 九月，初六，魏国君主回到王宫。十三日，给太尉长孙嵩增加柱国大将军称号，任命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长孙道生性格清淡节俭，一张熊皮做的鞯泥，几十年没更换，魏国君主让歌乐官歌颂群臣时说："要像崔浩那样富有智慧，要像道生那样清正廉洁。"

22 魏国君主想选择使者出访河西，崔浩推荐尚书李顺，魏国君主就任命李顺为太常，前往河西宣布任命河西王蒙逊为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兼行征西大将军职权、凉州牧、凉王、统治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个郡；册命的诏书说："盛衰存亡，与魏国一起升降。北到北极的不毛之地，南至上庸、岷山，西至昆仑山，东面到朔方河曲地区，凉王都要征讨统治，以辅佐魏国皇室。凉王可设置将相、各种公卿、各种官职，可代表皇帝下令封官授爵，可树立天子专用的旌旗，出入可以戒严净街，像西汉初年诸侯王享有特权的旧例。"

23 二十五日，魏国君主下诏宣布："现在秦、夏两个敌寇已被摧毁消灭，我国将要停息军事行动而发展文化事业，清理荒废的政务，举荐隐逸的人才。范阳人卢玄、博陵人崔绰、赵郡人李灵、河间人邢颖、勃海人高允、广平人游雅、太原人张伟等，都是贤能俊杰的后裔，德才在当地州郡非常突出。《周易》说：'我有美好酒杯，我与你同享共饮。'像卢玄这样的人，都要命各州郡按礼仪送到京城。"于是征召卢玄等人和各州郡输送的人才数百名，按等级任命官职。崔绰因母亲年老而坚决辞让。卢玄等人都拜为中书博士。卢玄，是卢谌的曾孙；李灵，是李顺的堂兄。

卢玄舅父崔浩，每次与卢玄谈话，总是感叹说："面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崔浩想大规模整顿士人的高下等级，明白地辨别姓氏宗族。卢玄制止他说："那些创立制度建立事业，各自都有其相应的时机；现在乐意做这种事的人，能有几人！应该再三思考啊。"崔浩不听，因此崔浩得罪了许多人。

24 当初，魏国昭成帝开始制定法令："反叛的人要诛灭全族；其余犯罪应处死刑者允许缴纳金钱、马匹来赎罪；杀人者允许他给死者家属牛马、葬具以平息恩怨；盗窃官家财物，一赔五；偷拿私人财物，一赔十。"当时由四部大人共同坐在王庭中裁决诉讼，没有关押刑讯牵连株连之苦，境内安定。魏太祖进入中原之后，不满意前代律令的严厉繁密，命令三公郎王德删削改定，一切以简单易行为原则。太祖晚年有病，刑罚过滥且很严酷；魏太宗继承了这种做法，官吏办案也更严酷。这年，十月，初一，魏世祖命崔浩改定法令，除去五年四年的徒刑，增加一年的徒刑；用巫术害人者，判他背着黑羊、抱着狗沉到深渊中去。开始规定有九品以上官职的人可以用官爵赎去刑罚。妇女当受刑罚但怀孕了的人，生产以后一百天才执行。宫门左侧悬挂"登闻鼓"，使有冤屈的人击鼓鸣冤。

25 魏国君主到大漠南边。十一月，初十，北方敕勒人的酋长库若干率领部下数万骑，驱赶野鹿数百万头，到达魏帝的驻扎地。魏国君主大规模围猎来赏赐随从官员。十二日，初一，魏国君主回到王宫。

26 这一年，凉王改年号为义和。

27 林邑王范阳迈侵犯九德，交州军队击退了他。

九　年

1 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窦氏为皇太后[1]，立贵人

赫连氏为皇后[2]，子晃为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

2 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为太子。

3 三月，庚戌，卫将军王弘进位太保，加中书监。丁巳，征南大将军檀道济进位司空，还镇寻阳[3]。

4 壬申，吐谷浑王慕璝送赫连定于魏，魏人杀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献捷王府，爵秩虽崇而土不增廓，车旗既饰而财不周赏；愿垂鉴察。"魏主下其议。公卿以为："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为己有，而贪求无厌，不可许也。"魏主乃诏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陇西之地[4]，朕即与之，乃是裂土，何须复廓。西秦款至，绵绢随使疏数，临时增益，非一赐而止也。"自是慕璝贡使至魏者稍简。

5 魏方士祁纤奏改代为万年[5]，以代尹为万年尹，代令为万年令。崔浩曰："昔太祖应天受命，兼称代魏以法殷商。国家积德，当享年万亿，不待假名以为益也。纤之所闻，皆非正义，宜复旧号。"魏主从之。

6 夏，五月，壬申，华容文昭公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轻率少威仪。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虽贵显，不营财利；及卒，家无余业。帝闻之，特赐钱百万，米千斛。

7 魏主治兵于南郊，谋伐燕。

8 帝遣使者赵道生聘于魏。

9 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改领扬州刺史。

10 诏分青州置冀州[6]，治历城[7]。

11 吐谷浑王慕璝遣其司马赵叙入贡，且来告捷。

12 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录尚书事，时晃才五岁。又遣左仆射安原、建宁王崇等屯漠南以备柔然。

13 辛卯，魏主遣散骑常侍邓颖来聘。

14 乙未，以吐谷浑王慕璝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进爵陇西王，且命慕璝悉归南方将士先没于夏者[8]，得百五十余人。

又加北秦州刺史杨难当征西将军。难当以兄子保宗为镇南将军，镇宕昌[9]；以其子顺为秦州刺史，守上邽[10]。保宗谋袭难当，事泄，难当囚之。

15 壬寅，以江夏王义恭为都督南兖等六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为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竟陵王义宣为中书监，衡阳王义季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荆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广远，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遗诏令诸子居之。上以义庆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于社稷[11]，故特用之。

16 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12]。庚申，遣安东将军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13]，运攻具，出南道[14]，会和龙[15]。魏主至辽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师。己巳，魏主至和龙。

17 庚午，以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太子詹事刘湛为领军将军。

【注释】

①保太后窦氏:魏世祖的保姆,因幼年时照顾世祖很好,世祖感恩,故尊之为皇太后,但在封建社会这是违背礼仪的举动。

②赫连氏:夏国君主赫连勃勃的女儿。

③寻阳:在今江西省九江市。

④西秦王:指慕璝。 金城:在今甘肃省兰州市。枹罕:在今甘肃省临夏县。陇西:在今甘肃省陇西县。

⑤代:在今河北省蔚县。

⑥冀州:本应在今河北省一带,南朝宋设为侨置之州,下辖九个郡:广川、平原、清河、乐陵、魏郡、河间、顿丘、高阳、勃海,实际地区在今黄河、济水之间。

⑦历城:在今山东省济南市。

⑧南方将士先没于夏者:指东晋时候夏国夺取关中时俘虏的南方将士,事见公元418年,本书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卷118。

⑨宕昌:在今甘肃省宕昌县。

⑩上邽:在今甘肃省天水市。

⑪烈武王:指前临川王刘道规,刘裕的弟弟,刘义庆的父亲。

⑫濡水:即今河北省东北部的滦河。

⑬密云:在今北京市密云县,北魏道武帝皇始二年始置。

⑭南道:即曹操北征乌桓部落时的卢龙道,参见本书公元207年。

⑮和龙:北燕的都城,在今辽宁省朝阳市。

【译文】

九年(壬申年,公元432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君主尊奉保太后窦氏为皇太后,把贵人赫连氏立为皇后,儿子拓跋晃立为皇太子;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延和。

2 燕国国王把慕容王后所生的儿子冯王仁立为太子。

3 三月,初六,卫将军王弘晋升官位为太保,加官为中书监。十三日,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晋升官位为司空,回到寻阳镇守。

4 二十八日,吐谷浑国王慕璝将赫连定送到魏国,魏人杀了赫连

定。慕璝上书说："臣俘获僭越叛逆的赫连定，进献到大王府上，陛下赏赐的官爵虽崇高，但土地并没增加，车旗虽已加上显示等级的装饰，但财物并没有多给赏赐；希望陛下给予明察。"魏国君主把他的要求交给大臣们讨论。公卿大臣认为："慕璝所献来的只有一个赫连定而已，塞外的民众都为他所有，却贪求无厌，不能允许他的请求。"魏国君主于是下诏说："西秦王所得到的金城、枹罕、陇西等地域，朕当即给了你，这已是划分土地给你，何须再扩大？西秦诚心前来归附，布匹绸缎跟着使者来往次数的多少，临时增加，并不是一次赏赐就停止的。"从此慕璝派进贡使者到魏国也稍稍怠慢。

5 魏国方士祁纤上奏请求把代改为万年，把代尹改为万年尹，代令改为万年令。崔浩说："从前太祖顺应天命，兼称国名为代魏来效法殷商的称呼。我们国家积存功德，当享年万亿，不用假借名称以为得益。祁纤的奏报，都不是正当义理，应恢复旧有名号。"魏国君主听从了崔浩的意见。

6 夏，五月，二十九日，华容文昭公王弘死。王弘聪明敏锐，有自己的见解，但举止轻率，缺少威严仪表。性格狭隘偏激，喜欢贬低侮辱别人，人们因此对他很不满。他虽然地位显贵，但不营求财利；到他死时，家里没有剩余的家产。皇帝听说此事，特地赐给他家钱一百万，米一千斛。

7 魏国君主在京城南郊训练军队，谋划讨伐燕国。

8 皇帝派使者赵道生访问魏国。

9 六月，初五，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改兼扬州刺史。

10 皇帝下诏从青州分出部分地区设置为冀州，治所在历城。

11 吐谷浑国王慕璝派他的司马赵叙前来进贡，并且来报告擒获赫连定的捷报。

12 十七日，魏国君主进攻燕国。命太子拓跋晃录尚书事，当时拓跋晃才五岁。又派左仆射安原、建宁王拓跋崇等人屯守漠南，防备柔然。

13 十八日，魏国君主派散骑常侍邓颖前来访问。

14 二十二日，皇帝任命吐谷浑国王慕璝为都督西秦·河州·沙州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州二州刺史，进爵为陇西王，并命慕璝将以前被夏国俘获的南方将士全部归还，得到一百五十多人。

又给北秦州刺史杨难当加官征西将军。杨难当让哥哥的儿子杨保宗为镇南将军，镇守宕昌；让儿子杨顺为秦州刺史，镇守上邽。杨保宗企图袭击杨难当，事情泄漏，杨难当囚禁保宗。

15 二十九日，皇帝任命江夏王刘义恭为都督南兖州等六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为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竟陵王刘义宣为中书监，衡阳王刘义季为南徐州刺史。当初，高祖刘裕认为荆州地处长江上游的重要地位，土地广阔，距京城又远，当地物资兵力占朝廷的半数，所以留下诏书命令由诸子中的一位镇守荆州。皇上因为刘义庆在宗室中才能卓越，并且其父烈武王刘道规对国家有很大功劳，所以特地任用他镇守荆州。

16 秋，七月，十七日，魏国君主到达濡水。十八日，派安东将军奚斤征发幽州民众和密云的丁零人一万多人，运输攻城器具，从南道出发，到和龙会合。魏国君主到达辽西，燕王派他的侍御史崔聘献上牛和酒犒劳魏军。二十七日，魏国君主到达和龙。

17 二十八日，皇帝任命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太子詹事刘湛为领军将军。

18 益州刺史刘道济[1]，粹之弟也，信任长史费谦、别驾张熙等，聚敛兴利，伤政害民，立官冶，禁民鼓铸而贵卖铁

器，商贾失业，吁嗟满路。

流民许穆之，变姓名称司马飞龙，自云晋室近亲，往依氐王杨难当。难当因民之怨，资飞龙以兵，使侵扰益州。飞龙招合蜀人，得千余人，攻杀巴兴令[2]，逐阴平太守[3]；道济遣军击斩之。

道济欲以五城人帛氐奴[4]、梁显为参军督护，费谦固执不与。氐奴等与乡人赵广构扇县人，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5]，聚众得数千人，引向广汉[6]；道济参军程展会治中李抗之将五百人击之，皆败死。巴西人唐频聚众应之[7]，赵广等进攻涪城[8]，陷之。于是涪陵、江阳、遂宁诸郡守皆弃城走[9]，蜀土侨、旧俱反。

19 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10]。魏主发其民三万穿围堑以守和龙。崇，绩之子也[11]。

八月，燕王使数万人出战，魏昌黎公丘等击破之，死者万余人。燕尚书高绍帅万余家保羌胡固[12]，辛巳，魏主攻绍，斩之。平东将军贺多罗攻带方[13]，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攻建德[14]，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攻冀阳[15]，皆拔之。

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还，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16]。

燕尚书郭渊劝燕王送款献女于魏，乞为附庸。燕王曰："负衅在前，结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图也。"

魏主之围和龙也，宿卫之士多在战陈，行宫人少。云中镇将朱脩之谋与南人袭杀魏主，因入和龙，浮海南归；以告冠军将军毛脩之，毛脩之不从，乃止。既而事泄，朱脩

之逃奔燕。魏人数伐燕,燕王遣脩之南归求救。脩之泛海至东莱[17],遂还建康,拜黄门侍郎。

20 赵广等进攻成都,刘道济婴城自守。贼众屯聚日久,不见司马飞龙,欲散去。广惧,将三千人及羽仪诣阳泉寺[18],诈云迎飞龙。至,则谓道人枹罕程道养曰:"汝但自言是飞龙,则坐享富贵;不则断头!"道养惶怖许诺。广乃推道养为蜀王、车骑大将军、益·梁二州牧,改元泰始,备置百官。以道养弟道助为骠骑将军、长沙王,镇涪城;赵广、帛氐奴、梁显及其党张寻、严遐皆为将军,奉道养还成都,众至十余万,四面围城。使人谓道济曰:"但送费谦、张熙来,我辈自解去。"道济遣中兵参军裴方明、任浪之各将千余人出战,皆败还。

21 冬,十一月,乙巳,魏主还平城。

22 壬子,以少府中山甄法崇为益州刺史。

【注释】

①益州: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

②巴兴:在今四川省蓬溪县。

③阴平:在今四川省江油县东北。

④五城:在今四川省中江县东南。

⑤阳泉山:在今四川省绵阳县境。

⑥广汉:在今四川省广汉县北。

⑦巴西:在今四川省阆中县。

⑧涪城:在今四川省三台县。

⑨涪陵:在今四川省涪陵县东北。 江阳:在今四川省彭山县东。 遂宁:在今四川省射洪县南。

⑩石城：在今辽宁省凌源县西南。

⑪绩：李绩因直言被贬官，参见本书卷100，晋穆帝升平四年，公元360年。

⑫羌胡固：今地不详。

⑬带方：在今辽宁省义县北。

⑭建德：在今辽宁省锦州市境内。

⑮冀阳：今地不详，疑在今辽宁省凌源县一带。

⑯营丘：在今辽宁省朝阳市东。 成周：在今辽宁省西南部。 辽东：在今辽宁省辽阳市。 乐浪：在今辽宁省义县北。 玄菟：在今辽宁省沈阳市东。

⑰东莱：在今山东省掖县。

⑱阳泉寺：在阳泉山中的寺庙。

【译文】

18 益州刺史刘道济，是刘粹的弟弟，信任长史费谦、别驾张熙等人，聚敛财物谋取私利，损伤政务危害百姓，设立官办冶铁所，禁止百姓冶铸铁器而抬高价格贵卖铁器，使商人失业，百姓怨声载道。

流民许穆之，改姓名叫司马飞龙，自称是晋代皇室的近亲，前往依靠氐王杨难当。杨难当利用百姓的怨恨，用军队资助司马飞龙，让他侵扰益州。司马飞龙招集蜀人，得一千多人，攻杀巴兴县令，赶走阴平太守；刘道济派军队前去攻打杀了他。

刘道济想让五城人帛氐奴、梁显担任参军督护，费谦坚决把持住不给他们。帛氐奴等人与同乡赵广煽动五城县的人，欺骗说司马飞龙殿下还在阳泉山中，聚集民众得到数千人，带领他们奔向广汉；刘道济的参军程展会同冶中李抗之率五百人攻打他们，都战败而死。巴西人唐频聚众响应帛氐奴等，赵广等人进攻涪城，攻陷了涪城。于是涪陵、江阳、遂宁等郡守将都弃城逃走，蜀地土人和侨民都反叛。

19 燕国石城太守李崇等十个郡向魏国投降。魏国君主发动其民众三万人挖掘壕沟，守卫和龙城。李崇，是李绩的儿子。

八月，燕王派数万人出城迎战，魏国昌黎公丘等人打败燕军，燕军死者一万多人。燕国尚书高绍率一万多家守卫龙城；初九，魏国君主攻进高绍，杀了他。魏国平东将军贺多罗攻打带方城，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攻打建德城，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攻打冀阳，都攻克了。

九月，十四日，魏国君主带兵西还，迁移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个郡的民众三万家到幽州。

燕国尚书郭淵劝燕王向魏国表示诚意奉献美女，乞求作为附庸国。燕王说："仇衅早已形成，结怨也已很深，投降依附，是自取灭亡，不如坚守城池，重新打算。"

魏国君主包围和龙时，值夜保卫的士兵多在战场前线，行宫中人少。云中镇守将军朱脩之企图与南方人袭杀魏国君主，趁势进入和龙，坐船从海上返回南方；他把这计划告诉冠军将军毛脩之，毛脩之不同意，只好停止。不久事情泄漏，朱脩之逃奔燕国。魏人多次攻打燕国，燕王派朱脩之南归求救。朱脩之坐船从海上到达东莱，终于回到建康，皇帝拜他为黄门侍郎。

20 赵广等人进攻成都，刘道济据城自守。贼寇士众屯聚日子一久，不见司马飞龙，想散伙离去。赵广害怕，带三千人和仪仗到阳泉寺，谎称是迎接司马飞龙。到了阳泉寺，就对道人枹罕人程道养说："你只要自称是司马飞龙，则坐享富贵；不听从就断你的头！"程道养害怕，就答应了。赵广于是推举程道养为蜀王、车骑大将军、益·梁二州牧，改年号为泰始，全面设置文武百官。让程道养弟弟程道助任骠骑将军、长沙王，镇守涪城；赵广、帛氏奴、梁显及其同党张寻、严遐都当将军，奉送程道养回成都，聚众达十多万，从四面包围成都城。派人对刘道济说："只要送费谦、张熙来，我们自然解散离去。"刘道济派中兵参军裴方明、任浪之各带一千多人出城迎战，都战败而回。

21 冬，十一月，初四，魏国君主回到平城。

22 十一日，皇帝任命少府中山人甄法崇为益州刺史。

23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长乐公崇，崇于兄弟为最长。及即位，立慕容氏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镇肥如[1]。崇母弟广平公郎、乐陵公邈相谓曰："今国家将亡，人无愚智皆知之。王复受慕容氏之谮，吾兄弟死无日矣。"乃相与亡奔辽西[2]，说崇使降魏，崇从之。会魏主使给事郎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请举郡降。燕王闻之，使其将封羽围崇于辽西。

24 魏主征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闻之，下诏令守宰以礼申谕，任其进退，毋得逼遣。

25 初，帝以少子绍为庐陵孝献王嗣，以江夏王义恭子朗为营阳王嗣；庚寅，封绍为庐陵王；朗为南丰县王。

26 裴方明等复出击程道养营，破之，焚其积聚。

贼党江阳杨孟子将千余人屯城南，参军梁儁之统南楼，投书说谕孟子，邀使入城见刘道济，道济版为主簿，克期讨贼。赵广知其谋，孟子惧，将所领奔晋原[3]，晋原太守文仲兴与之同拒守。赵广遣帛氏奴攻晋原，破之，仲兴、孟子皆死。裴方明复出击贼，屡战，破之，贼遂大溃；程道养收众得七千人，还广汉，赵广别将五千余人还涪城。

先是，张熙说道济粜仓谷，故自九月末围城至十二月，粮储俱尽。方明将二千人出城求食，为贼所败，单马独还，贼众复大集。方明夜缒而上，道济为设食，涕泣不能

食。道济曰:"卿非大丈夫,小败何苦!贼势既衰,台兵垂至,但令卿还,何忧于贼!"即减左右以配之。贼于城外扬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济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众,众乃安。道济悉出财物于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时城中或传道济已死,莫有应者。梁儁之说道济遣左右给使三十余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损,各听归家休息。"给使既出,城中乃安,应募者日有千余人。

27 初,晋谢混尚晋陵公主[4]。混死,诏公主与谢氏绝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从子弘微。混仍世宰辅,僮仆千人,唯有二女,年数岁,弘微为之纪理生业,一钱尺帛有文簿。九年而高祖继位,公主降号东乡君,听还谢氏。入门,室宇仓廪,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东乡君叹曰:"仆射平生重此子,可谓知人;仆射为不亡矣!"亲旧见者为之流涕。是岁,东乡君卒,公私咸谓赀财宜归二女,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一无所取,自以私禄葬东乡君。

混女夫殷叡好摴蒱[5],闻弘微不取财物,乃夺其妻妹及伯母、两姑之分以还戏责。内人皆化弘微之让,一无所争。或讥之曰:"谢氏累世财产,充殷君一朝戏责,理之不允,莫此为大。卿视而不言,譬弃物江海以为廉耳。设使立清名而令家内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亲戚争财,为鄙之甚,今内人尚能无言,岂可导之使争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后,岂复见关也?"

28 秃发保周自凉奔魏,魏封保周为张掖公。

【注释】

①肥如：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北。

②辽西：在今河北省迁安县。

③晋原：在今四川省崇庆县西北怀远镇。

④谢混：东晋时任尚书左仆射，后被刘裕诬陷杀害，事见本书卷116，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　晋陵公主：东晋孝武帝的女儿。

⑤摴蒱（chū pú 出仆）：古代一种赌博游戏，类似后代的掷色子。

【译文】

23 当初，燕王嫡妃王氏，生下长乐公冯崇，冯崇在兄弟中年纪最大。等到燕王即位称王，立慕容氏为王后，王氏没能立为王后，又废黜了冯崇的太子地位，让他镇守肥如。冯崇同母弟弟广平公冯朗、乐陵公冯邈商量说："现在国家将要灭亡，人不管愚蠢聪明都知道这一点。国王还听信慕容王后的谗言，我们兄弟的死期没几天了。"于是一起逃亡到辽西，劝说冯崇，要他投降魏国，冯崇听从了他们。正好这时魏国君主让给事郎王德来招降冯崇，十二月，十九日，冯崇派冯邈去魏国，请求献出全郡投降魏国。燕王听说这事，派他的将军封羽在辽西包围冯崇。

24 魏国君主征召各地名士中尚未做官的人，地方州郡官吏大多强迫遣送他们去京城。魏国君主听说这事，下诏命令州郡守宰按礼节宣传他的征召旨意，听任他们做官或不做官，不得强迫遣送。

25 当初，皇上让小儿子刘绍当庐陵孝献王刘义真的后嗣，让江夏王刘义恭的儿子刘朗当营阳王刘义符的后嗣；二十日，封刘绍为庐陵王，刘朗为南丰县王。

26 成都守将裴方明等又出城攻打程道养的大营，攻破大营，烧了他们积聚的物资。

贼寇同党江阳人杨孟子带一千多人屯驻在成都城南，参军梁儁之管辖南门城楼，投书劝说杨孟子，请杨孟子派使者进城参见刘道

济,刘道济暂封他为主簿,定期讨伐贼军。赵广知道这个计划,杨孟子害怕了,率领自己的部队逃奔晋原,晋原太守文仲兴和他一起拒守。赵广派帛氐奴进攻晋原,攻破了晋原,文仲兴、杨孟子都被杀死。裴方明又出城攻打贼军,多次激战,大败贼军,贼军终于大为崩溃;程道养收聚残兵,得七千人,回到广汉,赵广另外率领五千多人回到涪城。

在此之前,别驾张熙劝说刘道济卖出仓库的粮食,所以从九月底围城到十二月,粮食储备全部用光。裴方明带二千人出城找粮食,被贼军打败,单人匹马逃回,贼军又大规模集结而来。裴方明夜里攀绳爬上城墙,刘道济为他摆好饭食,方明哭泣吃不下。刘道济说:"你这样可不像个大丈夫,小小失败有什么担忧!贼寇势力已经衰弱,朝廷救兵就要到来,只要你有命回来,对贼寇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当即削减自己身边的亲信,配属给裴方明。贼寇在城外扬言,说"裴方明已死",城中人大为恐慌。刘道济夜晚排列火把,让裴方明出来与大家见面,军心才安定下来。刘道济把财物全部拿出来放到北射堂,让裴方明招募人员。当时城中有人传闻刘道济已死,没有人来应募。梁儁之劝说刘道济派左右侍从三十多人外出,并告诉他们说:"我的病稍有好转,听任各人回家休息。"侍从出来之后,城中人们才安下心来,应募的人每天有一千多。

27 当初,晋朝谢混娶了晋陵公主。谢混死后,晋帝诏令公主与谢家断绝婚姻关系;公主把谢混的家事全部委托给谢混的侄子谢弘微。谢混是数朝的宰辅大臣,家里僮仆上千人,只有两个女儿,年仅几岁,谢弘微为她们治理家业,一个钱一尺布都有帐记载。九年之后高祖刘裕即位,降低公主的称号为东乡君,听任她回到谢家。一进门,房屋仓库,与平日没有不同,田亩开垦,比以前还有增加。东乡君感叹说:"谢仆射平生看重这孩子,真可说是知人;仆射真是虽死犹生啊!"谢家亲戚旧友见到这情况都为之流泪。这一年,东乡君去世,官府和谢氏家族都说谢家钱财应归两个女儿,田宅和僮仆应

归属谢弘微。谢弘微什么也没要，自己用私人俸禄埋葬了东乡君。

谢混的女婿殷叡爱玩樗蒱，听说谢弘微不要财物，于是夺取他妻妹和伯母、两姑的那份财产来偿还赌债。谢家人都被谢弘微的谦让感化，没有与殷叡发生任何争执。有人讥讽谢弘微说："谢家几代人的财产，成了殷叡这小子一个早上的赌债，道理不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你视而不说，好比把东西扔到江海里却自以为清廉。假如为博取一个清高的名声却让家里生计不足，也是我所认为不可取的。"谢弘微说："亲戚争财，是很卑鄙的事情，现在谢家自己人都没说什么，我怎能引导她们去争夺家产呢！分多分少，还不至于贫乏，身死之后，难道还有谁在乎这些呢？"

28 秃发保周从凉国逃奔魏国，魏国封他为张掖公。

29 魏李顺复奉使至凉。凉王蒙逊遣中兵校郎杨定归谓顺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随，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当相见。"顺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岂得自安，不见诏使！"明日，蒙逊延顺入至庭中，蒙逊箕坐隐几，无动起之状。顺正色大言曰："不谓此叟无礼乃至于此！今不忧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见之！"握节将出。凉王使定归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传闻朝廷有不拜之诏，是以敢自安耳。"顺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赐胙，命无下拜，桓公犹不敢失臣礼，下拜登受。今王虽功高，未如齐桓；朝廷虽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诏；而遽自偃蹇，此岂社稷之福邪！"蒙逊乃起，拜受诏。

使还，魏主问以凉事。顺曰："蒙逊控制河右[1]，逾三十

年，经涉艰难，粗识机变，绥集荒裔，群下畏服；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以终其一世。然礼者德之舆，敬者身之基也；蒙逊无礼不敬，以臣观之，不复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后，何时当灭？"顺曰："蒙逊诸子，臣略见之，皆庸才也。如闻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继蒙逊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资圣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东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过数年之外，不为晚也。"

初，罽宾沙门昙无谶[2]，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术。凉王蒙逊甚重之，谓之"圣人"，诸女及子妇皆往受术。魏主闻之，使李顺往征之。蒙逊留不遣，仍杀之。魏主由是怒凉。

蒙逊荒淫猜虐，群下苦之。

十　年

1 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诸军救辽西。

2 己未，大赦。

3 丙寅，魏以乐安王范为都督秦·雍等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督大将。魏主以范年少，更选旧德平西将军崔徽、征北大将军雁门张黎为之副，共镇长安。徽，宏之弟也，范谦恭宽惠，徽务敦大礼，黎清约公平，政刑简易，轻徭薄赋，关中遂安。

4 二月，庚午，魏主以冯崇为都督幽·平·东夷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幽·平二州牧，封辽西王，录其国尚书事，食辽西十郡，承制假授尚书、刺史、征虏以下官。

【注释】

①河右：即河西，指河西走廊、湟河流域一带。

②罽(ji记)宾：位于印度半岛喀什米尔地区的一个佛教国家。

【译文】

29 魏国太常李顺又奉命出使凉国。凉王沮渠蒙逊派中兵校郎杨定归对李顺说："凉王年纪衰老多病，腰腿不便，不能下拜；等三五天情况稍好，当会相见。"李顺说："凉王衰老有病，朝廷早已知道；怎能自己贪图安逸，而不出来接见奉诏的使节！"第二天，沮渠蒙逊请李顺来到王庭，蒙逊叉开双腿坐着身靠矮几，没有起来的样子。李顺脸色严肃，大声说："没想到你这老头竟无礼到这种地步！现在还不担心国家灭亡却胆敢欺侮天地；看来魂魄已经逝去，哪里还用得着来见你！"说完手握符节将要出去。凉王让杨定归追上留住了李顺，说："太常既然有雅量宽恕我国王年老有病，听说朝廷曾有不下拜的诏书，所以才敢自安不拜的呀。"李顺说："春秋时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统一号令天下；周天子赐给祭肉时，命令桓公不要下拜，桓公还是不敢失去做臣的礼节，在台下叩拜再登台接受。现在凉王虽然功高，但比不上齐桓公；朝廷虽然看重凉王，但没有不下拜的诏书；而凉王竟然自我傲慢，这难道是江山社稷的福份！"沮渠蒙逊才起身，下拜接受诏书。

出使回来，魏国君主问起凉国的事情。李顺说："沮渠蒙逊控制河右，超过三十年，经历了艰难，大体还懂得机变，安抚聚集荒远地区的民众，部下对他既害怕又服从；虽不能把王国大业传给子孙后代，还足以在有生之年把持大权。但是礼仪是道德的体现，恭敬是修身的基础，沮渠蒙逊无礼不敬，据臣看来，他等不到明年了。"魏国君主说："换代之后，何时当灭亡？"李顺说："沮渠蒙逊几个儿子，臣大略都见过，都是庸才。听说敦煌太守沮渠牧犍，才能性格大体不错，继承蒙逊的人，一定是这个人。但比起他父亲来，还差得远。这恐怕是上天帮助圣明君主吧。"魏国君主说："我现在正对东方用

兵，没功夫向西进攻。如你所说，不过数年之后，我们就可吞并凉国，还不算晚。”

当初，罽宾国和尚昙无谶，自称能让鬼治病，并且有神秘方术。凉王沮渠蒙逊很看重他，称他为“圣人”，几个女儿和儿媳都去接受秘术。魏国君主听说这事，让李顺去征召他。沮渠蒙逊留住不放，还杀了昙无谶。魏国君主因此愤恨凉国。

沮渠蒙逊荒淫猜忌暴虐，手下人深感痛苦。

十年(癸酉，公元433年)

1 春，正月，十五日，魏国君主派永昌王拓跋健督率各军救援辽西。

2 十九日，皇上宣布大赦。

3 二十六日，魏国君主任命乐安王拓跋范为都督秦·雍等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督大将。魏国君主因拓跋范年少，又选拔德高望重的前辈平西将军崔徽、征北大将军雁门人张黎做拓跋范的副手，共同镇守长安。崔徽，是崔宏的弟弟。拓跋范谦虚恭敬，宽厚仁惠，崔徽致力把握大体，张黎清正廉洁，俭约公平，使当地政刑简易，徭役稀少，赋税轻薄，关中地区于是安定下来。

4 二月，初一，魏国君主任命冯崇为都督幽·平·东夷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幽·平二州牧，封他为辽西王，总管该国尚书事务，享受辽西十郡租赋，可代行皇帝诏令任命尚书、刺史、征虏将军以下的官员。

5 魏平凉休屠征西将军金崖[1]、羌泾州刺史狄子玉与安定镇将延普争权[2]，崖、子玉举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

谷[3]。魏主以虎牢镇大将陆俟为安定镇大将，击崖等，皆擒之。

魏主征陆俟为散骑常侍，出为怀荒镇大将[4]，未期岁，高车诸莫弗讼俟严急无恩，复请前镇将郎孤。魏主征俟还，以孤代之。俟既至，言于帝曰："不过期年，郎孤必败，高车必叛。"帝怒，切责之，使以建业公归第。明年，诸莫弗果杀郎孤而叛。帝大惊，立召俟问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车不知上下之礼，故臣临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渐训导，使知分限。而诸莫弗恶臣所为，讼臣无恩，称孤之美。臣以罪去，孤获还镇，悦其称誉，益收名声，专用宽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骄慢，不过期年，无复上下，孤所不堪，必将复以法裁之。如此，则众心怨怼，必生祸乱矣。"帝笑曰："卿身虽短，思虑何长也！"即日复以为散骑常侍。

6 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骑常侍宋宣来聘，且为太子晃求婚；帝依违答之。

7 刘道济卒，梁儁之、裴方明等密埋其尸于斋后，诈为道济教命以答签疏，虽其母妻亦不知也。程道养于毁金桥登坛郊天，方明将三千人出击之，道养等大败，退保广汉。

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巴东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诸军事[5]，将二千人救成都。

8 三月，亡人司马天助降于魏，自称晋会稽世子元显之子；魏人以为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

9 壬子，魏主还宫。

10 赵广等自广汉至郫[6]，连营百数。周籍之与裴方明等合兵攻郫，克之，进击广等于广汉，广等走还涪及五城。夏，四月，戊寅，始发刘道济丧。

11 帝闻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护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萧思话为梁·南秦二州刺史。法护，法崇之兄也。

12 凉王蒙逊病甚，国人共议，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将军、录尚书事。蒙逊卒，谥曰武宣王，庙号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坛为世子，加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遣使请命于魏。牧犍聪颖好学，和雅有度量，故国人立之。

先是，魏主遣李顺迎武宣王女为夫人，会卒，牧犍称先王遗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兴平公主于魏，拜右昭仪。

魏主谓李顺曰："卿言蒙逊死，今则验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凉州，亦当不远。"于是赐绢千匹，厩马一乘，进号安西将军，宠待弥厚，政事无巨细皆与之参议。

遣顺拜牧犍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为河西王右相。牧犍以无功受赏，留顺，上表乞安、平二号；优诏不许。

牧犍尊敦煌刘昞为国师，亲拜之，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

【注释】

①平凉：在今甘肃省平凉县。 休屠：匈奴的休屠部落。

②泾州：治所在临泾城，在今甘肃省泾川县境内。 安定：泾州所属的郡，治所在安定，即今甘肃省泾川县。

③胡空谷：在今陕西省彬县西南。

④怀荒镇：魏对投降的高车族人设置的六镇之一，在今河北省张北县。

⑤巴东：在今四川省奉节县。

⑥郫：在今四川省郫县。

【译文】

5 魏国平凉的休屠人征西将军金崖、羌人泾州刺史狄子玉与安定镇守将延普争权，金崖、狄子玉发兵攻打延普，不胜，退回守卫胡空谷。魏国君主任命虎牢镇大将陆俟为安定镇大将，攻击金崖等人，将他们都活捉了。

魏国君主召回陆俟担任散骑常侍，出任怀荒镇大将，不到一年，高车人几位酋长控告陆俟严厉少恩，又请求调回前任镇将郎孤。魏国君主将陆俟召回，用郎孤代替他。陆俟回到京都后，对魏国君主说："不过一年，郎孤必败，高车必叛。"魏国君主很生气，严厉斥责陆俟，让他以建业公的称号罢官回家。第二年，高车人各酋长果然杀死郎孤，发动叛乱。魏国君主大为吃惊，立刻召来陆俟，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会这样呢？"陆俟说："高车人不知上下尊卑的礼节，所以臣用威严对待他们，用法律制理他们，打算逐渐加以训导，让他们知道名分界限。但高车人各酋长厌恶臣所做的事，控告臣没有恩德，称颂郎孤的好处。臣因罪离职，郎孤得以返回镇所，他喜欢他们称颂，就更看重收取名声，总是以宽恕对待他们。没有礼节的人，容易产生骄傲怠慢情绪，不过一年，不再有上下尊卑的分别，这是郎孤所不能忍受的，必将再用法律制裁他们。这样，则众人心里怨恨，必然发生祸乱。"魏国君主笑着说："你身子虽然短小，思虑多么深长！"当天又让陆俟担任散骑常侍。

6 十三日，魏国君主到达河西，派兼散骑常侍宋宣前来访问，并且为太子拓跋晃求婚；皇帝含糊地回答了他。

7 刘道济去世，梁儁之、裴方明等人在书斋后面秘密埋葬了他的尸体，然后摹仿刘道济的语气和笔迹回答各种签呈和文书，就连刘道济的母亲和妻子也不知道。程道养在毁金桥登上高台祭天，裴方明带三千人出城攻打，程道养等人大败，退守广汉。

荆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让巴东太守周籍之督管巴西等五郡诸军事，带二千人救援成都。

8 三月，逃亡在外的司马天助投降魏国，自称是晋王朝会稽王的世子司马元显的儿子；魏国君主让他担任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

9 十三日，魏国君主回到王宫。

10 赵广等人从广汉来到郫县，连续扎营一百多座。周籍之与裴方明等人合兵进攻郫县，攻克了它，进兵广汉攻打赵广等人，赵广等人逃回涪城和五城。夏，四月，初十日，才为刘道济发丧。

11 皇帝听说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护刑罚政务混乱，失去了氐族人和羌族人的友好关系，于是从刑徒当中起用萧思话担任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护，是甄法崇的兄长。

12 凉王沮渠蒙逊病重，国人共同商议，认为世子沮渠菩提年幼体弱，决定立菩提的兄长敦煌太守沮渠牧犍为世子，加授中外都督、大将军、录尚书事。蒙逊去世，谥号为武宣王，庙号为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永和。立儿子沮渠封坛为世子，加授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派使者到魏国请求任命。牧犍聪明好学，温和优雅有度量，所以国人立他为王。

在此之前，魏国君主派李顺迎接武宣王的女儿为夫人，正巧武宣王去世，牧犍认为这是先王的遗志，派左丞宋繇送他妹妹兴平公主到魏国，魏国君主拜她为右昭仪。

魏国君主对李顺说："你说蒙逊要死，今已应验了；又说牧犍会

继位，多么神妙啊！我攻克凉州，也应当为期不太远了。”于是赐给李顺绢绸一千匹，御马四匹，进升官号为安西将军，恩宠款待更加优厚，政事无论大小都和李顺商议。

派李顺前去拜沮渠牧犍为都督凉、沙、河三州以及西域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河西王，任命宋繇为河西王右相。沮渠牧犍因为无功受赏，留下李顺，上书乞求只给安西将军或平西将军一个官号，魏国君主下诏婉转措辞不予同意。

沮渠牧犍尊奉敦煌人刘昞为国师，亲自拜封他，命令朝中官员以下都面朝北向他接受训导。

13 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北。

14 林邑王范阳迈遣使入贡，求领交州；诏答以道远，不许。

15 裴方明进军向涪城，破张寻、唐频，擒程道助，斩严遐，于是赵广等皆奔散。

16 六月，魏永昌王健、左仆射安原督诸军击和龙，将军楼敦别将五千骑围凡城[1]。燕守将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余家而还。

17 辛巳，魏人发秦、雍兵一万，筑小城于长安城内。

18 秋，八月，冯崇上表请说降其父；魏主不听。

19 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收费谦，诛之。程道养、张寻将二千余家逃入郪山[2]，余党各拥众藏窜山谷，时出为寇不绝。

20 戊午，魏主遣兼大鸿胪崔赜持节拜氐王杨难当为征

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赜，逞之子也。

21 杨难当因萧思话未至，甄法护将下，举兵袭梁州[3]，破白马[4]，获晋昌太守张范[5]，败法护参军鲁安期等；又攻葭萌[6]，获晋寿太守范延朗[7]。冬，十一月，丁未，法护弃城奔洋川之西城[8]。难当遂有汉中之地，以其司马赵温为梁、秦二州刺史。

22 甲寅，魏主还宫。

23 十二月，己巳，魏大赦。

24 辛未，魏主如阴山之北。

25 魏宁朔将军卢玄来聘。

26 前秘书监谢灵运，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会稽太守孟顗与灵运有隙，表其有异志，发兵自防。灵运诣阙自陈，上以为临川内史[9]。

灵运游放自若，废弃郡事，为有司所纠。是岁，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望生，兴兵逃逸，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10]。"追讨，擒之。廷尉奏灵运率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广州。

久之，或告灵运令人买兵器，结健儿，欲于三江口篡取之[11]，不果。诏于广州弃市。

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

27 魏立徐州于外黄[12]，以刁雍为刺史。

【注释】

①凡城：在今河北省平泉县南。

②郪(qī 期)山：在今四川遂宁县境内。

③梁州：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

④白马：即阳平关，在今陕西省勉县西。

⑤晋昌：在今陕西省石泉县境内。

⑥葭(jiā 加)萌：在今四川省广元县西南。

⑦晋寿：治所在葭萌。

⑧洋川：治所在西城，即今陕西省西乡县。

⑨临川：在今江西省临川县。

⑩鲁连：战国时人，因秦国称帝而以为耻辱，逃到海上，决不生活在秦帝国统治下。

⑪三江口：在今广西省藤县西北。

⑫外黄：在今河南省民权县西北。

【译文】

13 五月，初一，魏国君主到达武周山北面。

14 林邑王范阳迈派使者前来进贡，请求领管交州；皇帝下诏，说林邑与交州相距很远，不能允许。

15 裴方明向涪城进军，打败张寻、唐频，活捉程道助，杀死严遐，于是赵广等人都逃奔四散。

16 六月，魏国永昌王拓跋健、左仆射安原督率各军攻击和龙，将军楼敕另率五千骑兵包围凡城。燕国守将封羽献出凡城投降，魏军收聚三千多家居民而回师。

17 十四日，魏人发动秦州、雍州兵一万人，在长安城内修筑小城。

18 秋，八月，冯崇上书请求说服其父投降。魏国君主没有听从。

19 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到达成都，逮捕费谦，杀了他。程道养、张寻率二千多家逃进郪山，余党各自率众逃窜山谷藏匿，不时出来

抢劫，骚扰不断。

20 二十二日，魏国君主派兼大鸿胪崔赜拿着符节前去册封氐王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崔赜，是崔逞的儿子。

21 杨难当趁萧思话未到，甄法护即将离任，举兵袭击梁州，攻破白马城，俘获晋昌太守张范，打败甄法护的参军鲁安期等人；又进攻葭萌，俘获晋寿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十二日，甄法护弃城逃奔到洋川郡的西城。杨难当终于占有汉中地区，让他的司马赵温担任梁、秦二州刺史。

22 十九日，魏国君主回到皇宫。

23 十二月，初五，魏国宣布大赦。

24 初七日，魏国君主到达阴山北面。

25 魏国宁朔将军卢玄前来聘问。

26 前任秘书监谢灵运，爱游历山川，寻幽探险，跟从的人有好几百，砍树开路，百姓受到惊扰，以为是山贼。会稽太守孟顗与谢灵运有矛盾，上表说他有谋叛之心，因此发动军队自卫。谢灵运亲自来到皇宫前为自己辩解，皇上派他做临川内史。

谢灵运仍与以前一样游玩放纵，郡里公务置之不理，被司法部门纠察弹劾。这一年，司徒刘义康派随州从事郑望生去逮捕谢灵运；谢灵运捉了郑望生，举兵逃跑，作诗说："韩国灭亡张子房奋击秦王车，秦王称帝鲁仲连耻辱逃海上。"朝廷追讨，活捉了他。廷尉上书奏报谢灵运率众反叛，论定其罪应处斩刑。皇上爱惜他的才华，想仅免掉他的官职就算了。彭城王刘义康坚持要判死刑，说不应宽恕。最后降死罪一等，流放到广州。

很久之后，有人告灵运命人购买兵器，结交健儿，想在三江口篡夺政权，没有成功。皇帝下诏将谢灵运在广州街头斩首示众。

谢灵运仗恃才华放纵不羁，对人常常欺凌怠慢，所以惹来杀身之祸。

27 魏国在外黄建立徐州，以刁雍为徐州刺史。

十一年

1 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请和于魏；魏主不许。

2 杨难当以克汉中告捷于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长安。萧思话至襄阳，遣横野司马萧承之为前驱。承之缘道收兵，得千人，进据磝头[1]。杨难当焚掠汉中，引众西还，留赵温守梁州；又遣其魏兴太守薛健据黄金山[2]。思话遣阴平太守萧坦攻铁城戍[3]，拔之。

二月，赵温、薛健与其冯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营，坦击破之，温等退保西水[4]。临川王义庆遣龙骧将军裴方明将三千人助承之，拔黄金戍而据之[5]。温弃州城，退据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6]。思话继至，与承之共击赵温等，屡破之。行参军王灵济别将出洋川[7]，攻南城[8]，拔之，擒其守将赵英。南城空无所资，灵济引兵还，与承之合。

3 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连可汗；又纳其妹为夫人，遣颍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连遣其异母兄秃鹿傀送妹，并献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为左昭仪。提，曜之子也。

4 辛卯，魏主还宫；三月，甲寅，复如河西[9]。

5 杨难当遣其子和将兵与蒲甲子等共击萧承之，相拒四十余日，围承之数十重，短兵接，弓矢无所复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断稍长数尺[10]，以大斧椎之，一稍辄贯数人。氐不能当，烧营走，据大桃[11]。闰月，承之等追击

之，至南城。氐败走，斩获甚众，悉收汉中故地，置戍于葭萌水[12]。

初，桓希既败[13]，氐王杨盛据汉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兴[14]，唯得魏兴、上庸、新城三郡[15]。及索邈为刺史[16]，乃治南城。至是，南城为氐所焚，不可复固，萧思话徙镇南郑[17]。

6 甲戌，赫连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候将格杀之[18]。魏人并其群弟诛之。

7 己卯，魏主还宫。

8 辛巳，燕王遣尚书高颙上表称藩，请罪于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许之，征其太子王仁入朝。

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门还平城。什门在燕二十一年，不屈节[19]。魏主下诏褒称，以比苏武，拜治书御史，赐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庙，颁示天下。

9 戊子，休屠金当川围魏阴密[20]，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击之。丁未，魏主行如河西。壬戌，获当川，斩之。

10 甄法护坐委镇，赐死于狱。杨难当遣使奉表谢罪，帝下诏赦之。

11 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21]，诏以牧犍为都督凉·秦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

12 六月，甲辰，魏主还宫。

13 燕王不遣太子质魏，散骑常侍刘滋谏曰："昔刘禅有重山之险，孙皓有长江之阻，皆为晋擒[22]。何则？强弱之势

异也。今吾弱于吴、蜀而魏强于晋，不从其欲，将有危亡之祸。愿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抚百姓，收离散，赈饥穷，劝农桑，省赋役，社稷犹庶几可保。”燕王怒，杀之。

辛亥，魏主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还。

【注释】

①礁(áo 敖)头：在今陕西省石泉县东南汉江东岸。

②黄金山：在今陕西省洋县东北，与铁城相对。

③铁城戍：在黄金山下。　阴平：在今四川省德阳县西北。

④西水：又作酉水，今地不详。

⑤黄金戍：黄金山上的戍守之城。

⑥下桃城：在今陕西省汉中市南。

⑦洋川：在今陕西省西乡县。

⑧南城：在今陕西省汉中市南。

⑨河西：指今河西走廊和湟河流域。

⑩稍(shuò 硕)：柄比较长的矛。

⑪大桃：在今陕西省略阳县东。

⑫葭萌水：又名白水关、关头，在今陕西省宁强县西南。

⑬桓希：事见本书卷113，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

⑭魏兴：在今陕西省安康县。

⑮上庸：在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　新城：在今湖北省房县。

⑯索邈：事见本书卷116，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

⑰南郑：在今陕西省汉中市。

⑱候将：边境侦察巡逻部队的将领。　河西：指五原地区的河西。五原在今山西省沁县。

⑲于什门不屈节：于什门使燕在晋安帝义熙十年，见本书卷116，公元414年。

⑳阴密：在今甘肃省灵台县西南。

㉑戊寅:四月无此日,疑有误。

㉒皆为晋擒:晋灭刘禅,事见本书卷78,魏元帝景元四年;灭孙皓,事见本书卷79,晋武帝太康元年。

【译文】

十一年(甲戌,公元434年)

1 春,正月,初四,燕王派使者到魏国求和;魏国君主拒绝了。

2 氐王杨难当向魏国报告攻克汉中的捷报,把雍州地区的流民七千多家送到长安。萧思话抵达襄阳,派横野司马萧承之为前驱。萧承之沿路收兵,得一千人,进据磨头。杨难当在汉中烧杀抢掠,率领部众向西返回,留下赵温守卫梁州;又派他的魏兴太守薛健占据黄金山。萧思话派阴平太守萧坦进攻黄金山下的铁城戍,攻克了它。

二月,赵温、薛健和他们的冯翊太守蒲甲子联合进攻萧坦的军营,萧坦打败了他们,赵温等人退守西水。临川王刘义庆派龙骧将军裴方明率三千人援助萧承之,攻下黄金戍而占领了它。赵温抛弃梁州城,后退占据小城,薛健、蒲甲子退守下桃城。萧思话随后到达,与萧承之共同攻打赵温等人,多次打败他们。行参军王灵济另外率领部队向洋川进发、攻打南城,攻克了它,活捉南城守将赵英。南城空无粮草,军队无法得到接济,王灵济带兵返回,与萧承之会合。

3 魏国君主把西海公主嫁给柔然敕连可汗为妻;又接纳可汗的妹妹为夫人,派遣颍川王拓跋提前往迎接她。初四,敕连可汗派他的异母哥哥秃鹿傀护送妹妹,并献马二千匹。魏国君主封可汗妹妹为左昭仪。拓跋提,是拓跋曜的儿子。

4 二十八日,魏国君主回宫;三月,二十一日,又前往河西。

5 氐王杨难当派他儿子杨和率兵与蒲甲子等人共同攻打萧承之,相持四十多天,包围萧承之几十层,短兵相接,弓箭无处可用。

氐人全都穿着犀皮护甲，戈矛不能刺穿。萧承之折断矟柄，只留几尺长，用大斧锤敲，一矟总能刺穿好几人。氐兵不能抵挡，烧毁军营逃走，占据大桃。闰三月，萧承之等人追击氐兵，赶到南城。氐人战败逃跑，宋军斩杀俘获很多，将汉中旧地全部收复，在葭萌水设下戍守部队。

当初，桓希战败之后，氐王杨盛占据汉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都把州治设在魏兴，只得到魏兴、上庸、新城三个郡。等到索邈来当梁州刺史时，才把治所设在南城。到这时，南城被氐人焚毁，不能再加固，萧思话迁移州治镇守在南郑。

6 十一日，赫连昌背叛魏国向西逃跑；十三日，河西候将斩杀赫连昌。魏国人又将赫连昌的所有兄弟全部诛杀。

7 十六日，魏国君主回宫。

8 十八日，燕王派尚书高颙上书自称为属国，向魏国请罪，并乞求让小女儿充实魏国后宫；魏国君主才同意了，征召燕太子冯王仁到魏都朝见做人质。

燕王送魏国使者于什门返回平城。于什门出使燕国被扣留至今已达二十一年，一直没有屈服。魏国君主下诏褒奖宣扬，拿他比作苏武，拜官治书御史，赏赐羊一千只，帛一千匹，并撰写策书向宗庙报告，颁布天下。

9 二十五日，休屠人金当川包围魏国的阴密城。夏，四月初三，魏国征西大将军常山王拓跋素攻打金当川。十五日，魏国君主前往河西。三十日，俘虏金当川，杀了他。

10 甄法护因抛弃镇守城邑而获罪，被赐死在狱中。氐王杨难当派使节呈献奏章前来谢罪，皇帝下诏赦免了他。

11 河西王沮渠牧犍派使者前来呈递奏书，报告已经继位。戊寅日，皇帝下诏任命沮渠牧犍为都督凉·秦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

12 六月，十三日，魏国君主回宫。

13 燕王不愿派太子到魏国做人质，散骑常侍刘滋规劝说："从前蜀国刘禅有重重高山作屏障，吴国孙皓有浩浩长江为天险，但都被晋朝擒获。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双方强弱的形势大不相同。现在我们比吴、蜀还弱，而魏国比晋朝更强，不顺从他们的欲望，必将有危亡的灾祸。希望大王尽快派太子去做人质，然后在国内修整政务，安抚百姓，收聚离散的军民，赈济饥饿的贫民，鼓励农桑事务，节省租赋劳役，国家恐怕还有可能保住。"燕王大怒，杀了刘滋。

二十日，魏国君主派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等人攻打燕国，收割了燕国的庄稼，迁移了燕国的民众，然后班师回朝。

14 秋，七月，壬午，魏主如美稷[1]，遂至隰城[2]，命阳平王它督诸军击山胡白龙于西河[3]。它，熙之子也[4]。

魏主轻山胡，日引数十骑登山临视之。白龙伏壮士十余处掩击之，魏主坠马，几为所擒。内入行长代人陈建以身扞之[5]，大呼奋击，杀胡数人，身被十余创，魏主乃免。

九月，戊子，大破胡众，斩白龙，屠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龙余党于五原[6]，诛数千人，以其妻子赐将士。

十一月，魏主还宫；十二月，甲辰，复如云中。

十二年

1 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2 辛酉，大赦。

3 辛未，上祀南郊。

4 燕王数为魏所攻，遣使诣建康称藩奉贡。癸酉。诏封为

燕王，江南谓之黄龙国[7]。

5 甲申，魏大赦，改元太延。

6 有老父投书于敦煌东门，求之，不获。书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问奉常张慎，对曰："昔虢之将亡，神降于莘[8]。愿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盘于游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将有大变。"牧犍不悦。

7 二月，丁未，魏主还宫。

8 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将汤烛入贡于魏，辞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9 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实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愤愤；俱被时遇，以景仁专管内任，谓为间己，猜隙渐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夺，时司徒义康专秉朝权，湛尝为义康上佐，遂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倾黜景仁，独当时务。

夏，四月，己巳[9]，帝加景仁中书令、中护军，即家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愤怒，使义康毁景仁于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对亲旧叹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称疾解职，表疏累上；帝不许，使停家养病。

湛议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以为帝虽知，当有以解之，不能伤义康至亲之爱。帝微闻之，迁护军府于西掖门外，使近宫禁，故湛谋不行。

义康僚属及诸附丽湛者，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之门。彭城王主簿沛郡刘敬文父成，未悟其机，诣景仁求郡。

敬文遽往谢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铁于禄。由敬文暗浅，上负生成，阖门惭惧，无地自处。"唯后将军司马庾炳之游二人之间，皆得其欢心，而密输忠于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谒，帝常使炳之衔命往来，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10]。

10 燕王遣右卫将军孙德来乞师。

11 五月，庚申，魏主进宜都公穆寿爵为王，汝阴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宜城公奚斤为恒农王，广陵公楼伏连为广陵王；加寿征东大将军。寿辞曰："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于后者，由梁眷之忠也[11]。今眷元勋未录，而臣独奕世受赏，心实愧之。"魏主悦，求眷后，得其孙，赐爵郡公。寿，观之子也[12]。

【注释】

①美稷：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②隰城：在今山西省汾阳县。

③山胡：即稽胡，又叫步落稽，为匈奴的后裔之一。 白龙：山胡的首领。西河：在今山西省离石县。

④熙：拓跋熙，事见卷119，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

⑤内入行长：北魏的职官之一，选拔勇力之士，进入皇宫值班守卫，其长官就叫行长。

⑥五原：在今山西省沁县。

⑦黄龙国：因其都城在和龙，故称黄龙国。到宋代北方人仍称和龙为黄龙府。

⑧虢之将亡，神降于莘：《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临在莘。虢公让人祭享此神。史嚚说："虢国将要亡了吧！我听说：国将兴盛，听民众的；国将灭亡，听鬼神的。此后七年，晋国灭了虢国。虢在今河南省陕县东南，莘在今河南

陕县东南。

⑨己巳：四月无此日，疑有误。

⑩登之：庾登之，事见卷120，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

⑪梁眷：梁眷命其部属穆崇救魏道武帝拓跋珪，事见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

⑫观：穆观，事见卷119，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

【译文】

14秋，七月，二十一日，魏国君主前往美稷，于是到达隰城，命阳平王拓跋它督率诸军攻打西河的山胡白龙。拓跋它，是拓跋熙的儿子。

魏国君主轻视山胡，每天只带数十个骑兵登山观察山胡行动。白龙埋伏壮士十几处偷袭他，魏国君主坠落下马，差点被山胡活捉。魏国内入行长代郡人陈建用身体掩护了他，大声呼吼，奋力拼杀，杀死好几个胡人，身上受了十几处伤，魏国君主才得以幸免。

九月，二十八日，魏军大败山胡军队，杀了白龙，屠杀全城。冬，十月，初五，魏军在五原打败白龙的余党，诛杀数千人，把胡人的妻妾子女赐给魏军将士。

十一月，魏国君主回宫；十二月，十六日，又前往云中。

十二年（乙亥，公元435年）

1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2初三，实行大赦。

3十三日，皇帝在南郊祭天。

4燕王多次被魏军攻打，派使节来到建康，自称愿为藩属进贡。十五日，皇帝下诏册封他为燕王；江南称它为黄龙国。

5二十六日，魏国大赦，改年号为太延。

6有位老叟到敦煌城东门投放了一封信，凉国官府派人寻找，但没找到。信上说："凉王三十年如七年。"河西王沮渠牧犍拿着信来

问奉常张慎，张慎回答说："从前虢国将亡，有神仙降临在莘。希望陛下尊崇道德整顿政务，以享受三十年的福禄；如果沉溺于游猎，荒淫于酒色，臣担心七年之后将有大变。"牧犍很不高兴。

7 二月，二十日，魏国君主回宫。

8 三月，初六，燕王派大将汤烛向魏国进贡，借口因太子冯王仁有病，所以没有送他来魏国做人质。

9 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向来友善，刘湛进入朝廷，实际上是殷景仁引荐的。刘湛到了朝廷之后，因殷景仁地位待遇本来就不比自己高，而现在竟然都在自己前面了，心里愤愤不平；两人当时都受到皇上重用，因为殷景仁专门掌管宫内职权，刘湛认为殷景仁在皇帝面前离间自己，因此与殷景仁的猜疑仇隙逐渐产生。刘湛知道皇帝信任依靠殷景仁，自己又不能改变或夺取这种宠幸，当时司徒刘义康独掌朝廷大权，刘湛曾经当过刘义康的高级官佐，于是把心放在刘义康身上，与他结交，想靠宰相的力量来改变皇上的心意，扳倒废黜殷景仁，由自己来独掌当时的政务。

夏，四月，己巳日，皇帝给殷景仁加官中书令、中护军，在家里设府；给刘湛加官太子詹事。刘湛更加愤怒，让刘义康在皇帝面前诋毁殷景仁，但皇帝却对殷景仁更加信任。殷景仁对亲戚朋友感叹说："引荐他进入朝廷，可一进来就咬人！"于是称病要求解除职务，多次上书；皇帝不允许，让殷景仁留在家中养病。

刘湛企图派人假装抢劫的强盗在外面杀死殷景仁，认为皇帝即使知道，也会设法和解此事，不会伤害与刘义康的至亲之爱。皇帝隐约听说了这个阴谋，把中护军的官府迁到皇宫的西掖门外，让它接近皇宫禁地，所以刘湛的阴谋没能得逞。

刘义康的部下以及那些依附刘湛的人，暗中互相约定，谁也不敢踏入殷景仁的门庭。彭城王主簿沛郡人刘敬文的父亲刘成，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进见殷景仁求取州郡官职。刘敬文慌忙去向刘湛谢罪说："父亲年老荒唐，才会到殷铁那里求官。由于刘敬文愚昧浅

薄，辜负栽培之恩，全家惭愧恐惧，无地自容。”只有后将军司马庾炳之在殷、刘二人之间来往，且得到他二人的欢心，而暗中尽忠于朝廷。殷景仁卧床在家不上朝谒见皇帝，皇帝常让庾炳之口传命令往来其间，刘湛也不怀疑。庾炳之，是庾登之的弟弟。

10 燕王派右卫将军孙德前来乞求派兵。

11 五月，初四，魏国君主进升宜都公穆寿为宜都王，升汝阳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升宜城公奚斤为恒农王，升广陵公楼伏连为广陵王；并加授穆寿为征东大将军。穆寿推辞说：“臣的祖父穆崇所以能在前朝立下功劳，将福禄留给后代，这都是因为梁眷的忠诚。现在梁眷的首功未曾登录，而臣独自领受历代赏赐，心中实在惭愧。”魏国君主非常高兴，寻求梁眷的后代，找到他的孙子，赐爵为郡级公。穆寿，是穆观的儿子。

12 龟兹[1] 疏勒[2]、乌孙[3]、悦般[4]、渴槃陁[5]、鄯善[6]、焉耆[7]、车师[8]、粟持九国入贡于魏[9]。魏主以汉世虽通西域，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求则骄慢不服；盖自知去中国绝远，大兵不能至故也。今报使往来，徒为劳费，终无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请，以为“九国不惮险远，慕义入贡，不宜拒绝，以抑将来”。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辈使西域。恩生等始渡流沙，为柔然所执，恩生见敕连可汗，持魏节不屈。魏主闻之，切责敕连，敕连乃遣恩生等还，竟不能达西域。

13 甲戌，魏主如云中。

14 六月，甲午，魏主以时和年丰，嘉瑞沓臻，诏大酺五日，遍祭百神，用答天贶[10]。

15 丙午,高句丽王琏遣使入贡于魏[11],且请国讳。魏主使录帝系及讳以与之;拜琏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辽东郡公、高句丽王。琏,钊之曾孙也。

16 戊申,魏主命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镇东大将军徒河屈垣等帅骑四万伐燕。

17 扬州诸郡大水,己酉,运徐、豫、南兖谷以赈之。扬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议[12],以为酒糜谷而不足疗饥,请权禁止;诏从之。亮,林子之子也。

18 秋,七月,魏主畋于䶮阳[13]。

19 己卯,魏乐平王丕等至和龙;燕王以牛酒犒军、献甲三千。屈垣责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还。

20 八月,丙戌,魏主如河西;九月,甲戌,还宫。

21 魏左仆射河间公安原,恃宠骄恣。或告原谋为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诛。

22 甲辰,魏主如定州[14];十一月,乙丑,如冀州[15];己巳,畋于广川[16];丙子,如邺[17]。

23 魏人数伐燕,燕日危蹙,上下忧惧。太常杨崙复劝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为此。若事急,且东依高丽以图后举。"崙曰:"魏举天下以击一隅,理无不克。高丽无信,始虽相亲,终恐为变。"燕王不听,密遣尚书阳伊请迎于高丽。

24 丹杨尹萧摹之上言:"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材竹铜绿,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

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欲铸铜像及造塔寺者，皆当列言，须报乃得为之。”诏从之。摹之，思话从叔也。

25 魏秦州刺史薛谨击吐没骨，灭之。

26 杨难当释杨保宗之囚，使镇童亭[18]。

【注释】

①龟兹：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

②疏勒：在今新疆喀什市。

③乌孙：在今新疆阿克苏河上流。

④悦般：在今中亚细亚巴尔克什湖东畔。

⑤渴槃陁：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⑥鄯善：在今新疆若羌县东。

⑦焉耆：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

⑧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县。

⑨粟持：当从《魏书》、《隋书》作“粟特”。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当康居之北。在今中亚细亚巴尔喀什湖西北。

⑩贶(kuàng 况)：赠赐。

⑪高句丽：朝鲜古国。在今朝鲜北部。

⑫西曹：自晋代以来，官府都分东曹、西曹两套办事班子，各有其属员和主簿。

⑬稒(gù 固)阳：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古城湾。

⑭定州：在今河北省定县。

⑮冀州：在今河北省冀县。

⑯广川：在今河北省枣强县东南。

⑰邺：在今河北省临漳县。

⑱童亭：又写作董亭、薰亭，在今甘肃省武山县南。

【译文】

12 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车师、粟特九国

到魏国进贡。魏国君主认为我国汉代虽通西域,但西域各国对中国有求时就言辞谦卑前来归附,无所求时则对中国骄横傲慢,不再驯服;因为他们自知离中国非常遥远,大军不能到达的缘故。现在派使者通报音信,相互往来,只会白费辛劳,浪费财物,最终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魏国君主就不想派使节回报九国。有关部门坚持请求派使回访,认为"九国不畏艰险遥远,仰慕恩义前来进贡,不宜拒绝,这样势必有碍将来的友好往来"。魏国君主这才派使者王恩生等二十多人出使西域各国。王恩生等人刚越过大沙漠,就被柔然人捉住,王恩生见到敕连可汗,手握魏国符节决不屈服。魏国君主听说这事,严厉斥责敕连可汗,敕连可汗于是将王恩生等人送回国,最终没能到达西域。

13 十八日,魏国君主前往云中。

14 六月,初八,魏国君主认为。时令调和,年岁丰收,吉祥征兆不断出现,下诏大吃大喝五天,普遍祭祀各种神仙,以报答上天的恩赐。

15 二十日,高句丽国王高琏派使者到魏国进贡,并且请求告知魏国历代皇帝的名讳。魏国君主下令记录魏国的帝王谱系和名讳给了他们;封拜高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辽东郡公、高句丽王。高琏,是高钊的曾孙。

16 二十二日,魏国君主命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镇东大将军徒河人屈垣等率骑兵四万进攻燕国。

17 扬州各郡发生水灾,二十三日,朝廷运送徐州、豫州、南兖州的粮食来救济灾民。扬州西曹主簿沈亮提出建议,认为酿酒浪费粮食却不能拯救饥荒,请暂且禁止酿酒;皇帝下诏听从这个意见。沈亮,是沈林子的儿子。

18 秋,七月,魏国君主在稠阳打猎。

19 二十四日,魏国乐平王拓跋丕等人到达和龙;燕王用牛和酒犒劳魏军,献上盔甲三千副。屈垣责怪燕王不送太子去侍候魏国君

主，抢掠男女百姓六千口后返回。

20 八月，初一，魏国君主前往河西；九月，二十日，回宫。

21 魏国左仆射河间公安原，仗着皇帝的恩宠，骄奢放纵。有人告发安原企图作乱；冬，十月，十九日，安原及其全族被诛杀。

22 二十日，魏国君主前往定州；十一月，十二日，又前往冀州；十六日，在广川打猎；二十三日，到达鄴城。

23 魏国人多次进攻燕国，燕国日见危急窘迫，上下都为之忧虑和恐惧。太常杨崙又劝燕王快送太子去魏国侍候魏国君主。燕王说："我不忍心做这事。如果事情紧急，暂且向东撤退投靠高丽，图谋将来重新振兴国家。"杨崙说："魏国发动全国军队来攻打一个小国，没有攻不下来的道理。高丽没有信用，开始虽相互亲近，最终恐怕还是会发生变故。"燕王不听，偷偷派尚书阳伊去高丽请求迎接。

24 丹杨尹萧摹之上书说："佛教在中国传播，已经历了汉、魏、晋、宋四代，佛教的形像和塔寺，各地所在数以千计。自近年以来，人们崇敬追求表面的浮华，而不以正心诚意为最高追求，更因奢侈，木材、竹料、铜铁、绸布，浪费损耗不计其数；对神仙没有好处，对百姓农桑却有损害，不对此加以防备禁止，这种流弊就会日益滋蔓，不会停。请下令从现在起，凡打算铸造铜佛像和建造佛塔佛寺的人，都应当依次报告，等到批复才能动工。"皇上下诏听从了这个意见。萧摹之，是萧思话的堂叔。

25 魏国秦州刺史薛谨攻打吐没骨，消灭了他们。

26 氐王杨难当释放了被囚禁的杨保宗，让他镇守童亭。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纪五　起柔兆困敦，尽重光大荒落，凡六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上

元嘉十三年

1 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会。

2 甲寅，魏主还宫。

3 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贡于魏，请送侍子。魏主不许，将举兵讨之；壬辰，遣使者十余辈诣东方高丽等诸国告谕之。

4 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刘湛说司徒义康，以为"宫车一日晏驾[1]，道济不复可制。"会帝疾笃，义康言于帝，召道济入朝。其妻向氏谓

道济曰："高世之勋，自古所忌。今无事相召，祸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间，将遣还，已下渚，未发；会帝疾动，义康矫诏召道济入祖道，因执之。三月，己未，下诏称："道济潜散金货，招诱剽猾，因朕寝疾，规肆祸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等十一人诛之，唯宥其孙孺。又杀司空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皆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人比之关、张。

道济见收，愤怒，目光如炬，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喜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

庚申，大赦；以中军将军南谯王义宣为江州刺史。

5 辛未，魏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将精骑一万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婴帅辽西诸军会之[2]。

6 氐王杨难当自称大秦王，改元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犹贡奉宋、魏不绝。

7 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3]，克之。

高丽遣其将葛卢孟光将众数万随阳伊至和龙迎燕王。高丽屯于临川[4]。燕尚书令郭生因民之惮迁，开城门纳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丽兵入自东门，与生战于阙下，生中流矢死。葛卢孟光入城，命军士脱弊褐，取燕武库精仗以给之，大掠城中。

五月，乙卯，燕王帅龙城见户东徙，焚宫殿，火一旬不灭；令妇人被甲居中，阳伊等勒精兵居外，葛卢孟光帅骑殿后，方轨而进，前后八十余里。古弼部将高苟子帅骑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闻之，怒，槛车

征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为门卒。

戊午，魏主遣散骑常侍封拨使高丽，令送燕王。

【注释】

①宫车晏驾：指皇帝去世。宫车，皇帝的车子。晏驾，晚驾，指出行时间晚。皇帝活着时准时出行，死了则不能准时，故云晏驾。这是关于皇帝死的婉转说法。

②平州：在今河北省迁安县一带。

③白狼城：在今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南，为北燕边防重镇。

④临川：在和龙城之东。

【译文】

宋纪五　起公元436年，止公元441年，共6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上

元嘉十三年

1 春，正月，初一，皇帝有病，不上朝会见大臣。

2 初二，魏国君主回宫。

3 二月，初六，燕王派使者到魏国进贡，请求送太子去做人质。魏国君主不允许，并准备发兵讨伐燕国；初十，派使者十几人到东方高丽等国宣告燕王罪状，不得接纳。

4 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济，在前朝立有大功，威名很大，左右心腹都身经百战，几个儿子又都有才气，朝廷对他既疑忌又畏惧。皇帝久病不愈，刘湛说服司徒刘义康，认为"皇帝一旦驾崩，檀道济将不再能控制住。"正巧皇帝病重，刘义康告诉皇帝，召檀道济入朝。檀道济的妻子向氏对道济说："高于世人的功勋，自古被人忌恨。现在没事召你入朝，灾祸将要临头了。"到了京城之后，皇帝留他住了一个多月。皇帝病情稍有好转，正要遣送道济返回住所，檀道济都已下岸登船，尚未开船；正巧这时皇帝的病又犯了，刘义康

假造诏书召道济回城为他饯行，趁机逮捕了他。三月，初八，皇帝下诏说："檀道济暗中散发金钱财货，招引剽猾歹徒，趁朕卧病，图谋祸乱。"将他交付廷尉，连同他儿子给事黄门侍郎檀植等十一人全都诛杀，只饶恕了他幼小的孙子。又杀了司空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都是檀道济的心腹，有勇力，当时人把他们比做关羽、张飞。

檀道济被捕，气愤至极，目光犹如火炬，脱下头巾扔到地上说："你们这是毁坏了你们的万里长城！"魏人听说此事，高兴地说："檀道济死了，吴国的小子们不再值得害怕了。"

初九，皇帝宣布大赦；任命中军将军南谯王刘义宣为江州刺史。

5 二十日，魏国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率精锐骑兵一万征伐燕国，平州刺史拓跋婴率辽西各军与之会合。

6 氐王杨难当自称大秦王，改年号为建义。立他妻子为王后，世子为太子，仿照天子制度设置文武百官；但仍然向宋国、魏国进贡不绝。

7 夏，四月，魏国大将娥清、古弼攻打燕国白狼城，攻克了它。

高丽派将领葛卢孟光率军数万跟随燕国使臣阳伊到和龙迎接燕王。高丽军队驻扎在临川。燕国尚书令郭生趁着民众不愿迁移，打开城门迎魏兵入城，但是魏国人怀疑他，没有入城。郭生于是带兵攻打燕王，燕王引来高丽兵从东门进城，与郭生在宫门前战斗，郭生中流箭而死。葛卢孟光进城，命军士脱下破衣服，夺取燕国武器库中的精良兵器，供给军队，在城中大肆抢劫。

五月，初五，燕王率领和龙城现存的民户东迁，烧毁宫殿，大火十天不灭；命令妇女披甲走在队伍中间，阳伊等人率领精兵在队伍外侧，葛卢孟光率骑兵殿后，并排着方阵前进，前后长达八十多里。古弼的部将高苟子率骑兵打算追击燕王，古弼酒醉，拔刀制止了高苟子，所以燕王才得以逃走。魏国君主听说这事，大怒，用槛车将古弼和娥清押送到平城，废黜为看门的兵士。

初八，魏国君主派散骑常侍封拔出使高丽，命令高丽送回燕王。

8 丁卯，魏主如河西。

9 六月，诏宁朔将军萧汪之将兵讨程道养；军至郪口[1]，帛氐奴请降。道养兵败，还入郪山。

10 赫连定之西迁也，杨难当遂据上邽[2]。秋，七月，魏主遣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尚书令刘絜督河西、高平诸军以讨之，先遣平东将军崔赜齎诏书谕难当。

11 魏散骑侍郎游雅来聘。

12 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谥曰晋恭思皇后，葬以晋礼。

13 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14 魏主遣广平公张黎发定州兵一万二千通莎泉道[3]。

15 九月，庚戌，魏乐平王丕等至略阳[4]；杨难当惧，请奉诏，摄上邽守兵还仇池[5]。诸将议以为："不诛其豪帅，军还之后，必相聚为乱。又，大众远出，不有所掠，无以充军实，赏将士。"丕将从之，中书侍郎高允参丕军事，谏曰："如诸将之谋，是伤其向化之心；大军既还，为乱为速。"丕乃止，抚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陇遂安。难当以其子顺为雍州刺史，镇下辨[6]。

16 高丽不送燕王于魏，遣使奉表，称"当与冯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丽违诏，议击之，将发陇右骑卒，刘絜曰：

"秦、陇新民，且当优复，俟其饶实，然后用之。"乐平王丕曰："和龙新定，宜广修农桑以丰军实，然后进取，则高丽一举可灭也。"魏主乃止。

17 癸丑，封皇子濬为始兴王，骏为武陵王。

18 冬，十一月，己酉，魏主如稠阳[7]，驱野马于云中[8]，置野马苑；闰月，壬子，还宫。

19 初，高祖克长安，得古铜浑仪[9]，仪状虽举，不缀七曜[10]。是岁，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径六尺八分，以水转之，昏明中星与天相应[11]。

20 柔然与魏绝和亲，犯魏边。

21 吐谷浑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

十四年

1 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长孙嵩卒。

2 辛卯，大赦。

3 二月，乙卯，魏主如幽州。三月，丁丑，魏主以南平王浑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和龙。己卯，还宫。

4 帝遣散骑常侍刘熙伯如魏议纳币，会帝女亡而止。

5 夏，四月，赵广、张寻、梁显等各帅众降；别将王道恩斩程道养，送首，余党悉平。丁未，以辅国将军周籍之为益州刺史。

6 魏主以民官多贪[12]，夏，五月，己丑，诏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于是奸滑专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横于闾里；而长吏咸降心待之，贪纵如故。

7 丙申，魏主如云中。

【注释】

①郪口：郪水注入涪江的入水口，在四川省遂宁县西北。

②上邽：在今甘肃省天水市。

③定州：在今河北省定县。　涉泉道：在今山西省浑源县东南。

④略阳：在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南。

⑤仇池：在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南。

⑥下辨：在今甘肃省成县西。

⑦稒阳：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古城湾。

⑧云中：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

⑨浑仪：古代观察天象的一种仪器，上面有星宿，能转动，表示天象的变化，如自然的变化一样。

⑩七曜：指天上可见的主要的七颗星曜：太阳、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⑪昏明中星：在不同的季节月份，黄昏或天亮时出现在南方天空正中的亮星，古人用来辨别季节或方位。

⑫民官：胡三省注曰：郡守、县令，亲民之官。

【译文】

8 十七日，魏国君主前往河西。

9 六月，皇帝下诏命宁朔将军萧汪之率兵讨伐程道养；军队到达郪口，帛氐奴请求投降。程道养兵败，逃入郪山。

10 赫连定西迁之后，氐王杨难当于是占据了上邽。秋，七月，魏国君主派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尚书令刘絜督率河西、高平各路军队讨伐杨难当，在此之前先派出平东将军崔赜带着诏书告谕杨难当。

11 魏国散骑侍郎游雅前来聘问。

12 初十，晋朝的零陵王太妃褚氏去世，朝廷给她追加谥号为晋恭思皇后，用晋代宫廷礼节埋葬了她。

13 八月，魏国君主在河西打猎。

14 魏国君主派广平公张黎调发定州军队一万二千开通了莎泉县的通道。

15 九月，初三，魏国乐平王拓跋丕等人到达略阳；杨难当害怕，请求奉行诏令，率领上邽的守备部队回到仇池。魏军将领们商议认为："不杀他们的大头目，我军返回之后，他们肯定要重新聚集做乱。另外，大军远征，不有所掠夺，就没东西补充军需物资，犒赏将士。"拓跋丕打算听从他们的意见，中书侍郎高允在拓跋丕军中当参谋，劝阻拓跋丕说："如果听从各位将领的建议，这就伤害了氐人归顺的心意；大军返回之后，做乱肯定更快。"拓跋丕才停止了进攻抢掠的做法，而是去安抚慰问刚刚归附的氐人和当地百姓，秋毫不犯，秦、陇一带于是民心安定。杨难当任命他儿子杨顺为雍州刺史，镇守下辨。

16 高丽没将燕王送给魏国，并派使节向魏国君主上书，声称："在下当与冯弘共同奉顺大王的教化。"魏国君主认为高丽违背诏命，召集文武商议攻伐高丽之策，准备调发陇右的骑兵，刘絜说："秦、陇一带刚刚归附的百姓，应当优待免除租役，等他们富饶丰实，然后才可以役使他们。"乐平王拓跋丕说："和龙刚刚平定，应大规模整治农桑事务，以充实军需，然后进攻夺取，则高丽可以用一次战争就消灭了。"魏国君主这才停止了发兵。

17 初五，皇帝册封儿子刘濬为始兴王，刘骏为武陵王。

18 冬，十一月，初一，魏国君主前往稠阳，追赶野马到了云中，设置野马苑；闰十一月，初五，回宫。

19 当初，高祖刘裕攻克长安，得到一个古代的铜制浑天仪，浑天仪的形状虽完整，但上面没有缀着七曜。这一年，下诏命太史令钱乐之另外铸造一个浑天仪，直径六尺八分，用水转动它，上面的昏明中星与天上的昏明中星完全符合。

20 柔然断绝了与魏国的和亲关系，侵犯魏国边境。

21 吐谷浑的惠王慕容慕璝去世，他的弟弟慕容慕利延继立为

王。

十四年(丁丑,公元437年)

1 春,正月,十二日,魏国北平宣王长孙嵩去世。

2 十五日,皇帝宣布大赦。

3 二月,初九,魏国君主到幽州。三月,初二,魏国君主任命南平王拓跋浑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守和龙。初四,魏国君主返回王宫。

4 皇帝派遣散骑常侍刘熙伯到魏国商议交纳公主聘礼事宜,正巧皇帝女儿死亡就停止了。

5 夏,四月,赵广、张寻、梁显等人各自率领部下投降;部将王道恩杀了程道养,送来程道养的头,贼寇余党全部平定。初二,朝廷任命辅国将军周籍之为益州刺史。

6 魏国君主因地方郡守、县令大多贪赃枉法,夏,五月,十五日,下诏命令官吏百姓可以检举告发不守王法的郡守、县令。于是奸邪狡猾的人专门搜取地方郡守、县令的过失,胁迫在位的地方官,在民间横行;而地方官长衙吏都低声下气对待他们,贪污放肆却跟以前一样。

7 二十二日,魏国君主前往云中。

8 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讨山胡白龙余党于西河[1],灭之。

9 八月,甲辰,魏主如河西;九月,甲申,还宫。

10 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浑王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11 冬,十月,癸卯,魏主如云中;十一月,壬申,还宫。

12 魏主复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抚九国。琬等至乌孙，其王甚喜，曰："破落那、者舌二国[2]，皆欲称臣致贡于魏，但无路自致耳，今使君宜过抚之。"乃遣导译送琬诣破落那，明诣者舌。旁国闻之，争遣使者随琬等入贡，凡十六国，自是每岁朝贡不绝。

13 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诣平城谢，且问其母及公主所宜称[3]。魏主使群臣议之，皆曰："母以子贵，妻从夫爵。牧犍母宜称河西国太后，公主于其国称王后，于京师则称公主。"魏主从之。

初，牧犍娶凉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及其母尹氏迁居酒泉[4]。顷之，李氏卒，尹氏抚之，不哭，曰："汝国破家亡，今死晚矣。"牧犍之弟无讳镇酒泉，谓尹氏曰："后诸孙在伊吾[5]，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测其意，绐之曰："吾子孙漂荡，讬身异域；余生无几，当死此，不复为氐裘之鬼也。"未几，潜奔伊吾。无讳遣骑追及之，尹氏谓追骑曰："沮渠酒泉许吾归北，何为复追？汝取吾首以往，吾不复还矣。追骑不敢逼，引还。尹氏卒于伊吾。

牧犍遣将军沮渠旁周入贡于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书李顺赐其侍臣衣服，并征世子封坛入侍。是岁，牧犍遣封坛如魏，亦遣使诣建康，献杂书及敦煌赵畋所撰《甲寅元历》，并求杂书数十种，帝皆与之。

李顺自河西还，魏主问之曰："卿往年言取凉州之策，朕以东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龙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对曰："臣畴昔所言，以今观之，私谓不谬。然国家

戎车屡动，士马疲劳，西征之议，请俟他年。”魏主乃止。

十五年

1 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浑王慕利延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

2 三月，癸未，魏主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

3 初，燕王弘至辽东，高丽王琏遣使劳之曰：“龙城王冯君，爰适野次，士马劳乎？”弘惭怒，称制让之；高丽处之平郭[6]，寻徙北丰。弘素侮高丽，政刑赏罚，犹如其国；高丽乃夺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为质。弘怨高丽，遣使上表请迎，上遣使者王白驹等迎之，并令高丽资遣。高丽王不欲使弘南来，遣将孙漱、高仇等杀弘于北丰，并其子孙十余人，谥弘曰昭成皇帝。白驹等帅所领七千人掩讨漱、仇，杀仇，生擒漱。高丽王以白驹等专杀，遣使执送之。上以远国，不欲违其意，下白驹等狱，已而原之。

4 夏，四月，纳故黄门侍郎殷淳女为太子劭妃。

5 五月，戊寅，魏大赦。

【注释】

①西河：指今宁夏和内蒙古之间的黄河地区。

②破落那：即汉代的大宛，在今苏联塔什干东南卡散赛一带。　者舌：即汉代的康居国，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

③其母及：此据甲十一行本等补。

④酒泉：在今甘肃省酒泉市。

⑤伊吾：在今新疆哈密县。

⑥平郭：在今辽宁省熊岳县东。

⑦北丰：在今辽宁省复县。

【译文】

8 秋，七月，十五日，魏国永昌王拓跋健等人在西河讨伐山胡白龙的余党，消灭了他们。

9 八月，初一，魏国君主前往河西；九月，十二日，回宫。

10 二十五日，魏国君主派使者封拜吐谷浑王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他为西平王。

11 冬，十月，初一，魏国君主前往云中；十一月，初一，回宫。

12 魏国君主又派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人携带大量金银布帛出使西域，招抚龟兹等九国。董琬到达乌孙国，乌孙国王很高兴，说："破落那、者舌两国都想向魏国称臣进贡，只是无路到达罢了，现在使君等应绕道前去抚慰他们。"于是派向导翻译送董琬到破落那，送高明到者舌。附近国家听说此事，争相派遣使者随董琬等人来魏国进贡；共十六国，从此每年朝贡不断。

13 魏国君主送他妹妹武威公主给河西王牧犍做妻子，河西王派宋繇带着奏书来到平城谢恩，并问河西王的母亲和公主应如何称呼。魏国君主让群臣商议这个问题，都说："母因儿子而显贵，妻宜跟随丈夫爵号。沮渠牧犍的母亲宜称为河西国太后，公主在河西国应称为王后，在京师则称为公主。"魏国君主听从了这个意见。

当初，沮渠牧犍娶了凉国武昭王李暠的女儿为妻，等到魏国公主来了，李氏与她母亲尹氏迁居到酒泉。不久，李氏去世，尹氏抚摸女儿尸体，没有哭泣，说："你国破家亡，到现在才死也太晚了。"沮渠牧犍的弟弟沮渠无讳镇守酒泉，对尹氏说："太后几个孙子都在伊吾，太后想到他们那里去吗？"尹氏搞不清无讳的真意，骗他说："我的子孙漂荡流浪，托身在异国他乡；我的余生没几天了，应当死在这里，不再做游牧地区的野鬼了。"不久，尹氏潜逃伊吾。无讳派骑兵追上她，尹氏对追赶的骑兵说："沮渠酒泉允许我回到北方，为什么又来追赶？你们取了我的头回去，我不再想回去了。"追兵不敢逼她回去，退了回去。尹氏最后在伊吾去世。

沮渠牧犍派将军沮渠旁周到北魏进贡，魏国君主派侍中古弼、尚书李顺将侍臣的衣服赏赐给旁周，并征召河西王的世子沮渠封坛到魏国来做人质。这一年，牧犍派封坛去了魏国，也派了使者到建康，献上杂书和敦煌人赵馥撰写的《甲寅元历》，并请求赐给杂书数十种，皇帝都给了他。

李顺从河西回来，魏国君主问他说："你往年说攻取凉州的计策，朕因东方有战事，没来得及采纳实行。现在和龙已经平定，我想就在年内西征，可以吗？"李顺回答说："臣以前所说的计策，在今天看来，我自以为不错。但是国家军车屡次动用，士马疲劳，西征的计划，请等他年。"魏国君主才停止了。

十五年(戊寅，公元438年)

1 春，二月，初七，皇上任命吐谷浑王慕利延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

2 三月，十三日，魏国君主下诏命令五十岁以下的和尚一律还俗为民。

3 当初，燕王冯弘到达辽东，高丽国王高琏派使者慰劳冯弘说："龙城王冯君，现在来到敝国郊野，士马疲劳了吗？"冯弘羞惭愤怒，下诏斥责高丽国王；高丽人把他安排在平郭居住，不久又迁到北丰。冯弘向来轻视高丽，这时他实行政刑赏罚，还像原来在他本国一样；高丽国王夺去他的侍从，抓了他的太子冯王仁为人质。冯弘怨恨高丽，派使者到宋国上书请求迎接他到宋国去，皇帝派使者王白驹等人去迎接他，并命令高丽出资遣送。高丽王不想让冯弘南来，派将领孙漱、高仇等人在北丰杀死冯弘，以及他的子孙十几人，追赠冯弘谥号为昭成皇帝。王白驹等人率领部队七千多人袭击孙漱、高仇，杀了高仇，生擒孙漱。高丽王认为王白驹等人擅自杀人，派使者逮捕了他，遣送回国。皇帝考虑高丽是远方的国家，不想违背他们的心意，把王白驹打入牢狱，不久又宽恕了他。

4 夏，四月，娶纳已故的黄门侍郎殷淳的女儿为太子刘劭的王

妃。

5 五月，初九日，魏国大赦。

6 丙申，魏主如五原[1]；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东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将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2]，复分中道为二：陈留王崇从大泽向涿邪山[3]，魏主从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4]，不见柔然而还。时漠北大旱，无水草，人马多死。

7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8 十二月，丁巳，魏主至平城。

9 豫章雷次宗好学，隐居庐山。尝征为散骑侍郎，不就。是岁，以处士征至建康，为开馆于鸡笼山[5]，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艺文，使丹杨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并次宗儒学为四学。元，灵运之从祖弟也。帝数幸次宗学馆，令次宗以巾褠侍讲[6]，资给甚厚。又除给事中，不就。久之，还庐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10 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傜，止

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间，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7]，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

十六年

1 春，正月，庚寅，司徒义康进位大将军、领司徒，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进位司空。

2 魏主如定州。

3 初，高祖遗诏，命诸子次第居荆州。临川王义庆在荆州八年，欲为之选代，其次应在南谯王义宣。帝以义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月，己亥，以衡阳王义季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季尝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盘于游畋，古人所戒。今阳和布气，一日不耕，民失其时，奈何以从禽之乐而驱斥老农也！"义季止马曰："贤者也。"命赐之食，辞曰："大王不夺农时，则境内之民皆饱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独受大王之赐乎！"义季问其名，不告而退。

4 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8]，上洛太守谭长生弃郡走。

5 辛未，魏主还宫。

6 杨保宗与兄保显自童亭奔魏。庚寅，魏主以保宗为都督陇西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镇上邽，妻以公主；保显为镇西将军、晋寿公。

【注释】

①五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②浚稽山：在今蒙古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以南。

③涿邪山：在今蒙古阿尔泰山脉东南部一带。

④白阜：地址不详。

⑤鸡笼山：在今南京市北郊。

⑥褠(hóu 猴)：当时江南人士交际中所穿的盛服，仅次于官服。

⑦江左：今安徽芜湖以东的江南地区。

⑧上洛：在今陕西省洛南县东南。

【译文】

6 二十七日，魏国君主前往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出发北伐柔然。命令乐平王拓跋丕督率十五个将领从东路出发，永昌王拓跋健率领十五个将军从西道出发，魏国君主自己从中路出发，到达浚稽山，又将中路军分为二路：陈留王拓跋崇从大泽向涿邪山进军，魏国君主从浚稽山北面向天山进军，再向西登上白阜山，但未见到柔然人就返回。当时大漠以北发生大旱，没有水草，人马死亡很多。

7 冬，十一月，初一，发生日食。

8 十二月，二十二日，魏国君主回到平城。

9 豫章人雷次宗爱好学问，隐居在庐山。朝廷曾经征召他做散骑侍郎，但他不来就任。这一年，朝廷以处士身份将他召到建康，在鸡笼山为他开设学馆，让他招集弟子教授学问。皇帝十分爱好文学艺术，让丹阳尹庐江人何尚之讲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建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建立文学，加上雷次宗的儒学共为四学。谢元，是谢灵运的堂祖父的兄弟。皇帝多次亲临雷次宗的学馆，命雷次宗穿上平民最隆重的服装为皇上讲学，资助供给非常丰厚，又授予雷次宗给事中一职，但雷次宗不接受。很久以后，雷次宗又返回庐山。

臣司马光认为，《易》说："君子多学前人的言论和以往的事迹，以此来蓄积德行。"孔子说："言辞明白就可以了。"这样

看来，史学只是儒学的一个支系，文学乃是儒家的余事；至于老、庄之学崇尚虚无，本来就不可用来当学问教人的。求学的人是要追求真理；天下没有两种真理，哪里有什么四学呢！

10 皇帝性格仁厚恭俭，勤于处理政务；遵守法律却不严峻，能包容事物但不松弛。文武百官都能长期任职，郡守、县令以六年为任期；官吏不轻易免职，民众有所依赖。在位三十年间，四方境域之内，平安无事，民户和人口增加繁衍；征收租赋征发徭役，只按一年的赋税额，早上出门晚上回来，民众都各自从事自己的活计。乡里街巷之间，讲学诵书之声远近相闻；士大夫敦厉节操风尚，乡里瞧不起轻薄无识的人。江左的风俗，在这个时期最为美好，后来谈论为政治国的人，都称赞元嘉时代。

十六年(己卯，公元439年)

1 春，正月，二十五日，司徒刘义康进升官位为大将军、兼任司徒，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进升官位为司空。

2 魏国君主前往定州。

3 当初，高祖刘裕遗留下诏命，命令每个儿子依次镇守荆州。临川王刘义庆在荆州已经八年，想请皇帝为他选一个代替者，按顺序下一个人任应为南谯王刘义宣。皇帝认为刘义宣才能平庸鄙陋，不愿任用；二月，初五，皇帝任命衡阳王刘义季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刘义季曾经在春天出外打猎，有一个老人披着草苫在耕作，刘义季手下的人斥责这位老人，老人说："沉溺于游猎，是古人早已告诫的。现在阳气和畅气候湿润，一天不耕，民众就错过农时，为什么还放纵游猎的欢乐而驱赶斥责老农呢！"刘义季止住马匹说："这是位贤人。"命令手下人赐给老人粮食，老人推辞说："大王不夺农时，那么境内的百姓都能吃饱了大王的粮食，老夫哪里敢单独享受大王的赏赐呢！"刘义季问他的姓名，他没有回答就告退了。

4 三月，魏国雍州刺史葛那侵犯上洛，上洛太守谭长生弃城逃

跑。

5 初七，魏国君主回宫。

6 杨保宗与他哥哥杨保显从童亭逃到魏国。二十六日，魏国君主任命杨保宗为都督陇西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镇守上邽，将公主嫁给他；封杨保显为镇西将军、晋寿公。

7 河西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氏与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医乘传救之，得愈。魏主征李氏，牧犍不遣，厚资给，使居酒泉。

魏每遣使者诣西域，常诏牧犍发导护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还，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岁魏天子自来伐我，土马疫死，大败而还；我擒其长弟乐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于国。又闻可汗遣使告西域诸国，称'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为强，若更有魏使，勿复供奉。'西域诸国颇有贰心。"使还，具以状闻。魏主遣尚书贺多罗使凉州观虚实，多罗还，亦言牧犍虽外修臣礼，内实乖悖。

魏主欲讨之，以问崔浩。对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虽不克获，实无所损。战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常岁羸死亦不减万匹。而远方乘虚，遽谓衰耗不能复振。今出其不意，大军猝至，彼必骇扰，不知所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为然。"

于是大集公卿议于西堂。

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位以来,职贡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恶未彰,宜加恕宥。国家新征蠕蠕,士马疲弊,未可大举。且闻其土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既至,彼必婴城固守。攻之不拔,野无所掠,此危道也。"

初,崔浩恶尚书李顺,顺使凉州凡十二返,魏主以为能。凉武宣王数与顺游宴,对其群下时为骄慢之语;恐顺泄之,随以金宝纳于顺怀,顺亦为之隐。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议伐凉州,顺与尚书古弼皆曰:"自温圉水以西至姑臧[1],地皆枯石,绝无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2],冬有积雪,深至丈余,春夏消释,下流成川,居民引以灌溉。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必乏绝。环城百里之内,地不生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斤等之议是也。"魏主乃命浩与斤等相诘难,众无复他言,但云"彼无水草"。浩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又,汉人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建郡县也。且雪之消释,仅能敛尘,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为欺诬矣。"李顺曰:"耳闻不如目见,吾尝目见,何可共辩?"浩曰:"汝受人金钱,欲为之游说,谓我目不见便可欺邪!"帝隐听,闻之,乃出见斤等,辞色严厉,群臣不敢复言,唯唯而已。

群臣既出,振威将军代人伊馥言于帝曰:"凉州若果无水草,彼何以为国?众议皆不可用,宜从浩言。"帝善之。

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于西郊；六月，甲辰，发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寿辅太子晃监国，决留台事，内外听焉。又使大将军长乐王穆敬、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将二万人屯漠南以备柔然。命公卿为书以让河西王牧犍，数其十二罪，且曰："若亲帅群臣委贽远迎，谒拜马首，上策也。六军既临，而缚舆榇，其次也。若守迷群城，不时悛悟，身死族灭，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注释】

①温圉水：又作温围水，即今甘肃省皋兰县附近黄河河段。 姑臧：在今甘肃省武威市。

②天梯山：即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西北天梯山。

【译文】

7 河西王沮渠牧犍和他嫂子李氏通奸，兄弟三人轮流宠爱她。李氏和牧犍的姐姐合谋毒害魏国公主，魏国君主送解毒医生乘坐驿车火速前去营救公主，才得治愈。魏国君主征召李氏，牧犍拒绝遣送，供给丰厚的物资，让李氏居住在酒泉。

魏国每次派使者前往西域，常下诏书给牧犍让他找向导护送使者越过沙漠。使者从西域回来，到达武威，牧犍左右的人有人告诉魏国使者说："我国君接到蠕蠕可汗的狂言说：'去年魏国天子亲自前来征伐我们，士马病死，大败而回；我活捉了他的弟弟乐平王拓跋丕。'我国君听了大喜，向全国宣扬。又听说蠕蠕可汗派使者告知西域各国，称'魏国已经削弱，现在天下只有我最强，如果再有魏国使者前来，不要再供给侍奉他们。'西域各国都起了贰心。"使者回到魏国，详细地把情况报告了魏国君主。魏国君主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凉州观察虚实，贺多罗回来，也说牧犍虽然外表上谨守称臣的

礼节，而内心实际上已对魏国背叛不服。

魏国君主打算讨伐凉州，来问崔浩。崔浩回答说：沮渠牧犍叛逆之心已经显露，不可不杀。官军前几年北伐，虽没能大获全胜，实际上也没有多大损失。战马三十万匹，估计在路上死伤的不满八千匹，常年瘦弱而死的也不少于一万匹。但远方的凉州乘我国空虚，就以为我国国力已经衰耗殆尽，不可能再强大起来。现在出其不意，大军突然到达，他们肯定惊惧慌乱，不知所措，活捉他们是肯定的了。"魏国君主说："好！我的意思也以为是这样。"于是召集所有公卿大臣到太极殿西堂商议伐凉之事。

弘农王奚斤等三十多人都说："沮渠牧犍的国家，是西方边境的下等小国，虽然内心不是真正臣服我国，但他继承父位以来，每年朝贡不断。朝廷将他作为藩臣对待，并将公主下嫁给他；现在他的罪恶尚未明显，应加以宽大。国家刚刚征伐了蠕蠕，兵士马匹疲劳不堪，不可大规模用兵。况且听说他们国家土地盐碱贫瘠，难以找到水草，大军到达之后，他们肯定会据城固守。发兵攻打，不能马上攻克，野外没东西可以掠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条路。"

当初，崔浩厌恶尚书李顺，李顺出使凉州共十二个来回，魏国君主认为李顺能干。凉国武宣王沮渠蒙逊多次与李顺交游饮宴，对他的手下群臣时常讲些轻视魏国的傲慢狂言，又深怕李顺泄漏给魏国君主，就把金银财宝塞到李顺怀里，李顺也就为他隐瞒了下来。崔浩知道了这个情况，秘密告诉魏国君主，魏国君主不相信崔浩的话。等到魏国朝廷商议讨伐凉州，李顺和尚书古弼都说："从温圉水以西到姑臧，到处都是干枯的石头，绝无水草。那里的人说，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有一丈多深，春夏消融，下流成河，当地居民引来灌溉庄稼。他们听说大军到来，就会挖开渠口，河水就会断绝。姑臧城周围百里以内，地不生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奚斤等人的意见是对的。"魏国君主就命令崔浩与奚斤等人互相辩论，众人没有别的话好说，只说"那里没有水草"。崔浩说："《汉书·

地理志》称'凉州的畜产是天下最富饶的。'如果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育？另外，汉代人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地方修筑城池，建立郡县。而且冰雪的消融，仅能浸湿泥土，收敛灰尘，怎么能流成河渠，灌溉庄稼呢？这实在是骗人的鬼话。"李顺说："耳闻不如目见，我曾经亲眼看见，哪里用的着与你辩论？"崔浩说："你接受人家的金钱，想为人家游说，说我没有亲眼所见就可以掩人耳目了吗？"魏国君主暗地里细听他们的辩论，听到这话，就走出来见奚斤等人，言辞脸色很严肃，群臣不敢再说什么，只有唯唯诺诺答应而已。

群臣走出之后，振武将军代郡人伊馥对魏国君主说："凉州如果没有水草，他们怎么建立国家？众人的议论都不可信，宜听从崔浩的话。"魏国君主认为他说得好。

夏，五月，十四日，魏国君主在西郊校阅部队，六月，十一日，大军从平城出发。让侍中宜都王穆寿辅佐太子拓跋晃监护国家，裁决留守朝廷的政务，京城内外都听命于穆寿。又让大将军长乐王稽敬、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带二万人屯驻漠南以防备柔然。命令公卿写信斥责河西王沮渠牧犍，列数他十二条罪状，并且说："如果亲自率领群臣献上礼物远远相迎，在马头前面跪拜谒见，这才是上策。等我大军兵临城下，捆绑自己，用车拉着棺材来见我，这是中策。如果困守孤城，不及时改正醒悟，自己身死而全族诛灭，受到世上最大的刑罚。你应考虑适中的办法，自己乞求多福！"

8 己酉，改封陇西王吐谷浑慕利延为河南王。

9 魏主自云中济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属国城[1]。壬午，留辎重，部分诸军，使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令刘絜与常山王素为前锋，两道并进；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

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以平西将军源贺为乡导。

魏主问贺以取凉州方略,对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鲜卑,皆臣祖父旧民,臣愿处军前,宣国威信,示以祸福,必相帅归命。外援既服,然后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

八月,甲午,永昌王健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

河西王牧犍闻有魏师,惊曰:"何为乃尔!"用左丞姚定国计,不肯出迎,求救于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将军董来将兵万余人出战于城南,望风奔溃。刘絜用卜者言,以为日辰不利,敛兵不追,董来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

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谕牧犍令出降。牧犍闻柔然欲入魏边为寇,冀幸魏主东还,遂婴城固守;其兄子祖逾墙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军围之。源贺引兵招慰诸部下三万余落,故魏主得专攻姑臧,无复外虑。

魏主见姑臧城外水草丰饶,由是恨李顺,谓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验矣。"对曰:"臣之言不敢不实,类皆如此。"

魏主之将伐凉州也,太子晃亦以为疑。至是,魏主赐太子诏曰:"姑臧城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故有此敕,以释汝疑。"

10 庚子,立皇子铄为南平王。

11 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万年帅所领降魏。姑臧城溃,牧犍帅其文武五千人面缚请降;魏主释其缚而礼之。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胜计。使张掖

王秃发保周、龙骧将军穆罴、安远将军源贺分徇诸郡，杂胡降者又数十万。

初，牧犍以其弟无讳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领酒泉太守[2]，宜得为秦州刺史、都督丹岭以西诸军事、领张掖太守[3]，安周为乐都太守，从弟唐儿为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镇南将军代人奚眷击张掖，镇北将军封沓击乐都[4]；宜得烧仓库，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浑，封沓掠数千户而还。奚眷进攻酒泉，无讳、宜得收遗民奔晋昌[5]，遂就唐儿于敦煌。魏主使弋阳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张掖皆置将守之。

魏主置酒姑臧，谓群臣曰："崔公智略有余，吾不复以为奇。伊馥弓马之士，而所见乃与崔公同，深可奇也。"馥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马，而性忠谨，故魏主特爱之。

魏主之西伐也，穆寿送至河上，魏主敕之曰："吴提与牧犍相结素深[6]，闻朕讨牧犍，吴提必犯塞，朕故留壮兵肥马，使卿辅佐太子。收田既毕，即发兵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虏至，引使深入，然后击之，无不克矣。凉州路远，朕不得救，卿勿违朕言！"寿顿首受命。寿雅信中书博士公孙质，以为谋主。寿、质皆信卜筮，以为柔然必不来，不为之备。质，轨之弟也。

柔然敕连可汗闻魏主向姑臧，乘虚入寇，留其兄乞列归与嵇敬、建宁王崇相拒于北镇[7]。自帅精骑深入，至善无七介山[8]，平城大骇，民争走中城。穆寿不知所为，欲塞西郭门，请太子避保南山，窦太后不听而止。遣司空长孙道

生、征北大将军张黎拒之于吐颓山[9]。会嵇敬、建宁王崇击破乞列归于阴山之北，擒之，并其伯父他吾无鹿胡及将帅五百人，斩首万余级。敕连闻之，遁去，追至漠南而还。

冬，十月，辛酉，魏主东还，留乐平王丕及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凉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万户于平城。

【注释】

①上郡：在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　属国城：即龟兹县治所在，在今陕西省榆林县西北。

②建康：在今甘肃省高台县西南。

③丹岭：在姑臧西，即删丹岭。

④乐都：在今青海省乐都县。

⑤晋昌：在今甘肃省安西县东南锁阳城。

⑥吴提：柔然敕连可汗的姓名为郁久闾吴提。

⑦北镇：即怀朔镇，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

⑧善无：在今山西省右玉县东南。七介山，即在善无县境内。

⑨吐颓山：在今山西省平鲁县西北。

【译文】

8 十六日，皇上改封陇西王吐谷浑慕利延为河南王。

9 魏国君主从云中渡过黄河；秋，七月，初七，到达上郡属国城。二十日，留下辎重，调配各路军队，派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尚书令刘絜与常山王拓跋素为前锋，两路并进；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太宰相平王杜超为后继；派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

魏国君主询问源贺攻取凉州的策略，源贺回答说："姑臧城附近有四个鲜卑部落，都是微臣祖父的旧部下，臣愿走在大军前面，宣扬国家的威信，向他们分析祸福利害，他们肯定会相继归顺大王的圣命，凉国的外援一旦顺服，然后我们再攻占姑臧孤城，就易如

反掌了。"魏国君主说："好！"

八月，初二，永昌王拓跋健俘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头。

河西王沮渠牧犍听说魏国大军突然到来，吃惊地说："为什么会这样？"他采纳了左丞姚定国的计策，不肯出迎魏国君主，而是向柔然求救。并派他弟弟征南大将军董来带兵一万多人来到城南应战，凉国军队望风溃逃。但魏将刘絜听信了占卜人的话，认为那天时辰不利，收兵不追，董来才得以逃回城里。魏国君主因此怨恨刘絜。

初四，魏国君主来到姑臧，派使者告谕沮渠牧犍，命他出城投降。牧犍听说柔然准备进入魏国边境进行骚扰，侥幸期望魏国君主率军向东返回，于是据城固守；他兄长的儿子沮渠祖翻越城墙出来投降。魏国君主详细了解了牧犍的情况，于是分兵包围姑臧城。源贺带兵招抚慰问他祖父的老部下三万多户，因此，魏国君主得以集中兵力攻打姑臧，不再担心姑臧城外围会出什么事。

魏国君主看到姑臧城外水草丰饶，因此憎恨李顺，对崔浩说："您以前的话，现在果然应验了。"崔浩回答说："微臣的话不敢不真实，其他的话都是如此。"

魏国君主将要讨伐凉州时，太子拓跋晃也有疑虑。到这时，魏国君主赐给太子诏书说："姑臧城西门外，涌出的泉水在城北会合，水流大的像条河。其余的水沿着大大小小的沟渠流到沙漠中，水流中间是没有干燥土地的。因此特赐你这道敕书，来解消你的疑虑。"

10 初八，皇帝立皇子刘铄为南平王。

11 九月，二十五日，河西王沮渠牧犍兄长的儿子沮渠万年率领部下投降魏国。姑臧城防崩溃，牧犍率领他们的文武官员五千人反绑手臂出城请求投降；魏国君主解开他的绑索，以礼相待。收获姑臧城内人口二十多万，仓库珍宝不计其数。派张掖王秃发保周、龙骧将军穆罴、安远将军源贺分别带兵巡行各郡宣布消息，各族胡人投降魏国的又有几十万。

当初，沮渠牧犍任命他弟弟沮渠无讳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地区诸军事、兼任酒泉太守，任命弟弟沮渠宜得为秦州刺史、都督丹岭以西地区诸军事、兼任张掖太守，任命弟弟沮渠安周为乐都太守，任命堂弟沮渠唐儿担任敦煌太守。等到姑臧被攻破，魏国君主派镇南将军代郡人奚眷攻打张掖，镇北将军封沓攻打东都。沮渠宜得烧毁了仓库，向西逃奔酒泉，沮渠安周向南逃奔吐谷浑，封沓掠夺了数千户百姓返回。奚眷进攻酒泉，沮渠无讳、沮渠宜得收聚残余部众逃奔晋昌，接着又到敦煌投奔沮渠唐儿。魏国君主让弋阳公元絮守卫酒泉，其余武威、张掖等城都设置将领来进行守卫。

魏国君主在姑臧摆设酒宴，对群臣说："崔公智谋韬略有余，我不再感到奇怪。伊馥是一个拉弓骑马的武士，而见解竟与崔公一样，深为可奇。"伊馥善于射箭，能拉牛倒行，奔跑追得上奔马，而性格忠诚谨慎，所以魏国君主特别喜爱他。

魏国君主出发西伐凉州时，宜都王穆寿送行到黄河边，魏帝告诫他说："吴提与牧犍相互勾结，向来很深，听说我讨伐牧犍，吴提肯定会侵犯边塞，所以朕留下壮兵肥马，让你辅佐太子。收割完庄稼之后，你就发兵到大漠南面，分别埋伏在要害地区以等待虏兵到来，并且诱敌深入，然后再攻打他们，没有不胜的。凉州距此路途遥远，朕不能援救，你千万不要违背朕的嘱咐！"穆寿叩头接受敕命。穆寿一向信任中书博士公孙质，让他做谋士。穆寿、孙质都信卜筮，认为柔然肯定不会来，没有做好准备。孙质，是孙轨的弟弟。

柔然敕连可汗听说魏国君主率军前往姑臧，乘虚入境侵犯，留他兄长乞列归与稽敬、建宁王拓跋崇在北镇对峙。自己率领精锐骑兵深入魏国，到达善无县七介山，魏都平城大为惊骇，百姓争相向内城逃跑。穆寿不知所措，打算堵住内城的西门，请太子到南山躲避，窦太后拒不听从才算作罢。派司空长孙道生、征北大将军张黎在吐颓山防御柔然部队。正巧这时稽敬、建宁王拓跋崇在阴山北面打败乞列归，活捉了他，同时俘获他的伯父他吾无鹿胡及将帅五百

人，斩首一万多级。敕连可汗听说此事，率军逃走，魏军一直追到大漠南边才班师回朝。

冬，十月，初一，魏国君主向东返回，留下乐平王拓跋丕及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守凉州，迁徙沮渠牧犍的宗族及官吏百姓三万户到平城。

12 癸亥，秃发保周帅诸部鲜卑据张掖叛魏[1]。

13 十二月，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须眉，好读书，便弓马，喜延宾客；意之所欲，上必从之，东宫置兵与羽林等。

14 壬午，魏主至平城，以柔然入寇，无大失亡，故穆寿等得不诛。魏主犹以妹婿待沮渠牧犍，征西大将军、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礼；武宣王置守冢三十家。

凉州从张氏以来，号称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学，以敦煌阚骃为姑臧太守，张湛为兵部尚书，刘昞、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金城宋钦为世子洗马[2]，赵柔为金部郎[3]，广平程骏、骏从弟弘为世子侍讲[4]。魏主克凉州，皆礼而用之，以阚骃、刘昞为乐平王丕从事中郎。安定胡叟[5]，少有俊才，往从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谓程弘曰："贵主居僻陋之国而淫名僭礼，以小事大而心不纯壹，外慕仁义而实无道德，其亡可翘足待也。吾将择木，先集于魏；与子暂违，非久阔也。"遂适魏。岁余而牧犍败。魏主以叟为先识，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河内常爽[6]，世寓凉州，不受礼

命，魏主以为宣威将军。河西右相宋繇从魏主至平城而卒。

魏主以索敞为中书博士。时魏朝方尚武功，贵游子弟不以讲学为意。敞为博士十余年，勤于诱导，肃而有礼，贵游皆严惮之，多所成立，前后显达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7]，教授七百余人；爽立赏罚之科，弟子事之如严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高允每称爽训厉有方，曰："文翁柔胜[8]，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

陈留江强[9]，寓居凉州，献经、史、诸子千余卷及书法，亦拜中书博士。魏主命崔浩监秘书事，综理史职；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典著作。浩启称："阴仲逵、段承根，凉土美才，请同修国史。"皆除著作郎。仲逵，武威人；承根，晖之子也。

浩集诸历家，考校汉元以来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并讥前史之失，别为《魏历》，以示高允。允曰："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东井，此乃历术之浅事；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人之讥今犹今之讥古也。"浩曰："所谬云何？"允曰："按《星传》：'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也。"浩曰："天文欲为变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审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东宫少傅游雅曰："高君精于历数，当不虚也。"后岁余，浩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经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东井，非十月也。"众乃叹

服。允虽明厉，初不推步及为人论说，唯游雅知之。雅数以灾异问允。允曰："阴阳灾异，知之甚难；既已知之，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问此！"雅乃止。魏主问允："为政何先？"时魏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贱，唯知农事；若国家广田积谷，公私有备，则饥馑不足忧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赋百姓。

【注释】

①张掖：在今甘肃省张掖县。

②金城：在今甘肃省兰州市。

③金部：在曹魏时设置23个郎，金部郎为负责财帛运输的官员。

④广平：在今河北省鸡泽县。

⑤安定：在今甘肃省泾川县。

⑥河内：在今河南省沁阳县。

⑦温水：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

⑧文翁：西汉景帝时的蜀郡太守，他选任张叔等人，送到长安留学，又在当地设校招生受业，借以提高当地人民的教化水平，使蜀郡大治。

⑨陈留：在今河南省陈留县。

【译文】

12 初三，魏国张掖王秃发保周率领所属鲜卑部落占据张掖反叛魏国。

13 十二月，十六日，皇帝为太子刘劭举行成人典礼，加穿元服，大赦天下。刘劭胡须眉目美好，爱好读书，熟习骑射，喜爱延请宾客；他心里所想要的，皇上一定顺从，太子居住的东宫设立军队与守卫皇宫的羽林军人数相等。

14 二十三日，魏国君主到达平城，因柔然入境侵扰，没有大的损失伤亡，所以穆寿等人得以不被诛杀。魏国君主仍然以妹夫对待沮

渠牧犍，征西大将军、河西王的官位仍如从前。牧犍母亲去世，魏国君主用太妃的礼节埋葬了她；为牧犍的父亲武宣王沮渠蒙逊设置守护陵墓的民户三十家。

凉州地区自从张氏建立前凉王国以来，号称人才辈出。沮渠牧犍特别喜爱文学，任命敦煌人阚骃为姑臧太守，张湛担任兵部尚书，刘昞、索敞、阴兴担任国师助教，金城人宋钦担任世子洗马，赵柔担任金部郎，广平人程骏、程骏堂弟程弘担任世子侍讲。魏国君主攻克凉州，对他们都以礼相待并加以任用，任命阚骃、刘昞为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安定人胡叟，年轻有为，往年跟随牧犍，牧犍不太重视他，胡叟对程弘说："贵国君主身居偏僻粗野的小国，却乱用名分，超越礼制，作为小国事奉大国，内心却不专一真诚，表面上仰慕仁义而实际上没有道德，他的灭亡指日可待了。我将要选择栖身的大树，先投靠魏国；与你暂且告别，不会长久阔别的。"于是他前往魏国。一年多以后，牧犍失败亡国。魏国君主因胡叟有先见之明，拜他为虎威将军，赐爵为始复男。河内人常爽，世代寓居凉州，没受到牧犍的礼遇任命，魏国君主让他做宣威将军。河西王的右相宋繇跟随魏国君主到平城就逝世了。

魏国君主任命索敞为中书博士，当时魏国正崇尚武功，贵族子弟不重视讲求学问。索敞担任博士十多年，勤于诱导，严肃而有礼仪，贵族子弟都敬畏他，索敞培养的学生多有所成就，前后显耀宦达官至尚书、牧守的有几十人。常爽在温水西面设立学馆，教授学生七百多人；常爽设立奖赏惩罚的条例，学生像对严厉的君父一样事奉他。由此魏国的学术风气开始振兴。高允常称赞常爽训导教育有方，说："文翁以柔和取胜，先生以刚毅取胜。所用教导方法虽然不同，但造就人才的功效却是一样的。"

陈留人江强，寄居凉州，献上经书、史书、诸子书一千多卷及书法典籍，也被拜为中书博士。魏国君主命令崔浩监管秘书事务，综合整理史官职责；任命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与典掌著作

事务。崔浩上书声称："阴仲逵、段承根，是凉州地区的杰出人才，请求让他们一起参加撰修国史。"他们都被任命为著作郎。阴仲逵，是武威人；段承根，是段晖的儿子。

崔浩收集各家历法研究流派，考订校对汉朝建立以来日食、月食、五星运行度数，并讥讽前代史书的失误，另外撰写《魏历》，拿来给高允看。高允说："汉朝元年十月，五星聚集在东井的位置上，这种记录的错误乃是历法上的小问题；今天你讥讽汉代史书却不明白这个谬误，恐怕后人也会像我们今天讥讽古人一样讥讽我们。"崔浩说："你说的谬误指什么？"高允说："根据《星传》：'太白金星、水星，常常随着太阳运行。'十月份太阳在尾宿、箕宿的位置，黄昏时在申位南方隐没不见，而此时井宿才在寅位北方出现，金星、水星怎么会与太阳背道而驰？这是史官想神化刘邦夺天下当皇帝的事，没有再根据客观规律来推断的结果。"崔浩说："天文记载正是要记录异变现象，汉史的这种记载有什么不可以呢？"高允说："这是不能只凭空话来争论的，应重新审定它。"在坐的人都认为高允的说法怪诞，只有太子少傅游雅说："高君精通历法及其推算，他所说的当不会空洞无物。"一年多以后，崔浩对高允说："以前我们所争论的问题，我本来没在心里仔细考虑；等到重新考察研究时，果然像您说的那样。五大行星乃是在此之前三个月时聚集在东井位置上，而不是在十月。"众人这才叹服高允。高允虽然精通历法，但他并不进行推算、向别人论说，只有游雅知道他的这种学问。游雅数次拿灾异的事来问高允，高允说："阴阳变化和灾异现象，要懂得它非常困难；一旦懂了，又怕泄漏出去，不如不懂。天下高妙的道理很多，为什么要问这个！"游雅这才停止了。魏国君主问高允："治理政务应该将什么放在优先地位？"当时魏国大量封禁良田，高允说："臣年少时低贱，只懂得农业的事；如果国家广泛开垦田地积蓄粮食，国家个人都有储备，那么饥馑就不必担心了。"魏国君主于是命令解除全部封田的禁令，将良田分给百姓耕种。

15 吐谷浑王慕利延闻魏克凉州，大惧，率众西遁，逾沙漠。魏主以其兄慕璝有擒赫连定之功，遣使抚谕之，慕利延乃还故地。

16 氐王杨难当将兵数万寇魏上邽，秦州人多应之。东平吕罗汉说镇将拓跋意头曰："难当众盛，今不出战，示之以弱，众情离沮，不可守也。"意头遣罗汉将精骑千余出冲难当陈，所向披靡，杀其左右骑八人，难当大惊。会魏主以玺书责让难当，难当引还仇池。

17 南丰太妃司马氏卒，故营阳王之后也。

18 赵广、张寻等复谋反，伏诛。

十七年

1 春，正月，己酉，沮渠无讳寇魏酒泉，元絜轻之，出城与语；壬子，无讳执絜以围酒泉。

2 二月，魏假通直常侍邢颖来聘。

3 三月，沮渠无讳拔酒泉。

4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5 庚辰，沮渠无讳寇魏张掖，秃发保周屯删丹[1]；丙戌，魏主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督诸将讨之。

6 司徒义康专总朝权。上羸疾积年，心劳辄发，屡至危殆；义康尽心营奉，药石非口所亲尝不进，或连夕不寐；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尽。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令义康选用，生杀大事，或以录命断之。势倾远近，朝野辐凑，每日府门常有车数百乘，义康倾身引接，未尝懈倦。复能强记，

耳目所经，终身不忘，好于稠人广席，标题所忆以示聪明。士之干练者，多被意遇。尝谓刘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属[2]，竟何所堪！坐取富贵，复那可解！"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无施及忤旨者乃斥为台官[3]。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无猜防。私置僮六千余人，不以言台。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尝冬月噉甘，叹其形味并劣。义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义康之重以倾之。义康权势已盛，湛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礼甚厚。湛善论治道，谙前代故事，叙致铨理，听者忘疲。每入云龙门，御者即解驾，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为常。及晚节驱煽义康，上意虽内离而接遇不改，尝谓所亲曰："刘班方自西还[4]，吾与语，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

殷景仁密言于上曰："相王权重，非社稷计，宜少加裁抑！"上阴然之。

司徒左长史刘斌，湛之宗也；大将军从事中郎王履，谧之孙也；及主簿刘敬文，祭酒鲁郡孔胤秀，皆以倾谄有宠于义康；见上多疾，皆谓"宫车一日晏驾，宜立长君。"上尝疾笃，使义康具顾命谘，义康还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义康、景仁并不答。而胤秀等辄就尚书议曹索晋咸康末立康帝旧事[5]，义康不知

也；及上疾瘳，微闻之。而斌等密谋，欲使大业终归义康，遂邀结朋党，伺察禁省，有不与己同者，必百方构陷之，又采拾景仁短长，或虚造异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义康欲以刘斌为丹杨尹[7]，言次，启上陈其家贫。言未卒，上曰："以为吴郡[8]。"后会稽太守羊玄保求还，义康又欲以斌代之，启上曰："羊玄保求还，不审以谁为会稽？"上时未有所拟，仓猝曰："我已用王鸿。"自去年秋，上不复往东府。

五月，癸巳，刘湛遭母忧去职。湛自知罪衅已彰，无复全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正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

【注释】

①酒丹：在今甘肃省山丹县。

②王敬弘、王球之属：二人以清淡虚静和门望高贵获得高位，不关心具体公务。

③台官：晋、宋以来谓天子朝廷为天台，台官即朝廷官员。

④刘班：刘湛小名班虎，故简称刘班。

⑤谄：据上下文义，当作"诏"。

⑥晋咸康末立康帝：事见卷97，晋成帝咸康八年，公元342年。

⑦丹杨尹：刘宋首都建康的地方长官。

⑧吴郡：在今江苏省苏州市。

【译文】

15吐谷浑王慕利延所说魏国攻克凉州，十分恐惧，率部众西逃，越过沙漠。魏国君主考虑慕利延的兄长慕璝有擒获夏国君主赫连定的功劳，派使节安抚告谕慕利延，慕利延于是回到故地。

16 氐王杨难当率兵数万侵犯魏国的上邽，秦州百姓多响应他。东平人吕罗汉劝说上邽的守将拓跋意头："杨难当人多势盛，现在不出城迎战，向他示弱，众人的情绪离散沮丧，就不能守住城池。"意头派吕罗汉带精锐骑兵一千多人出城冲击杨难当的阵营，所向披靡，杀了杨难当左右的骑兵八人，杨难当大为惊怕。正巧这时魏国君主下玺书斥责杨难当，杨难当带兵返回了仇池。

17 南丰太妃司马氏去世，她是原先营阳王的王后。

18 赵广、张寻等人又谋反，被官府处死。

十七年（庚辰，公元 440 年）

1 春，正月，二十日，沮渠无讳侵犯魏国酒泉，魏国守将元絜轻视他，出城与无讳对话；二十三日，无讳捉住元絜进而包围酒泉。

2 二月，魏国代理通直常侍邢颖前来聘问。

3 三月，沮渠无讳攻克酒泉。

4 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

5 二十三日，沮渠无讳侵犯魏国张掖，张掖守将秃发保周住扎在删丹；二十九日，魏国君主派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督率各将讨伐沮渠无讳。

6 司徒刘义康一人总揽朝廷大权。皇上体弱生病多年，精神劳累就发病，多次病危；刘义康尽心照顾，药物不亲口尝过就不给皇帝吃，有时连续几晚不睡；皇宫内外各种事务都由刘义康一人裁决施行。刘义康生性爱好处理官府公事，审理各种文件卷宗，莫不精细至极。皇帝因此把政务大多委托给义康，凡是刘义康陈述上奏的事，上报以后没有不被允许的；州郡以下的官员，都让义康选用，生杀大事，有时就以录尚书事的命令裁决它。权势倾倒远近，朝野上下各方人士像车辐向车轴集中一样，向义康靠拢，每天早上到义康的门前常有车数百辆，刘义康都躬身亲自迎接，从没松懈倦怠。他又能强记，耳目所过，终身不忘，他爱在人多的地方和盛大的宴席上，揭出自己记忆中的事情以显示自己的聪明才干。士大夫当中较

干练的人，大多受到刘义康的垂顾和恩遇。他曾对刘湛说："王敬弘、王球之流，究竟能干些什么！坐着不干事却获得了富贵，又怎能让人理解！"但刘义康向来没有学问，不识大体，朝廷中有才干的士大夫都被他引进到自己的府中，而他府中没有作为和违背他意旨的人就被贬斥为朝官。他自以为自己与皇帝是兄弟至亲，不再遵守君臣上下的礼节，常常任意行事，不曾有什么忌讳。他私自设置僮仆六千多人，却不去告诉皇帝。各地进献赠送的礼品时，都把上品献给刘义康而把次品献给皇帝；皇帝曾在冬天吃柑子，感叹柑子的形状味道都不好。刘义康说："今年柑子有特别好的。"就派人回东府取来柑子，比皇帝吃的柑子大三寸。

领军将军刘湛与尚书仆射殷景仁有怨隙，刘湛想靠刘义康的权势搞倒殷景仁。刘义康权势已经很大，刘湛更加推崇刘义康，刘义康对皇帝不再注意作为臣下的礼节，皇帝心中逐渐对此感到不平。刘湛刚刚进入朝廷时，皇帝对他恩礼很厚。刘湛善于议论治国之道，熟悉前代的旧事，叙事论理，能使听者忘记疲劳。每次进了云龙门，驾车人就解开车马，左右随从及仪仗队随意分散，不到黄昏刘湛是不会从宫内出来的，都这样习以为常了。可到后来他煽动怂恿刘义康，皇帝虽然内心不再喜欢他但外表上待他却没改变，曾对亲近之人说："刘班刚从西方荆州回到京都时，我与他谈话，常常看太阳的早晚，怕他将要离去；等他进了朝廷，我与他谈话也看太阳的早晚，又苦他还不离去。"

殷景仁暗地里对皇帝说："相王权势过重，可不是国家的长久之计，应稍加裁抑！"皇帝暗中答应了他。

司徒左长史刘斌，是刘湛的同族；大将军从事中郎王履，是王谧的孙子；以及主簿刘敬文、祭酒鲁郡人孔胤秀，都靠谄媚受到刘义康的宠幸；他们看到皇帝多病，都说："御驾一旦晚出，应立年长的人为皇帝。"皇帝曾经病危，让刘义康起草顾命诏书，刘义康回到官府，泪流满面地告诉刘湛和殷景仁。刘湛说："天下形势艰难，哪

里是年幼的君主所能驾御的！刘义康、殷景仁都没有回答。而孔胤秀等人已到尚书议曹处索取晋咸康末年扶立晋康帝的旧例，刘义康不知道这回事；等到皇帝病好了，稍稍听说一点。而刘斌等人密谋，想让国家大业最终归于刘义康，于是结成同党，窥伺皇宫及朝廷动静，凡是不与自己同心的，就千方百计地陷害他，又搜集殷景仁的过失，有时还虚造一些不同意见向刘湛报告。从此皇帝与宰相刘义康的势力分裂了。

刘义康想让刘斌担任丹杨尹，在一次谈话中，向皇帝陈述刘斌家庭贫穷。刘义康话没说完，皇帝说："让他出任吴郡太守。"后来会稽太守羊玄保要求回京，刘义康又想让刘斌代替羊玄保，对皇帝说："羊玄保要求回京，不知用谁出任会稽太守？"皇帝当时没有拟定的人选，仓促之中说："我已选用了王鸿。"自去年秋天，皇帝不再到刘义康的东府去。

五月，初六，刘湛遇上母亲的丧事而离职。刘湛自知罪行已经暴露，不再有保全的余地，对亲近的人说："今年必败。往日只是靠口舌争辩，所以还能推延罢了；现在已经走到尽头，不会再有什么指望了，灾祸到来的日子还能长久吗？"

7 乙巳，沮渠无讳复围张掖，不克，退保临松[1]。魏主不复加讨，但以诏谕之。

8 六月，丁丑，魏皇孙濬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谦之《神书》云"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

9 太子劭诣京口拜京陵[2]，司徒义康、竟陵王诞等并从，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自江都会之[3]。

10 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击破秃发保周于番禾[4]；

保周走，遣安南将军尉眷追之。

11 丙申，魏太后窦氏殂。

12 壬子，皇后袁氏殂。

13 癸丑，秃发保周穷迫自杀。

八月，甲申，沮渠无讳使其中尉梁伟诣魏永昌王健请降，归酒泉郡及所虏将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镇凉州。

14 九月，壬子，葬元皇后。

15 上以司徒彭城王义康嫌隙已著，将成祸乱，冬，十月，戊申[7]，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恶，就狱诛之，并诛其子黯、亮、俨及其党刘斌、刘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书库部郎何默子等五人于广州[8]，因大赦。是日，敕义康入宿，留止中书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遣人宣旨告义康以湛等罪状。义康上表逊位，诏以义康为江州刺史，侍中、大将军如故，出镇豫章[9]。

初，殷景仁卧疾五年，虽不见上，而密函去来，日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窥其际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晓其意。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景仁。景仁犹称脚疾，以小床舆就坐；诛讨处分，一以委之。

初，檀道济荐吴兴沈庆之忠谨晓兵，上使领队防东掖门。刘湛为领军，尝谓之曰："卿在省岁久，比当相论。"庆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应得转，不复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开门召庆之，庆之戎服缚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尔急装？"庆之曰："夜半唤队主，不容缓服。"上遣庆

之收刘斌，杀之。

骁骑将军徐湛之，逵之之子也，与义康尤亲厚；上深衔之。义康败，湛之被收，罪当死。其母会稽公主，于兄弟为长嫡，素为上所礼，家事大小，必咨而后行。高祖微时，尝自于新洲伐荻[8]，有纳布衫袄，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贵，以付公主曰："后世有骄奢不节，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宫见上，号哭，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纳衣掷地，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饱餐，遽欲杀我儿邪！"上乃赦之。

吏部尚书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简淡有美名，为上所重。履性进利，深结义康及湛；球屡戒之，不从。诛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为取履，先温酒与之，谓曰："常日语汝云何？"履怖惧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忧！"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废于家。

【注释】

①临松：在今甘肃省肃南裕固自治县东南马蹄镇。

②京口：在今江苏省镇江市。 京陵：宋武帝刘裕的父母、继母的埋葬地。

③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

④番禾：在今甘肃省永昌县。

⑤戊申：十月无此日，疑有误。

⑥广州：在今广东省广州市。

⑦豫章：在今江西省南昌市。

⑧新洲：在今南京北面长江中的小岛。

【译文】

7 十八日，沮渠无讳又包围张掖，没能攻克，撤退到临松固守。魏国君主不再派兵征讨，而是下诏书告谕无讳。

8 六月，二十一日，魏国皇孙拓跋濬出生，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太平真君，采取寇谦之的《神书》中所说"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所以这样改年号。

9 太子刘劭到京口拜谒京陵，司徒刘义康、竟陵王刘诞等人都随从前往，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从江都前去会合他们。

10 秋，七月，初三，魏国永昌王拓跋健在番禾打败秃发保周；秃发保周逃跑，魏国派安南将军尉眷追击他。

11 初十，魏国太后窦氏去世。

12 二十六日，皇后袁氏去世。

13 二十七日，秃发保周走投无路，自杀。

八月，二十九日，沮渠无讳派他的中尉梁伟去见魏国永昌王拓跋健，请求投降，交回酒泉郡和所俘虏的将士元絜等人。魏国君主让尉眷留下镇守凉州。

14 九月，二十七日，朝廷埋葬了元皇后袁氏。

15 皇帝因与司徒彭城王刘义康的裂痕已经很明显，将要构成祸乱，冬，十月，戊申，逮捕刘湛交付廷尉，发布诏书宣布他的罪状，当即在狱中诛杀了他，并诛杀了他的儿子刘黯、刘亮、刘俨和他的同党刘斌、刘敬文、孔胤秀等八人，把尚书库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流放到广州，于是宣布大赦。这一天，皇上下令刘义康到皇宫过夜，留在中书省。这天傍晚，分别逮捕了刘湛等人；青州刺史杜骥率兵在宫殿内守卫以防备不测，派人宣读圣旨向刘义康宣告刘湛等人的罪状。刘义康上书退位，皇上下诏让刘义康出任江州刺史，侍中和大将军的头衔照旧，调出京城镇守豫章。

当初，殷景仁卧床养病五年，虽然不谒见皇帝，但密信往来，每天有十几封，朝廷政务无论大小，一定拿来咨询殷景仁；踪迹周密，

没有人看出其中蛛丝马迹。逮捕刘湛那天，殷景仁让人拂拭衣帽，左右的人都不知道殷景仁的用意。这天夜里，皇帝来到华林园延贤堂，召见殷景仁。殷景仁还说脚有病，用小床抬来就坐；诛杀讨伐的指挥处置，皇上全都委托给他。

当初，檀道济推荐吴兴人沈庆之为人忠诚谨慎通晓军事，皇帝让他领卫队守护东掖门。刘湛任领军将军，曾对沈庆之说："你在宫内年岁长久，最近应当考虑你的升迁。"沈庆之脸色严肃地说："下官在宫内任职十年，自然应得到升迁，不用以这事麻烦将军！"逮捕刘湛的晚上，皇上命人打开东掖门召见沈庆之，沈庆之穿着军服缚着裤腿走了进去，皇帝说："你为什么这样穿着急装？"沈庆之说："半夜召唤队长，不容穿着宽服大袖。"皇帝派沈庆之逮捕刘斌，杀了他。

骁骑将军徐湛之，是徐逵之的儿子，与刘义康特别亲近，交情深厚，皇帝非常恨他。刘义康失败，徐湛之被捕，罪当处死。他母亲会稽公主刘兴弟，在兄弟姊妹中，年纪最大，且是嫡亲，向来被皇帝礼遇，家事无论大小，一定要咨询公主然后才实行。高祖刘裕微贱时，曾经自己在新洲砍荻草，有一件补补丁的衫袄，是臧皇后亲手做的；高祖富贵之后，臧皇后把这破袄交给会稽公主说："后代有人骄奢不守节度，可用这衣服给他看。"到这会儿，会稽公主进宫见皇帝，大声号哭，不再行臣妾的礼节，用锦包盛着破衣掷到地上，说："你家本来贫贱，这是我母亲为你父亲作的；今天你们才吃一顿饱饭，就想要杀我儿子吗！"皇帝于是赦免徐湛之。

吏部尚书王球，是王履的叔父，因简朴淡泊，有个好美名声，受到皇帝的尊重。王履生性爱追求名利，与刘义康、刘湛交结深厚；王球屡次告戒他，他不听。朝廷诛杀刘湛的那天晚上，王履光着脚来向王球求救，王球命左右的人给王履拿来鞋子，先热酒给他，对他说："平常我对你说了些什么？"王履惊恐不能回答，王球慢慢地说："你叔父还在，你还担忧什么！"皇帝因王球的缘故，王履得以免死，

废官在家。

义康方用事，人争求亲昵，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为武陵内史[1]。檀道济尝为其子求婚于湛，湛固辞；道济因义康以请之，湛拒之愈坚。故不染于二公之难。上闻而嘉之。湛，夷之子也。

彭城王义康停者十余日，见上奉辞，便下渚；上惟对之恸哭，余无所言。上遣沙门慧琳视之，义康曰："弟子有还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读数百卷书！"

初，吴兴太守谢述[2]，裕之弟也。累佐义康，数有规益；早卒。义康将南，叹曰："昔谢述惟劝吾退，刘班惟劝吾进；今班存而述死，其败也宜哉！"上亦曰："谢述若存，义康必不至此。"

以征虏司马萧斌为义康咨议参军，领豫章太守，事无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龙骧将军萧承之将兵防守。义康左右爱念者，并听随从；资奉优厚，信赐相系，朝廷大事报示之。

久之，上就会稽公主宴集，甚欢；主起，再拜叩头，悲不自胜。上不晓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3]，今特请其命。"因恸哭，上亦流涕，指蒋山曰："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是负初宁陵[4]。"即封所饮酒赐义康，并书曰："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故终主之身，义康得无恙。

臣光曰：文帝之于义康，友爱之情，其始非不降也；终于失兄弟之欢，亏君臣之义。迹其乱阶，正由刘湛权利之心无有厌已。《诗》云："贪人败类"，其是之谓乎！

16 征南兖州刺史[15]、江夏王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戊寅，以临川王义庆为南兖州刺史[16]；殷景仁为扬州刺史，仆射、吏部尚书如故。义恭惩彭城之败，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上乃安之。上年给相府钱二千万，他物称此；而义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别给钱，年至千万。

17 十一月，丁亥，魏主如山北[17]。

18 殷景仁既拜扬州，羸疾遂笃，上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车声[18]，癸丑，卒。

十二月，癸亥，以光禄大夫王球为仆射。戊辰，以始兴王濬为扬州刺史。时濬尚幼，州事悉委后军长史范晔、主簿沈璞。晔，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晔寻迁左卫将军，以吏部郎沈演之为右卫将军，对掌禁旅；又以庾炳之为吏部郎，俱参机密。演之，劲之曾孙也。

晔有雋才，而薄情浅行，数犯名教，为士流所鄙。性躁竞，自谓才用不尽，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书何尚之言于帝曰："范晔志趋异常，请出为广州刺史。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铁钺，铁钺亟行，非国家之美也。"帝曰："始诛刘湛，复迁范晔，人将谓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谗言；但共知其如此，无能为害也。"

【注释】

①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

②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

③年子：刘义康的小名。

④初宁陵：宋高祖刘裕的陵墓，在蒋山。

⑤南兖州：在今江苏省扬州市。

⑥扬州刺史：负责刘宋都城建康安全的长官。

⑦山北：指今山西省大同市西武周山北面。

⑧西州：扬州刺史官府，在建康皇城西面，故称西州。

【译文】

刘义康正掌权得势的时候，人们争相趋附，与他亲近，只有司徒主簿江湛早有预见，能自行与他疏远，请求离开京城担任武陵内史。檀道济曾经替他儿子向江湛求婚，江湛坚决推辞；檀道济又通过刘义康来请求江湛，江湛更坚决地拒绝了他，所以没有牵连上檀道济、刘义康这两位王公的灾难。皇帝听说后，嘉奖了江湛。江湛，是江夷的儿子。

彭城王刘义康在中书省停留了十多天，进见皇帝与他告辞，便来到江边；皇上只对他悲恸哭泣，此外一句话也没说。皇上派和尚慧琳去探看刘义康，刘义康说："弟子有生还的希望吗？"慧琳说："只恨你没多读数百卷书！"

当初，吴兴太守谢述，是谢裕的弟弟。一直辅佐刘义康，多次进行规劝；但很早就死了。刘义康离京南下之前，感叹说："以前谢述只劝我谦退；刘班只劝我进取。现在刘班还在而谢述已死，我的失败是应该的！"皇上也说："谢述若在，刘义康必不会到这种地步！"

朝廷任命征虏司马萧斌为刘义康的咨议参军，兼豫章太守。无论大事小事，都委托给萧斌。萧斌，是萧摹之的儿子。任命龙骧将军萧承之带兵防守。刘义康身边亲近的僚属，都准许随从刘义康南下；皇帝拨给刘义康的财物十分优厚，书信赏赐接连不断，朝廷大

事都告知刘义康。

过了很久，皇帝参加会稽公主的宴会，很高兴；公主起身，两次下拜叩头，不胜悲伤。皇帝不懂她是什么意思，亲自起身扶起她。公主说："车子晚年肯定不能再被陛下所容，现在特地为他求条生路。"于是悲恸哭泣，皇帝也悲痛流涕，指着蒋山说："请公主一定不要有这个顾虑。如果违反了今天的誓言，就是对不起先帝的陵墓。"当场封上自己喝的酒赏给刘义康，并且写了一封信说："会稽姐饮宴想起兄弟，这剩下的酒现在封送给你。"所以在公主在世期间，刘康得以无事。

臣司马光认为：文帝对待刘义康，友爱的情意，在开始的时候不是不隆厚；但最后丧失了兄弟间的欢情，损伤了君与臣的大义。追究这祸乱的起因，正是由于刘湛的争权夺利之心没有止境。《诗》说："贪婪的人败坏其同类，"说的不正是这种情况吗！

16 皇上征召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担任司徒和录尚书事。二十三日，任命临川王刘义庆为南兖州刺史，殷景仁为扬州刺史，仆射、吏部尚书照旧。刘义恭接受刘义康失败的教训，虽为总管尚书事务，但只是奉行公事而已，皇帝于是放心了。皇帝每年拨给宰相府二千万钱的用费，其他物品与此相当；但刘义恭生性奢侈，费用常常不够，皇帝又另外拨钱给他，每年达一千万。

17 十一月，初三，魏国君主前往山北。

18 殷景仁担任扬州刺史之后，病情愈加严重，皇帝为他下令在扬州府的路上不准有车辆的响声；二十九日，殷景仁逝世。

十二月，初九，任命光禄大夫王球为仆射。十四日，任命始兴王刘濬为扬州刺史。当时刘濬还年幼，扬州的事务全部委托给后军长史范晔和主簿沈璞。范晔，是范泰的儿子；沈璞，是沈林子的儿子。范晔不久又升官为左卫将军，让吏部郎沈演之担任右卫将军，二人相对掌管禁卫军；又让庾炳之担任吏部郎，他们都参与机密。沈演

之，是沈劲的曾孙。

范晔有过人的才能，但性情浅薄，行为轻浮，多次触犯名教，被士大夫们所鄙视。他性情急躁，热中名利，自认为才能学问没能全部发挥，常常闷闷不乐，感到不得志。吏部尚书何尚之对皇帝说："范晔的志趣与众不同，请求调他出任广州刺史；如果在朝廷内部构成祸乱，就不得不加以诛杀，诛杀不断施行，不是国家的好事。"皇帝说："才杀了刘湛，又要调出范晔，人们将要说你们不能容纳人才，说朕相信接受谗言；只要我们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就不能为害。"

19 是岁，魏宁南将军王慧龙卒，吕玄伯留守其墓，终身不去[1]。

20 魏主欲以伊馥为尚书，封郡公，馥辞曰："尚书务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膺受。"帝问其所欲，对曰："中、秘二省多诸文士，若恩矜不已，请参其次。"帝善之，以为中护军将军，秘书监。

21 大秦王杨难当复称武都王。

十八年

1 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

2 彭城王义康至豫章，辞刺史。甲辰，以义康为都督江、交、广三州诸军事。前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诣阙上表，称："昔袁盎谏汉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杀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无及。彭城王义康，先朝之爱子，

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谬之愆，正可数之以善恶，导之以义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远送南垂！草莱黔首，皆为陛下痛之。庐陵往事，足为龟鉴。恐义康年穷命尽，奄忽于南，臣虽微贱，窃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恶枝之宜伐，岂知伐枝之伤树！伏愿亟召义康返于京甸，兄弟协和，君臣辑睦，则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绝矣。何必司徒公、扬州牧然后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于国为非，请伏重诛以谢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狱，赐死。

裴子野论曰：夫在上为善，若云行雨施，万物受其赐；及其恶也，若天裂地震，万物所惊骇，其谁弗知，其谁弗见！岂戮一人之身，钳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灭哉？是皆不胜其忿怒而有增于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于彭城之戮；自斯以后，谁易由言！有宋累叶，罕闻直谅，岂骨鲠之气，俗愧前古？抑时王刑政使之然乎？张约陨于权臣②，扶育毙于哲后，宋之鼎镬，吁，可畏哉！

3 魏新兴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降爵为公。俊母先得罪死，俊积怨望，有逆谋；事觉，赐死。

【注释】

①吕玄伯：本为宋国刺客，王慧龙恕他不死，故感恩为之守墓。事见卷122，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

②张约：事见卷120，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张约，全名张约之，为庐陵王刘义真被废为庶人上书而被杀。

【译文】

19 这一年，魏国宁南将军王慧龙逝世，吕玄伯留下守护他的坟墓，终身没离开。

20 魏国君主想让伊馥担任尚书，封为郡公，伊馥推辞说："尚书的事务繁忙，公爵的地位极重，不是微臣这年轻愚昧的人所应承受的。"魏国君主问他想干什么，他回答说："中书省、秘书省有不少文士，如果陛下对我恩爱看重的话，请让我参加他们的行列。"魏国君主认为他的要求很好，任命他为中护军将军和秘书监。

21 大秦王杨难当又自称武都王。

十八年(辛巳，公元441年)

1 春，正月，二十日，魏国任命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

2 彭城王刘义康到达豫章，辞去刺史职务，二十一日，皇上任命刘义康为都督江·交·广三州诸军事。前任龙骧将军巴东人扶令育来到皇宫门前上书，称："以前袁盎劝谏汉文帝说：'淮南王刘长如果在道路上遇到霜露而死去，陛下就有杀死弟弟的恶名。'文帝不听劝告，结果追悔不及。现在彭城王刘义康，是先朝皇帝的爱子，又是陛下的二弟，如果他有迷乱荒谬的过错，正应该用善恶的标准来教育他，用仁义的道理来开导他，怎能相信尚不确凿的嫌疑，一下子废黜削除他的官爵，远送到南方边陲！荒野草民，都替陛下痛心这件事。庐陵王刘义真被废黜的往事，足以做为不可磨灭的教训。恐怕刘义康年老命尽，死在南方，臣虽然微贱，也暗自为陛下感到羞耻。陛下只知道坏朽的枝条应该砍去，哪里知道砍掉枝条也会伤害大树啊！微臣俯伏在地，衷心希望陛下赶快将刘义康召回京城，使兄弟协和，君臣和睦，这样，四海之内的怨恨就会消除，挑拨是非的谗言就会断绝了。何必非要用司徒、扬州刺史的位置才能安置彭城王呢！如果微臣说的对国家不利，愿接受重刑诛杀来向陛下谢罪。"书奏上去，皇上马上将他逮捕，关进建康监狱，赐他自杀。

裴子野评论说：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行善施恩，就像云彩移动，甘霖普降，万物都受到他的恩典；等他们为虐做恶时，就像天裂地震，万物所遭受的惊骇，又谁人不知，谁人不见呢！哪里只是杀掉一个人的身体，钳住一个人的嘴巴，就能掩盖逃避，就能消除磨灭的呢？这样做都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忍不住自己的怒气而加重了自己的疾病啊，以太祖刘义隆的宽大胸怀，还要捂住耳朵，听不进别人对杀戮彭城王的劝谏；自此以后，谁还会再轻易表达意见！有宋一朝，历代皇帝，很少听到正直忠诚的声音，这难道是当朝骨鲠正直的大臣，比不上前朝古人？还是当时帝王的刑罚政治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张约之死在权臣徐羡之等人手里，扶令育死在明哲的君主手中，宋国的杀人刑罚，唉！真可怕呀！

3 魏国新兴王拓跋俊荒淫不守法度，三月，二十八日，将他降为公爵。拓跋俊的母亲在此之前因罪处死，拓跋俊积有怨恨，阴谋反叛；事情泄漏，被赐死。

4 辛亥，魏赐郁久闾乞列归爵为朔方王，沮渠万年为张掖王。

5 夏，四月，沮渠唐儿叛沮渠无讳；无讳留从弟天周守酒泉，与弟宜得引兵击唐儿，唐儿败死。魏以无讳终为边患，庚辰，遣镇南将军奚眷击酒泉。

6 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骑侍郎张伟来聘。

7 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卒。

8 冬，十一月，戊子，王球卒。己亥，以丹杨尹孟顗为尚书仆射。

9 酒泉城中食尽，万余口皆饿死，沮渠天周杀妻以食战士。庚子，魏奚春拔酒泉，获天周，送平城，杀之。沮渠无讳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谋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击鄯善[1]。鄯善王欲降，会魏使者至，劝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东城[2]。

10 氐王杨难当倾国入寇，谋据蜀土，遣其建中将军苻沖出东洛以御梁州兵[3]；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击沖斩之。真道，怀敬之子也。难当攻拔葭萌，获晋寿太守申垣[4]，遂围涪城[5]；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道锡婴城固守[6]，难当攻之十余日，不克，乃还。道锡，道产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诏龙骧将军裴方明等帅甲士三千人，又发荆、雍二州兵以讨难当，皆受刘真道节度。

11 晋宁太守爨松子反[7]，宁州刺史徐循讨平之[8]。

12 天门蛮田向求等反[9]，破溇中[10]；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遣行参军曹孙念讨破之。

13 魏寇谦之言于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帝从之。

【注释】

①鄯善：其都城在今新疆若羌县东米兰。

②东城：即鄯善都城的东城。

③东洛：在今四川广元县南。

④晋寿：郡治所在葭萌，即今四川广元县西南。

⑤涪城：在今四川省三台县西北。

⑥巴西：在今四川省阆中县。 梓潼：在今四川省梓潼县。

⑦晋宁：在今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

⑧宁州：在今云南省曲靖县西。

⑨天门：在今湖南省石门县。

⑩漆中：在今湖南省慈利县西。

【译文】

4 二十九日，魏国赐郁久闾乞列归爵位为朔方王，赐沮渠万年爵位为张掖王。

5 夏，四月，沮渠唐儿背叛沮渠无讳；无讳留下堂弟沮渠天周守卫酒泉，自己与弟弟沮渠宜得带兵攻打沮渠唐儿，沮渠唐儿战败被杀。魏国认为沮渠无讳终究是边境祸患，二十八日，派镇南将军奚眷攻打酒泉。

6 秋，八月，初一，魏国派散骑侍郎张伟前来聘问。

7 九月，十九日，魏国永昌王拓跋健死。

8 冬，十一月，初十，仆射王球去世。二十一日，皇上任命丹杨尹孟顗为尚书仆射。

9 酒泉城中粮食吃光，一万多人都饿死了，沮渠天周杀死妻子给战士吃。二十二日，魏国奚眷攻下酒泉，俘获天周，送到平城，杀了他。沮渠无讳缺乏粮食，且害怕魏国兵势强大，于是计划西渡沙漠，派他弟弟安周向西攻打鄯善国。鄯善国王准备投降，正好魏国使者到达，劝命鄯善国王拒守；安周不能攻克，撤退守卫东城。

10 氐王杨难当发动全国人力进犯，计划占据蜀地，派他的建忠将军苻沖从东洛出击，抵抗梁州的军队；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攻打苻沖，斩杀了他。刘真道，是刘怀敬的儿子。杨难当攻下葭萌，俘获晋寿太守申垣，接着包围了涪城；巴西、梓潼二郡的太守刘道锡据城固守，杨难当攻打了十几天，不能攻克，于是撤回。刘道锡，是刘道产的弟弟。十二月，十五日，皇帝下诏命令龙骧将军裴方明等

人率甲士三千人，又征发荆、雍二州兵士讨伐杨难当，都受刘真道指挥。

11 晋宁太守爨松子反叛，宁州刺史徐循讨伐平定了他。

12 天门蛮族田向求等人反叛，攻破溱中；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派行参军曹孙念讨伐，打败了他们。

13 魏国寇谦之对魏国君主说："现在陛下以真君身份治理天下，建立静轮天宫的法术，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应登坛接受符书以彰扬圣明的功德。"魏国君主听从了他。